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册目次

松陵文獻十五卷

〔清〕潘檉章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潘耒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松陵文獻序

吳江始立縣在錢氏有國時志書昉於宋長文之圖經實德遠吳本史鑑陳理周永年皆有作並佚不傳唯莫氏徐氏二志存焉莫志詳而體裁未備徐志簡而疎漏甚多自嘉靖至明末又百餘年曠無紀述亡兄力田乃爲松陵文獻一書獻以紀先賢之事蹟文以錄邑人之詩文文集未成而遭潯溪之禍獻集得諸燼餘後三十年耒乃克校而梓之嗚呼史學之廢文人爲之也史以載事事欲其核事苟核矣文卽不

勝無害事未核而緣飾之以文失實亂眞貽誤千載弊孰甚焉昔人以曠世之才作一書嘗三四十年而後成豈其文詞之難耶罔羅事跡博考而精裁之是爲難耳今之自命爲文人者方其蒞史專求文章之波瀾意度用以資其爲文一旦操史筆亦惟求工於文詞而事跡之虛實紀載之牴牾有所不暇計若然則苟據一家之書稍加潤色卽可成史馬班氏何須父子世爲之溫公何用集天下博達之士十九年而後成通鑑耶亡兄與吳先生草創明史先作長編聚一代之書而分劃之或以事類或以人類條分件繫彙羣言而駢列之異同自出參伍鈞稽歸於至當然後筆之於書其詳且愼如此庶幾不失古人著書之法若松陵文獻一邑之書耳亦用此法爲之凡閱前代之史明朝之實錄天下之志乘古今人之文集有一字涉於吾邑者卽鈎摘疏記積累成編非直嘉靖以後自撰百二十餘傳而已也於徐莫二志更定者六十餘傳增立者又六十餘傳訂譌補闕確有根柢文辭簡質不事浮華無溢美無支辭嗚呼良史如馬

遷而班固稱之不過曰其文直其事核苟直且核史家之能事畢矣自歐陽公後知此義者蓋寡耒嘗備員史館博觀近代文人之作而益服亡兄之善著書歎痛其史之散佚而幸此書猶存謹刻之以行世蓋吾邑之文獻得此而後足徵且使人因此書以想見亡兄史書之大畧與其結撰之苦心則雖不傳猶傳也已

康熙癸酉臘月旣望弟耒拜述

潘檉章傳

邑人戴笠撰　戴發潛錄

潘檉章字聖木一字力田恭政志伊之曾孫父凱邑諸生高才績學德清章日炌其婦翁也來知吳江縣凱渼自晦匿惟陰言民間利病雪人寃抑一無所私人多其義檉章生有異稟穎悟絕人九歲從父受文裁過目輒於燈責令覆寫不差一字年十五補桐鄉弟子員亂後棄去隱居韭溪肆力於學綜貫百家天文地理皇極太乙之學無不通曉已乃專精史事謂

諸史惟馬遷書最有條理後人多失其意欲做之作明史記而友人吳炎所見略同遂與同事檉章分撰本紀及諸志炎分撰世家列傳其年表曆法則屬諸王錫闡流寇志則笠任之私家最難得者實錄檉章鬻產購得之而崑山顧炎武江陰李遜之長洲陳濟生皆熟於典故家多藏書並出以相佐檉章長於考核炎長於敘事互相討論間出其藁質之錢宗伯謙益謙益大善之歎曰老夫耄矣不圖今日復見二君絳雲樓餘燼尚在當悉以相付連舟載其書歸謙益有實錄辨證檉章作國史考異頗加駁正數貽書往復謙益不能奪也撰述數年其書既成十之六七而南潯莊氏史獄起恭閱有檉章及炎名俱及於難莊氏書以故閣臣朱國楨史槩爲粉本自與苕士共足成之刻成兩人未嘗寓目徒以名重爲所援引遂罹慘禍天下旣惜兩人之才更痛其書之不就并已就者亦不傳也檉章被逮神色揚揚如平時在獄賦詩不輟癸卯六月死於杭年三十八妻沈氏中書自炳之女隨坐北徙以有身不即死齎藥自隨旣免身至

廣寧所生子又死即日飲藥自殺檉章秀眉廣顙日光炯炯射人論事鬚髯戟張事親孝與人忠疾惡如讐赴義若渴所著自史藁外有今樂府國史考異松陵文獻杜詩博議星名考壬林韭溪集凡若干卷

松陵文獻目錄 獻集

第一卷

人物志一

第二卷

人物志二

第三卷

人物志三

第四卷

人物志四

第五卷

人物志五

第六卷
人物志六

第七卷
人物志七

第八卷
人物志八
儒林

孝義

第九卷

人物志九

文學

第十卷

人物志十

隱逸

第十一卷

人物志十一

高僧

道術

藝能

第十二卷

人物志十二

列女

第十四卷

官師志二

第十五卷

官師志三

解學皐
陳國器
卷叢文狀
目錄
十三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人物志一

漢

莊忌 子助

莊忌會稽吳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遊士忌與齊鄒陽淮陰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辭著名而忌尤尊重號曰莊夫子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鄒陽奏書諷之不納

於是忌等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是時梁孝王以景帝少弟貴盛好詞賦得忌等大喜皆善遇之從入朝蜀人司馬相如見而悅焉因免官客遊梁於是諸侯遊士莫不畢至而齊人羊勝公孫詭多奇邪計得幸於王敎王求爲漢嗣刺殺議臣袁盎等天子疑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王始與勝詭有謀鄒陽爭以爲不可被讒下吏忌等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王幾危賴陽入長安說王長君乃得解事具漢書鄒陽傳忌有高節善辭賦亞於相如作哀時命篇宋朱熹以爲得騷人遺旨云

莊助忌之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獨擢助爲中大夫其後征伐四夷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助與東方朔枚皐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

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帝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

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出踰嶺而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卽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奉詔書諭淮南王王上書陳謝上大悅助繇是與淮南王相結（王志堅曰東甌南越是二事二時王志刪去數句似合爲一事又刪去淮南王上書何然則何故諭淮南耶）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

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始助與邑子朱買臣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二人前後湯排陷助又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嘗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潘子曰漢書稱莊夫子義至高然見幾遠引不肯正言强諫用免於禍武帝征伐之謀發端於南越而助贊成之世咸惜張湯陷助以深文然楚士淺怨好招權利其爲人與朱買臣相類先後並爲會稽守而誅

死亦同豈不哀哉莊氏後避孝明帝諱改爲嚴氏今忌墓在邑西南境爛溪之傍號爲嚴墓郵郡邑二志皆誤以爲助墓考嘉興志助墓在郡城天寧寺後忌墓在嘉興縣新城鎭今助墓在寺後者碑記尚存而新城之忌墓莫知其處以地圖考之嚴墓在新城北僅數里舊屬秀州則其爲忌墓也明矣吳郡志有嚴助傳頗畧姑蘇志差詳而皆不載其父忌豈以在衣輕於侍中耶余故因漢書本傳稍爲詮次著於篇

吳

張儼子勃

張儼字子節吳時縣境未分故吳錄稱儼吳人儼童少知名常與張純朱異同詣將軍朱據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爲吾各賦一物夫履褢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三人皆随目立成據大悅（儼賦犬云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儼經緯博識族人張溫稱之曰吾家顏子也拜大鴻臚吳寶鼎元年正月與五官中郎將使晉弔文帝喪吳主皓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儼對曰皇皇者

華臣蒙其榮惟古人延譽之美磨勵鋒鍔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與結好及還道卒子勃撰吳錄三十卷翰自有傳

晉

張翰

張翰字季鷹有清才善屬文詞義新麗造次立成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雒經吳閶門于舟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語大悅之問循知其入雒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晉泰安元年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羇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作思吳江歌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謂之見幾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

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性至孝遭母喪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有首丘賦及詩文數十篇宋乾道三年知縣趙伯虛祀翰與范蠡陸龜蒙於淞江之上題曰三高祠至今有司春秋奉祀弗絕也

梁

陸雲公子瓊

陸雲公字子龍父完字楚卿梁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與沛國

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稱異之及長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名爲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碁常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編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唯引劉之遴到溉朱异雲公年位尚輕亦與焉人以爲寵太淸元年卒

年三十七葬橫山至今居人呼爲陸墓山在邑西北境（徐志以雲公爲梁門下侍郎不考之過耳）張纘與其叔襄兒晏子書曰黃門殞逝非惟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爲士流推重如此有文集傳於世子瓊字伯玉六歲能詩大同末父雲公受武帝詔較定棊品到溉朱异並集瓊時八歲於客前覆局繇是都下號曰神童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年十一居父喪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亂攜母避地於縣之西鄉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遷尚書殿中郎爲文帝所知會討周廸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勑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宣帝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齊大建中爲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卽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初雲公奉梁武帝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迄於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

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鑒居吏部號爲稱職性謙儉位望雖隆執志愈下第宅輿服不尙侈靡俸祿所入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稱疾不視事會遭母喪詔加贈卹後主自製誌銘瓊哀毀太過至德四年卒有文集二十卷子從典自有傳

陳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是時吳江地屬吳縣故吳郡志以爲

吳縣人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並以儒術知名野王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常製日賦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及長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初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褒書贊時稱二絕及侯景亂野王以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

義軍援京師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詞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會稽陳天嘉中勅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爲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撰國史知梁史事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而厲精力學人所莫及季弟充國早卒野王撫幼孤恩義甚備所撰玉篇輿地志各三十卷符瑞圖顧氏譜傳各十卷分野樞要續洞冥記玄象表各一卷文集二十卷又撰通史要畧一百卷國史記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揚愼曰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篆籀十詘其九識者憾之莫旦曰玉篇云梁大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撰本而不及記室按綱目臨賀王正德宣城王大器俱謀反伏誅若依此言未免助亂而所輔不正矣郡志云侯景之寇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公口占便就未嘗立草按綱目吳郡太守袁君正以郡叛

附侯景而不及公以郡志言之則公在梁爲記室在陳爲黃門而袁君正爲忠臣以玉篇及綱目言之則公在梁爲黃門而袁君正爲反賊今當以玉篇綱目爲是徐師曾曰余觀南史載野王事鑿鑿可信而綱目書袁君正以郡降景據此則君正未嘗赴援而野王亦不爲用陳書所云大謬也舊志因此并疑臨賀宣城之事今按綱目臨賀宣城雖皆有反謀而野王爲記室時謀尚未露則亦自不相妨也余傳其事並以南史爲正潘子曰莫志所論雖覈而近苛徐志辨

之當矣但以本傳考之則爲臨賀王記室者公之文
烜非公也或烜已歿而公繼掌其職事跡既無所考
則公之依臨賀亦暫耳不足以病公郡志所書袁君
正舉兵事皆本陳書南史既削不載而增城陷逃會
稽一語蓋君正初以義集兵名爲赴援公適居憂遂
墨衰從戎文檄之任理或有之所謂杖戈被甲抗詞
作色即其事也及君正逗遛觀望擁兵不前內有異
志公度不能與爭始潔身逃之耳初同末異心事皦
然亦何足爲公諱哉莫志載吳江北門外有地曰顧

墟是公舊宅今立廟致祭公墓在縣北二十里石湖
之西下周邨有巨石橫覆人稱曰野王墳此公始終
爲邑人之明徵也

陸從典

陸從典字由儀瓊之子也年八歲讀沈約回文硯銘
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尤美從父瑜
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
瑜文爲廿卷仍自製序從典好學博涉羣書位太子
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楊素奏從
典續司馬遷史記迄於隋未就而卒

唐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吳興掌故集云吳江人故相元方七
世孫父賓虞以進士歷官侍御史龜蒙少高放舉進
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摶遊摶歷湖蘇二郡辟
以自佐（吳興掌故集云仕爲吳興郡丞張昶人物志云歷湖蘇二郡佐）常至饒州三
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
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

與顏蕘（松陵集作顏萱）皮日休羅隱吳融爲友咸通中崔璞
守吳郡日休爲部從事與龜蒙爲文會風雨晦冥蓬
蒿翳薈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
名士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裒爲十通名曰
松陵集初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中和
中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而卒光化中韋莊表龜
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龜蒙自號天隨子江
湖散人甫里先生常自爲甫里先生傳曰甫里先生
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

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採六籍識人義就中樂春
秋抉摘微指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
春秋散藂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常著春秋通例刻
之於石意以是學爲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
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
著書摭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
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
壓投於筐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
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

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輘轢波濤
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
潔几格窗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置
於方冊值本即較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
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
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
借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糅汚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
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旣士
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

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有牛不
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
與江通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
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云每歲波雖狂
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瘠
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
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蝨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
生嗜荈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餘簿爲甌犧
之實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

新常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
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淞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
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
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尊置觶但不
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
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
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篷席齎一束
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
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

背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與
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惼急遇事發作
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
出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
人之流者乎通考晁氏云甫里先生傳新史多取之
而獨不云工歌詩笠澤者淞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
自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時亦隱几著書詩賦銘記
往往雜混而錄之故曰叢書今按其集歌詩爲多又
比他文最工新史疏漏如此楊億談苑云龜蒙善爲

賦人有收得賦材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凡數首有
題而未就蓋其搆思用功之非淺相傳龜蒙多智數
役猶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小童
奴以小舟驅群鴨出內養彈其一綠頭雄鴨折頸龜
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
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少長
宮禁不知外事信然甚驚駭厚以金帛遺之龜蒙乃
止因徐問龜蒙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巧捷
多類此葉茵云茵所居視甫里無一舍遠其地荒僻

耿在淞江之東去驛程猶有數十里使者無由過此
自武宗暨昭宗凡六十三載未嘗遣內養使杭州按
之地理考之唐紀信其爲誣豈談苑別有所據乎潘
子曰余考先生所居是不一地一在臨頓橋幽居賦
云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又云地接虎丘
門臨鶴市是也一在甫里爲先生躬耕處沒即葬之
傷有白蓮寺嘉定中錢塘龔楠備建祠堂祀之其後
有醉人壞其像則先生所爲詩文皆在腹中是也
一在震澤鎮亦名笠澤集中自遺詩爲震澤別業所

作有云更感卞峰顏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一派溪
隨箬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而胡宿撰碑亦稱笠澤
幽居南直弁峰之色西帶重湖之光弁峰即卞峰在
吳興境與震澤接壤而鎮之西有所謂桃源洞者乃
宋楊侍郎紹雲故居其後則養鴨欄故址在焉自唐
湖州刺史于頔築塘之後此堤常爲吳越孔道皮日
休所云入震澤穿松陵抵杭適越亦此道也內養事
有無雖不可知獨怪茵以一隅之見謂使杭不當經
甫里是未知談苑所言笠澤即今之震澤而先生固

非局促爲一鄉之士而已也莫志云先生震澤鎭人後居甫里徐志云郡城人晚營別業於震澤蓋各以所見言之未有定論然考先生所著曰吳興實錄曰松陵集曰笠澤叢書皆邑中之作因以爲名則斷以先生系之松陵可也吳興實錄四十卷今不傳僅有笠澤叢書八十餘篇合之松陵集凡四百八十一寶祐五年甫里人葉茵于文籍中裒集別得一百七十一篇總爲二十卷刻置義莊以廣觀覽先生詩文始盛行於世

潘子曰吳江之爲縣自梁開平三年吳越王錢鏐割吳縣松陵鎭地始置也其先縣境或入吳郡或入吳興即有達人志士無由翹然表見然即其地迴其人亦時有可考者舊志多弗詳載即所載又多別立名類如文苑隱逸之屬余以其人數既少乃合而一之第以時代分其先後自立縣以後始爲類傳噫此數賢者能以人重地非以地重人也則論文獻者斷以是爲權輿云

人物志二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宋

謝濤 子絳

謝濤字濟之其先居富春父崇禮爲中吳軍節度推官因家焉濤幼奇敏年十四講左氏春秋會劉繼元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愜意濤私自草之吳士見者大驚常讀書陽山澄照寺

知吳縣羅處約知長洲王禹偁皆與定交曰濟之吾曹敵也淳化三年進士起家爲梓州榷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濤畫策守禦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益州華陽縣時亂後田廬荒廢有詔能占田而倍入租者予之於是腴田悉爲豪右所據流民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知興國軍眞宗即位銳意人物內出朝士有治跡者二十四人名付門下省濤與焉召對長春殿會京東盜起命以屯田員外郎知曹州斬大猾趙諫於市曹人相賀尋命安撫益利兩路旣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濤曰有罪願連坐於是奉使者舉官連坐自濤始上用馮拯薦復名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尋兼御史知雜事眞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屢以疾求分司明道元年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子絳字希深十歲能屬文十五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

進士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以楊億薦召試擢秘閣校理仁宗初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眞宗配議格不行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書引洪範京房傳推災異爲天譴告之意極陳闕失無所諱仁宗嘉納與修眞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時濤官西京年老因求便養通判河南府請闢內館以恢景德之制又上書論妖人方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

處士號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一切鐵石畚鍤之需皆不取於民而足歲滿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乃吏不稱職所致願除煩苛之命損聚斂之役郭皇后廢絳陳詩白華引申氏褒姒爲諷詞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初詔禁用織密花透背云自掖庭始既而賜內人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制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非民間所有絳皆論罷之又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繇中書樞密然後行遷兵部員外郎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

流內銓吏部擬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爲覈實差等其有名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寶元中使契丹還請知鄧州爲政寬厚務敦教化議復名信臣六門堰以溉民田功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措辭適雅有元白風歐陽修尤所稱許爲人修潔醞藉常請於郡立學所至大興黌舍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遠近大集登第者十七人聞絳卒皆出涕繪像於學而祀之絳好施宗族喜賓客其殁也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平景回

俱見文學傳

潘子曰吳郡志但言濤自富陽遷蘇盧王二志因之不詳其居何邑也及考徐師曾科第表首列淳化三年進士謝濤官太子賓客乃知邑中前此無得儁者至濤始以楚材晉用爲多士先驅吾安得不急著之以彰篳路藍縷之功哉舊志於濤父子服官建白間有未核茲特采史傳及歐陽子文集稍爲更定又考舊志絳卒立祠於百花洲蓋謝氏自絳以下再遷蘇城遂爲郡人矣

魏憲

魏憲字令則紹聖四年進士與弟志俱有聲太學號熙豐人才憲累遷國子司業親喪三年不御酒肉廬於墓側有芝草甘露之祥再爲司業以學行見推擢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其文溫厚雅正得代言體宣和二年以直龍圖閣知常州三年除太常少卿歷顯謨閣學士知明州建炎二年爲吏部侍郎時車駕南遷案牘散佚吏緣爲奸有僞名寄貫之弊憲請嚴保任以覈實開告賞以止姦急期會以取關

又言古未有背于陸以爲都者敵騎由京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安有以待之久之以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進吳郡開國侯致仕歸名所居曰止菴學者稱爲止菴先生年七十三無疾而卒今列鄉賢祠弟志元祐六年進士貢政和七年進士志四世孫汝賢淳祐四年特奏名狀元

王份

王份字文儒少力學工詩文隆興中以特恩補大台令律身清謹政尚寬恕修學校置田養士遇有疑獄

即露禱於天以祈神助縣產鐵舊有鐵務病民份奏減其額民德之繪像祀焉在縣七年一日登西塞山誦張志和漁父詞慨然嘆息即日致仕歸作室於雪灘之上枕江水爲圃故有榔塘花嶼景物秀野自號臞菴居士士大夫題詠甚多故名臞菴詩集後三十年陸遊過吳江感其竹樹茂密風流猶存語見入蜀記中先是紹興間知縣石公轍改建學校以地隘爲言份時未仕即割其居址之東偏以獻公轍嘉之比諸范文正公至乾道三年知縣趙伯虛改建三高祠份又割其居址之西偏以獻寶祐三年知縣曹貝躬復新其祠份孫粟再割地以廣之成先志也今列鄉賢祠

范成大 趙磻老附

范成大字至能宋史云吳郡人按宋初置平江府改蘇州後復爲平江無吳郡之名史但因成大所自署者稱之不能定其爲何縣人也而郡志以其所居石湖在吳縣境直以爲吳縣人吳江志亦列之寓賢今考石湖界吳縣吳江二邑之間其生平篇詠在松陵者尤多則成大又當爲吳江人矣父雩字伯達秘書郎成大年十二徧讀經史十四能文詞父亡讀書崑山薦嚴寺十年不出紹興二十四

年舉進士授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初篆類高宗朝政除樞密院編修官遷正字乾道初校書郎編修國史歷著作郎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入對首陳處文之害帝嘉納至州創義役隨戶富貧輸金置田助受役者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爲修梁時通濟堰壘石築防置隄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三等溉灌有序垂刻堰規於石民賴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隆興再議和失定受書之禮帝嘗悔之選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

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汎使也帝臨遣之曰卿氣宇不羣朕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成大對曰無故遣汎使近於求釁不執則僇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甚安之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成大乞并載受書事不從金迓使者慕其名至求巾幘効之成大知其法嚴附請決不可達秘不語二使遂不復疑至燕山夜藏帷秉燭草奏懷之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旣入進國書詞氣慷慨金人方傾聽成大忽奏兩朝旣爲叔姪

而受書禮未稱臣有奏撍笏出之金主大駭顧許宣徽副使韓鋼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處耶厲聲令綽起者三成大不爲動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時金廷紛然太子欲殺成大其兄越王止之旣還館金主遣伴使取奏鋼語成大曰公殿上之爭主上嘉歎可以激勸兩朝臣子十月使還金人報書有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不意要以必從之語帝由是知其忠勁有大用意除中書舍人帝用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簽書成大留詞頭七日

不下因請對徐出制草納榻前帝色變成大委曲陳譬說命竟寢尋以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廣西兵食專仰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弊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上疏謂能裁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成大出錢助之人多以爲非下所司議卒不能易又禁部內暴露遺骸籍僧道舍棺無主者葬之尋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疏言土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

兒結番列等尤桀黠輕中國臣當較閱將士外修堡砦仍講明團結之法使人自爲戰三者非財不可詔賜度牒錢四十萬成大以西南諸邊黎爲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鹽路分土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戍奴兒結擾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導之入寇成大重賞檄羣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以獻斬之蜀士孫松壽樊漢廣皆挂冠不仕成大表其節詔徵之皆不起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

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由是遠近歸心進敷文閣學士入對除權吏部尚書淳熙五年遷中大夫參知政事兩月為言者所論奉祠歸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擢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以賑飢民減租五萬以病乞休進資政殿學士起知福州封吳郡開國侯再領洞霄宮紹熙三年加大學士知太平州尋乞歸封吳國公明年卒追封崇國公謚文穆成大天資俊朗輔以博學為文贍麗清逸自成一家尤工於詩自號石湖

居士有石湖集使北有攬轡錄在廣有驂鸞錄虞衡志出蜀有吳船錄家居時與郡士龔頤周南滕宬采緝故事為吳郡志五十卷時與成大同使金顯名者有趙磻老

趙磻老字渭師其先東平人門下侍郎野之姪也徙家邑之黎里鎮以婦翁歐陽懋待制澤入仕孝宗朝為書狀官隨范成大使金成大歸薦之虞丞相允文亦以為才擢正言乾道八年以右通直郎知楚州俄入為大理寺丞淳熙三年由兩浙轉運副使知臨安府四年除秘閣修撰五年權工部侍郎文獻通考云磻老知臨安坐毆司招兵事謫饒州有拙菴雜著三十卷外集四卷

莫大猷 子子文

莫大猷字廷嘉綺川人其先世居湖州號月河莫氏有名蒙者以工部侍郎使金不屈見一統志大猷紹聖中以薦仕至浙東常平司提幹累贈朝請大夫子子文（石湖志云子文父寧贈朝請郎疑大猷別名寧耳）

莫子文字仲武少敏悟通九經諸史寶慶二年舉進

士出知嘉興縣滿考候代會王疇奉使括田法甚苛細子文不從疇譖之田使劾其拒命理宗素知子文止降宣義郎制詞云勤撫字拙催科賢者之常也爾為令切切愛民乃不能汲汲赴功坐是為使所劾降爾一秩非朕得已然亦因是以知爾之為人仁矣田使見之怒奪不與後五年始復其官制詞又曰君子之仕利鈍亦何常之有彼迎合希進之儔乃欲常利而無鈍然至於時論卒亦不能有其有也可嘆已頃奉行田令者倚法而逞爾制邑且受代乃能力抗其

鋒期以不擾齊遺所附民雖主計之臣請黜爾朕不爾忘也五年之蹟於今而復士所當爲不止此其益厲所守以副朕意後吏部尚書趙以夫言其能拒括田之令甘心受譴不以病民遷道州通判有美政朝散大夫知廣德軍兼內勸農營田事賜魚袋致仕臨終自爲墓誌甚詳年八十二子若鼎嘉興錄事參軍孫中孚直顯文閣

潘子曰莫志有大猷傳而子文附載科第表之下徐志獨爲子文立傳揚扢備至而不及大猷意莫景居

去國初未遠見聞近眞然其義例亦有可疑者及考張景人物志得理宗前後制詞溫厚誠摯淺於激勸其體臣之道至矣予故備錄之以見一時之異數焉

盛明遠

盛明遠太保文肅公度十一世孫也其先汴人度五世孫岫高宗朝爲宣義郎文英殿直建炎初扈蹕南渡通判平江府卜居吳江之儒林里後世遂以科第甲於邑中有名章者登淳熙十四年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從子文韶文昭先後舉進士爲大官自餘取科名者不下十餘人最後明遠以咸淳六年領鄉薦爲廣州錄事判官宋亡隱居不仕元世祖聞其賢召判惠州明遠自以世受宋恩義不忍背遂辭不就詔書責追乃變姓名從老氏以終

譚大年

譚大年字永壽八都人德祐中以薦爲湖州僉判詳載烏程志

元

甯居仁

甯居仁太尉玉之子也本河陽人玉從伯顏南下浙戍長橋後以都元帥退老吳江贈魏國武宣公自居仁以下遂爲吳江人居仁能修父業累官鎮國上將軍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弟居正僉行宣政院事昌言江南財賦司副使孫宗玉好書禮有儒者風幼侍其父戍湖廣五開衞跋涉艱險父卒事母以孝聞總兵知其賢命掌中潮千戶所書記剖決如流人皆稱之

王原傑　子思忠

王原傑字子英其先四世祖扈蹕南渡茭邑之陳思邨因家焉世業儒至原傑益以學行知名於時元至正四年舉於鄉值兵亂不仕乃隱居授徒淡於性理之學爲詩文雅健高古學者尊爲貞白先生中書巎子山稱其詩言近指遠發於寬閒寂寞而無月露風雲之態識者以爲知言所著有春秋讞議貞白英華文集水雲淸嘯詩集皆嘗經進今列鄉賢祠子思忠亦有文學張士誠據吳屢名不至率義勇保障鄉里紀律嚴明若素習兵事者至正末王師東下徐相國

達頓師石里邨而單騎至城下諭降知州楊燮鶯遂不知所爲思忠謂曰中原淪没且將百年復爲卒雄割據生民之禍極矣今王師弔伐禍自此弭又有山邨之勢奈何不歸附乎乃與燮率衆降相國嘉之賜思忠旗章俾鎮守焉事平歸里思忠志存康濟不樂仕進論者稱王氏父子文武異尚而並有高蹈之節云

徐仁榮

徐仁榮字德剛秋澤邨人宋閤門宣贊舍人應勤之子元至元二十一年辟授崇德州學正重建廟學擢翰林國史編修致仕徙居嘉興之新溪卒年六十

章德剛

章德剛梆胥邨人至正中薦爲崑山州學正有詩名子孫世居同里爲著姓

崔天德 子齡

崔天德字君誼七都人有幹才博涉書史仕元爲金玉局副使值世亂歸澤溪種竹自娛左丞周伯溫題其軒曰友竹一時名士如高啓輩皆有詩文子齡字

大年明洪武二十一年以人才徵拜刑部主事上疏辭祿以淸愼稱後坐黨禍卒於獄

潘子曰邑中文運之開始於紹聖政和間三魏相繼以科名顯南渡以後綺川之莫儒林之盛號爲蟬聯仕宦然莫志載盛氏登科者僅二三人而徐志據其家牒增至五十五六人論者議其輕信至於事行之詳亦莫得而述也惟盛明遠以宋之遺臣恥事二姓竄跡方外斯可謂無忝家聲者矣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人物志三

明

莫禮 張瑾李鼎徐衍馬逵附

莫禮字士敬子文七世孫父謜字芝翁襟度倜儻國初嘗名見叅大臣謀議每萬歲節與大姓葛氏沈氏進貢稱壽太祖宴賚甚厚又嘗奉詔於京師營建費鉅萬計洪武二十年禮以稅戶人才徵爲戶部員外郎與同官沈玠等並奏辭祿洗手居職超擢右侍郎轉左侍郎勾較簿書精解版法上甚嘉其能時新爲政輕重未有準禮所守功歸於府者衞籍十三四嘗云今所爲[illegible]後請寬焉卒不果二十六年藍黨事起同邑顧學文等坐同謀詞連及禮與員外郎張瑾主事李鼎崔齡徐衍等俱被誅臨刑賦詩有云一心忠義堅如石惟有皇天后土知聞者傷之所著有東郡詩稿北征集瑾字叔瑜以人材授工部員外郎與弟荆州知府珵俱坐黨死鼎亦以人材授禮部主事衍

字仲易以人材授工部主事又有馬逵字伯行以人材授合水丞憂歸補昌邑丞爲政廉平人不敢干以私麤衣糲飯淡如也遷河間衞經歷卒於官

竇德遠 子昇

竇德遠四都克溪人洪武初以明經徵授禮部主客郎中擢本部侍郎致仕輯松陵志今不傳子昇亦以明經徵爲縣丞父子俱有文名

葛德昭 子芳

葛德昭二十九都人洪武中以人材授刑部員外郎與同官十七人俱上章辭祿弟德潤與沈萬三連婚姻是時四葛四沈名馳江左子芳（徐志云字德春犯父名恐誤）亦以人材授禮部員外郎役皆坐黨禍死

吳簡 子復頤

吳簡字仲廉桃墩人元至正中就鄉試不利遂杜門力學吏嘗名之役簡被儒服執經往同役者皆目笑之以薦授郡學訓導遷紹興路學錄洪武四年名至京吏部試富民論簡請疏渠以通漕課最多者第其功賞上甚善之授崑山主簿以疾辭歸優游林泉號

月潭居士年八十二卒簡爲詩文溫厚古雅善論語不盡附程朱往往獨出所見所著有論語提要詩義史學提綱守約齋集子復頤皆有文名復字孟修在元季不仕嘗作感興詩閔元之亡爲時傳誦洪武中以人材授湖廣僉事有雪區稾霞外集頤字希程幼繼外家冒史姓以明經授本縣學訓導有桃溪集

曾日章

曾爟字日章以字行艾朴浙西醫學提舉自杭遷吳江家學宮之後日章博學有才智洪武十九年以貢

授黃陂知縣興學校課農桑政聲大著秩滿解官歸三十五年以薦擢翰林院侍讀永樂元年與修永樂大典未幾奉詔諭安南黎蒼語不遜日章折之具服宣讀如禮二年使還陳黎氏篡立當伐狀四年四月命從西平侯發雲南兵間道討之又造輕舟數百越嶺嶠昇至富良江軍中文檄皆出其手賊平贊畫功爲多五年還報復命往諭諸將至軍中以疾卒年六十三子堅字孟堅由太僕寺典簿擢知開州入爲禮部郎中歷四川雲南左布政使孫鑑知縣潘子曰分

省人物志以使交南贊師有功系於洪武間此本續吳先賢贊之誤不知太祖時未有黎氏父子同惡相濟之形而侍讀之擢在洪武三十五年卽靖難後事耳今據實錄及王文靖墓碑訂正之

平思忠

平思忠初爲縣小吏事知縣蔣奎有相者來謁奎置酒會僚屬令徧相之皆不甚許可顧見思忠執役庭下目之曰此人官當至三品而不終奎大以爲妄其後奎等皆坐事至或不得其死而思忠歷官叅政落

職以歸竟如相者言建文二年思忠以薦授禮部主事（按曹名臣錄云永樂中被薦授禮部主事諸書因之考莫志實以庚辰年授職蓋革除後記者諱之耳）永樂三年進郎中時文皇帝方事招懷諸國貢者日至主客事殷思忠有精力事至立辦尚書呂震才之以事下獄適漠北貢使至他任主客者不稱職震因言思忠立出之復其官上以給事中楊弘爲陝西布政使弘陝西人也欲令淸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擢思忠陝西叅政嘗杖一推官其人誣以贓而是時法嚴思忠不敢辨坐謫戍北邊太監劉馬兒奉詔市馬

西域以思忠官主客多識遠賈請以自從詔釋其
給冠帶䕃馬兒使吐蕃諸國而還後卒於家
況鍾與思忠同起小吏官主客有交承之分
州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方暑留飲命二子執扇更
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爲我故人耳然思忠
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性淸簡善草書
家有淸娛樓（莫志畧徐志稍詳今本史鑑撰傳增定）
劉鳳曰語稱使於四方宣其辭命招攜試綏服之豈
易能乎燿再使交人其勤足紀思忠懷遠人致賚僚

其匱也以班有加等衋虔使小大莫不得其所再紬
終以復用豈非其才不可棄耶方是時綜核詳上下
不敢苟若忠之進退亦文法所不得而裁之矣豈徒
無害哉

何源（附孫昇）

何源初名德源字幼澄同里鎭人從王文靖公汝玉
受易洪武二十九年舉於鄉授德州學正（莫志作保德州考英宗實錄源本傳授山東德州學正薦歷本州知州徐志亦同今從之）能以師道自任於
是州士始有取科第者以薦擢爲知州爲政廉明歲
旱鄰境多蝗源禱於神蝗不入境州人感之號曰賽
包家以母喪歸起爲梧州知府山水驟至漂廬舍民
多流亡衆議具奏請賑源曰若俟奏報民皆死矣乃
首捐巳奉次勸民分廩賑濟所全活甚衆悉毀淫祠
禁競渡久而人不敢變尋以註誤謫交趾英國公張
輔知其賢舉署交州學事多所造就士之以貢選至
方岳者十餘人後名爲吏部考功員外郎遷鄭府右
長史嘗繪欹器圖進之以盈滿爲戒王敬憚焉事聞
賜敕褒美予金幣復改文選郎中廣薦引持人不敢

干以私正統初擢江西右布政使會部奏補遼東大
寧萬全諸衛軍甚急源上言南人弱不耐寒雖至其
地死亡必多不如簡其幼弱者三千餘人隸南昌衛
則水土相習訓練易加而朝廷亦得收其用報可民
甚便之三年入覲上愍其老予致仕歸自號東吳遺
老家無餘貲惟嗜好書籍年踰八十耳目聰明猶披
玩不倦子廷璧爲分次部居多至數千卷嘗一謁知
府況鍾服履敝陋門者呵之弗爲通源不得巳自陳
官階乃大驚叩頭謝源不爲意既見鍾談笑甚洽及

出府門扃輿不時至源自以爲部民乃徒步歸爲人仁厚篤實訓子孫必依於忠孝臨終戒毋作佛事年八十六其甥吳驥謂源雄才碩學忠厚謙和嗣續繁昌皆陰德所致云孫昇字寅賓成化二年以貢爲崇陽縣訓導能爲古詩文後進多從之遊既致仕歸葺源所居遺老堂題一室曰梅屋左圖右書檻外花木掩映終日嘯傲客至則焚香瀹茗相對淸譚雖貧未嘗干謁年六十六卒無子魏尚書驥志源墓云正統三年入覲上憫其老賜歸又十六年卒而英宗實錄卽書謝卒于[illegible]年十一月之下不知年月何以參差若是當以墓志爲信

潘子曰劉鳳言源用寬濟斥雖屢竟躋通顯以考終觀其所設施無異能碌碌不與物忤故自行間起得晉用非有所附麗然哉以余所聞乃不盡然源起行間得復用實以受知英公故無論源雅士非附麗人者而英公之賢亦非受人附麗者也江西通志稱源爲人溫雅歷事五朝文章政事見稱一時英宗實錄爲源立傳亦稱其在梧州賑饑之功及奏改遷東諸衛幼弱軍隸南昌衛甚爲民便詳源始終鳳之此論其亦少恕矣夫

黃玶　父份子著

黃玶字孟玶震澤人父份字原質永樂初舉秀才授峄縣教諭轉嵊縣卒官有詩名玶宣德中以文學才行徵授溫州府經歷遷縉雲知縣有惠政以母喪去任縉雲人送之哭聲載路見溫州志莫旦云轉武康誤也乃尋起爲廣東布政司經歷勾較文案以直道不合於參政檄往瓊州視事中嵐氣卒後五十餘年縉雲人有過邑中者必問玶後何如且頌其遺愛云子著

著字誠夫性明爽少以氣節自高成化五年舉進士授新昌令俗悍善訟鄰邑並苦其暴前令嘗爲民執送京師著至苛察如神不少假借有請謁者輒集僚吏見之如治公府事客皆懸懼不敢發而去民黠桀者悉流之或規其太過著曰不如是亡以禁暴也由是奸人不自容誣之臺司臺司素知著事竟白遷監察御史巡按山西再按廣東芟除汗冗一時殆盡方面以下有穢墨者輒望風解印綬去都御史王越屢稱著才委以腹心有大政必名與議以母喪歸辭卒著好舉淹滯而恩讎太明人多嫉之

盛杲 舊志畧今參胡直撰傳及吳錄

盛杲初作昶英宗改爲杲字允高景泰二年進士分省人物志云天順間進士誤授監察御史淸山東馬政以災傷上疏乞蠲民所負孳息從之四年出按廣東値黃蕭養亂後所在凋敝爲披荆榛立制度所下令寬簡不專用威而人畏之瀧水賊起杲單騎至其營諭降之還朝言毖無揭藉不法事失當事意會內苑以翠被飾鵁鶄張水嬉杲偕同官爭之上怒命予杖杲伏殿陛呼曰陛下聞古有殺諫臣者未聞以杖殺臣可耳無與

諸人上益怒久之竟叱出明日乃謫杲古田典史天順元年稍遷羅江知縣盜胡元昂作亂杲傳檄解散其黨遂捕得之不煩一兵德陽寇趙鐸僭稱趙王所至屠僇攻成都覆官軍殺汪都司羅江故無城杲令引水繞負縣田洞開四門市肆各閉戶藏兵於內又伏奇兵山隈約砲舉齊發陽遣迎賊賊入民家未半杲率死士開門舉砲兵突出遮擊賊首尾不相顧山隈兵復至夾攻大敗之斬獲無數邑賴以完歲旱禱之得雨杲曰此非久計乃教民鑿池一千二百五十餘所遂爲永利尋擢知叙州府會戎人珙筠高土獠叛遣將征討杲在行間前軍遇賊而敗杲在後突之矢著兩耳力戰不肯退賊忽驚亂我師乘之遂大克獲上其功未報以創甚謝歸後追理前勞特遣使齎璽書金幣賜於家杲性友愛自叙州歸置第郡城與兄弟居無間言又迎養姑第之無依者襟度灑落詩文高古然頗以簡傲名毀亦終不能掩其大節云羅江故無名宦祠杲去後民肖像祀於羅頁觀提學胡直檄縣置祠且爲立傳

劉鳳曰杲爲吏近苛然持法不貸能舉擿彈至犯顏色蒙捽詈摧辱猶抗言矯矯其氣不少暴已乎乃縣道佐宣猶爲盡其力崎嶇谷壑山澤之間與士伍同勞佚親介冑面夷不避奉職可謂無負若其馮氣而驕荷已重而行上不休見笑於伎溺可謂苦矣而不自知其失見畏于貪得而權竭於多取居復幾譏於時庸亦才之過也乎

潘子曰世固有建言爲名高及一斥而弛然自放於職業無所當者若杲之折檻廷爭大義皦然不欺矣

乃能建功於遷謫之餘厲節於介胄之下自非丈夫爲志窮益堅老益壯者能之乎而猶以簡傲不免於騶訾之口甚矣豪傑之難爲也

范琮 本吳節撰神道碑

范琮（徐志作宗非）字禎彥其先揚州人高祖淵字永澄輕財好施善吟咏元季避兵隱居同里鎭因家焉父德字士能以長厚稱琮簡重寡言負才志宣德四年舉於鄉以會試乙榜當授儒官自請卒業南京太學八年成進士正統初授工部都水主事轉兵部武庫凡

九年遷南京吏部驗封郎中轉文選兩署堂事廉公自守天順四年遷廣東左參議（徐志作參政誤）清軍政覈民籍綜理有方奸宄屏息凡三年卒年六十五初琮遭喪家居歲大祲途有餓莩出米百石爲飦粥以哺飢民死不能斂病不能療者則給櫘施藥人咸德之有許道師者以妖術聚衆剽掠鄉邨自長洲蔓延同里時巡檢以事出吏兵莫知所爲琮設方畧募丁壯擊之渠魁就禽餘皆溺水死且推功令吏兵受賞其才畧如是

梅倫（續吳先賢贊作枚姓案正統實錄書擢進士梅倫刑部主事則先賢贊誤也）

梅倫字彥常尚湖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十四年九月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天順八年乞歸養居瓢溪倫久爲郎官雍容而已無躁競心時論賢之交章薦達成化初復起南刑部持法寬仁多所全活擢湖廣右參議提調武當山兼理軍務職事既簡益務清靜數引方士治道術者與修導引法遂無意仕進引年致仕生平廉介不愧古人年七十一自撰墓誌而卒

劉鳳曰仕者之希慕貴榮急進取自非其情亦勢不

得不然其有度不任則讓能而處其下耳至無所謂而優遊卒歲久之不調此非恬然有廉靜無求之操烏能爾耶若倫者寬和有恒奉巳約清於通塞之間無所繫吝稱可與立豈虛乎哉

馬忠

馬忠字克誠景泰二年以貢爲高州府通判時境內多事忠在戎馬間頗有勞績致仕歸進階奉議大夫有司舉行鄉飲禮忠在賓位者二十餘年弘治末卒年九十四

莫震 本莫旦續志叅武昌志

莫震字霆威大猷十世孫正統四年進士知嘉魚縣實錄正統五年十二月戊子擢進士莫震等十三人俱爲知縣爲人修潔謹於祀事每秋冬巡行郊野修陂池橋梁爲民興利奏革五事湖河泊所縣有白面山產佳石楚王請於朝遣使來采碑公往來助役護衛軍爲暴者撻之而後具啓後考滿朝王王致謝且命賜宴閩賊鄧茂七作亂上官檄令率民壯出征震訓練有方若素習兵者在嘉魚八年日與僚吏登山臨水飲酒賦詩有古循吏風景

泰二年入覲奉敕運糧於遼以父喪歸服除改知海鹽縣修捍海塘一百七十餘里爲一方保障禽土豪蕭文祥斃於獄民皆稱快遷建寧通判署邵武府事賜敕旌異遷延平府同知致仕歸家無餘貲葬先世綺川舊業居之足跡罕至城市年八十一無疾而卒震性樸雅所著有由菴集嘉魚志子旦自有傳

鈕文 本莫旦續志

鈕文字天章麻溪人其先有號月磵者元時謚清隱處士有名麟者能詩爲嘉興路達魯花赤楊維楨爲之傳稱其寄征人繭諸詩宏壯振厲與唐人方軌並驅云文天順三年舉於鄉知溫縣縣多屯軍與民雜處淫暴不法文密諜於上官檄指揮沈鑑率民兵乘夜掩捕悉置於法黃河流沙成地東西長七十里南北八里皆溫地所塌而漲於鞏縣者兩邑爭種年久不決文乃勘明悉歸之溫人考績居最尋以父喪去起爲江西按察司經歷行抵邵伯湖大風覆舟死年五十四爲人孝友忠信在官不攜家累惟一僮執役以廉愼稱

莫昂 從子灝

莫昂字伯顒世居同里鎭祖子讓以高貲實京師遂爲宛平人景泰元年舉於鄉授袁州府同知聽政之暇與諸生講學成就爲多有奸民武斷鄉里訟者千數累歲不能決上官令昂治之立置於法又有劇盜僭號逐縣長吏出走昂承檄悉生致之居九年以疾歸課子弟讀書後進多執經問難姪岱幼孤育之如己子年五十三卒從子灝正統十二年舉順天府鄉薦第一景泰二年進士授行人卒爲人謹厚居貧苦

學

徐璣 文員

徐璣字文玉父員字宗正正統中以吏起家爲麗水縣丞在官十八年進階文林郎致仕員職董銀鉟垂橐而歸人以是難之璣家貧教授於鄉門生有餽粟者璣以生學業未成辭不肯受景泰五年貢入太學成化中授泰寧知縣廉謹慈惠克修𥫗篤二語出何喬遠閩書專務以溫詞化民不尚刑罰有馴烏巢其庭孕育爲去久之乞歸泰寧人祀之學宮璣自秋澤徙居城中

家益貧人有咎其居官不取者璣曰不取吾職貧吾命也又可悔乎今列鄉賢祠

沈信

沈信字宗實其先長洲人徙吳江南郭永樂中爲縣吏正統初授柘城典史守已廉公不憚勞恕時屯田戍卒暴橫侵漁抗疏於朝力剗宿蠹上官器之攝縣事入覲賜敕戒諭以母喪歸尋卒邑人吳驥銘其墓

人物志四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明

汝訥 父思聰 子泰

汝訥字行敏黎里鎮人先世皆饒於財父思聰字彥明始爲吏德器溫雅恂恂如儒生永樂中授瀘溪巡簡禽巨盜胡志生等以功擢中城兵馬副指揮遷南京南城兵馬指揮於民所輸課鈔中得金鐲二訪其

主還之景泰元年致仕自號恩隱老人卒年七十六訥少好儒術爲詩文格調平暢書法得晉人體而小楷尤遒美可愛景泰四年舉於鄉成化三年以善書選爲中書舍人遷南京武選員外郎進郎中時王端毅公恕爲尚書訥與同郡李應禎嘉興呂㦂等並以文學爲恕賓客從容談論相得甚歡後訥出爲汀州知府以憂歸服除會恕轉吏部選司承恕指問訥所欲訥竟無言擬補南安恕以訥文士不便案牘欲更之訥聞之曰官可擇耶恕乃聽之南安地瘠壓與嶺表接壤商貨所委輸細民擔荷自傭裁給朝夕其勢家則坐而居積依倚官府役屬小姓爲民患訥至皆惴惴奉法無敢旁撓尋報罷人皆惜之訥有清操居官三十年田廬不改於諸生時尤好獎成後進同邑顧景祥家貧嚮學然性魯鈍教者多謝遣之訥獨悉心指授景祥感奮卒成進士訥所著有學鳴集子泰

泰字元吉一字其通少有大志翛然老成之望未第時與同郡李應禎吳寬同邑姚明史鑑並以文學著名所撰文章傳布遠近年五十始舉於鄉又七年而

成進士時弘治九年也授南京考功主事倪岳爲尚書素聞泰名一見喜甚久之遷驗封郎中時岳被召三山林瀚來代以泰有時望奏改考功泰甄別人物辭情並協久之擢永州知府卒於官所著有來齋集

吳璠 從子鏊

吳璠字朝用爲人嚴毅有幹局景泰七年領鄉薦成化中授中書舍人嘗使韓王王享之嘉其無違禮贈以幣固辭不受居官十七年始遷工部營繕司員外董理神木六廠掌六營造舊以宦者主之諸奸猾多

竊其中部曹往往爲所鉗制璠獨抉摘徑實令奸人無所容有陳少監者亦稍自戢凡所隱占悉還之官二十一年陝西大饑人相食命總督侍郎李衍賑之廷議以爲河南偃師之東所謂孫家灣者卽隋唐之洛口倉也故窖猶存宜留漕米之未過淮者四十萬石令從清河口往輸之移秦隴之民就食於彼而漕舟不習河事往者多覆溺議遣淸强部臣往相水道疏浚濬淤及徵沿河水手分布挽送使避河險遂命璠與戶部郎中許楫同往已而河水淺澁漕舟遷延

數月猶不能達璠建議曰方今七月瓜蔕水生猶膠淺若此秋高氣寒風水皆逆舟益濡滯延及嚴冬愈不可行此病一也兄秦民壯者已散四方弱者饑困成疾且顧戀老稚豈能遠來卽來而跋涉關隘必多顚踣此病二也米積舟中久不輸瀉動移氣序蒸浥侵盜耗失必多此病三也夫救荒利速今天時地利咸有所阻當爲權宜以濟之近來米商多從河南販陝西故河南米亦翔貴貧者苦之今宜減價糶米易銀賫往陝西令彼自糴免其往復之勞利一販者賤

糴貴糶坐獲厚利致米必多不煩勸督則陝西米價亦漸就平利二此既減價以糶河南貧民亦沾其賜利三漕舟既空運卒獲歸利四若堅守前策不知通變將恐公私俱困進退失據矣衆皆從之卽具疏聞上以持論不一奪楫璠俸各二月按史鑑擬狀云詔可違近稱便無奪俸事考憲宗實錄書是年十二月停戶部郎中許楫等俸各二月初陝西告饑上命發漕運米四十萬石往賑行抵陝州時陝西漸熟而河南復饑議欲上河南賣銀往陝西糶米戶部爲上其事持論不一責其處畫乖謬令自陳至是尙書殷謙而下類服罪詔釋謙等而罰其屬吏云觀此則賣米一事當時頗有異議而璠於通河漕疏中亦有周爰咨洛已歷十旬茲無寸效日夜憂懼[illegible]罪[illegible]寃之語蓋事難得請猶被徵譴行狀特諱之耳

先是李衍[illegible]漢唐都關中自河入渭並通舟楫漕運轉輸以給京師遺跡俱在但三門集津河水悍急請令相度疏鑿以通轉運上併以責璠璠躬自案視考隋唐轉漕遺跡上疏力陳其不可行事得已明年監抽蕪湖竹木踰歲代還卒於京師

從子鋈

鋈字汝礪少逸越不羈好學工詩格律高古與趙寬齊名與人交不立崖岸居官以清謹稱成化十三年舉於鄉巡撫王恕聞其名召與語鋈極陳民間利弊

附以經史娓娓不休恕甚異之贈鎣詩期以大用鎣復以詩諷恕益器重之二十三年成進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進員外郎尋遷武庫司郎中卒初鎣拜官當得文選會恕爲吏部尚書同年楊生者欲奪之乃言鎣先事受賀恕聞不得已改鎣武選而以楊生代之後恕數召見鎣鎣終不言恕始悟受欺欲調鎣不果而去其恬退如此嘗遣治大臣葬道聞母訃遂委事徑歸當事者難之鎣曰妾有舍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鎣善書法所著有懶溪集亡予

葉紳 孫可誠

葉紳字廷縉其先居洞庭東山有德潤者洪武中以人材徵授陝西布政司理問後徙汾湖爲大族紳性質雅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弘治改元以老成選爲戶科給事中以母喪歸三年補吏科八年遷禮科右給事明年轉左上疏請諭教太子又陳修省八事皆切治要上頗采納署科務謹重稱職不事中傷人稱爲長者十一年遷尚寶司少卿卒於官初弘治七年吳中大水民饑紳奉使閩浙過家因上言國家糧餉率仰給東南而頃者蘇松常杭嘉湖諸郡水道湮塞甚爲農事之患乞命官往治之於是遣工部侍郎徐貫往經理其事人咸德焉孫可成字懋學嘉靖二十四年進士知山陰縣有廉直聲胡宗憲開府撕倭知可成才留之幕府令參謀畫凡兵食調度攻守形勢皆從中贊决動中機宜吾邑盛墩之捷敵樓之築可成有力焉宗憲性剛有得失軍吏莫敢爭可成善爲調護多所補救嘗有裨將四人失律當斬可成請赦其死責後效卒皆立奇功云以薦擢南京工部主事

謫蒲州同知有嫠婦私於僧誣其子以逆可成佯坐子死令婦具棺及伺具棺者僧也遂納僧於棺生埋之而釋其子人咸快之尋免歸卒

吳洪 子山巖

吳洪字禹疇父璋見孝義傳中洪年十二爲縣諸生動必循禮訓導江晟待諸生過嚴諸生將訴之督學御史洪曰弟子叛師猶子叛父也不可卒不署名事遂已舉成化十二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累進郎中擢貴州按察副使以喪歸尋起廣東巡視海道弘

治十二年進福建按察使又二年入爲太僕卿又四年擢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廠正德元年轉左侍郎理部事四年拜南京刑部尚書又二年致仕洪有廉節起家刑曹精於法比多所平反在廣東以海道兼攝鹽政皆號利藪洪獨無所染御下不少假貸宿弊頓革御史王哲欲葺諸公署而難其費洪建議以爲鹽法引納官錢若干獲利數倍顧爲權豪所專請均之於商使輸值佐役便從之鎮守中官初役四水驛舟各一久乃令輸金發又并徵其舟御史汪宗器銳意

革之洪請釐正自今日始勿追所得金於是中官帖服傜人數爲暴官軍往往濫殺要賞遣廷臣往按之悉以委洪廉得其狀捕誅首惡而慰撫其餘邊患遂息在福建城北常有虎患洪爲文禱告虎竟去建寧延平大水民貧且互劫輒便宜賑貸汀漳軍餉缺盜賊蠭起取征商之羨賑之土傜戍者有所索守臣集三司議洪曰不與則致叛與之則爲例不若以賞爲名而始與之衆皆稱善在工部當劉瑾用事怨劉大夏以罪欲殺之下大臣議惟洪與都御史屠應埈

力辨之乃得解從南京刑部有寧河王鄧愈之後與其弟爭賜田者恃瑾爲援洪執法不阿瑾大怒勒令致仕洪曰吾志也遂歸凡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何喬遠閩書曰洪爲人和而不侈莊而不倨在官聽訟以情數辨疑獄布政司吏有微罪鎮守中官銜其使欲重罪吏以爲使累洪厲聲曰殺人媚人吾不爲也子四人其三竝登進士長山次巖幼崑崑字美之仕終嚴州知府

山字靜之正德三年與弟巖同舉進士除刑部主事

累進郎中抗直無私九年不遷官嘗錄囚江西平反疑獄以百計武宗將南巡山偕同官上章諫詔跪殿廷五日杖三十久之擢山東按察副使理驛傳軍務剗除積弊方暑月諸司多所逮繫山量輕重出之無滯內將有浥井自渫民歌頌之遷陝西右參政嘉靖二年改浙江以父洪卒不赴五年起爲福建按察使福建故洪治所山聽斷公明法中行恩吏民思洪美山復歌頌之居二年遷江西布政使所至以廉靖長厚行士大夫聲又二年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以疏

苦河患乃根極利害著治河通考十卷初河南糧兌
小灘民弗便武宗時移臨清又弗使山建議移囘隆
運官受臨淸賄爲浮言山力持之遂爲定制伊王素
桀惴宦豎縱恣臨漳府有將軍祐椋者招納亡命剽
民財所至人皆罷市山具以聞請薄責王俾自新而
免祐椋爲庶人祐椋乃潛走京師誣山罪左降浙江
叅議稍遷江西叅政尋擢應天府丞十五年以僉
都御史巡撫四川明年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治
尚淸簡未幾召爲刑部左侍郎十九年進尚書時翊

國公郭勛以議大禮得幸驕僭不法爲言者所劾下
廷臣議皆觀望持兩端山獨陳其罪狀論棄市諸黨
附者以次具獄上內惜勛爲持其奏不下勛竟瘐死
獄中會當秋報上怒責山論讞後期免其官山即日
徹小車角巾就道發疾卒於利國監驛年七十三山
倜儻魁梧聲如巨鐘性孝友與諸弟析居自取敝廬
朽物而已與人語洞見底裏不設城府歲飢嘗折逋
券萬石以爲賑鄉人德之隆慶初詔復官贈太子少
保弘光元年禮部請賜謚不果今列郡學鄉賢祠

巖字瞻之初爲行人遷工科給事中遼東屬國詣闕
下訴其使者被殺巖奉詔馳至遼廉其實還言邊吏
貪首功不治將生邊釁遂抵邊吏罪諸部悅服正德
九年乾清宮災詔求直言巖條上視朝講學建儲及
斥養子番僧罷邊兵中市凡數十事言甚切至十三
年遣諸部使者四出督民逋負併及已蠲除者巖請
名還又乞遣大臣治東南水利先鑿白茆故道引太
湖水注之海上從其言久之遷四川叅政專理糧儲
尋奉表入賀道卒

王世貞贊洪像曰嗟于公一法吏子繼之復廷尉民
不寃用長世司寇吳考及嗣始爲郎旋正位慶之餘
衍來裔贊山像曰公之用法終始在寬及其究也以
法失官雖則失官其道乃完白帢單練以附梲棺天
王聖明還司寇冠

潘子曰徐志不爲洪立傳余嘗疑之豈以其父子榮
顯故抑之耶余先王母及繼母皆吳氏故得備聞其
遺事大約篤厚如萬石君明允如于夬曹實有餘而
文不足者也又覩王公世貞家所藏名賢像洪[illegible]

而既山狀貌魁傑並有閭閻侃侃之容余益以想見其爲人世貞之贊益不虛矣其累世鼎盛科名甲於郡中有以也

王哲

王哲字思德志行剛果有幹局十三爲諸生督學浮梁戴珊以國士期之弘治三年登進士授監察御史福建淸軍兼理鹽法時有以同姓被誣爲戍卒者百餘家淹繫累年一訊即出之十年巡按廣東南海十三都負固數爲亂鎭巡議屠之哲曰都戶不下萬餘

玉石俱焚吾不忍也乃率廣州知府輕騎詣其巢諭以禍福許自新皆感泣解散又每都立土里長以約束之卒以無事十二年上言凡有罪遷口外爲民者跋涉萬里風土不宜往往疾病道死是以家人聚哭如赴西市請自後兩廣及雲南貴州四川福建應遷口外者悉發近衞爲軍下所司議行之遭父喪去官十五年再按江西鎭守太監董讓怙勢驕縱至匿盜賊不以聞哲首劾其不法事上切責讓且以治盜事付哲哲嚴督有司遂禽渠魁賜敕獎諭時天旱種不

入土哲親錄繫囚平反數百人翼日雨是秋遂稔又善斷疑獄有大姓被盜誣其怨家賂鎭守欲實之法哲察其寃釋之鎭守怒衆亦以爲疑後眞盜出衆皆服民間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十六年遷山東按察司副使臨淸兵備有貢夷私市鹽哲請沒入之而給其直人稱得柔遠體正德三年進廣東按察使明年擢南京右僉都御史理操江事會江西盜起奉敕巡視南贛汀漳斥貪吏去苛政盜聞皆斂跡尋改巡撫以病乞歸正

德八年卒年五十七居家孝友卒之日貧無以殮子孫至不能自存人以此服其廉初豐城諸生雷禮有墓地爲勢家所奪訴之有司俱不敢問及哲至親鞫得其狀時勢家已葬哲竟令徙之而還其地禮後貴顯思哲之德爲具疏請廕其曾孫其官至兩浙鹽運使何喬遠曰哲善讀書尤熟於史嘗言說好話行好事作好人題所居曰好齋有好齋集十卷曾孫有功

有功字可大萬曆十一年進士授遂昌知縣興學校平役法祛弊一淸十六年兩浙大祲米價踊貴獨遂

吕以賑救有法多所全濟擢廣西道御史先後條上訓儲親朝恤刑諸疏皆切時務遣視陝西茶馬時西邊未靖經畧鄭雒詭奏邊寇東歸有功上疏發其奸欺因陳九邊利害甚晰雒震恐即日促寇去西陲以安寧夏叛魏學曾葉夢熊先後討賊多用其計謀擢改巡按廣東粵中素饒宦游者多自潤有功一切禁絕黜貪吏鋤豪橫尤留心庶獄所活以千計性節儉即與督撫宴會不過五六簋雜以腐菜而已還朝値上以軍政事遷怒譴臺省一時相顧莫敢救有功獨

上疏爭之未下會司禮太監田義有所求不應遂乘間中之與諸臣俱削籍卒天啓四年二月詔贈太常寺少卿有功孝友廉讓歷官雖久貲不加益而親黨待以舉火者甚衆人以爲不愧其先云

潘子曰實錄稱哲爲御史頗有風裁後撫江西時逆藩宸濠常以計去守臣不附己者哲白濠所宴飲歸而病或謂濠中以毒云而徐志稱宸濠畏憚投以鴆毒幸不死遂以疾乞歸踰年卒墓誌則謂其病實以憂勞所致考哲去官在正德六年而卒於八年九月則憂勞成疾之說果信耶余近從其家得其從孫鼎所記遺事云宸濠欲結婚於公公潛窺其有不軌志遂力拒之是歲夏杪宸濠宴諸督撫密置孔雀毒血於瓜上進公食之少頃煩懣口不能言至自投於井幸羣僚立救壓免頸耳上聞其忠令馳檄還鄉而究以毒發終悲哉然則中毒之事通國皆知之而墓誌作於宸濠未敗時故曲諱之耳誌又言公在江西有都司以贓革者福建林公俊來巡視復用之公不可俊怒移文語侵公公不以介意諭三司曰林公先朝

名臣處斷必不苟蓋偶未詳耳令再具事本末以請俊大悔悟即罷弗用因重愛公比歸賦詩贈別送之數程噫公之爲人豈特骾直自遂而已哉

沈漢

沈漢字宗海正德十五年舉於禮部明年世宗入立策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中官馬俊王堂自南京召至漢曰人君初政當愼刑賞重命令宦豎旣斥而復進端不可開竟論罷之嘉靖改元詔蠲四方逋稅漢言逋稅半出侵漁若倂免之則猾者生心請差別其

等以惠良民又言近日籍沒之貲不下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之不足上皆嘉納會南京風雷之變京師地震乃援漢五行志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其他言錦衣不當典刑林俊不當去位皆政體之大者五年進右給事中明年遷戶科左給事中李福達獄起詞連武定侯郭勛勛營庇甚力法司顏頤壽等反坐下獄漢上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幸之漸不可長國之大臣不可辱賊之妖妄不可赦於是權幸惡之坐罷歸歸二十年卒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

陸金

陸金字德如石里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工部郎中出知漳州府初至討禽妖賊有惠政士民刻石頌之嘉靖十三年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徐志云仕至福建副使誤）後家居貧甚足占守矣（二語本閩書）所著有石里詩集

何遵（本舒芬梓溪集 王鑾附）

何遵字孟循其先邑人洪武中以閭右徙南京遂隸籍江寧遵家貧父命之賈心厭之去為儒或言祿命不利遵笑曰儒固有利不利耶為諸生因學師策罰范滂母事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為滂大人能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九年舉進士吏部尚書陸完聞其名使子弟師之會選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也尋授工部主事榷木荊南下令商自百金下減三之一風木敗貲勿算入算者手實其數自識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比去遵不私一錢十四年三月武宗將南巡郎中黃鞏等疏諫下獄紅彬揚言鞏旦夕且死欲以喝止言者而遵已前上疏言淫祀無補敗亂且宗藩中有潛謀不軌者其兆已見

矣彬畏事泄遏弗進至是復與林大輅蔣山卿上疏極言彬怙權倡亂鞏等無罪願特賜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已受杖肢體盡裂越二日竟卒始遵草疏時家童前抱遵哭曰主縱不自計奈親老子幼何遵從容語曰毋多言歸為我謝大人勿令兒子廢學足矣遵死之日父聞工部郎有以言獲罪者即長號曰遵死矣夫已而果然世宗即位贈尚寶卿弘光中謚忠節同時杖死者有王鑾字汝和其先亦邑人洪武中隸籍錦衣衛正德中舉進士時流賊前平郡縣

瘡痍未復變作原治二篇大略謂今之賊盜皆由守令監司貪鄙是視撫按又樂其趨承罔覈實效以致浸淫潰敗故弭盜之本在禁奢立禮教敎懲貪而已吏部尚書楊一清異之補文選司主事持正不妄交遷考功員外郎朝退扃楗自防人罕見其面晉驗封郎中與同官張衍瑞等合疏諫南巡被杖創甚寢疾踰年卒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人物志五

明

盛應期 本名賢祀務文太史誌

盛應期字斯徵寅四世孫弘治六年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十年司濟寧牐啓閉以時令行者艦相銜進無得爭先官舟或挾私貨輒沒入之道路相戒無敢犯而中官大不便之太監李廣方貴幸其舍人販

私鹺南來聞應期令嚴悉投於水廣怒嗾其黨秦文誣以阻格薦新大不敬詔逮錦衣衛獄謫雲南安寧驛丞稍遷祿豐知縣祿豐古鎮琫地烏爽蠻所居俗獷悍習盜教以禮法弛捕盜之禁盜皆首伏化爲良民歷順慶府通判武昌長沙二府同知所至以公廉強直稱進雲南僉事分巡金滄洱海諸道景東土知府父子信讒至相仇殺乃縛其讒人置之辟曉以大義父子如初武定土官鳳英妻攝府與子朝鳴多行不法命應期治之乃出不意疾馳入其府母子慴服

因箠責其黨窮竟抵罪悉還所奪於民進副使時鎮守太監梁裕漁取無厭應期與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共裁抑之又建議封閉諸礦以絕禍源裕誣以他事與璞必登俱逮下詔獄璞坐拷掠死會乾清宮災言官論救得復職尋遷河南按察使歷山東右布政陝西左布政鎮守太監廖鑾恃內援張甚諸弟縱橫關中應期至首執其左右尤無良者用法剪除格其一切橫斂鑾銜之先是有勅織罽費鉅萬鑾乃檄取直應期發籍按得所支破已踰數萬明日詣鑾鑾方

盛氣以待應期出籍示之問所費如此度必有贏金今皆安在願以上聞鑾出不意內慍不能對惶恐詭謝乃已武宗將幸榆林衆懼闕供議加賦應期持不可命以丁糧差次輸金抵來歲常賦之數比至供億悉辦民不知勞扈從諸權幸氣燄薰灼撫臨重臣莫敢吐氣獨不爲屈有所請干皆裁以法時戶部尚書李承勛在行歎曰承勛自謂男子乃今知不逮矣明年遷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平六番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捷聞璽書褒諭賜金幣以母喪歸嘉靖初

復起巡撫江西自宸濠叛後寇盜充斥而彭蠡尤爲盜藪應期設軍巡徼立團保之法籍漁舟爲伍使互相覺察盜不能容於是平徭賦議賑救奏免雜調數十萬民賴以濟遷兵部侍郎總督兩廣軍事歸善賊李文積爲亂發兵討之斬首千五百餘人又討恩恩土酋劉召俘斬千計召赴火死而田州土酋岑猛尤驕恣不法應期謂猛怙惡弗勦絶之不可具條上用兵方略未報先是應期閱軍實知總兵及太監府占冒甚多悉勒歸伍又嚴敕其左右官屬不令暴横繇

是共爲蜚語聞於當事遂改工部侍郎督揚州嚴實奪之權也應期乃乞休歸歸四年河決徐沛郎家拜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應期奏治河四事曰疏曰濬曰築曰防詔許之乃率郎中柯維熊等先治舊河俾通漕而築堤障河之衝又濬趙皮寨白河以殺其勢乃議開新河起昭陽湖以東延袤百四十里役夫九萬八千時方冬月督責過嚴維熊等怨之陰嗾言者劾其非時興役困吏士冰雪中上怒奪其官凡七年以廟恩復職致仕卒年六十二其後朱衡繼之卒開新河爲運道永利諸所規畫皆自應期發之應期剛果廉幹負氣屹屹不肯下人體貌嚴重家居肅如官府而遇宗族故舊咸有恩禮

下世貞贊像曰是爲直臣於弘治爲材臣於嘉靖之世夫以君仁則臣直君明則臣材能一伸之而不能竟者何哉

劉鳳贊曰應期矯矯亢烈奮厲不顧身可謂貞孤絶俗剛愼有執稱社稷臣矣且其才沈密切至長於應變所辦護無不篤繕淹敝可推行少長於里中家大

人與共學董先生嘉謨所謂先生數推重其弟子人竊笑之已而竟立功當世今雖漸久聞其風想見其人尚有生氣而彼奄然取寵榮偷濫沒身無患者于志節何有奚益國家哉

潘子曰盛氏入國朝自寅父子而外無聞焉至應期始以功名著偉矣國史稱應期有膽智遇事敢爲自爲司屬時即以才幹聞然剛褊自遂與物多忤故雖所至有績效而殊不理於口晋城新河之濬實漕道水利應期剏議而撓於浮言蓋首事之難如此又言

應期既奏開新河因謬議紛起欲急於成功以杜衆口遂以嚴急興怨功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辛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夫新河宜改已有定論獨所謂急於成功者猶未免悠悠之口耳王世貞言新河奉詔以春和興功而公用便宜行事先期調發遂爲言者所劾夫治河者必以霜降水涸爲土功之候未有坐待春和者也而當時莫有爲之辨者然則汲黯發粟當首伏矯制之誅矣又何以稱社稷臣哉

陳天祥

陳天祥字元吉其先隸籍武功衛弘治八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授青州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遷西安府知府歷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天津兵備時流賊劉六等聚衆轉劫天祥嚴號令守要害獲渠魁及其黨七十餘人以功加太僕寺少卿時賊衆兵寡天祥請於朝命都督張俊率精銳援天津天祥與夾攻俘斬甚衆進右僉都御史賊平徵還巡撫貴州洞苗亂天祥發漢土兵攻破諸寨禽斬凡六千餘級捷聞賜金幣宣大有警命總督軍務會寇先遁進左副都御史改督陝西三邊尋奉命理閩浙鹽道過吳江卒於家天祥警敏有才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著

曹鏌

曹鏌字良金其先本吳姓有爲曹氏後者遂從其姓弘治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恤刑四川多所平反進員外郎性鯁介尤惡中貴人遇必折辱之坐是左遷東昌府通判時鎮守太監在臨清者尤

暴橫鏌卽抗章劾其罪狀因言伏讀詔書凡鎮守內臣非舊制者奏聞裁革臨清一州止有一衛官不滿十數軍不滿三千有一兵備副使以坐鎮其地矣守備之設尚爲冗濫何必又增鎮守以遺民患乎且臣府賦役繁重民財日空賣兒貼婦接踵於途加以水旱相仍盜賊並起公行劫奪莫敢誰何陛下卽位之初正宜加惠貧民以收人望豈宜留此冗員上無補於朝下有損於民中不便於有司伏乞勅兵部遵詔裁革召還內臣幸甚武宗從之劉瑾怒使人刺鏌陰

事無所得適有爲之營救者事遂得解遷與化府同知都司劉全瑾族也恃勢不法鏌舉案其罪降千戶已鏌擢湖廣僉事前去而全卽藉瑾力復舊職鏌聞嘆曰時事至此何仕爲遂乞休日與顧應祥文徵明諸人游爲古詩文質直不尚雕琢又工繪事於所居後積土爲山植桐其上自號桐丘鏌嘗爲一里人所侮置不問居數日其人當受役縣官而鏌適爲鄉飲賓縣官問其人家貲鏌具以實對遂得免其人愧服嘉靖中卒年九十三

王守

王守字履約其先本章姓世爲酒家父從郡中爲王氏後遂冒其姓守與弟寵俱師事西山蔡羽性篤謹容貌敦重動止皆有尺幅委蛇可觀嘉靖五年舉進士授南昌府推官選爲給事中當張孚敬用事與言官相爲水火而守獨能得其意衆亦不以爲嫌也疏陳六事皆次第施行久之積資至卿寺迴翔兩京進都御史巡撫鄖陽收理舸道及召還臺事皆無可見而寬簡有令望務以清靜爲治未嘗喜事有所變更好潔修論議無所假借愼於接對非其人不交鄉人有自微劣得淸華者轍不與一刺性友愛弟寵才名過於兄而守雅自重不爲表暴善筆札有集若干卷黃魯曾曰君詩宗盛唐五言律不減王孟風格自薛君采顧華玉二人外莫之識且重也其於奉餘有二疏之見日具酒殽不遺後人以爲妖狂之費蓄吳俗淺躁君韞藉端厚嫺哉其救劑云

劉鳳贊曰風之愉也非士能以討才辨智惑亂之也亦在位者不能自持故無所磨厲而使漸靡日以潰

壞將誰咎哉今其流渙渙踵相接於道假以詩請寄者不可勝也昔聞守之言云但謹謝客孤立直行已意保無過咎何以多游從在所嘗滿問遺遍存之使賓客縱橫亂天下國家爲

周用

周用字行之少有異質既長辭家力學寒暑不解衣弘治十五年舉進士授行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事中遭父喪訖補故官遷廣東參議嘉靖初歷浙江副使山東臨淸兵備副使進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

政使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事召還四遷爲南京右都御史改南京工部尚書又徙刑部會九廟災自劾免又五年以薦起爲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未幾入爲左都御史又二年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恭肅初用之再爲南給事出於自請已武宗遣中官迎大寶法王於西番用上章力諫又論倖進諸大臣及江西鎮守太監不法事侃侃出北臺省之上在廣東山盜起用監軍龍川禽斬九百餘級故事嶺南捕賊首功千以上者升奉一

級用不妄殺又以餘功讓同事者故不及格受賞而已河南大饑發內帑賑之用自請攝汝寧分守事躬行阡陌戶署賑字令民自賫以來即出所貯米物給之於是民沾實惠里胥不得爲奸所全活甚衆在南贛有劇盜久不獲用察其黨有悔悟者召至諭以禍福結以恩信遂禽斬來獻用以治盜當塞其源乃汰贓吏緩徵科撫流移踰年盜遂屏跡在南工部有所市物吏受賕率先給直而故緩其入黠賈因以爲利用令民得自輸物輸已立予之直弊遂絕吏部自嘉靖初郎中專用事尚書至不暇有所可否而侍郎相顧以禁不發言爲知體而郎中者其智力困則盡以任吏用至有所舉措必謀之兩侍郎兩侍郎亦樂爲之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屬吏不得上下其手會大計以勞致疾既革徐文貞階來候竊問其子寢食狀用目且瞑遽呼曰見母及外事其不亂如此性孝友博綜羣書尤深於易禮能古詩文詞旨典則兼工書畫所著有讀易日記及文集十六卷今列鄉賢祠

潘子曰國史稱用端亮有節操王世貞以爲公有文行誼而秉憲握銓天下想望風采凡再司內外察見斥者不能修怨當是時貴溪分宜二相勢交軋公處之寬如也可謂高朗令終者矣又贊其才不見長善無近名力雄萬夫外若不勝而何喬遠則云爲人肅括不落時態數言盡之矣余少從公家見其筆札丹靑慨然嚮往及讀所爲鹽法河渠二疏乃知公政事文學有大過人者雖謂之未竟其施可也

顧鼎

顧昺字仲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將樂知縣縣雜戎伍獷悍難治昺至申明約束皆畏戴之入爲刑部主事時方議大禮昺上疏不肯附張桂坐奪俸乃以母老請改南京遷汝寧知府汝寧多宗藩大姓俗好伎刻昺鎮以清靜政化大行後引疾歸先是昺去將樂士民思之久而不忘乃立碑縣亭以表其德至今縣有顧公祠焉嘗作忠孝經傳注藏於家孫大綸事母以孝聞爲詩有雅裁

毛衢

毛衢字大亨少好學求師不遠千里舉嘉靖二年進士授浙江太平知縣調永康俗勁悍前令爲民所訐坐繫獄衢至縛訐者至階下杖殺之乃覈事奸民震恐邑中大治遷刑部主事時大禮議起上怒言者切直下法司論治衢上章爭之竟得釋久之擢四川僉事進提學副使所獎拔多知名士卒於官衢性伉直所至禁戢强暴甚有威惠工文章操筆立就初爲諸生與華亭徐階並爲督學御史蕭鳴鳳所識衢雖功名不及階而政幹稱於時云子圖南壽南並舉進士

壽南字字徵爲山陰知縣時浙東諸郡均徭害滋甚壽南建議永折遂爲著令又築堤塘濱海以捍海潮民賴其利壽南子以烓以焞先後取科第並有文名

沈啓 系季之

沈啓字子由正德中領鄉薦凡七舉至嘉靖十七年始成進士授南工部主事世宗幸承天計水道當出南京將具樓船以待又恐上或從陸徒耗金錢尚書周用以問啓對曰召商庀材於龍江關急驛偵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大舟而歸直於商不舟而歸

特於商無難也已而上果從陸中官請修孝陵意以規利啓與錦衣朱某往視諷之曰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之當奈何朱某色變見中官具道之乃飾壖垣以報先後所省以鉅萬計改刑部累進郎中出爲紹興知府會稽新昌蕭山三邑田與賦左啓爲平其額而殺之令輕而易完時巡撫朱紈嚴海船之禁有豪紳陰爲奸民地以啓能得紈意而解之持美遷啖啓啓不聽遂深銜之尋遷湖廣副使督撫侍郎張岳討黑苗寨屬啓紀功時官兵多縱殺

邀賞啓令獲生口與斬級同自是全活者衆又有卒挾一首曰此黑苗酋也啓曰黑苗酋久知名此年少必詐也已而酋果出掠告大賢之上其功然竟坐絀興時事罷歸而朱紈亦被陷自殺啓歸絕口不言官事築室仙人山以著述自娛久之卒年七十八啓身若不勝衣而神釆高朗博覽羣籍凡陰陽律歷五行水利之學靡不研究嘗爲詩陸師道評以爲古體沈著近體明雋所著有南厰南船二志牧越議略吳江水利考及家居諸集數百卷子察字體中博雅能文

自左氏離騷而下多所擬作舉嘉靖十三年鄉試早卒有少虛稿孫季文字少卿萬曆五年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久之不調二十年始進都水司郎中督理南河尋遷陝西督學副使又三年轉福建督糧參政出納有法攝布政事一以仁恕爲本而祛弊不遺餘力（以上數語本闕書）先是閩以倭警增賦季文悉釐正之二十六年遷四川按察使時播州用兵調發旁午季文積糧製械具有勞績播州平獻俘所條上征討時日地里多淆亂不堪宣讀適季文入覲兵部暮夜往

叩之季文援筆立書三鼓而謚覈之原奏不爽人服其敏二十九年遷山西右布政改山東左布政時以備倭故增餉至五十餘萬季文曰倭去矣安用重困民汰去二十四萬時太監陳增馬堂輩並爲暴季文建議以包稅請從之山東兌運惟臨清德州小灘爲艱乃議官斂解酌遠近折錢粟量豐歉爲規制不以煩民三十三年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會河決大[illegible]朱旺口役夫十八萬經費不給季文以河南歲輸臨清二倉米頗充溢二倉米直八錢而河上米價纔三

之一請以沿河州縣應輸二倉者留萬石以八千金輸之則河工可濟國儲無虧上許之兩河旱蝗請蠲賑煮糜墾荒積穀民賴以濟又以稅賦無法條上三事曰稅富民不稅貧民有官稅不宜有私稅徵有稅之稅不徵無稅之稅疏入悉報可兩河兌運在臨清德州者悉如山東法行之著爲令後二年詔建福邸於河南府計費且四十萬季文曰加派則兩河疲困協濟則隣境兵荒乃議留料價諸課及括庫金佐之故役竣而民不病三十六年以疾乞休踰年卒季文

值歲祲嘗發粟三千石以賑鄉人其在河南嘗貸官錢千計易粟至吳下平糶邑中至今德之

張源

張源字連卿嘉靖元年舉鄉薦歷寧波懷慶二府通判有清操世宗崩遺詔至縣源扶疾哭臨如喪考妣越三日以毀卒年八十八後督學御史耿定向命祀之學宮源有至性事母孝撫孤姪有恩

顧曾唯

顧曾唯字一貫同里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金華

知縣縣故倚郭里甲困於供億曾唯悉裁冗費民甚安之性廉明庭無留獄倭寇溫台有自馬嶴嶺入永康武義境者曾唯督民兵守要害倭不敢犯縣學素隘爲買地拓之遷監察御史巡按廣西先是安南貢使至者或十餘年不遣曾唯言遠人內附當以德懷不宜久畱使者失信遐外上從之湖廣歲供廣西餉多後期輒以洞庭風波爲解曾唯以衡永諸郡接近廣西道路交通奏請直達人以爲便宗室有犯法者抗章劾之自是豪右屏跡以大父年高請告歸嘉靖末吳中屢中倭又苦水災曾唯條上禦倭策及賑荒議多見施行鄉人賴之性友愛推故廬與族人共居至四五世猶不改云所著有西臺奏議易說及詩集數十卷今列鄉賢祠

周大章 弟大韶

周大章字一夔邑人多好經術而大章獨明兵法嘉靖三十一年舉於鄉明年三月倭猝犯青陽港知縣楊芷請爲參謀部署子弟以飛艦斷其上流斬首十八級生禽五人吳人始有戰志三十三年六月倭自

崑山掠閶門南下大章以輕舟邀之斬首十六級明年正月復禦之平望斬首十一級當事偉其功先後賚以銀幣並辭不受巡撫周珫數訪以兵事檄守朱涇踰年乃罷論功當授官大章以養親辭上曰孝既可嘉忠亦難泯乃官其子崇仁蘇州衛千戶世襲後大章謁選爲餘姚教諭會瑞安被倭患吏部遂以大章知瑞安縣縣城庳陋乃鳩衆築城九里門皆有樓周以雉堞倭不敢逼卒於官大章才筆奇恣有文藝集及禦倭賦略弟大韶太學生嘗從大章參謀幕府

立功海上尤精水利之學萬曆五年巡按御史林應訓議開東南水利引大節與共事首疏長橋兩灘以通十郡之咽喉繼治白茅吳淞七浦諸塘以泄太湖之下流淤者去之淺者濬之而於田間隄岸尤極修舉十年秋颶風淫雨湖海相連不數日水患卽平不爲災大節又條上浚河之策於當事略曰東南水利源者太湖委者三江諸浦瀦者湖泖洩者溝港河渠海能受水爲百谷之王修治之大綱昔人云在開河在築圍在置閘在今日則築圍爲先開河次之置閘

又次之然常鎭爲上流不疏則無以清其源蘇松爲下流不治則無以導其歸故必增二壩復五堰使西北之水入於江浚三江通諸浦使東南之水入於海時不能盡用今所傳者有水利節略兵家緒言凡數十卷

人物志六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明

孫從龍

孫從龍字汝化少警敏凝重時有倭警書舍多窺伺從龍反身面壁而讀人以此知其不凡隆慶二年舉進士授行人遷刑部郎中錄囚廣西多所平反尤加意於永戍曰古者罪不孥況世世乎一人負冤災及

子孫是重於大辟也然法比精密主者不能與出知廣信府廣信當孔道素苦供億從龍力行儉約減常費大半永豐舊有礦盜嘉靖間封禁諸山設巡司守之從龍議移鉛山把總於桐陽省巡司弓兵以益餉又坑兵以餉薄多虛籍從龍以爲増餉不若汰兵而實給之皆報可自是諸山無盜警遷江西副使申飭郵政省金錢二千餘偶閱陶靖節集慨然引疾歸生平學問得之易爲多王世貞尤推服之著彖疑內外編卒年六十三今列鄉賢祠子履恒萬曆二十二年舉於鄉終博羅知縣好言兵事有武經商隲數卷

潘志伊

潘志伊字伯衡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定州知州州號衝疲丁糧外舊有門銀千兩志伊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安用門銀爲遂罷之達軍數千自成祖時內徙設都司領之桀驁難制志伊曰華夷均赤子軍疆吾民治勿貸民有訴闘者亦繩以法境內大安轉南京刑部郎中以憂去萬曆二年起爲刑部郎中先是有指揮周世臣者故慶雲侯壽之裔孫也居東

城小巷家止一婢曰荷花世臣夜爲盜所殺（按實錄及馮少墟集俱書劉世臣先習亂不遇紀事獨作劉偉不知何故今從實錄諸書）巡捕張國維坐事任奉乃執其奴王奎誣以與荷花奸謀殺世臣下法司訊志伊曰疑獄也姑緩之會左侍郎翁大立署部事國維以獄未成奉不得復陰結大立左右爲言司官受賄匿獄大立信之促具獄志伊持不可强之乃請移他司會勘而他司郎中徐一忠等承指擬奎等俱辟是秋當决志伊力爭得止四年冬恤刑山東遂不得預部議而奎等竟决矣尋出知九江府而京

師獲大盜朱國臣等自言殺世臣者我也奎等因無
與於是給事中劉艮寅等劾大立失入之罪坐削職
而志伊亦降補陳州知州歲大祲發廪賑救出所節
省丁糧千金全活甚衆十一年稍遷知南康府宋白
鹿洞書院先爲當事所毀學田三十餘頃悉廢志伊
力復之又五年遷按察副使袁州兵備會歲旱米貴
民采蕨食志伊預計倉庫之羨酌被災輕重差次給
之民始獲甦十九年遷陝西行太僕寺卿甘肅馬政
久弛志伊親閱馬高下定儲盈縮綜覈有法人不敢

欺二年改廣西參政初志伊在陳州州人好盜有諸
生掠其族孤寡志伊以白督學孫丕揚丕揚怒釋諸
生不問而內嗛之至是爲吏部尚書竟以考察論罷
猶坐王奎舊事云所著有山東問刑條議不遇紀事
諸書子錫祚字永甫以貢士爲撫寧衛經歷考滿當
貤封上章力辨王奎事爲有司所格遂不受封還澂
廣布政司理問卒於官好古博識在撫寧著南陽開
荅策遼事如指掌焉
吳允夏曰公以陳州時曾持正忤學使者已而受

者晉冢宰掌計事据拾王奎舊案中以考功距爲郎
時已三紀去被論時亦十有八年矣論之後京察者
三外計者四忽爲索瘢世有此黜幽之典耶按乙未
主計者爲富平孫丕揚及考功郎薛時馨所去取頗
違公論今以公一人徵之益信
曾孫檉章曰少時讀先大參所著不遇紀事至王奎
一獄不勝扼腕曰甚矣執法之難也謹按神宗實錄
云王奎罪案未决刑部署印左侍郎催該司郎中潘
志伊速結此獄志伊以獄情重大請委官會問乃委

郎中王三錫徐一忠研審而王奎與荷花盧錦俱坐
凌遲萬曆四年十月處决矣後禮科給事中蕭彥劾
云王奎之死起於巡捕把總張國維之妄拏而成於
刑部侍郎翁大立之輕信潘志伊請多官以爲已地
似有規避之情王三錫徐一忠既會問而漫不參詳
不無扶同之弊俱下部覆上以翁大立率意議刑有
傷好生念已去任弗其原職張國維遣戍潘志伊降
一級徐一忠王三錫調外任此當日得罪始末公不
過爲法受過已耳焉時可紀事云左侍郎翁大立自

南來有親族數十人寓京師張國維徧賂之國維亦自至涿州迎侍郎侍郎問京師有何事國維曰事在邸報小人不必言獨部中有逆犯王奎等司官將反其獄人心頗不服非指揮所敢言也於是翁之諸黨盡言王奎鉅富持數萬金行賂非即決之無以厭衆志翁遣信之署部文日即語郎中潘志伊令速成獄志伊力言三人之冤翁大怒曰汝受奎賄耶再三強潘問潘必不可請移他署會勘翁乃命他署郎中徐一忠王三錫等會勘一忠等復猶豫不敢書獄翁大

詈一日四五趣辦稿諸郎揣堂官意堅爭之無益尋奏當成荷花王奎俱凌遲盧錦斬命下即決又四年而始得眞盜乃故宰夫朱國臣也時可所紀得之見聞頗眞但命下即決一語尚非事實考甲戌乙亥兩歲審決皆以公力爭之故得展期迨於丙子公有恤刑之行是固奎等命卒之日也然以公於此獄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耳而亡承大計猶摭微文以快私忿孫公之量於是乎不弘矣近閱天啓邸報得先大父所上訟冤書詳明惋惻爲之涕下而科臣抄參直以年遠難明已之噫後生新進耳目不廣近且弗察遠於何有使非國史大書特書則先公明允之績終湮滅而不彰矣可勝嘆哉

袁黃

袁黃初名表字坤儀邑之趙田人地與嘉善接因入籍嘉善家世以醫顯父仁字良貴有詩名工書法黃少負逸才於三乘四部星雒之書無不研究聲譽籍甚萬曆五年會試擬第一人以策譏權倖不果十四年始成進士授寶坻知縣二十年擢兵部職方司郎

中贊畫東事訪求奇士得山陰馮仲纓吳人金相置幕下是時倭酋行長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朝廷所遣辨士沈惟敬三入倭營議封貢罷兵行長許之使小西飛等來與大將軍李如松約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黃以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黃問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特寵桀驁靳有寧夏功加提督爲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東封

之續而東甲以還乎彼必詐唯敬借封期以襲平壤
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
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兩
有之黃曰善正月如松果襲平壤入之所部遼兵割
麗人首以獻功黃面數如松以襲封殺降之罪如松
大恨與贊畫郎中劉黃裳比而媒孽其短會如松乘
勝進取王京遇伏大敗於碧蹄館退保開城而倭酋
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宋應昌
時駐定州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於黃曰

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藐行長而貳於關白
願與金相借使可撼而間也黃以告應昌應昌乃遣
仲纓往清正營軍容迎之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
强不知天朝法度汝故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
年汝輩世世陪臣也汝敢慢大朝忍遂忘故主乎清
正者薩摩君之弟爲平秀吉所畏故仲纓以故主動
之清正嚙指曰唯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巨州名將
故主之介弟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
彼以一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而汝雄踞

海濱自甘牛後心竊恥之且持此安歸乎今與我定
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勿令册封盛典出自
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請奉教解所
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王子陪臣謁仲纓
叩頭謝訂期歸國明日自王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在
也金相度黃裳輩內忌之必且以通倭坐仲纓爲中
黃地於是率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
師殺倭九十餘生禽其將葉實仲纓歸黃裳果以通
倭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遣其幕客乃

止而如松以十罪列黃黃遂中察典免仲纓相亦坐
廢黃家居講道著書從遊者甚衆嘗作立命說導人
改過遷善深有裨於世教初黃爲張居正客居正議
正樂依古法造密室三重又依蔡氏多截管以候氣
不應使黃視之曰候氣之室宜擇閒曠地今无礙叢
積則地氣不至一不合也外室之牆宜入地三尺二
重木室入地一尺六寸三重木室入地七寸六分今
皆不然僅可囿地上之氣而不可囿地中之氣二不
合也室三重各啓門爲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

內復以子所以反覆而闘氣也今皆而午三不合也聲氣之元寄之象數必有自然之理今所截衆管大小不倫四不合也天之午常偏於丙二分有半今日圭所測是也地之午常偏於午二分有半冬至候黃鐘之管宜埋壬子之中位一而已豈可多截管乎五不合也居正如黃言擇地天壇之南隅候之飛灰果應居正大喜欲屬以正樂之事黃請先改曆法語不合遂謝去黃嘗受曆於長洲陳壤其法本回回曆而以監法會通之更定歷元糾正五緯號爲詳密有歷

法新書行於世黃卒後東事平錄其勞贈尚寶司少卿子儼字若思亦有文名天啓五年進士授高要知縣未幾卒

吳默

吳默字因之兄之勇以經學名諸生間默獨好靜悟讀書古寺毋衛凡夜行明發復危坐嘗受學於王龍谿先生識文遂大進萬曆二十年會試第一授兵部主事以憂去二十七年補禮部累進郎中三十一年遷尚寶司丞又五年進少卿舊制符卿班在詞臣前

已漸失其初默毅然建議復之[illegible]爲非默[illegible]雖違衆禮也貽書任復數四卒不肯因目爲吳鐵[illegible]改通政司參議歷左通政四十二年擢太僕寺卿天啓初以病免默性伉直數忤當事意立朝最凌然時論高之每會推必首及云初吳江知縣劉時俊去[illegible]與默相識會時俊以漕卒鼓譟爲淮撫李三才所劾默方在京師聞時俊賢爲白于河南道御史御史出彈事示之默嘆曰爲百姓受過此令所以賢也復爲訟言於朝吏部尚書孫瑋竟用默議奪時俊奉二月

而已然默卒不令時俊知也李三才素以梟雄任數自附東林默一見即上疏首發其奸人以爲過後三才以貪敗乃服其先見晚徒家吳門遇民間利病多所建白上官知其無私每敬聽焉故事秋糧有南北兌南軍尤黠悍往往南浮而北縮默請爲[illegible]十分之中南居一分五釐六毫勒石通行值歲祲首倡減價官糴里人德之然默廉而傷刻持論不能容人之短舊輔臣申文定公素寬厚子姪多驕縱與默比隣畏其譏議遂相戒敕不敢爲非默所獎拔如文公震孟

姚公希孟皆有人倫之鑒相與激濁揚清吳中士大夫皆嚴憚之邑先賢徐公師曾孫公從龍杜公偉宜祀學宮以子孫貧窶檄久不下縶召主案吏叱曰爾力能持憲使久曠祀典不能持乃公呼左右杖之吏大驚謝去檄果下崇禎中卒年八十七

沈瓚

沈瓚字孝通一字子勺漢曾孫也兄璟見文學傳瓚少沈晦父兄皆以爲不慧年十三爲文思理秀茂兄璟驚喜擊節由是知名萬曆十四年舉進士授南京

刑部主事進郎中斷獄務從平恕出爲江西按察僉事居二年乞身歸年僅三十七耳性耿介未嘗以竿牘入公府有年家子爲家奴所陷坐重辟瓚知其枉爲白之縣時知縣劉時俊淸嚴絕請託素敬瓚爲立出之且露封馳荅曰使百姓聞吾過其見重如此三十六年大水條議蠲賑瓚力爲多家居十八年撫按交章薦起補廣東僉事甫入境疾作遂卒瓚孝友剛愼人無賢愚禮接如一治家有法自奉儉甚即宴客取不廢禮而止然能周人之急立義莊贍其族人事兄璟如父璟沒衰絰爲位哭之極哀廡叔佐坐寃獄悉力營解又撫其遺孤分產之半與之卒後十年士民祀之鄉賢路人旁觀有泣下者

史玄曰始瓚兄璟通解音律居家不廢淸商之樂課訓二子嘗蠶跡失業瓚方壯去官自爲塾師親教子弟一門之內璟聲伎自豪歌舞接席而瓚從容問難詞旨精微如此二年篇章滿家其質行如此

沈琦 弟琥 珣

沈琦字仲玉漢曾孫少孤即有成人之度訓二弟琥

珣蕭然如嚴師萬曆二十三年與琥同舉進士後十年珣復繼之時以爲榮琦初授淄川知縣稅監方恣橫守令觸之立碎琦將至先自上官曰彼來琦必不令得志請以身當之又宣言於吏士曰母老身病方借此求歸耳稅監聞之逡巡不敢入境民有訟者片言立決或笑而遣之凡二年閒惟一囚坐贖後徙高陵三原其治一如淄川入覲還託病臥除令健卒四出譏調稅監用事諸務隨置之法皆駭伏不敢動以禮部主事徵入尋卒琦長於簡札尤工案牘在官不

以掌記自隨人服其才三原淄川竝祀之學宮

琉字季玉初爲鳳陽府教授轉南京國子學正久之始遷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知東昌府爲政清簡擢山東按察副使萬曆四十三年山東旱蝗大饑巨盜劉好問等聚衆爲亂僚屬畏禍各託故致事琉兼數篆發廩賑給禽盜魁斬之招集流移置常平倉立義塚大年麥大熟乃乞致仕歸琉好禪理少時欲爲僧兄琦禁之乃止每之官必輿襯自隨布袍蔬食即奉金亦貯庫不入署舍家既貧官刑部時値吳中大

祲諸子皆緣岸采蕪菁煮食自給平生不交公府神宗升遐始自山中至縣庭哭臨百姓聚觀以爲古人

珣字幼玉初授中書遷監察御史巡按貴州轉福建叅政三遷至山東左布政尋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議增兵設防及戢劉與治亂軍具有方略俄被劾免卒珣有藻思善淸談而內行甚修世稱三鳳史玄曰琉神理高潔鳳舉鸞騫瓚懿和汎愛冬日之日兄弟竝爲令名所宗也

孫養正 本圖書

孫養正字聖功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精聽斷訊獄得情嘗設善惡二籍朔望令保甲條報民間事備書其上亡得譏語異時有告訐者取籍視之具知其人本末攝莆田事時詔蠲是年賦額十之一吏具牒槩徵吒曰壅天子德意令百姓困誅求爾輩罪足贖耶竟如詔書亡何卒官人咸惜焉

潘子曰養正之行誼他未有所聞也而其政蹟見於閩書者已章章如是夫士居鄉如女服官如婦苟所婦之家以爲賢斯其家亦從而賢之矣余於邑中諸

先賢頗采方書官志以補鄉評之所不及皆此意也於養正乎何疑焉

陳良模

陳良模字範卿萬曆十年舉於鄉授涪州知州徙巴州有循良聲轉慶王左長史遂歸性仁恕在涪州値楊應龍反遠近震恐良模輒寧彌縫州用不擾州有石梁亘江中百餘尺相傳水中二石魚見則爲祥良模至石魚自出人謂惠政所感在巴州嘗春月郊行以民方飼蠶惡鼓聲乃潛行去鼓吹戒吏卒毋得入

民家雅好吟咏既歸自謂獲有田園之樂益涉獵書記鄉里皆貴其名行

趙士諤 從子膾

趙士諤字蹇卿寬之從孫萬曆二十九年舉進士授會稽知縣政務清約有以卷軸爲壽者命藏庫中明年復進則出而懸之從此遂絕首捐奉浚淤浦數十里溉田萬餘畝邑人名曰趙公浦奸民妄言富盛禾昌有礦金稅監將采之士諤以宋室諸陵所在力持不可乃已後民思其德立祠祀之縣多豪猾士諤悉

繩以法曰令或不如意則改一教職去耳將奈令何繇是人皆斂手不敢犯士諤初至會稽四年之中辰出酉入強力不怠四年之後出即旋入或竟日不出邑中號爲無事凡八年始入爲職方司主事久之以薦調吏部考功司改文選累進郎中萬曆四十五年主京察上疏言論人不貴刻而貴眞用法不難嚴而難當服官以操守職業爲衡兩者有議必黜若舍是而南北東西橫置於胸中虛公既失蕩平何期尚書鄭繼之深以爲然是時黨議紛起臺省攻甚士諤曲意調停所保全者甚衆嘗歎曰昔爲外吏行止得自恣迨居銓司百不能如意但屹然中立耳遷太僕寺少卿會遼東用兵戶部議折俵馬借庫金以佐餉士諤爭之以爲折則馬空借則帑空乃止明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宣府額兵八萬素多虛冒而是時急徵兵援遼宣府獨倍於他鎭士諤三上章力持之未報會總兵劉孔胤老耄恇怯致營兵譁於鎭門士諤乃宣所上章諭以朝廷威德戮其渠以徇尋引疾歸臨行猶上言張家口爲宣鎭咽喉非重兵戍之不可

其後喜峰失事寇入張家口宣府連歲告急人始服其先見士諤內行修潔既罷官歸日課子孫讀書蕭然如諸生時不輕謁有司惟邑中大利弊如賑荒均役諸議皆其所建自作詩文落筆眞率如其爲人從子膾

膾字任卿有才武而暴悍以武舉爲金山水營把總尋掌寶山營事被劾革職崇禎九年流賊犯安慶巡撫張國維拔爲守備屯太湖十年二月賊東下膾扼兵嶽之王雞飛灘遇賊三百餘騎擊却之斬二十餘

叙追奔抵通湖賊以百騎來山前挑戰㕑據山爲營
而遣千總楊國鎮等以銳卒二百赴之射殺賊渠數
人而賊潛從山後以千騎襲膺營膺力拒之手刃十
餘賊以衆寡不敵被執矜降不屈遂遇害部下李池
等皆格鬭死事聞贈指揮同知予孫世襲總旗仍令
太湖建祠祀之膺少孤貧家世業儒膺獨戲取郵中
羊學騎剡竹爲弩矢射籬邊燕雀以爲笑樂人咸目
爲狂及年四十仗節死義聞者莫不壯之
潘子曰故老皆言趙公不爲赫赫之名而有皜皜之

節其人蓋寬然長者也公冢孫瀚有文行隱居教授
與余善嘗從問丁巳京察事云時王計者爲尚書鄭
繼之老矣吏科徐紹吉河南道韓浚皆輕險銳意以
鉏擊東林爲風采公自田間來一主虛公多所救正
如孫公慎行等皆賴其力得全而於王之寀事尤多
苦心世莫知也王之寀者以持梃擊獄忤神宗意欲
罪之而患無名欲以計典錮之紹吉等覘知上指以
語公公謝曰以銓司黜陟之典爲奉行中旨之具是
亂首也不可而之寀素無行自揣必不免私詣公跪
請之公正色叱曰君自號正人奈何惶怖失度若此
獨不愧於心乎之寀自是淡嘆之矣然考察疏卒不
及之寀疏上上令中官讀之無之寀名遂留中署都
察院李誌聞之乃於拾遺疏列之寀貪酷故事拾遺
止四品以上而之寀以主事預亦僅見也拾遺疏既
得旨下部明日考察疏亦下公當具覆乃引浮躁例
坐降調上特批著之寀職仍奪誥命皆非公意也公
所謂居銓司百不能如意者蓋不特一事而此尤關
職守之大者故詳著之

周道登

周道登字文岸少有器識儀觀甚偉萬曆二十六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性恬退留心典故以獨立
行意故十年不遷官久之始爲國子司業少詹事泰
昌初以禮部侍郎攝部事時連遭大喪典禮殷煩道
登拮据劬勤皆有條理後請告適魏忠賢用事遂削
籍家居思陵即位首重閣臣之選上自祝天取會推
諸臣姓名貯金甌中卜之得錢龍錫等六人道登與
焉乃即家召爲東閣大學士既至首陳二事曰守祖

制曰秉虛心円貢實敎上皆嘉納尋以耆斋平推恩
輔臣加道登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居官廉慎自將以
不善附和爲黨人所嫉會選庶吉士道登所取朱統
鈽本南昌宗室御史任贊化等交章論其違制道登
坐罷然統鈽實有文行事竟得白道登事兄如父門
庭肅穆篤於親故不妄交接遇水旱有詞祈禱道登
亦避居郊墅爲民請命然恩怨太明論者或少其量
焉無子以兄子振孫爲後
潘子曰公爲相僅踰年卽致事去其入告動以法祖

爲言而統鈽之選庶常反以違制見譏何哉夫祖宗
朝未嘗有宗人入仕之禁而有司奉行過爲拘制自
四民之途旣開宗室有才藝者始蒸蒸嚮用而、不
使入中秘備顧問何示人以不廣也若謂同姓不可
當國則唐李適之宋趙汝愚伊何人哉然則公之得
罪正以其守法非違制也公於先大父爲外兄弟故
得備聞其遺事要之救時之略或非所長而淸嚴戇
直以視古之大臣亦無愧矣

人物志七

邑人潘檉章力田輯

明

周宗建

周宗建字季侯恭肅公用曾孫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武康知縣兼攝德清三年調仁和遇事明決剸斷如流他邑有疑獄爭請詣宗建一訊即白時稱神明天啓元年以卓異擢監察御史時保母客氏與魏忠

賢居中弄權外庭猶未覺也宗建首上章請止客氏入宮明年因雨雹之異極陳忠賢奸狀章三上忠賢恚恨至欲削髮爲僧以激上怒賴閣臣葉向高等申救僅坐奪俸四年上欲遣太監劉朝視關門軍如古采訪使宗建力言三不可九害遂得已巡視光祿所裁省以數萬計會聞父喪歸而都御史楊漣左光斗等相繼劾忠賢罪皆引宗建疏語爲証漣等旣下獄死忠賢恨宗建刺骨其黨曹欽程舊令吳江素不快於宗建乃誣以在仁和時贓罪并連及同邑吳煥坐削籍聽勘忠賢又僞爲稅監李實疏糾撫臣周起元等竄入宗建名矯詔逮下獄拷掠備至竟不勝酷烈而死崇禎初贈太僕寺卿諡忠毅宗建家居時值邑中大水爲請折漕米一年當事者采其言上聞竟報可邑人德之所著有詩文奏疏若干卷

吳煥

吳煥字文叔洪之曾孫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海寧知縣三年調仁和以憂歸天啓二年補內黃考最會曹欽程誣奏周宗建罪以煥其同鄉又相代爲仁和

令疑有奸私事下所司按之無跡而宗建復坐周起元逮下獄死崇禎元年召煥爲監察御史首發太監崔文昇罪惡并及欽程上怒繫文昇於馬房其黨伏宮門大哭聲震御座命執首事二人及文昇各杖之百發孝陵淨軍而煥疏留中已補牘請乃下吏部議欽程罪命自今有留中者皆補牘取上裁時詔撥三朝要典詞臣孫之獬涕泣固爭以爲不可煥抗章駁正之獬竟坐廢尋出按陝西時秦中大饑邊軍多去爲賊攻掠西寧漢中勢漸長有司畏罪不以狀聞煥

逞疏斜游擊龔其勝等王撫縱賊又請鄖戰死于德王佐百戶劉爵皆報可踰年改督遼餉而流賊益橫諸將不能制往往旋撫旋叛皆如燠所料五年以病歸久之起爲湖廣按察副使不赴卒

潘有功

潘有功字臣伯天啓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五年遷職方司員外明年晉郎中素習武事及在樞曹以練達稱擢爲陝西叅議至則攝關內守道事七年八月流賊犯渭南有功

奮曰渭南富庶且當會城之衝萬一不守全秦動搖矣遂單騎馳入城衆以賊新盛請固守有功曰不然其鋭何守之能固鬭賊勁惟塘馬近在二十里外而老營遥爲聲勢若殲其塘馬則老營不戰走矣下令蓐食夜四鼓戎服乘馬而出軍民遮道阻之不可乃躬巡諸營勉慰之皆踊躍直前襲賊斬百餘級比曉賊大奔潰無何從靖鹵道以賊屯塞邠州乃南趨鳳翔而賊復阻汧隴月餘聞北道稍通復改從北會叅將湖國忠之官鹽塘即與俱行十日抵涇州城新破無人野宿郊外會賊騎大至登山自守凡一晝夜衆皆饑困已乃結隊前行遇賊伏衆驚潰有功墮馬傷脅崖得至官會冬防方急羽書旁午力疾視事八年二月始解嚴有功竟以勞瘁卒官爲人膽達不事威儀詩文皆有清裁少時夢至一城郭榜曰金城因以自號及官隴右行部抵靖鹵衛爲古金城地果符所夢未幾而終

葉紹袁

葉紹袁字仲韶父重第萬曆十四年進士仕至貴州

僉事紹袁少有藻思工詩賦天啓五年舉進士七年選爲南京武學教授遷國子監助教明年擢虞衡司主事以不耐吏職又好觸忤中貴悒悒不自得久之遂請告歸家素饒財及宦不達復不能治生產家顧益落杜門讀書罕謁長吏間以公事往謁持論侃侃小不合意即拂衣去長吏知其賢亦加敬焉妻沈宜修字宛君山東副使珫女工詩五子三女並有文藻一門之中更相唱和以此自娛遂不復出乙酉後棄家入山混跡緇流感憤時事發爲詩歌有三間五柳

之遺風自號粟菴蓋言未免食粟以志愧也嘗輯一時死節諸臣爲書未就而卒長子世佺字雲期能守遺訓絕意進取然卒與諸弟並窮困而死聞者傷之曰

列朝詩集曰仲韶少而韶令有衛洗馬潘散騎之目宛君十六來歸瑤枝玉樹交相映帶吳中人艷稱之生三女長曰紈紈次曰蕙綢幼曰小鸞蘭心蕙質皆天人也仲韶偃蹇仕宦跌宕文史宛君與三女相與題花賦草鏤月裁雲中庭之詠不遜謝家嬙女之篇有逾左氏於是諸姑伯姊後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

事篇章棄組紝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濱閨房之秀代興彤管之貽交作矣小鸞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未幾紈紈以哭妹來歸亦死宛君情傷心死幽憂憔悴又三載而卒仲韶於是集宛君之詩曰鸝吹紈紈之詩曰愁言小鸞之詩曰返生香及哀挽傷悼之什都爲一集而蕙綢鴛鴦夢雜劇傷姊妹而作者亦附見焉總曰午夢堂十集盛行於世

朱天麟

朱天麟字游初初冒沈姓名天英後更今名少孤貧托身黃冠有老儒陸生者聚徒講授天麟竊從戶外聽之輒能記誦如素習者其徒以白生生召而試之曰此異材也遂錄爲弟子天麟感奮力學遂以文行知名於時已徙崑山崇禎元年成進士授饒州推官久之不調十一年徵至京嘗考館職爲吏部所抑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會上于經筵從容語及人才詞臣黃景昉等因稱天麟學問醇明可惜上爲切責尚書田唯嘉等唯嘉竟坐贓免而上親御中左門策問時事天麟等五人俱改翰林編修蓋異數也南都之變

間關至閩遷翰林學士閩事敗又赴梧州歷官東閣大學士有强籓據地求封王天麟議以祖制無異姓封王之令格其請不下强籓擁兵要挾爲罷天麟以謝焉未幾卒

盛王贊

盛王贊字子裁宋文肅公度後寅八世孫曾祖應陽嚴州太守有清節王贊少貧苦依外家陽城張氏後徙郡城崇禎十年成進士授蘭谿知縣親友餞之背江諸書記在坐王贊酹卮酒於江曰與諸公盟自今

凡有利於民無利於官者不可不爲有利於官無利
於民者愼不可爲及到縣一切公費悉蠲之湯溪龍
寇竊發衆號萬人焚掠山澤蘭民震恐王贄單車按
行境上左右請設兵衛不可乃率里老講明鄉約具
陳古今忠義之事詞旨慷慨聞者心動因使人持檄
賊中諭以恩信爭縛首惡以獻事遂定蘭民素健訟
王贄平心聽斷摘伏如神有甲牛爲乙所盜兩家俱
有母牛互爭不決乃命置二母牛於庭東西而取子
牛居中掠之乙牛暗草自如甲牛含淚觸伏有哀楚

狀遂得其實逸近衝之邑當往來孔道舟車供億民
不堪命乃捐俸僱百人築室二十區居之月給工費
不以煩民居三年當入覲有贖鍰四百金書記請爲
行貲王贄曰非吾志也邑號衝疲陂塘圯廢其以是
葺之悉詔吏受事兩月而舉補舟就道惟衣囊書篋
兩肩而已時詔入覲諸臣得面陳利害王贄上言蘭
糧諸事俱報可尋命復任會歲大饑臺司下令遏糴
富民緣以牟利王贄獨嚴私販出境之禁有無通易
及郊而止四方米價踊貴而蘭邑獨平民賴以濟巡

按王範行部訪進姦貪王贄獨無所與嫉之不應範
怨臨司素不快王贄者從而搆之範遂劾其偏執非
張當調去士民聞之巷哭罷市至擁塞城門不得行
王贄乃微服潛歸士民號呼奔走數百里爭致錢布
爲助王贄笑而却之廷臣倪元璐范景文鄭三俊等
交章以薦上一日御講筵顧輔臣云人才難得愛惜
宜先盛王贄何如人哉對曰潔己愛民上云何故被
劾對曰不善上官上曰此强項吏也越數日復問輔
臣有一賢令未用忘其名輔臣莫能對上乃手出一

揭具載劾疏始末曰盛王贄也此人宜在銓部於是
京師翕然咸稱聖主知人命未下而北都變作南都
再造改尚書張國維東陽人首舉王贄治行聘東
陽新遺許都之亂都已禽而其黨猶聚多負固劫掠
故國維以爲請遂備東陽東陽人喜曰盛公來吾屬
無事矣過蘭谿蘭谿民爭挽其輿入城曰今日還我
父母東陽士民偵知來迎將及境亂民亡室爽立道
旁曰皇帝遣賢令救我願一望見顏色東陽戍卒悉
衆來旋王贄曰是不過欲識爾令爾無任唐也麾蓋

直出皆羅拜而去至縣首驗獄囚凡事速許都者悉
諭遣之其黨相謂曰明公不停此爲功而反縱之敢
不解甲歸命甫七日以母喪去官邑民援軍中奪情
例請闕請留不得蘭谿人立祠祀之歲以生日爲盛
公會民間吉凶事必告而禱焉吳中人有經其地者
必問訊盛公安否或至泣下乙酉五月聞南都破閉
閤自縊爲人救解遂削髮爲僧避居陽城湖濱課邨
童自給日無再食嘗采芡萵之屬雜以麻麥如僧家
所謂瓔珞粥者家人或有難色王贊先自飽食衣每

百結輒自引線聯絡負日於簷栩然自得時當道者
多其故舊嘗遺書通問王贊輒婉辭謝之亦不復荅
壬辰六月卒年六十有五

汝可起

汝可起字君喜崇禎壬午以貢士廷試入都時東事
方急天子臨軒試遴人騎射可起三發三中的上善
之未及用循資授常州府訓導南歸至河間之故城
縣縣已被兵可起止寓舍遊騎突入戶見可起危坐
不動曰汝官人耶當降我降即不死可起叱之曰汝
知有不畏死官人耶遂被刃罵不絕口探血書壁未
成字而死

吳易 祖邦楨

吳易字日生曾祖山自有傳祖邦楨字子寧嘉靖三
十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郎中擢湖廣按察使時
荆襄大水潰隄隄且七百里邦楨出贖錢補之如故
龍潭蠻黃中據施州爲梗楚蜀間咸受其害又上酉
藺宁恃險遠焚掠邦楨一一以撫一以討功尤著忌者
沒之僅賞金綺還付蕭行太僕卿尋改陝西致仕卒

易少有才名負氣務奇兼好兵法通任俠罷不欲以
經生自見間爲詩文傳誦士林非其好也崇禎十六
年成進士會北都失守易感憤作恢復議四篇洞晰
形勢史公可法督師淮揚薦爲兵部職方司主事監
紀軍前馳驅戎伍甚有勞績乙酉夏督餉吳中聞南
都之變與同邑孫兆奎沈自炳等號召舟師屯湖蕩
間結柵自固然兵皆烏合實不堪戰被襲夜潰兆奎
被執易僅以身免父承緒妻沈氏並遇害時浙東兵
起易乃收集潰散遙爲聲援遂擢兵部侍郎尋有梅

學之提晉兵部尚書封長興伯未幾江上兵亦潰忠
駢舸走嘉善被獲送之杭城見殺於草橋門年三十
五亡子奕附吞故妓也同時被掠以死自守諸帥皆
敬禮之後得釋歸老於柳胥故里焉

孫兆奎

孫兆奎字君昌從龍曾孫也祖暇恒習兵家言兆奎
能世其學崇禎九年與吳昜同舉於鄉相得甚歡已
遂同起兵長白蕩未幾兵潰被執至金陵見大帥挺
立不屈大帥故降臣也兆奎以大義訶責之其人羞

愧不能荅遂殺之臨刑賦詩見志顏色不變發滑錄
曰兩君舉事號召之遠聯綴之衆則孫不如吳臨事
之慎赴義之烈則吳不如孫吳在軍中每置酒高會
孫勸其節飲且以謹斥堠爲戒吳不能用竟坐是敗
是時邑人沈自炳吳鑑徐鶚吳雲孚沈約朱旦陳宗
道之流仗義而死者甚衆不可勝紀也

王景亮

王景亮字武侯初名佩字仙聲家故饒父嘗托身吳
氏及賓未嘗失禮人以此多之景亮有至性刻苦讀

學崇禎十六年成進士弘光中以中書舍人主雲間
試會亂不進遂歸閩中擢監軍御史極言時事動中
機宜甚見褒美旋加太僕卿巡按金衢兼督學政初
與永豐伯張鵬翼不協寄各釋嫌期報國人兩賢之
丙戌八月城破被殺鵬翼亦死之

趙庚 附祖奎張起

趙庚字渙之崇禎十六年進士知臨寧縣有惠政丙
戌六月閩中初舉鄉試庚爲同考官遷行營禮部儀
制司主事改文選司主事赴延津忽患足痹遂請告

寓高陽山中建寧破庚即爲僧往來吳越間訪名師
受戒律辭家人罕見其面故後爲靈巖僧繼起嗣法
弟子居天台國清寺辛卯冬來吳江至稽溪遇風舟
覆而死爲人恬淡貞粹確然不欺其志者也又有顧
祖奎字玄度天啓元年舉於鄉後知連城縣與庚同
時爲戶部郎出知南寧府祝髮於肇慶之白雲寺而
卒張起字將子崇禎三年舉於鄉十六年授廣州府
推官甲申後改授韶州又改欽州丙戌冬粵東破起
先令妻妾投繯死將從之爲所親抱持不得死後歸

肇慶擢戶科給事中粵東再破從走南寧不知所終

吳有涯

吳有涯字茂申幼穎異能文天啓七年舉於鄉數上不第與同郡張溥楊廷樞輩倡爲復社以古學相劘切四方人士翕然宗之遇邑中有大利弊必慷慨白當事多所補救巡撫張國維尤重之崇禎中署金壇教諭遷平陽知縣首立十禁又請折海運止貢征政聲大著南都破避地梁溪遂入閩中召對自晡至夜侃侃數千言有貞御史之褒擢廣西道御史巡按浙東在閩三月前後四十七疏皆軍國急務以道梗駐處州浙東兵潰削髮爲僧歸隱鄧尉山久之返故里當事請一見不可幽憂發病不言不出若干年卒

松陵文獻卷八

人物志八

儒林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宋

王蘋 附從子葅 從孫枬

王蘋字信伯其先福清人父仲舉字聖俞剛介厲學不徇時好徙家邑之震澤鎮卒贈奉議郎蘋出為世父伯起後伯起字聖時受經於王安石學文於曾鞏有詩曰唱道野集卒贈右宣教郎二程在雒伯起遣蘋往從之遂為程門高第通春秋楊時嘗言後來師門成就者唯蘋耳三舍法行遂不就舉蘋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皆如素習然不徼名當世世罕知之紹興初高宗幸平江知府孫佑薦其學行以布衣召見當戎馬間陳說數百言補右迪功郎賜進士出身除正字兼史館校勘受詔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事曰正心誠意曰辨君子小人曰消朋黨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進止議論皆如老

成儒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耳預修神宗實錄優詔獎論胡安國力薦之謂其學有師承識通時務使司獻納必有補益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不悅於秦檜會從子葅旨作文刺檜貶象州蘋亦連坐奪官久之復予祠引年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卒年七十二蘋識慮精微論議平易隤然若與世忘既老作論語集解未成合文集為四卷曾逮嘗問親師友之道曰師不專在授受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善親師友者人目為名言

嘉熙元年知府王遂祠之學宮寶佑初里人沈義甫立像震澤鄉校以門人陳長方楊邦弼配號曰三賢子大本朝請郎浙江安撫參議大中儒林郎並以學行世其家從子葅從孫枬

葅字正仲蘇志作王葅一字漢臣師事楊邦弼以學鳴於時秦檜當國忌天下能者葅因發憤擬為龍相對旨刺之為其僕所告檜怒貶象州十年乃歸遂不復仕著春秋類書

枬字勉夫恬憺寡欲少孤力學持浸疏食布衣絕意

進取題所居曰定分齋好著書有對客叢書三十卷
巢睫稿五十卷晚年嬰廢疾卒子德文字剛卿克世
其學嘗刻叢書成焚之墓見者無不感泣官止承節
郎孫孜字行父著雲嶠類要紀事極該博史玄曰宋
郭紹彭志墓稱楙居笠澤楙爲吳江人無疑今刻叢
書乃冠以長洲謬也

陳長方

陳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父侁字復之舉進士與
魏了翁交善了翁謫廣州侁以書賀由此得罪嘗從

游定夫學得治身養心行己接物之要娶吳人林旦
女生長方長方少依外家因從王蘋遊居震澤鎭紹
興中舉進士爲江陰軍教授尋歸從家步里閉戶著
書有步里客談春秋禮記尚書傳漢唐論諸書學者
稱爲唯室先生弟少方字同之亦端介不羣孝宗朝
爲東宮講官時號二陳

楊邦弼

楊邦弼字良佐其先浦城人文公億四世孫也來吳
從王蘋學遂居震澤探極理趣發爲詞章紹興十二
年舉進士第三會行在初建太學選爲博士踰年通
判信州遷大理卿改湖南漕不務鉤致甚得大體擢
秘書丞著作佐郎再遷禮部郎以起居舍人使金還
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卒孫紹雲寶慶三年以薦補官
終禮部侍郎

沈義甫

沈義甫字伯時嘉定中領鄉薦爲南康軍白鹿洞書
院山長舉行朱子學規時稱良師久之致仕歸震澤
建義塾講學以淑後進又建明教堂以祀三賢隱然

自任後傳之意學者稱爲時齋先生卒年七十八著
時齋集遺世頌行世今列鄉賢祠

明

徐師曾

徐師曾字伯魯沈潫好學弱冠抗顏爲人師嘉靖二
十六年舉禮部以父母年高不對策而歸父歿後始
成進士選庶吉士轉兵科給事中復以母喪歸起補
吏科所建白多切時務奉使周藩晉左給事中是時
肅皇帝春秋高嚴嵩父子用事言路多循默失職師

曾慨然嘆曰可以止矣會疾作遂請告不起闔書舍南湖上屹屹講誦如諸生時萬曆初以薦起禮科固辭晚年覃思著述皆翼經而證史頗及時務亦喜作詩工取達意所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註正蒙章句世統紀年湖上集文體明辨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吳江縣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六科仕籍凡數百卷卒年六十四史玄曰往時禮記列於五經士子但用陳澔集說曾以爲未盡善始鳩集羣儒潛心講畫積數十年乃效朱子成規撰爲集註功加於澔其學至今通行之先是莫旦史鑑陳理皆爲縣志至嘉靖中世及事遍文尤繁猥曾以爲不足經遠重作吳江志綜討舊章號爲良史王志堅曰弇州名賢贊謂徐公以父母老不能直諫故歸而不知公之父嫡母生母皆已前卒今據墓表正之

王世貞贊像曰吾聞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去以全志亦以全厥身而永終譽又聞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嗟嗟先生乃竟不爲卒以全歸耶

張德載　孫世偉

張德載名犯宣宗御諱以字行父銓見文學傳德載性至孝嘉靖十九年舉於鄉例得坊金日散宗黨略盡父銓卒南安德載千里奔喪哭踊幾絕服除當就試忽念大母陳氏年高輟棹不赴亡何大母卒尋以避倭奉母入郡既再試不第〔分省人物考云何大母死其父亦死是銓卒於陳氏之後也大謬無據〕遂屏冠服爲野人裝題其室曰愛日朝夕不離母左右自就養而外卽斂膝坐小樓中不爐不扇不寢不飲酒食肉謝絕賓客守令造之或不得見亦不報謝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經術多所纂集晚益究心主敬之學多所自得修撰羅洪先倡道江右聞其篤志思相質問然知德載養母不肯卽來特遣門人遠來就正咸嘆服去所著有孝經附註讀書疑獨鑒廣顧諸書隆慶元年詔求山林遺逸撫按交薦皆不應兵備蔡國熙嘗單車造謁退而嘆曰不圖今世有如此人知縣李邏梧有清名厭苦簿書嘗獨嘆郡中有德載等數人可結繩治其爲長吏敬服如此歲大祲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屬軍興族人苦重役德載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

爲請於官毀家產代之忽一日預刻死期至期端坐
而卒年五十九學者私謚曰靖孝先生崇禎十年御
史祁彪佳表其德行與歸子慕朱陛宣俱贈翰林待
詔立祠學宮德載陛宣皆吳江人時以爲盛事孫世
偉

世偉字異度七歲喪母朝夕上食號慟同舍生聞者
皆爲流涕及長文名籍甚萬曆四十年舉順天鄉試
出新城王象春之門初黨議之起世偉扼腕樹幟多
所題覈數量至是忌象春者并指摘及之坐停三舉

屏廢以老然世偉所交游皆當世賢豪以名行相砥
礪郡有大利病搢紳相顧囁嚅必自世偉發之卜居
湶水園閉門誦讀清談竟日樵蘇不爨卒年七十[illegible]
學者私謚曰孝節先生

杜偉 本吳默撰傳參耆舊傳諸書

杜偉初名嵩字道升少育沈給事漢家冒其姓嘉靖
三十一年舉於鄉沈幾穎悟窺極理奧修撰羅洪先
家居講學聞偉名乃延爲子弟師偉學務主靜而尚
躬行動止皆有法度邑中有大利害必身先白於上
官氣平而詞達無不見采納自以受沈氏恩厚自漢
沒爲訓督諸孫經紀其家至漢孫位成進士偉曰沈
不憂門戶矣乃復杜姓後位死遺家難偉慨然以存
孤自任卒得全已而累舉不第謁選爲南陽府推官
專務以德化民擢工部主事榷荊州關寬恤諸商稅
課或不及額遂引疾歸將發指舟中二木箭曰此來
時所無必荊州物也命沈之江會言者劾偉不赴部
考覈爲非制下工部覆具言荊廠竹木自四川建昌
諸路浮江而下而彼地連歲用兵兼之采辦大木商

賈少至以故稅額減於前然時勢不同實無贓私可
以指摘請特免考覈上知偉賢遂許之嘗道過鄱陽
湖大盜猝至偉讀書自若既而知爲靜臺先生也羅
拜而去有嫠婦夜奔爲正坐論以大義婦慚悔泣而
去其德化如此靜臺偉別號也所著有順性學聚二
錄正學編靜坐訣四書筆記諸書今列鄉賢祠吳默
曰偉生平無匆遽之色雖造次搶攘而神閒氣定應
之坦如蟬蛻世氛之外學不繇師傳自修自證所謂
豪傑之士非耶史玄曰吳[illegible][illegible]待詔以立敬爲宗杜

虞衡以王靜立說雖宗尚分塗皆爲儒林所重

朱陛宣

朱陛宣字德升少立名行十餘歲從父纛徙吳縣山中萬曆四十年舉於鄉性至孝念父母老一再上公車往返不過百日天啓五年寓京師忽心動馳歸未幾母遽卒自是絕意進取朝夕侍父寢食調治湯藥中單厠牏手承而進後父沒哀毀成疾竟卒少與周忠介公順昌同學順昌中璫禍親知皆伏匿陛宣哀絰往甦之周旋甚至爲孝廉三十年妻子化其德門

庭蕭穆所爲詩文皆根柢理道學者私諡孝介先生崇禎十年贈翰林院待詔子鑑字彥兼有學行亂後隱於黃冠以卒

潘耒曰郡志稱信伯早遊程氏之門親楊時猶爲後進而林艾軒云楊龜山之學傳之信伯意者龜山之及門雖稍後而聞道則在前故信伯從而師之耶自陳楊二賢而下皆羽翼伊川之教者也明代尊尚儒術自嘉靖之季士以講學爲名高其流至於不可方物而吾邑乃有眞儒者三人焉徐伯魯之明經宗敬堂之立敬杜靜臺之主靜斯皆足以垂世立教矣嗚呼盛哉

顧文亨

顧文亨字石父爲人貞亮和粹讀書不事章句當其得意悲喜交集幼從兄廷植論史至漢北地王諶哭先王廟自殺不覺號慟廷植爲之廢講弱冠補嘉興府學諸生累試不第意泊如也家貧嗜學靡倦尤邃於易象春秋之旨旁及律歷星官無不綜究己讀邵子皇極書輒思至忘寢食以叩其師岳公元聲元聲

曰學皇極當自聲音入於是取等韻字母習之稍稍有所開悟一日夢邵子親爲指授曰全書在杭未幾遊杭果得祕鈐而皇極以聲起卦以卦合數之法發揮無餘蘊矣所著書有經世發經世聲音臆解經世總圖春秋類記訂補紀事本末甲乙帳易鑑洪範疇解星江雜著諸史石言等書凡數百卷皆根極理數兼括古今晚年避亂隱於秀水之鄞陵邨作綱目紀事會戊戌春疾急猶強起刪訂屬草未半而沒年七十有四子宗瑋字連叔少穎異覃精著述凡圖緯

聲音之學文亨所未悟者宗璟輒若然先奏刀焉所著有左氏事類年表春秋通例稽疑糸同提要發明諸書先文亨卒

潘子曰不佞先生余初未識面乙未冬邂逅論心恨相見晚因質以皇極經世起例先生曰讀異書當得異人予與其人也吾不惜傾囊相授因約明春下帷僧舍出書共訂竟不果來後三年而先生沒於禾余聞而哭之野念其遺書不知當如何散佚也展轉訪求得其孫延職持所為行狀及遺書見示回翔披覽

如對顏色噫先生為不亡矣延職有志節能世其家學云

孝義

宋

陸十七

陸十七震澤鎮人父疾篤刲心作糜以進疾遂愈後父卒廬墓不去母卒亦如之與幼弟終身共爨備極友愛寶祐二年郡守趙汝歷為建旌孝坊又嘉熙中郡守吳潛建純孝坊以旌湯家浜里人刺心療母疾者逸其名（此姑蘇志原文也徐志譌湯家浜二字訛人作八直以里八為姓名大謬）

元

華翥

華翥字伯翔好古力學有聲士林性至孝母既疾禱北辰而愈及母沒翥猶持律甚嚴吳復撰華孝子誠感序曰至正辛丑夏四月丁未朔與客摂僧[illegible][illegible]宗為黍飯之將殺雞翥以齋禁辭弗聽刀忽附[illegible]行為二乃止衆駭其事咸賦詩記之徐師曾曰翥[illegible]涯怪誕儒者所不道也然吳復非妄人又日月可考信理或有之存其事以俟知者

奚士龍（出楊循吉紀畧）

奚士龍吳江州人至正二十四年見吳學鼎新募義割私田九十畝有奇歸學以供餼廩

陳和甫

陳和甫失其名吳驥蒙菴集曰予觀松陵陳氏所藏先世孝行卷爲之感嘆不已蓋其先和甫處士以孝聞於鄉在元延祐中慈母患風疾不能言走四方求醫莫治遂刲股爲糜以奉之復禱於神精誠所感疾遂愈父客燕京疾篤處士馳往籲天乞以身代其卒也徒步數千里函骨歸葬薦紳之士咸嘉其孝行形

諸歌詠名聲籍籍惜無當路之援竟弗沾一命之祿以卒然自延祐丁巳以至於今彼公卿達官之貴且富非不炫燿於當時苟無忠孝以垂於後則其身名俱喪不啻始朽而燼滅矣今陳氏由和甫而下累葉相承至雲孫宗明昆季三人才行卓然能世守先業天佑善人信夫

李眞

李眞字允眞宋秘閣侍郎衡裔孫年三十喪妻未葬眞他出家偶失火焚其棺眞歸號慟收燬骨葬之而處其右以自待終老不再娶子昱字景昭嘗輸粟百斛賑饑有司旌以冠帶辭不受人稱其世義云吳驥曰允眞倜儻有爲襟懷灑落性尤篤於行義見貧困可矜則惠粟以周之雖豪貴有過亦直言以折之心地坦夷是非無所隱嗣續繁昌阜十諒以卒景昭弱冠掌糧儲能裨贊邑政事無妄爲言必當理鄉民皆信服年踰七十乃終

陳晉

陳晉字大翁元末偶吳竊據其父坐作詩誇訕論死

晉請以身代父子爭死不決主者謂代父者孝代子者慈慈孝之人安肯誣上遂皆免之父尋病死既葬獨朝夕哭至失明洪武中晉妻家坐藍玉黨逮治事連及晉晉棄家遯去以存宗祀後遇赦歸孫讓亦善事親鄉里稱爲世孝

徐孝祥

徐孝祥家貧力學不求仕進嘗於廬後掘地見白金輒掩不發居三十年爲至治壬戌歲大饑乃掘發之以賑貧乏全活不可勝計其後嫁女惟荊布而已[illegible]

錶弗取也子純夫以明經發解仕至翰林供奉承旨受封如其官卒年九十七

明

盛逮

盛逮初名棣字景華父似祖有行義洪武初逮以賢良應召賜冠帶叅大臣議事與中書叅政陳寧不合因引疾辭歸寧尋出知蘇州將以事中之乃命逮督辦通區通賦逮傾貲貸民以償友人唐自牧負官租可二百金走告於逮逮如數與之翰林待詔李幹老

無所歸逮延之家藝既卒葬於墓側歲時祭之弟章字景頁以鹽法被捕甚急父憐其少不忍遣逮曰弟未有子請就捕因謫戍寧夏嘗遊屆中得與人導引法作原道詩年九十三莫旦曰[illegible]京法司[illegible]日顯爲軍者立赤旗下爲民者立[illegible]人籍爲軍就赤旗坐驚曰奈衆子孫何[illegible]賢罹人爲軍不賢代人爲軍哥邁邈也[illegible]而奉爲赤爲幗曰爲逆逆者皆輙[illegible]而景華得戍寧夏年九十三卒於家

莫轅

莫轅字巽仲禮兄子少從張適易恒學洪武初文學

詔獄將刑轅年十一自請代死有司奇之試加詰語無異詞遂奏釋其父而繫之後轅父更爲稱寃闕下竟瘐死而轅獲赦季父禮方有寵於上又與沈萬三諸大族連姻時國法方嚴轅憂之每勸祖提散其家財兄輪不從乃謬指同姓隷洱海衛者爲已族人皆怪之二十九年藍黨獄起祖提與禮俱死於法餘謫戍一家無能免者獨轅以嘗附尺籍得脫變姓名亡命往來經營竊其祖叔遺骸按莫志云云蓋指詔與禮同死故也餘志不詳敢叔爲父且前已云父爽死矣何自相矛盾耶歸葬之屢冐法禁幾死嘗

以腦子自隨曰脫有急則服之兄子雲霖俱幼孤無依轅保護甚至建文元年赦歸痛念家禍却酒肉不御者數年沈文度者萬三之曾孫也有女字陝西韓延齡而文度死家戍邊轅乃收養其女長而歸之鄰有舉室死疫者獨一幼子存人以疫能相染莫敢覩又收養之家失火延及母寢轅躍入火抱母以出須眉焦灼人至莫識其面治喪不用異教亦不泥時日方位之吉凶凡世俗淫祀一切屏絶老而好學爲詩文有理趣年七十七卒門人私諡曰貞孝先生子震

自有傳

徐昌伯 [illegible]

徐昌伯永樂中坐事謫戍遼東家有老母其弟季昭請兄留養而以身代行昌伯曰爾少年不忍事豈堪遠戍二人互爭久之母竟遣季昭行後十餘年季昭還母兄尚無恙相見極歡鄉人稱之題其堂曰孝義潘子曰季昭尤難也徐志獨稱昌伯者何且其母亦賢母也不以愛少爲念而能成二人孝義之名其事皆可書云

鈕釗

鈕釗字時勉爲人落魄不羈好儒術不事家人生產父文知溫州釗隨侍而母妻留家居妻以疾卒所親有銜釗者誑其母從俗火葬釗歸知之已不敢言而心痛其事誓不復娶亦不畜婢媵積四十年終始一節嘗爲人塾師夜有婦奔釗釗拒之明旦託以他事辭去其節操如此

沈希旻

沈希旻父本中爲邑吏永樂初嘗預薦辟未仕而卒時希旻尚幼母奚氏撫之以至成立希旻既長與妻馮氏事母以孝聞母卒希旻命畫史寫其朝夕處奉出告反面儼如生存吳驥其姻親也爲贊以美之比於丁蘭云

龎景華 [illegible]

龎景華字宇春世爲吳江人父彥恭有隱德洪武中以貲徙京師遂爲上元人景華幼有至性九歲喪父即哀毀如成人母吳氏素賢鬻簪珥市書教之景華好學不倦與婦徐氏勤力養母家遂以饒宣德三年

母遘危疾景華親嘗湯藥夜則稽顙禱於天已乃刲股作粥進之母果瘳又嘗患痢刲股如初取糞嘗之謂妻曰味苦母不死矣果然天順二年春鄰人失火延及所居乃呼天曰母老矣願天留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熄人以爲孝感明年有司以狀聞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母年九十三而終景華廬墓側朝夕哭奠有盜十餘人至聞哭聲曰孝子也遂避去有慈烏集松楸靈芝產階下士大夫多爲詩歌以表之成化中御史王翔以其孝廉不求乃請爲鄉飲賓又數

年卒

陸琦

陸琦字文璧善古文兼通醫卜星命之學爲人沈毅寬厚里有劇盜戕讎入其家見琦投杖而去曰不圖八丈在也後又至遇琦輒去終不忍犯正統九年舉於鄉尋卒

吳璋

吳璋字廷用幼孤爲鍛工永樂二十一年詔選天下節婦給役內庭母陸氏名在籍中宣德四年准王之

國韶州尋徙封饒州陸氏皆從行璋棄家奔走求母者二十年屢啓王請見輒不允書凡十四上情詞益切王憐而許之命入宮見母母方病革璋潛刲股作糜以進病稍間王聞愈憐之召賜金幣遣其母出至逆旅三日遽卒璋乃匍匐負骨歸葬先墓旦夕展拜悽動路人時正統十二年也後以子洪貴封南京刑部主事士大夫咸爲詩文美之號曰全孝翁年八十一卒贈太僕寺卿今列鄉賢祠

王錫爵曰吳孝子事類朱壽昌壽昌生不識母日咻

[illegible]蹤其所不可知其爲力難而孝子辛苦丐乞僅得息於尊王貴瑞之手似易而尤難而其卒皆至於得母顧壽昌之母優遊祿養者又數年理不宜以溝壑死而陸母之得出也距其死三日耳片息之視若有所待而留者使孝子猶得以肉代糜申其一日之養天之祚孝子甚怪而巧不可謂之不幸也昔者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四十餘年竟不得徒望祭追號以紓其慕思此豈其力不足哉天子之意侈而匹夫之誠專天固有至有不至也彼其饑

寒暴露足繭口吃夢寐而覺呻呼徙倚側息於宮牆咫尺之間此其一日足當四十年其可以得母何疑焉

潘翼

潘翼震澤農家子少爲里中黃景融家奴遂冒黃氏執役勤恪正統初中官奉詔督徵逋稅行部稍不如意輒執令去時縣令被執景融爲稅長與其黨擁督奄還中官訴於上詔捕誅景融舉家惶駭翼請曰主僕即父子耳願代死無悔遂就捕至京師論死拷掠

[illegible]之日必賣以奉兄度兄已先嘗然後敢食雖家人亦毋敢先食事無鉅細必稟命於兄數十年如一日也正德中族[illegible]宗義嘗捐貲以貸里中鄰有蔡積署宗義不與較徐理諭之其人感悟謝罪後沈原母病疫將死原不敢歸視而流涕不已宗義聞知之即率原往視其母御臥一室目猶未瞑問所欲曰思飲耳乃汲水與之復歸取粥食之時鄰人相戒不敢入室宗義獨與原親問遺之日再往如是者月餘原母卒無恙有司聞其行誼屢請爲鄉飲賓竟謝不赴

嘉靖初卒年八十有二

李濟

李濟字民望麻溪人父璇遘危疾濟年十二卽割股作羹以進璇遂愈又三十年乃終濟居母喪廬墓三年不入私室督學御史蕭鳴鳳雅尚德行命濟食餼以風學者嘉靖二十一年以貢爲衡州府學訓導

沈忠 弟孝

沈忠與弟孝皆[illegible]人皆善事其母嘗[illegible]益母[illegible]毋受役於人所得肉各懷歸以奉母[illegible]劉時俊[illegible]其狀曰此穎考叔也爲請於上臺而獎之

陸恒

陸恒字貞惠學通五經萬曆三十六年以貢入太學祭酒李廷機拔其文第一爲貴池訓導卒性篤孝長洲陳淳爲其父鯉畫像甚工恒出必攜以隨後爲人所竊恒素不善畫自傷無狀卷帙放失泣涕彷徨晝夜形夢心慕手追遂成父像鄉人莫不感其孝焉

陸雲衢

陸雲衢字彥遠家貧力學授徒爲養母患危疾雲衢

籲天請代尋霍然父復苦癱瘓飲食皆親哺之潛割股和羹以進久之父遂起鄉里上其事萬曆中巡按御史下檄表之

戴天敘

戴天敘字存南年三十餘屢困童子試或勸之爲吏不可曰是辱身也未幾備邑諸生嘗館陳氏陳故爲人僕主者籍其財陳囊金六百兩暮夜投天敘天敘以鐵缶瘞之地中既而陳死其妻依寄[illegible]門乞貸天敘曰若夫金故在盍取去其妻謝不知也天敘啓瘞

悉還之其妻泣拜去初陳之寄金也人無知者獨行從子頗覺之及其還金也人亦無知者而從子以爲金故在未還也因求爲嗣天敘以序不當立拒之從天敘生子從子計始阻萬曆中天敘年六十卒所生子弱從子欲奪其金乃僞爲分券訟之官凡十餘年從子雖伏罪而其子家蕩然矣天敘孫鼎立有高節亂後隱居著述爲余言如是

吳承恩

吳承恩太學生家素饒父邦棐爲市人所辱承恩募

少年立殺辱父者以此傾其貲崇禎中年踰九十卒

蕭雲程

蕭雲程字蔪于其先山陰人元時有國寶者爲邑訓導因家焉雲程性質厚好詩崇禎十年巡按御史路振飛薦言雲程孝友性成母鄒氏病爲刲股進藥從而廬墓繼母施氏患痢顧廁牏代卒獲痊族嫂嫠守割産贍給鄉人失金坐待完歸養喪夫之姪女稚受業之亡師皆宜旌屬詔可明年禮部侍郎顧錫疇復列其行命擢用不果

吳允夏 曾祖秀

吳允夏字去盈曾祖秀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知九江府巡按御史檄下司理勾稽贖鍰至三千金秀請除其十之八鑿龍開河得良田三千頃又鑿老鸛河便商賈洎宿時爲之謠曰民不死見公是子客如歸風伯無威遷知揚州府復五塘建義倉爲民永利遷福建按察副使被劾免後列烏程鄉賢祠允夏博雅好古尤邃於理學事母素謹初稍過於嚴恪及德器既成乃更爲童孺之色以順適母意

然其治家嚴肅如公府內外截然無敢踰者家世多藏書篝燈討論毋至達曙雖醫藥卜筮之術無不究心文詞雅健入太學累試不第杜門著述崇禎末歲饑米貴小民相率掠富家幾成大亂允夏慨然發粟賑濟綜理有方人不敢欺全活甚衆嘗慼火葬非古作廣孝衰言以警衆因自置義塚一區瘞浮尸若棺無主者至是道殣相望允夏募人掩埋半歲間得五千有奇其他實惠及人不可勝紀知縣葉公巽雲重其行遣使致羊酒謝不受中年連舉二子人以爲積

善之報

陳國珍

陳國珍字公獻母失明儆居城外鬻餅以養崇禎十三年家失火母不得出國珍號泣躍入從煙燄中扶持以出皆頭額焦灼不可識遂相繼死聞者傷之

孔尚賢

孔尚賢字廉石以善裝書名邑中質直有士行嘗拾遺金於道堅坐待失者至還之士大夫高其誼多贈以詩篇尚賢無子還金後乃舉子世其業至今

陳清

陳清字西雍邑諸生居盛澤賊至父紀目被縛清給之曰此我家蒼頭也遂得釋而清被殺

莊紹原

莊紹原字休仲邑諸生師事楊廷樞廷樞遇害蘆墟縣首於市紹原贖其首殮焉人皆義之

陳允滋

陳允滋父士衡邑諸生剛正好直言丙戌丁亥間里中無賴多起爲盜盜魁楊招忌士衡乘亂殺之併欲

殺允滋允滋尚幼匿深山以免既長日夜思報父仇楊招已就撫猶時出剽掠允滋潛結勇士伺便執殺之取其血以祭父招之黨訴於官里人義允滋爭白其事得不死遠近稱陳孝子云

人物志九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文學

宋

謝景初

謝景初字師厚濤之子慶曆六年及第以大理評事知餘姚縣始作海堤防水患民賴以安以屯田郎致仕性倜儻勁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每為歐陽修梅

堯臣所推重黃庭堅其壻也自謂得句法於謝公云第二景平字師同以蔭授校書郎第進士終秘書丞工詩景回字師復年十九所為文詞已可傳載

元

盛輿

盛輿字敬之初為震澤鎮學教諭遷錦州學正會兵興為浙江行省參謀擢崇德州判官輿嘗受易於同郡龔子敬好古博識醫卜地理星數之書靡不通究所著有韻書羣玉滴露齋稿

張淵

張淵字清夫博學好古有詩名尤工書法皇慶中以薦為東省提舉有心遠堂集虞文靖公集為序

明

黃本 吳縣司里先哲記

黃本字本中先世自江夏徙蘇郡元季兵起張氏據郡城網羅才士本中乃避地同里授徒脊養遂晋家焉洪武中舉明經為武夷訓導歷會昌教諭於經史百家之書研極理趣其文章豐腴雅馴詩詞藻麗典

則無愧作者洊遭兵燹遺稿多散佚識者惜之

凌昌

凌昌字正卿同里鎮人家世業儒性聰慧強記尤邃於書微詞奥義多所發明從元儒潘如珠游至正間舉於鄉會道阻遂不復就試以圖史自娛為文章汪洋而明潔放言極論一歸於理洪武十二年舉明經授縣學訓導遷太平教授卒於官同里[illegible]部[illegible]教[illegible]薦之當路未及薦從而卒叅教職猶未授職故云所著有儀古集子德修字子成洪武二十一年舉明經初為嘉定[illegible]縣

廣昌教諭吳縣稱其文章皆本義理如布帛菽粟之
有實用壽終於家

陳謨 徐彰

陳謨字昌言初為童子師於經史正句讀通訓詁而
已及其沉潛歲久學進理明才思煥發凡唐宋以來
大家之文皆含咀其英華規模其步驟故詞章精緻
過人而詩律有涵蓄學者宗之同時有徐彰者字天
章其學邃於史書長於詩律辭鋒敏捷四座壓生與
謨交情誼款洽每時和景明則治具共遊靈巖虎丘

諸山窮日夜為樂所至必聯詩寫景歸以詫其鄉人
其所蘊莫能測也

陳玠 從弟琮

陳玠字以進其先東平人元時有為吳江州掾史者
遂家同里少從黃本學博綜羣書才高識遠見昔人
行事成敗必剖析其故亹亹清談聽者忘倦發為文
章理明辭暢為詩務合唐人音響不以雕琢為工混
跡田夫野老間明哲保身之士也從弟琮字叔振亦
能詩長於七律近體書法遒美永樂初徵起吉諸郡

若南京有年而未沾一命終於家

鄒奕

鄒奕字弘道大父士表好義多延名師教之楊維楨
贈詩有云爾祖傳經如傳寶家孫十歲早能詩蓋美
奕也奕秀目美髯貌若玉雪議論英發文辭高古元
至正八年舉進士調饒州錄事洪武初為御史出知
贛州府坐事謫甘肅二十餘年永樂初以蹇義薦召
還與同郡沈繹丁敏輩交最善有吳樵稿

沈黻

沈黻字有莊家世治尚書洪武四年舉明經賜光祿
酒饌尋放還嘗應辟署縣學西齋事所作詩文號西
齋集

蕭規 子澤 淵

蕭規字元則其先楚人明初徙居吳江再徙鄧城初
從釋氏已乃棄去為儒其學長於春秋毛氏詩然不
求仕販鬻自晦為文亦鬱茂有體裁人或從索之多
謝不能人稱竹園先生所著有湖山漁唱集子二澤
字孟南建文二年進士終建始知縣淵字仲南永樂

中舉秀才授中書舍人終大理評事皆有文學能世其家

朱應辰

朱應辰字文奎綺川人少爲陳氏禮習舉子業元季累試不利乃棄去爲古文詞與楊維禎游洪武四年以薦爲郡學訓導（或云終於江陰訓導）卒應辰爲文繁而不猥詩亦工爲長短句篆籀逼古國初嘗命書符印其外孫都穆爲刻其詩傳之

陶振

陶振字子昌其先華亭金澤人贅於龐山湖氏遂爲吳江人少與謝常同學於楊維禎兼治詩書春秋三經洪武二十三年舉明經授縣學訓導嘗坐佃居官舍逮至京師撰紫金山金水河二賦以進隨奉命撰飛龍在天賦多雜俳諧皇太孫以聞得釋遷安化教諭歸隱九峰間授徒自給一夕死於虎王逵挽詩云昔爲海上釣鰲客今作山中飼虎人釣鰲客振自號也振才易辭近卑俛爲時格本無足稱而爲經生者本之皆名陶氏學云所著有釣鰲清嘯二集集中載

哀吳王濞詩乃指斥靖難之詞蓋振卒於革除間故也

梁時

梁時字用行學爲文最苦少時遭家籍沒復聚徒講學於長洲洪武二十一年以善書選授岷府紀善永樂中選翰林典籍預修大典充副總裁其文章以氣格爲主不事纖麗亦善筆札有噫餘集吳驥曰時屈流儒雅持身以禮無窘步脩容雖席父兄之資不尚綺紈之好既罹家禍安貧晏如屬文賦詩精整有法楷書行草各臻其妙潘子曰劉原先賢贊言時之父初以博得婦生時逾歲又博而負人携之去時少聰隨母長乃走會稽山中讀書此委巷流傳之語不足信也今考耆舊傳所云席父兄之資不尚綺羅之好則時固富家子豈博徒之後哉又云罹家禍安貧晏如與徐志遭家籍沒之語合余聞吳中嘗禍之酷起於梁氏見於莫旦所記甚詳豈時即梁氏之族而株連得禍者耶噫亦可哀已

吳驥子[illegible]

吳璵字材良同里人父誠贅於何氏性耿介不屑與
時俯仰故終身不仕璵家貧力學恬於勢利洪熙元
年舉明經授濟學訓導正統元年改壽昌遷清豐教
諭致仕卒璵博學强記教人嚴而有法時稱名師山
西河南陝西諸省鄉試凡五聘爲考官所取皆名士
卒年八十三所著有蒙菴集歸田稿（正統十二年爲山西考官所命詩經題雜周之楨犯楚昭王諱禮部請罪之上不問第罰俸一月事見實錄）子鉉字時舉
天順六年舉於鄉授四川布政司經歷董永寧軍儲
九姓長官任氏沒而無嗣宗族爭襲上官令鉉訊問

僞者以重賂通鉉却之而直其事致仕歸年六十三卒
爲人沉靜質實居家孝弟威寧伯王越師事其父與
鉉交厚及貴未嘗往謁人以此多之與璵同時有吳
鎮字陽稽能詩見湖海耆英集又有吳璩與同郡徐
庸賀甫等並以詩名

莫旦

莫旦字景周震子也博學工詩文成化改元領鄉薦
卒業太學作一統賢關二賦名動京師授新昌訓導
九年遷南京國子監學正乞歸年至八十餘卒旦[illegible]
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湖鄉賢祠平生著作甚多嘗論吳澄
以宋臣仕元不當列從祀趙子昂以宗室事讐不得
[illegible]名臣皆名言也邑乘自宋以來歷朱長文實德遠
[illegible][illegible]前後綜述雖方策備存而義例疏濶旦始爲諸
生即考論掌故搜采舊聞積三十年始成吳江志典
雅可觀又有新昌志鱸鄉集傳於世

趙寬

趙寬字栗夫性警敏幼讀書數行俱下及長工古今
詩文下筆千言立就年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時

王文肅公偰爲祭酒深加賞識成化十七年試禮部
同郡吳文定公寬得其卷大驚遂置第一梓其文以
傳不加潤色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執法不撓工部主
事盛應期范璋以司牖忤中官奏訴於上逮繫部獄
禍且不測同僚皆避不敢鞫寬獨挺身任之二人得
從末減因有當死者尚書欲出之寬不從竟置諸法
在部十四年以明允見稱出爲浙江提學副使以身
教士不受私謁品鑒精敏一經甄拔無不取高第者
凡七年士風爲之一變遷廣東按察使决滯獄禁和

官太監鎭守中官使不得逞俄以疾卒年四十九寬
平論文不徒識貴賤卽壽夭亦預決不爽爲文學韓
昌黎以未嘗屬草故多散佚僅存牛江集十二卷令
列鄕賢祠弟寂字受夫弘治八年舉於鄕爲雷州府
推官改武昌通判投劾不仕宏善辭賦以淸才稱有

瀕菴集

姚明

姚明字景昭一字礼鄕家長橋之南號月橋居士重
厚寡言笑工古今詩文有所作人爭傳以爲式兼善

書法成化十三年舉於鄕累上不第授貴溪知縣民
稱士睿明以平易治之民以安府有所需倚辦於縣
明罷之見爲才若不足逑調南靖在南靖四年一如
貴溪時以母喪歸會有干之者挫之死走京師訟之逮
疾卒年六十四明貌不踰中人而器甚宏又能謙沖不
伐故一時稱德量者必歸焉有月橋遺稿

崔澂

崔澂字淵父刑部主事齡四世孫也少爲諸生已厭
科舉之習嘗受易於汝泰見所爲文問曰欲止此乎
抑亦將欲仕非此不可文豈但已哉澂笑曰寧不學
仕不願爲此文也及例入太學遂絶意進取出所藏
經史閉門誦讀窮日夜不休三年學成從其師曹孚
謁同郡吳寬沈周諸名公質疑訂惑必擇其底蘊而
後已尤工於詩氣象風格力追唐人蓋近代名家也
卒年僅二十九有傳響集十二卷史鑑曰嗚呼自王
安石經義之說行累朝循是道不變世徒知以明經
爲尚殊不知其分截章句決裂文義以苟合有司之
程度可醜也其間非無豪傑之士思欲振起之然父

以之敎子兄以之詔弟卒不能易天下之滔滔此有
志之士所嘗嘆息也淵父毅然一儒生獨能覺其非
力追古不已而天遽奪之使不底於有成將斯文之
運未復耶然則豈獨崔氏一門之不幸哉

王寵

王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守之弟也少從蔡羽學於書
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經手寫皆一再過文宗選同詩
法三謝盛唐書在大令永興間寵才名遠出守上守
旣宦達而寵僅以年資貢入太學於是遊燕趙魏觀

廟朝制度與四方搢紳先生上下其議論而文益奇既數試不利乃築室石湖之陰讀書其中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臨流賦詩倚樹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如是者又二十年遂卒年四十龍風神玉立猥俗之語未嘗出口聲稱振疊而韞藉自將不欲以所能上人人亦樂親附之太守胡纘宗甚高其行嘗行古鄉射禮請爲賓行古鄉飲禮復請爲贊寵儀觀肅穆見者咸嘆美之有文集四十卷袁袠曰履吉詩初宗李白既乃宗杜故才力雄濶辭章麗贍去輕靡而就

沈著尚鋪綴而略陶鎔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與寄冲玄思調清逸遂窺顏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

陳九章

陳九章字從一志操清遠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授青縣知縣調雲和以不善事上官罷歸教授鄉閭以文學著名然家益貧巡撫鄧公以同籍來訪蓬蒿無徑及卒不能歛知縣駱時高其行親賻焉

陳理

陳理字君明少爲諸生器岸軒特文亦雄健正德中提學御史張璿至再試皆第一因命擬作請立先賢子游後奏記理援筆立就璿稱善者久之五舉不利晚嬰末疾荏苒數年而卒理才華迅發鄉先輩多折節與交恐不得當也吳尚書洪尤重之吳中士大夫家記傳銘序諸作多出其手執親喪終始盡禮與閻公用愉好尤篤理死用銘其墓感動時人所著有同川集宋元遺事陳氏族譜四禮規諸書

朱旦 大鄧韍常熟志

朱旦字汝明從父寓學常熟遂家焉旦方嚴靜嘿行義不苟以師道自居鉅室錢允言氏敬禮之爲買田築室不聽其去旦所與接皆良士以文詞雅道相麗益其詩多選體年八十餘卒子臣字良臣以貢爲舒州學正賓字元賓性行並肖其父有經學書法趙孟頫

陳策 附丁氏

陳策字獻可博極羣書爲詩文冲暢典核嘉靖改元領鄉薦授曹縣教諭卒官繼妻丁氏撫尸慟哭暈

血數升越久日亦卒曹人異之所著有說鈴九華集東行集曹縣志

張銓

張銓字秉道世居越來溪爲著姓銓文詞清麗嘉靖元年舉於鄉選爲膠州知州其地濱海磽瘠俗勁易動屬歲饑流庸轉徙羣不逞剽劫爲亂銓禽首惡數人寘之法餘悉解散因言於朝蠲常賦之半民用安集尤篤意教化修學宮選諸生俊茂者親爲講說經義有古循吏風遷南安府同知嘗攝府事又攝南康

信豐二縣所居職辦上官知其能數使治煩劇若經理屯田更定榷課諸所建白皆著爲令盜起隣境殺略吏民銓承檄討之獲其渠率餘皆望風降不戮一人後入覲道卒年五十一銓風格高整機鑒精明未仕時已通達世務嘗與郡守議賦役法條刺十事言皆切至守雖不能盡用然內敬重焉及當官臨事智略輻輳每手削公牘頃刻數百千言雖老吏讀之無不驚服性孝遭父喪哀毀踰禮爲詩文雄壯激烈慨然有經世之志未究其用論者惜之有菊江存稿二卷子德載自有傳

顧大典

顧大典字道行濟之之孫也生十二歲而孤依母家作孤兒行詞旨悄悒讀書過目成誦又喜學爲古文詞隆慶二年舉進士爲紹興府教授遷處州府推官萬曆二年徵爲刑部主事以母老請改南京兵部久之轉南京吏部郎中金陵多名勝地暇即呼同曹郎載酒征游又善繪事能詞賦每以詩若畫模寫之或窮日夜忘返然於部事亦不廢十二年遷山東按察副

使主驛傳多所裁革改福建提學副使較文精嚴請託不行忌者遂中以考功法追論爲郎時事坐謫禹州知州大典遂自免歸再起開州不就葺先世故園奉母供養其中非公事不入官署曰吾豈憖不見貴人哉性本疎嬾不偶世俗吾歸之不早也家有清商一部嘗與客引滿譏觴流連竟日天情蕭遠不見喜慍之色性和易醉即爲詩或自造新聲被之管弦時吏部員外郎沈璟年少亦善音律每相唱和邑人慕其風流多畜聲伎蓋自二公始也大典所著有清音

閣集游俗吟閒游草園居稿子慶延詞翰清絕慶恩
守世卿爲徽江通判有惠政亦善畫名亞於父
沈璟
沈璟字伯英漢曾孫數歲頗悟有神童稱及長頎皙
朱顏眉目如畫萬曆二年舉進士授職方司主事以
病免尋補儀制司進員外郎調稽勳司歷驗封考功
二司以父喪歸復補驗封十四年二月上疏爲王恭
妃請封號忤旨左遷行人司正十六年爲順天同考
官遷光祿寺丞明年以疾乞歸歸二十餘年卒璟居

兵禮吏三部時邊徼阨塞及各將領主名皆有手記
入夾袋中親較宗藩名封諸籍不入吏手諮訪人才
不令人知順天所得士有長洲李鴻爲申少師時行
壻言者以爲私璟不自白及鴻舉進士官上饒與稅
監忤言者始息璟性謙讓而能任事晚乃習爲和光
忍辱有非意相加者笑遣之因改字聃和以自況性
喜誦讀精六書日親卷帙遇謬誤者悉釐正生平不
善飲兼少交游晚年杜門謝客寄情樂府先是邑人
沈義甫著樂府指迷璟復整齊舊章鳩集諸家撰言

九宮曲譜及撰論詞六則正吳編並爲審音者所宗
自號詞隱生天啓初追錄國本建言諸臣贈光祿寺
少卿
莊元臣 兄憲臣
莊元臣字忠甫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奉
使封平原安丘二王以母喪歸三十六年吳中大水
元臣條議荒政當事者采行之尋北上卒於濟寧舟
中元臣學無所不窺喜談經濟每閱一書必劈肌解
族扼要鉤玄嘗言讀舊書如遇新知讀新書如逢舊

識其爲古文辭經營極苦會意所至千言立就自言
少時習制舉業汪洋而思信筆而書如是者有年乃
伏而自思以爲先哲之文授機迎刃意必有準繩尺
度以運其間而非得之偶然者乃盡發洪永以迄近
代之文俛而讀仰而求如是者又有年如涉海求津
茱者頻年出沒於驚濤駭浪之中望之汪洋不見際
跡今若見紫霞黃氣焉乃以暇時盡出先秦兩漢史
氏百子之書伏而讀之不厭則取唐宋而下及我明
諸名家文集讀之又不厭則取楞嚴法華諸佛經諸

之感味其理擬其詞淡求其文章變化曲折之妙長者尋其波瀾之所演迤短者究其根荄之所藏縮華者研其精神之所色澤暢者繹其筋力之所發舒深者躡其濬鑿之途奇者考其神變之術於是文章之情狀略已得其統紀條貫矣因爲文論十篇以明古今作者之得失所著有叔苴子覺麥符三才考略金石誤鳳闕艸時務策凡數百卷兄憲臣字昆明亦博雅士也

俞安期

俞安期字羨長孤貧流離潛心誦讀以博洽聞少客於龍君揚受國士之遇君揚被讒入楚慰之遣戍永安又入豫章送之與楚人丁元甫爲意氣之交元甫沒厚遇其子海內歸義焉年三十爲五言長律百五十韻投王世貞世貞獎厲甚至先是邑中王叔承以布衣游公卿間名籍甚安期後起名遂相亞叔承雖好山水然守母遺訓未嘗遠遊安期一出十年周覽五嶽所至觴酌流行絲肉竝奏酒酣坐歡俯仰長嘯聽者皆歎其有鸞龍之音又多技能好相人宅冢沾

沾自喜後徙家陽羨山中老於金陵有翏翏集數十卷錢謙益曰羨長巨目長鼻魁顏長身狀貌如河北傖父與之談用衡抵掌意勃如也才氣灑渦瑰亦知厭薄其竄白而聲調時時闌出不能自禁蘇子聘所謂浙人語終老帶吳者也子二長棄家爲高僧剃禁巷和尚次南史字無殊亦工詩和雅冲澹類其爲人

潘一桂

潘一桂字無隱一字木公父以賈僑居京口一桂少機警過目成誦顧自負不肯專心諷誦父怒命之揚州爲賈一桂乃更讀書爲歌詩自謂無意學古而神與之一似於是詩成輒書屋壁間風情溢發之湖州沈聖岐以宦游道揚州見壁間詩大驚勸歸就學補邑諸生時鎮江章詔有詩名一桂與相引重又念賦學衰廢思一振厲之乃杜門擬賦與友人錢去密繕以閎博相砥礪作東征昌言諸賦爲時所稱二十餘歸故里與卜舜年同學諷習楚辭嘗厭朋從其結撰愈工爲性嚴整非義不動崇禎五年唐世濟好詞賦延四方賓客起高明樓擬於雁池兔園以告常招之

[illegible]三[illegible]家人怪之一桂嘆曰極知世孫獨我厚然因
家法不得與藩邸交我何敢爲亂首耶後遊襄陽世
孫已立爲王遣使迎候不絕於道一桂不得已命駕
往王數從授簡賦詩雍容應教居留一月稱疾辭歸
期年王廢同時在國中者皆株累坐法一桂獨以見
幾得免卒年四十五有文集六卷古韻通考二十卷
錢謙益曰無隱詩多弘麗今集爲史弱翁所定多取
其膚立者賦則爲西極文太青所推太青以揚馬自
負目無一世見無隱諸賦曰我心折氣懾矣無隱之

可傳者其在斯乎子陸字江如有志節於詩律尤精

卜舜年 莊汝培　湯三俊

卜舜年字孟碩盛澤人少孤有異質喜詞賦書畫年
十八秀水令顏欲章得其文奇之勸令求師遂補諸
生讀書廢寺小樓在塚墓間四顧寂然手一編慷慨
吟諷華亭陳山人繼儒見而異之引爲弟子授以河
雒讖緯支干營陣之學嘗周其貧舜年性好客坐恒
滿旣不得意更爲奇服驚衆闖吳門有老國工張懷
僊善吳歈則從之學盡得其妙有時騁伎登壇珠玉
一轉聞者皆爲流涕一日大悔立功過案自考已遂
學長生之術竟以瘵死年僅三十四舜年志氣傷豪
爲文天趣甚高然不循矩度故名不出於州里亦無
以此自恨及卒之後遠近傳爲仙去比於唐之李賀
有遺集四卷舜年於世少所許可顧獨好潘一桂莊
汝培之爲詩也汝培字端甫與舜年唱和最富每在
詩思敏捷而汝培獨以沉著勝然兩人更相推重也
與舜年同里居者有湯三俊字俊民亦有儁才能通
世務崇禎七年總督三邊陳公奇瑜以討流寇請參

軍謀書檄奏記援筆立成卒於三原道中有遺稿四
卷

周永年 本列朝詩集

周永年字安期恭肅公用之後少負才名制義詩文
倚待立就才器通敏風流弘長禪宮講席酉廛北里
黍承錯互詩酒淋漓莫不分身肆應獻酬曲中海內
咸以通人目之晚而扼腕時事講求掌故思以桑榆
自奮遭亂坎坷卜居吳中西山未幾而沒所著詩累
萬首信筆匠心不以推敲刻鉥爲能事錢謙益雅重

之嘗有詩云安期下筆無停手元歎摛毫正苦心人
以為實錄元歎謂吳人徐波也豕年於邑中文獻多
所裒輯知縣熊公開元嘗以續志屬之業有成稿遭
亂散佚淺可悼惜云

沈自然

沈自然字君服琬子沈氏世有文釆而自然獨工歌
詩有至性孤峭絕俗家貧雖蔬食不給閉門諷詠不
輟於人少所許可凡世所稱賢豪長者一言不合輒
謾罵去以故名不出於吳而山陰祁公彪佳雅知其

才每造請讌飲商搉不倦自然竟以苦吟眥髮盡落
居母喪神傷骨立數月而卒族人私諡為孝介先生
妻嚴氏素賢以痛自然故數月亦卒鄉國聞者無不
傷之

吳翩

吳翩字扶九貌魁碩善談論少負才名喜結客復社
初起翩與同郡張溥楊廷樞等實為領袖家饒於貲
四方造請者無不滿意有侵厨之目會國變遂絕意
進取杜門著述為詩文多直抒胸臆不尚鞶藻所藏
明人文集至三千七百家手自編輯歲饑出粟煮糜
活饑民數百里中德之乙未秋卒年四十六所著有
升恒堂集

史玄　趙漁

史玄字弱翁天才儁拔學有根柢與吳易趙漁齊名
以古文詞相切劘有東湖倡和集三人者才氣相埒
也後易登朝死國難而玄與漁俱落魄不偶玄留心
經濟嘗從水道至京師作河行注一卷鹽筴河漕之
要略具焉數遊公卿間以策干時無所遇困頓以死

詩宗少陵老健無敵古體尤工漁字少文學行醇謹
工五言先易卒

人物志十

隱逸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夫自古高尚之士必擇幽遠之區以遯跡其中然後可以遺世而肆志松陵古名勝地自漢唐以來達人畸士長往而不返者往往托足焉而記載寥闊姓氏無所表見者亦不少矣今考宋史文集得松江漁翁等數人其行誼甚高至於明代一二韋布之流如史

西邨王崑崙諸公皆顯而無跡隱而有名斯亦足以風矣故具錄之以爲隱逸傳

宋

朱象先

朱象先隱居樂道與蘇軾交甚密軾嘗題其畫謂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何許人恒櫂舟遊長橋往來波上意氣自得醉則扣舷而歌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道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尋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匄緒言以發蒙陋翁曰吾厭喧囂處閒曠遯跡於茲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潔身洛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踪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心者忘道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

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翁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鼓枻而去

李無晦

李無晦字行中自雪川徙居吳江高尚不仕放意詩酒晚治園亭名以醉眠蘇子瞻兄弟嘗過之爲留題云

孫銳

孫銳字穎叔咸淳七年舉於鄉宋亡遂不復出隱居平望之桑磐邨有林泉之勝時時賦詩寓意今所傳

者有耕閒集蓋宋之遺民也

明

朱良實

朱良實字子誠父鳳有樵唱集良實讀書好古在元季有文名入明已老隱約不仕以詩文自娛號百拙老人卒年八十餘所著有松陵續集漁唱稿

史玄曰縣固亦國西北負土士民居其下者戶饒嘉木之榮溪藉石雲之潤故棲遯之徒多服道其中良實讓人因托爲遯壞嗚呼賢哉

顧諒

顧諒字季友後陸巷人博通經史作儀禮注值元末兵亂隱居不出性夷易不事畛畦結廬曰怡齋自號癡叟王行爲癡叟傳曰予初識叟以其聲求之殊不類及讀其所著鵂鶹居樗賦始知之賦之要以爲鵂鶹以微而依匪材之樗故能全其樂人謂其知白守黑者知白守黑欲進而退退所以進之術也叟寧是耶蓋慮以鍾其美耳其詞有曰以鉅而自屈於細兮致若是之遷迂苟忘微而麥大兮亦與是而同逃

又明大各應其天不忒其儀之道也謂之癡者果非癡耶受以爲癡者果癡非耶君子蓋知之

張璹

張璹字季連世居越溪以貲雄於鄉而璹獨輕財好學構素心堂日吟詠其中三吳名士多從之游自號南郭樵士二兄璉瓘皆以人才爲顯官璹毀形閉門自守而已州縣徵辟皆不就後竟坐黨禍籍其家所著有陶菴集

謝常

謝常字彥銘少與陶振同師揚維禎學識該博著作醲麗尤長於四六洪武十五年舉秀才（徐志在二十三年今考桂軒集乃在十五年八月）召見試丹鳳朝陽賦稱旨欲官之常以母年百有六歲請歸終養許之遂隱震澤之東溪教授生徒至永樂初猶存年八十三卒有桂軒稿東溪集

尹寬

尹寬字孟容黎里人性曠達隱居不仕號江南布衣工詩文與郡人杜瓊陳寬輩齊名成化初卒外弟汝

評爲詮次其文號易齋稿

史鑑

史鑑字明古曾祖彬以高貲爲稅長有任俠名坐累死秀水獄或云即仲彬建文時爲翰林侍書有致身錄記從亡事甚異不見於他書不立傳鑑博學洽聞年十二三爲四六近體語即驚人旣長肆力爲詩文雄深古雅崛然成家足跡不出百里而人皆知其名狀奇偉須髯奮張與人論事辨說超卓雖尊貴無所屈長於史學論千載事如見若錢穀水利之屬尤所

深究隱居穆溪之西有園亭竹木之勝圖書供具皆極精麗客來就鑑鑑爲設先代之容曳履揮麈清談彌日其治家嚴如官府動遵古禮患里人以巫覡惑衆上書於縣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不正禮教何由而行耶巡撫王恕聞其名延見與論政務深器其才嘗虛心咨訪未嘗以部民遇之弘治中卒年六十三所著有西邨集西邨雜著小雅日抄禮疑禮纂諸書

劉鳳曰明古性善交請謝賓客不吝算器家故饒田方士歸焉雖在閭左名出公卿間郡縣吏皆下之有所論議亹亹不窮顧亦愷激聽者爲傾有縱橫才若盡地利植經業賈市治生產故其習氣無論好書多所通解爲五言亦爲數君子所稱池館宮室古木地勝供張甚盛古圖籍雜器陳之西序詭衣冠與客談笑有四方志未遂少謁於徐公有貞而吳文定公與爲友王三原素好士亦以吳雅稱之故禮焉然論者猶謂其善市名或以爲文定累云昔白圭遭戰國以其術行之時而明古僅因以名亦由使者賢不替于

庬之風憲孝間一時推盛雖在野亦有人矣哉

潘子曰余讀史氏致身錄曰異哉所聞以吳文定所撰墓志及明古家狀考之乃知彬以稅長洪熙中嘗上書闕下蓋富而好俠者也且未嘗入仕何論從亡余少時嘗見明古所草縣志於仲彬事亦絕無記載或以爲畏禍故諱之耳乃西邨集於姚善周是修之死皆爲立傳無所避忌顧獨於先世之隱德沒而不書且并其官閥而削之有是理耶況孝廟時法禁已弛吳文定固賢者又以著述自命不宜汶汶若是去

為人子孫者其先祖有是善而弗傳是悖也無是善而强名之是誣也然則為此書者不惟誣仲彬且誣明古矣余不敢信為實錄也劉子威先賢讚於明古頗多微詞要之其任俠負氣亦自有祖風哉明古長子南園君名禾錫為諸生孫南湖君名臣為雲南黍議其卒也臣之長子龍灣君名長為行狀云寒家文獻起於西鄙然而補弟子員自先大父始入仕自先君始長工書法今此狀眞跡猶存郎刻本亦多傳人間可據以證致身錄之贋

曹孚

曹孚字顒若平望人訓導謹玄孫也隱居工詩文善摹寫景物與同邑史鑑尹寛練塘凌震為詩酒交號四大布衣尤閑於禮儀人有婚喪必質之而後行無不允當所著有楓江集平望鎭志

王雲

王雲字時望宋大冶令份之後好古力學早歲能詩與沈石田周白川為友自言性躭吟咏遇物適情即為品題不下千百餘篇但身經淪喪直以龍斷無賴與[illegible]之態發抒於其間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illegible]曰未能然繕寫卷軸投贄公卿之間竊所不願也君家孝友所積書幾千卷皆評閱數過丹黃相覆其勤如此正德末天子南巡將遂湖江西上縱遊雲夢武當而寧藩陰蓄異謀伺隙而動雲以白川備位大臣無所獻替貽詩諷之白川亦不忤也雲為諸生屢舉不第晩年再預鄉飮學者稱為葵南先生嘉靖中卒年七十有六

王叔承

王叔承名光胤以字行更字承父自號崑崙山人少受博士業弗好好古文詩歌觸景匠心不為剽竊應酬語已而好遊所感遇悉發為詩遊吳越諸山水留作吳越遊編入閩作荔子編汎洞庭登九疑太和作瀟湘編遊齊魯燕趙縱觀恒岱諸山作嶽色編初叔承貧甚贅錢翁女以不能出事翁若媼揭其婦出[illegible]怒不予一錢叔承意廓如也有所善少年商生者爲叔承謀曰吾聞趙王賢而好客盍往遊乎乃與俱之鄴而鄴時有客謝榛鄭若庸皆以文重於王然見忌

蒲伏稱王臣叔承覥知之歎曰屈吾膝而奉吾口腹何策會商生病死葬之銅雀臺下因北入京師時世宗齋居西宮諸大臣應制譔青詞多假手文士而叔承客興化李公春芳所春芳强使爲之叔承謝不能第爲草遊仙數章上覽而異之於是春芳大喜延之直所得縱觀上林太液宮闕禁籞之勝爲漢宮數十曲京師爭傳誦之然叔承意不自得輒謝去與王公錫爵范公應期胡公滒顧公養謙輩爲布衣交相得甚驩所至爭迎候之而叔承性簡亢無加禮意所不

可面折無所避或貧之遊取給而止滒以直諫死家不具饘粥叔承慟哭經紀其喪且振業其二子人比之原巨先云

沈汝和 本吳默撰傳

沈汝和吳江布衣也貧甚授徒自給修脯之外一無所取不得有一絲一粟之餽至人强之則怒形於色與人交煦煦和易口不談人惡知縣劉時俊表其門曰廉貞邁古人以爲當年八十餘猶手不釋卷一室蕭然其子以窶故或當午饋具僅粥厭懸悚汝和曰吾正喜窮人拒之飲未嘗不赴赴未嘗不盡歡坐中與客稱說古今娓娓忘倦一聞勢利猥瑣之談輒緘其口嗟乎若汝和可謂窮則獨善其身者矣

朱鷺

朱鷺字白民初名家棟爲郡諸生性至孝家貧授徒以養父頗能詩好禪理隱居華山中寫墨竹售之以此自給公卿罕見其面萬曆中議修正史鷺著論以爲革除四年之事孫蒙恥號死亂生年失無大於此者宜斷以史臣之權爲建文帝立本紀復其年號錄

其當時行事以存一代之典乃倣綱目作建文書法儗其後言者數以爲請上遂下詔復以建文紀年其議實自鷺發之爲人長身玉立風神閒遠崇禎初甘露降於華山撰甘露頌欲詣闕獻之竟不果至五年卒年八十

翁遜

翁遜字仲謙居城西門外性高潔獨行一意不喜見流俗人爲詩淡遠多苦思亂後西郊多吟社遜所與唱酬者自徐白顧有孝二人而外足跡未嘗妄有所

詣郎其門人來候有不如遙意者輒斥不令見嘗踽
踽獨行野外遇荒林曲徑輒徘徊吟賞至於衢市所
在必紆道避之晨炊不繼意泊如也儕有好事者或
歛粟賙之遜義不受卒窮餓以死惟詩百餘首傳焉

包捷

包捷字驚幾少有文名崇禎十五年舉於鄉亂後變
姓名隱居陽山吳易死於杭親族莫敢覷捷潛往收
其骸葬之壬辰歲卒貧無以殮篋中惟淳化帖一部
鬻以具棺云

徐白 趙瀚 以下續纂

徐白字介白本嘉興人徙吳江性狷介不苟取予以
諸生久次當貢遭亂棄去隱靈巖之上沙有園數畝
無子女不蓄僮僕手一編種蔬藝果甚自得暇則
坐小樓作畫吟詩詩幽秀得晚唐人風書畫亦無俗
韻不爲人作自娛而已故舊相尋掃落葉汲泉烹之
清談終日使人忘世三十餘年不出山人謂之石隱
所善趙瀚字砥之士諤之孫亦需次當貢棄而耕於
野盡亡其世業家無儋粟宴如也爲人清苦和粹不
以氣節自高人尤重之與白先後卒

戴笠 章夢易 顧偉

戴笠字耘野初名鼎立字則之祖天敘見孝義傳笠
孤貧力學爲諸生文行炳著渾厚篤誠與人居溫溫
終日而志節凜然非其義一芥不苟乙酉後入秀峰
山爲僧得禪學宗旨久乃返初服教授自資勤於著
述謂明亡於流寇綜其始末以月日爲次作寇事編
年采輯明末死義諸臣事蹟作殉國彙編自將相至
布衣無不詳載別紀烈女爲骨香集後死者爲耆舊

集爲發潛錄又有聖安書法文思紀略甯春秋行在
陽秋等書共數十卷居同里之朱家港土屋三間勞
穿上漏炊煙將絕略不關懷惟孜孜編纂雜采朝
野史乘之見聞口訊手鈔老而不倦海內著述家服
其精博惜多散佚不傳時同里又有章夢易字兩生
幼工舉子業有盛名中年棄去潛心經術著易筮詁
源左氏兵法楚辭補注凡若干卷顧偉字英白深明
象數通曉曆術著書滿家皆博物洽聞隱君子也

吳宗潛 弟宗漢 宗沛 從子炎 [illegible]

吳宗潛字東籬崑崙山人王叔承其外祖也兄弟七人及從子炎竝有雋才而宗潛尤雄肆爲諸生試輒冠其曹意不屑也雅負經世之學甲酉間奮身許國與弟宗漢宗泌往來兵間數路危難兄振遠死之宗乃歸隱嚴墓村與吳興沈祖孝范風仁嘉禾金暕朱臨同邑葉繼武吳珂等結驚隱詩社士之高蹈而能文者胥集焉歲以五日薦屈原九日祀陶元亮而宗潛常爲之祭酒已而文字之獄數起宗潛遂隱於醫著名茗雪間治疾不問貴賤惟當事招之則不往人

謂其通而介年七十八卒病亟猶口占古詩數百言衮衮不竭焉葉繼武字桓奏爲人溫厚靖深篤於氣誼居唐湖濱有煙水竹木之勝好友過從文酒留連旬日不倦家故饒以好事破其產圖史蕭然興趣彌遠詩警切無浮聲吳珂字匡廬耿介有節槩詩思刻深結撰務出人意表同人服其奇雋

宗漢字南村宗泌字西山竝有異稟博學工文辭宗漢眞純有至性一日學使者集諸生問行孰優衆宗漢者至百餘人無異辭平居恂恂體不勝衣而激於忠義之死不避遺令兄難棄家遠引從之乃歸雅好濂洛之學而不事表襮充養醇粹望而知爲哲人君子詩篇體氣高邁超然絕塵年未四十卒嘗以全歸自矢竟成其志宗泌強毅能辛苦以身徇義奮不顧家意有不得一發之於詩思致深沉音節遒美甚得中唐風格竟侘傺以死

炎字赤溟年亞諸父而才與之埒亂後棄諸生隱居教授初以詩文自豪既念明代未有成史銳欲論撰而所善潘檉章與之同志乃約共成一書炎所任世

家列傳二百餘篇博討國史家傳及郡邑志乘矻矻編纂寒暑無間手藁數易將有成書會南潯莊氏有史獄炎名在叅閱中遂及於禍在獄賦詩慷慨神色不撓死後家口北徙妻張氏自殺於齊化門炎天才矯拔文筆勁健作史傳甚有體裁詳而核簡而明美惡不掩有古良史風遭難遺藁散佚人多惜之

張雋 董二酉

張雋字文通少有學行倪元珙督學南畿拔第一益厲志聖賢之學操行方嚴繩趨矩步學者翕然宗之

有經師人師之目著述甚富綜括帝堯以來至明代
事蹟年排月次爲三部略每部有二十紀又以三部
之年配之易卦以與衰治亂協爻象吉凶作象曆以
五緯二十八宿分直卦爻作測象敘次理學諸儒列
爲八門一一考其行事著書作與斯錄凡數百卷居
湖濱之吳漊去南潯最近莊氏刻史羅列諸名士置
諸簡端不問知與不知雋亦廁名其間遂坐死年六
十餘矣雋之表弟董二酉字誦孫亦居吳漊從雋講
濂洛之學踐履眞純天懷粹白不言而使人意消亦

預於莊史之難難作時二酉前卒竟坐其家

吳祖錫

吳祖錫字佩遠一字稽田尚書洪五世孫也父昌時
吏部文選郎嗣父昌期廣西布政司參議三世以嘉
興故祖錫爲嘉興貢士崇禎末遭家禍痛不欲生家
財十萬盡散之以結客慕申包胥張子房之爲人雖
知不就意未嘗暫忘天性高邁神觀超然危急不改
其度能以片言使人意移卽怨敵亦願爲之死故嘗
蹈危難而卒自全乙酉後未嘗家居虎狼之叢[illegible]
之窟王公曲室靡使幕府無所不棲託其中之所存
人莫得而測也生平足跡半天下山川阨塞如指諸
掌奇材烈士靡不結納自負匡濟之略而無所試之
竟齎志以沒丁巳歲死於膠東久之乃克歸葬

王錫闡

王錫闡字寅旭雲之曾孫生而穎異多深湛之思詩
文峭勁有奇氣博極羣書尤精曆象之學明代用大
統曆惟疇人子弟習之儒生已罕有知者至西曆尤
深奧非專門授受莫能通錫闡聰悟絕倫覽西人書

輒能明其法數并所以立法之故久而洞徹源底謂
中曆西曆互有短長乃自創新法用以候日月食離
密於前人諸割圜勾股測量之法他人所目眩心迷
者錫闡手畫口談如指黑白每言坐臥嘗若有一渾
天在前日月五星錯行其上其精專如是所著曆法
歷說大統曆啓蒙解圜三辰儀晷諸書通曆術者視
之以爲專家不逮也爲人孤介寡合古衣冠獨行踽
踽不用時世一錢其志節皐羽所南之流亞也年五
十五卒無子

朱鶴齡

朱鶴齡字長孺弱冠試第一補弟子員亂後閉戶著書長於箋疏之學先註李義山集錢宗伯謙益見而稱善貽以僧道源所註本令足成之謙益自註杜集未就併以與鶴齡令薈萃成書而鶴齡頗立異同謙益不樂遂各自為書兩行於世鶴齡晚年尤究心經學著毛詩通義尚書埤傳讀左日鈔諸書甚有功於經傳生平殫精書史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途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因自號愚菴命所著詩

文為愚菴小集年七十餘卒

顧有孝 周安

顧有孝字茂倫為人開美長身玉立善談論喜交遊家釣雪灘陋巷蓬門四方賓至無虛日有孝傾身攬接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既盡其產復瀕於難不悔也明末吳中詩習多漸染鍾譚有孝與徐白潘陸俞南史周安顧樵輩揚搉風雅一以唐音為宗有孝選唐詩英華盛行於時後來詩體為之一變羅又有五朝詩鈔明文英華諸選雅好汲引人有寸長必咨嗟激賞寒素多依以揚聲故雖布衣窮居而名聞海內周安字安節樂道甘貧蕭然遺世詩格清遠不事雕飾而天趣爛然顧樵字樵水志尚冲素於世無營詩雋永有錢劉風味畫入能品每秦筆遊山水圖而詠之留連忘返焉

朱明德 計大章 王載

朱明德字不遠少治經義有聲從而學文者戶屨常滿隱居爛溪之濱作廣宋遺民錄以見志諸隱者多輕世肆志或以語言文字賈禍明德內介而外和不

為矯激崖異之行故患難不及潛心學道教授有方即俗學而引之理學弟子著籍者凡數百人晚年有得於性命之旨養亢神王至老不衰同隱溪濱者計大章字采臣亦闇修之士早歲嘗見黃公道周勉之曰學不愧人字可矣大章服膺終身講學以體認天理為宗不多著述年八十餘卒王載字咸平隱居梅里學不為人隱不近名亦味道而有得者也

張嘉玲

張嘉玲字佩蔥兄嘉琜辛丑進士嘉玲才藻與兄埒

其初銳意進取既而與桐鄉張履祥烏程凌貞遊聞作聖之學翻然嚮往厭薄時趨學使者按部嘉玲已食餼足及門而不入以謝諸生勇於蹈道講求古禮而力行之飭躬砥俗非義不履潛修默契日造精微力排雜學一以程朱爲宗方欲有所論著病作遽卒年未四十履祥稱其徙義之勇析理之精既弘且毅日進而未見其止天夭其年斯道之不幸也

松陵文獻卷十一

人物志十一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高僧

宋

德一

德一吳江人建炎初爲金人所擒遁歸卓墓村結草菴以居暑月煮茗施行人人未之奇也既卒其徒法才用火葬於烈燄中得其所持數珠人皆驚歎因名

其菴曰留珠元洪喬祖撰碑記趙孟頫爲書之至今尚存

元

善如　本續燈存藁

善如字愚仲吳江人嗣法徑山端禪師言不妄發信筆而書出世蘇州開元寺道望烜赫退居封門直指菴人稱之曰直指和尚將終呼門人訣別泊然而逝

祖瑛　本續燈

祖瑛號石室吳江陳氏子出家於邑之普向寺得法徑山聯機禪師住明州隆教雪竇育王及杭之萬壽晩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榝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裘衣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

原妙　本行狀

原妙號高峯吳江徐氏子母夢僧乘舟投宿而孕襁褓即喜趺坐十五出家叅斷橋倫令究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脅不至席口體俱忘叅雪巖欽令看趙州無字毎入室輒被痛棒一日覩五祖演和尚眞讚有省

自是當機不讓久之欽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曰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麼曰作得主復問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處師無語入龍鬚苦叅五載因同宿僧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咸淳甲戌遷武康雙髻學徒雲集遁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巖拔地千仞峭石林立就石洞營小室如舟榜曰死關叅屏給侍破甕爲鐺併日一食弟子亦罕得見道價彌重學者多殊方異域梯山航海而來師設三關語驗之下語不契輒閉門弗接元貞乙未冬鳴鼓告衆

偈而逝塔全身於死關師行履孤高機峰險峻屹爲
宗門砥柱其語錄盛行至今

明

弘道 本青烏志

弘道號竺隱吳江沈氏子少穎悟日記千言出家靑墩之密印寺從魯山文法師遊淹通教典謁我菴和尚於天竺獲得教觀權實之旨洪武初築室潛源溪上將終老焉尋奉旨箋註楞伽諸經頒行天下御製竺隱說賜之後與楚石琦同召入京爲僧錄司左善

世孝慈皇后崩岐陽王請作佛事於靈谷感神燈數千照耀林木奉詔爲征南將士設廣薦大駕親臨有靈光四燭祥雲冠山之應二十四年告老居長干坐臥小室修一行三昧明年秋跏趺而逝茶毘舍利無算塔於天竺雙檜峰

古拙俊 本續燈

古拙俊禪師吳江人出家越州日鑄寺參石屋珙及三衢懶牧得禪定工夫叩古梅三見三被棒歸里立限壁觀九年每三年燃一指歷燃三指忽大徹往見福林度法戰相契遂留首衆年二十八衆推出世道迹下山韜光嚴壑三十餘年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任繁昌之東盧山永樂中被旨住金陵天界寺遂終老焉

眞正堂 以下三傳本同里先哲記及蒙菴稾

眞正堂童稚辭親師事萬峰和尚慧性開明悟道甚早精修苦行惟日不足草衣木食處之裕如嘗刺指血寫經無疾端坐而化越三日徧體汗流荼毘復有舍利時咸異之其弟應了然同師講道篤志禪那裔

德俱茂視其兄有光焉

寶南琛

寶南琛貌古心清充養有道始爲沙彌徒步登雙徑禮愚菴禪師咨叩心要學成歸隱慧日懺院兼通儒書遊戲詞翰士類極稱許之主定惠虎丘教席掌蘇州僧綱規矩老成緇徒畏服姚少師廣孝與之深契求及領薦而終

壽無瑕 源古泉附

壽無瑕吳縣陳氏子乳哺不葷食年十二入洞庭西

[illegible]源寺師瑕雪菴禪源貴講其序雪菴卒無瑕之孝不敢惟孜孜訪道參禪於萬峯之高弟持寶藏受經於天界左善世誠鶴峰學通內外宣德四年領薦住吳江報恩寺戒行卓然緇素向慕始有興復之規嗣是掌教者爲源古泉本西山大族藏氏淹貫儒釋闡揚宗旨名出無瑕之右正統六年嘗往長沙市木舟行險途檣竿有火光燭天者三人歎其誠感後五年建天王殿復產靈芝於是遠近尊信禪林改觀矣

智瑄 見續燈

智瑄號寶峯本姓范氏父木匠也爲海舟慈禪師造塔院斧傷其足宗酒飲之海舟曰傷足猶可設若去頭尚能飲否瑄聞有省遂求出家充火頭刻意參究不覺火燒去眉面如刀割引鏡自照豁然大悟作偈呈海舟被印可出世金陵高峯成化八年無疾而逝

眞可 去塔銘

眞可字達觀本姓沈氏其先自句容徙居吳江之灘缺生五歲不語有異僧過摩其頂曰此兒出家當爲天人師言訖不見遂能語性雄毅魁偉不茹生不喜見婦人年十七仗劍將遠遊宿虎丘僧舍聞誦八十八佛名大喜晨解腰金設齋求剃度去而參方聞僧誦張拙秀才偈大疑之頭面俱腫一日忽悟腫處頓消自是凌轢諸方過匡廬窮相宗奧義參徧融於京師掩關淞江復嘉興楞嚴寺募刻藏經易梵本爲方冊天下便之徧遊五臺峩眉諸名山修復巨剎十五所所至緇素皈仰稱紫栢大師慈聖皇太后聞其名賜紫伽黎神宗皇帝遣中涓致問焉師誓於救護不

惜軀命嘗歎曰憨山遣戍不歸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我慧命一大負遂自匡廬復入京師妖書事起誣奏及師逮下詔獄榜掠很藉猶與同繫者從容說法如平時一日索浴說偈端坐而逝待命六日顏色不變還葬徑山肉身儼然憨山作塔銘謂師見地直捷穩密不忝轉輪與于面目嚴冷接人不用世偈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云有紫栢集十五卷行於世

性沖 本續燈

性冲字古湛秀水張氏子初以俗上見無趣空禪師有所契遂棄家剃染尋受付囑結茅徑山開法吳江之車溪菴提唱眞切道風遠聞菴居二十餘載萬曆庚戌應徑山祖庭之請疾作仍返車溪終焉

通問 本行狀

通問字箬菴父命安期見文學傳安期晚年無子設百日無遮大會而師生弱冠穎異能文偶閱楞嚴有疑謁磬山修禪師矢志叅究將婚脫走武林落髮南澗之理安寺叅密雲於金粟不契仍上磬山夜聞風

聲有省益加精研洞明宗旨出世南澗移住夾山金山繼主磬山祖席復應嘉禾漏澤之請凡五坐道場說法如雷宗風大振乙未秋預知死期散衣裝圖書與檀護訣別泊舟吳江之應天寺沐浴更衣而逝師體甚羸弱而神觀精明條令嚴肅衲子多望崖而返惟眞叅實究者依焉至今稱南澗門風淸嚴孤冷諸方莫及自五燈會元後四百餘年無編纂者師乃徧搜諸宗師語錄舉要芟繁爲續燈存藁十二卷辭核服其精當

通賢 本塔銘

通賢字浮石平湖趙氏子生不茹葷將婚逃於普陀落髮爲歷叩眞寂雲門憒無入路乃偕同志上鷹窠山頂掩死關問舉屍在這裏其人何在有省得法天童悟和尚爲末後囑付弟子出世吳江遜村之報恩寺寺有三石佛自海上浮來其額曰古佛重光師俗名重光法號浮石如讖記焉繼席天童歷應廣慧福城之請爲人樸實慈和與物無競學者樂親依之稱嗣法者最衆竟終老於遜村

陳昉

陳昉縣市人慶曆間為縣吏掌刑名以廉謹惠愛稱無妻子惟蓄一婢性嗜魚每食必以二魚為餉一日餉至而昉適他出同舍吏戲竊其一置舍蓆上昉歸以為婢所匿也怒責之時向暑舍蓆生蛆墜几上昉視之乃魚腐也始悟婢冤歎曰此小事尚然況吾為吏決大事能無冤耶遂辭役作詩詩云二十餘年作吏人後園花木池

成林盡是筆頭邪撚得枝枝葉葉有冤聲刑重惟恐囚人怨情輕又怕本官嗔不如無事早歸去免得生冤對死冤別親友從縣前運河洞中而去洞甚深相傳通太湖之底上聞浪聲行七十里可出洞庭山後數年有道人沽飲肆中將別留一壺為贈曰以此償酒價貯酒嘗佳既去忽見酒旗上題云昔年陳昉登仙處酒味松陵第一家主人驚異取壺貯酒則香美異常自是沽者羣集家遂致富始知昉已仙矣因名其洞曰仙人洞洞上有橋曰仙里橋云明嘉靖間知縣張明道作亭其旁曰仙跡亭按真仙傳亦載昉事謂其於魚得報於長橋踏白石上昇郡志因之蓋誕妄不足信

元

富恕

富恕字子微號林屋山人宋丞相弼裔孫南渡來吳幼習舉子業值元季兵亂遂棄家為昭靈觀道士然好學不倦善歌詩有名搢紳間嘗別築室雪灘之濱題曰掛簑亭又繪仙山訪隱圖一卷寄興雲海之上遂昌鄭元祐為記亟稱其人云同時有膺擇中瑛石室皆吳江名僧恕與往還唱和為方外交

雲外道者

雲外道者朮真氏名靈保字佑之王逢梧溪集曰予過吳江同里洞真觀黃碧巖丹房會雲外道者曰嘗為鎮南王長史統騎兵五百人征汝蔡妖黨以功闕賜金幣上尊陞司馬至正十六年二月長槍軍帥大小張鑑叛據揚州王退駐淮安時憲使褚不花拒寇趙頁城胡陳寨首鼠兩間靈保說胡誘獲趙人畜千百計既饑軍民相食數求老張平章援不為應復將

王命間道走京師告危急狀授濟南路治中議督諸部救十月城陷不花拒敵死王被執逾月不屈妃某偕水死焉靈保得王冈間由海趨浙遂寄跡老氏葢數年矣與之交旬日意氣殆欲相從於閬風之上者因壯其前高其後序而詩曰菲衣麻屩今道者元是親王右司馬雪尾羔羊蒸瓠肥金盤露酒盟河鴻主畫才優彤郎閫督戰功收霍丘下濟南烈駕本遙授誓欲勤王膏草野先時張鑒叛揚州孤軍退在壽邊樓老張平章擁精鋭闘道蠟書躬遠投近郊雖順等

狠子千里橫亘長淮鰌鵠形徒志牛後爇龍種竟逐鴟夷浮申胥血淚霽雲鏃落景荒寒影悽獨去燕齧吳百朓朒蘇臺又復遊麋鹿三萬頃湖七十峰一節一篷娛老足胎禽將雛桐白華遇我黃石仙翁家葢珠眞經口暗誦滿月澄暈天東霞來者玩迅電往者歎逝水擬招安期生更拉偓佺子閬風共揖長爪姑試問蓬萊清淺還有幾

明

胡道安

胡道安字安谷性狂戇人呼胡風子爲玄妙觀道士師計玄老晚遇異人授青城太乙雷書及斬勘魑魔秘旨洪武末吳中秋旱知府延道安致禱道安登壇酣酒詬罵怒髮衝冠令下陰雲四合雷雨大作知府甚敬禮之

楊茂林

楊茂林字湛然有道行不用符檄書片紙能役神鬼永樂五年文皇后崩大集黃冠修醮事資冥福茂林以白衣見上異之命以官不受賜法衣俾遊四方會

吳江大旱署縣事王懋本延之禱雨雨隨澍因留之崇眞道院搆方丈以居在院屢著靈異一日忽蛻衣履而逝蓋百餘歲云後有自洞庭還者遇茂林授以二履令攜歸人始知其僊去

鄧青陽 以下二人不詳里見皆記

鄧青陽全眞道士也金丹內煉之功旣成雲遊物外自武當徑武夷因過同里隱者范伯彰延之家塾聽講神清氣肅見者竦然嘗著觀物吟百篇皆託物以喻性理之旨後數年尸解而去

俞嗣宗

俞嗣宗字廷遠儀表修長音吐洪暢傳靈寶齋法默契其妙醮筵蕆事終日無惰容其誠敬類如此久居仁濟道院闔郡知名年九十有六

藝能

明

馬敘

馬敘字彥强善書洪武中嘗受薦不仕

盛寅 弟宏 子僎 從子倫

盛寅字啓東以字行逮之子少學於王山人賓察脉處方有奇效永樂間有內侍以蠱斥居外久之上望見驚曰而固在耶對以寅實生之得召見授御醫太子妃孕而疾動寅謂當與利藥諸醫皆駭阻妃聞令

言利藥者進治立愈大被賞寅在上前持論梗梗以此愈重之扈從北征洪熙初掌太醫院賜勅褒美宣德中嘗應制賦瑞雪詩一日與同官奕於御藥房上猝至不及屏因叩頭請罪上覽局沓賞令賦觀奕詩明日御製醉太平詞以賜其家至今傳之寅節操不苟嘗夢有寄胡椒者私啓之覺而踧踖遂至累日巡撫周忱與道故舊餉餘糧米百斛寅以詩却之忱服其高致臨卒作詩三章年六十七所著有流光集弟宏子僎從子倫俱以醫顯故盛氏世世隸太醫籍云

先賢讚有命啓棗視黑白後疾事頗感媒不伋且他書不載故附之

宏字叔大亦爲御醫與寅齊名景泰初治宮妃疾良效當進官不拜以家世隸軍伍請除之報可尋致仕

僎字汝德勤學有行誼寅教之曰醫貴有德顯則出入禁密微亦往來閭閻不可不慎也僎謹受命父卒醫遂大顯不以貧富二其心教弟侅成進士嘗使家僮輸糧於官多取一斛以歸僎怒責之還米屋後以飼鳥雀其立志如此從子塏（徐志作愷）字用美早年應舉不偶遂更業醫精其術存心仁厚士大夫皆禮重

之成化初召入太醫院將擢用以母老告歸久之自擬墓誌而卒年七十五子乾亦善爲方有父風

倫字文敘性明敏少傳寅學又遇異人授堪輿家言尤精其術人以疾求療及相地者殆無虛日

盛伯瑄（以下三人出同里志皆記及歸田藁）

盛伯瑄其先揚州人隨父宦遊華亭會中原道梗徙居同里性耿介寡與勤於問學爲詩務出己意不喜與人賡酬善以子平之術推人貴賤貧富壽夭累著奇驗安貧樂道壽終於家獨行之士也二子論戊南荒以殁遂無後

繆仲康

繆仲康於醫甚深內經諸書唐宋以來名家之所論辨皆能鉤摘幽隱切脈治病有十全之效然不汲汲於利故鄉人尤德之子宗伯能詩章善畫梅醫術益顯

周孟堅

周孟堅世以醫名同里迨孟堅尤精其術所試輒效知縣王廸雅重其爲人名其堂曰恒心成化中入太

醫院後歸自京師聲譽益振人有求者臨扣輒應不以終始易節縉紳皆折節下之同時又有蔣士能善瘍醫亦世業也

陸復

陸復字明本善書梅自號梅花主人嘗至金陵用黃紙題門自鬻魏國公出見之訝其僭妄執之復謝曰愚民不識禁忌因問何能對曰能寫梅耳命畫於粉壁高數仞復染翰操管頃刻而成公大喜賞之更加禮焉由是名重兩京

之術崇禎十年以明經對策京師有試其術者扣以日中休咎焯占之曰今日主馬驚其人哂曰吾此馬服之二十年騁高凌阻如履康莊何至罣駕爲哉將歸謂馭者曰善控之毋爲皇甫先生笑也行未二里馬遇橐駝駭而奔其人僅免心服焯之奇中自此知名京師

黃宸

黃宸自稱長嘯生善山水花鳥兼長八分書性嶽嶽不喜附麗有隱者風從子鳴鳳亦善寫生

潘子曰余聞之自嘉隆以來縉紳先生風流弘長類多兼能如周公用顧公大典並擅丹青而曹公鏷薛公穆爲之亞王公問汝公泰並工書法而朱公應辰凌公信爲之繼以至吳公涵善篆沈公璟善四聲珣善隸此數君子者文章政事表表耳目皆不以一藝名故無得而贊焉然亦足見一時文雅之盛云

鄧明

鄧明字啓東善傳眞得意時絲髮無不肖者

沈與齡

沈與齡明醫不爲危言高論而所治十不失二三遠近神之稱爲竹亭先生有醫便行世

周叔宗

周叔宗名祖以字行用之孫好禪理工眞草書自言得晉人法有高韻嘗至京師名大譟時人求其泥金書者一字一金同時有顧澄先者字慧曉工歐陽書

體嘗放叔宗筆意往往酷肖而氣骨不如識者以此別其眞贋

張金

張金字德純以字行居梅里有花木之勝以畫猶自給人或買縣堂中眞猫見而怒與之鬭名遂重知縣劉時俊高其行嘗屏騶從造其門短几山肴相對移晷

皇甫焯

皇甫焯字文含參政澳孫博學能文旁究六壬遁甲

人物志十二

列女　　邑人潘檉章力田輯

宋

張二娘

張二娘湖州人嫁邑民陳熙載年二十而寡（徐志云二十三）父母憐其無子欲奪之不從以夫從子煥文爲後事舅姑無失禮年八十餘元大德二年旌其門

元

獨吉氏

獨吉氏斷事官六舍妻也夫亡守節不嫁至順二年被旌

明

阮妙聰

阮妙聰郡人時鄉女嫁劉彥敬年二十五而寡子貢裁五歲且姑巳老妙聰竭力奉養訓子讀書仕至河間府通判鄉人榮之洪武十年旌表

楊六娘

楊六娘査華二妻也年十七而嫁有娠未產而夫卒及生子名勝十躬自教育以承宗祀洪武十九年旌表

按實錄洪武二十年夏四月吳江民劉某妻阮氏査某妻楊氏皆年少夫亡不改其節詔旌表其門據此則三婦同在二十年旌表而舊志一以爲十年一以爲十九年未知孰是姑從原文

錢氏

錢氏太倉人嫁同里胡原洪武三十年原戍雲南逃還事覺坐棄市錢曰君萬里歸爲妾耳今君死妾何忍獨生至夜分抱乳下兒泣曰吾不能保汝矣遂自縊年二十八袁華爲傳

陸氏

陸氏吳江民王永年妻年少喪夫育孤有方守節無玷正統七年三月旌其門見英宗實錄莫徐二志皆不載

凌淑貞

交淑貞太常少卿信之女兄也歸同邑范忠忠早死淑貞守節不渝天順五年三月旌其門

張福眞

張福眞湖墓邨小家女也嫁黃偉偉父茂故爲許氏奴居城西賣漿偉死茂貧且鰥福眞捘難與居遂歸父母家父母强之他適自知不免佯許諾擇日當行乃粧飾衣常服密自經死時弘治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也年三十五知縣金洪聞之欲爲奏聞而里老懼爲累不以實報遂止

事見莫旦續志較徐志所書頗爲詳覈益福眞實以舅家貧且鰥無所依故不得已而歸父母家志不見諒遂以死繼之耳而徐志云茂將嫁之又云沐浴更衣辭其舅姑而出不知奪其志者乃父母非茂也而茂已鰥居又安得所謂姑而辭之紀載失實如此不可不辯

王氏

王氏少孤事大父繼宗盡孝贅趙維爲壻年二十而維死繼宗欲更嫁之不從携二女以居躬紡績以養大父如是者三十餘年有司以聞弘治十二年旌其門

沈氏

沈氏知縣悉女弟也歸吳嵩嵩溺死無嗣竟不他適正德十三年被旌

顧氏

顧氏歸龐榮榮病瘵才年而卒顧哭之哀遂至失明父寬家故豊欲迎養之不從曰兒雖大人道體然有家在不可離也事姑能盡孝鄉里稱之正德十六年旌其門見實錄徐志云嘉靖三年誤也

陸潔

陸潔許謨妻也年十八而嫁二十謨亡潔即斷髮破面示不二志奉老姑撫稚子人無間言嘉靖十一年旌表卒年八十八

錢如潔 附沈氏 本杜偉墓誌

錢如潔父皓世爲儒林里著姓少字按察僉事曹鏷長子禮禮有痼疾不能娶自願解盟皓不聽鏷乃先娶小家沈氏女與禮居以試之禮終不知人道於是

[illegible]中夜請皓從之如潔微聞即欲自經母防守不得
死殯病不食母強之如潔曰獨不聞蔡人之妻宋人
之女故事乎母以爲然乃始食常晏居深念偶見侍
者棄敝衣於地呵之曰衣敝也而棄之假令而夫病
也亦將棄之乎父母知其意防守益密而潛以女更
許烏程溫氏如潔聞之復不食母慰諭三晝夜乃稍
蔬食自度求死不得乃佯爲歡笑如平時守者稍懈
將行之夕沐浴更衣大書寢壁遂東向自經死以曹
氏所居近東也時年二十六後二年穉卒沈氏年尚

少姑董氏憐欲嫁之沈氏泣曰錢母未歸也猶能指
生以殉而妾既歸矣又誰歸哉自是屏居一室足不
踰閾嘉靖四十五年巡按御史溫如璋以沈氏貞節
聞詔表其門獨不及如潔以世宗年高方祈天永命
諱言死故遺之也沈氏謂錢母正適未蒙旌典讓不
敢先至萬曆二年乃卒年八十有五嗣子大武請於
錢氏迎如潔柩以歸遂合葬焉邑人稱曰雙烈

徐志書雙烈事多未覈今以吳中往哲記及墓誌
參定之徐志云穉卒溫氏來迎女知不免乃[illegible]、
閨下沐浴更衣書於寢壁云前緣已定禍福同當
遂自經死遺書與其姑董求葬曹氏墓從之按錢
女之卒在正德癸酉穉卒在後二年乙亥而謂穉
卒於溫氏來迎之前不知曹氏已解盟矣固不必
待其卒而始議他適也書壁之詞凡十四字即居
恒自念只有一船搖兩櫓何曾一女嫁雙夫兩語
耳徐志云云不知何據至於合葬之事成於萬曆
甲　嗣子大武之謀距錢氏之卒已六十餘年而
謂女自請之其姑從之不亦疎乎噫即此一事已

不勝牴牾可見史事之難即讀史者亦未易也

黃氏

黃氏凌士奎妻士奎沒黃氏年僅二十一有遺腹孤
曰安親鞠之以至成立守節終身

費氏

費氏父庸年十八適郁瓚期年瓚卒無子矢心守節
剪髮自誓已而脫簪珥營葬具因爲壽藏以俟曰我
未亡人也孀居三十五載人無間言嘉靖三十八年
旌表

沈氏 本副道登撰傳

沈氏憲副啓曾孫女也年十八歸王子遠未踰歲子遠卒無嗣家貧依母以居沈氏哭曰所以不即從王生地下者欲求一胤子以繼烝嘗倘四十無後是天也吾竟下殉王生矣已而子遠弟孔章舉子洪祉沈氏適四十遂以爲子遠後子遠屬纊時以短幅作書遺甥凝之沈氏得而帛囊之以自佩曰此王生書也覽之輒泣下垂四十年而以帛囊泣授洪祉曰此爾父書也平生足不踰閫言不出閫巡按饒公以其節

聞於朝加旌異焉

沈氏

沈氏諸生周甸妻夫早亡守志不貳萬曆三十年旌表

姜氏

姜氏姜誠之女年十九適吳會會故非溪舊族遷長洲之葑溪善丹青姜氏歸會僅半載而會與其父及大父母相繼染疫死姜氏奉姑朱氏誓以死守家貧甚日勤紡績以供饘粥先是會娶婦時曾貸其友白金三兩會殁友欲取償因說其姑令姜氏改適姑猶豫未決姜氏遂慨然入內寢自經死後事聞表門建祠詳見長洲志

凌貞女 朱臣宣撰傳

凌貞女同里人字里中徐生應化未娶而夭貞女聞之泣請於父母欲往臨其喪不許則撫膺曰兒徐婦也父母禁兒行將何以爲兒有死而已父母不得已强聽一往貞女往即易衰絰伏尸哭極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保姆乘間趣貞女歸貞女曰此吾家也又

安歸耶是時徐氏內外無不驚異貞女然以其年方少不欲留之而貞女則堅欲留誓不復去久之其舅死姑獨與貞女居又不能給薪蔬貞女益務操作以供養姑歲大祲斗米至二百錢而貞女以其力作所得更市美好以進姑爲感泣姑嘗疾困貞女刲股肉以啖之姑失明貞女屢舐其目已遂豁然人以爲孝感嘗立從子爲嗣竟不祿及姑卒并舉其舅與應化之喪皆貞女以一身任之自童年歸徐以迄於老飲食臥起必依徐郎柩哀慼閭里巡按御史以其狀聞

詔旌其門歲給粟帛終身

沈氏 本陳宗之傳畧

沈氏吳江人從父徙吳適黃居堂家壁立工丹青年二十四居堂死歛畢卽投繯居堂兄覺之泣曰弟無後而有遺孕倘生男弟不死矣沈氏拭淚從之屏處一室椎髻垢面日勤剌繡或臨夫書冊粥斗粟自給後果生子元吉稍長卽課之讀篝燈緝績毎隆冬單衣膚肉皴瘃至夜分欲寐引針自刺其臂年餘五十父患瞽無子獨棲皐峰山沈氏曰非我奉養不能全

父餘年矣乃歸父茅舍親刈草舂米以供朝夕崇禎十年提學御史疏其節孝詔旌表

何氏

何氏邑民湯斂妻守節四十七年崇禎十年巡按御史以聞詔旌表

周氏

周氏四都人父早卒育於伯父諸生行簡年十二字邑人顧士彥未及婚而士彥患蠱奉侍湯藥者四年士彥竟卒周氏事翁姑以孝謹聞翁姑憐其年少[illegible]

[illegible]更適周氏覺之乃剪髮毀容以絕其意萬曆三十九年知縣魏士前高其節爲加笄表門後翁姑沒含歛如禮尋卽所居以葬顧其地接吳氏祠堂所以誘脅改葬者萬端周氏不得已乃聽遷而身依族子以老年七十餘乃卒論者謂周氏固女也而全乎其爲婦且全乎其爲子養生送死始終一節嗚呼難矣

潘子曰傳列女者所以愧夫男子而二其行者也然而苦節幽光考見爲難莫志所載非旌表者不與近於監矣且旌表者類有力者得之匹婦慕義將何所

勸焉徐志蒐採加詳然亦不數數見也以余所睹記往往家傳伯姬之操人表少君之行雖未能盡書然是足以風矣至於乙酉以後海宇版蕩士大夫往往偷生蒙面而紅女田姬乃能駢頸連臂視死如歸一邑之中後先相望何其盛也余友戴笠業已彙錄爲一書而余采其尤者綴於篇

張氏 附張氏程氏

張氏諸生沈承銘妻乙酉十月十三日賊至盛澤被執張氏自紉其衣賊欲解之以刃自刎死同[illegible]

者有張敬宇女盛澤人也字於邵賊焚其家挾女出
女奪刀自刎其面賊怒殺之又有嶶州民程振華女
寓盛澤賊欲汚之不從赴火死

顧氏

顧氏諸生顧而雅女同里人歸於陳乙酉八月二十
一日賊至殺其夫復逼之且哭且罵見殺於野

許氏徐氏顧氏沈氏

許氏太學生馬孟翔妻徐氏氏徐華宇女顧氏氏顧
玉洲孫女年十五皆同里人也賊至俱赴水死又同

里諸生沈襲嘗女爲賊所獲斷臂而死

張氏 附邵七妻

張氏許墅關人吳江諸生陳偉妻丙戌正月十五日
吳勝兆兵入城被執紿守者投寶帶橋下死後月餘
求得葬之貌如生邑中人士多爲詩文以弔焉同時
有邵七妻居西門外被掠至寶帶橋亦赴水死

張氏

張氏諸生顧應鼎妾賊逼汚之哭詈不屈遂要斬焉

顧詵妻 附陳氏吳氏

諸生顧詵妻某氏遇賊不辱赴河死又有陳氏者諸
生陳若來女年十七賊至投水賊救起氣未絕少選
復投水死吳氏者亦儒家女遇賊赴河挽之出卽抱
樹不可解被殺

徐氏 附翁妻

徐氏與夫程某同避賊夫以金數兩授徐氏獨前遇
賊見殺徐氏曰夫若懷金可以免死我何忍獨生亦
赴水死時有翁某妻舟行遇賊先殺其夫將汚之妻
曰殺吾夫卽吾讐也奮罵不已遂被殺

沈氏 附邵一妻

沈氏諸生陳啓瀛妻貌美而賢事翁姑以孝聞乙酉
七月兵入同里啓瀛以全髮梟於市沈氏偕子女匿
竹林中兵搜得攜其子女去復欲執沈氏沈氏倚竹
誓死不肯去兵怒斫其臂遂仆地死而一手猶握竹
節堅不可脫人咸異之邵一妻某氏貌頗美被執至
舟中怡然如常兵不爲備至寶帶橋投水死

陳五媳

民陳五媳某氏黃家溪西木橋人年二十賊害其夫

因遇之某氏僞許為挾以登舟伺間跳水死

徽商二婦

徽商某妻妾二人避難吳江洋稚港遇賊妻自溺死妾被獲不從痛罵受三刃而絕

徐氏

徐氏盛澤沈仲衡妻乙酉兵至匿屋壁中火發出投社廟一卒露刃脅之抱柱不行强牽以去經白漾自投於水卒復出之驅令登舟大罵觸石卒怒刃之被七創而死

補遺

顧氏

顧氏光祿監事綱之女歸吳邦栻僅歲餘邦栻卒業太學病沒顧年二十四誓不改適事孀姑以孝聞嘉靖四十年旌表

寓賢

志有寓賢蓋人物之別見者也邑當吳越之衝素稱江湖之勝故停車問津者往往而有然或游而非寓則例不得書或寓而非賢又不必書也徐志列陸龜蒙范成大於寓賢中余既據史傳駁正之矣若黃由姚廣孝皆以同郡之人名之曰寓夫壤地相接過從往來何所不有若必一一借書繁複已甚且余作是書雖托始一邑將藉為三吳之權輿若彼此互用亦何用此駢枝為耶故謹而削之非敢略也

宋

方滋

方滋字務德少寓應天寺建炎間歷浙西提舉司幹官乾道中知紹興平江二府

元

楊維楨

楊維楨字廉夫會稽人泰定中舉進士官至待制至正中避兵華嚴寺尋徙松江築玄圃蓬臺海內文士造門納屨殆無虛日自號鐵崖既得鐵笛號鐵笛道

人洪武三年召修禮樂書維楨賦老客婦詞以進上喻其意賜安車詣闕留百餘日書畢即乞骸骨命仍以安車送之抵家而卒年七十五維楨天才逸邁所著詩文爲學者所宗號曰鐵體邑人陶振謝常輩皆其門生云

錢惟善

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剎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江爲曲江維善据枚乘七發引用因此得名遂號曲江居士官至副提舉張氏

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同里與楊維楨倡和有句云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樹頭紅又云漢史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年蓋感時事也已而移居華亭洪武初卒與維楨及陸居仁同葬干山號三高士墓

倪瓚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詩畫淸絕爲世所重至正間避兵邑中寓同里及華嚴寺士大夫爭延致之見俗子輒避去不顧張昶人物志云瓚元季鬻田百千緡[illegible]與張伯雨晚年扁舟江湖多依止僧房道館寓松陵與陸靜遠虞勝伯爲友靜遠子顯其子埒也時崑山顧瑛亦棄家隱同里僧寺故江陰王逢懷瑛詩有九里水雲孤櫂泊半樓羇月兩尊同之語

明

丁敏

丁敏字巽學本烏程人詩文典雅元末徙居吳山之麓與里人袁敬張璹輩相唱和繞屋皆植梅常笑傲其下有詩集傳焉

董遠

董遠字仁仲天台人少以遠大自期不事家人生產精朱氏詩兼通左氏春秋至正中兩試有司不中遂留錢塘潛心古學不復以科舉爲意已而入吳止天平山復寓松陵之梅花莊張士誠聞遠名遣使奉書幣迎之遠受書返幣堅臥不起使及門者再乃避地錦峰依浮圖氏以居吳元年徵赴京師以沉嘿不稱旨謫居濠梁八年以薦授莆田知縣時年六十餘矣其治莆田以循良稱後卒於吳

王褘

王褘字子充義烏人元季覩時政衰敝走燕都上書不報歸隱青岩山中太祖徵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頌上喜曰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詔修元史與濂同爲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奉使招吐蕃至蘭州召還改使雲南抗節死事具國史建文元年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改謚忠文褘與陳基善嘗同遊吳松寓居頗久集中有吳江客中冬至日及吳江別蓮上人詩蓋皆未遇時作也

李幹

李幹字貞臣睢州人仕元爲許州同知歷戸部侍郎佐擴廓軍役敗明兵俘置鎭江已而選入司農議禮律官制皆預焉及建六部以爲吏部郎中兼秦府相參軍召議藩封復斥居寧夏又召入爲翰林待詔直閣以老致仕來蘇依友人盛逮居一都年八十六卒逮爲買地黃山葬之幹通究典章明國初制作論議英爽一時稱之

張明善 見同里先哲記

張明善博學多才長於詞曲古樂府歌行塡刻數百言立就得騷人比興之體善推步天象言休咎有徵元至正間從湖廣客遊東吳道阻不能歸因僑居同里巨室爭延致之方賓筵酒酣操筆爲新詞擊唾壺而歌聞者爲之傾倒淸癯多疾遂卒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官師志一

潘子曰吳江置縣起於五代自是以前吏治民俗邈不可考矣然故老所傳如吳盛斌之作土田五代司馬福之捍牧圉雖其人皆鞅掌者流然生而有功於民死而廟食其地尚論者有餘思焉宋世縣治草創地利未闢生齒亦稀賴當宁者留意是邦往往妙選京朝之吏以煦嫗而生息之循卓之蹟於斯爲盛元

政不綱一羊二牧率皆苟且之治然亦有一二書者不可沒也明興縣在畿赤之間號爲衝煩故常擇高第有才力者任之或以治行茂異遞遷茲邑三百年間無曠土無游士無流民非官師得人惡睹斯效哉下至簿尉之冗司驛之微亦時有卓然能自樹立者官無崇卑顧於民何如耳嗚呼一邑之治亂可以觀天下之盛衰焉可不慎哉

吳

盛斌

[illegible]赤烏中爲司馬奉詔與上大夫倪讓將軍徐傑分畫地界建渭作田邑築塞自青草灘至野和溪而斌之功居多及卒邑人葬之至今呼其地曰盛墩且立廟祀焉

五代

司馬福

司馬福郡人始隸吳越王水軍爲游奕都虞候梁開平三年淮人圍蘇州置柵環城內外阻絕王遣兵來援莫知城中音問以福能潛行水中遣入城淮人設網

縣銅鈴纖鱗過者必覺福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亟舉網網舉遂得渡或浮水上則戴萍荇而行既入復出凡在水中者三日及援兵與城中弓矢相應淮人以爲神時吳江始置縣以福爲都指揮使築南北二城遂命守之卒於官福美須髯屢爲諜者入城因剪其須淮人竟不能識

宋

趙球

趙球開封人畜書萬卷祥符中內藏火四庫書皆盡

球上其家書授三班借職天聖中用薦知吳江縣武
弁爲邑自球始嘗修築松江亭仕至右侍禁

馬尋

馬尋字子正鄆州人祥符初進士主吳江簿兒戲戒
之曰到任半載可誦律書爲治民之本後戲至詰之
尋曰治在孔道疲於送迎未暇及也戲不懌尋曰少
徐之至冬果精律學繼登朝籍久參法寺有平允之
譽累著治聲戲之力也

李問

李問慶曆三年以大理丞知吳江七年與尉王庭堅
議建廟學勸民出緡錢數百萬會詔郡縣不得新立
學遂謀移其財以建長橋初縣城爲江流所判民半
居江南半居江北非舟莫濟且有風濤之險乃相形
勢建橋橫截江中長二百餘丈用木萬計浮議四起
不爲動卒底成功後世賴之其他塘路橋梁無不修
舉美政甚多今列名宦祠

王庭堅

王庭堅字世美爲政平允與李問創建長橋晉陵錢
公輔爲記稱其精敏沉毅云

郡志載王尉而不及李令於義無取今採舊志原
文以長橋之役歸功於令重首事也

張先

張先字子野康定初進士知吳江有惠政詩格清麗
尤長於樂府仕至都官郎中晚歲優游鄉里嘗泛扁
舟垂釣至今號其處張釣魚灣年八十九卒有文集
樂府

裴煜

裴煜字如晦嘉祐六年知吳江歐陽修梅堯臣王安
石皆作詩送之

孫覺 本正史參郡志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舉進士熙寧中知湖州以吳江
水患命治之江橋延袤二百餘丈覺募民修築勢愈
雄壯又湖塘兩岸嘗責民以竹篠捍禦率數年一修
易敗或致潰決覺復市石增築遂得支久岸旁皆爲
良田覺材幹通敏事集而人不知勞嘗葺如歸垂虹
兩亭詮次邑中留題百餘篇爲松江詩集歷右司諫

知蘇州終於御史中丞

按宋史本傳無吳江事惟云熙寧中出知湖州松江隄沒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良田則覺之修江橋築湖塘皆此時事蓋吳江嘗屬湖州故也郡志因修隄事遂謂治平三年以民曹掾權知吳江官爵年月錯亂甚矣但覺功德在人例得附書名宦故存之

郡志云陳瓘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中進士政和元年再被謫主吳江簿未幾卒贈諫議大夫諡忠肅

王志堅云宋史本傳甚詳然不言謫吳江簿固已疑之余攷瑩中年譜政和元年方安置通州旋以上尊堯集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將脅以死安得有主吳江簿之事耶況瑩中卒於宣和六年距政和改元且十有四載而云元年謫吳江未幾卒何居然則郡志所繇傳謬必因瑩中詩有三年爲吏此江濱之句耳今考此詩出見聞搜玉又有載王禹偁作者題曰再過松江蓋禹偁嘗令長洲松江實在其境則此詩爲禹偁作無疑也今改松江爲松陵又以再過爲再謫影響附會失之愈遠又非孫中丞之有蹟於吾邑者比也故削不載

林肇

林肇字公權（莫云吳興人）寶元中進士熙寧三年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自請知吳江始至覽江湖之勝緬懷古人慨然有歸與之與乃即松江勝處作鱸鄉亭繪三高像其中既落成遂具舟由亭下拂衣而歸

程端

程端元祐二年知吳江改建廟學有惠政

向子韶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元符三年進士爲保州司法參軍僉書荆南節度判官秩滿知吳江郡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路知州聽民自便（徐志改爲知府按此時郡尚爲州不當作府也）子韶以爲不可騰書極言其害下令禁之一縣無敢犯者已而中司論其事詔治故縱之吏諸縣皆曰太守命也吳江令嘗力爭書具在子韶聞制使來譋當被逮即具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知州意子韶

必引前言自解子韶至卒無一語獄成自知州以下皆貶秩子韶獨進一官其後知州孫傑召屬縣議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以聞子韶曰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鎭有合境不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挺更巡其間有强悍不逞者遞相侵陵則鬬爭自茲始不可爲也知州必欲行之子韶固爭逾月不能決同列謂子韶曰不若稟令而歸至縣則措置在我子韶曰稟令而不行則

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其言大觀三年除開封府右參軍靖康中知淮寧府與金人巷戰舉家被害贈通議大夫謚忠敎今列名宦

曾懋

曾懋字叔夏潁州人崇寧間主吳江簿仕至禮部尚書孫樞淳熙六年復繼先職見黃滸曾程堂詩序

程俱

程俱字致道信安人王（元）堅人物志云衢州開化人元符中以外祖鄧潤甫蔭補吳江簿政平訟理有循良之風優於文學作松江二賦三高祠詩序遠近傳誦之累官中書舍人政和間自監舒州茶場上書論時政不合來家於吳城北葺小屋號蝸廬其後主簿高文虎以曾懋及俱皆爲此官作曾程堂以寓景仰范成大爲之記文虎字炳如登紹興進士調吳江簿博通典故寧宗朝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國子祭酒以力攻道學爲世所譏

徐勣

徐勣字元功宣城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初與何

執中偕事徽宗於潛邸挺挺持正爲上所重蔡京以宮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勣不少降節京嘗謂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豈爲利祿易哉京憾勣亦終不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卒

李光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初知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横光械治其家僮勔怨誣轉運使移知吳江光不爲屈勔終不能害也歷知湖州徙

平江召拜禮部尚書卒孝宗賜謚莊簡廣西通志云高宗時叅知政事秦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詰難上前因數其弄權誤國檜大怒明日光丐去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又移昌化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至江州卒

石公轍

石公轍字道叟新昌人紹聖三年以特奏狀元爲南

劍州教授紹興中遷知吳江初學宮在縣治西南戹於兵燹公轍至郎以東門外開江營舊址改建焉且置田以養士郎今學宮也邑人頌其德後通判平江府終大宗正令祀名宦

徐似道

徐似道字淵子天台人早負才名紹興中爲吳江尉受知范成大及爲秘書少監朝聞彈疏以舟載菖蒲數本書兩篋翩然引去道間爭望若神仙然

李衡 本正史參郡縣志

李衡字彥平其先江都人徙崑山博學有氣節年十七操筆立就紹興十五年舉進士授吳江主簿部使者怙勢侵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郎投劾去二十三年起爲仙居丞隆興初知溧陽縣爲治强敏專以誠意化民稅賦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跡而取辦先他邑在官四年民未嘗犯重罪安撫汪澈等列上治狀召對殿中陳便民十事詔進一秩知溫州未行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出知婺州以循良稱召爲司封郎中遷樞密院檢詳屢請老除秘閣修撰致仕孝宗思其

朴忠復起拜侍御史會有詔外戚張說以節度使僉書樞密直學士周必大給事中莫濟不草制敕衡與右正言王希呂上疏力諫謂不當以母后肺腑掌兵柄廷爭移時遷衡起居郎不拜除知台州復力辭遂致仕四人同時去國布衣莊治作四賢詩以紀之衡歸崑山園明野墅日與門人講論經義娓娓忘倦聚書踰萬卷名其室曰樂菴學者稱爲樂菴先生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所著有易論語說易義海及文集

柳楹

栁楹字安叟東海人乾道元年知吳江作松陵漁具圖待制曾幾序之刻石尚存

趙廣

趙廣（郡志作公廣）字德儉宋宗室也淳熙四年知吳江重建廟學取美租以餼生徒凡郵亭使館橋梁祠宇皆一新之以薦遷徐州同知

莫若冲 本盧志

莫若冲字子謙其先仁和人避地家崇德舉淳熙二年進士爲湖州安吉尉常州教授知安吉政號平允改知吳江撫字尤有聲歷司農丞知岳全二州以最聞除大理丞

袁韶

袁韶字彥淳鄞人嘉泰中爲吳江丞時蘇師旦挾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犖檄韶覆田定役師旦密諭意吳江多姻黨幸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役者皆師旦姻黨師旦怒諷言者將論韶犖急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改知桐廬嘉定末爲臨安尹十年道不拾遺紹定初拜參知政事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卒贈太師越國公後許景迂來丞吳江慕之作堂廳事之西題曰景袁云

張達明

張達明嘉泰中知吳江政平訟理有循良風作無訟堂公暇從容與客論詩曰詩莫難於絕句絕句莫難於五言欲其章短而意長辭約而理盡實難其才故其留題邑中者若松陵漁具諸作皆人所莫及後仕至右丞

呂祖憲

呂祖憲婺州人祖謙之弟嘉定五年知吳江重修學宮有記刻石

孫子秀 本張泉人物志莫徐二表俱不載

孫子秀吳江主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往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曰副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

李椿

李椿維揚人紹定四年知吳江重建縣治門明袁肅

書琴堂二大字刻石椿自爲記石塘橋梁祠廟使館皆所修築後爲吏部侍郎

元

王梁 舊志作梁承

王梁字不剛大都人試安西王相府令史至元二十九年知吳江縣公勤廉謹屏除走隸專任信牌郡民晏然修官署學舍及三高祠設施咸有次第條理井然

哈剌哈孫

哈剌哈孫大德九年同知吳江州事嘗語人曰牧民之官不忠勤何以盡職不公正何以聽訟不慈仁何以得民歲荒且疫爲之流涕白州長畱粟捄之曰寧咈上意以受責毋令民失所也秩滿州人立碑頌德

唐棣 莫徐二志俱不載

唐棣歸安人少從趙子昂學詩書俱得其傳仕元爲休寧縣尹遷吳江州知州有休寧稿味外稿見湖州府志

皇甫璧

皇甫璧字君實東平人至大三年知吳江州不事智數政無矯飾待物一於誠始勉以文教申之以禁令人莫敢犯在州三載以廉能稱

高仁

高仁字壽之濟南人延祐三年知吳江州以大義開諭百姓譁健束手而怙終必刑歲役率先鉅室力稱事辦行省賑杭饑增州糴三萬石仁抗言州小數已溢不可增鹽運司課虧行省令仁詣浙西取盈於民仁言民貧不可妄動動且有外虞皆不能奪事竝寢

延祐二年經理田糧仁奉檄往丹陽金壇兩縣公田舊額虛者七千仁曰朝廷豈利無田之租哉閱實悉除之

張顯祖

張顯祖泰定元年爲吳江州判官重建長橋以石易木爲竇六十有二每竇用鐵錮八長丈有三尺重四觔仍布杉枋於水底以防傾圮功畢宴犒甚厚今列名宦祠

段廷珍

段廷珍（舊志作顧珍非）至順三年爲吳江州判官決事如流
恤民如子見徐志
余謂兩州判固賢矣亦當時爲之長者委任有功
且不掩其美故能傳也嘗見元僧至仁有送徐景
善赴吳江州吏目詩首句云北麗橋邊鴻雁鳴三
高祠前秋水清今嘉興有北麗橋意景善即嘉興
人而吏於吳江者味此二語期待不淺而邑志併
其姓字佚之以此知下僚散員湮滅無聞者多矣
爲之三嘆

干文傳

干文傳字壽道其先自汴徙崑山十歲能屬文用薦
爲吳金壇兩縣敎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延祐中登
乙科進士同知昌國州州居海島民頑獷往往羣行
剽掠海中文傳衆以恩信俗爲之革遷長洲尹縣訴
輵轕歲輸糧四十餘萬石文傳聽決趣辦具有條理
徙㮣公署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謁創行助役法
召縣民善論之無敢爲詭寄者再徙烏程尋擢知婺
源州朱文公遺業併於豪民子孫訴有司莫能直文

傳呼豪民折之以理悉歸之後至元六年改知吳江
州以均徭賦爲先催科追逮信立程限民亦不違郡
落之間不識吏胥治行爲諸州最至正三年召爲集
賢待制與修宋史供職勤恪史成賜賚優渥遂請老
以禮部尚書致仕優游里閈又十年卒文傳爲文雅
正不事浮藻有仁里漫稿

那海

那海高昌氏以中書舍人提點資乘庫至正五年爲
達魯花赤有惠政廣修水利今至正石塘其所築也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官師志二

明

孔克中

孔克中字庸夫先聖五十五代孫吳元年知吳江州洪武二年改縣克中仍爲知縣時承兵革之後庶事草略民俗媮鄙克中葺遺舉遠起廢作新常如不及故能諭民於理重建縣治及垂虹亭三高三忠兩祠

凡應祀廟壇罔不修飭

張居敬

張居敬洪武四年典史移建社稷壇於西門外山川壇於南門外莫旦云以此觀之則爲政可知

廖欽

廖欽字敬先吉陽人（胡文穆志作新淦人）宋御史中丞剛之後少强學明易詩與弟敬存俱有才名人稱廖氏雙明月珠洪武三年以薦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河內丞邑小事煩又新附疲於供億欽至損祿入以助民時年尚少也知府王興宗宿望老成然嚴難事獨數奬以爲不可及清化鎭商稅多侵匿布政司捕及累年莞稅者事連數千家民洶洶竄太行山不能定遂以屬欽欽爲區畫貧富相補不數日課足除民罪布政司大善之置酒謝而去欽一以忠信導民八年考滿時方以蘇州爲難治而吳江尤號劇縣乃命興宗知蘇州府而欽丞吳江興宗遇劇務輒以委之不得專治吳江也吳江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爲水所壞田不得耕勢家互相爭訟至聞於朝令官爲修築責成甚

迫岸廢已數年高深數十尺獨望水決無跡可求同僚皆失色以他事避去興宗謂使他人督之事必不集又煩朝廷乃大言曰宜莫如廖丞也欽欣然任會計工費召富民沈氏諭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於是私相戒當戮力告成毋累我公至期而隄成欽精敏絶倫吏抱文案叢雜手署口決頃刻而畢令簿拱手嘆服未嘗疾言遽色也使民皆不忍欺將去老稚遮道留之頃之坐河內虧課錢三千餘爲守者所誣遂罰作鳳陽二縣之民聞之皆來助役其居

者夜則焚香爲祈福或問欽何以能得人心如此曰
吾不知也吾視百姓猶子耳久之釋歸杜門教諸子
鄉里無賴者搆蜚語誣欽兄弟俱下獄欽曰脫俱死
如老親何我請坐之其弟不肯相讓於庭守者感動
爲流涕於是弟得免而欽謫戍富峪數年以老病還
嘗過河內民識之曰吾父也羅拜於前攜酒殽相慰
勞明日裒縑數百匹以爲贈欽固却之民請不已乃
一夕遁去永樂元年以解縉薦詔同修太祖實錄既
至而書成上曰是老儒即以爲翰林檢討纂修文獻

大成二年卒年六十三子自勤爲蜀府紀善有名
解縉曰君壯遊南北聞見充拓詩歌淸麗而時發其
雄奇屢考試貢舉川廣之士莫不謂君爲藻鑒權衡
也君孝友篤至天子初見問所經過即以民疾苦告
天子嘗稱道之卒也遣醫勞問嘆息之而吾黨之士
皆痛惜之同官曾君日章王君汝玉梁君用行皆稱
爲豈弟君子哭之尤哀他日史官不傳之孝友必傳
之於循吏也

潘子曰余觀廖公之爲治雖古之循良何以加哉而
邑志至闕其名何潤略也嘗考王行半軒集有送吳
江廖丞序盛稱其賢輒爲之耿耿於心不能忘然猶
未究其實及得解學士所撰墓表及胡文穆志事跡
完備余得而詮次之然後無遺憾抑丞職固非卑也
自中世以降類多闒茸不稱即有賢者亦爲資格所
困不得自見豈非其地勢使然哉

劉翰

劉翰陝西人洪武三十年主簿廉謹有爲以事調衛
輝府照磨

陳耘

陳耘福山人洪武三十一年主簿莅政廉平民信愛
之後遷監察御史終紹興府知府

蔣奎

蔣奎南昌人舉聰明正直洪武三十年主吳江簿盧王二志皆同莫志云以主簿陞吳江縣徐志則直云主吳江簿皆非也建文二年遷吳江
知縣政號平允卒於官

陳敏

陳敏仁和人建文末主吳江簿明果而恕永樂六年

九月擢爲刑科給事中十四年七月劾奏應城伯孫
巖擅殺千戶馬俊之罪命從交阯自是貴戚歛手
按實錄敍以永樂六年被擢則任吳江當在建文
時郡志以爲洪武末葢因革除故諱之耳志書用
此例者甚多今改正

邢寬

邢寬北直隸人永樂十年知吳江撫字有方民銜其
惠後擢成都知府

李昇

李昇榆次人永樂中爲丞有美政十三年六月上言
蘇松水患莫大於太湖欲洩太湖之水莫急於疏下
流近時所疏河道歲久不免淤塞今觀常熟之白茅
諸港崑山之千墩諸河長洲十八都港汊及吳縣無
錫之近湖河道皆太湖之下流若循其故跡濬而深
之仍修蔡涇等閘候潮水來往以時啓閉庶免泛濫
之患而民獲耕種之利從之
按實錄昇上疏在十三年六月而莫徐二志皆云
永樂三年任則在事已十餘年矣豈國初久任法
行故安於其職如此耶然觀水利一疏則昇之美
政可槩見矣

賈忠

賈忠字能誨冀州人永樂初以諸生守城功授寶鈔
司提舉宣德中累遷知吳江縣忠有兼人之才處己
廉明臨政勤恕八年秩滿赴京邑民千餘上章請留
命加從六品祿復任後忤當道同僚因誣執之忠不
辨而退
按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九月丙午復賈忠蘇州府

吳江縣知縣陞從六品祿忠任滿赴京其民千餘
人奏乞留之故加其祿俾復任今徐表列忠於永
樂初誤也

葉錫

葉錫字玄圭永嘉人宣德中舉進士選庶吉士正統
元年知吳江以廉謹聞未幾以母喪去四年復除吳
縣專尚德化寒暑布袍十年詔大臣察舉天下監司
郡邑長吏治行卓越者得十人其中知縣二人錫居
一焉命賜宴於廷加章服楮幣紀功吏部時徐侍講

理曰玄圭爲治一本經術先律已而後齊人惟理之從法之守他無恤也官長承迎之私不行僚吏比周之情不接豪猾尅擴之姦不得行故雖深得細民之心而忌者亦衆或軋之於上怵之於下眯之於傍玄圭堅不動至是而循良之效白焉人以爲知言十三年擢知寧國府

王懋本

王懋本金谿人由吏爲吳江丞以剩員召還民奏保其廉能乞留之尋以憂去正統十年十二月民聞其服闋相率伏闕請擢爲知縣吏部言其以吏出身非例也上曰懋本既有去思吏何足計其從之第不爲例事見英宗實錄徐表列在景泰元年亦誤

劉彪 本英宗實錄參郡志

劉彪湖廣人正統末以吏授吳江丞景泰六年滿三考巡撫副都御史鄒來學薦其處事公勤吏民懷慕乞晉秩留任命遷知縣居官不携家累以廉幹稱

梁和

梁和字貴和其先泰和人徙應城舉賢良方正天順

四年爲吳江丞有廉惠

韓槃 本憲宗實錄

韓槃字簡英安陽人以御史調知吳江成化二年七月吏部奏府州縣官四十八人廉能公正撫字勤勞乞賜誥勅旌異槃與焉擢邳州知州時稱其端潔

陳堯弼 本莫氏續志

陳堯弼字秉均太和人貢士成化十七年知吳江明年錦衣衛千戶王臣同內侍下兩浙市珍寶威燄薰炙至吳江挽船夫役至數百人索千金闔邑動搖佐貳皆走匿堯弼力與抗奮不顧身邑人亦皆鼓譟而出奪其器械遂斂避去時巡撫王恕在南京聞之即具奏磔於市天下稱快繼有奉命取製衣梅者一梅費中金一兩民間梅樹悉懸紅牌邑人惶惑堯弼令伐樹以滅跡使者怒堯弼叱之曰君往浙江幹辦吳江非浙地也果有朝命當以公移下之豈有私懸牌以擾民萬一激變罪將安歸使者語塞而退尋以憂去後歷官辰州知府太僕寺丞

孫顒 本莫氏續志

孫顯字徵之華州人成化二十一年由舉人知吳江廉介有爲嘗修縣志改知靖江

王鑑

王鑑字克明吳橋人弘治三年以監生主吳江簿守己廉潔常祿之外一介不取其弟自故鄉來鑑不悅卽遣歸太學生申顯知其無行貲也餽粟一斛已而弟卒鑑召申氏還之有馬役來謁循舊例献白金一兩鑑怒擲庭下草中其人言公不受當見還奈何棄之鑑笑曰此吾過也命拾還之每公卸

績鑑獨衣麁布青袍殊無愧色人或規之曰君何自苦乃爾鑑歎曰吾見世之黷貨者多矣歸則隨手蕩盡惟留醜聲於世耳且朝廷使我來此作官不使我作盜也言者愧服巡撫侶鍾奏旌異之在位九年滿去邑人爲作清官歌

金洪

金洪字惟深鄞人舉進士知靖江縣弘治四年調吳江始至吏胥抱案牘請署以嘗洪洪陽不省唯唯書之吏以爲易與居三日請署如故洪怒曰若謂我不事事耶擲三日所署出入隱竄者杖之吏股栗性明敏獄訟填委移時而決撙節用度歲裁去橫歛銀二十萬兩預積米至二十七萬餘石戶口增至一十二里是時豪猾縱橫賦役繁劇小民每占一役必破產捐軀洪歎曰虐政有甚此者乎乃抑勢家除奸吏廣分諸役以調劑之民感其德至有生子以金爲姓者上官爲請於朝頒其法行之一郡每六察按覈獨吳江無訟怪問知府曰金令故善撫民也七年吳中大水邑人葉紳建言疏通水利命工部郎中徐貫等行

求水道開白茅港諸處吳江役夫一萬八千有奇適嚴冬雨雪人憚遠涉皆惶駭洪請留以通長橋水竇疏太湖之水以入吳淞江至明年正月方受事人日給米二升病者予藥遇風雨則少休親乘小舸往來課督役成而民不告病他邑役夫十餘萬分濬白茅以下饑寒死者甚衆九年遷試御史驗年爲真巡按山東甚有聲正德元年擢知松江府坐贓官布價米劉瑾矯旨械洪至京不能害放歸

徐師曾曰稅長倚辦最爲繁劇然諸役並受節制由

是奸宄得以威行於鄉閭洪寬其倚辦而裁其節制民兩便焉又以餘力從邑士大夫飲酒賦詩以爲常然性苛刻竹之者必墟其地而後已此則爲少短

郭郛

郭郛字于藩肥鄉人進士弘治八年知吳江徐表在九年廉潔無私公明有威興利革弊吏人膽落非宣召不敢近前下至隸卒無所取索士民愛之于一年以憂去後遷御史

劉澤

劉澤字濟民濟寧州人進士弘治十三年知吳江才識明敏斷决無倦一日偶出見瞽男女三人行乞疑之乃令捕其丐王李廣至而召瞽男顧來旺近案密問之來旺不覺號泣自言嘉定人爲廣誘入舟用針刺其目令之乞食同行兩女子亦然又召問兩女子具得其實卽治廣罪遣三人歸一時皆異其事十八年召爲給事中

張玄

張玄陝西人弘治中爲典史以廉稱卒於官周恭肅公用以詩哭之曰儀林忍見舊氈青伐石誰書地下銘佳士祗應聊入幕好官何必盡明經荒祠稍稍題新字旅櫬行行見暮星此夜吳淞江上月獨留清影照西廳公自註玄廉吏

徐欽

徐欽陝西人嘉靖初爲主簿仁恕廉明凡刑罪人每至泣下邑中水旱齋戒祈禱多獲奇應民以菩薩呼之卒於官卽城隍廟西廡立像奉焉

張明道本王志墜人物志

張明道字希程羅田人嘉靖八年進士授都察院都事謫滁州判官十三年擢知吳江政務大體不拘文法前令取常例於糧長丞以下效之糧長又轉科於民明道至手爲文以矢於神丞等皆失色未幾或以墨敗明道嘆曰神其不我欺耶縣當孔道使節旁午餽送皆資於民明道一切裁省雖失歡貴客不顧曰剝民求名吾甚恥之公宴治具皆取之坊長明道力行節儉減常費十之七民以訟至令自拘審非大故不公差鄉民至終歲不識隸卒或事連骨肉召至曲

爲剖論必令感悔乃已未嘗輕抵於法嘗曰利與害相須吾幸居官食祿而復苟取若天道何雖所得奉錢多以充公用有一嫗鬻孫以償官逋一孤兒以官逋被繫明道皆爲代輸屛舍蕭然薪水時不給未嘗動念居期年遷刑部主事瀕行所攜止二篋籠後終按察副使徐師曾稱其持己修潔撫民慈祥屬鄉廉吏未有過於明道者也

喻時 本王世貞撰傳

喻時字中甫光州人嘉靖十八年以進士知吳江邑

中賦重吏素乾沒爲奸利時至則嚴勾校其得其狀始爲絜法提衡之秋夏稅以限上不事敲朴力役則應毋待號召鄉小民鬭閧毋復之三老就公庭片語立决遣之各自得意去上臺下訊牒及他利害關白鏑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不敢窒得其一嚬笑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時不爲操切間有所劾治皆取大猾尤者吏及大猾惴惴戴三尺而立然竟其任亡敗墨吏即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及大猾王名曰令代我治之矣遠近稱曰喻青天竟用治行第一徵

拜御史前是太保王肅敏公廷相見其文而善之意不欲其外補時對曰我不外也誰當外者廷相奇其言而疑其不譽後乃心服後終南京戶部侍郎有集

王國光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進士嘉靖二十五年知吳江僅再期以憂去其爲政善因事以爲功適俗以成治有合於古之循吏嘗書禹之治水行所無事二語於座隅及其去也民謳思之起爲吏部主事歷官戶部邑中稅戶以輸輓至者皆垂寬恤萬曆初官至吏部尚書

萬思謙 本南昌嘉定二志

萬思謙字益甫南昌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二十九年謫吳江丞署嘉定事遂爲真政尚惇大不矜名炫才人莫窺其際嘉定多逋賦逃亡者衆田益荒嘆曰治此如烹鮮可更爲擾乎且民有死耳賦終不可得償不如因而寬之且以招集亡者時稱其識大體三十二年夏倭薄東城乘風焚倉舍城幾陷叩頭籲天風反火滅賊酋適中矢石斃乃解而去以土

城雖守議易以甓奮遷刑部主事留以訖工匠年城成賊果大至恃以無恐思謙遇事熟思若不能決不知者以為不快思謙聞而笑曰昔人云後人嘗思此憒憒殆謂我哉既去人果思之不置後思謙以久次轉光祿寺丞坐長指冢宰外補累至福建左布政使家徒壁立遷南京太常寺卿致書張居正勸復言官切直忤指遂致事歸僅無遺帛清節天成士論歸之

楊芷

楊芷字文植德安人嘉靖三十二年知吳江倭分鈔

內地縣城庳薄四面阻水人無固志芷捐奉錫工士民感其義爭出貲築之作堤於夾浦立柴於唐湖凡險積要害並以木柵鎖截造戰船大者為中堅次為左右翼小者為游奕勾連相錯日頓兵江上廣斥候令民安意田作且耕且守流亡漸歸故用兵四年獨吳江資儲不匱初倭從崑山直抵青陽港芷以飛礮斷其上流復命兵快詐為商船誘戰斬首十八級又戰於陳湖生擒二酋自是吳人始有鬭志後三月倭趨石湖芷獨乘小舟率兵出瓜涇港邀之湖水淺澀

倭列伍逆上芷以鈎欃擣之餘舟譟進斬首十六級馳入城明日賊逼城下不敢攻燒倉販掠民財遂西下芷率兵躡之斬六級三十四年正月倭陷崇德大掠從南潯轉至梅堰兵備參政任環率沙兵禦之賊績芷率奇兵張兩翼於六里橋之東西蕩中夾攻斬首十五級飛礮擊死者二十餘人倭尋夜遁四月復從嘉興至唐湖湖水淘涌芷引兵阨戰倭駭奔平望奪舟橫渡芷令善泅者鑿其舟而自屯兵盛墩斷其堤且布釘板於水底賊不敢渡又無所得食會宣慰

使彭藎臣率兵二千來援我兵勢合與倭戰於平望藎臣為先鋒斬首百餘級轉鬬至楊家橋斬三十餘級藎臣被創死我兵乘之生擒一賊斬首十八級於是將士知賊易破人人思奮皆以盛墩一捷為之先聲故更其名曰勝墩云六月倭自杭州趨斶溪抵平望芷督水兵與戰斬首三十六級生擒四人遂遁去芷雖久在兵間其所理民事皆中肯綮撫按交上其功累被獎賚然以不能俯仰遷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累遷南京兵部郎中

李遷梧

李遷梧字茂陽安丘人進士嘉靖三十八年知吳江四十年大水遷梧日夜拊循其人而部使者方以㩁算爲賢遷梧持不爲動曰民畢力以障水饘糴不給況忍驅之鬻妻子供租稅耶於是日閉閤宴坐不復問一事時具蔬果邀一學師共酌庭中寂無人鄉民至不復到縣卽上官有所督課則自却冠帶攜衣帽以往胥吏感其德亦不忍欺明年四月市人不戒於火延及公署一夕而燬方火作時遷梧坐門下戒僚

吏徙獄囚移帑藏斂圖籍無所散失未幾卽謀興復取材於垂圯之庾取力於鄉兵之隙取貲於失火之家而里出夫三日訟出鍰數金以佐之上不費帑下不煩民越百日告成閎敞踰舊蓋遷梧在邑罹水火之阨各一而人不知有災後萬曆十五年邑復大水士民追思爲木主置城隍廟祀之知縣劉時俊至乃搽公論祀之學宮距其去已四十年矣故老嘗言一御史按部至卧牀折足御史怒入縣治欲親刷庫藏至廳事後顧見東壁一小牀敝蓆爲帷旁置竹筒二無錙銖召左右詰之則遷梧卧具也乃涕媿嘆一無所問而去嘗與邑紳吳知府昆飲昆以一銀船注酒酒滿則帆張意頗喜之昆卽舉以爲贈遷梧受而日以供飲後任滿出境卽還之後有廉吏過而嘆曰其後之却還不足言若初之直受非吾輩所能也

吳一本

吳一本字仲立沔陽人嘉靖四十一年以進士知吳江精於吏事夜亹亹注思不輟甫曙卽行之纖悉有法度吳江賦浩穰總賦者類嘗以私盈縮其間甲賦

十乙賦百或千者得十九而百不能十一則匿其數而獨發其逋當事一切按程無所上下一本乃具格書所輸數計戶分給而總賦之書不得數易始至適大水之後人民離析部檄徵如常額一本以恩信勸諭民皆輸將恐後先是縣官交際悶遺率資里甲里甲者貯丁田之羨以供諸費者也時詘則告病一本曰奈何以吾私故困民則悉籍丁田於官吳江水兵故稱雄而擾民亦甚一本曰巡司之有弓手以扞寇也而又益之水兵是倍費也則去弓手而代以水兵

無事散於諸司有急則聚之城以爲衛其所興革雖若煩碎然爲人强力行之爺如遷工部主事後官至山東參議暴卒不竟其用

李三省

李三省鄖陽人萬曆七年以歲貢主吳江簿九年遷崑山丞以一竹兜輿至食無肉牀無帷三年如一日有范某者以佛會煽惑男女嘗百餘人自號佛頭而誘少婦與私有孀婦聞而拒之白日宣淫時知縣以公出三省得其實縛而撻之至死已卒於官二邑人莫不憐之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官師志三

明

劉時俊

劉時俊字恒甫富順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知廬江改知桐城二十九年又徙吳江爲人豁達精敏征催科者率以盈爲辦然黠者善負奸胥復陰與媾即匿其賦可不輸一錢而馴者至有十限三分之輸時俊

一以八分有五爲程黠者無所匄匿蓋實得戶部考成之數賦之入也溢於舊郡邑吏素表裏爲奸下檄督逋實飽私橐時俊覺之檄下即并經承解上奸遂阻漕卒獷悍橫索無厭時俊請漕撫約束每百石加四石凡概量之事率耆老爲政軍第持籌而已有浮圭合者抶以徇每倉設一門者按衛給籤驗而入毋多納一人曰吾不束軍而束民歲省米二萬石運甓歲苦圯時俊始甃以巨石延袤八十里費鉅萬而民間不知有役爲邑永利尤重教化表章節義凡[illegible]

[illegible]每望後一日角巾緩帶從容入學宮與諸生質疑問難竟日而罷月以爲常見訟牒有婦人名即除之或婦人以事至戒伍伯離丈餘性公正不可干以私或以至情告輒色動常作續情說以導民厚焉久之事愈省訟愈減盜賊屏跡捕役患之遠結龍游盜夜半潛入城劫質庫計挫其威時俊聞之即率吏卒臨視拘捕役家屬責以三日內必獲果如期獲悉以其贓歸質庫及賞諸捕他無所問會稅監陳增橫甚其黨教令檄蘇郡云昨歲金閶之變失上供物某某掠

某某匿凡五十三人皆吳江巨室知府錯愕不能應時俊駁之曰按檄事且經年昔不聞一言今驟發何也稅監固在徐入京之路乃來吳耶捕其黨置之法人皆爲時俊危時俊曰巨室邑命脈也一網五十三人邑空矣吾寧以身當之增見爰書語塞竟無以加時俊亦卒不言五十三人名以市德此尤其難者三十五年以治行最遷南京兵部主事選爲南京兵科給事中又二年出爲福建僉事以計典謫潮廣按察知事久之再遷南京尚寶司丞天啓元年引疾會[illegible]

師起以太僕少卿贊畫軍中坐蜚語被逮放歸後事白論平蜀功贈太僕寺卿溫璜紀事曰吳民健訟往往以人命求勝時俊每鞫問必召一二證者與約曰第許言一字不得言二字一字謂眞與假也證者稍有游移卽重杖之故冤皆立雪而刁風稍息

馮任

馮任字重夫慈谿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知吳江邑多奸弊任悉意爬梳之得隱占田三百餘頃侵沒稅糧四千餘金其明年大水請蠲征發賑條救荒十二

便宜行之多所全濟然竟以催科鈌額奪奉秩滿遷工部主事累進郞中出知成都府天啓元年遷陝西副使莊浪兵備三年轉叅政駐凉州是冬有邊寇遣將李成功禦之斬獲甚衆明年春寇復大入親率師赴之三戰三捷俘斬數百尋以父病請告崇禎初補山東叅政武德兵備二年冬率師入援京師比至圍解以功遷廣東按察使而山東撫臣因皮島之變請留爲登萊道許之累遷左布政天津兵備時景德門盜起鐵脛賊賈邦槐等尤橫勦賊[illegible]

[illegible]其巢賺得賊首斬之在天津二年上知其才[illegible]名於御屏七年遂擢副都御史巡撫山永築[illegible]北塹兩城進焚鹽屯俘斬頗衆展東勝城九百餘丈據其險阨九年敵兵入塞將反攻關門任遣將設伏於七家嶺以火攻之殺精銳三千餘人遂逡巡遁去明年築關西土城七十餘丈關東歡喜嶺敵臺一又傍牆立墩臺六先是撫山永者爲武陵楊嗣昌方當國兼本兵柄任在關修舉廢墜一切反其行事嗣昌聞之弗善也又議減關兵任具陳利害力爭得止

遂連疏引病不許十二年嗣昌密疏劾之坐免任在關門三年適有天幸敵未嘗犯其境去未幾而代者或殞或刑後遂議撤關以外棄之矣晚自號拙存居士曰人皆以巧敗我獨以拙存後三年卒任居官勤恪其在吳江值大水爲虐任斤斤守文而已不能行度外之恩時譽遂出時俊下然於吏事亦無所廢云

霍維華

霍維華字應庚東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知金壇縣又三年調吳江甫至郞議與華大計以[illegible]賦莫[illegible]

於吳江計正賦若兵若役若徭若新增之餉益每畝四斗有奇而耗不與焉且湖濱浮淤滄桑遞變等則尤繁莫可究詰有腴而賦輕有瘠而賦重有無賦之田有無田之賦每扼腕太息與邑中賢士大夫考究源委雖華有心計人不能欺周行阡陌暴露寒暑晝則清丈夜則持籌肥磽廣狹瞭如指掌匿田隱賦纖悉具出於是塌者獨瘠者減而通計所贏均之合邑向之所輸四斗者減一升五合有奇而分則三十八者酌定爲九條列十有八議皆經久碩畫凡期年而

竣事計畝則百姓受減豁之利計糧則國家無絲毫之虧其所定履畝冊至今遵守不敢易焉他若催科兌運汰冗蠹奸皆可爲後人法佐貳吏卒無所事事至懟恨無聊而士民望之如神明論者以比劉時俊稱曰劉霍四十六年入覲留部天啓元年授兵科給事中出爲陝西僉事四年復入刑科未幾驟遷至兵部尚書以附奄敗然其治邑之功固不可泯也

晏清

晏清字泰徵黃岡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知蕪湖天啓元年調吳江蕪湖人爭之不能得性和易聽訟但求情實不尚威嚴事至立決請囑不行有二三大猾螫悶左者清捕得杖之縱民環觀械繫而出衆共手擊之竟日而斃遠近快焉催科有序亦無逋者四年大水清角巾單舸出入洪濤間安輯遺黎與耆老講求丁亥戊申故事謂今昔異時請蠲請賑勢必不能惟漕運改折可稍救粟貴之苦爲白兩臺以去就爭遂以首災上聞得盡折歲額官所免加耗幾五萬石民所省加贈又不下四萬石而折價輕於市價亦不

下四萬金朝廷固以此爲不蠲之蠲不賑之賑而反覆抗論得請者清之力也巡撫周起元發符買米縣各數萬石他縣多斂富戶大爲民擾獨清知湖漊富戶以子母貸商者召語以故給之符聽其買賣不旬月而米至商民兩便明年擢禮部主事尋改吏部七年以忤閹罷爲民崇禎改元復起吏部累進郎中十六年遷廣東副使水利道後爲吏部尚書

熊開元

熊開元字玄年嘉魚人天啓五年進士知崇明縣俗

蠹猾有白棒手數十輩橫甚前令以譁去署事主簿亦爲所掣開元設方略盡得其魁置之法而釋餘黨又崗一境帖然邑田土坍漲不常爲釐正稅額凡數百頃以餘糧三千石請抵逋餉減編九百餘金崇禎元年調吳江故事官署供帳悉出庫吏因得緣爲奸利開元命悉出貲還官著令革諸進奉而愼擇莞庫出納有程無敢犯法者以糧運兩輕於北定爲例使輕重相均勢家以軍儲請者一以故事裁之無所偏徇所請覈隱田以萬計米以千計上臺稱其廉明先

是漕卒橫甚小不遂即譁譟隨之即前令劉公時俊等不能禁也開元密請上臺假便宜約束之嘗戴星唱籌貲明畢兌所省耗餘十五故事行糧萬金縣官例有扣尅開元曰是致譁之端也如數界之運弁來謁或請少示裁抑開元駁禮有加且致餽焉欽定鐵斛用椒實較驗類出民手開元斥民退令軍自較運卒皆大服嘗謂理民止當講求農桑水利間有婚姻田土細事一父老片言可決何嘗有大不平須廷鞫者徒爲人魚肉耳遂一意與民休息訟至立決無留

者無庸蔡所入贖鍰嘗不及積穀額開元曰吾不自辱民肯爲人病民乎臺司事每下縣多所平反不輕擬贖雖忤意不恤也烏鎭界浙直之間湖州同知蒞焉嘗以詞訟追捕至吳江民苦之開元具狀白其不便同知怒訶其蔑制開元曰同知即尊至本轄臺司止矣諸臺司有所按問並檄縣處分無徑行者今安得爾爲文告兩臺兩臺移牒浙省將合疏糾正其害始戢性明敏知人其所甄拔皆成名士旁邑賢儁聞風景附大半出其門下不獨吳江一邑也四年選爲

吏科給事中以考成舊案追論謫官久之稍遷光祿監事行人司副十五年以面劾閣臣周延儒廷杖謫戍後入閩中累遷隨征東閣大學士言事不合即乞身歸入山爲僧所著有魚山疏藁壬癸罪狀年譜諸書

章日炌

章日炌字敬明德清人少孤育於伯父通政使嘉楨即以理學名飭相摩切既舉鄉薦五上不第賃居郡郭授徒養母足跡罕至公府識與不識皆稱爲眞孝

廉云崇禎四年署武進教諭卻餽遺絕訴訟其所賞
識多知名之士七年舉進士知吳江會當定役富民
多飛灑求免按籍率畸零下戶乃矢神爲約閉諸胥
一室令盡疏諸大戶實產毋隱旣得其實則田多者
定役舊額千二百畝即領北運爲倍增以寬其力而
更以南糧恤之有不肖紳受富民賕齮齕其間不聽
也收頭一役頗爲民病日吩曰潔已非難除害難耳
號設二櫃倣德淸式可入不可出櫃置一吏一胥一
等一鑼俾納戶自兌投櫃中吏胥僅記其數一有勒

索即鳴鑼以聞日吩時下堂親驗以杜羨端一縣稱
便上臺善其法下所屬通行京邊轉輸奸吏多上下
其手往徃有征無解有批無收大都解有耗放有扣
貪者先放後解罔顧公家之急且解屬之吏動委逝
波不可問於是一切置存畱不發撙上供急者先之
有事入郡則身致之以故課額早登爲七邑最時邑
民虞燧上書言水利事下所司日吩即銳意舉行下
令長橋舊址爲民居旁蝕者期三日內悉撤之又疏
九里塘之淤而水利漸復運塘自劉時俊之後歲久

多圮往來病涉至一夕溺死驛卒十餘人意惻然傷
之設席後堂徧延耆老身自勸飲告以不得已之故
皆踴躍助役迄用有成他如新學宮廣狴犴百廢具
舉又師郡守寇公愼遺法置長卓五百以試士所取
前列多相繼得雋者痛抑豪强有盜魁竄入一孝廉
家立捕殺之遂爲孝廉所切齒九年夏陳婦事起松
江士大夫閧然歸咎王者嗾御史疏糾而邑中不肖
紳與孝廉又比而修前隙蜚語流傳日吩一無所辨
惟力求去舟次胥江中暍而卒年五十有四其後達

州唐階泰代爲縣嘗痛其誣爲上書訟於兩臺識者
韙之階泰字瞿瞿崇禎十年進士爲令亦有聲仕至
禮部員外亂後寓吳江卒

外孫懼章曰余髫齔時侍外大父於官署凡一言一
動未嘗不以古聖賢事相勗也而於官方政體則蒙
昧未能周知後得先考所著行實始心識其大都質
之通國之口亦默相符合也獨是陳婦之獄外大父
以此橫被口語而其原皆因公爲浙人又烏程相君
所取士輒從而排擠之豈知公志節皦然雖出烏程

之門閭落落不相合哉陳婦既以烈名詩篇幾徧吳會而吾邑閭巷之口頗有異辭吳先生允夏有紀實一篇最爲詳覈今附錄之以俟論定云

葉翼雲

葉翼雲字載九同安人崇禎十三年進士知吳江初至歲大旱蝗一以安靜鎮之緩征平糴捐奉設粥又步禱於龍王祠日行數里布袍蔬食以金鼓爲節拜跪甚虔立法驅蝗分道力行未幾蝗皆墜河死是歲雖災不害役有空田議者以國帑詘欲因畝加賦爲備翼雲條其不便所蠲省以六萬計暇則周行城郭相度形勢乃延父老之賢者俾任其役令城外四周皆康衢可通馳馬其上增築臺舍規制宏壯城內巷

各爲門門各有鍵啓閉以時嘗自戎服閱兵郊外夜復率親卒巡行闤闠閭詢其民曰吾以安爾寢便爾夙興也十七年夏北都變聞不軌者洶洶思亂翼雲廉得其主名立捕殺之一邑帖然咸服其勇決是年旱疫復作禱益虔不懈尋遷刑部主事乞歸閩中建國擢吏部稽勳司員外明年與紀文疇等起義兵守同安及惠安諸縣同安破被獲不屈死闔門遇害

潘子曰余少以文字受知於公公之歸也余餞之舟中時初聞揚州失守相顧欷歔慷慨不能自已余問

爲公之殉義決矣後四年果舉兵以死余既不能執鞭弭以從公又不能徒步千里收尸鄉之哭尚何言哉然公在吳爲循吏在閩爲義士雖謂到今不死可也

林嵋

林嵋字小眉莆田人文筆雋麗崇禎十六年進士明年知吳江年甚少案無留事南都政亂罷郡邑童子試令輸貲徑達學使者嵋捐俸代輸而拔寒畯以應南都亡江以南諸郡皆不守嵋懷印歸閩閩中立君

以嵋爲工部都水司主事改禮部精膳司遷員外郎閩事敗遯跡荒江一節自矢故人當路者求一見不可得居數年莆中有海警嵋與余吏部颺同繫獄有解之者颺得釋而嵋發憤嘔血死獄中年三十八所著有蟛蜞集多哀郢問天之辭人讀而悲之

潘子曰人臣遇變死者鮮矣亡者亦未必非要其歸何如耳江南瓦解非一邑所能支林公絜身亡去意欲有所爲卒之不死於官而死於難其死一也見葉公於九原庶無愧矣

潘子既序次古今長吏論其行事又以爲教化者治民之本而長吏不能獨任故必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其有益於治甚大宋元以前州縣鄉社皆立學爲之師者大抵明經有文行而邑志紀載闕如宋時獨有一楊瑛爲咸淳中教諭行業無聞然余考宋陳溁

有送范竹所赴吳江學職詩又有贈吳江學椽詩今志皆無之則所軼多矣元時見於新舊志者十一人而陳祐則爲震澤學長立沈義甫祠者也考陳造送吳江陳學長詩有云舊學堪重漢儒席新文欲僕楚人騷又云垂虹高士知心客定信襟期出處同推許甚至豈即祐耶抑別有其人耶謝起東則增立學之兩廊及繪聖賢像者也郭鄭則建靈星門顧儒賓則立教授題名碑者也盛輿則爲震澤教授以好古博識稱者也其他亦未見有卓然可紀者也明興尤重

教職之選常以得士多寡爲王者殿最善莪樂育尤爲近古其後掄選不精往往視爲贅員以科貢額暮者充之表不正而求景端得乎此子衿所以興佻達之刺也今斷自國初擇其一二可爲師表者著於篇

趙鈞 沈鍛陶振俱以邑人署縣訓導事見文學傳

趙鈞大梁人吳元年爲訓導文章高古觀三高三忠兩祠碑記可見

瞿莊 邑志失

瞿莊字敬孚常熟人嘗爲吳江訓導有文名擢翰林

典籍與修洪武正韻累官禮部員外郎朱國禎云莊自典籍遷禮部郎中後至參政

袁時億

袁時億東安人永樂十六年爲教諭有文學

丁侃

丁侃字秉和豐城人宣德二年爲教諭楊少師士奇作詩送之造士有方尤長於詩古文遷寧國教授卒

楊彌

楊彌字之夔廬陵人正統元年爲訓導楊士奇有送姪子之夔吳江訓導詩

林彤

林彤正統五年訓導莫志云有學善書

陳賓

陳賓字廷用懷安人以儒士爲吳縣訓導正統十三年遷吳江教諭訓士甚嚴累科得入多其高第又以廟學隘陋謀之邑令市地於民鳩材庀工作禮殿兩廡靈星門及講堂齋舍燕寢庖庫無不具備

劉文輝

劉文輝新昌人景泰五年爲訓導端謹善教遷伊府紀善卒

陳用貞

陳用貞字善成東莞人天順二年訓導爲人真率和易長於詩文有琴趣集遷長樂教諭致仕

梁矩

梁矩柘城人弘治中領鄉薦七年署學教諭爲人嚴重廉潔諸生饋遺多却不受至不能自給訓導莆田方文敏有心疾遇長官輒詈辱之手搏生徒以爲常

獨見矩端坐不言愛敬有加或私餉取於人惟恐其知也未幾被召徐志云正德初被召乃本表弘治八年已有高志來代安得畱至正德初耶再考之臨行邑中老幼奔送曰安得假公爲吾父母乎仕終臨洮知府

王維孝

王維孝字希舜貴州人嘉靖中以貢士一云鄉薦來署教諭爲人壯直廉潔人不敢犯惓惓以成就人才爲務不營私橐諸生貧者必捐奉賑之擢知富陽縣後終監察御史

蔣弘憲

蔣弘憲宜興人萬曆三十一年以鄉薦署教諭申學規立社約又置田爲月課餼犒之資而教化大行有中官將與令爲難弘憲邏其將至集諸生逐之每朔望長吏至登堂考藝尉以下皆屏齋舍中不敢越級而上其風裁如此

解學皐

解學皐興化人崇禎八年以貢士爲訓導寬厚端潔人有求者多不忍卻他日責之亦終不較也嘗言士

重立心學業顯晦皆從此出人以爲篤論

陳國器

陳國器字玉汝武進人領鄉薦崇禎十七年署教諭甞交遊絕訴訟爨舍蕭然而讀書夜分不倦人服其操

後序

亡兄撰此書凡數易藁而就既沒藁本流傳人間爭相珍秘康熙甲子或言於邑令請改脩縣志三月而遽成乙丑春耒歸自都門有言新志全用亡兄之書者索而觀之信然因慨然歎息謂吾兄作書固爲邑志張本吾不怪其蹈襲但不應畧不載吾兄姓名絕不言本某書有似取人之物而諱言主名者其人不服更出書數百言大畧謂紀載之書必有所本馬遷班固無不仍襲前書者夫子長史記明言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孟堅漢書特爲馬遷立傳不聞舉其人與書而沒之也又謂亡兄以事見法不當道其姓名孟堅不死獄乎蔚宗不赤族乎前後漢書至今行世未聞當時人掩取之也亡兄爲人所株連非以自著書得禍爲親知者得其著述宜何如表章稱道顧利其死而掩取其書有人心者當如是乎且文獻中固嘗爲其祖若父作傳矣爲子孫者忍遂反脣相誑乎出險語以箝人口此訟師刀筆之事而謂衣冠爲之乎既乃嫁過於朱先生鶴齡謂朱

實襲潘之書已乃襲朱初不襲潘夫朱先生與亡兄交最厚其自著書頗多何至掩取亡兄之書縱有所援引亦明言本諸潘氏凡考訂論贊皆言潘某云云新志何所見而悉以潘之說爲朱之說非雅掩潘抑且誣朱矣世衰俗薄朋友道喪已則不義又從而爲之辭直道在人余亦不復置辨第點檢亡兄之書梓以行世莊誦具存何傷乎向秀化書無恙何損乎景升惟是出之不早有此紛紜是余之罪也夫

康濟譜二十五卷

〔明〕潘游龍輯

明崇禎刻本

敘

宇宙立言爲三不朽之一葢非持信者不能言非傳信者無用言英華發於其中精神見乎其際矣古今以言著者

代不乏人要與典謨訓誥爭輝先後者指不數屈則立言與立德立功並峙洵未易哉鱗長潘子稱楚才芳聲久噪適余領節金閶一日接楚承

陽守季復晏君爲里中同譜友濡箭遠貽具道潘子爲石交僑寓吳門其才其養茂美淵弘且深觀理要諳練時宜大有資於世用及旣覯止卽

手康濟譜示余益信潘子才邁而學該識澄而養裕窺汲冢禹穴金經玉笈之藏剖陰陽象緯氣數災祥之秘習國家典故誌乘錢穀刑名及邊

疆山川甲兵韜略之儲考覘
成謨吐納新語崇其原本詔
以信從若探龍藏夜光種種
奪色若泛滇海望星杓而知
所適歸韓昌黎謂辨古今事

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
謂其見有所通也蘇子瞻謂
事實在經子史中必得一物
而攝之然後爲已用謂其意
有所會也潘子湊於性命邃

於天人學問經濟可以潤鴻
藻鼓休明髙文大冊莫或過
之且康者乂也書云惟耇成
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繇古先
哲王用康保民濟者涉也易

云益於天下之道利有攸往
利涉大川茲譜固備之矣潘
子因言以大其用因用以究
其施則立德立功立言誠爲
一致具足千秋寧容岐視耶

余未暇究其紀事如遷固綜
覈如管韓典裁真摯如曾子
固司馬君實獨取其授世以
迷方之筏錫人以暗室之燈
則千將莫邪自有茂先之識
高山流水不負子期之知世
蓋孝有以鳳爲雉以麟爲麕
者矣經有之天鷄夜半見日
則鳴天下羣鷄皆鳴有知於
先斯覺於後斯譜也亦東隅

之天鷄導人以向晨者乎夫
至於向晨則欣然而求明者
衆矣此潘子正告天下之旨
歟

辛巳春日鈐陽黃希憲又
生父題於姑蘇署中來
鶴樓

序

聞之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古今布衣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

屈體而下之者以其道存也故曰竭智附賢必建仁策索遠求士必樹盛跡繇斯以談相見恨晚吾楚潘子鱗長僑寓吳門有心當

世世亦樂得而有之經綸精微言平生感意氣試相舉似庶幾無間郡公晏季復方以異等晉秩每爲予稱吳中臥龍必也鱗長其

門多長者車轍而懷古味道意思澹然是歲庚辰夏鱗長來躡元柳之游亦津津述季翁治行裒然第一項挾冊示我則書文事指

按部就班大都世務之善經守今之蔡燚也今天下方蠢動

明天子側席日有聞矣典賢攷藝明試後而敷奏先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夫豹蒙文而貢武此言士之能也此言選士者變其故嘗以新其文飾其盛藻以雄其武也說在乎晉人之

謀置帥趙衰曰郤穀可崇禮樂而說詩書鱗長志存匡救義託詞章漸漬於詩書禮樂之既深而講求於文武張弛之大備守今循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

上意所謀度諏詢周爰相及者也長沙王麗青公舟次得是書語鱗長曰說春秋者公穀而下人百其味胡

氏專取大復仇此於時事
為相切耳今也邊腹搖則
守令益急督責容則守令
尤難子是編名康濟予重
念古人矣馮河涉川衣袽

飲酒濟何容易而取斷于
康之一言康之為言平之
謂也有昂首仔肩齊英金
鐵之材不必有碧鷄炙轂
文繡雕鏤之采有甑塵屋

漏縣犢辭魚之節不必有
探鉤射覆問羊得馬之奇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茲譜
所繇作乎願為予刻康濟
譜鱗長睢睢逆溯湘入永

而以其說告余余固知之
麗青亦猶行古之道也公
權蕪關時寇適掩至當事
者自比於堅壁之師公毅
然振旅柵艘列幟賊驚遁

去蕪城解嚴公是以爲畏
壘之庚桑儗之昔賢當譜
爲何等康濟所稱此眞明
驗哉而余以此思公與鱗
長相與之歡以公材略稍

出緒餘綱目畢舉顧汲汲
乎是譜之必傳也吾觀鱗
長發文全質以辨章舊聞
又將優游新語方諸賈向
不足云多若乃靑萍結綠

斯長價於薛卞之門一日
而宇丹紙貴俾天下守若
令椎紒而守敖庚海陵之
間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
上要亦盛暑之絺綌至寒

之狐貉也昔李華陰自負
十五學劍術三十成文章
歷抵卿相心雄萬夫王侯
大夫許與氣義而韓公不
厭其夸王子師爲豫州未

下車卽辟慈明既下車復
結文舉冀州有巨源一拔
而得三十餘人後世咸推
其量麗青鱗長相得益章
天下以此多潘生尤以此

多王公知人能得士矣杜
牧所云得公輩數十人參
錯天下作邦伯爲萬物吐
氣鱗長是譜首倒任賢將
無稔此乎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激昂青雲則信乎其
似之也雖然易又言之井
渫不食可用汲王明並受
其福主聖臣賢則信乎其
足福哉路盛節之塗行度

外之事千古一時區區黍
谷西河又何足云

零陵劉輿秀題

敘

庚辰之夏余奉
簡命出守長沙一舫泝江歷幾千里山川目觸生怡手探可得私念數十日閒心臨風雅咏酧答眼前亦自佳事明日

長沙守官衙簿吏恐亟索楚水吳山不得雖復作此想究竟有王程民瘼四字切人胸臆囘想塗山片地殊費人心手惟處心積慮不負君民不負所學隨時隨地頗堪自信

坐是曉月晨烟之態都成景風甘澍之懷鷁首波心每誦昔人為政心閒物自閒朝看飛鳥暮飛還句輒嘆此閒誰當更下轉語忽鱗長潘子挾策過余舟語次出所裒康濟

譜一編相示嗟乎鱗長眞先獲我心哉因謂鱗長治平之要莫先守令余每欲取古循良遺事詮次成書而塡委未遑觀子所輯辯類既以詳明評核倍多精確子瞻所謂藥

試醫手方傳古人施之今日良爲對症且漢宣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憾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知長吏之官實爲撫導之本

史傳良酷勸戒凛然輓近動稱媮俗難爲條理夫何一方一代華薄從忠前事是師後効全軌茲譜具備用足鑒觀今長沙固宋西山先生所守郡先生受事茲土召集屬邑

令長贈詩諄誨稱守令斯民同胞一體脂膏爾祿痛癢宜親有今日湘亭一盃酒便煩散作十分春之咏豈弟藹然情詞切至眞令人愴感心肺矣余莅沙兩月屬有恒暘之

咎側身退省凡爲民請命者罔敢不精虔赴之迨霡霂既沾漸多灑潤或舉王龜齡故事相貺以謂龜齡入饒州而甘雨應時入湖州而久霪輒霽今日之禱庶其類諸予遜

謝曰何遽如斯言且余嘗聞
龜齡矣守泉郡時亦燕集屬
令賦詩云令日黃堂一盃酒
使君端爲庶民斟長者所言
又何相符若此繇前之說何
敢爲功繇後之說用爲我心
惻耳剏

今上嘉惠元元以保民四事頒
示天下慮無弗動思德意庇
安下土顧長涉焚火之後鴻
雁牂羊哀愁繼作近稍獲寧
宇奉行新令百堵偕作睹此

子來益思父母顧安得鱗長
所輯康濟譜諸人實實以天
下斯民爲已任者授一職効
若事稍紓
至尊宵旰之憂乎鱗長義深才
妙肝膽向人吳人士競推元

禮而苦心閉戶獨爲社稷生
民之計乃著治要錄四書申
註宋元史刪皆有功于政事
文章而康濟一書尤爲經世
大業慨今
闢門盛典千古一旹士生其

間咸思自奮有能引大儒著
作推致
聖明俾剖竹宣條弘風華弊下
民之瘼其有瘳乎若令懷古
情深味道心切臥龍飛鴻方
金凝壁終焉不出如蒼生何

余迺得爲之望氣少微放歌
招隱響愧登高之賦音垂感
遇之篇當不復向者一葦江
干渺焉嘉客願釋子南山白
石談策杖驅車事矣遂捐俸
壽之棗今有心世道者讀之

以知子之厚意苦心耳是爲
序
宜興王期昇題于長沙
之岳麓書院

序

晉世論人物以溫嶠爲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談至第一將盡之間溫嘗失色彼所謂第一流者何人哉前之王夷甫後之殷淵源之屬是巳天下屬安定此曹子高自標置噓枯吹生及四海有微風搖之皆周章失據三國踣不振以迄於亡而一時奇策雋功乃獨出於太眞之徒然則當時所謂第二流者乃第一流也而其第一流固天下之

棄材也聚天下之棄材尊之爲第一流至於中原簸蕩生民流離而此論猶牢不可破習俗之深豈不痛哉今天下崇尚經術與晉世之老莊異甚然而科舉之學熟爛敗壞日浸月淫如寒熱之入人肌骨士有談王霸大略者率見詆娸以爲迂怪二十年來旄頭光明虜不靖寇不滅拱手圜視而莫之救也肰則今日之異於晉世者安在歟國不幸有變容易色之慮太眞之徒

將誰屬歟抑所謂熟爛敗壞者果可用以濟世而過此者皆不必談歟嘗與潘子鱗長論而悲之鱗長出所著康濟譜視余其書條分件繫旁行斆落自古人牧民應變之方至近代兵制屯田魚鹽茶馬漕運諸法皆具又與金子孝章詳爲論說以警發當世之憒憒者余讀之未嘗不撫卷而歎也會鱗長扁舟泝大江覽衡嶽徘徊故里遇所交通人奇士輒出此書示之爭爲裒

金助刻流通四方余戲謂鱗長子之書經世之書也子之身未遇之身也子方搰搰焉以其身爲洴澼絖而獨欲以其不龜手之藥公人耶鱗長蹙然曰使吾藥誠可用以取封雖終身洴澼洸何憾余作而歎曰大哉潘子之言息淡哉潘子之志在天下乎使潘子伏闕上書以布衣召見殿上亦不過潘子自行其學而已惟此書之出使天下知熟爛敗壞之學無可籍賴而喜談

大略者亦將有所稽攷是潘子之大有救於今日也今天下之可憂者多矣猶恃有潘子之徒區區其間也是為序

嘐城黃淳耀蘊生題

自序

潘游龍曰余讀史至子產之賢子長不為立傳僅表一二事於循吏中黃霸為相聲名雖損於治郡然去公孫劉車楊蔡之徒遠矣孟堅不與諸相同傳而退入循吏若國僑未嘗相鄭次公未嘗相漢焉者何哉既觀鄭世家揚扢子產及

霸傳敘其爲二千石事皆
不遺餘力乃知遷固之意
益深遠也以子產之才頡
頏管晏而僅以循吏名則
拊綏之需才固急矣黃霸

備位宰相不甚稱職而終
無損其德讓君子之風豈
非其推重者有在實以循
吏爲之本乎恭惟我
聖祖肇邦卽嚴官吏犯贓之

禁書農桑學較之績守令
來朝者或親賜酒饌或錫
燕儀曹
列聖纘承弗替茲典是以
累朝司牧之臣彊察如況公

鍾清嚴如軒公輗雄敏如
魯公穆風力如楊公繼宗
廉潔如熊公繡方略如馬
公文升端恪如陳公茂烈
後先相望比踪兩漢而近

則民繁賦冗吏治益稍頹
矣十餘年來萑苻之孽奮
挺而呼望屋而食君子痛
之以爲此屬何辜皆長吏
不職使然也龍流寓吳門

覽察時變每謂長吏不得
其人天下終不可理閒嘗
反覆二十一史摘其兵農
錢穀禮教刑法之概勸戒
一書以告今之未習吏治

者爲門則有六爲卷則二
十有五大抵有益於生民
者人雖疵必采無關於治
道者言雖美不錄條分區
別叅以臆斷與友人金孝

章黃蘊生朱今古陸履長
互相叅定名曰康濟譜蓋
取南齊諸傳治縣有譜意
也或有難龍者曰語不云
乎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

情今與華日繁才智日益何譜之為龍曰治民猶治兵也馬服君子以徒讀父書取敗而不聞言兵者廢孫吳王安石以國服之息亂天下而不聞言治者廢周官然則龍之是譜也亦

仰體

列聖及

今上子惠元元之心倣前史

歸重循良之意採而用之庶幾經世者之竹頭木屑也與若夫論斷諸詞或剛而近雲或簡而似傲或羅絡細碎而隣於委巷或抉摘物情而微傷大雅是則龍之罪也抑亦可以原其志矣

松滋後學潘游龍書於

姑蘇之懷古堂

序

三代以來稱善治多美績者必首濂然當時君相皆務寬厚清靜躬行節儉爲天下帥而其循吏亦皆謹身率先居

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蓋上之所以擇吏吏所以勸民均爲得其本焉說寔效棠久任政平訟理民無歎息愁苦之聲歷唐及宋隔代相望

雖代多有要無遠過濂者我高皇帝有天下三塗並用求賢如不及尤注意郡縣守牧之官每之任必召見賜綺帛路資而遣而又命國子生巡列

郡廉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於是有到任須知之條有醒貪簡要之錄或榮宴賞於殿陛或列姓字於屏宁或命宮馳敕以慰其親民勞苦之心

選舉當者蒙顯褒績效隳者
同僇辱凡以為斯民又安計
至惓惓矣而一時之治亦槩
然與漢比隆
列聖繼緒競競此意無改迨

今上蚤夜焦勞益勤求莫而民
風日澈德教未興何哉嘗與
潘子鱗長興言及斯輒相顧
於邑累日不置稽古老居今
之事論志者莊約之業間乃

緇讀前史多所感發相与節
錄而綴論焉連類久之遂多
卷帙余才鑒寡昧兼束帖誦
經生之業百未淹洽鱗長智
深勇沈練於凡務見嫩必贊

遇回龐惑鑒曩績而參之時
轍原本經術疏源制流言既
有倫有脊矣顧獨不以余為
不聰每有論著必舉似予必
予可者後授諸簡噫亦足觀

其所以用心矣今夫時變世
殊能輩代出安在陳迹之必
襲懷抱不堪獨師哉然而著
於前者垂得失之林觀于後
者寓洛茹之鏡斯亦閱覽者

子未或蔑焉者也譬方為病
設病已而方傳局以奕成弈
換而局備雖不必人人扁鵲
人人秋而尚事醫奕者至今
倆秋與扁鵲不裹往往乖其

事頌其言焉則資於叅互者
多矣鯀長既棄去經生業來
居吳僦廡縕袍絣罕儲粟而
觀風問俗爰

君憂　國之思未嘗須臾忘閱

未學之淫遁焉刻四書申註
人咸以為功近復取宋以下
四史嚴加刪訂就黃子蘊生
及不肖俊明商焉或以面質
或函而遠老僕鞸僮旁午於

衙雖復氷雪在硯雞鼓到窓
一燈青熒猶自披寫不自知
其何以至是将来可觀挽者
寧直蔡譜已乎昔傳虞卿窮
愁著書夫窮然矣又安能若
彝叔君肆志去斯可乘蘊生
君翁雖苦鄙陋識参好讀書
精譜述學殖甚深濬然榮名
之饗書亦端居尚貴不追俗
趨鞅然

崇禎庚辰春二月
彭城金俊明書

康濟譜總目錄

吏曹

任賢 附易書禮。周禮。漢唐宋　明朝黜陟除陟銓選等制。丘文莊公論。久任超遷論

才識

器量

清操

勤慎

風節 附陳以勤處[illegible]臧吏疏[illegible]

德感 附禱雨疏

戶曹

賦役 附周禮漢隋唐宋戶口。張居正申明優免例

農桑 附重農考。農圖譜

種植

救荒 周禮。穀梁荒。朱子救荒論。林駉常平義倉論。何景明救荒書。席文襄救荒疏

征榷 附鹽法。錢法。茶法

禮曹

崇教

正俗 附狄梁公檄告西楚霸王文。諫造大像疏。石介擊蛇笏銘。司馬溫公文中子婚

喪議。金孝章追薦說。歐陽公正本論。曾科給事中張九功上

本朝考正祀典議

兵曹

軍政 附八陣圖說。選將。御將。任將。選士。料敵。覘探。賞罰。號令。旗鼓等

兵制 附兵食

兵制攻 附車戰。騎。[illegible]

兵制守

兵制攻 附火藥。水戰

刑曹

弭盜 附保甲

矜恤 附律文

理冤

執法

工曹

水利 附漕運

屯田 附馬政

總目錄終

○凡例

一守令之事不外興革利弊牧養教誨以盡其職第須賢者任之則地方均賴焉故首任賢使闒茸不倫易任剸割故次才識要必寬大以持之潔己奉公嶄然不撓以行之故次罷量次清操次勤慎次風節至於德感則政成民洽矣其總論俱載本類之首嘉猷美績開卷犂然覽者當知其所用心茲不敢多贅云

一每類先書姓名書爵守至字籍總載之卷首後不更及

一春秋戰國惟相與宰至秦立郡縣沿及漢唐宋郡始有太守刺史牧尹帥觀察使轉運使其佐貳有別駕都尉判官推官錄事叅軍縣有令若長佐貳有丞簿尉益歷代相承之制也至我
聖祖鑒秦人弄權之禍而罷丞相懲元入稱亂之敝而革中書吏部列于六卿所以防其自專之漸五府參乎兵部所以昭其相制之權都察院與六卿為伍振風紀也大理寺與刑部持衡重民命也御史不屬於太宰六官不屬于冢宰使得自達而作其敢言之風也至于尉院寺監并列于內都部按司錯置于外府州縣衛分隸其間文武相參上下交制益遵周公之法而酌其宜取漢唐宋之盛而去其弊可為萬世法矣

一知府即古建侯時州牧之任也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更名郡守為太守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成帝時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後漢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試自郡守而入為三公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隋開皇中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大業中又改州為郡郡置太守唐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天寶中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自是郡史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五代時仍

刺史之號宋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
謂兵州謂民政也其後文武官叅爲知州軍事建
炎中詔河北京東西路除帥臣外舊差文臣知州
去處許通差武臣二次後詔要郡帶本路兵馬鈐
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紹興中罷乾道中不
任守不爲郎
一知縣之名其源出周官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
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
縣時則縣大而郡小縣邑之長曰宰曰君曰公曰

大夫其職一也戰國郡大而縣小漢制列侯所食
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邑曰道凡縣
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
之蓋因秦制也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臺爲郎隋
縣有令有長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之差玄宗
開元中新除縣令于宣政殿親問以理人之策五
代任官兇齷齪無能者始注爲縣令宋建隆間以
朝臣爲知縣其間復叅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天聖
間令選很下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爲舉法以重令

選乾道中御筆今後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
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孝宗持之益嚴自後
詔除殿試三名省元外並作邑已改官未歷縣人
並令親民一次遂著爲令矣我
朝洪武六年府定爲三等賦二十萬以上爲上府二
十萬以下爲中府十萬以下爲下府縣賦十萬石
以上爲上縣六萬以下爲中縣三萬以下爲下縣
品亦有差既而品定其後又區天下之郡縣定衡
繁簡僻要等用以爲殿最黜陟云至

今上近制又以清華躋其勞吏亦曠典也
一言行止摘其于職守相關者書之其佐貳以下
若嗇夫亭長等有嘉績者亦書之至官品世次各
有先後若職之崇卑不論也
一事有一人而累見于各類者兼才也其可節取
者僅書之間有非守令時而一書者以其于守令
之道通也其我
明守令賢績祇就見聞之確據者間書一二于論
之後以誌古今之同

一論斷或輯之史或得之他書而參以臆得者所用一按字以別之不則直書其氏或參之吾友金孝章氏總期發明古人留心民瘼之實績非徒侈其行事而已

一間是集如郅都甯成趙廣漢董宣等史已稱其爲酷吏矣子奚而錄曰否之數君者實有功于當時者也試觀當日百姓受馬賓之漁肉豪强之搏擊不減飛廉猛獸之在平陸藉令無數君之剛風勁氣以驅除之小民烏得有寧時耶中如趙董輩坐法一時吏民詣闕願以身贖者萬計斯亦可以覘其德民之深矣余奚而不錄以爲執法者勸至數君立身之高潔推賢讓能之事功供各類載不復贅也

一是譜以正史爲主往余丙子所刻者僅什存一耳至增入兵制攻守水火戰具屯田馬政種植鹽法錢法漕運等崟稽之周禮而參以衍義補及經濟錄經濟實用編經世格要丘文莊諸儒等集薙間附臆說必與吾友孝章商之最確者乃入之以

備參攷其卷首間載易書周禮于前者蓋原本經術而使知有所折衷也至從前草率無味之評盡行刪之無一存矣

一是譜歷三寒暑親脫稿三次始得成集然參評之功孝章獨多茲幸告竣例書此以誌不忘也

○懷古堂書記

一治要錄行世　一史學提要行世

一古今詩餘醉行世　一四書申註行世

一嗣出宋元史刪 附遼金

跋

士雖身在畝宮則古昔稱先王咸有康濟斯民之責身用則著其事不用則存其言故坐而論者作則可行或行之有效人乃因其事以追其言卽不必其人之自言之亦恒錄其大要而垂之爲式而後之讀其書者因以目之爲言總期實有用于天下而已今天下之需康濟固亟亟

矣在上在下周爰咨度者伊誰氏乎乃潘子鱗長手輯斯譜與金子孝章上下古今熟籌審處冀斯世一日之躋於仁壽厥意亦良苦矣鱗長以爲造物生才不盡天下之大豈曰無人苟得譜中諸君出而與之商榷天下何憂不治哉夫康之爲言樂也安且和也又五達謂之康是通衢也濟之爲言益也賙救也又

事遂也誠能協意持救若同舟
遇風俾民事獲遂而蒙其益以
共適於安和之路則愷樂豈有
量焉按圖求駿千里俔材應逢
悟賞是在有深心者辨之今其

書具在倘有位者不徒視爲紙
上空言虛衷采行固足贊其經
文緯武之略卽草茅士子伏而
習之簡練揣摩攄忠入告是亦
中流一壺也登岸可以舍筏而

筏終不可廢適千里者起於足
下雖臻宏域而跬步之細卒不
可離楊園之道猗於畝丘讀之
可以感矣然則鱗長之爲是書
搜討累年稿凡數易數求約萃

今始告成豈圖市博極之譽聘
深沉之思乎良以繡出鴛鴦金
針度世治身扶物均有賴焉抑
非鞶帨無實者比也昔王仲淹
宋之隱君子也其論時事可觀

紫陽夫子謂其有可用之實邵
堯夫爲甕牖讀書尹和靖許其
所著足以濟世以今況古卓然
同揆輙爲喜而識此願與當世
共讀之使知菰盧中猶有此人

也

崇禎辛巳夏四月
嘉定朱之尚識

兩漢

丙　吉　字少卿 魯人　　卓　茂　字子元 南陽人

劉　寬　字文饒 華陰人　　何　武　字君公 郫縣人

黃　霸　字次公 陽夏人　　薛　宣　字贛君 郯人

陳　寔　字太丘 潁州人　　[illegible]

兩晉

[illegible]

王　承　字安期 太原人　　[illegible]

隋

[illegible]

魏

房景伯　字良暉 清河人

唐

[illegible]

裴　度　字中立 聞喜人　　錢　徽　字蔚章 長興人

郭子儀　字汾仲 汾陽人　　李　泌　字長源 京兆人

張　說　字籍 闕　　狄仁傑　字懷英 太原人

李日知　榮陽人 字闕　　李　勉　字玄卿 京兆人

宋

[illegible]

張齊賢　字師亮 曹州人　　王　旦　字子明 東昌人

寇　準　號萊公 華州人　　張　詠　號乖崖 濮州人

李　沆　字太初 肥鄉人　　周敦頤　字茂叔 道州人

杜　衍　字世昌 山陰人　　葛　源　字澄之 麗水人

趙　抃　字閱道 衢州人　　程　顥　字伯淳 河南人

范仲淹　字希文 吳人　　王　曾　字孝先 青城人

韓　琦　字稚圭 相州人　　胡　宿　字武平 晉陵人

趙公輔　字籍 闕　　狄　青　字漢臣 邠州人

歐陽脩　字永叔 廬陵人　　司馬光　字君實 邠州人

吳大忠　字我亦 籍闕　　蘇　頌　字子容 晉江人

蘇　軾　字子瞻 眉山人　　范純仁　字堯夫 吳人

蔡　襄　陳俊卿　字應求 莆田人　　本朝夏元吉熊琴簡楊廷和豐公慶胡端敏公等散見

第四卷清操

春秋

[illegible]

公儀休　魯博士 字籍闕　　晏　嬰　字平仲 萊人

闞子文　名穀於菟 楚公族　　孫叔敖　郢人 為艾獵 光州人

兩漢

[illegible]

朱　邑　字仲卿 廬江人　　黃　香　字文疆 江夏人

羊　續　字興祖 平陽人 附王公恕　　劉　寵　字祖榮 年平人 附劉公鑄

張　奐　字然明 酒泉人　　孟　嘗　字伯周 上虞人

楊　震　字伯起 弘農人 附楊公繼宗　　范　遷　字子廬 沛國人

王暢 字叔茂高平人　張堪 字君時宛人
孔奮 字君魚茂陵人　伏恒 字籍闕
三國
時苗 字德胄鉅鹿人　田豫 字國讓漁陽人附楊文襄
高慎 字孝甫籍闕
兩晉
胡威 字伯武壽春人　吳隱之 字處默濮城人
陶潛 字元亮鄱陽人　何隨 字闕郫縣人附汪公一麟
殷仲堪 字闕陳郡人　劉惔 字眞長宿州人
南宋
羊欣 字敬元南城人　孔奐 字休文山陰人附汪公汝達
裴昭明 字闕聞喜人　劉懷惠 字彥泰彭城人
商則 字闕籍
南齊
何遠 字義方東海人附許文簡　范述曾 字子玄籍闕附李文正公
劉玄明 字籍闕　虞愿 字士恭餘姚人
南梁
顧協 字正禮吳人附顧公橫涇　阮長之 字景茂籍闕

北魏
崔挺 字闕安平人附曹公克明
北齊
馮元叔 上黨人字闕　辛術 字懷哲狄道人
北周
蘇瓊 字珍之長樂人　申徽 字世儀魏郡人
王思政 太倉人字闕　裴俠 字嵩河解人
唐瑾 字附璋北海人
隋
趙軌 維陽人字闕　劉炫 字光伯河間人
房彥謙 字孝沖武城人
唐
李錫 字籍闕　馮立 上黨人字闕
李勉 字玄卿京光人　裴寬 字長寬聞喜人附陳公誘
杜暹 字闕濮州人附山裹毅　蔣沇 欽緒子膠水人
白居易 字樂天太原人　黃琮 字子方莆田人
元德秀 號魯山河南人　陸象先 字景初吳人
宋

曹彬字國華靈壽人　張詠號乖崖濮州人附劉公[illegible]
賈黃中字媧民南皮人　劉福下邳人字嗣
張之才字籍闕附劉公璟　李及字幼幾范陽人
杜衍附吳太宰王南明　趙抃字閱道衢州人附軒公輗
畢仲游字公叔雲中人　陵冲字霄舉吳人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illegible]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附海剛峰　袁穀字子容鄞縣人
劉俌字籍闕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
楊萬里號誠齋吉水人附京尹[illegible]　趙彥彬字彬彬籍闕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附方司徒　羅疇字[illegible]籍闕
李綸字世美肥鄉人　汪待舉字懷忠濮州人
邵必字不疑丹陽人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
葉顒字子昂仙遊人附于公謙　上官凝字武叔邵武人附劉公寧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　劉容字仲寬元人

第五卷勤愼

春秋

巫馬施字子期陳郡人

兩漢

陳寵字昭公沛人

兩晉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

南齊

傅翽琰之子雲州人　趙郡王叡

北魏

朱勝字籍闕

北周

韋叔裕字孝寬杜陵人

宋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　范仲淹字希文吳人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　龐籍字純之武城人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
張九成字子韶范陽人　呂公著字晦叔壽州人
傅堯俞字欽之鄆城人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
朱熹字晦菴新安人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
黃幹字直卿閩縣人　种世衡字仲平雒陽人
羅立言字籍闕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

第六卷風節

兩漢

朱雲 字游 魯人　賈琮 字孟堅 聊城人

蓋寬饒 字次公 魏郡人　張綱 字文紀 武陽人

董宣 字少平 陳留人　吳樹 宛人 字闕

杜密 字周甫 陽城人　陳蕃 字仲舉 平輿人

臧洪 字子源 射陽人

東晉

顧顗之 字長康 無錫人

南宋

沈瓚之 字景倩 吳興人

南齊

王僧虔 志之父 瑯琊人

北魏

卞延之 宛句人 字闕

北齊

王羆 字熊羆 京兆人 附許襄毅泰少保將司空璒

北周

泉企 字思道 豐陽人　蕭結 永新人 字闕

隋

堯君素 湯陰人 字闕

唐

宋璟 字廣平 南和人　倪若水 字子泉 恒州人

溫造 字簡輿 祁縣人　盧坦 字保衡 雒陽人

顏杲卿 字昕與 萬年人　張巡 字巡若 南陽人

段秀實 字成公 汧陽人　裴諝 字士明 閿喜人

林蘊 字復夢 莆田人　陽城 字亢宗 北平人

韋澳 字子裴 京兆人　何易于 字籍 闕

薛元賞 汾陰人 字闕　李敏中 字藏之 隴西人

鄭綮 字蘊武 滎陽人

宋

田錫 字表正 洪雅人　姚坦 字明白 濟陰人

范雍 字伯純 太原人　孔道輔 字元魯 曲阜人

范仲淹 字希文 吳人　程琳 字天球 中山人

魏廷式 字君憲 宗城人　楊紘 字望之 蕭城人 附陳以勤處賊史疏

唐介 字子介 江陵人 附弼公　包拯 字希仁 盧州人

南齊

任　昉 字籍闕

北魏

楊　逸 字籍闕

隋

長孫平 字處均雒人 附嘗平議

唐

韋　宙 字之子萬年人　盧　坦 字保衡雒陽人

劉　晏 字士安南華人

五代

長

周行逢 字籍闕

宋

陳堯佐 字希元閬州人　張　詠 附 物

王　曾 字孝先青城人　范仲淹 字希文吳郡人

程　珦 字可久河南人　曾　鞏 字子固建昌人

杜　衍 字世昌山陰人　韓　琦 字稚圭相州人

趙　抃 字閱道衢州人　富　弼 字彥國河南人

杜　紘 字君章鄄城人　滕元發 字達道東陽人

程　顥 字伯淳河南人　鄭剛中 字亨仲金華人

范純仁 仲淹子吳人　范純禮 字彝叟吳人

吳遵路 字安路丹陽人　朱　熹 附林駉常平義倉論

眞德秀 字景元浦城人　高定子 字瞻叔莆江人

蘇　軾 號東坡眉山人　黃　震 字伯起慈谿人 附再論上戶榜

劉　彝 字執中懷安人 附丘公論　葉夢得 字少蘊吳人

許　份 字子大閩始人 又附席文蔡襄疏略 又附賑饑保甲法

錢　佃 字仲耕陰人　洪　皓 字光弼饒州人

張養浩 字希孟人

第十二卷征榷

周禮 四則　漢唐 各一則　宋 二則

本朝 一則　山澤津渡 周禮一則 漢宋三則

明朝 一則

唐

劉　晏 附榷鹽禹貢一則周禮一則齊桓管仲一則漢三則北魏一則唐五代各一

宋

張　詠 號乖崖濮州人　元　絳 字元之臨川人

論宋鹽 三則

劉　珙字共父子羽之子　張　栻字敬夫綿竹人

趙　方字彥直衡山人　眞德秀字景元浦城人

魏了翁號鶴山蒲江人　蔡　襄字君謨仙遊人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　張　洽字元德清江人

趙景緯字德夫於潛人

第十四卷正俗

戰國

西門豹字闕魏人

兩漢

宋　均字叔庠安衆人　周　舉字宣光汝陽人

任　延字長孫宛人　鄭　產字闕泉陵人

賈　彪字偉節定陵人　陳　蕃字仲舉平輿人附孝章論

西晉

王　濬字士治闕人

南齊

虞　愿字士恭餘姚人附狄梁公諫造大像疏周世宗毀像鑄錢說

南梁

顧憲之字士思顗之孫　蕭　琛字彥瑜天水人附狄公告項王檄

隋

梁　毗字景和烏氏人　辛公儀字闕狄道人

唐

傅　奕字闕鄴縣人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附吳俗三毀

韓　愈字退之昌黎人　柳宗元字子厚解人

顏眞卿字清臣萬年人　馬　璘字闕岐州人

宋

張　詠號乖崖濮州人　孔道輔字元魯曲阜人附擊蛇笏銘

程　珦字可久伯淳父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附劉公闢杜

程　顥字伯淳河南人　錢元懿字秉輝彭城人

孫　覺字莘老高郵人附文中子司馬溫公辯衆議

陳希亮字公弼京兆人　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

韓彥古字述古延安人　李孝壽字景山鄧城人

宋　庠字公序安州人附著石枰　王　佐字汝弼海豐人

胡霆桂字闕婺源人　楊　簡字敬仲慈谿人

蔡　襄字君謨仙遊人附金孝章追爲說司馬溫公禱浮屠說歐陽公本論畧

陸　起字闕籍　包　恢字宏夫建昌人

胡朝頴字叔獻湘潭人　朱　熹字晦菴新安人

王嗣宗 字希元汾州人　黄震 字伯起慈谿人

陳天祥 字吉甫元人　韓鏞 字伯高元人

附張九功考正祀典疏

第十五卷軍政上

兩漢

廉范 字叔度杜陵人　虞詡 字升卿武平人

楊璇 字機平會稽人　張遼 字文遠馬邑人

兩晉

羊祜 字叔子南城人　杜預 字元凱西安人

謝安 字安石陽夏人

南宋

劉穆之 字道和東莞人

唐

裴度 字中立聞喜人　柳公綽 字子寬華原人

郭元振 字元振貴鄉人　顏真卿 字清臣萬年人附伍公文定

張巡 字巡若南陽人　李光弼 字□柳城人

李晟 字良器臨洮人　李抱真 字太元河西人

裴行儉 字守約聞喜人　王式 字翁思新桃人

宋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人　張詠 號乖崖濮州人附冐賞論

曹瑋 字寶臣靈壽人　狄青 字漢臣邠州人附冐賞論

韓琦 字稚圭相州人　范仲淹 字希文吳郡人

李允則 字垂範盂人　馬知節 字子元幽州人

何承矩 字正則河南人　种世衡 字平仲雒陽人

孟珙 字璞玉棗陽人　种世衡 並見

張方平 字安道宋城人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

楊[illegible] 字微仲　沈括 字存中錢塘人

蘇軾 字東坡眉山人　劉子羽 字彥修崇安人

虞允文 字彬甫仁壽人　趙方 字彥直衡山人

孟宗政 字德夫絳州人　孟珙 字璞玉棗陽人

吳輔 字弼之籍闕　陳規 字元則安丘人

魏勝 字彥威宿遷人　李綱 字伯純邵武人

第十五卷軍政下

陣法

周禮 一則　孫子 一則

將 北征錄　士 北征錄

選兵　戚繼光　八陣圖說有圖　俞大猷圖
練兵　戚繼光　令　料敵　採探北征錄
覘敵　相地　賞　罰
第十六卷兵制
周禮　兩漢內外兵始末
唐兵始末　宋兵制
本朝兵制　京營兵制考毛伯溫 蘇旻 沈越 葉向高

教兵備馬端臨論
禁兵　畿兵　民兵
郡兵屯兵民兵客兵總論
擇將晁錯 陸贄 范仲淹 歐陽修 富弼 張舜民 蘇軾 岳飛論
任將六韜 陸贄 王鏊 重將權嚴法令論
御將蘇洵
武舉劉大夏議
兵食漢食貨志　三國六朝兵食
唐及五代兵食　宋兵食

本朝兵食劉體乾 御史劉繼議　兵食冒破論附給事中□錄户部尚書
第十七卷兵制攻
圖式附車戰 旌旗 弓馬 金鼓 弩銃 鑿角
第十八卷兵制守
圖式附夷器
第十九卷兵制火攻
圖式附火藥水戰
第二十卷弭盜

周禮附六 附論
春秋
端木賜字子貢 衛人
兩漢
龔遂字少卿 山陽人 附安勝論　郭伋字細侯 茂陵人 附秦觀論
皇甫嵩字義貞 平涼人　寇恂字子翼 昌平人
張敞字子高 平陽人　虞詡字升卿 武平人
度尚字博平 湖陽人　鮑永字君長 上黨人
張綱字文紀 武陽人　羊續字興祖 平陽人

賈琮字孟堅聊城人　韓韶字仲黃長社人

南宋

[illegible]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人

南齊

[illegible]

王敬則字籍闕

北魏

李崇字季長頓丘人

北周

[illegible]

韓褒字弘業潁陽人附[illegible]

唐

[illegible]

劉潼字子固曹州人　呂元膺字景夫東平人

馮贊字籍闕

宋

張詠號乖崖濮州人　曾鞏字子固建昌人附張江陵貽總哲書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　張栻字敬夫綿遠人

蘇頌字子容晉江人附訊盜說　查道字湛然休寧人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　楊邦乂字晞稷吉水人

牛德昌字彥欽金人附趙[illegible]

附保甲

第二十一卷矜恤

易書三則　周禮四則　本朝律令五條

春秋

高柴字子羔齊人

兩漢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　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

史弼字公謙考城人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

[illegible]

陳臨字子然香山人

兩晉

喬智朗字元達鮮卑人附丘文莊復讐議

南宋

謝方明字闕陽夏人

隋

王伽字闕章武人　辛公儀字闕狄道人

唐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

宋

曹　彬字華國 靈壽人　歐陽觀字仲賓 盧陵人

王　質字子野 太和人　趙　抃字閱道 衢州人

歐陽修字觀之　許　將字冲元 閩人

楊　簡字敬仲 慈谿人　蘇　頌字子容 晉江人

兩范純仁字堯夫 吳人　范純禮字彝叟 吳人

陳太素字仲華 河南人

第二十二卷理冤

兩漢

崔　篆字闕 安平人　朱　暉字文季 宛人

孟　嘗字伯周 上虞人　盛　吉字闕 汝南人

王　忳字少陵 新都人

兩晉

曹　攄字顏遠 譙人　裴　政字籍闕

唐

狄仁傑字懷英 太原人　徐弘敏名有功 東海人

崔仁師字當仁 定州人　唐　臨字本德 京兆人

李日知字闕 滎陽人　顏眞卿字淸臣 萬年人

秦　彭字籍闕　鮑德修字籍闕

任　延字長孫 宛人　劉　寬字文饒 華陰人

劉　梁字曼山 寧陽人　陳　寔字仲弓 潁川人

兩晉

虞　溥字允源 高平人　范　寧字武子 籍闕

隋

梁彥光字修之 安定人

唐

韋景駿字闕 籍闕人　柳　渾字惟深 河東人

薛　愼字伯護 籍闕

宋

范仲淹字希文 吳郡人　程　珦伯淳父 河南人

周敦頤字茂叔 道州人　程　顥字伯淳 河南人

張　載字子厚 鳳翔人　王　獵字得之 長垣人

謝良佐字顯道 上蔡人　張　戩字天祺 鳳翔人

胡　瑗字翼之 泰州人　朱　熹字晦菴 新安人

陳　襄字述古 侯官人　楊　簡字敬仲 慈谿人

劉淸之字子澄 臨江人　陸九淵字子靜 金谿人

李　膺 字元禮 襄城人　蘇　章 字孺文 扶風人

唐

張鎮周 字闕 舒城人　蘇良嗣 字籍闕

楊德幹 字籍闕　許孟容 字公範 籍闕

柳公綽 字寬 華原人　嚴安之 字闕 華陰人

崔隱甫 字籍闕　薛存誠 字資明 河中人

五代 [illegible]

賈　郁 字籍闕 [illegible]

宋 [illegible]

張　詠 號乖崖 濮州人　胡順之 字孝先 原州人

李承之 字奉世 濮州人　范純仁 字堯夫 吳人

程元鳳 字申甫 徽州人　呂公弼 字寶臣 壽州人

陳希亮 字公弼 京兆人　郭□脩 字明仲 吳人

劉永年 字籍闕　曾□華 字子周 建昌人

陳處父 字籍闕　徐　兢 字明叔 吳人

王　覿 字闕 如皐人　胡朝穎 字叔獻 湘潭人

廖德明 字子晦 南劍人

第二十四卷水利

周　禮 四則　溝洫總論

戰國

西門豹 字闕 魏人　白　公 字闕 馮翊人

秦

李　冰 號陸海 一名季冰

兩漢

召信臣 字翁卿 壽春人　杜　詩 字公君 汲人

唐

韓太鼎 字重臣 齊勝人　劉　晏 字士安 南華人

何易于 字籍闕

宋

陳堯佐 字希元 閬州人　程　顥 字伯淳 河南人

陳　襄 字述古 侯官人　趙尚寬 字元濟 河南人

李若谷 字子淵 徐州人　趙昌言 字仲謀 孝義人

附

隋朝漕運　本朝漕運 近支莊公論 梁材權運輕齋論

漕河總論　黃河運河總論

論運河隄防　治河要略　李東陽論

周用疏 余毅中全河說

萬恭治水筌蹄兩段 龍尾車記

王徵車記 水庫記 水磨

第二十五卷屯田上

漢

晁錯募民徙塞略 諸葛亮屯田

晉

司馬懿從鄧艾計屯田 羊祜襄陽屯田

附屯營田論

宋孟珙選壯士雜官軍屯田

本朝屯田 丘文莊論 戶部尚書夏元吉論 大學士楊士奇論 大學士商輅論

總督李秉論 御史陳世輔論 御史龐尚鵬論 葉向高屯政考

第二十五卷馬政下

周禮十則 漢二條 唐附五代一條 夏公良勝論

宋文蘇轍論附丘 宋附李覺論 余懋衡疏略

本朝丘文莊論以下載九段 附魏武侯問吳起一段

附武經總要二段

康濟譜任賢卷一上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叅評

用賢之効。振古既彰。國有賢人。謀罔弗臧。論定則官。有猷必揚。國用不匱。民餘蓄藏。政舉刑清。威遠服疆。九德以宣。四維以張。附耳不搖。台辰齊光。三燭斯燮。五寒亦亡。敢告司衡。得人則昌。無棄爾輔。爾車其行。次任賢第一

潘鱗長氏曰。昔人有言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百良劒。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舟。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賢才不用。雖舜禹猶難以為國。況於世主乎哉。文子曰。山有猛虎。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是知天下無嘗寧之國。國無嘗治之民。得賢者安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今將欲兆庶允殖。豐年屢綏。囹圄空虛。兵革不試。化行

俗美。紹古緝熙。無疆之烈。而不得豪俊特達。以為之用。若鳳翥六翮。驥蹶四足。欲望摩青天。駕絕域。將安藉哉。然而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合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走。揚聲章華之臺。炫耀羅綺之堂者。人所舉也。賢人有脛而不肯至。寧蠹材于幽岫。韜迹于柴蓽者。人莫之舉也。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已。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蔽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為賢。逾身之賢。剏復抑賢乎。語曰。為國入寶。不如獻賢。故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也。雖然上苟懷折節下士之誠。自不患無明揚師錫之盛。不然買駿無實。好龍徒譏。亦曷貴焉。而審材為尤要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明堂之棟。路寢之楹。與夫榱桷侏儒。大小長短。厥施不同。歸於適其用而已矣。人主之用天下之才。其亦何以異是。予故致之於經。列叙唐虞以來用人之格。著為康濟書。首以知治

平有階非賢弗乂匪姑今日之私言也

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程子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衆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進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也

書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丘文莊公曰有虞之朝命禹爲百揆而禹則遜之

稷契皐陶命垂爲共工而垂則遜之殳斨伯與命益作虞而益則遜於朱虎熊羆命伯夷作秩宗而伯夷則遜于夔龍噫君以其人爲賢能而用之而其人不自賢不自能而推之賢讓之能此百官和于朝而庶績所以咸熙也成王以推賢讓能勉其臣而又以政龐不任戒之其望之深切矣

記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此見古之不輕用人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亦總也載行也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此即宋蘇洵所謂某人廉吏嘗以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嘗以某事知其能之意）禹曰何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

周禮太宰掌八柄詔王馭群臣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進用有德制民知德之實猶）四曰使能（任用才藝制民知能之實猶）

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漢制

論曰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非無等次然亦不限品秩高下爲升降而

遷轉之權又皆出於一。至成帝置兩曹尚書。選曹之制遂始於此而權亦出于二矣。

○敘漢遷轉

論曰。漢之遷轉惟上所命。秩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何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公孫弘徙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一出於上。固未始為資格所拘耳。

○敘漢辟除

論曰。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遷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書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秩未嘗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嵩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吏。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考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吏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于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猶未至纖悉于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莞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敘漢流品

論曰。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觀其材能勳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引彊。申徒以蹶張。薛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位致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其以明經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才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

漢韋玄成以明經相唐李吉甫子德裕以

則先以財賦處之故始爲卒史後爲均輸長皆掌財也然其始雖有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者此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爲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藝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邯恥以孝廉而爲郎也誠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明制

大祖詔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二人

宣宗諭楊士奇舉文學才行

英宗從李賢再舉年富可見　祖宗時用人惟觀賢才亦何嘗以資格限也故景泰中楊浩以一太學生上書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殺主之罪遂爲河南運司判官再遷至順德知府累遷右副都御史巡延綏以此人皆立志向上興起事功嗣後資格太限雖衆人無九卿之擢歲貢至府佐即以

任于相我朝楊士奇以儒士相文相亦不以資格拘也況下此者乎

能不奔趣于相公之子者必不忍殘害百姓者也文定即于此益拔賢才真能

宜心爲國才乎至范公不通謁上前而哭謝于死後更見勁骨卑流不預知巳矣

爲過望矣志以位限才以志隳政以志損是故匪人向上之志者資格也而壞天下之治功者亦資格也嗟嗟世情巧譎今不古若以賄以情復乘爲夤緣雖令

聖明有破資格之舉亦祇增資格之蠧耳

楊文定執政時其子自鄉來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其令邁天台范理文定深重之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范致書范曰宰相爲

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巳

○黜陟

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五載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告飭之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欽哉惟時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善者

留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

周禮太宰以八法治官府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聽其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司會逆羣吏之法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法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小司寇歲終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論曰周禮考成不獨司徒考屬司寇命屬已也下至宮正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又下逮醫師亦各自考其一職之所統上下遍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若司會一職又諸府藝其會而掌其貳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也夫各考其屬于下則寡而難欺冢宰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而又總考於司會則兼稽而編察此成周考課之政所以纖無隱遁而共成吏治之盛者與

或問考課之法何以遺漢唐宋耶曰漢制主於按劾而近于刻峭宋制詳于文法失之重複唐則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材術以善與最相爲乘除分爲九等上者相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詳於善而略於最雖然舍成周大計之制而論制於後世則唐爲彼善於此矣余故曰莫若本之成周而折衷于 昭代之爲良矣

明朝考課

丘氏濬曰我

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察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 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世爲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蹟錄其罪狀立爲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非

祖宗初意也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

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申理。其愛惜人才如此。若近制則使人改過遷善無由矣。

雖然此豈朝廷之得已哉。良縣不自愛耳。設使盡天下失職之人仍列布郡縣亦豈朝廷之福哉。

論曰。語云。稱農者視其穀。稱牧者視其畜。察之各以其業也。今之考課。進之者如恐弗勝。退之者如恐弗及。非不曰較著章明也。然因人言以爲進退矣。采聞風以定是非矣。人情愛憎。而言未必公。風聞影響。而事未必實。此爲所察非所業也。必不得矣。故課吏者必核其職業之守。而擴吾通關之見。其事治。其民安。非貪慢之吏所能辦也。毀之者勿聽。其事不治。其民不安。非廉明之吏所宜有也。譽之者亦勿聽。事蹟功罪。斷斷不渝。如齊威所爲烹阿封卽墨者。斯則實無所遁。而虛無可飾。雖課典之行。裁之自我。而情狀在彼。則旣悉矣。飾名不得以求功。巧文不得以逃罪。尚何吏治之不可飭乎。

○附久任超遷論

嘗聞器久則敝。人久則習。士超草莽。任國家之治。動與民宜。惟其久而習也。勸以璽書。終以超擢。顯名在官。周澤在民。上下其兩利乎。彼遍遷如傳舍者。朝多借貫之官。民無成化之日。兩失之矣。或曰習豈須久哉。士自聰明才辨。選明經而蒞政。數日識端倪。數月識肯綮矣。寵乎。此特以簿書爲治。罔明夫任官之意者也。天爲民立君。君不能獨理。而命之官。以治爭奪。導生養。教倫理。第治之猶易耳。欲生養必三年餘一年食。九年餘三年食。三十年之通。而後水旱凶災。民無菜色。欲倫理明。必三年敬業樂群。九年知類通達。三十年而後仁。是何容易哉。況才地不齊。性習亦異。不有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乎。不有治郡功名。入朝則損者乎。爲地擇人。量材授任。宜閩則閩。宜晉則晉。久任此。超遷此。卽終其身一方可也。長政事者司治。長文學者司教。久任此。超遷此。卽終其身一事可也。象賢之家

雖使嗣其官可也豈獨三載考九載陟之爲久而
自外任擢京卿之爲超哉或曰任患壅滯舊矣當
何以振英雄之羽翰新黎元之耳目哉曰任不欲
久必非良士民不欲其久必爲鰥官夫民所稱曰
公祖曰父母豈虛加哉豈其爲寵若父覆冒我也
祖父之于子孫日夕撫摩敎育之累百年不厭何
月不見賜十日而九遞六或承別呼號震天弗能
舍也吾食民租衣民稅嚀踵者父母者日以萬計
乃名貴未加而擇便剸務別地有人心者恐乎哉

果爲公護者眞能貽謀爲父擇者眞能乳哺一行
遷轉遽失瞻依又誰不攀轅備寇而忍恝然聽其
去也唯飾詐者久而情見肆虐者久而怨叢上曰
行矣不行民將玩我下曰盍去乎不去我將何堪
縣是苞苴華牘昏夜乞遷銓司爲人擇官廟堂爲
人藏垢官嘗之所以壞世運之所以頹皆此輩也
次任之法立而不變則狂者知詐不可掩怨不可
積卽有邪肖之心莫敢行又知上不致期我有餘
日富敎之實乃次第舉覺病家無欲速之心醫者

發和平之劑元氣漸滋人有起色矣抑聞之昔有
請久任巡撫者議者謂卿貳時缺必需遷補不便
乃寢今奈何行此法乎曰久任之法行卿貳亦久
任可矣卽有缺賢才孔多豈奪彼予此彼方出討
謀撫赤子何取朝秦暮燕區區資格之泥爲也嗟
乎隆古盛時官無資格起版築任鹽梅不言超也
居官長子孫不言久也自資格立而銓衡唯例簿
之私庶職皆逆旅之地前者屬厭後者逐擅去古
人任官之意遠矣曷若久任超遷不廢資格而卒

不蹈資格之弊乃行今法師古意也師古人之意
而古人之盛治其有成矣乎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人觀仲之相績則羨其得君而歸功推轂者誰耶雖然如鮑叔者亦何可忘也桓公蔑于

潘麟長氏曰守若令之事至夥也不有賢者左右旁晝即碌碌終日不猶叢脞耶子賤在聖門稱高弟子其宰單父也尚求五賢而禀度焉况不逮此者乎鮑叔而下類能折節下士甚至擇丞史而任之咸有所底績雖未知於弦歌之化相埒否然任人者逸沃都逝之矣今世之欲表樹於當世不取

諸人爲善而自用其細也夫余旣原本經術著諸篇首復取前哲已事徵其大略庶幾其政其人咸有所攷信焉明揚推讓之風猶足想見云

鮑叔牙相齊對桓公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鈎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從

鮑叔之一言而悉心委仲若此大業安得不成嗟乎此懷才賢志之士所三嘆于君臣之間者

之請諸魯魯莊公以施伯之言將殺仲齊使者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請生之于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桓公親迎而授之以政管仲于是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内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悅

潘麟長氏曰余閲左氏及齊世家每嘆鮑叔之傾志於管仲也仲之旣相也桓公嘗以政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且又以身下之夫困而善遇之因而引薦之相而左右之卽生我者有不

能而仲乃得之于知我之鮑叔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之能爲桓公任賢也然則鮑叔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非休休之臣孰能當此者乎

外寬斯好善

子皮爲鄭卿外寬內明好善而能擇故于國最愛子產及授子産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皮入齊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子皮卒子產聞之哭且曰

眞知己所爲之言千古有餘涕

吾已矣無爲吾善矣惟夫子知我者也

潘鱗長氏曰子產時國多大族有欲害子產者子皮嘗抑之子皮爲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故子產當國亦藉子皮之帥以無梗故君子曰子產相鄭諸侯親民靜國安子皮之爲也彼惟恐人之得政而相傾危者觀此可愧哉

獨任則勞而難成任衆則逸而鮮敗子產有辭鄭國賴之豈偶然哉

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善于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

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子產及事簡公定公獻公聲公將歿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及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孔子聞子產事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古已難極諫了然至于以死事之沒爲出涕此必有以深服其

眞西山氏曰子產爲卿于鄭歷事四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于此從容面斡皆有次第其于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功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

心者矣

此數語最能悉子產爲用之本末

大凡國家衆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若弊少

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于禮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庸主不足與進耶至于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利多弊寡爲之凡亦有出于一特備林之意者昧者不察往往從而非之則宜知當也之苦心

史魚在靈公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魚患之數諫靈公不聽及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置尸北堂於我畢

爲人臣者其此念頭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矣

二魚亦易辨然有以爲鱎爲魴之術未諒得御耶

之黠之徒自許已然作怪後世之曰益衆子

矣其子從之既入靈公往弔怪而問焉其子具以父言對公蹴然易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伯玉而進之卿退彌子瑕從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大治

金孝章氏曰人至于死斯已矣忠于君者至於隕其身亦可以無譏矣史魚之誠獨能周于易簣以後猶將翔其蹇蹇惓惓者焉夫亡者忽也於此而不忘斯不亡也已百齡影徂千載心在事君不當如是耶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治

贊者二語道理極大極微

師臧文仲亦足此意孟子又曰不賢之實

蔽賢者當之

解狐之薦伯柳與祁奚之薦狐皆讐也可見心期之同所見所以相薦之根

先使者亦有意思人見所與俱者而知其必能治阿而遂聽之

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之民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子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也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蔽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解狐與荊伯柳爲怨趙簡子問於狐曰孰可與爲上黨守對曰荊伯柳可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

子奇爲東阿宰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齊君以其幼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矣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治而以少

使其人卒有成功可謂不辱君命矣

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宰庫無兵倉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潘鱗長氏曰細繹使者之言其中信有妙理非漫以塞問者也蓋老者見事多恒熟思審慮以期必當而其弊或過於拘謹少者勇敢任事英氣有餘而其謀或未能萬全夫惟二者既并則既探其當又通其變參以成理而不戾于時宜因而決之其濟也必矣若子奇者尤不可及哉世嘗不乏老成人何有誨之諄諄聽之藐藐者也

任登令中牟上計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任不復問

潘鱗長氏曰聰明之用雖無窮然過任則敝惟夫以養之之道廣之則有以自全而受其成夫子之告仲弓也曰舉爾所知人其舍諸斯善用其聰明

者哉且夫人之相取豈誠在區區耳目之間已也

吳公守河南雒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公聞之召置門下文帝初立徵公為廷尉乃上言誼年少博通諸家之書即召為博士時誼年二十每詔令議下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帝以吳公為知人益親任之

潘鱗長氏曰往者名卿鉅公以能致賢才為高而俊才英士亦以得所依乘為重是以譽望日隆名

節日著如賈誼之見辟于吳公者史不勝書後世舉者既惟其名而已而就者亦皆庸下脂韋之徒或稍知自愛則又以為齷齪而不屑至何怪實效之不見于天下乎

汲黯守東海黯嘗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責其大指而已不細苛以文法黯多臥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潘鱗長氏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安昔曹參尊用其言而齊大治黯能用之而東海亦治若今人用

一二見體規條大略具是此眞善法古敎化者

之則蕩冗放廢而已夫烏知所施各有其時因之則治違之卽難以爲理也哉曹汲二公葢善用因者也

金孝章氏曰黃老之治非全不事事者也汲之臥閣東海一似頹然置弗問者然曰擇丞使而任之擇之時豈不用意乎曰責其大指而已責之中豈無妙略乎夫大指苟當卽細苛何爲哉且細苛亦誠何益也治大國若烹小鮮旣已言之矣

韓延壽守東郡尚禮義好古敎化所至必聘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愼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按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

太守謙退門卒敢言可稱奇事然騎吏不自白而門卒代之白亦出于一念感激之誠非必遂以此自媒也延壽能納善故卽用之耳

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矣歸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類此

迂菴子曰爲政之要固在得人而知人亦不易矣何則葢粉飾者見賞則闇修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鯁者蒙棄搏擊者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故下吏之受知于長官寒士之見售于當事眞有難於叩九閽者斯人也安得不托身門卒以自見乎吾不能不爲之慨然

金孝章氏曰用人者貴于能聽其言不然雖日尊而禮之賢者弗樂也惟能聽言然後眞賢麇至孟子所謂人將輕千里而來告者也若自詡好士而其左右皆讒諂面諛之人尚安望其門卒中有慷慨進諫者耶

龔遂守渤海治郡有聲宣帝聞而徵之議曹王生願從功曹進曰王生不可使也性嗜酒無節度遂素知王生賢有智略且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

視事會遂引對將入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對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宣帝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能不掩善益賢之拜水衡都尉擢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潘鱗長氏曰按遂形貌短小宣帝心輕之王生嗜酒不省事功曹嘗以為言殊那知龔王兩人胸中固自了了然則人渺可以皮相哉○或謂遂直讓王生之言以對其沽直耶曰否臣事君以忠然此特一事之微耳尚隱忍之而不對則大于此者可知也昔孔子為魯司寇少正卯言偽而辯則伏兩觀之誅以為萬世臣子偽言之戒可不謹哉嗟夫掩人善而不言竊人長而為巳有者讀此能無愧于心乎

金孝章氏曰用人貴得其力不在苛繩以文墨也王生之飲酒無度漫不視事非龔遂能容之哉乃卒得其長者之言而稱之聲譽交著況進于王生者乎若夫對君之誠偽其禍福歷見於前事矣

苟自專則必無任人之益而徒煩教令孰若委誠求當者之身逸而功多耶人亦可以悟矣

王堂守汝南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輯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

張霸守會稽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守潁川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初到越賊正熾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竟上書去

謡語亦簡刺可味

此可為厭盛滿而不知足者戒

陳寵守廣漢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數百寵辟王渙為功曹鐔顯為主簿委以腹心渙等當職割斷不避豪強風化大行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後帝

如此擢賢漢能天下豈得不治考察安得不服人心安得不服

聞之徵入大司農尉曰卿在郡以何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不過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顯繇此知名不負所舉云

潘鱗長氏曰往者漢宣帝時拜刺史守相輙親問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名實不相應者必罰之有治理效則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得良吏以保其民後世人主未聞丞某守某郡某宰某邑親見而問之曰汝作

郡以何爲先汝作邑以何爲急者其在官也未嘗有察其言驗其行而誅賞之以示勸沮者其還也未聞勞而問之曰汝作郡除民害者幾興民利者幾汝作邑農桑較前孰富風俗較前孰美而觀其人材考其治績擢爲公卿則可以激厲人心而成一治化易易矣不則欲官無殃民之政朝有得人之效風移俗化如陳寵之守廣漢只奉宣詔書而已豈不難哉

王龔守汝南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

龔之謙量不及功曹然能謝過聽規一樹進賢之的斯亦度越於蕃書者矣

蕃等憲不屈蕃則就吏初到龔以政不卽召見乃進記謝病去龔以其倨欲除其錄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云人臣不見察于君不敢立于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薦於太尉李固表徵拜議郎爲一時賢哲引進標的繇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任延爲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董子儀嚴子陵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分俸祿以賑給之每行縣輙使慰勉孝子順孫就餐飯老吳有龍丘萇者隱

高乎處人已近高十自處人爲與用不係已亦受之稱竊徒知以大者其備矣耳

居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風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豈可召乎乃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于道積歲萇乃出署議曹祭酒繇是郡中賢士大夫爭往事焉

按會稽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而延能禮之且署爲議曹祭酒而感其郡之賢士大夫爭往事焉夫以不辱志之萇不輔公府之辟而受署郡都尉之門然則

禮義感竦人也至矣哉

薛宣守左馮翊其平陵薛恭鉅鹿令尹賞宣令恭與賞更調爲治二人視事恭月皆稱治宣卽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者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又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矣

潘鱗長氏曰吏有罪令縣長自行罰已爲縣長下一針砭矣却又歸以賢名而不侵其柄此誠得大體者人安得不喜懼並深矣乎喜者感也懼者愧也感與愧合而天下無不化之人矣

有味其言此語甚妙不然便作幾點故事

鄭當時守濟南及大司農多惠政性廉介不治產得俸賜給貧士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人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嘗引以爲賢于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惟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于上惟恐其後山東諸公翕然稱鄭莊後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其名重如此

矣後世縣士全無性情則有味無味之分也

潘鱗長氏曰唐寧王善識馬一日賓客燕集有馬牙人麴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卽于中堂閱試其毛骨形相神駿精彩衆賓觀之不相上下王顧問神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王命左右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衆莫測共詢其故王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問坐客辨優劣否皆曰不辨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

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微起塵埃以此定其價之多寡也衆乃服金移剌按答善識馬閱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嗟乎世之相士者有如寧王辨馬價于微塵之間則人無逃其鑑者求士者有如移剌用善價於羸瘦之際則野無遺賢矣卽不然有如鄭當時聞人之善言上之惟恐其後亦庶幾可以盡一世之人才而無乏才之嘆也有事權者可不於此加之意乎

麗參守漢陽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往

正如此深入便可與爲陰語者不然雖日與之贊助黃堂亦何益耶

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門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撫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心

潘鱗長氏曰以棠託意於物而參遽能得之言外如此其能成善治以循良稱豈偶然哉古之為治者莫不各有師承如漢初曹參起兵革為齊國相猶能虛懷堂以禮事蓋公古人能成事功必有所

自來類如此麗參于任棠得此意也迨世益下此風日微郡守不請士縣令不迎師上焉者又漫不加意無怪乎治道之不古若也

金孝章氏曰長吏折節下士亦冀有所開益相與有成耳乃稍稍霑接則陽鱎紛來詢其所陳則皆不可言者也于是吏亦賤士而不肖者因與之為市焉嗟乎古道棄如土矣

王渙令考城邑人仇覽素有純德渙禮而辟之署為主簿謂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

詩言治要小如春風於物移然初深　濟國有心人郭之折節師事識亦高人一著

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渙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為資令入太學時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察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與郭泰投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渙聞之益敬服

潘鱗長氏曰自漢以來何嘗專以科目取士而士之能見美者亦史不勝書蓋鄉里有推譽之公州郡有辟舉之盛其賢易達故也後世全不之講于是禮士如王渙所禮知仇覽殆不可得而見矣覽

誠爲風流哉非渙之資助引薦不遺餘力亦安遂翔聲太學榮重于高賢也知己之難眞千載而一遇言之可為憮然

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為布衣交日設酒食相對參論治政文乃求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曲有其人乎文昂然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文曰霸陵杜穉季寶問其次文

羸然需[illegible]使人生畏

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文曰明府素著
威望今卽闔閤勿問竟歲吏民亦未敢明府欺也寶
曰受教於是杜稱季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墻
爲小戶自持鋤以治園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
譴其任文之力也

潘鱗長氏曰疾君節幹如此此豈下吏中人哉然
以剛直不苟合嘗稱疾不仕向非孫京兆以禮爲
羅亦未易致之而成此政化也夫剛直不苟合者
必非無益于人者也而往往以此疎之宜其嘗稱
疾不仕也

陳登守廣陵辟郡人陳矯爲功曹矯曰聞遠近之論
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睦吾敬陳元方
淵淸玉潔吾敬華子魚淸脩疾惡吾敬趙元達博聞
強記吾敬孔文舉雄資傑出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
何驕之有功曹進而謝遣其治

金孝章氏曰敬人者雖匹夫來于前未嘗狃也愛
人者雖鰥寡過之亦閔然念其窮也若夫友士而
圖其益豈漫無決擇乃稱道廣哉夫英俊之士固

面告其短退稱所長此眞君子與長者今人反是

有越于千千之儔者也多誠樂之然而勢有所不
能矣陳登敬華孔五公而謂其驕而自矜是必不
見禮于登者之言耳費惠公師子思而友顏般則
王順長息者亦將謂其驕矜可耶

孔融守北海比至崇學較舉賢才以彭璆爲方正邴
原爲有道王修爲孝廉至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
名鄭公鄉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見
之乃令配食縣社素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
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融聞人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
短而退稱其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
爲己過故海內英俊多信服之

潘鱗長氏曰大都能愛才者必其高識至性誠然
于中不可遷易有如寤寐飲食之切如文舉之爲
鄭公立鄉配孝子于縣社虎賁類中郎則引與同
坐何其肫篤感人有若此也此豈作而致之者哉
至于面告其短退稱所長其誰不感激思奮以報
知己夫賢者懷才抱德雖不樂於膴聞然有高識

豈非吳昧之眞同哉。蓋有心求人者。無處不留心。采訪爲國之外。遑知其他國有此三等人。不問而知其必治矣。

晏殊知應天府。自五代以來。學校廢壞。殊始建學。爲諸州倡。聞吳人范仲淹賢。延之學官。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論朝廷利害。感激思奮。殊深器之。力薦于朝。爲秘閣校理。及章獻專制。受朝。仲淹上書切諫。殊聞之。召仲淹詰之曰。奈何狂率邀名。恐累薦者。仲淹正色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以忠直獲罪門下也。殊改容謝之。

潘鱗長氏曰。以晏殊之知人也。一聞仲淹切激之諫。尚恐累及薦者。而以狂率詰之。況不如晏者乎。或曰。薦士固貴有識。亦貴有膽。余曰。膽即生于識耳。使見之果眞。豈毀譽利害所得惑哉。殊之識量。雖不及仲淹。然相遇如此。亦可謂能尊賢者矣。

余孝章氏曰。薦人于朝。其人乃能上疏切諫。此所謂不辱知己者也。若以累及薦者爲懼。必將默無一言。碌碌自固而已。榮其所以辱。而辱其所爲榮已。豈易言乎。安知仲淹未深。宜以此厚期之耳。

非有識力　一言不斷　如其長者　亦已

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意欲朝廷辨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未幾。抃擧吳中爲御史。抃未識面。或問何以擧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

潘鱗長氏曰。大抵薦人者不繫識面。臺官纔可以礪士氣。薦于人者不爲呈身御史。纔可以明官箴。道固兩相成者。不然。上喜奔競。而欲在下者羞贄

不飾。下工賁緣。而欲在上者竿牘不通。得乎。信乎官箴士節。兩相砥礪。而國家庶得人才之實用。不則何貴焉耳。

此自是一種極致其……

趙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虜大困淮蜀。而京師獨全。方能用名人。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卒爲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及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人多思之。

迂菴子曰昔人謂趙方忠盡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殉國抗疏主戰務雪讐恥此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日當立二日紀綱之言苟非心乎宋窗者安能信之親切乎至于推誠擢用名人士豪皆拔爲將信非庸才將吏可企也

蔡襄知福州治瀕海渠塘溉民田減前代丁口十之半首聘陳烈鄭穆輩以經學賔勵多士咨訪民瘼風俗變仁宗聞其母老賜冠帔存問亦盛典也

金孝章戢曰君謨雖閩有此善治不徒作荔枝譜

而已禮聘賢者廣勵經學宜其風俗之丕變哉且使朝廷推恩異數及母噫可謂榮矣

余玠知重慶時西蜀殘破閫帥皆不稱職賢才淪棄法度蕩然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居下令曰諸耆舊賢士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守郡所在以禮遣之士之至者玠懇懃款接咸得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播州民冉璡冉璞兄弟俱有文武才聞玠賢謁之玠待以上賓居旬日請閒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稗益之非敢同衆人也爲今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治釣魚山乎玠喜曰此玠志也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也密以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判合州徙治之事悉以任之釣魚既成蜀始可守玠又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搜舉英賢事有常度以至修學養士輕徭薄征靡不爲之自寶慶以來蜀帥未有及之者

迂菴子曰蜀號難治自昔已然當玠時蜀日益壞

東西川無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易守宰蕩無綱維又王夔恃豨突之易而復懷吳曦之逆縱兵殘民爲蜀所苦玠一至蜀諸所除害興利者具舉其効至于罷餉撤戍蓋玠之自許挈全蜀還宋者已酬其言矣乃讒口遂行而使齋志以沒理宗之許玠者無乃食言乎然久假便宜之權而寄耳目于羣小疑懼者遂至拒命玠之召釁固有自來余于是益歎昔人之治蜀如張詠趙抃崔與之三人者身名俱全之難也

康濟譜才識卷之二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區事賾矣才克用周彼曷步驟此焉刃游硃隔朗貫則智鑒其優次才識第二

潘鱗長氏曰人之才相去豈甚相遠哉顧有識者少耳蓋識所以用才識大則才亦大矣或鎮之于紛糾或應之于倉卒或析之于纖微委瑣之間第覺人動我靜人忪我閑人窒我通人踈我密于以持危定傾達艱阻決猶豫弭變故于俄頃燭事幾于未形優優焉洞洞焉而其人自此遠矣季世務會日繁蝟毛而起而闇者爲之如探冥室如步昏蹊如輕試于不測之川茫洋乎莫知所濟勞困劇而績効不彰所望通識君子豈不急焉

田叔守漢中嘗召按梁孝王還報曰陛下無以梁事爲問若梁王不伏誅是廢法如其伏誅而太后廢寢食此憂在陛下矣帝善之後相魯王民間訟王苛取者若干人叔陽怒而笞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自言王聞之大慚發錢使叔償民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然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

潘鱗長氏曰夫斷大事決大機者非獨巽懦觀望首鼠前却即勇悍剽輕者不任焉田叔讓德不居固妙然人臣處已貴當不傷君以媚民自應爾爾然余更善其按梁一事爲能善處人骨肉之間也

汲黯事武帝爲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河南倉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匈奴王降漢發車迎之貸民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主以降漢何至罷中國以事之乎上默然

潘鱗長氏曰黯不以延燒比屋爲足憂而汲汲焉貧傷之是濟不以降漢遠夷爲足慕而斷斷焉中國之是恤可謂明于緩急輕重之衡者矣非社稷臣曷克具此識幹乎○余觀汲黯立朝儒術不如公孫弘法令不如張湯名位不如大將軍而羣臣

後趙廣漢乃京兆尹自日此不足以爲不從之甚可免禁奸止

畏之淮南王畏之雖人主亦敬憚之忠直之風漢廷一人而已

雋不疑爲京兆尹有男子乘黃犢車衣黃襜褕着黃帽詣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二千石雜識視吏民聚觀者萬數右將軍勒兵以備非常皆莫敢發言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或曰事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日詣此罪人也詔廷尉驗治竟得姦狀上聞之嘉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義者繇是名

斷亦非易事

聲益重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云

潘鱗長氏曰胡明仲論不疑誤引聖經最確殊不知當男子詣闕時舉朝莫敢言其奸而一雋不疑乃能叱吏收之斯時非引蒯聵事不足以破羣議而證其罪使稍涉依違便成不決之案若不疑者可與權矣

何武守沛郡有富翁貲十餘萬惟一子方二歲別無親屬一女頗非賢翁病恐婿爭其財遂呼族人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

妙手詮會地下之鬼亦當爲之解頤

後亦不與兒兒詣武訴武因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既强梁婿復貪鄙翁慮賊害其兒故且付女與婿內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度其子之智力足以自居女婿必不還劍當聞郡縣或可證理此凡庸耳何思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其財與兒曰弊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聞者嘆服○

又一奉使者遺其姓字有富民張老無子贅婿于家後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月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耳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陰德矣乃書券與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之不疑後子壯告官

老人足智奉使知心

求分問官據券不問一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仍執券証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句吾子也家財盡與句吾婿外人不得爭奪曰爾岳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盡斷給妾子人皆稱快

金孝章氏曰句讀離合之間意思相遠如此因思古來善著書人其書當不易讀保不使人讀壞否

可悟嘯法

又未知果有善讀如奉使君者會出著書人本意否張老小弄文法耳猶且至久始明何况玄文與義待人搜求者耶甚矣有心人之不數遇也

劉琨刺幷州初在晉陽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懷土棄圍而去

金孝章氏曰可見胡人亦有性情不然胡嘯之能感也後世之虜豈獨頑鈍于古乎然覓一能嘯人了不可得吾又疑嘯法之不傳矣

劉弘刺荊州舊制峴方二山澤中嚴漁禁弘下令曰禮名山大川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兼幷百姓堪乎悉聽民捕魚每有興華遺書守相爭赴之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矣

潘鱗長氏曰弛惠于民正所以寬民力不知者第以爲不封其利云耳劉荊州之言所見甚大所存甚深其興其華必非區區目前之利害者矣最可笑者近日布衣武弁紛紛陳說利弊至有徒快一時之聽不顧萬民之害者若非政府主持天下不幾爲橫議所壞乎

曹攄令雒陽時天雨雪宮門夜失竹馬羣官簡察莫知所在攄收門士衆咸謂不然攄曰宮掖森嚴非外人所敢盜必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潘鱗長氏曰事有極平而人搖之過深極近而人求之太遠者此類是也群官簡察莫知所在者蓋皆以爲必有極深遠難明之故焉豈知不過如此而已此攄所以收門士而衆咸謂不然也

柳慶遠仕齊守魏興郡遭暴漲大欲移于把城慶遠曰吾聞江湖長不過三日命築土禦之俄而水退人服之

潘鱗長氏曰暴水之至非謂一無損于民者然與其移城避之播遷勞動其爲損也孰大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理所固然天下事惟耐者勝之耳三日之後便自可圖安宅必耐不得則如盤庚之遷殷然猶矢言諄諄若此其艱難也躁動者可不慎乎哉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其親戚多爲言者朝廷以事隔兩朝行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案

判斷既敏且愜人情說服所以爲妙

訴者勃然遏昉，昉曰，適朝退未食，俟食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有累年羈旅者乎，昉命案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覩遼防戮者無宜更敘時論服之，

潘鱗長氏曰，凡剖決明敏者，非機警人所能，全是識有以爭之使情事曲當通達法所不及而理議亦蓬雍來易焉此雖往所謂眾無厚只有闘慨慨乎遊孫有餘者進親導崇然邪亦宜乎

于仲文儒雅有大志，氣度英拔，爲安固守，有任杜兩

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不決，益州長史韓伯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之牛，牛遂向任氏牛群，又使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遂詞杜氏，服其罪。

潘鱗長氏曰，凡聽訟者，聽其情耳，即無情者之辭亦何嘗不以情乎，大不足據而觀之物，文即物誘人而人忘天見焉，夫至人之天見而眞僞盡然，無情之辭遁飾遂矣，

楊津刺岐州，有武功人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斷刼，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刼人因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忽一老嫗行哭而出，云是已子，隨遣騎追收，並獲其絹，闔境畏服。至于守令僚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嘗以私書切責之，官屬莫不感厲，遵法，尋除刺定州，賊帥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立兩寇之間，津于城中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

告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星。

崔伯謙守濟北，清直慈愛，恩信大行，朝貴過都境，問其土人守政何似，土人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其郡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布威德，人無爭，朝貴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土人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後守鉅鹿，屬縣有寃不能理者，皆曰，我自去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金孝章氏曰，楊津之收賊也，妙在示彼以蹤，而後容者乘馬得其道者，可以行兵，所以出其餘智遠

勝堅城利槊耳至于不暴僚友之罪私書切責德
也而威寓焉崔伯謙固恩惠黎庶者而長吏憚之
豈其亦出于此耶德威惟畏信然
李崇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苟泰有子三歲
遇賊失去後知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
子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旬日然後
告之曰兒忽遇患暴死泰聞悲號不已奉伯惟咨嗟
而已遂以兒還泰
李惠刺雍州長于思察聽前有鷰爭巢鬪已累日惠

令掩護命綱紀詢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鷰
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
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皆服又有負鹽
負薪者同息樹下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
令爭者出乃置羊皮席上以杖拷之見少鹽屑曰得
其實矣使兩人視之負薪者自伏罪
潘鱗長氏曰惟人與物莫不具有至情雖甚頑鈍
不虀迫亦便出此其所不能掩亦不可强者也夫
天下之楚痛傷心有過于取子毀巢者乎育閔卒

四土俗民情而寬嚴時措可謂變而不失其經

瘏鴟鴞亦以告哀足徵人情物情之一致矣二李
公體驗至此可謂靈靜入微矣至李惠拷皮得主
尤從無理中搜出理路夫非長于思察者能乎哉
高構滑稽多智好讀書工吏事遷馮翊武鄉女子焦
氏既瘂又聾嫁之不售嘗樵于野與人犯而孕遂生
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于是申構省構判云母不能
言窮究理絕按風俗通俗有九種武氏于爵武氏所
居此兒生于武鄉可以武爲姓
潘鱗長氏曰書見好讀書者多不能工吏事及能

爲吏者又往往未必讀書故臨事非過于迂滯即
失之杜撰每以爲恨若滑稽多智好讀書工吏事
合而有之如構者眞快事也第須善用之耳乃知
爲吏者一味木鈍不得
崔鄲爲鄂州觀察使鄲嘗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
及莅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人問其故曰陝土瘠
而民貧吾撫之猶恐其後鄂土沃民剽又雜以夷俗
非用威莫能治政貴知變也
柳仲郢爲京兆尹吏治嚴明後治河南以寬惠爲政

潘校明辨
中尉虛懷
皆是難得

或疑其不類。郢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在惠養，豈可以類治乎。

潘鱗長氏曰：為政者不審其土俗民情，即以寬以嚴，均無補于治道。古人寓嚴于寬，所以防其姑息；寓寬于嚴，所以警其殘忍。故寬以治之而不失之濫，嚴以治之而不失之苛，蓋得其知變之意也。後柳仲郢之治河南，亦此道耳。

王重榮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還訴于監軍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豈可箠辱之。荅曰：夜半執者，奸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從知之。即擢右署簿較。

金孝章氏曰：凡能有所執者，必其識斷有以堅之。夫苟持之有故，天子且不能奪，況爪士乎。中尉嘉且擢焉，則能舉其職者，蓋將有以自勸，而怙勢撓法之人懼矣。

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川。時大將田希鑒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宴畢，引諸將下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自言姓名。于是得附朱泚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殺之。縊希鑒曰：田郎不得無過，並立斬之。

潘鱗長氏曰：李晟鎮撫亂于樽俎之間，真有不動聲色之雅。尊見事審，處變奇，有素是凝靜鎮重之氣象，方能以暇應奇，以靜制動。邵陵水之戰，謝安石以賭棋觀勝；澶淵之役，寇萊公以安寢成功。其餘李晟之類，殺人如麻，見疑者皆是道也。不則若王[illegible]之竟遽空函夫先。

自亂已來，未安能寵天下者亂[illegible]。

李愬雪夜入蔡州，取吳元濟。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登城殺門者，令傳柝自若。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illegible]告元濟，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寒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元濟請罪，檻送京師。二萬眾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廚廄厮役，悉用其舊，移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出迎，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illegible]

宰相禮受謁蔡人犇動

潘爵長氏曰吾觀李愬雪夜入蔡膽畧何其壯也擊鵞鴨以亂軍聲斬守門而傳柝自如才智何其捷也迨城陷而元濟不信軍政何其肅也擒元濟而不殺一人宅心何其仁也一切供役仍其舊氣象何其靜也屯兵鞠場而不矜其功又何其達也行師如此宜乎成功之速也至具櫜鞬迎度于道左請示上下之分于蔡人不獨聳蔡人一時之觀正欲使蔡人知有朝廷而不敢復萌叵測之心也愬眞有大臣之識哉

張齊賢在平章眞宗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斷也

金孝章氏曰此等處置何其遄而簡也息爭之方莫妙于此此其所以請自治之自信非巳不決也

使它人處此必囂然辭費動累時月矣

曹瑋知渭川年十九遇事明決如老吏有告戍卒叛入西夏者與客奕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曰吾固遣之耳汝敢再三顯言耶夏人聞之斬叛者首投境上三軍肅然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巳擲庭下矣後知天雄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契丹使每過天雄勑其部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

潘鱗長氏曰少年人處事大都踈淺躁率者多耳以瑋之年而鎭靜秘妙如此豈非得于天乎又英敏者嘗刻薄而瑋之治郡寬厚獨異于臨邊卒使夷人讋之非偶然也然則其奇變不可學其寬厚可學也二者均失則非愚之所敢知矣

張詠知成都當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詠卽下馬東望三呼復攬轡徐行衆皆氣沮帖然以寧或以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

不敢措置

迂菴子曰天下事出于熟計深思嘗才可辦惟變起于悤卒如飄風迅雷閃倏莫定自非英雄蓋代之才未有不顛謬者則是養氣之學不可不力究于平日也嗟乎處變至此在韓魏公尚言其莫敢措置況不逮此者乎

金孝章氏曰當大嵩呼時倘倉皇失計則上無以釋朝廷之疑下無以戢軍士之志不幾交困乎惟因時轉變不露圭角乃能消變于無形耳昔郭子儀軍中作亂悉伏地呼子儀萬歲子儀亦伏地與衆軍同呼萬歲軍亂卽止應變之妙二公同揆也

張詠知成都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郎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時群黨詾詾聞自投井則不復言

潘鏻長氏曰東坡書張公帖後有云以寬得愛愛止于一時以嚴得畏畏止于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孔明與公遺愛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觀公處夜遁卒事眞令人有寬而見畏嚴而見愛之思焉

○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勦弗獲且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執政高拱拱語曰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撫臺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夷俗自相讐殺于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拗而已乃遂奏輕兵掩殺夷民肯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巳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讐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坐以本罪當無

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勉之阮至貴客訪果如拱言而事卒以定此與張乖崖處遁卒事同夫一遁卒也藉非乖崖作投井狀萬一擒至則大傷主帥體面就中變態始不可言也卽一安國亭也若非高中玄力爲主持勢必用兵卽使幸獲而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二自相讐殺之夷人甚無謂也三公信有才有識之人矣

張錫爲棣州軍事判官鄆牙將主麴務頗自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卽欲寘于死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得麥盜百斛免死誠難人甚快之

金孝章氏曰牙將旣茍恣繩民于法不少貸則其身犯也寧容得自解免讀錫二判不獨鐵案如山亦可以議律己處人之道矣

陳恕領三司掌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帝初卽位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潘觧長氏曰史言陳晉公不荅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溢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耶第不知何故乃與利口之張洎譽擊之李維清合論也或者以恕久掌利柄以幹事稱乎是胡足以槩恕也恕知貢擧所取以王曾爲首及代又舉萊公可謂知人矣至言子溥不肖于帝前後果以贓敗是又明于知

子矣且素不喜釋氏請廢譯經院辭甚切至則其崇正之學又可知予特表之以見作史者之失權衡耳

何敏中知永興軍會邦人大儺有告禁卒倚儺爲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刃卽席誅之勦訖屛尸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人心帖服

潘鱗長氏曰袁了凡有云宋世馭守令寬每以格外行事法外殺人故不肖者或縱其惡而豪傑亦逞逞得藉以行其志今守令之權漸削自笞十至杖百僅得專决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往返詳駁經旬累月于是文案益繁而犴狴之淹繫亦多矣可見處今之世縱有向公手段吾必知其難行耳

金孝章氏曰凡備鼠欲豫而警除鼠欲容而暇然惟豫者能暇警者能容若向公之誅觵卒者殆庶幾焉

梁適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眞宗曰梁顥有後矣召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觀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卒論死忽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倡以爲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有人高其識

潘鱗長氏曰梁適駁妖獄最爲精核實足以折服妖人之心使之死其罪而不憾至于野鳥下集不以瑞附大臣尤卓爾不群者矣豈特繼父著書爲梁顥有後已乎

今之借尸報怨者此其類也或徒以之詐財至無故而傾人產則是訴冤死者可盡信乎

李疇爲開封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爲侂家所殺請發棺驗視衆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人之屍安知非允良有奸耶窮治之果與其叔父家有怨

凡屬奸詭之事必有一間可破聽者試爲秘象難不及覺耳

俞獻卿補安豐尉有僧貲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言師遠遊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變因執之得所瘞屍一縣大驚

李及守泰州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女銀釵于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便伏罪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

潘鱗長氏曰按及初除泰州衆議謂及雖謹厚非守邊之才恐不足以繼曹瑋楊億見王旦具道戍軍事旦曰向者相公用及外庭恐及不勝任今及才器如此相公信知人也旦笑曰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于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非爲此也蓋以曹瑋知泰州七

一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它
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成績且所以用
及者謂及必能守璋之規模耳億深服之如旦旦之
識度凡有用人之責者宜法焉○薛簡肅公帥蜀
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之西門門
者以白蜀人隨許以萬計皆洶洶出異語且觀公
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此與李及
斬戍後徐觀書如故同一識量又梅少司馬衡湘
制閫三鎮虜酋或言于沙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

其文頂之于首詣轅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
知眞假倘取來吾閱之當犒汝酋謂累世受命之
符今爲　聖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聞上獻宜
有封賞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寶源局自有國寶此
璽即眞無所用之吾亦不敢輕瀆上聽念汝美意
命以一金爲犒并黃絹還之酋大失望而去或問
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
況虜酋視爲奇貨若輕于上聞虜益挾以爲重萬
一　肯出數璽而璽不時至將眞以封賞購之乎

人服其卓識此即薛簡肅公藏印之意○天順初
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
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以問李賢賢曰虜雖近邊
不曾侵犯今無故加兵必不可且寶璽秦皇所造
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　上是之此與梅
少司馬之見同一卓識也

杜衍知鳳陽夏人初叛天下苦于兵自陝以西尤甚
吏緣以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
投水以免衍在永興語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

不勞而集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近遠
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縣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
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
之六七

王麗青氏曰除奸剔弊此能吏之易事至于恤民
之困而措置裕如不作矜詡之態使吏自束手無
所施非素定于衷者不能也

范仲淹奏請建立學校堪輿家謂仲淹所居南園地
美當踵生公卿仲淹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爲若

令天下之士咸教育于茲耶遂卽地建學焉

迂菴子曰、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人久據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地師祝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失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貧賤矣。天于彼家有何究。𠉀而令之世世貧賤。地卽有此理天未必有此。故文正公惟不敢以私一家。而推以教育

天下士。故迄今得世顯而不謬。此眞所謂天理也。

薛奎知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民間相謂曰、是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俗喜亂而易搖。奎鎭以無事、又能破奸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奎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夫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

按奎知開封、明鎬爲府曹、奎待之甚厚、且以公輔期之、其後奎守秦、薦嘗辟以自隨優禮特甚、有問奎何以知其必貴、奎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驗、

蔡齊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税印爲奸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齊嘆曰、盡利于民。民無所逃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于我、使我自新爲善人。自是風化太行

按公喜酒、先判濟州、每飲輒醉、時太夫人年高、頗憂之、忽門人賈存道過公數日、愛公之賢、慮以酒廢學生疾、乃作詩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謝之、自是終身未嘗醉、如此門人固不易得、然要非公喜于聞過、亦未必能改之速也、

吳奎博學有識、後權開封、豪猾畏歛、治聲赫然。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也、奎獨語人曰安石心强性很不可大用、他日安石被召、曾公亮稱其

文學器業李又對帝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及安石執政而奎之言果驗

潘鱗長氏曰吳長文信有識之士哉使當時信長文之言不大用安石則何至有熙豐之紛擾元祐之黨錮乎此與老泉辨姦同歸巨智矣

歐陽修知開封先包拯爲治以嚴肅著聲修代之以簡易不求赫赫名或謂修曰前政威名動天下公之風采似弗逮修曰人之材各有長短豈可舍己所長

而用其所短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既而都下事無不治者修連典大郡以鎮靜爲本不求聲譽惟存大體雖盜賊大獄不過終日嘗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矣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去其煩碎耳故所治民安既去追思不已也

程顥爲江陵薄地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爲營曰小營歲不下數百人至輒死顥察其繇蓋給劵就延困于飢者顥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輒與之食自是多得生者後判軍節度時河清卒法不他役値中貴程昉爲外都水丞茂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之二役河顥拒以法昉請于朝以八百人與之會天寒衆不勝役請歸城吏相視畏昉不敢納顥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郎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狀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見顥氣懾既揚言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會曹村埽決州帥劉渙以急告顥至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當爲之請盡以廂兵

見付乃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效命事竟有薦顥者問所欲顥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潛鱗長氏曰察飢困之舟卒納避死之役衆捍曹村以護京城拯民命于瀕危禦災變于不測雖皆本乎其識而濟之以才然無此一片眞實愛民愛國之心安得做事激切懇至爾爾嗟乎讀身可塞亦當爲之語有不動心出涕者非人矣

文彥博知成都大雪飲客達旦帳下卒有詐語共拆亭燒以禦寒者軍將以聞彥博徐曰今夜誠寒此亭弊矣正欲改造可盡拆爲薪以禦寒仍飲如嘗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之

迂菴子曰拆亭禦寒侍卒之罪誠不可逃然雪夜達旦情亦旣憤極矣稍加督責則變不可測潞公處置最爲得體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言乞廢鐵錢用上雖不從其鄕人多知之爭以鐵

錢買物無肯受者長安大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乃安

王麗靑氏曰文潞公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東坡毎對契丹使曰潞公綜理庶務雖精力少年有不如貫穿今古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此雖用以折虜使而重中華然潞公安民弭亂之才亦足以見其槪矣至于晩節功成退居朝野倚重所謂推其餘足以庇當世者非耶慨自潞公鄭公相繼以老憾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頽矣

李允則知雄州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踰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能隱卽歸卒乃斬以徇其方畧多類此

金孝章氏曰間諜之來不能禁其不我偵而可使

其言之不必驗故以諜用諜其功當倍而卽諜消諜彼將以爲不足恃也亦未敢于輕我矣

潘鱗長氏曰先龍唐荊川論用間有云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鬬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於地形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不而夜襲敵營且張兵形旣露虜人亦日夜爲備而守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互計以疑我者宜亦深是故得敵情爲難識此可以用間矣

李允則知雄州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飮酒

六萬人，一日給糧，軍士以米黑詣謙監官懼遽，德用入倉召專副曰，昨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諠耳。專副對曰，其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八十，又呼士卒謂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汝曹，將棄之乎。士卒相顧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耳，某等死罪。人杖二十，乃召指揮置衙，衙官不戢士卒如此，欲求免配乎。指揮百拜流汗，給之，倉中肅然。

迂菴孫氏曰，倉卒定變，兵術猶點分明，使軍士有所藉以不失望，要亦朝三暮四之故智也。人特臨事惶怖，不及料理耳。當巳巳之難，韃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因糧於我也。適周文襄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支半年糧，令其往取，于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為之一空。此亦王公安定州士卒之遺意，嗟乎，與其委之烈焰而無用，孰若預支為兩便乎。近日當事雖有此識，然求免掣肘懼禍，不敢直言耳，可勝嘆哉。

乘馬迎諭 旅刻若一 渡橋便難 制矣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雒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病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守者止道左，皆停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黜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眾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

朱今古氏曰，此諸奮鍤排關，觀聽洶洶者，有一非我之兵乎，一出兵掩擊，即人人敵矣，撫之而兵擊之，而敵轉移在須臾間，天下事勢，大都如此，可不慎所舉動乎。

杜紘知鄆州，有揭幟城隅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草場白晝火，民益恐。或謂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擾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如所揣，遂按誅之。

金孝章氏曰，此與段秀實捕王童之之亂同，有以先發為貴者，有以不動為貴者，彼方有垂成之勢

則先發者勝矣彼原無能成之算則不動者勝矣

陳襄爲蒲城簿會邑令鈌襄攝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源剖决無留每聽訟必數人環列于前私謁者無所發蹤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垂首喪氣境內肅然

廷菴子曰聽訟而能窮極本源是乃剖决無留之法而夜寐夙興又能剖决無留之本蓋臨事療惰則其精神先不足于料理及其聽决又牽株引蔓

不得事之主腦安能不積久加煩乎大凡獄訟固貴詳審然其弊亦生于淹閣有心秉公者必知所以處此耳我　朝陸光祖令濬縣濬有富民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積案如山淹閣不决陸至審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于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光祖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此亦陳公夜寐夙興中窮極本源之快論也尤妙在一審實即破械出之然後聞于臺使使若先聞則

不勝其葛藤有心秉公者又不可無此擔當

燕度令滑縣縣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埽將潰衆束手以觀度曰魏實河朔根本魏都汨沒則河朔一帶不免胥溺豈可坐視且塞埽何必薪芻雖茭楗亦可遂悉民所儲以禦埽賴以全人既安堵而魏都河朔亦免其患

金孝章氏曰明道先生言之矣身可塞亦爲之况茭楗乎若根本既潰勢遂不可復支又非直薪芻茭楗所能了也是救急宜捍之于前燕公之保魏

與程先生之衛曹村其慮一也治河者可昧其大勢否

讀朝廷豈忘東川一語雖有萬變亦不難定矣

黃震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穉縛以示恩遇書寔數以示不欺諜即反攫寧得不輸誠乎

虞允則在軍中得諜穉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綠邉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遂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

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對

蘇軾知密州時方行青苗法司農寺下令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曾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自司農是擅造律也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罷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一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鬪至殺民訴于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

王曮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督軍較爲亂者曮潛

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于是衆皆出令軍較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爲政持大體不務苛刻蜀人愛之

宗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和藥甚急百姓競屠牛取黃不符科數乃斂錢賂吏祈免澤狀申提舉司言往遇歲疫牛則病而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牛皆肥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竟獲免民德之

濬鑅長氏曰宗公狀申提舉雖一時權變之言然味其言固自有理既不至多戕物命亦不必斂錢賂吏人與畜將均戴之此真仁民愛物之父母矣

又按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立壍路以阻行人芻者入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距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

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何自若爲二人相視慚沮而退是非識量過人膽智出衆烏能彈壓之也耶

楊霆知臨莉時呂文德爲荊湖制置司帥素慢侮士每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霆曰上有客言出師淮東誰可將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甲兵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項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幹才如此何官不可爲耶

遂服。

金孝章氏曰、文士而能經濟、斯眞爲有用之文、如徒風雲月露而已、則華而無根、秀而不實、于世竟何補、使世遂輕文士、而文之用、因以不尊、于是不學無術之徒、反得出而持其短長、是果誰之咎也。

其理甚明、特易蒙蔽、人宗世不到此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攜兒以嫁、七年、見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齔、尚何爭、命歸兒族。

古今忠孝之事、有非法之所能禁者、誠無知此至性何耳

孫唐卿知陝州、習氏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恨母之不得祔、因盜母柩合焉、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耳、竟釋之、人稱其高。

潘鑠長氏曰、婦爲後嫁、謂恩是前之嗣絕也、母再適人而死、是使世有無婦之夫、無母之子也、婦再適人、識羞顏、復見故夫于地下、然子而無母、無乃近于容桑者之流乎、以爲必將求母之意、而姑聽焉、所謂務法就情者也、若以齒決兒、斷歸本族、尤特較著之理耳。

以無事處有事、使虜人莫測、更於微詰數倍矣

劉舜卿知代州、遼遣諜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鑰而大之、忽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慙去、諜者伏誅、而州安堵。

毛經仕開封戶曹、方與客奕、忽尹以疑獄就問、令罷局、經曰、決事奕棋、兩不相礙、乃呼吏讀款甫畢、立剖之無滯、尹驚異之。

潘鑠長氏曰、剖決疑獄、應聲不滯、豈縣閒見直是智裕心敏耳、天下事固多以學問得之、亦有轉因學問滯者、昔人有詩云、妙唱非關舌、微乎微乎。

安守忠知易州、尚簡靜、與僚佐宴、忽軍校謀變、闔者白狀、忠言笑自如、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擒之可也、人服其明。

金孝章氏曰、從容制變、不露一毫矜張、非得力于簡靜者不能也、煩躁者勞而不足、簡靜者逸而有餘、神情意色閒、亦自辨之。

郭承知大名府、虜趨京、所過城邑、並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承聞之、先弛濠濾之禁、人爭出魚、冰不能合、虜至、睥睨久之而去。〇又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時大寒、乃伐柳為城、汲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去。

迂菴子曰、禦虜者須先識彼之所便者何在、我之所困者何在、得其要領而預為料理、則勝算在我矣。先弛濠禁、與汲水灌城、非具神識者、誰能辦此。

呂祉知建康、先以彈壓之威、繼以拊循之惠、軍民畏愛、與僚屬文士講求古今防守事迹、著東南利害總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裏論、建康根本論、凡四篇具圖獻于朝、是年冬淮上有警、江右戒嚴、獨世忠統銳卒在高郵、虜將漣水乃破山陽、又破盱眙、遠犯成州、公上言宜遣兵援世忠、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公再言、置江北于度外、非朝廷命帥宜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人心、因極陳守禦利害、雖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六軍、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于是降詔親征、駕幸平江、虜已遁去、悉如公策、人皆服焉、

按公嘗曰、今中原失守、駐節吳會、諸將重兵不屯江北而屯江南者、特恃大江一水之隔、而不思于江流要害處出奇制勝、但欲俟其上岸、而後擊之、殊不知賊已得險、則有必死之志、此杜充之兵不戰而潰也、今沿江上下要害處、亦自有數、如使各自為治、明遠斥堠、則胡馬不復南向矣。

公又奏國家養兵、仰給東南數路而已、取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正當講求利害、然方今財用悉出民力、[illegible]則[illegible]邑是守得人則一郡足、漕得人則一路足、諸路足則朝廷足矣、此洞徹根本之論、讀之令人凜然、

公又奏大江之險所當固守者有三、江之北諸河口一也、江之中諸洲渚二也、江之南諸口岸三也、近歲守江、盡屯江南諸岸口、殊不知江之北出江諸河口一不守、則賊船得以出江、江之中諸洲渚一不守、則賊船得以近岸、已而建康之禍正坐此也、臣謂江之北出江諸河口、宜築城堡、或作水寨、列銳兵、施强弩、量備戰艦以拒之、使賊船不得出

江江之中諸洲渚宜多伏戰艦以待之使賊船雖出江不得近岓江之南列兵戍守多備舟楫以俟濟師得利則進否則堅守而已

迂庵子曰按三國魏武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天所以限南北也而宋建炎初劉珏亦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則長江豈不誠勝勢哉然王濬之克西陵北軍飛渡韓擒虎之濟采石陳人不覺耶雖有勝勢亦視吾所以守禦之者何如耳呂頤浩有言諸郡自荊南抵儀眞可渡處甚多豈不可預爲計置使兩員一自鎭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荊南專提督造船具詢水戰利害當時宋遷都建康恃江爲守故有此論今天下一統其要害固不係長江然演池之警竊發不時頤浩造船水戰之說與呂安老之論可無預爲之計乎

按章俊卿書曰江淮手足也海戶咽喉也建康腹心也則防海之策海口爲要害矣故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爲要害在淮則通州料

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爲要害于此爲備而賊不能衝突矣葉義問亦言今江淮既有帥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易又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于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于舟楫之間官軍扼于塘岓之口策之上也此雖皆爲宋都建康而設策與今日事體不同然嘉靖以來海上桀黠之徒或射利以權張或望風而嘯聚而島夷之爲患者縱橫刼掠于吳浙閩中嶺表之間且數歲其始皆從海上來也使當時有建此策者撓之以土豪扼之以官軍而于其所謂咽喉者吾據而遏之則彼皆能飛渡而登陸乎若熾張嘯聚之徒又不足言矣

劉子羽守川陝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浚因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將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敕趨前擧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

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曰今日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潘鏻長氏曰。范瓊佐邦昌叛逆。而張浚倡謀以誅之。史稱浚能養正直之氣。信矣。子羽輔成其謀。因此受知于浚。而戰功屢立。卒稱忠義名臣。此所以為翰之著繫之父。朱熹之師也。

趙開既變鹽鈔引。民以為便。一日有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

迂菴子曰。趙開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獲五十人之用。真經濟大手段也。近日未嘗不圖通。但恐三千萬不甚大官。且急欲滅五十人之口而縱之遠去。則引與人均不得為公家用耳。

辛元龍尉高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孫爭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省視。即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附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耶。田歸於岳。券畀於火。合邑稱快。

潘鏻長氏曰。以忠逆定判案。可謂公當之論。正大之氣。真有世不易者。豈直謂審擬出格。稱快於一時者乎。此與楊昉判宋文帝及杏後理賽廢事同。

劉微柔令溧陽縣。有樵遂採縣齋。以為夜雨壓壞。

壓其住婦。愬訴哀切。微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僮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付獄。遂立伏。因公神明也。不敢廷死。遂實于法。

金孝章氏曰。訴者哀號雖切。劉之熟視而笑。則其僞誕情形。固已燎然于目中矣。故不待拷訊。直叱付獄。而其人亦遂服為神明。不敢廷死。此豈讓[illegible]于秦鏡哉。且以獄者而遇至明之人。其氣先懾。譬則神姦不若。狀魑魅鼎。有不遂逢。即印之耳。

王思誠行部武鄉縣。監縣李顯愚誠私語吏屬曰。此

必賊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做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其先知之故思誠曰衣敝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潘鱗長氏曰凡事以任眞者爲貴一涉掩飾其弊轉多夫以鮮衣怒馬者爲非廉吏即又有遁之敝衣羸馬者矣末季之工于爲僞固然若衣敝馬騎則事又不倫非衣非其衣即馬非其馬耳偶然相觸便爾覺著蓄作僞者必拙自不若止水之無心而鑑也

終

康濟譜罷量卷之三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日月昭清天地既寬挹彼注茲夫受則完穆穆自沖萬物庶安我觀古今其人實難次器量第三

潘鏻長氏曰人惟胸次猥瑣眼腔齷齪祇覺世界跼蹐日爲喜怒所役以致生氣休藏若無所關其究在學力之未充故器量多褊淺耳然中又有天性爽闓如韓稚圭之不見怒於火燄侍卒仍作書如故似亦非學力可能也者總之士君子有藏垢納汚之懷乃能淆弗濁澄弗清融物我於一稀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斯物賴其生成而功化德業亘古俱無疆矣

宋就令梁邊縣與楚鄰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人於是夜搔梁亭之瓜多焦死者梁人覺之亦欲報搔楚亭之瓜乃訴於就就曰惡用是搆怨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若我教子毋夜爲楚亭往灌其瓜勿令知之梁人果如就言及楚亭視瓜則皆灌矣瓜日美楚亭怪而察之始知爲梁亭人楚聞之大悅以告楚王王愧告吏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請交梁王故梁楚之歡繇就始也

之利若蛇學此更無別書速禍之事

交懽交惡往往繫於一人可不鑒諸

潘鏻長氏曰君子之爲政也上則以德化之使虎狼革其毒性鴟鴞懷以好音次則以量容之使檮杌隱於山林虺蛇藏於藪澤幾是天地生成之德量若必欲搏擊而誅鋤之是以暴益暴以頑濟頑也何樂哉禍急之人也觀就不以一瓜之微而陰行灌讓致使梁楚交懽泯德怨於無言此亦可謂明炳於機先者矣

語深婉有意味

丙吉爲相有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吉車中西曹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車𥚃耳後因邊塞事卒得醉吏之力

潘鏻長氏曰語云恩不在大小期於當厄怨不在淺深患在傷心故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翳桑之餓莩頓榮咲執炙之役

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力以免難至於華元
殺羊獨靳羊斟而卒致喪師鄭靈解黿獨靳子公
而因以遇殺以細事而受酷禍往往若此則吾人
之施恩遠怨何必論大小計輕重亦在人情緩急
之間審之耳余感丙吉不罪汚裀之吏而卒能得
其力於邊塞乃暢言之以爲福衷忽微之戒又本
朝夏元吉天性寛平嘗有從吏汚所服金織賜衣
懼欲逃元吉曰汙可浣何懼爲又一日奉出使至
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正

急左右請罪元吉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又
在戸部時吏汙精微文書肉袒以候元吉曰汝何
預焉明日入便殿請罪臣不謹筆墨致汙精微文
書夫丙夏二公豈不能伸威于汚裀不謹之吏卒
者彼謂所關止一身非有害于天下國家也雖然
要非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念切亦不能矣二公
器量如此其功業安得不昌且大哉

金孝章氏曰觀丙吉之語西曹使人躁狹之心都
盡人惟能棄細過往往得人之力蓋感激思報雖
懦夫亦知奮勉耳若居上者不能寛恕卽下亦何
所賴乎

卓茂令密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稱茂爲長者嘗出
行有認馬者茂心知其非嘿解與之而自挽車去將
行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别得
亡馬乃歸茂馬謝罪茂曰幸見歸何庸謝

潘鱗長氏曰余觀茂之讓馬也始無吝心既而歸
馬也亦無非意任馬之去來而不較以是非聽人
之取舍而不形爲喜怒眞一虛舟飄瓦也持此法

以涉世何畏人之翻雲覆雨朝四暮三耶〇又梁
史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履卽與之此人後得所失
履送還不肯復取沈士麟亦爲人認所着履士麟
笑曰是卿履耶卽與之後仍送還曰非卿履耶笑
而受之東坡曰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士麟不當
如凝之也書此以見卓子之風不孤

劉寛守南陽時微行有失牛者乃就寛車認之寛卽
令解去少項得牛送還叩頭謝罪寛曰物有相類事
容脫誤幸勞見返何罪爲州里服其量官至太尉一

其足懾服小夫

日上前被酒上問醉耶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耳上嘉之

潘鱗長氏曰卓劉二子不罪冒認牛馬之人即頗子之存心不過是也然未可以爲法也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與古之人已嚴之者豈有聽其冒認而不較乎是又不然蓋二子職在化民於此而不較民自相率而無爭矣至寬對上憂心如醉一語夫豈漫不事事之人哉人亦當知所重矣

金孝章氏曰寛之曰不敢醉非小心敬事者不能至以任大責重而憂心如之意念深矣凡事君者必具此心事方可以爲大臣不然則用憂爲諉耳或乃銜杯不問時務豈天眞酒以酒耶

何武刺揚州時九江守戴聖治禮經號小戴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盜逮繫聖度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慙服自是武每奏事京師聖必造門謝恩

潘鱗長氏曰何武不懷舊怨戴聖慙服謝恩皆非近世澆滑所能至於聞聖毀而終不揚其惡如此器量眞可與語致譽一致恩怨兩忘之學

此則能承內明

黃霸丞河南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溫良有讓善能禦衆有長吏許丞老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貪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不可欺四字可居官之

潘鱗長氏曰史稱霸務在成就全安觀其處許丞一段委曲之誠不惟爲朝廷得廉吏之用亦且爲地方惜不貲之費矣至云所易新吏未必賢一語既足動賢者以盡職即奸吏老胥亦不得而貪緣其間耳

薛宣守左馮翊賞罰明而用法平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而立妻

受因家錢立實不知懸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令曰立家私受贓而不知致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也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職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曹雖有功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休衆歸對妻子設酒殽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謝官屬善之

甞語最近人情所以勳掾之懇而官屬感服之也

潘鱗長氏曰按宣性審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

安下至財用筆硏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故郡稱清靜而吏民多感之○王立之以死自明蓋不忍負所知耳而妻實致之可憐哉甚矣家人之貴同心也而宣能慰其魂雖死無憾矣

陳寔爲太丘長值黨事起餘多逃竄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遂赦得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此者之言足令人心死

良心

潘鱗長氏曰陳仲弓送張讓之喪善類因而保全者甚衆論者率以爲汚於戲古之人殺其身有益于世則爲之況汚其身以益于世乎若仲弓者可謂權以濟變者矣○又曰我果爲長江大海何患橫流之不能容我果爲大冶紅爐何患頑鐵之不可鑄哉觀陳仲弓獨弔張讓之喪卒致脫黨人之禍所謂使擭彼飛鴞懷我好音者雖然節不易違權不易行堅白未至而輕磨涅恐磷緇之不能免也

王承守東海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魚者

獲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又有犯夜者爲吏所執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還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寗威以立威名恐非治化之本使吏護送還家

潘鱗長氏曰不以鞭撻立威爲治化之本則必能知本之所存者矣不爲細察則弘綱巨目必有舉而包之者矣然則其政尚清靜者豈一切頹墮云乎者哉

房景伯守清河郡民劉簡虎曾無禮於景伯聞景伯

歸郡、閩家逃之、景伯督切、厲縣追訪、而署其子爲西曹掾。值山賊爲梗、景伯命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時論稱之。

潘鐸長氏曰、景伯不罪簡虎、且署其子爲曹掾、是何其勇於爲義也。卒令賊聞義俱下。人亦何必置怨惡於胸次也。可見以力服人、不若以情感人之爲最眞、以法驅人、不若以義動人之爲更切矣。藉令景伯萌一舊惡之念、而必欲報復之、夫安知簡虎不爲賊之戎首乎。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復白得印。故處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潘鐸長氏曰、褊衷固不可以爲政、卽過寬亦非其正也。須知寛之極正繇其明之極耳、量有生於識者、此類是也。具度之識量者審之。○又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人獻巨鯉、琮令家人烹之、腹中得一印、其文曰衡山縣印。琮因取衡山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令、構印閱之、果新鑄也。琮屛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爲人竊去、某與吏懼刑戮、乃潛爲之。令唯俟死命也。琮爲秘其事、碎其新印、令齋舊印歸。自是縣罕知者。合二事觀之、裴之識量固高、李之德量亦難及。使在今日、値裴之事、則倉皇無措、値李之事、則無有不表暴以示己之精明耳。夫精明而又處之以渾厚、李之德量信難及矣。

金孝章氏曰、藏精明于渾厚、則精明之用乃益深妙。若遽爾揚之、亦立盡無餘味耳。天下事非精明無以悉、非渾厚無以全、欲成大業者、可不槩往哲而深思其故乎。

錢徽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與。文昌銜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私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耶。

潘鐸長氏曰、觀錢徽之不發私書、非平心觀理者不能。可見今世專發人私書者、直是恩怨太明、宦

情大熱矣特揭錢嶽一端以爲世法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飲未嘗交言後子儀代爲將光弼欲亡去恐見誅乃入跽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遂定交薦爲節度副使分兵討賊於是光弼權名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既而子儀爲魚朝恩所毁罷其軍而以光弼代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故言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去而光弼將五百騎馳赴其軍子儀處散地無怨色

[illegible]涯一生[illegible]盡在汾陽[illegible]中乎

他人亦何能代得

潘鱗長氏曰天下惟善居功名之人其一生精神只從國家起見絕不着一恩怨于胸中所以能建大功享令譽使上下不疑如汾陽者真可爲懷私矜代者戒矣

李泌初平章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與卿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善者率以顯達或多零落無可報也臣亦與陛下約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陛下萬一行譖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晟燧皆起泣謝

判得妙

潘鱗長氏曰恩怨未泯報復横胸即顛倒國事而不顧其根歷於疑忌故譖得以行之使俱若泌之言則君臣握手之歡未有不終者也

金孝章氏曰長源因機進規其言最直而盡當必有潛爲之融遏者夫君導其下以恩讐之說則下之起而相尋於報復益將紛紛且此意既開自人主之胸則安知其不身先見之乎于此纂功而讎變卧榻之旁皆爲反側子矣

張說爲尚書操履純潔而待物不苟有爲四川監司者詣說請教說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攜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衆家葬魚腹矣君輩幸勿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illegible]

潘鱗長氏曰今之養尊自重非薄小官反借覺察以見風裁者讀此能無愧於心乎我 朝大學士

愛士正所以愛朝廷。養一人即所以養天下。具此等心事，非所稱一個臣者不能。

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此與張公同一德量矣。○玄宗時、都督裴伷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阜隸待之。今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于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爲天下士君子也。觀說之持論如此，信能扶植士氣，可以居端揆而進退天下矣。

狄仁傑在汝南、多善政。一日見武后、后曰、頗有譖卿者、欲知之乎、傑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潘鱗長氏曰、吾聞虎生三子，其一爲豹，以其不類己也。未及濡毅而以餉山神。鶴生三子，其一爲鶴、以其不類己也。未及頂朱而投之地下。夫人於同己者則譽之，惟恐其已者則譖之，惟恐其未周。皆是類也。豈知聖賢知過則幸，聞過則喜之心，正不從彼我異同間起見也。若必欲求間譖我之人，則一膜之外，便相睽絕。是我先成天地間一異物也，將何以立乎人之本朝。噫，人能持狄公之言以涉世，不亦進退綽然有餘裕乎。

金孝章氏曰、宰相爲國家者，止欲聞過、自爲者則惟願知言過之人，用心稍殊，君子小人之分途辨、諸此矣。顧豈卻願聞過者之正所以自爲乎。夫相之真能自爲者，未有不爲國家者也。爲國家必思補過。補過必將盡忠。夫然後可以有終焉耳。

愛養下吏，知此人亦孰無羞惡之心乎。

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日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惊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後無敢犯者。

潘鱗長氏曰、昔慕容農有云、尊不逼人于險。當人危急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寛一分，則彼受一

分之惠若抚之不恕控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及觀李日知釋受劾之吏而又復委曲開誠之者得是道也

（…者毋以至蠱事罪人人亦固以行其譎古今如此舉者不少此不必究也）

李勉爲江西觀察使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隴或以告勉勉曰彼爲父禳災亦可矜也舍之

潘鱗長氏曰人子爲親禳災亦何所不至但不可假官之名刻木瘞隴雖其事近于邪要亦一時解免無方萬不得已之極思于勉何讎焉推其心又不過藉正人君子之名以鎮壓其邪魔耳勉矜而舍之是眞能以孝勸化矣然其識量之豁達尤不可及

張齊賢爲布衣時有群盜攻劫聚飲居人竄匿齊賢獨造而揖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龌龊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飲將彘肩分爲數段啗之群盜相視愕貽嗟嘆曰眞宰相也他日宰割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竟受之而去

潘鱗長氏曰吾觀群盜識張公於杯酒之間而且以宰相期之信非具英雄之眼者不能至若衣冠而具穿窬之行斯張公所謂龌龊兒也

金孝章氏曰近聞到處有衣冠子弟儼然爲大盜者豈其人皆英雄乎鄉無美俗家無善教積漸使然又自宰相至於巡撫以下曾無化導消弭之方遂使弄刃白日殺人如艸噫亦太可爲寒心矣有民社之寄者何以策之

（此與女子珠翠盈頭若然矜目孝等耳何自苦若是）

王旦居政府客有貨玉帶於旦者旦使弟繫之問還見佳否弟曰安能自見旦曰玉重器也自負重而使觀者稱美得無勞乎又有以古硯獻孫之翰者曰此石呵之則水流其直三十千翰曰一日縱呵擔水所直三文耳何用此爲

潘鱗長氏曰夫珍奇玩好上以開賄賂之門下以通獻納之路其爲官箴之害多矣二公獨從人情騰沸中出一清冷語使獻者氣沮受者色愧雖偶爾之謔所以警貪污而持世道豈淺矣哉

金孝章氏曰如旦之言世之所謂陋者也如翰之

只此一語便可使敵不敢南牧

言世之所謂俗者也人情不肯安於如此之陋必
欲避如此之俗則往往明知其無益而猶且爲之
惲僕之輩過朝市而倍脩其容貴游公子物價索
輕則憎爲毀惡棄而弗顧人之信耳爲目大都可
笑若此奈之何哉

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重望何
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
不可耳後貶雷州司戶丁謂遣中使齎勅授以錦囊
貯劍揭於馬前示將殺狀既至衆皆惶懼不知所爲

準方與郡官宴神色自如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
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堦復
飲至暮而罷

潘鱗長氏曰讀契丹使謂相公重望何故不在中
書語可見士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則邊
郡重其爲華夷之倚賴非小矣讀萊公對契丹使
鎖鑰非準不可一語不惟壯華國之威而消逆虜
之雄心其所以起華夷之敬畏者有自矣迨貶雷
州值衆當惶懼中使之日公獨神色自若受勅復

只人不敢近婢亦已難矣乃恐人不堪而設婢存而不卸於嫌此眞英雄手段

飲公豈直無慾尤之心卿此一段孤貞介立於逆
順之間者更自表表耳夫如是而雷陽之竹能不
昂然復萌矣乎

張詠知益州因兵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詠乃單騎
之任僚屬憚其威嚴莫敢置婢詠恐人有不堪乃置
一婢以侍巾櫛僚屬因稍置姬侍在蜀四年召還呼
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又詠一日視事退有看
廳子睡熟觸詠退不勝錯愕詠徐詰之汝家有甚事
對曰母有病兄爲客未歸訊之果然詠翌日差場務

一名給之且曰吾後廳豈有解睡者耶此必心極憂
懣使之然耳

潘鱗長氏曰心事潔白者其操持嘗太嚴行誼高
卓者其風裁多過厲未必能協人情而諧物議也
我　朝熊恭簡公撫雲南因武功例有金帛獎衆
官公恐不近人情乃同衆受之及次年還京始召
有司領前花段貯之庫中此與張忠定嫁婢事同
夫二公之節操誠高矣然耿介而出之以和平皎
潔而處之以渾厚不失已亦不拂人眞春風朔雪

嘐不忘故妙

古者之言若今人則飾過矣而且攻擊矣

此知旦書焉嘗不見過矣終于感愧又可以飭過矣

並行而不悖者乎至於忠定體恤廳子一節又天
地父母之懷也

王旦生平未嘗怒形於色一日家人欲試其量故以
塵投羹中旦唯啖飯問何爲不食羹旦曰偶不喜羹
一日又墨其飯旦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其不發人
過類此又寇準數短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
卿稱準美準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缺失必多準
忠直無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益賢旦中書有事送
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

中書亦違詔格吏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大慙謝及
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吾
不受私請也準恨之已而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準
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意
準愧歎謂不可及

潘鏻長氏曰今人不肯眞切做好人只爲擽世界
不下惟狂狷擽得世界下一切讚毁稱譏都不管
故孔子取其眞鄉愿擽世界不下一味陪奉故孟
子惡其似王文正之不行報復類狂狷寇萊公雖

文靖文正萊公皆君子也其學識有不同如此讀史者不可不辨

答得妙

無所奉之意然未免擽一官不下此其所以不逮
文正而自愧嘆其不可及也觀此即做鄉愿亦不
易得也○嗟乎量至於使短已之人能引咎自責
此非心乎王室而急於薦賢者不能矣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沆遜謝曰
俟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訕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
又不能引退沆于馬上躬踖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
允耳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有狂生

在一亭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
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徑擲旦中其首左右擒
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

潘鏻長氏曰我　朝楊公廷和入閣久無建白人
易之　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
書數其過公延生禮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　武
皇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
擒之人始服公之才量諺云山勢崇峻則草木不
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此則非狂生不足以

人情未愉正不必急於求明有哲學在我終有真透之日

見三公之量雖其所指斥未知何如然亦正不可少也要必如三公者後效果足以自明即被訕詆無媿苟非其人亦不得藉口能容徒爲頑鈍無恥之流耳

金孝章氏曰秉鈞之臣與諸百執事異一轉移國所視以爲安危一舉止人所憑以爲得失非厚重沉密之器審機識變眾足勝其任也夫千頃之波孰與測其淺深萬石之舟何易論其輕重彼激之輒起者其功名可知勒名亦視乎局量耳

周敦頤判金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臨之甚威敦頤處之澹然後判虔州抃亦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執頤手曰今而後吾始知周茂叔矣

潘鱗長氏曰昔人小敘行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蓋女爲悅己者容士爲知己者死固矣然知己未深而強與之合猶著眼未明而輕與之通辭不以錯穴踰墻者鄙之觀茂叔之不輕合於趙清獻必待清獻熟視其所爲乃稱其知則是君子之重始進而戒輕合也有以哉

杜衍知兗州嘗語門生曰今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不恕衍於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或諒給以公帑咸使自足如此復侵擾真貪吏於義可責矣又曰衍歷諸州提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愼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而遷善者眾亦不盡以法繩也蓋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故吏民憚其清整多感化焉

潘鱗長氏曰聖神位育功化只在喜怒哀樂乎嘗自在中無爲而成不須造作所以謂之中庸今之操百僚位育之權者每不念小官之苦纔有寸過便遭斥逐又好摘其疵發之不幾與聖神功化之意相悖矣乎若杜公責之於旣足之後又委惰者以事使之自然不暇此正得位育之妙宜遷善從化之多也特揭此爲倚氣勢而妄作威福不近人情者戒

金孝章氏曰事之能服眾者必本於得人之情杜公體下如此善成就人如此人自爲之競勸何煩

咸晉為哉詩曰匪怒伊教又曰克廣德心維杜公有焉

葛源知劒州一屬吏與源有舊隙同列因譖之源曰吾惟任吾職以愛民而已不聽卒為首薦人服其量

潘鱗長氏曰觀葛公不聽同列之譖可見為生民立心之人決不作念於小隙而廢公論為國家惜才之人亦決不緣人之譖而快私忿拈此與褊衷者觀之亦可以自廣矣

此人所難

趙抃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之抃獨左右其政卒考最抃素為蜀人愛信後以大學士出知成都衆意抃必辭及見上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出守者卿能為朕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例哉上大喜抃乞以便宜行事既至悉為經略兵民晏然一日視事有卒長在堂下抃諭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戍還將餘貲以為室家計可也於是人咸知抃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法者

情法兼盡之言第曰吾與汝年相若也便自真切感

潘鱗長氏曰吾觀清獻公大都一精明渾厚長者當其判泗州也則多方委全其一昏不事事之守既出知成都也而又能以片言撫諭乎卒帥此真天地之德量豈矯情厚貌者能乎哉

程顥為鄠主簿初至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顥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揚言曰外人譏其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為言一至如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有此不自安之心便是引針發棄處不弱不亢自足令人意消立言之妙於者

潘鱗長氏曰語云獸窮則噬人窮則詐此古人之所慎也當機者須於此放寬一路庶不致亂矧其人盜錢之聲已逆知其不可掩也使此時稍為發覺勢亦必至殺人耳可見君子處小人勢窮之時只要容故小人莫能窺其際而卒之亦償所盜以善去亦足徵有道者之幹旋自異於尋常

金孝章氏曰觀程先生所對同事之言雖春風和氣中仍不乏秋嚴霜斷意此二言而備四時者也

欲同人苦□抱三嘆心折不能乞爲之贅

寬而存之使其惡不能發而自化甚矣有道君子
之有濟于人也
范仲淹司理廣德抱具獄與守辯折守盛怒臨之仲
淹不爲屈坦如也貧止一馬鬻之徒步而歸人駭服
潘麟長氏曰吾聞瞽者之命在杖失杖則顚渡者
之命在舟失舟則溺士君子自無所守而徒挾外
物以爲重一失所挾必有顚溺之患文正公當世
交情顚溺之時能坦然不以爲屈且鬻馬徒步而歸
王夫非所守者定而所挾者重乎人亦可瞿然思矣

况王公所爲猶以宰相可以想宰相之所通矣

王曾判大名前政有不便者曾委曲彌縫悉掩其非
及移守徐陳堯咨復代覩之歎曰王公之量宜爲宰
相我何以及之
潘麟長氏曰按陳與王略有嫌隙意王必反其所
爲之政而發其隱後復代大名覩王彌縫之甚故
歎其有宰相量也往任中正代知成都問張乖崖
爲政之法乖崖謂曰如巳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
用巳勿狥巳見任守其言卒以治稱觀此則世之
變更前績而不能爲大補救者眞一無才之鄙夫
矣○又曰人之事功嘗基於志氣而志氣嘗見於
文章范文正公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願爲
軒鑑若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則將相之器業也
王沂公有物渾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
狹匪琱匪琢流形豈滯於盈虛則宰相之鈞陶也
夫二公事業偉然而二賦信手拈來已可謂阿堵
傳神矣信乎古人先賢之言不虛寄也

樹交植黨都從不容商量起天下事豈容

韓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
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仲淹意卽解又琦

一不務耶從公只一把手間便覔消融任大有者應作如是觀

在魏府僚屬路拯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琦
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
拯退而見且愧嘆曰韓公眞天下盛德也
潘麟長氏曰我　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一日行
部有知縣簠簋不飭懼無以解迺以白金爲燭公
初未之知也既而廳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
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
綬去然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此種德量與韓魏
公不發僚屬之跡從容潛授同一包荒也

量公不發銀燭事可謂律巳嚴而待人寬矣

克諧亦識符趣
謗意並嬉
指潘敷者
天地之量

韓琦帥定武、夜作書、偶持燭卒。誤燃琦鬚。琦以袖掩之作書如故。少頃視其人已易矣。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渠。今解持燭矣。後判大名、俄一吏觸碎玉盞、坐客愕然。吏惶恐伏罪。琦笑謂客曰、凡物自有成毀數也。於吏何罪。坐客歎服。

潘鏻長氏曰、我朝夏忠靖公元吉、一日有吏壞公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公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亦何嘗惜此也。懸遣之。忠靖公器量如此。可謂之大臣也歟。

史稱魏公重厚莊毅、而處大事、余以爲韓侯雖有安劉反正之功。而不强少文。闇於大體。公以淸德宿望、表儀搢紳、定策兩朝、功在社稷。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雖古伊周何加焉。宋人乃曰、公之相業、無愧古人、獨有文章一事不及耳。余讀公安陽集、皆敦厚典雅、藹然仁義之言也。靡謂其不及乎。不然文章小技、公殆薄而不爲耳。

金孝章氏曰、合觀韓夏諸公、不獨恃其大度能容人過、且示欲使人有以過不自安之心。惟其能無我之至耳。所以能集大事、定大計、勳猷赫然、譽流天壤、豈偶也哉。余輩平日崇慕古人、到此等處、未能企其萬一、念之眞欲愧死。

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後、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曆。宿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早正、乃陰拱以觀、今俟其去後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置不問。僚吏皆慙服。

潘鏻長氏曰、只陰拱以觀四字、曲盡小人面譽背毀之態。處世君子、不於此而警醒、能免去後之非乎。蚤當料理此一項、人無使有不見白之心迹可耳。

金孝章氏曰、新故相代、美惡本易以形、而要譽者乘之、又多振暴前短、曾無護惜之意。宦情之薄、仕途之險、非一日矣。而王公能委曲彌縫、胡公能正詞服衆、豈非青天白日之心乎。吾觀古來身爲君子者、未嘗自損分毫、何世人之謙讓不遑也。此則吾之所大惑也。

趙公輔知漸城、政尚寬和、不用鞭朴、稚誠勞來、民樂

從令。小吏有過，亦未嘗譴責。或誤犯禁者，但令改而已。民有罪，必誨諭再三，然後罰之。在邑數年，無赫赫名。百姓親愛如慈父母。代去，攀車臥留，不忍舍。

潘鱗長氏曰，作官者不可不愛名，而不可愛名。蓋父母之名，不可不愛也；不愛，必將有草菅其民者矣。能吏之名，則不可愛也；愛之，必將有赫赫于名而泛泛于民者矣。夫所謂慈父母之名正，未必赫赫然者也。非推誠勞來，德教相迪，烏能使百姓親愛攀車澁泣而不釋乎。

狄青判陳州，爲人愼密寡言。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爲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遣之。人服其量。

潘鱗長氏曰，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皆謂其遠祖，欲以誇耀天下，而不免爲有識者嗤笑。甚者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之墓，何無耻之甚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冒他人之姓者，豈直爲靑之罪人，曾犬彘之不若也。嗟乎，往有以逆璫爲祖父者，不又犬彘之罪胤矣乎。○又胡端敏在處州時，青田宦族胡氏自稱胡安定後，携譜謁端敏，言安定曾教授蘇湖，凡在二州者，皆其子孫，願通譜。端敏峻拒之曰，某未嘗受斯言於先人，義不敢許。或勸留其譜，端敏不聽。嘗聞韓襄毅公貴盛時，有遺以宋蘄王畫像者，欲公認爲遠祖。公謝不受，語家人曰，自我作古可也，何必攀附他人以取譏笑。嗟乎，近來凡薦賢書者，盡引爲同宗，隔省隔郡，一切不論，此不過欲廣其羽翼以誇耀門楣耳。

不知立身萬仞之上，便可垂名萬禩，區區科名，何足重輕哉。況意苟相孚，友朋可效緩急；情或乖離，骨肉亦起戈矛。祖之認不認，又其次也。

傳堯兪守徐州，前守侵用庫藏，兪設法償之。未幾兪罷。後守復以文移兪，當償千緡。兪竭資貸之。後鈞考得實，兪亦不辨。兪嘗曰，以帷簿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潘鱗長氏曰，唐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

私通高昌婦者命出刖婦付大理辯對魏徵諫曰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今之剌核者唯恐不得稱人之惡其視傳魏二君眞鳳凰之與鴟鴞矣可見爲政者要須識大體不辱有位郎所以尊朝廷輕重得失之間誠不可不辨也

司馬光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相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識者光曰光惟求人之不識爾

潘麟長氏曰夫爵位尊顯聲名赫奕者往往樹的而招人之射正以識之者衆耳士君子須用晦爲明如龍之潛淵如豹之隱霧庶知我者希此溫公之所以正不欲人識也至於人之賢否原不論識與不識但不可過爲表襮耳總之事出於無意者爲佳嗟乎近膺一命之榮者莫不前呼後擁以自尊貴卽無風日之時猶張蓋入室以爲體固宜然肯自持扇障日者乎邇唯蘇州守陳默菴先生每出輿卒不過十數人甚或郊迎上官自轎傘夫而外間無人矣間有時而零星四集公亦不以爲意人亦莫識其爲守也覩溫公之遺範先生斯無媿矣或曰此郡侯之細事耳子何獨揚之余曰不然郡侯一身乃一郡風俗澆淳所關倘不於此而身先表率是何異於士子一登賢書家人走城市滿面帖舉人樣子矣茲欲挽澆風須先此處植根始而民有所觀感也蓋令天下盡如公之所行淳古之風可立見矣

吳夫忠拜實敎閣直學士涓以進士舉首次幕府自稱狀元夫忠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旣爲判官則不可因勉以修身爲己之學臨政治民之要涓乃以爲得師焉又韓持國知潁州從彥以狀元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厲聲曰狀元無官耶自後當改呼僉判從彥銜之

潘麟長氏曰合二事觀之君子之出詞吐氣宜和平不宜峻厲和平則理明而聽者快心峻厲則氣激而聽者逆耳夫豈事一體也一以平氣迎人而人師之一以厲聲叱人而人銜之可見盛氣難以

矜詡鄉黨者須育師念蘇知念菴眞我師也

服人和衆可以率物故調和心氣適應世接物第一著功夫○國朝南道御史喬祺謫判通州先使人道意於知州楊魯儒問何以待我楊曰渠以御史自處我判官之渠以判官自處我御史之喬至而事楊惟謹楊亦待以殊禮二人相得甚懽愛人人愛敬人人敬彼以盛氣加人者徒招侮耳○又羅念菴先生言某及第謁見魏莊渠公公曰達夫一志必不以一第爲榮默坐終日私心悚然念菴固眞能不以一第爲榮者而莊渠公復警策之如

此可見前輩以道相期許視科第眞不足爲有無也今人纔得一第便矜詡于鄉黨視一切爲不如者宜以念菴爲師庶令人可想見其高標矣

金孝章氏曰狀元二字其不易擺脫也久矣口中無特易心中無正難非修身爲己別無擺脫之法此昔賢所以入山多年始克免也若不能得師則不知所事不知所事則不知所重輕于是狀元之爲累大矣

范純仁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阻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吏人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純仁旣不奏使者之過亦不言折者之非時論服其量

潘鱗長氏曰昔公在貶所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一日舟覆衣濕顧諸子曰此亦章惇爲之哉每念斯語眞足以洗褊衷而消盞氣耳合二事觀之公之量信難及矣

禮與誠交至貼內外一矣此人所以誠服也

蘇頌知杭州有要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當言路懷

怨抵巇或恐以書迹其存頌笑曰吾豈爲是哉又知潁州判官趙至忠乃徼外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且曲盡其誠一夕至忠感而泣曰身雖夷人每見義則服平生所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

潘鱗長氏曰感人之易者莫妙于義而要在本之乎誠雖抵巇之要人桀驁之降夷亦無不爲之動況編氓乎如蘇君者可謂盡誠義之至者矣

蘇軾出帥錢塘視事之初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

情亦可憐

蘇韓二公剪心愛士惜必其不得方斯負八人之君一識乃此二士一動天下及第

一片往識編官亦不負二公之加選矣

宅軾訊篋中何物味道曰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百千爲賮因就置建陽紗二百端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矣竊謂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殊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軾熟視笑呼掌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并又手書一緘付子由乃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來謝○有人假韓魏公書謁蔡君謨然士頗豪與之三千因回書遣四兵送之客至京謁魏公謝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卽爲發書子弟疑謂包容已足書可勿發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不凡矣至長安夏竟官之秦檜當國有假檜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繳原書管押回檜見之卽假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假檜書必非常人也若不以一官束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並述此以見能幹辦天下事者卽至奸如檜亦須具豪傑之器量乃能收拾人心耳

潘鱗長氏曰大凡泛駕之材有奇智異能可資其用者往往不拘小節所謂大手段人也卽多所欲亦所謂足當自止者也御之有方故往往得其力羊祜之任王濬也曰濬有大才將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果賴之以平吳蓋至今不多濬之能立功而多祜之能取才濬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謂太過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夫其意量如此豈肯終寂寂者乎然使非叔子則亦不能用也得之可與圖成失之亦足以爲亂所貴在位者安置得宜耳誠若蘇韓兩公之宇度安得不奔走天下豪俊哉卽奸檜之言故自有見不可以人廢也

陳俊卿爲泉州司理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火起守汪藻往視之諸掾屬方出飲俊卿與卒悉借去并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已而藻知其實問其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僚友之行又自解以重人之罪可乎藻歎服其量

潘鱗長氏曰俊卿既素謝同僚之宴宜若不可與

偕焉者。及覩火後至。復以慊友之故。在褊心者處此。必將自表異矣。乃隨衆唯唯。反以不能止人自責而不欲重人之罪以自明。又何其寬厚不可量乎。若俊卿者不自失亦不失人。斯可以羣也已

康濟譜器量卷之三終

不獨富好以紫潔操貞潔然無欲者矣至反受魚見官又世情話耳

康濟譜清操卷之四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德旣大矣尤嚴在細耕莘任重取與之際敢告有位無封于爾家而民之厲次清操第四

潘鱗長氏曰元公無欲之教至矣蓋無欲則心清心清則智出舉天下事有外此者乎公儀休而下固多藻潔士至一錢一繭一琴一鶴一硯一飯之間且兢兢焉果皆與饑餒之心同乎哉等貧富均

染辱齊生死寂乎逃名澹乎忘善而後無欲至矣彼房琯見一紫芝眉宇猶嘆其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設在元公風月中又不知其何如也

公儀休相魯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何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夫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矣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又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將安所售其貨乎

潘鱗長氏曰南宋武帝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廛市者悉皆禁制而其臣謝莊復廣其意進曰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否援蔡去織實益深弘矣以千載而下偏霸之臣於休之風軌猶竊慕齊梁史悉謂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者蓋自傷因乏不能自贍而猶然受其乎不然何崇饒獲與公儀休異趣也

如此克齊君之德意始不虛爲大臣

晏嬰爲齊大夫朝乘敝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今得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還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至景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

危苦之語讀之眞足以醒人

不受

潘鏻長氏曰余觀晏子之躬行節儉眞足以挽頹風然求諸當日列國之卿大夫未易其匹庶幾一子產耳然近世亦有嘗俸之外不取一文者而搜括指助之令不時有布冀欲斯人水飲之是非能乎可見旌廉之法莫若厚其祿賜廐車駕馬之風將復見於今日否則嘗俸尚不能飽其自好之身又惡能得壽三族而推及交遊也哉

闘子文爲令尹以楚之多故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于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反富焉是勤民以自殖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按子文之爲令尹凡三十八年其功業無足取者獨此發勤節儉可爲人臣事君之式故書之

孫叔敖爲楚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

不其服而安其客貴人取之每見制予風叔敖可謂能解其服者矣

辭佳取惡爲後之良亂也

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一日莊王置酒召優孟優孟歌曰貪吏嘗苦富廉吏嘗苦貧獨不見叔敖之子孫被褐而負薪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王果以膏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王與之四百邑其後屢世不絕

潘鏻長氏曰按晉論言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循吏傳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其於功名之際略同至子文深自抑損而不忍自殖以逃死叔敖戒其子以無受利地然二子取予之致亦較若一焉彼其所見者大而所慮者遠也今世人介介于得失或藏子孫以必爭之害是何智之不逮二子耶

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所部吏民無不愛敬遷守北海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醇厚篤於故

父子兩世

舊然性公正不可以私干所得祿賜盡贍九族鄉黨
天子器之亦諱稱植以為邑廉潔守節亡疆外之交
東偷之餽可謂淑人君子矣甫邑病將葬屬其子曰
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死必葬我桐鄉既卒桐士
民果為邑起塚祠歲時祭祀不絕
金孝章氏曰令人遂以並祠為利官在任輒祠之
去即已焉亦有請之其人其人力謝止不欲者彼
其自知甚明謂姑以此諛我去而旋毀之不如其
飽餘祿出則知崇祀桐鄉為益矣

潘鐸長民曰觀邑者稱桐鄉而民祀之之事可知民
不為祠不必要為祠亦未必請何也祠非要可得
亦不以謝故免耳然繼之坐祠之甚只于未去既
去之間定其優劣及祭賦原緣者仕途蹭蹬則已
建者日漸頹污富祭爵商販來建者頓為崇煥世
道惡薄士風有如此僕桐鄉蘊能政未足以盡過
也

黃香守魏郡郡側園田與百姓分種歲收租數千斛
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氷食祿之人

老慶黃氏有子嗟乎此言豈易得哉

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給貧者課令耕種後子瓊復
守魏父老慶曰黃氏有子矣
羊續守南陽入境即羸服間行凡長吏貪潔吏民良
猾皆廉知其狀一郡震竦俗尚奢侈續惟敝衣薄食
車馬羸敗身先教府丞以生魚獻受而懸之庭柱
其後進自是遂不敢再獻妻率子秘入郡舍不納簡
室惟布衾鹽麥而已靈帝時欲拜續太尉時進三
公者皆輸東園禮錢云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續
乃坐使左騶舉縕袍以示曰續之所資惟斯而已

中使白之帝不悅遂不拜
潘鐸長民曰漢賄入于上今賄行于下入于上者
主德衰而國隨以亡入于下者臣德衰而品因以
卑何如羊叔子縕袍相示清風凜凜之可敬也我
朝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推行李二日給乳豆二瓶
其告示有云欲攜僮僕隨行恐致于民嗟怨是以
不惜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忍縱人壞
事人皆錄其示焚香禮之王公澡潔之操大類叔
子王叔子不納妻子一事略覺過當噫此不賢於

鄙懲卿以五彩飾興寵妻子、冷天下萬世唾罵勞
民傷財豫分無恥之小人哉

劉寵守會稽簡出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
作大匠山陰縣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
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父老曰自明府下
車以來未至夜吠民不識吏老年遭值聖明今聞當
見棄去故相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叟言邪勤苦
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果東陽守謝護秩滿去
官亦囊錢以贈之護謝難縣會勤辭寵更以爲媿

潘鱗長氏曰漢朝劉寵得會稽即劉寵故處
也在郡亦頗兩重郡吏治遺遷卿公出守不脩
謂乃據都鄭時頃論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賻錢曰
善治不遠前劉敬蒙其錢惠邪既去越人肖其像
爲小劉祠嗟嗟如此像祠竊不愧其尸祝耳至于
近世則諂媚成風未去任而遽祠立碑既離任而
輕覩不顧徒取一時之趨承不計百年之公論似
此惡薄官箴世道胥失之矣要必祠如二劉不惟
增光祀典即一瞻拜一稱道間雖執鞭亦甘心焉

人可不謹言劉自待乎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
祁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
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益羌性貪而吏貴清前有
八都尉率好貨財爲所患苦及奐至正身潔己羌人
信服威化大行

廉能生威　草城

潘鱗長氏曰廉能生威最能感人其感羌之人尤
速故歷觀自古苦邊患者皆起于貪或貪其土地
或貪其寶貨或貪其畜產或貪其帳族要功生事

先以擾之比及稱兵亂又伐之至于伏屍喪貨所
失不啻勝紀觀奐只一正身潔己而便威化大行
則前事可鑒矣

孟嘗守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於交阯北境
嘗通商販貿糴糧食前守多貪穢詭人採取不知紀
極珠遂漸徙于交阯郡界自是行旅不至嘗到盡革
前守之弊求民利病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
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潘鱗長氏曰易取下益上則爲損損上益下則爲

益故取諸以自瘠者損也施諸以厚下者益也一珠之去還關損益之際有神祟之乎長民者胡可不學易也

楊震守涿州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其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後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令昌邑夜懷金襚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濟麟長處曰我去朝楊公繼宗守嘉興去之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淸白著聞猶有金可卻如公冶郡始終無受足歟暮夜及門者如斯操守常與伯起並傳故附之然而人送爲涿州爲嘉興固未可軒輕亦自有辨也

范遷守漁陽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兄子其妻每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以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數年家無擔石

時苗令壽春初乘黃牸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潘德長氏曰爲官淸正是第一美德每見淸者多偏刻故史言鄧都時苗蓋天資刻薄人也以余觀都不顧妻子之說苗能還犢一事與古去織婦拔園葵者何異吾惟取其淸以愧世之貪夫非取其刻也雖美去疵斯善學古人者矣

王暢少以淸實稱無所交黨太尉陳蕃薦暢淸方公

正有不可犯之色拜南陽守郡豪族以侈靡相尚暢乃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弊同郡劉表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未操無乃皎然自貴于世乎暢曰昔公儀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暢雖不德敢慕其遺烈焉

金孝章氏曰君子處世雖不爲已甚不求必異乎

於此貨貨充積之日而惟一無所取乃爲難廉也

人然亦有因其俗以立程者觴之矯僞以廉正不圖者示餘與晏子相齊同十昔心若以約鮮失尤不易之論孔子必不誤人也

張堪守蜀郡建策斬公孫述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城簡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陳上聞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後攺漁陽守帝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樊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輪車布被囊而已帝聞之嘆息

良久下詔褒之

潘鱗長氏曰或謂公孫弘布被人譏以詐范忠宣布被人亦譏以儉何也曰蓋富貴而不義則貪污之五鼎不及狷介之一瓢富貴而義則王公之華衮無愧士人之敝縕此儉與詐皆譏也然與其使人譏以詐吾寧使人譏以儉至如張堪處珍玩山積之日惟乘折輪車布被囊而歸斯又儉與詐皆不得而譏之也人當知所擇耳

孔奮守姑臧雅持清操或笑曰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安之不顧後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財帛車馬彌滿川澤惟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盍共報德遂相率歛器物追送百里奮謝之一無所受

金孝章氏曰古今厲清節者多矣寧使其身窮無資身後妻孥貧無賴然豈以此動其心哉彼貪得不休者不過身家念重耳後乃至于無所不爲蓋云勞矣究其所爲子孫謀亦未必遂進于不拔覩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者又將笑其苦辛人之識量

相越可異論乎然安危得失之間必有終辨之者

伏恒守新安清恪人不敢干以私時民有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潘鱗長氏曰守能餉米助稅則民不患無年矣郡多麻苧而家人至無以爲繩則民不患無襦袴矣斯其講于損上益下之文者哉

田豫刺幷州清約儉素賜賞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胡乃寄持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欲有所言豫從之胡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

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寄以此上可為家資、豫張玆受之、答其意甚厚、胡去後、皆外付、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幣、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絹五百疋、豫得賜、仍分其半藏外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潘鱗長氏曰、我　朝楊文襄為相時、有餽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文襄隨出所受珠、分勞之、立盡、宋文憲致仕歸、居青蘿山、閉門纂述、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

公卻之、後　上以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此三事、與田豫舉動、大略相類、至御將士夷狄之法、具諸此矣

高慎敦厚少華、有沉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歷守東萊、大有惠政、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以遺子孫、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潘鱗長氏曰、高君清風、眞可欽仰、嗟乎、近世為官

貴大資贓固不可謂然如此舉動亦自可傳以見古人之厚其者正不在此區區也

此種清風近守陳跡益能能繼

者、行誼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損、勢燄日張、民生日以憔悴矣、然身家豐贍、未幾而子孫之顛覆隨之、如高慎之蓬戶無儲、斯眞善詒謀者哉、使斯人而在執鞭、猶恐其不任焉。

胡威早厲志節、父質以忠清著稱、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隱之守晉陵、在郡清儉、妻子負薪、後位顯、猶冬月

無被、嘗澣衣、乃被絮、刺廣州、清操愈厲、嘗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其初入廣、賦貪泉詩、有云、古人云此水、一飲誠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如此厲志、眞可嘉尚矣。

鄧攸守吳、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百姓留輓攸船、乃夜中發去、吳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人推不去

金孝章氏曰、載米自給、惟飲吳水、必其家自富、可

寧至窮而乞食必不爲斗米屈歷靖節所以高絕千古也

耳不則畢能至俸祿一無所受所重亦不在此皆不可爲訓者也然當貪墨成風之日又不得不表而出之使見右人中乃有如此舉動者

陶潛令彭澤性嗜酒公田悉種秫穀妻子固請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遂解印去賦歸去來辭以見意

潘鏻長氏曰靖節高風固不得及使人盡傚而爲之成何景界耶至郭遜拙回扉自有體本拳拳以

趙奉爲事此腰誠不可折也若内荏媚而外托於靖節之高彼其心膽且無以自持又何知腰之能自愛耶

何隨令安漢去官時送吏乏食乃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償之民相語曰聞何安漢廉行過從者或無糧必爾耳持綿追還終不受

潘鏻長氏曰我 朝汪二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拾兩衡州民趙鍔偕船北行偕完公攜家登舟見艙治舉粥問所費幾何鍔以十兩對客喚各匠細査實用過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柄墨三觔二物値四兩有餘喚鍔曰吾知爾賠十兩今以三物價爾鍔勉受之退其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價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亟補銀四兩鍔愈不敢受公面頸發赤曰是則使我不如先歸氏矣終不許辭此雖不及何安漢之赤貧然觸猶處心積慮與安漢繫綿償芋同一揆也嗟乎稍世之去官而猶取鋪戶與夫尅減工價仍作威福自如者當以此醒之

殷仲堪嘗蒞陽食不兼味粒米落席間輒手掇啖之每日貧者去之嘗安可登枝而忘其本乎

潘鏻長氏曰席間粒米尚手自掇啖如此存心是豈忍剝民膏者乎至不可登枝忘本一語尤可爲不知稼穡者戒焉○殷仲堪惜米如珠安貧如家此意可思使淺夫對此未免笑其寒陋

劉倓令丹陽操行清介孫獄嘗過丹陽袁繫稽聽事柳樹曰人謂此是劉君手植每想高風今復見清德矣倓忽與王仲祖同行日晡未食有相識小人獻盛

餖飣却之。仲祖問故。惔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潘鱗長氏曰：龍以豢被醢，魚以餌受烹，君子嗜好不謹，一爲小人所中，假與作緣，則心腹肝膽皆在小人掌握中矣。要行便行，要止便止，不幾爲小人作奴隸乎。眞長可謂慧人也已。

金孝章氏曰：君子與小人不兩行之勢也。君子之拒小人也嘗顯而疎，而小人之援君子也嘗陰而密，偶寬一綫，便已墮其玄中。孟子不與王驩言，樂正子從之行，則切責不恕，皆是防微杜漸。劉眞長

所謂作緣者也。吾鄉先賢朱自民先生，介節清風，爲世師表，嘗貽書余曰：行藏須自主，一毫不可隨人轉。至今感其言，佩其愛我之至。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縟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廷尉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潘鱗長氏曰：我　朝顧横涇先生，性剛直，與世寡諧，與人交不立城府，少不合意，卽拂然起去。見人齷齪取容者，輒掩面不欲觀，以是阻擯於時。然歷宦，妻子從未入官舍，嘗俸外秋毫無取。歸時甫四十，囊資罄然，無擔石儲，坐臥一小樓，顏曰寒松，日讀書其中。客過從，鄉家乞火供茗，或心期素愜，爲具杯酒，盤中惟鹽豉。嘗曰：貪賄請囑，與豪奪武斷，略有差等，皆非知恥畏義者所忍爲。退居里中，人罕識其面，乃兄東橋公招，亦不輕往。霍渭厓宗伯毀淫祠，欲以寺田餉，謂呂涇野司成曰：顧君狷介，難與語，君第微言之。司成致其意，先生弗荅。孟有涯爲中丞，忽富民犯罪願納金，孟欲爲先生綽楔。

費，先生曰：豈以我故壞公法耶。居久日益窘，惟受徒責文以自給。故人多爲先生置產者，先生以書辭之曰：桂玉之累日迫，而溝壑之志嘗存；桑榆之景漸侵，而羞惡之心未喪。嗟乎，二顧先生清介之操，致使人不敢衣食，不敢與語，夫非薑桂之性，百鍊之剛，惡能老而彌篤如此哉。斯眞范宣、郭文之流矣。今横涇先生有孫顧夢游，讀書味道，砥志力貧，眞無媿祖風，人以爲世德必報云。

范述曾爲永嘉守，勵志清白，不受餽遺。明帝下召

美設爲遊擊將軍故舊送錢字本餘萬一無所受惟
得白桐木火籠升十餘枚而已
金孝章氏曰我 朝李文正公仕宦五十餘年柄
國十有餘年卒之日貧不能致喪生平清約之操
推出自性歲冬月不爐被冊操觚寒勝其慄輒就日
曝暴之日影移其坐就此知其有與化者公門下
士以事至京城兩帖四扇令僕吏傳公公曰
觀之染翰因題偈參待奈何處頭着朝庭乃露織
聊扇而歸其帖斯亦有太密淺之風者也

羊欣守新安而後凡十三年家老愛藏如一日歸籠
僮遊覽山水詩數十帙而已欣爲人靜默長于隸書
嘗詣謝現現爲之拂席改容名益重會稽王元顯每
使欣書辭不奉命桓玄輔政使欣欲預機要欣自疎
辭漏密事玄覺其意愈重之後以病免歸武帝文帝
並以不得識其人爲恨
潘鱗長氏曰當元顯之生殺任意桓玄之才地自
負士之見用者進退皆窮矣剡如欣之辭書漏密
殆不幾履虎尾哉乃恬然不舍太守卑拜職于臺殿

之重覓莫窺其際而卒以自完也豈非自處之嚴
何以脫虎口哉至于其帝咸恨不識其人斯淸高
之致又可概見矣

清節曰麗者利不得而動苟久耳如過識風玉固可愛節之可愛又在於上故不易也

崔挺刺光州雅著清節有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
璧藏之海島垂六十年卒遇明府願獻之挺不納
潘鱗長氏曰我 朝曹克明在楚行省日有主簿
致書問訊寄辰砂一兩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一
同官言欲藥苦無好辰砂公曰有故人見惠尋當
奉送及取視有砂金藏函裏內公驚嘆曰彼以

我爲何如人耶時主簿已死喚其子歸之夫簡金
於廢笥之中還金於既歿之後此種清風直與崔
挺不納美璧同光
孔奐守晉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分贍孤寡富人殷
綺見其儉素餽以氈衣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
溫飽

有此一念方可做官

潘鱗長氏曰我 朝汪汝達令黃巖清操嶢然去
之日屬吏致罰鍰曰此例所應得公嘆曰豈有嘗
俸外官尙存應得之例耶不受夫居官嘗例非令

範也。然復有巧立名色以漁獵百姓者。總由要享
溫飽一念有以致之耳。信如孔公之却餽鍾汪公
之却嘗例。清風高節。自是古今同仰矣。
申徽刺襄州時南方勍附仕宦皆通餉遺徽于寢室
書楊震四知自勵代去攀援者百里不絶題句清水
亭父老爭傳誦曰此申使君手跡也
金孝章氏曰作官如此定是有意思人其題句亦
定佳惜未得見然正以不得見增人想慕無窮也
阮長之守臨海冬日嘗擁被絮妻子不免飢寒先是

郡中田祿以芒種爲限前此去官則一年秩俸皆入
後任長之任滿代者未至即以芒種前解綬去時論
高之
潘鱗長氏曰居官當新舊交代之際能脫然無戀
無營如阮長之者。吾未數數見也。何則或官罷而
印則久留或事謝而境不即出彼其徘徊瞻望如
有所未竟者果何心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王思政刺荊州每以勤王爲務不營生產出征後家
人將上賜園地盡種桑棗雜樹及還見而怒曰何奴
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
忘私耶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沒後家無蓄積
潘鱗長氏曰孔明戮力漢室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亦是此意。古來人臣有志天下者往往而然。昔寇
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
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葺自入官所
得俸祿及賞賜金帛惟務施與故能肩任鉅重如
此貢禹乃云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將無王思政
之流反足貽姍耶宜雄傑者之日盛于天下也

劉懷惠守齊郡有餽新米一斛者懷惠出麥飯示之
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蘇瓊守清河郡人趙頴年餘八十致仕歸五月中得
新瓜一雙爲奉頴恃年老苦請遂留乃置於廳事梁
上竟不剖人聞受頴瓜欲以新菓貢者至門聞頴瓜
猶在相顧而去
潘鱗長氏曰眞廉介者。只須如置瓜懸魚一二事。
便足喻人火自熱氷自寒此正所謂不言之信無
待表暴也今人却未必然外則詞嚴意斷背地偏

取得好古今人正相反豈特不相及而已哉

金孝章氏曰大凡能耐艱苦者雖處脂膏不欲自潤譬蓼蟲集蟬性而然矣要之欲厲大節先謹微萌細之不圖實使滋蔓相因而至者可勝嘆乎此弗藉弗視之聖所以致嚴于介也

何遠今武康正巳率職守王彬邀屬縣諸邑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粳水而已彬行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雞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訥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清擢宣城

金孝章氏曰我朝許文簡公諱讚者嘉靖中起爲太宰沿途有司殫力飾厨傳供帳最侈楚陳公諱文者時爲某令矜勤治聲顧獨泛嘗視之不爲加意公過而識之曰此必雅志古道者既蒞任亟陞爲戸主政前輩古風如此可敬也觀何王兩賢相得甚懽民受其澤豈不渥哉抑余不獨多遠之能守巳且獨多彬之能率下也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歸刺史王蘊曰卿治郡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須有一命之禮者我不受也昭明曰下官忝列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洪都之享卹累清風○按昭明歷任清貧爲廬陵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嘗曰人生何事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潘鋅長氏曰當世有好事職競之人雖非其所得爲亦必身與而力持之此昭明所謂競執關鍵者也唯疾其如此則當險濟其事而不必有事事之名人各有意固不可執一論也昭明達識如此尚

安得以庸格求之

虞愿守晉安節儉愛民海濱有一石嘗隱蔽雲霧間相傳清太守乃得見愿往則天晴日霽瞭然在目一夕褚彥回詣愿愿不在見臥榻塵積有書四篋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潘鋅長氏曰官之清至今過者僅能掃地拂牀高風邈如不自覺其感人之深矣又何物海濱片石獨清太守乃得見然則石亦喜清而避汚耶金石可孚世間眞有此至理非言思所及也

裴俠獨立之號誠行皆不脫謂廉吏不可爲也

詩亦佳者可思

裴俠守河北郡履儉素所食惟菽麥鹽菜嘗與羣牧見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諸守曰裴俠清貞爲天下最衆中果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號獨立使君

唐瑾于江陵諸將大獲財寶瑾一無所取專以安撫百姓爲務惟載書兩車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梁朝珍玩文帝密遣使簡閱盡皆典籍嘆曰孤知瑾清介絕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簡視恐嘗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

對金華蘇國囚當壘敵爭取之時猶專以安民爲務取者一二卷而已即所載兩車亦有關要存非徒好寔其玩覽而已卒乃見知明主賢于伏波之遇遠矣

馮元淑令浚儀單騎赴任所乘之馬不與芻豆人謂其廄馬美惡者芸拋去槐根老官清馬骨高

與潘鱗長氏曰清官意境入詩能令詩亦清絕苟爲詩清官馬馬亦附以不朽何殊趙抃鶴耶若戀棧飼肥則骨概不高亦非與元淑之馬矣

劉玄明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爲天下最傅翽代

諸傳爲令皆有治聲均傳有治譜

此與格言也爲民父母者宜書一通于座

若知百姓疾苦決不忍動手惟不顧他死活所以大家動手

辛術好學故愛典籍一以愛之

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治術君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援去污眼白自是第一政也翽嘆服

潘鱗長氏曰天下事若欲實心爲之每事必有極簡處極質朴不煩文飾處令人靡文太甚只緣渠質落處少耳如玄明所談此劉傅二家治譜之微言乎倘覩此而爲平平無奇則其政可知矣

劉炫謂牛弘曰爲民父母百事宜省故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以治豈可得乎哉

商則爲廉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尉動手則但迴身令丞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潘鱗長氏曰語雖滑稽然其情乃極懇惻此益談笑而道甚于涕泣者也世間同官者不能同心真最苦事至乃托之戲言以感之傷心哉

辛術令當塗清儉寡嗜慾勤于職而未嘗少懈臨軍有威嚴牧人多惠政性愛文史晚更修學及定淮南

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受典籍書畫而已有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奴婢百戶及財物送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問邢邵聞之遺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于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地一時

潘鱗長氏曰齊自大業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唯辛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銓衙在術最爲折衷此當時所甚稱也至於清介又其天性此余所以不從三辭朝賜以見術之高而獨表其秉銓之大者而已

趙軌爲齊州別駕考績入朝父老揮淚送曰公清如水不敢以壺漿相洇敬持杯水爲餞軌受而飲之後爲原州司馬夜行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值而去原吏人聞之莫不改操

潘鱗長氏曰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如軌駐馬償禾推此一念則軌之爲人凡可以盡心於民者慮無不以身化導齊父老杯水之餞原吏民莫不改操夫非其誠之至何能感化之速也

房彥謙令涇陽所入俸廩悉以周故舊謂子玄齡曰吾無所遺但清白兩字耳

潘鱗長氏曰按彥謙居家務存朴儉每子侄定省嘗爲講說督勉之忽顧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于清白耳其子玄齡克遵父志又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義方之訓奕葉相傳乃玄齡之犬子遺愛頗誕率不學竟以反誅然則人子孫之不肖亦有祖父所不能必者哉

李錫令虞城治內舊有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之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後人遂名爲李令泉李白作碑載此

金孝章氏曰水人所忽玩物也至于苦益棄之弗顧矣雖清乎孰爲心惻用汲者李虞城下車嘗之引爲同志後人乃名其泉太白又作碑記之好一孤冷淡生活也每怪極熱鬧世界嘗有孤冷人冷

事。

李錫之嘗苦井馮立之酌貪泉托意雖殊各成其高

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蹟貨者致蠻夷怨叛立至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是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汲此水寧易吾性極飲而去

潘鱗長氏曰人亦貴自厲耳豈物所得移耶苟遺心而問迹雖日處伯夷之宮庭采首山之薇蕨吾知其猶無當也馮廣州極飲貪泉不害其清可以破世之積習矣

李勉爲嶺南節度使罷鎮至石門停舟盡搜家人

所蓄投之江中曰無爲吳隱之笑我矣

人心中各有一吳隱之若不處見笑者即爲心死死者復起可以無愧

潘鱗長氏曰按勉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疾將革出百金曰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詣勉共啓墓出金付之及從肅宗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驕與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其不恭帝嘆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貸元勅起盧杞爲刺史帝問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其所以爲姦邪

能以禮事君使驕悍武臣皆斂手與大臣風度

痛切之論乃復簡妙如此

也時避其對可見天下孟直之人必天下大有操守之人乃能不爲汚眼白所敝反是則朋友之信朝廷之尊尚且蔑視焉安問人之笑否耶如勉者信友于疾革之際而不昧所托葬君于搶攘之秋而不蔑其敬斥邪讜論尤足聳動朝野迹其大節如此安肯取貲于貨賄遺議當世者使吳隱之而在可與把臂稱知己矣

裴寬爲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若有所瘞藏者訪是寬廚啓詵曰寬義不以苞苴

汚家聲累蔴姓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顯故瘞之耳詵嗟異嘆服

不欲自顯尤見厚道包羞處

潘鱗長氏曰我朝吏科陳諤一日率同官奏事忤上落職罰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爲之傭　駕至問治屋者誰諤前伏陳其故上念其戇且貧命復官嗟嗟戇直如陳吏科庶幾有裴參軍之操者與其不欲汚家聲累百姓之心將無同

杜暹爲婺州參軍清慎自持秩滿歸吏以紙萬張

贓之遂因其誠爲受百張衆歎曰此與昔清吏受一
大錢何異哉及爲鄭尉復以清節顯開元四年西安
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鎭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
往按即入突厥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
右曰公使絶域不可失戎心乃受之陰埋幕下出境
移文界取之突厥大驚追送不及而歎服

潛鱗長氏曰小人取悦上官内地則有應得嘗例
外夷則不可失戎心此等語偏聽之而不察爲害
最大不獨某官嶽而已杜暹之受而埋之復移文
令收之不拂不隨其御夷自處皆在是矣我
朝山襄毅公雲沉深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
一老隸鄭牢者性戇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
不計利朔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
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汚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
又曰人云土夷餽物不納則疑且忿奈何牢曰居
官黷貨朝廷自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也
公笑納之嗟乎不謂老隸乃能出此妙語眞山公
良友也世人畏朝廷嘗不如畏蠻子愛白又不能

潛鑑至于攜石雖有

齊者恐不能獲謂之貪

避墨于是所守不堅而官箴日敗是又老隸之不
若也撫二地者願以杜山兩君之操爲鑑可也

蔣沇令高陵郭子儀過其地戒麾下曰蔣賢令供應
得給蔬食足矣毋撓其清也

金孝章氏曰清能使人不敢撓則成其孚矣人各
有本心未嘗不可以德感雖頑橫猶將化之况賢
如子儀者耶

白居易守杭州有築堤甃井灌田之功代還取天竺
片石攜歸因賦詩曰三年爲刺史飲水復食蘗惟向

天竺山取得兩片石復守吳閶復聆洞庭雙石一以
支琴一以貯酒又賦詩曰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
清操如此可謂介如石清如水矣

潛鱗長氏曰讀樂天詩頗多規諷得失始以直道
奮在天子前爭安危中被斥及還朝爲從官小
不合即捨去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復爲進計
分司東雒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之完節自高
者不獨以清操爲吳越賢守而已○按樂天從壯
至老仕宦俸祿多寡之數悉載于詩其廉無餘貲

不拂上
不傷下

亦可槩見矣。爲左拾遺日月俸諫紙二千張茂憁
俸錢三十萬爲蘇州刺史日十萬戶州尤覺貴三
千石祿敢言貧爲太子少傅日月俸百千官二品
朝廷僱我作閒人爲河南尹日厚俸如何用閒居
不可忘其致仕日全家遁世全無悶半俸資身亦
有餘其將下世有達城行日先賣南方十畝園次
賣東郭五畝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
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試看他說
愧說貧窮說如何用說滌有餘說用不盡步步

廉濟譜　卷之四　清廉

是引分知足念頭作官作詩都不可無此好樣
金孝章氏曰如此作吏斯可不廢吟詩如此作詩
斯可稱曰非俗吏彼不能其官而借詩藏拙與趨
操甚污而託之詩以文其醜者雖日號于人曰我
能詩我卑俗吏其誰信之

黃琮宣和初令閩清約不失寒素日多蔬食但市肉
四兩奉母爲人方嚴時正與道藏郡守黃裳命十二
縣各持三疏斂之于民縣各數萬琮獨不應命旣聞
他縣皆擾及自詣郡以巳俸四百代民輸之裳雖不

此可爲作令法

此是天理亦即以見良心非復思議所及也

平憚其淸直莫敢語有內臣廉訪使者數干以私不
荅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詆之入見
上忽問汝在閩時屬縣有好官否其人出不意錯愕
失對惟憶琮姓名極口稱之上喜即降旨改京官內
臣雖大悔然巳無及矣

潘鱗長氏曰作令能不妄從郡守者自不肯諂事
內臣今人舍巳從人只是畏其詆誣致礙高遷耳
豈知有心營之未必盡福無心聽之未必盡禍得
失有命君看有數觀琮之拒內臣而仍得內擢不

廉濟譜　卷之四　清廉

亦贏得爲君子耶人苦看不破一失足爲千古恨
思之哉

元德秀令魯山玄宗在東都命守令各以聲伎進德
秀惟樂工數十聯袂歌於蔿帝嘆曰仁人之言哉所
得俸悉散孤貧任滿簞存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
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鎖家無僕妾歲飢日或
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餚從之不問賢
愚爲之酣飲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琯每
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

既擧元紫芝雖生衰俗猶不爲元紫芝眞衰俗一人耳

擧進士矣猶貧母以行何求偷至此耶令聞婦奏亦高軒笑言之可嘆

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
也天寶十三年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李華兄事德
秀於其卒也諡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
元魯山○按魯山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擧進士
貧母入京師既擢第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
爲嗣不可絕荅曰德秀少貧以兄有子先人得祀吾
何娶爲自乳兄子數日湩流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
爲魯山令也魯山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
贖吏白恐詭計德秀曰許之矣卽有累吾當坐明日
盜累尸虎還其待人以誠如此

次山爲兄作墓表極簡至此括其表語耳傷其爲當世之所無况在尋常友愛之外

潘鏻長氏曰按魯山之卒也其弟結哭之慟或曰
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
大夫弱無固壯無事老無存死無餘人情所耽溺
喜愛可戀着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
錦繡未嘗求足荷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
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
哀之以戒世之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嗟嗟
魯山藉令與之同世雖與之執鞭恐弗勝其任也

今欲高其行溢一言以贈然亦無以增於結之言
矣魯山殆人傑矣哉

金孝章氏曰元次山績世族邪唐之浩然特立者
也嘗讀其集中五規有味乎其言之不意厥兄之
行抑復敦古至此可謂二難餘長氏以人傑稱之
寔如此者眞人傑也李華定謚次山作表俱不愧
平生矣

陸象先刺蒲州潔已愛民嘗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苟
澄其源何憂不治

潘鏻長氏曰士而任者臨財不能脫然處事不能
承當總繇源頭不清外恃吾之勢可以緘人之口
而內又堅一必勝之念故每致於敗而踉蹌以歸
耳陸君所謂苟澄其源何憂不治斯眞天下之要
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正不遠于
人情之人矣

曹彬伐蜀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戢下兩川平有
獲婦女者彬悉閉一室令審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
還之無親者則備禮嫁之諸將玉帛滿載彬惟圖書

數卷而已及還上問官吏善否彬曰軍攻之外非臣所聞也開寶中伐江南城垂克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惟須諸公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咸諾李煜君臣卒賴保全其清謹如此

潘鱗長氏曰史言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眞有長者之風規至其總戎專征秋毫無犯且不妄殺一人而又能委曲周詳全其男女之節其累世王爵不亦宜乎予更善其釋李煜縛令自備歸朝及衆言恐煜引決而彬徐曰無畏彼若效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如此識量史以爲宋之良將第一斯無愧其良將矣

張詠知益州李畋侍廡下謂詠寢褌室不如詠笑曰吾向及第寄傅霖逸詩云前來失脚下魚磯若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潘鱗長氏曰士君子之勢焰赫奕者其聲價必損受用京薄者其行誼必高如我　朝劉侍御在京時惟蒲席布褥有同年訪之見公配自鄰家磨麵回其清苦如此故德業聞望卓絕一時眞所契此心不是愛輕肥者也彼功業不彰而勝妾盡備珠襦行誼無聞而奴僕皆服火浣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也豈可令巢由見哉張乖崖寢處不如禪室劉侍御室惟蒲席布被此種清風眞堪嘯揚魚磯耳至貴如劉公之配尚能親操井臼以成夫志斯誠淑人君子矣

金孝章氏曰澹情物外之士雖處榮達而孤冷自存迹不足以易心也貞隱者攝阿其隱迹通隱者朝市其隱心心苟不忘隱者何往非魚磯耶未可便謂失脚也愛輕肥斯失脚耳

黃中之廉據藩而封之故人家有賢父兄哉　達識

賈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父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咏父嘗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歷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爲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

爲世戒。予爲之不然。矣白集何不可市也當牛李
之黨徧天下。而樂天不掛名其間其剛正如此及
雖與之比德可也惡容恨焉或乃以爲詩人少之
殊不知樂天之治政。如乞盡勅江淮兩賦以救流
瘠。且疏憲宗多出宮人。亦頗采納是豈可以詩人
短乎哉須知及之根。非以白集爲恨也蓋恨其不
能脫然一無所市爲終身之跡耳

金孝章氏曰昔羅念菴先生大魁天下。親知咸賀
先生獨頂發赤邈避去是日猶自袖米借黃何二

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又薛文清公居家留客
止用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前輩高清
素簡往往如此蓋惟省費則寡營寡營則鮮欲其
志行嚼然足以維風厲俗耳若外肴肉儉又是達
人一格惟意用遙深者偶緣時及之非君子立節
之嗇也

杜衍知開封府食止一飯一麵而已或美其儉衍曰
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皆國家所有俸入之餘以
給親族之貧背恐食浮敢自奉耶一旦國家奪其所
有卻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乎。

潘鱗長氏曰正獻公謂爵祿名位國家所有此眞
格言也夫心有至味嗜慾奪之人有眞品爵祿移
之公獨於濃華侈靡中不忘措大本來誠所謂淤
泥青蓮誰得而移之矣又我　朝吳太宰儆守廬
州時中丞萬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
日以公務會于鎭江吳折簡徵王爲金山遊載酒
一瓶米數合肉觔許蔬一束于舟中所騶從趨王
公同舟而往王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招將爲

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曰足吾兩人用可矣
多具何爲比至命庖丁卽所載治具相與論心話
舊盡歡竟日而還前輩風範如此信溫公所謂物
薄而情厚杜公所爲不忘措大面貌者耶其所撘
養存恤何可勝言也從來守蘇州者每日出視
事一茶一飯悉取給庫吏此舊例也甚至過客供
具亦自庫給焉獨今陳默菴先生蒞蘇則洎無所
染或郊迎上官寧忍餓終日不用庫上杯水賢哉
陳公其猶行古之道者與厲末俗而息疲民公直

與吳王三公鼎足爲鄰、以爲天下勸。

趙抃知虔州、虔素難治、抃禦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事、盡力、獄以屢空。知成都、以寬爲政、英宗嘗諭轉運使舉諳蜀、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問曰、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使人自爲治最稱善

中和二字妙甚、爲出清士厚德處、不然則入于刻薄矣。

潘麟長氏曰、我實朝軒輗爲浙江憲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間、擢大司寇、輗嘗陛辭、英廟問曰、昔浙江廉使者輗、輗猶能如前否乎、輗頓首

謝、嗟嘆、乘敝蜀兩琴鶴自隨、抃老清而竹籠僅存。如此清節、度越尋常萬萬、易嘗不身名俱泰也。受知明主、獨見嘉嘆、不亦宜乎。

尹仲游爲開封推官、出與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宿卒、剗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置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趵薄而敢掠之於師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仲游獨不市一物、攜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歷吏部郎中、

金孝章氏曰、清誠是美德、然使刻厲太甚、必欲形人之不清、亦是一病、如公叔庶幾清畏人知者歟。斯善全其清者矣。

凌冲令含山、律己甚嚴、一介不妄取、秩滿、見歸裝有一硯石、詫曰、非吾來時物也、命還之。

潘麟長氏曰、清至於一硯、尚不妄取、使後人受書畫古玩而托于清好者、猶爲醜態、嗟乎今世所取而不詫者、果硯乎、吾恐不能不爲之憮然矣。

葉康直知光化、豐稷令穀城、俱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

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金孝章氏曰、清如水則無私、喜怒平如衡則無偏好惡、民用敬服、愛戴而歌之弗忘、然此二語又須合具、始得深觀、蓋得太清莫如水、苟滋溉未當則清者有時而淺矣、平莫如衡、苟輕重失置、則平者有時而欹矣、故清之爲貴、厚而平之用在中

馬伸爲鄆縣丞、勇于爲義、而蘊藉深厚、莅官時、晨昏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毎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

斧語守族毋私妻子此古人之公心也

妻子所奪遂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僅一擔而圖書半之

潘鏻長氏曰凡人道方未堅志意纔有所向便自偏著一邊去如馬伸所云可為猛省也至每日莊坐讀中庸二過真有志之士哉今人從四書出身一戴烏紗便將束置高閣不知向來讀此何意

周敎頤自少信古好義以無欲為學其自奉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妻子餐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知南昌時嘗得疾暴一日一夜始蘇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

力不能返故鄉此官歸而行李數十扛者古今之相去何如

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而已後分司南京力不能返故鄉遂家焉

潘鏻長氏曰使茂叔之篋有餘錢何以使人艷其光風霽月之襟懷耶又我朝海剛峰都憲卒于官舍同鄉蘇民懷簡其宦橐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此等清操想亦濂溪之門所必錄者故附之至海公清峭不近人處略少融通然亦無傷也王鳳洲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此九字[illegible]爲剛峰定評

盛滿者多可矣

袁毅知邵武雅勵清操洞悉民隱嘗自咏云滄浪不須濯纓上本無塵

只自騎驢而去便無盤纏斷何必車與騎為發定從行數多人而

劉儞為陝州參軍居官甚清及歸賣所乘馬為糧跨驢而歸魏舒贈詩云誰似井宗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眞宗封禪求舒著作得此詩拜儞為京官

潘鏻長氏曰賣馬騎驢其若茂叔之不能歸亦僅僅耳張壇之折輪車馮元淑之弃馬處其廚乎張齎之才粥能辭湯廟詩云去時猶似到時貧今則反忘梁及到時矣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時論高之

潘鏻長氏曰土有產土之災也官其地者少不廉潔如包公其勞民傷財可勝道哉雲南出大理石屏李邦衡獨寓意于送行詩云相思莫遺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出蘑菰線香于肅愍巡撫其地有詩云手帕蘑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細讀二詩可稱妙絕若官者與送行者俱如兩公則土產可以

無事搜求而地方之受禍多矣唐李栖筠守常州山僧獻茶陸羽以爲冠絕他境堪供尚方故宜興茶之修貢自陸羽一言始有詩曰官府星火催新焙反使山僧怨白蛇又曰陸羽名荒舊茶舍却教陽羨置郵忙最可怪宦江南者未必惠泉茶必虎丘致四境之内以厭疲爲苦讀此詩者宜猛省焉余并識之以告司牧君子

楊萬里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子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乘戶輸租其家無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金孝章氏曰廉固居官之本分然俸入亦分所應有也而誠齋父子去則棄之留庫一則代民輸租至於家無增飾三世相仍難哉難哉吾見近世如此者絕少父埤棲子華棟矣父中下産子巨積矣俗方以爲能創能邁前蹤自有道者觀之徒見其無意思耳

後世作官者曾當罷去尚依依不忍遽舍何也

大抵居官有因不可觀爲郵舍亦不可便以爲乘案認眞又要脫灑斯兩得之

二語可括爲令之要書座二言尤千古不刊矣

楊萬里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從裝者

潘鱗長氏曰昔有京秩慮其難名不攜家惟敝篋一擔每欵遷則撤帳捲席食畢則洗盞收箸以拄杖撐敝篋于廳事之前皆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摶擊豪强拒絕官寺悉無所畏嗟哉此君誠所謂超然物表而毫無繫念者也夫立朝而以楊誠齋爲法庶有倜儻不羈只于瞻顧畏縮之小人矣居官能逆旅視之則無不可行之志然又當以京尹爲法也不然見勢輒阻只云對簿之俗吏矣然朗勵清操又莫大于擊豪强京尹斯得之耳

趙彥彬令貴溪廉以律己嚴以御吏而寬以恤民嘗書其座曰祿薄儉嗇足官卑清自尊眞名言也

潘鱗長氏曰不能儉者雖厚俸無足用時官不能清即尊者亦與卑等足不足在心尊不尊在人人可不思所以自遜知所以自處乎若人人作令如趙彥彬亦安有不立之功名矣

〔景仰前喆高風令人〕

高登為富川主簿潔己愛民及去父老相率餽錢五十萬緡不告姓名而別登無所歸請置學田買書以給郡弟子

潘鱗長氏曰我　朝方司徒公當分宜柄國時獨厲清節有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其人固請謂此薄俸非取諸民也公麾客曰汝俸幾何猶仰飲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為汝庇遺我何為哉復曲為詞曰此書一帖耳公固卻余自入官所習惟大明律耳何暇讀它

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耶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不受然孫方公觀之是不受請寄正乃陰德事若高君之卻餽置書留學給士其為陰德當又何如惜此等趣事今不復見矣

金孝章氏曰父老餽錢數萬不告姓名計誠得矣乃以之置田給士其遺惠于去後者抑何長哉可見天下好事極多惟憑人擇而為之人自不願耳

羅曠為滁州法掾貳滁貧僻地也以公處此非宜曠曰此歐陽過化之醉鄉也青泉萬斛白雲千頃何謂貧僻也滁民德之祠以名宦

〔心事盡從泉悠然恬與之俱深遠矣〕

潘鱗長氏曰慕羶避冷晚近宦情若出一律知羅法掾之卽遇能樂將寬然自得又安有不安之地不盡之職業乎彼巧營求援擇美而趨者可恥實甚雖有青泉白雲心事不可一日對也

李綸提舉廣東適伯兄維守恩平酌別江上兄弟相礪以清白綸曰倘負君民有如此水遂投杯于江杯停不沒者久之觀者驚嘆

潘鱗長氏曰兄弟相礪以清白可謂眞良友眞知

己矣大抵人生知己在二家中最難或子清而父撓父清而子愁兄笑弟拙弟哂兄迂如此者往往而有彼何暇以負君民動念乎投杯江水斯事亦足千古也

〔面定曲直〕

汪待舉知處州為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假手屬吏百姓頌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潘鱗長氏曰獄訟若假手屬吏則曲者便有時直直亦有時而曲矣安所得盡下情乎夫苟能省事

則大事化爲小事有事化爲無事矣官舍安得不靜吏人安得不閙乎

郡必知高郵振厲風采凡饗集餽送一切謝遣嘗曰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時謂名言

金孝章氏曰數會聚多受餽誑俗所謂軟口湯也人不得而黍之則不得而褻重玩矣邵公之自防厥維嚴哉

楊簡知溫州廉儉自將所奉最菲嘗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像事之。

潘鱗長氏曰居官者知不敢以赤子膏血自肥飲水尚切氷兢人惟傪然自將之念甚即盡民之膏血而奉之彼猶水視之不如焉史稱楊公學問政事俱堪世儀存心如此宜溫人父母愛之咸像事之以永不忘矣

葉顒爲南海主簿攝尉盜發巡簡獲盜十餘人歸其勞于顒顒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爲也後守常州無旬月儲顒至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顒羨顒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横斂是民之膏血也以易貨心實恥之御史林安宅王伯庠論顒于受富人錢五萬按驗無跡上召入勞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

潘鱗長氏曰以羨餘易貨顒且恥爲彼淩民之生以奉上者獨何心哉我 朝于謙籍其家惟有所賜甌甲袍帶 孫陵爲之追悔秦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 英宗爲之動色蓋清之鑒于主上也覩顒見誣擬帷帕之汚獲不忘投張秦遺劉瑾止土儀之蠻銜之而不釐此清之足以感宵人也可見 明主在上臣節自昭雖罹萋謗亦無傷也至于略宵小而聲名俱損者斯又當以魏張兩公爲法斯無愧焉耳

上官凝爲銅陵尉及滿有老吏數十輩送之境外餽藥數籠行里許發之皆白金也追老吏還之吏輩涕泣咸送百里外凝生平不治產所居僅庇風雨而已

潘鱗長氏曰我 朝承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乎

此正眼前一幅地獄變像圖

日廉信夫妻妻饑餓夭殁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嗟嗟如安氏能表發瓜金其智義高于鬚眉丈夫多矣又鄭澹泉公爲文選時里中士宦有以落覆金首飾爲媿者公實以爲落受之入夫人手發知之乃擊柝語公公略不動色覆籠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移以家適乏者故拜君惠頃入庫內詢前有餘存心謝尊意而已璧之嗟乎今世亦有卻金者然未免借題沽名令人難受孰有如公之領辭兼厚寔其迹皆隱而善全其人者乎兩

公之清既足繼美丕官銅縣至丈有令配相成其賢亦可謂有生之良遇矣

鄭俠縣應仕就監門上書歷言新法敝民不報會亢旱民物憔悴乃以本門所見巨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兒啼飢號凍至身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爲圖發馬遞以進當事者嚢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

潘鱗長氏曰一拂嘗語人曰無功于國無德于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嗟乎世倘有衣冠而盜者當猛醒此語勿爲一拂所鄙可也一拂少讀書南京之清涼山因嗣于此葉臺山榜其門曰諫草數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後有贊者不能出其右也

劉容幼穎悟喜讀書元世祖命權中書省掾事以忠直稱奉使涖蘭慰其新附之民或勸容大受餽遺歸賂權貴可立致榮寵容曰剝民膏以自利吾心何忍使還惟載書籍數車獻之

金孝章氏曰不忍剝民是不忍負君不忍負君正

不忍自負若人行辦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之心何心哉惟此不忍而已矣彼與權貴人分啖其民以爲得計民之賊也究及于國而自底之智乃曾弗若萬獸是亦未之思耳

[illegible]

松滋潘游龍輯著
吳縣金俊明參評

一啓一處民命託之晷刻幾何而悠悠落之餙厨傳敏送迎亦孔都矣而君子薄之次勤愼第五

潘鱗長氏曰守官高曠者流至謂簿書奔走爲猥瑣治此者輙笑以爲俗吏當宋其儒如周程朱陸顧汲汲覃精畢力于此不少忽何耶豈其志在澤物訪隱濟國裕民卽簿書簿書亦要務遊彼應文逸責專事趨承以求悅當歸耳目者則誠俗也已

巫馬期治單父戴星出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子賤謂期曰我之治任人子之治任力任人者固逸任力者固勞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事治任其數而已

潘鱗長氏曰任人任力固分勞逸均謂之身任國事而于治政無悖矣蓋處子賤而有人可任不人任之而力是勞謂之失人處馬期時而無人可任不力任而身是逸謂之曠職君子蓋不取焉

陳寵少爲州郡吏時三府掾屬尊尚交遊多以不視事爲高寵嘗非之獨勤心物務然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嘗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從之濟活者甚衆

晉俗之弊坑於淸談侃能如此任事對于王導謝安遠矣

陶侃爲荆州刺史士女咸相慶侃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甓于內外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息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遊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嘗造船其木頭竹屑皆令掌之諸參佐或以談笑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

潘鱗長氏曰大抵人之志氣能競惕則明好偷惰則昏人之精力事練習則强矜安逸則弱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陶侃之運甓蓋亦自强不息之意爲當時人士崇尚淸談遺棄世事以勤于吏事者爲俗獨侃亟安恐暇逸如此可謂卓爾不羣

者矣。

趙郡王叡偉容儀，習吏事，年十七，刺定州，詔領兵監築長城，時正溽暑，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長吏餽以冰，叡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忍獨進寒冰，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金孝章氏曰，古來舉大事動大衆，未有不與下同勞苦，絕甘分少，而能得其効用者。聖君賢相大將良吏，往往而然，匪獨冀悅服也，舉心加彼，推恩可以保衆，淵明所謂彼亦人子耳。今富貴人草芥其下，雖有疾苦若罔聞知，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無乃異於賢達之所爲用心乎。

傳毅令吳，發奸擿伏，惠化如神，嘗言爲政惟勤而清，清則吏不能欺，勤則事無不理，人以爲名言。

金孝章氏曰，勤與清二字，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世固有勤而不清與清而不勤者矣，勤而不清，則其勤者特自爲耳，清而不勤，則未免以曠逸爲高，而嘗至於廢事，吏亦得以因之爲奸，美德苦不全擇，害莫如輕，則與其勤而不清也，無寧清而不勤也。

夫勤於爲己者，固與於不勤之甚者也。

此皆實心爲民語，凡有司者宜書一通于座右

朱勝令吳，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潘鱗長氏曰，凡吏卒之貪，不可救藥也，在爲令者不導以貪之徑，予以貪之權焉耳。權攬徑塞，而貪者將如我何，苟其黠者耶，則以文墨善誨之，或有力耶，則驅之使事本業，務歛作勞，而吾復推恩待之，不爲刻薄急削之行，其不化者幾何矣。

勤于先者則不懼于

韋孝寬刺雍州，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寬

後苟憚一種樹之勞，則經雨輒毀者修何時止耶

常堠處勤令種樹，既便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嘆曰，豈但一州獨爾，乃令諸道皆計里種樹。

韓琦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莞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于職事未嘗苟且。乃爲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

潘鱗長氏曰，今人作官，止築立地高顯，面前所歷職事，特其郵焉耳，有要路在前，而一心治民，未嘗

苟且者乎。乃王公以此爲眞宰相之器。然則世之朝登仕版。夕望樞要。不得則熱中忽忽若有所喪者。彼其於器何如也。

范仲淹典歷諸郡。凡晝有所爲。夜必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果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鼾熟睡。不則終夕不寐。次日必求所以補之。

潘爵長氏曰。嗟哉文正之政。何其與人殊也。後世不肖者。晝有所爲。夜必稽其供罪之簿。相其所罰之多寡。果不虛此晝。則鼾鼾熟睡。不然則終夕不寐。次日必求所以補之。初何嘗問其所爲之事。與飲食奉養相稱否耶。即羣齊民指而笑罵之。彼將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惡用是踽踽涼涼者哉。

歐陽修令夷陵。嘗取舊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仰天嘆曰。以荒小邑且如此。況天下之大乎。自是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治。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皆便之。

潘爵長氏曰。或問歐陽公以文章名世。何獨不之章談而談吏治耶。曰否。學者不知文章即吏治。而徒見長于筆舌。故公略其文章之名。而以吏治之實告之。勿令學者它日執語言文字以誤天下事。此公之所以不矜所長而善教後學者也。俗吏不知吏治即文章之表著。徒與學者角口耳之技。以要聲譽。是皆以民社爲不急務。而以語言文字雄長于一邑也。隨有無賴華技所尚而北面禮之。爲溯堂後堂學宮城隍廟邊矛戟老捷徑。又從而謀梓其稿。爲不時假公請見之門。斯歐公所以略文章而談政事。正深杜此輩背之徒耳。昔人以花前喝道爲俗吏。殊不知藏紗帽而談時。梳其去喝道花前亦豈遠哉。

罷籍爲七閩轉運使。凡條屬有所關白。苟利於民。即文書已行。立追改之。曰。此時遺休戚所繫。豈可容悔吝。

潘爵長氏曰。凡居官行事。苟有利于民。不必善自我出。毋負我建名。毋我收也。彼有開人之言。未嘗

為民爭此方可謂之盡心而行反亦步幾無憾矣

君子之心豈小大殊所能擇職官可不勉

大事不慎可慎乃見其精細周遍之周不然亦不足為道學矣

不以為然而故捨之而故置之者只是人我見太明耳真心為民者必不若是矣

周敦頤以轉運司理參軍擢提點廣東南路刑獄敦頤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得罪者自以為不冤云

程顥以監察御史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顥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顥事之甚

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有不安必與辯遂無不從者文法簿書皆精密詳練當法令繁雜之際未嘗從衆為應答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顥處之綽然

全孝章氏曰予嘗謂大受者可以小試未有小知者獨能圖大也譬之器然試者而少投之徒見其廓乎有容無不勝之量也小者而投之大立見其傾溢矣大而小之與小而大之俱違其用可惜正等耳宰者與觀居者亦盍思所以大小之故乎

既勤聽事又勤接見賓寮尚安有不決之牘不通之情耶

程顥謫鄂主簿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失措獨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鄂獨無恙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有巡行衆莫測其所至故人自致力嘗先期畢事興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為盜者不可勝數顥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嘗乃謂人曰吾亦董役乃治軍法也

張孟節僉書鎮軍判官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

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安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潘鏻長氏曰居官而圖自逸者彼其心固未嘗實在百姓也苟存于百姓必無暇日矣然亦有致庶化洽而得暇者此自然之致非孫倖也夫惟究心吏事者不求暇而暇不然雖欲暇而終不暇矣

呂公著歷典六郡皆五鼓起漏燭視案牘黎明出廳聽訟退就居如齋賓寮至者不以時拘故郡無留滯而下情易通吏民甚便之

古人書心於訓官如此今人于正職月未必然何也

傳堯俞力論新法貶監黎草場郡守欲檄他吏代主出納堯俞辭曰居其官安可曠其職雖隆冬盛暑日必親往治其事

按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故人亦不忍欺論事君前亦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以京城方行新法安石謂遂曰舉朝紛紛俟君來定矣將以待制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尚極論之安石怒遂不復君用坐貶嗟嗟直道之見忤于人也如此

蘇軾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以安

宋嵩主簿嘗同安簿日與縣屬約訪民隱至廢寢食其答范察院書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

多說然綱微處亦當稍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且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人以為名言

薛鏻長民曰做官做人總是學問中一件事既知所本分又不忽綱微既自治不苟又無所不敬斯則合內外一齊爾謂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者矣聖賢之學其異於俗吏也如此

陸九淵知荊門軍時與趙推書有曰益國裕民之道在吾人斷非所之難去者多在簿書目數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恥乎故於錢穀事亦綜核不遺云

潘鏻長民曰懷挹高曠者多不肯留心于簿書煩碎之間不知吏胥乘此遂為奸竊及其僨事還累于官與其斯恥而不屑則若適以自悞耳故為政者苟拜爵蒞民為念所必務致力于錢穀不然

存心雖美安得實有加惠于民乎予靜此書又爲
高明入扁下一針砭矣

陸九淵知荊門軍荊門素無城壁淵以爲此自古戰
爭之場也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
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
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腹背受敵脅之處于是審
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
力工倍其僦訖築

予靜知此籌畫方是眞道學彼平日徒以高冠大

帶爲莊嚴者非也

黃榦知安慶至則金人已破光山矣民情震恐乃請
於朝城安慶以備禦報下即日興工分千字料先
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所督工分料
主之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聽命以日成算
授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
故繼而霖潦巨浸暴至城屹然無損郡人德之相謂
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我者黃父也

种世衡城靑澗時寨門諸砦既興世衡言延安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右
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
有是三利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世衡勇過人
雖逼戎落晝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
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
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命工
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百金卒復致力過石數重泉
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靑澗城焉

羅立言令河陰縣舊無城郭豪右由來爲姦不能制

先是令此者議城多困循未舉立言至身親聚材鳩
工凡地近城者皆富賈民買所占遂下令籍其地其
有原侵官界私立宅舍者悉沒還官免其盜擬之罪
仍親自畫地分築縱其閒緩不踰年而城郭完固民
無困者

李皤主管慶元至道宮嘗曰凡入家必待往宦有位
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
又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
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

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

潘鱗長氏曰隨力及物即是功業此與明道先生之言略同至于仕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此非獨不忘其初抑所謂善于履盈者唐太宰漁石公致政家居年踰七旬出入里中未嘗乘轎吳文定朱恭靖俱以淸華位至崇膴其居里第亦多徒行魚魚雅雅如一庠士古所謂鞠躬君子非乎可以敦澆薄矣

金孝章氏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苟期于此非惟止足不諳抑亦進退綽如是已而不求于人所以無入不自得也

履濟書

康濟譜風節卷之六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洋洋湛湛感人則疾偶儻闊持己斯立於詩有之柔嘉維則次風節第六

潘鱗長氏曰士人立朝進賢所肩荷者民生國計之重所維挽者天下萬世之綱紀且大也此而可以委靡苟且泰逆乎不易耶語風以散之又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君子其德焉凝使廉頑立懦奮

乎百世之上後有聞者莫不興起雖其感人甚深也若夫節之爲義本古瑞信掌守操制而辨其時用故易彖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必也安則亨苦則吉雖苦節貞凶然終得悔亡之道夫惟節之時用大也節以信之而化邦之孚可致節之替也風斯下矣非中孚君子孰振其頹者乎

朱雲今槐里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依違任事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益于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爭之意乃釋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葺之以旌直臣雲自是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

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潘鱗長氏曰按朱雲字游解往居鄠田往見丞相薛宣宣禮之從容謂游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游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休休之度轉移之節兩足以觀矣彼張禹以耆儒奉命不語經術爲正德以潔齋羅著之吉凶爲悲喜獨有擲梁須傳也石守道詩云空留折檻旌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此成帝之衆也○又曰朱雲者奇節也豈能養浩然之氣者也蕭望之

此須存當民非虐棠

召致廷尉。望之欲自裁。于是飲鴆而死。蓋漢自高帝以來進退大臣鮮克由禮。當其有罪。則輸之司寇。編之徒官。以獄吏之繩。亦謂荷且尺法而鞭笞之。如奴隸然。甚非所以重名器而尊貴臣之道也。一曹之此舉。有益于國體。大矣。因論前事。并及之。

賈琮刺冀州。舊制傳車驂駕。垂赤帷裳。琮曰。刺史當廣視遠聽。糾察美惡。豈有垂帷裳以自蔽乎。乃命御者搴之。郡縣聞之。其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蓋寬饒擢司隸校尉。直道敢諫。不避權位。諫大夫鄭昌頌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援。亦不愧司直矣。

王麗青氏曰。吾觀蓋公嗣許伯第。仰屋而歎。謂富貴無常。惟謹慎者得久。因勸長信少府沐猴之舞。何其直也。時方信用中官。用法律。寬饒奏封事。無所避。眞有憂國之心者。第引易傳語。未免稍迂。卒爲文吏所詆。抑然諫大夫頌之。闕下憐之。雖死可無恨矣。

張綱少負氣節。官御史。埋輪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

狐狸。遂劾梁冀奸狀。時張嬰冠廣陵。冀乃出綱爲廣陵守。有論載綱鑑卷中。

董宣相北海。大姓公孫丹造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命子殺道行人。置尸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三十餘人。操兵詣府。宣悉置重辟。論者謂宣太濫。詔逮廷尉。宣面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以送。宣厲聲曰。生平不妄食人之物。況死乎。謝去就死。

金孝章氏曰。少平權當時。雖搏擊豪强。過于酷烈。使天下豪强强項。稱京師有臥虎之號。然搏擊致枹鼓不鳴。權勢斂迹。亦其效也。及卒之日。詔使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而已。其廉潔如此。豈以死爲撣汲。豈肯妄食人一物者哉。吏稱其詣廷尉時。在獄第晨夕諷誦。固知其去俗吏遠矣。

吳樹令宛。之官。辭大將軍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奸黨。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稱大都士數

閉門却掃雖暫予初紛然託然不過一鄉黨自好之人遠蕃料惡其爲意用乃弘達耳

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illegible]誅殺冀客爲人害者十數人境內肅然

潘鱗長氏曰危正之言使人歛襟而聽若大將軍座客盡若樹其人者寧遂跋扈至此邪當時上書彈冀者更有汝南袁著一人而亦不免于焱餘皆側目而已及冀敗所逮公卿以下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噫勢利之于人甚矣哉

杜密相北海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卒遣就學後密去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淸高士公卿多擧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

潘鱗長氏曰杜密劉季陵之對語甚激切眞恥同寒蟬者而昱竟慙服昱亦可謂謙衷有容者矣觀此則世之居鄉者攘臂以爭意氣當官復緘嘿以避是非斯又杜密所謂隱情惜已之罪人也

陳蕃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至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淸世志甚奇之初擧孝廉刺史周景辟爲別駕從事以諫諍不合投劾而去太尉李固表薦遷守樂安時李膺刺青州有威名屬吏聞風皆引去蕃獨以淸績留郡人徐穉高潔之士前後守招莫至惟蕃能致之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

潘鱗長氏曰予讀史至陳蕃劾梁冀誅宦官事未嘗不嘆其有掃除天下之志惜其植根未固徒爲誅鋤之計遂使力與志違卒爲邪黨所魚肉而又怪夫役之論者不肯爲蕃恕乃有漢葉將謝陳竇扶起翻爲振落之譏豈不悲哉善乎考亭氏之言

曰後人據瑶上語指點前人甚易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當日只誅首惡一二人從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此論可謂恕而公矣尚論者當于此取法焉庶瑕瑜不相掩耳

臧洪守東郡曹操攻張超急超曰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赴難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洪聞卽奮戈以往從袁紹請兵不應遂絕交紹怒圍洪城中糧盡掘鼠煑筋角以食主簿出內廚米斗許請爲粥洪曰何忍獨甘此耶使作薄糜徧頒士衆至欸妾有叛心城陷洪罵紹不屈遂被害士卒莫不憐之

潘麟長氏曰昔人論臧洪者或謂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或謂袁曹方睦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爲不量彼此或謂洪實游俠之靡非臣子之義以余觀之諸論洪者皆不尋其端者也夫洪之始舉事也謂超曰誅國殘賊爲天下倡義其會兗豫刺史而盟也曰

卽此一言
便是定命
論中佳話

齊心一力以致臣節殞身喪元必無二志此其志豈獨爲一超哉其路絕孤孫紹城陷而絕紹寧死而不屈紹皆以畢此志耳當其時藉令紹出援師則超不欸殺卓以延漢事未可知存荆之業何有乎如是而曰游俠之靡不然矣

沈瓚之令丹徒以清介不通左右被譖召問對曰臣淸乃獲罪帝曰淸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耳帝曰要人爲誰瓚之舉手板四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帝嘉之復任丹徒

潘麟長氏曰赤衣諸郎何代無之若不通承奉斷無有不譖之者要之自信得眞矣得堅雖獲罪亦甘其寧見不獲罪赤衣諸郎之人必獲罪赤子之人矣大寧爲此而不爲彼士豈有不嘉之者乎

顧顗之令山陰陰劇邑前後令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顗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堦閑寂再府吳郡戴法興權傾人主而顗之未嘗降意蔡興宗與顗之善嘉其風節過顗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

下廷之令出虞才識敏達優于治政太守孟顗以官長凌之下脫幘投地曰吾所以屈卿者為此幘耳今已投去卿可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士乎遂拂衣出百姓號攀者無數

潘鱗長氏曰紗帽是無情之物人惟看得太重則其受屈于人者越深矣虞此擲幘投之人豈無味而然乎君子惟是居易以聽固不羅冶以犯不祥亦不畏僕而多與濟延去為此物屈耳

王僧虔等俯稽首聽御史狙會下請假東歸客勸虔以細表要權貴冀加擢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後若無聽當拂衣而去

立身有素四字可見一時提持不來

潘鱗長氏曰僧虔自守欲以金騰劉璡陳棠姑仙十可否仙批去幾樹甚窠夢來眞使君何事苦經營雷轟忽擊冰出碎只恐鍊神也不靈守不信竟路之業幾達敗守亦坐貶是皆不知立身有素之術曲意避難者耳御僧虔者並徒以聲律草隸變之體見難擬史乃手跳稱之何少之乎觀處也

王濬為雍州刺史孫當率不事邊備皆有臺使若至

羆為設食使者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使者愕然羆清廉公正不營生業雖貴顯不改衡門身歿之日家甚貧磬當時服之

潘鱗長氏曰每見飾厨傳以給使者與求當其歡心而止少有拂逆便匍匐請罪之不暇敢撤去乎此種骨性非眞如羆之儉率不事邊幅者不能也

金孝章氏曰近見耿楚侗先生紀先進遺風一編云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服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也又秦少保紘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李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奉錢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嗚呼前輩風節若此安得不謂之古人乎又蔣司寇公瑤為楊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官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不備患止身耳備則患及民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為媚悅自衣

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稍加折
辱不爲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
欲中公曰莫如楊州知府宜　上乃呼而屬之公
歸簡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
所取惟妻女之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　上熟
睨之曰汝眞酸子耶吾無須此其亟持以歸魚亦
不取值余謂是淸節動天下夫天威所臨生死呼
吸間事耳至乃以身翼民飾贖命弗恤辛所全地
方實多然則司牧者誠能秉其不忍百姓之心直
使身家而忘雷霆之不測可死死何有于要津達
官之區區者耶彼剝民奉上無乃封使君之徒而
甚者耶噫亦烈矣噫亦威矣

蕭結令郝陽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急結怒
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閒船
守斷而止

金孝章氏曰此既下州守矣又何易于所爲腰笏
挽舟者亦一守也豈守獨與民疎遠不甚悉其勞
逸耶有此賢令裨益良不淺豫有如守以德率令
令以直匡守其相與有成何如有弗功名俱彰而
民社受福者吾不信矣

泉企世襲商雒令年十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以破
賊功除刺雍州在州五年纖毫不染每除一官憂見
顏色齊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委企以山南事
再守上雒高敖曹率衆圍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
而陷企謂敖曹曰力屈而陷豈其志哉被執戒子元
禮仲遵曰汝等志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
遂虧臣節壽李予鄰嗣殺弄子據州大襲城斬敖曹
以成父志朝廷嘉之襲雒刺史皆以淸白見稱

潘鱗長氏曰泉企出自巴夷長于山谷乃自其駒
齒未落已類成人及髫年則已堪民宰至臨難慷
慨綽有人臣之節倘古人所稱仁義無嘗蹈之則
爲君子者非耶元禮仲遵聿成父志于所誠忠孝
之道不可兩全者蓋萃于一門矣

堯君素署領河東守時圍甚急行李斷絕乃執其妻
至城下招之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
應弦而倒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師人有息肩之

抑貫揚
風最料
戸之體

望君素善于統領至男女相食而志猶不變卒爲左
右害唐太宗詔褒之曰雖桀犬吠堯有爭倒戈之志
而疾風勁艸實表歲寒之心贈蒲州刺史
潘鱗長氏曰按君素之守河東也時唐義旗所指
莫不響應而江都傾覆已不可支乃君素獨守孤
城至行李斷絶男女相食而猶不肯變志徒以藩
邸舊臣大義不得不然耳夫至于知事之必不濟
而堅持歲餘守死無二卽天之所廢人不能與有
所不計難㷉無所爲而爲義而卒以義致之視

彼烈士猶名慷慨赴死于一時者又有加焉疾風
勁艸君素斯無愧矣
宋璟刺廣州廣人以竹茅覆屋多火患璟教之陶瓦
民賴以安比遷去立碑頌璟璟上言臣之治蹟不足
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貢諛欲釐正之請
自臣始上嘉之
潘鱗長氏曰此與何德彥父及司馬膺之言同一
曠達何德彥尚書告定省傾朝送之其父嘆曰此
是送尚書非送何德彥也司馬膺避楊愔于道左

愔稚問之膺曰非避卿也自避尚書令耳夫世人
重官品不重人品往往而然顧人品爲名賢所重
官品爲流俗所尊吾儕不以道德行誼見重于名
賢而徒以爵祿名位推尊于流俗能不自媿乎故
士君子當期爲天下第一品人毋期爲天下第一
品官而碑頌之立否自在萬世于我何有焉璟能
誠確如此宜相業之冒乎有唐也○又曰人之見
識原自不同如杜預好爲身後名刻碑紀績一沉
方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以爲知後世不爲陵谷
乎又有爲楊瑒立碑石頌德者瑒曰斯何益于人
哉名留史氏足矣此不過遺後世作可石耳繇預
之說觀之夫陵谷苟變碑豈能獨存乎何預之識
不及此也殊不知愛有以及人則召伯之甘棠至
今頌之原無假于碑也如無德可稱縱陵谷不變
此等貢諛之碑自不待去而早以作可石矣宋楊
二公眞達人哉諺云人是百年人枉作千年調鑄
鐵作尸驅鬼見拍掌笑杜預近之矣
倪若水刺汴州玄宗遣中官捕鵁鶄鸂鶒于南方若

水以爲擾民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囿之玩自江嶺西南達京師水舟陸運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耶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禽而賜若水帛以旌之

潘鱗長氏曰夫外作禽荒太康所以失邦也有天下者尤當以此爲戒明皇爲朱勔此幸若水能以言規諫故不至有禽荒之患若水之有益于人國多矣先朝李大亮亦進太宗以鷹之諫有補太宗亦不在若水之下顧若水獨以纂景倩恨不得爲

居業錄 卷之六 風節

驕倨一語患得之譏此其所以來也

溫造爲殿中侍御史時夏綏節度李祐違詔獻馬造劾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造性剛急人或忤己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

金孝章氏曰御史見劾豈可與入蔡州取吳元濟並論哉古者國有正人則四夷憚其威望鄉有端士則不良者唯恐事之或聞于其人由其一言一動有以使之心動膽落者也失能使之至于如此者此猶天性之未泯于人心而事之猶有可爲也然則邦之司直豈不甚重矣乎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産盍爲捕盜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故不察

潘鱗長氏曰子弟與惡人遊薦紳先生之恥也居官之後乃蓄有産可殖薦紳羞之恥也夫子弟不賢亦自教責之不暇而暇捕察太平哉悖入悖出古有明訓如坦所稱可謂達矣

居業錄 卷之六 風節

顏杲卿爲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表守常山賜杲卿紫袍袁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遂悟杲卿稱疾不視事委政長史履謙潛謀起兵與眞卿以平原相犄角傳檄河北言王師六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賊棄饒陽圍走于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史傳

首嘗山而樂安博陵箒郡皆自國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聞大懼使史思明急攻常山杲卿晝夜戰力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曰降我當活而子亦不荅遂殺季明執致杲卿于雒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亦何汝負而反乎我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忿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詈不絕聲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血而絕

潘鏻長卿曰方祿山之反也杲卿與眞卿相犄角以挫其鋒功雖無成然賊之深能直闖潼關以此兩人撓其後也力屈而陷至詈賊斷舌可使亂臣賊子褫然疑沮而不得逞亦可以激靡輭偸生之徒夫逆賊奸鼎搏太而肆其毒不知殺一義士則四方解體祿山之見禁于其子與黨也可謂非天道之好還也哉

張巡以眞源令起兵討賊至城中乏食巡殺愛妾以享士乃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

諸公生氣至今勃勃除上未嘗死也

下死當爲厲鬼以滅賊耳城陷與雷守許遠俱被執尹子奇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奇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可爲我用乃以刃脅降巡不屈賊復脅南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遇害後許遠執致雒亦不屈而死

潘鏻長卿曰按唐元和時韓愈之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關遠事非是其言曰[illegible]入者守死成名先異耳兩家子弟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殺奴僮以哺卒而抗不降乎遠之不畏死甚明也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退之于褒貶尤慎可信則巡遠之節誠不當輕爲軒輊也顧後世多稱巡遠忠烈而略霽雲蓋謂史贊獨以完節與二人耳

余觀霽雲如進明請師對衆涕泣斷一指以歸報

及被執對巡曰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故德宗
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績尤著者以巡遠霽雲與
顏杲卿等而僖宗求忠臣後與大中凌烟之圖並
及此三人可以觀公論所在矣故特爲表焉〇當
時能殺愛妾以享士者漢有臧洪唐有張巡二公
孤忠茂以尚矣而人或謂二公愛士而不愛妾非
也二公愛妾之心于此可見焉城危食盡非恩無
以結人心故寧殺吾妾使人皆知吾能割愛以惠
下所割之愛如此則當時之愛莫重于妾亦可知

矣夫如楚而二公與城爲生死之志吾丞乎殺愛
妾以見之矣惜哉天不主公禍頓使城隳身殞讀
史至此未嘗不撫膺而哀其不幸轉幸二妾之不
見辱于賊者爲得其死所也

段秀實自請爲軍候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
屯邠州士放縱不法至傷市人害孕婦節度使白孝
德患之而不敢劾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斬晞橫卒晞
一營大譟盡甲秀實選老躄者一人馳馬責晞晞再
拜謝叱左右解甲敢譁者死邠由是安吐蕃寇邊馬

秀實之子 敎每靈匡 帆琦輒酒 起謀事必 合秀實而 後行故卒 得其力知 此大有川 之才也

璘爲虜隔未能還因悉銳兵示賊璘得歸鄭頏璘死
攝鎭從諜亂者一軍遂寧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在鎭
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
政不及嗣後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値朱泚
召實計事語至僭位實勃然唾面大罵以象笏擊中
泚頭流血沾衣遂遇害

潘鱗長氏曰昔人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
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未嘗傲人
以色寬然一儒者也觀其逡巡兵擊朱泚其應卒

之才忠烈之氣可槪見矣豈所謂仁者必有勇乎
鄭覃云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誠知言
哉

裴諝爲河南租庸使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
何諝不對復問諝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菽粟未種農
夫愁愁以爲陛下見臣必先民之疾苦是問乃責臣
以營利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後上以
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諝執金吾奏之或
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其所以爲之地也郭

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者衆吾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事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潘鱗長氏曰人主非至庸愚無不愛恤百姓者獨以諸獨小人巧為權算百計剝蠹遂使壅掩其本心耳裴諝不對榷酤而動以民之疾苦可謂深達政本之論至執奏子儀隸人犯禁忝小過尤見其愛人之識足令附炎者[illegible]遠嘉譽錢塞菴先生在執武生李[illegible]說欲行

廣濟譜　卷之六　風節

首實藉沒之法此[illegible]亂之詭謀藉非塞菴力止之不惟害實德為病民海內將無寧宇矣塞菴此力不減裴諝民間疾苦之對故並及之以告司國計者

林蘊節度西川時劉闢反蘊以失義責之闢怒以刀磨其頸蘊罵曰死即死耳我頸豈頑奴磨刀石耶闢知不可屈釋之

極壯烈

陽城自處士徵為諫官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受命論事紛紛細碎帝益厭苦之而城寖闕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切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人莫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帝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乃止

潘鱗長氏曰余讀柳柳州陽公遺愛碣與其遺太學諸生書復觀范祖禹論陽公救陸贄欲壞裴延

廣濟譜　卷之六　風節

齡麻蓋城于師道臣道兩無愧矣豈止云節士而新史顧置之卓行之科耶又論者或祖昌黎諍臣論之遺意譏城以為贄不貶則城無所成其名是大不然夫城固有待而為者也昌黎之論當城未言時耳陸贄不死延齡不相城力為多其志凜凜與秋霜爭烈真丈夫哉

韋澳為義成節度使判官及周墀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

對刺史語心氣平和絕無一毫激猶矜前腰笏挽舟皆若出于至誠所以使其驚服愧走也

權之有攀深然之

潘鱗長氏曰余讀韋澳顧相公無權一語眞是台衡之藥石蓋從古居相位者非權操制作而遲胸臆之私卽權擅威福而快恩讐之報如王安石韓侂冑之流不少也豈知因華履與生殺予奪皆人君大柄丞我何有第奉而行之如小吏之對簿事凜凜然毫不敢于則厥官季職而理道自舉矣若澳者可謂善于贈言者哉

何易于令益昌刺史崔朴乘春與賓客泛舟出益昌旁氏挽縴易于卽腰笏身引舟朴驚問故易于對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無事可代其勞朴愧疾趨出舟與賓客借騎驟去聞其賢亦不罪

潘鱗長氏曰蕭結令祁陽而怒批上官競渡之符何易于令益昌而身自腰笏挽縴愧走刺史行春之舟在當公豈姑息民力而不自愛官乎非也二公無患失之心故寧得罪主官決不忍勞民妨時以供其遊戲耳李孝光庸闇其賢而不以傲劾斯誠樂得爲君子矣可見世無不愛賢之上官但在

宰相之與軍將剛柔倚伏矣尚且御禮如此執爲制之元賞發一聲自因體之法度賴以存耳

下者趨承之過當少不自簡便豪不賢之譏矣

薛元賞爲京兆尹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鎭服四夷卽命左右擒出俟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白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飮而罷

偏是謁者監多兒請蔭之親瑞之日

李蕺中刺婺州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蕺中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之

史臣曰判語灑脫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

感奎服人至于遣使

鄭綮刺廬州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禁巢爲斂

且不敢犯偉丈夫也何遂至于此貴

兵州得完鐵滿去遺錢千緡藏州庫後地盜至曰鄭使君錢不敢犯其威望之重如此

田錫官左拾遺遇事敢言朝貴側目或謂錫宜少嫌以遠禍錫曰吾豈爲一官以負初志耶及卒眞宗惻然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又帝作開寶寺塔費億萬計錫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

潘鏻長氏曰按錫梗慨言事不趨權貴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章疏五十有二悉焚之曰直諫臣之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此眞得諫臣體至上開寶塔疏語更悲壯可敬

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强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帝聞之亟令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以姚坦簡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于是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潘鏻長氏曰姚坦風節如此可謂不愧其職矣抗言論假山乃使帝亦爲之申飭所匡翊者何止一王府乎帝既選任得人又痛懲左右不爲之揚其初意斯則所稱愛而能勞者焉抑且召坦慰諭培植正人又觀君道甚爾得之矣

金孝章氏曰世之假山甚多以余所觀者大半是血耳欽漪褒美者紛紛安得一俛首不視之姚坦

范雍遷樞密副使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若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主葺者亦止之遂詔勿葺

金孝章氏曰人心所在天必從之所謂天矜于民也詩書之文言天言人往往而合將敬天者必先存民夏殷周漢之所以興替皆見于前事矣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值仁宗廢郭后、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時呂夷簡傳上旨、諭以后當廢狀、道輔曰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幾諫、乃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引君堯舜、乃以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語塞、出道輔知泰州、

潘麟長氏曰、事功節義自是美事、然必變關君父而後義激于教倫、厄在生靈而後功成于利物、纔是性悉作用、譬泓潭止水、風觸而紋生、石激而

濤起、乃成天地間妙境、苟無風起浪平地生波、如孑推丼焚綿竹、介子擅斬樓蘭、猶是以意氣用事以才智見長、唯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伏奏廢后罷此方是氣節用事、非徒爭以意氣角以才智耳、若夷簡之願旨取容、其爲垢辱、豈可浣哉、尚氣節者當于此辨之

金孝章氏曰、所謂氣節者乃浩然之氣、不可奪之大節、是也、若爭手損末稿以市直沽名、去之不啻千里矣、道輔引幾諫二宗最妙、君父之過、臣子所不願聞者也、或匡救于未形、或雖勞而不怨、總之善歸君父、過則歸己、而不有其氣節之名、誠以君父非立名之地耳、彼悻悻自見者何爲乎

范仲淹初爲廣德司理參軍、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曰、帝王事親自有常所、且與百官同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訓也、不報、出倅陳州、

范仲淹知開封、杜絕私謁、貴戚豪右、歛手畏避、而明

敏通達、決事如神、民咸賴之、歌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憂有希文、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乃爲百官圖以獻、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由是怒、至交論上前、仲淹對益切、出知饒州、謝表曰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人咸嘆其至誠許國、不以退易其守云

呂本中氏曰、論本朝人物、當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以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

文正公雖以功業見而觀其用之實存聖賢爲上人然遲于道學甞天不精宋未及大用而以言之可惜哉情

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之盛心也觀其論上書之儀晏殊有所不能識寬仲約之誅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寸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公已卽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程琳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當除命宰相張知白喜曰吾不憂吾事矣外戚吳氏罷其夫而挈其女歸

夫訴于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

潘鱗長氏曰如此人居臺諫豈獨論事風生直聲聞播而已哉所謂君君臣臣夫夫婦婦者也朝廷無過舉而天下各安于法適株桑麥之親何自而興乎宜宰相之喜不自禁也

魏廷式知益州路轉運使後入奏事太宗謂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斷宸衷非爲宰相來也卽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千萬令還任

潘鱗長氏曰宰相之求治不盡若天子求治之心是以宰相嘗私天子嘗公若必伺宰相意旨爲進止機事之壅也不旣多乎太阿不可旁落良以此耳

楊紘除江東轉運按察使御下急嘗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豈使鄉邑千萬家俱受害耶聞者望風解去

潘鱗長氏曰此范文正公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者也一路哭事誠有之若彼一家者雖失官未嘗不利亦何哭乎田廬則已廣饒園亭則已佳麗妻妾則已靡文繡饜膏粱而金玉之屬千庫者且充棟也亦何不利之有而哭乎弟恐壟斷既登左右望熟又使其子弟爲卿耳如杜紘之不使鄉邑千萬家受害而去此二不法之人斯眞按察使哉

按陳以勤處賦吏疏有曰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膺非常之

誅之誠是不然則百材之咎氣無律矣誅之而更轉其家貪污之源可息矣

賞貪墨者蒙不宥之誅然後長吏蔚然興行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勸之至於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張設重法以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贓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奸者居其首孝文帝賞廉潔賤貪污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或輒行誅順帝時遣使察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肅嚴吏治於枉法受賕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寬息人心愈玩遂

至廉隅磨缺名節墮失陵遲之漸寖以成風靡靡益甚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贓滿貫以上宜籍沒家產近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痛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息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赴民之財蓄於錙銖且以期會簿書巧飾僞貌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諸爲所欺蒙不即摘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紓容隱爲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奏劾疏中未

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糜日月始嘗歸結刓法容奸剝赤子以肥犬彘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贓吏之願非在於爲民也其始也以市井狙儈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艷其財多光榮競趨艷羨故居官致富爲

雄傑處奸得利爲壯士俗之敝壞誠有如漢臣所歎者今欲禁贓吏而止于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敗露褫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還復食祿以腆然則百姓之憤何爲而洩國之紀綱何爲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淸白不著也謂宜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

閱至此令人髮豎

知此清節方能廷奏得文潞公

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參奏處治。吏部更加
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論罷、凡
是入己贓私。無但免官。必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
完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嬰木索受笞辱。亦不
足惜。或謂是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
輩貪婪、多以苛虐濟之。自嘗俸外。皆是朘削膏血。
為世豺狼。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妻賣子。殞命
箠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剸刃其腹中久矣。
此之重處。所謂今爾後得反之。遂世此正蕊支巨所

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意。誠能果行此法、則人
莫不回視易慮。恐恐然畏刑憲。退、又不敢輒犯。而
天下疲民亦得以滌洗瘡痏。歌頌太平矣。
唐介判潭州、有巨賈私蓄明珠、太守而下悉輕其直
售之、介獨不與。偶獄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
售。奏至果然。又介嘗自政府歸、語諸子曰。桃李未嘗
為汝輩栽。培荊棘則甚多矣。窮達有命。汝輩勉之。
潘麟長泯曰。觀介之素節。獨見知于仁宗。介固賢
矣。仁宗亦明主哉。迨讀介窮達有命句。因憶介渡

淮中流、風濤暴作、舟人惶懼、介危坐吟曰、聖宋非
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義。今日任風波。又
國朝邵公瀕歸渡江、浪湧舟幾覆。舟子佩以祭、邵曰、
來時此行李。去時此行李。葬我此江中。不愧此江
水。大抵變起不虞、禍出無妄、君子只是反己自
信、以義安命、以理勝數而已。若起一毫憂虞趨避之
念。身未必免。而心先壞矣。豈不為鬼物所揶揄乎。
可見處荊棘之時。即欲為子孫廣樹桃李、得乎哉
誠知窮達有命。則攀附營營。往而不返者。豁然矣。

唐介知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為
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
器者。必執之。皆帖服以去。安豈不
金孝章氏曰。縣尹若此。百姓賴以全活者多矣。豈
但驛吏。往予嘗從使軺。歷燕薊齊魯間。深悉驛傳
之困。力役之艱。每欲慨焉歌哭。斯實好餚供帳者
積漸使然。試乃以此為其官殿最。嗟乎。豈不上下
交瑜也哉。
包拯知開封、剛正嚴毅。不可干以私。貴戚宦官為之

御下之難如此可不慎諸且以知最奸者莫若吏

斂手聞者莫不憚之凡勢族築園榭侵民利者劾奏毀之自知諫院復京兆尹李衎犢匿辨究鼻息童稚婦女皆知名呼曰包待制又呼曰包家凡狗私者人皆指笑曰你亦一箇包家得無懼乎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立朝臨政儼然正色雖平居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云

一潘鱗長氏曰夫嚴毅若務苛刻似則寬與猛濟故童稚婦女皆知有包待制也聖賢處或者若無味歟肅殺爲事而無融和之氣藹然和樂以此稱誦也按孝肅性峭嚴務發擿姦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或有欺之者方孝肅尹京時有編民犯法當杖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公引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呵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多言公惡其市權捽吏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殊不知爲吏所賣也小人爲奸固難防哉當官馭吏此事不可不知

如此方是真道學不然則僞矣

歐陽修知開封時京師多近戚寵貴干吏犯禁每恃內降苟免修上奏論列今後有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族罪免三次修執而不行抵以法上元有司以嘗例張燈修奏請罷之

一金孝章氏曰令行當先自貴近始若盡恃內降苟免貌無勢者犯禁將何以謝之且斯人何獨罹其辜又豈能獨甘心乘撓法者莫若貴近則可以行法者亦莫若貴近貴近不敢違斯無作奸之人矣

程顥知扶溝時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布帳可用之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一潘鱗長氏曰往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滕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海剛峰令淳安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可見古今僉小未嘗不可以

理慍只貪昧軟弱者見勢必趨所以見鄙于有道如剛峰特立之操斯亦可以焮然于程門矣嗟乎使爲令者盡如程夫子海剛峯則王正中鄢懋卿等小人亦無所張其勢耳

司馬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諸不便民者而

茶鹽等法皆復其舊獨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而光復得疾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乃屬公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諸所言悉聽納詔令子康扶以對詔曰無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及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

潘麟長氏曰元祐之初温公以入相盡變熙寧之法以安社稷當時有規其太驟溫公曰今日之事

乃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也嗚呼事求其是而已矣法行而善雖子不改可也法行而不善雖父亦可改也豈可拘拘以母子言乎雖然就時論事又非所論也○又曰司馬光呂公著相繼入相正主少國疑羣奸側目之際乃盡除新法豈不知有紹聖之禍哉當是時民生憔悴正急救焚拯溺之心固不能一朝寧耐也遑恤其後乎若二公者可謂以身殉國者矣

鄭俠監安上門是時飢饉自去年不雨至于七年

之三月人不聊生流民扶攜困苦百狀俠悉繪所見爲圖並奏疏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間之懽呼相賀因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安石上章求去羣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遞罪

潘麟長氏曰太旱求言鄭俠乃進流民圖天子爲

此即古人在鼎言鼎在廷言廷之意無論尸祿代庖為越職即拱後退前亦為出位矣

之咨吁不能深、遂罷新法十有八事、百姓懽呼果
大雨、於戲忠義之心根于固有者也鄭俠一小官
耳乃能直言國事至于惠卿韓絳章惇蔡確之流、
皆兩輔汰臣而朋黨誤國得無愧于斯人乎可見
才無大小要之見功位無崇卑要之立效故與其
高才盛位而斂功反不若微能薄祿者之奏績耳
空佞奪官之後窮匱羞赧而言語計語來訾惡君
此雖大臣猶難之僕實僕蹇哉
傳堯俞在熙寧此論數切事臣節綿不復言自守和

州判官楊涤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言未
嘗及御史時事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為郡
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沾沾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
謗何異○公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
觸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于天下時
國用之言利者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
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
奪農時勿窘商旅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
歛財用天下殆矣

君嘗以紹史官採石日錄亂是非可傳信居諫省

潘鐔長氏曰按溫公謂康節曰清直勇三德人所
難兼吾于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
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余合二說而考其生平當
安石之秉政也不受誘餌與論新法終無詭隨及
元祐區別正邪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為已甚請一
切置之雖當時或聽其言何至有紹聖鑄復之禍
也至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亦鮮矯枉過正之失
在元祐諸君子中身名俱全可不謂難哉其出守
對邠州判官楊涤對雖是風栽太多長厚之道矣

陳瓘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卞之
黨也競推尊安石而排擠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
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瓘聞之因策士題特
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于是林自駭異而謂瓘曰此
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林自又曰亦神考
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
有少長之異林自辭屈愧歉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
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瓘謫台州朝起俞人石
憾知州事朝旨令取索尊堯則本而械遂迫脅以死、

膏血也以資豆觴之費仁者忍爲是耶脱不獲命令
有投劾歸耳帥不敢迫遣卒數輩號譬諭剌諸縣短
長游盡不歸莫敢違永械致之府府爲併他邑追還
〇後杜充守大名名甚盛永書數策遺之一日見永
永問其日充曰未暇讀也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
而遺實驕蹇自用而有虛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
如公等是與君乎充失懼

潘鱗長曰永博通學若得錢即以買書藏書
萬卷因事爲文皆有餘而不泳入卻見古人立名
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之爲
人卒死于難其節槩可想矣喜面折人過退無與
言觀其抵慕府之書凝徵仁者之勇至折杜充驕
蹇數語真古今負虛名而鮮實用者之藥石矣王
文康公詠牡丹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
解作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噫世
有空負大名終鮮實用者君何不愧

嘗安民舉進士王安石亟賞其數謂可以式後學紹
聖初召對首發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

以奪主上之觀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彝彼黨
流落三十餘年略不動念

潘鱗長曰嘗安氏應舉不從王氏經學且其妻
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絕確不與往還則其直節素
定矣是以紹聖之初攻惠卿攻章惇攻曾布攻蔡
京攻張商英攻劇甚既被滁州之貶爾蔡京用事
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安民始終徹生死而一守
正可謂任重道遠之君子耶哉

汪彥章名如綸典冊天然雕鐫無斷削痕嘗論近侍用
事語極切至坐變色欲起帝爲撫御衣曰非卿臣能
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衆位漕江西作奉石記
示僚屬一蘇宮舉筆坐數字衆皆驚愕帝居覽之喜
其不阿薦道

金孝章氏曰直道相感大都如是豈能類之各從
也哉每見剛勁人極心虛極肯服善但恐言者未
必有以深當其心耳若彼阿諛取容者非但正人
所棄即會夫寬亦薄之所謂小人枉了爲小人也
汝亦何苦甘爲小人乎

朱熹提點江西刑獄行部至台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

潘鱗長氏曰文公之提點江西王淮薦之也文公能按仲友亦可謂奉法循理不負薦者矣夫何淮私一戚匿其章而不上既奪其命而授之殊不知君子介然獨立忠操雖直行其所無私豈以

權勢之故而變易所守乎淮乃不自以得人爲慶且緣是倡爲道學之禁毒痛善類爲時所鄙良可悼哉

楊仲元謫宛丘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此役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役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稅

潘鱗長氏曰仲元厲節侃然獨以一身爲民請命率可謂有擔當者若及其貴顯之則雖遇凶歲必取

朝廷爲失主知府爲原告御史謂公事此案定難結局

盈焉預借焉民之不草菅也幾希我 朝楊繼宗守嘉興日有二勢人子孫醫官諜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誰何繼宗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繼宗曰失主何人也繼宗曰 朝廷即失主又曰原告何人也繼宗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以事類仲元併錄之

金孝章氏曰凡爲吏能爲民請命不畏强禦者必先以其身與官置之度外臨事始有擔當耳然其本則在于無欲無欲則其中不餒不然色厲而內荏是與于穿窬之盜者也

二語簡切警甚古今之弊

曹彥約寶章閣學士知嘗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言官不及時政下情安通苞苴公行于都城則州郡橫斂無可疑者帝深然之後以循良課第一

潘鱗長氏曰建白貴得主腦要使坐而論議作而見之施行言者與聽言者各有實益耳不然雖發言盈廷亦復何益至于好利之弊古今一揆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此龍門公所以讀孟子首篇而

爲之廢書流涕也。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考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錢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午來謁宗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它日朝廷安用此鄙汚之夫也其人慙退宗亦卽辭漕行

杜莘老嘗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爲民造福若有所畏避是欺其心不敬其君也及官侍御直言無隱凡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震一時

范如圭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府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圭正色曰節下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耶帥矍然從之

潘觴長氏曰每讀書至呂刑五過之疵惟官居首不勝惻然而嘆也哀此顚寡宜岸宜獄虐其無辜而疾威以臨之其輾轉相率而競者固已多矣典獄者方矯虔自喜寧知發聞惟腥庶戮將告無辜于上帝哉夫重易一字而輕殊其體則是人命果奇于草菅也哀敬之謂何淸問下民之謂何然則兵刑一道戕人者實乃自戕耳不戕者祥不祥者戕吁可畏也已

袁樞淳熙中分修國史章惇家力求潤飾其傳樞曰吾爲史官法不隱惡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論時相趙雄歎曰無愧古良史矣

金孝章氏曰看得鄉人重自着得天下後世公論輕負公道者是自負其心者也若曲筆徇人人之懸卒不可護而吾之羞亦不可贖雖博儷子雲文追司馬亦曷足尚乎所以書者董狐之流寧以身徇而不奪也

潘觴長氏曰往見毘陵閒話云故江陰令趙麟陽纂修邑誌投編輯屬林劉兩生有富家納賄兩生欲附名節婦者然已經趙令裁定不可復增遂取前代節婦二人削不錄而以賄家滿其數兩生偶步月城隍廟見兩婦甚端整雙燭前導一從甬道一由偏門上殿有朱衣金幞頭者下堦肅入良久復送出兩生同廟祝見而大駭避身暗處窺之兩婦指兩生罵曰爾削我名禍立至矣兩生懼而奔舍

俱暴亡廟祝以白趙令趙令並簡所削一則曾從
夫爵一則閭閻之婦也嗟乎夫以歷世久遠而芳
魂猶存一削其名則皇皇奔訴若惟恐失千載令
譽者乃其出入興階貴賤有等而迎送惟謹尊禮
則一奇話既足聳矚顯誅亦復快心故并錄之以
告修郡邑志者不可不慎也

向子忞守眞州范瓊潰將郭吉據州治妄作拘執官
吏莫敢誰何忞挈卅及城行謁先聖還坐黃堂稱太
守吉震讋焉視事閱月官吏上下皆得其所吉自忞

來縮手不敢肆及見府庫充滿將不利于公民間有
竄伏者一日率其屬而入忞坐堂上迎謂曰汝知前
日罵虜而死者乎吾兄也吾固不畏死汝爲將不能
禦盜尚敢殺太守爲顧左右取劍授吉吉奪氣膽落
哀鳴推謝乞招集流亡以自効

公天賦正性用志不苟孝悌忠信之外不學爲途
三十年已拜州寓直道山四十年屢得屢失若無
也所臨輙有聲去後有遺愛避地南方雖艱難覊
旅中奉先之念不忘也事小定營居室立家廟探

與人情所睽

溫公薦安世爲館職丙謂之曰光嗣吾時足下問訊不絕光居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其所以薦也嗚惟安世能行之亦惟溫公能容之家事此獻今復能見乎

古制爲祭儀捬養兄弟宗族幾百口人無間言嘗
任巳子復推與死節兄之子又官其兩孫歿之日
一子五孫尚白丁其獨行特立有如此者宜郭吉
氣奪膽落哀鳴推謝而欲招集以自効也

劉安世少從司馬光學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
始歷官臺諫遇事剛直敢言時目爲之曰殿上虎
儀狀魁偉聲如洪鐘坐乎以太節自勵嘗曰吾欲爲
元祐完人見司馬光地下耳

潘譔長孺曰按安世忠孝正直皆以溫公爲法年

既老學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
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趣
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
安世笑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
全人以見司馬光于地下遂却其書不答夫安世所
受于溫公者一誠耳直至顛躓不變與無負師教
者矣

張戩爲監察御史累章論王安石變法亦罷而去戩
曰戩之[illegible]公罷然著[illegible]笑公者不少矣趙

朴從旁解之、戲曰公亦不得爲無罪。朴有愧色。
金孝章氏曰、世事亦迭相非耳。迭相非、卽迭相笑。然而決有定時、不以一朝換却萬世君子。誠畏其定也。

陳敏知台州。朝命立元祐黨碑。敏不從、督司促之急。敏曰、如司馬光何忍目爲奸耶。停立之。敏碑其石。或咎敏。敏曰、我寧且不辭僞以賊畏也。遂掛冠以行。

潘鱗長氏曰、宋立黨人碑于端禮門、書寧執而下。司馬光等百餘人、皆不附新法者。李西涯詩曰、碑

康齋譜　卷之六　風節　圭

可毁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亦可謂善于諷刺者矣。又開封府推官、召碑工安民刻碑。民辭曰、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乃名奸人耶。不受命。官欲加罪。安民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江州碑工李仲寧、自顏其居曰琢玉。崇寧初詔刊元祐黨籍。太守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因蘇黃二學士詞翰、遂致溫飽。今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舍觀之。可見直道在人。當日老士大夫、豈宜名彼中罪人、直三工人之罪人也。時勢如此、宋祚安得不傾耶。

宗澤留守東京、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發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渡河者三而卒。都人號痛。訃聞、贈忠簡。

潘鱗長氏曰、方二帝北行、而京師之久圍也。澤以孤軍屢敗强敵。及知開封、招集羣盜、聚兵儲糧、而

康齋譜　卷之六　風節　圭

諸路義兵、燕趙豪傑、若響之赴聲。此雖君父陷于塗淖、天下無不懷憤激之心、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也。當是時、金虜且引兵去。澤自謂還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乃黃汪嫉能忌功、使不得信其志、發憤以卒。益至于易簀之際、猶連呼渡河、而英雄之淚、眞有以之滿襟者矣。悲夫。

陳俊卿不附秦檜、被斥。後拜右僕射。嘗從容奏曰、去國十年、士風大變。上曰、何也。曰、向士大夫奔競權門、尚知顧忌、十纔二三。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矣。大

尚知顧忌、是尚有良

者公然
趨附則良
心喪盡矣
安得爲國
家之福乎

非朝廷美事上默然感悟

潘鱗長氏曰吾聞之寄生依木木伐而寄生枯兎絲依草草芟而兎絲萎此附物而與所附俱盡者蟾虰盗人人亾而蟾虰滅奸臣盗國國破而奸臣亾此盗物而與所盗俱盡者附物者依人之勢盗物者竊人之利始因勢利害夫終以勢利自斃勢利之爲害也如此而人卒不悟而附之悲夫余感倹卿不附秦檜因暢發其所附聊當公然趨附者之一喝云爾

嘗公謂秦
之後虜酉
問之嶽本
千金二口
得之君臣
動色發國
有人爲之
虜自兄不
敢南顧者
二十四年
設使可共
議而立斬
者槍竿之
纛街天下
爲不太平
又哉

胡銓乞斬檜疏大畧言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秦檜以腹心大臣而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大忤檜連謫編管新州

潘鱗長氏曰胡忠簡公乞斬秦檜并心投竄與楊忠襄唾罵死不視死如歸此等氣節豈臨時激發所致良由平日之培植者深也忠簡公業舉時值

建炎兵亂太守棄城而逃公集民兵固守之事定公全城以歸毫無利焉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履茶坊酒肆同舍故拉之妓館公一見即拂衣歸取衣冠焚之蓋青天白日之節義嘗自暗室屋漏中培來二公有表暴便有此一段志節所以後來忠肝義膽所揭日月而貫金石士君子居蓬茅中處韋布日宜荷焉已哉又曰和議之誤宋者屢矣自欽南徙總和而康節秦守身何異主和而亡聖播遷自秦檜主和[illegible]檜主和而事之

德護聰慈愈厚而逆兗之變益甚高宗之輦轂且驚動其覆轍固不遠也乃孝宗又以和戎大詢于廷當時侍從臺諫與議者十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獨忠簡一人而已此可見肉食鄙夫萬首奔談率不可破僅僅正敵國之儀而朝廷之士大夫悉自謂有生氣矣吞氏以無勇者爲婦人此忠簡所爲目舉朝之士者哉

晏敦復爲左司諫兩月間論駁凡二十四章舉朝憚其風采秦檜使所親致意曰公能屈從要地可立至

敦復乃晏殊之孫

復曰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吾豈爲身計誤國以誤蒼生耶檜卒不能屈高宗嘗曰卿骨鯁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潘麟長氏曰士君子要乘時有爲須是認得人眞如晏敦復之不附秦檜庶家國蒼生皆不致誤而且令人奉有無忝爾祖之譽其爲名實何如哉不則如荀彧之依曹瞞盲投苟附名實兩空徒博千古唾罵耳

蕭燧授平江府觀察推官秦檜客嗣其親黨密告燧

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邪檜懷之調靜江而歸

金孝章氏曰初仕發心譬如行遠道者動足起步所趨一分展轉日別人惟不敢自欺其心耳敢自欺其心又何事得禁之抑何所不至耶

潘麟長氏曰人亦有念頭偶差後雖悔之亦已無及迫于事勢不得不然者人終不能原且竟之此其所以始基貴愼也

吳淵爲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留之曰君國器也開元新置尉欲以處君淵謝曰甫得一官何敢躐進彌遠爲之改容

潘麟長氏曰居官最忌躐進若一躐進則所失多矣夫花之開先者謝必早果之晚實者味必佳士君子建功立業寧靜毋躁急寧無速得之官毋爲輕進之謀衆天不云乎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雖遲未必輸不見山苗與林葉迎春先綠亦先枯旨哉斯言吳公得之矣

趙昂發判池州時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

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

潘麟長氏曰史稱昂發是時知事難成從容就死不惟身歿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道萃于一門是誠無愧于殺身成仁之訓矣

李芾知潭州、元圍日久、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藉籍、猶飲血死戰、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斬、除夕、元兵登城、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以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

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己妻子、亦自刎、潭民義　多舉家自盡

述　長氏曰、李芾死節、表表在人、觀其闔門俱死、下麾手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由芾素以忠義奬勸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李芾甫亡、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芾在耳、則芾之有功于社稷、豈不偉哉、至尹穀當此際而猶行冠禮、以淑其子、使天欲祚宋、斯人當必致君于道矣、

陳文龍、能文章、負氣節、舉進士、知興元軍、元兵至、有諷其降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人孰無死耶、被執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可相逼耶、卒不屈、械送杭、不食而死、母病居寺中、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幸與吾兒同日死、又何恨哉、亦自盡

潘鱗長氏曰、文龍之死、誠足嘉尚、觀其不惑于諷降、則無畏死之志矣、觀其被執而不屈、則狥義之心可見矣、觀其恥食而餓死、則貪生之意絕矣、彼

所謂節義文章、斯眞兩無愧耳、至母氏聞之、亦同日自盡、而不恨、則食人之祿而宅事者、又當愧死無地矣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謂民可罔民各有心謂物可愚物亦有誠格及豚魚不尊親則展也微音次德感第七

潘鱗長氏曰自俗吏以操切御其下如束濕薪然民始凛凛少愉快矣以余觀于卓魯諸君子咸能諄諄以德導化不事繩朴彼其時非獨其民恥格有淳古之風而蝗出界虎渡河蛇還鱷徙即異類

亦且感動是豈聲音笑貌爲哉德之足以贊化育也如此

仲由爲蒲宰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潘鱗長氏曰天下事惟實足而效章表端則景正故詩曰鼓鐘于宫聲聞于外又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亦可謂善言内外隱顯之間者矣以子路有善政夫子入境而知之而稱嘆再三是不待諮訪陳告而盡已得其平日之能也後世奔走獻媚飾厨傳以邀譽過客者無乃策之最下乎客欲譽之無可譽猶必將索美焉於是諂諂諛說以爲吾之

于政如此其勤勞也而上下相紿皆不由于誠矣推皆不由於誠此其所以貽譏當世而卒無一善可稱也已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兄弟相訟者壽歎曰風化大傷咎在馮翊因移疾不視事閉閤思過訟者深自悔謝郡中翕然化之恩信乎二十四縣

潘鱗長氏曰今人既無所居則化之風又無閉閤自咎之恥動輒罪地方之凋弊兆庶之頑梗殊不解誦讀謂何倘命何意誠能如延壽之悔過民

有不翕然化者吾未之聞矣。

迂菴子曰史贊延壽勵吾所居移風是延壽足稱循良吏矣乃竟言許上不信以失身墮功豈以其反粲望之故耶此揚子雲之見也胡致堂嘗言之。延壽所以反粲望之者繇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於是有司承望風旨廣得無事而韓獨蒙辜庶幾公論矣此正韓代蕭將左馮翊時事也。

王尊守東郡水溢瓠子金隄尊親執圭璧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萬叩頭止尊終不聽及水盛隄將壞吏民皆奔走而尊獨不動水忽小却吏民壯之。

潘麟長氏曰按史載尊行事大畧剛勁人也東平王最驕恣尊爲相嘗抗鑿其前謂王安能勇如尊乃勇耳則其以勇自負久矣觀其叱馭邛郲不避險峻卽銜波矣畏焉宜吏民之咸壯其節與

卓茂令密勞心撫字廉明仁恕有詰亭長受遺米肉者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

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至諸郡邑苦蝗獨不入密界守初不信及廉其實乃歎其德。

潘麟長氏曰史稱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年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問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之德何異夫商容信賢周武王表其閭以樹人望此光武之心也乃燕昭之爲郭隗築館豈可同年語哉若茂之行已立政廪廪德讓誠所居則化所去見思者儔彼隗一戰國士也何能望之余特爲之表著焉

袁安爲河南尹政尚嚴明然未嘗以贓罪輕坐每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盛世吾不忍也聞者皆感激自勵

潘麟長氏曰當安之理楚獄也出無驗者數百其尹河南也又不忍錮人於盛世其仁心又不但足以畀後昆而已至處竇后之際而能不墮於虎口信非王臣之烈者而能乎哉。

劉寬守南陽政多仁恕吏民有過惟蒲鞭示辱而已。

每行縣輒引學官課士亦未嘗遽言疾色於倉卒之間一郡稱爲仁君

潘鱗長氏曰遽言疾色此居官之最忌何也竹雞善鬪取者常激鬪使鳴而致之鷓鴣好潔取者嘗掃地布穀而招之海魚吐黑水以藏身漁者常因黑水而網之彼猾吏之窺伺上官也亦然見其負氣則激以不平之事見其好修則誘以獨清之名見其喜訐則爲機械以投其歡乘機伺便於倉卒之間使之無所主而彼之百端巧出矣君子惟是喜怒不形顰笑不苟則此輩無所用其伎倆矣劉南陽蒲鞭之化意蓋深遠哉

金孝章氏曰范史稱寬溫仁多恕而謙承書所其邃于文學稱爲通儒則其寬厚有容雖云天性抑學問之力也與學官諸生執經對講慰父老以農言少年勉之孝悌遽言疾色何繇而至哉

魯恭令中牟專以德化不任刑罰邑有許伯爭田累年不央恭爲平理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建初中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與恭決曰所來廉君之政耳今螟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白安嘉歎賞又之上書言狀帝異之恭在事三年州擧尤異

潘鱗長氏曰按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終不自顯故不以正直稱眞所謂斂德滿者耶乃其所最難能者友愛也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不應母强之因留新豐教授至丕擧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夫自韜其光至就弟之名而後出其友愛敦篤如此宜哉中牟之異三也然東漢賢者雖多質行此又恭之最優與

侯霸爲淮平大尹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泣遮使者車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擧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具以狀聞

潘鱗長氏曰官去任而民號泣遮留者今正不乏

其人矣至令民相戒乳婦勿得舉子恐君去必不能全此等語夫非仁政足以浹人心髓使民感之甚深有若舍之即無以自存者而能然耶民情事勢至此自當聽其自便決不能奪之去矣且作官而能感民如此良亦自樂又何必以遷轉爲尊榮哉惟官以民爲鄰民於是亦鄰其官耳

馮立守上郡其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惠好爲條教吏民嘉美其相代爲之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潘鱗長氏曰兄弟繼踵斯已奇矣而治行相循尤不易得凡爲吏聰明多智者有矣或用以自爲而未暇及民則亦無與人事乃二馮全用之以推恩施教人將唯恐其不聰明耳其慶幸忻悅之意歌能曲盡之

岑熙守魏郡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三年民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

童子何知其動以天足徵善氣之相感矣

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休哉

潘鱗長氏曰猶是民也歌其苦者獨以生其時爲怨而岑君之民則又以其時爲喜是岑君之世雖逮于古而岑君之俗轉爲高於古也然則時無古今亦以其政爲古今哉

許郴守桂陽有兄弟爭財互訟者郴歎曰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遂吏上書陳狀於是兄弟感泣各求受罰郴化之棄歸禮讓

金孝章曰兄弟爭財此家之大不祥也以爭財而互訟此國之大不祥也而致此者誰乎夙身自責庶幾得弭救之本矣後世且有因之以爲利者則吾惑焉

郭伋牧并州所至問民疾苦聘求耆德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到西河有童子數百騎竹馬歡迎於道左伋問兒曹何自來對曰聞使君來及事訖諸子復送至郭外問使君還期伋告以其日及先期還伋謂失信童子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潘鱗長氏曰信乃馭世之大法若期約不一則民

于民也其捲土之貪更殘于蝗何也刺史誣栩以
不治而蝗即至刺史謝過而蝗即去則是蝗之去
來似惟恐栩受其誣而爲之行止焉今者民稍知
過而爲令者全不爲之恝白即明知其寃矣而猶
然囊橐恣是潤不叉更殘於蝗哉
祝艮令錐陽是歲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艮暴身階庭
告誠引罪自辰至午紫雲脊起而雨登降人爲之歌
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誠感
化滂沱德雨

潘麟長氏曰祈雨疏格云旱旣太甚神謝人求黙
譴示曰我觀下土富不澤貧貴不澤賤甚者親不
澤親也在在誰非旱境我觀衆生貧難求富賤難
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也人人誰肯應求乎等相求
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萬里乃冀有求立應耶汝
但反求畬作澤物想汝雨及以吾雨及汝矣祈雨
者苟能然此疏而作澤物想即不然如祝令之暴
庭誠禱雨未有不立降者矣嗟乎以天子禱而不
得之雨祝令一暴庭而降之此正澤物未澤物之

分耳人亦不深思其故而徙盛陳僧道每日一至
壇以爲無關于儀而已乎
童恢爲不其令邑受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
祝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狠何敢殘暴於人王法
殺人者死若虎食人者俛首不則號呼一虎閉目若
懼狀即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金孝章氏曰虎至不敢自斯則令之誠可知然此
未可爲訓虎狠之性豈有終不食人者哉必有德
能感之雖則可不然獲即殺之猶乃穩著耳

仇覽爲蒲亭長昔年教化大行有陳元母詣覽告元
不孝覽親詣元家講明倫理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
卒成孝子蒲人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
梟哺所生
潘麟長氏曰按謝承書言陳元事與史所載略異
云元母詣覽言元不孝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
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感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
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
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卒成佳士嗟嗟

今世坐擁泥塗群者不少矣安得有蒲壽長不罰之兆乎

法雄守南郡冢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守募張捕反爲害諸家雄乃移書屬縣曰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爲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遂息歲常豐稔

譜曰長吏得苛政猛於虎虎之橫行爲害也劉氏張捕之甚則其爲害也更衆矣譬之巨奸

大惡不能盡鋤者須放他生條去路若束縛太嚴詩求太急其不反噬者幾人哉法雄釋妄捕之條而開以寬釋之道係民愛物雄斯得之矣有年之譽豈不亦宜乎

劉矩令雍丘以禮讓化民民有爭訟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金孝章氏曰凡怒者一時盛氣相加雖至于殺身忘親不恤及事過平心自思其不悔者幾希矣劉矩使以歸更尋思甚妙訟詞可輕入縣乎始惟恐其不理後惟恐其不罷人自不及念到此耳

宋均守九江郡多虎患均到下令屬縣夫虎爲民害咎在殘吏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進良善除去檻穽制虎皆渡江而東楚沛飛蝗轍天至九江輒散去

譜曰長吏得此與爲神同君民愛物之心但求均說到咎在殘吏務去姦貪進良善更覺痛快[illegible]而不敢入矣

金孝章氏曰政苛則虎橫是一害也政寬則虎避是二美也若夫退姦貪進良善又寧止一虎之渡江而已哉飛蝗散去猶其區區者矣○述異記漢宣城守封邵化爲虎食郡民呼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守績爲之歌曰昔日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今日封使君生不治民且食民生不治民死食民民祝使君但長生生且食民死奈何虎而無已奈君何此余向者有感之言偶因談虎附錄之一笑

吳祐相膠東，政尚簡儉，以身率物，民德之。嗇夫孫
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
欺之。促令歸罪。祐曰：掾以
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
父，還以衣遺之。有安丘長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自
安丘亡命，來膠東，爲吏所執。祐問長有妻子乎？曰：有
但未有子。祐即移書安丘，逮長妻，使侍獄中。妻遂孕
至冬將刑，乃囓指吞之，含血謂妻曰：妻若生子，當以
吳祐言我，指爲誓，屬兒以報府君也。

潘驎長氏曰：孫性爲父受贓，宜長因母行殺，情固
至可原，法實難宥。此處最費調停。吳君婉轉施恩，宜
其生死銜結也。

戴封令西華，邑苦蝗，自封下車，蝗皆出境。歲旱，禱雨
不獲，封積薪自焚，火起雨注，遠近德之。

諒輔爲廣漢掾，太守祈禱無應，輔於是積薪自焚，未
及日中，大雨入，咸稱其德。

潘驎長氏曰：旱潦雖權歸主之，自天，未易爭也。然
惟實心爲民，如戴封諒輔其人者，誠禱不驗則繼
以積薪自焚，故煙起霖澍，要皆精誠之至，天亦不
能冥然無應也。若其中未能無私，稍黍以媚民媚
上官之意，即與奉行故事者等耳，縱勞攘何益乎。
雖然，封令百里，以百里之旱禱而不應，焚以盡吾
職可也。諒輔特一郡掾耳，一郡之旱，太守責焉，輔
乃毅然積薪禱之，更可嘉也。彼膺太守之任者，當
無事之時，倖竊太守也尊嚴，太守也適有災旱，則
無毫髮之功以回天意，是曾掾吏之不如也。噫

王祥爲徐州別駕，郡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
國不空，別駕之功。政化大行

潘驎長氏曰：祥之至孝超卓，不事清談，又有政事
之才，後用爲公輔，真可以表帥天下。惟當魏晉革
命之際，初無一言，而亦隨衆拜遷也，君子惜之。至
如石苞賈充王沈之徒，奚足責哉。○按祥事繼母
至孝，起爲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乃繼母所生，每
與祥代勞。母嘗以酒毒祥，覽輒取飲，母驚乃覆之。
覽婦亦與祥婦均苦役，卒能調和母子如一人，知
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爲孝也，可見爲王

嘗守庶幾不多名郡亦猶用余而有者則自羅其人也

祥之孝子固難。爲亟覺之慚矣。更自不易耳。

王羲之守永嘉。治尚慈祥。民安訟息。暇乘五馬出遊。郡人感其德政。慕其丰采。嘗自南郭放舟至平陽。閒耕花百里。父老爭携壺漿相候。又東土饑荒。羲之開倉賑貸。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

潘鱗長氏曰。余讀王逸少與會稽王牋。及遺殷深源謝安石諸書。知所論時事。暨條江漕運之宜。頗會文切理。使朝廷能用之。其所意向與夫表見於

後世者。豈不獨在山水翰墨閒也。世之抱奇而不得展其用。如逸少者不少矣。故爲之闡幽云。○謝萬爲豫州都督。逸少遺誡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讀此一書。逸少豈非晉士之傑然者與。而當時用之不盡其才。致令後者稱於翰墨無怪乎建方易任殷長源

觀其誠殷浩宜與桓溫和協及諫君北伐皆逆違時務之言固知其經畧遠出諸公之上惜勢位有頗遜終於翰墨耳

之徒。至于遷固參師也。

蕭憺判荊州。江水敗堤。憺將吏冒雨修築。或請少避。憺曰。王尊欲以身塞河。我獨何心哉。言甫畢而水退隄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

劉竺守廬陵。三載。民歌曰。公家無負租。私室有餘粟。每行縣。則白鹿隨事。

潘鱗長氏曰。能爲民禦災捍患者。必不至以災患遺民。能使民有餘粟于私室者。公家必無逋稅。嘉禾白鹿。咸召自然之符。曷足異乎。

王志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終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何忍負王府君德政耶。二人感悟。請以所爭之田爲閑田。後守東陽。政尤卓異。

潘鱗長氏曰。吾聞善甄陶者無有不可埏之土。善制器者無有不可斷之木。則善爲政者無有不可化之俗也。觀宣城之民。始而奮爭。旣聞父老有不忍負王府君語。則感悔之至。相讓以爲閑田。古所謂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王宣城其庶幾乎。

吳惡使凌虐肉骤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
不復相見矣見者聞言愈泣吏責亦泣辭不顧徵
為之破券觀此可見天下事有幾許有會節息爭
者豈肯亦自有將不必強也 以有心而佯為不理
與之譚世外事亦思為之釋而迫切其事使聆者
不知其意雖暴頗其暴而感之則慈生情雖急因
其急以促之則念轉此洛陽生不解其故而徒多
痛哭流涕致毀而委欲起矣曰談言微中可
以解紛[illegible]矣不然亦徒死之

僧十刑[illegible]之人暮推利是寵信非二公于譚笑杯
酒間勸之何以使為之焚券辭徵哉是二公者真可
法也 [illegible]

豆盧勸拜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鳥鼠山俗呼
為高武龍興寺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懸泉瀉水
諸羌苦之勸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廡
前乳子而後去又有白狼見于襄武人為之謠曰我
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華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
泉曰玉漿泉 [illegible]

潘鎰長氏曰爲刺史者生祠可建去思碑可立
頌禱神泉異物未可輒致苟非其人則將賦碩鼠矣
歌黑烏矣又進而嘆曰池之竭矣人可不思其故
乎哉 [illegible]

房景遠齊州主簿多惠政景遠平生重然諾好施
與歲稜饑張通衢存濟甚衆平原劉郁經齊兗之境
忽遇劫殺至數十餘人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
賊曰若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房主簿是我姨兄
賊曰我食彼粥得活何忍殺其親遂還郁衣物且蒙

活者二十餘人 [illegible]

潘鎰長氏曰觀郁之得免則姨兄好行德尚猶可
恃況自行其德乎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可深
長思也人亦勉為其可恃與夫可以為人恃者耳
不然出乎爾者反乎爾將有并累其親者矣曰存
濟甚衆曰蒙活者二十餘人可以覯天道焉

王義方貶吉安丞道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
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
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奠天忽

韓公文正氣感動其爲民一念可貫金石

雖縱其頑山有爲之驅除者矣

拜尊其名勿刻。則其德民之意。豈非于此二十一年間。屢著戰功。厚賚其婚嫁死喪而不懈者乎。陸暢反蜀道難以美之其爲感也深矣今人過不啻者之祠。則必指之而詈。見其名。亦必泥塗而石擊之視青蓮之斥嚴武猶其渾厚者耳嗟夫直道在人砭千古一致哉

韓愈刺潮州。旣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其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愈卽作文一道投之湫水。限鱷魚。鱷自率醜類南徙聚海。是夕風雷大震湫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迨宋時陳堯佐判潮州。民有子與其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吏挐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就網。人驚異之。以爲德政所致。

潘鏻長氏曰。獸之害人者虎。魚之害人者鱷。此物性之至暴而難馴者也。狄梁公移文顏神。而食媼子之虎伏其皆韓文公文投湫水。而鱷率醜類以徙于海。陳希元又能令操網捕鱷。而除其害不尤異于文公乎。雖然。無以異也。誠能格物。不則聖經所謂天地參。則近誕矣。

田仁會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儀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金孝章氏曰。余每見歲旱祈雨用許多僧人道士。縣官則朝至一拜而已。殊覺無謂。若田君之祈者。庶幾近之。歌亦敦雅。可追漢洛陽令。及崔瑗吳養諸格。

賈敦頤數歷州刺史。性廉潔。每出車一乘。甚羸。馬繩轡。道上人不知其爲刺史。初爲雒州司馬。有惠政。雒人爲刻碑大市旁。弟敦實後爲雒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復爲立碑其側。號棠棣碑。敦實病篤。子孫迎醫。止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

潘鏻長氏曰。碑名新甚。亦典甚。觀此則凡世之身都貴要不能化其頑弟兄與夫並通仕籍而有愧于難兄弟者。皆可以感矣。厥弟不肯醫老。其言更達。則是序齒錄不必隱年烏鬚藥可廢而日暮猶

無慾者其詞必剛矣所以立之也

行不止者亦可以稍息矣何至老馬爲駒遺刺詩人乎

翺信陵令舒州有仁政嘗爲禱雨文略云必也私慾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而害其歲焚畢雨澍既卒於官百姓留葬邑境祠之

潛鱗長氏曰天不離人人能悔過呼吸可通故湯以六事自責遂回天心翺信陵亦能返躬自罪故疏焚而雨節至今世不量力度德而徒假手于二

三無行僧道之祝文以仰干大造災戾得而不愈甚矣乎欲修禱雨之政當以翺信陵爲法焉

司空圖移雨神云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剝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豊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猥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爲仁怠上天之事何以爲敬廢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進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意不可終慢民不可又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祝歐陽修祈雨五龍廟

其略曰稼穡之艱時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重事也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蠢而遭焉則歸其譴于三者一曰吏之貪不能平民而使呼怨之氣干陰陽之和而然也一

曰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豊凶而爲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修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雖愚矣尚知恐懼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

祭柏侯文

略曰農之爲歲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稔則歲賦科斂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而水旱則相枕爲餓殍夫豈歲必

而凶歲系今麥已登粟與稻之蚤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恐敗之今晩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頗在近郊山田僻遠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

蘇東坡禱雨磻溪文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穟者已秀待雨而實王日黍爾則穟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

五月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穟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兹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且竝走羣望而精誠不散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闔之曰虢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大祲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凉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既以雨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

祈雨于鳳翔太白山文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爲此山惟山之陰威潤澤之氣又聚而爲湫潭瓶罌罐勺可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爲凶歲民食

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爲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爲今日也神其鑒之主以無負天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

陸務觀福州城隍諸廟祈雨文

閩之風俗祭祀報祈比他郡國最謹以故祠廟之盛甲於四方斧斤丹堊靡有遺巧重門傑閣煥然相望則神所以福其人者亦宜與他郡國異而自

夏訖秋。驕陽為害，水泉殘涸，禾焦卷，多稼彌野將茂而槁。夫幽顯之際雖遠，夫豈有享其奉而不恤其害者哉。神聰明，宜勤恤焉。

陸務觀謝雨文

吏受命天子，牧養百姓；神受命上帝，保衛一方。其責則均，然而祠宇穆穆，孰與府寺之雄；犧牲醪幣，孰與廩祿之厚；蚤暵災亂，孰與官屬之盛。吏惰政紕，無以格豐年之報，罪實在吏，而望神宜拒而弗享矣。匪置之禱，冒赤[illegible]，靈異東治之，甘霖被于里之內。雷發而不愆，風行而眾爽，起視四野，莫不霑足。愁嘆之聲，變為歡謠。嗚呼，吏之愧於神多矣。酒潔牲肥，樂歆送迎，匪報也，以識吏之愧也。

郭子章知潮府祈霖文

孝之月，余修春之月，雷始發聲，始電，季春之月，其雨至，三旬始電，月不雷，二月不雨，守大恐，顧業已與諸生約，禱雨城隍，又惧雨為污，先期禱於城隍洪日輒雲，為出祈辛，無雨者有登壇為晨也，幸無霽，至期俱辦齋宿，可以越發[illegible]矣，式日以厲祭

出視原野，田畝瘡充，枯槁紛紜，守復大恐。豈訟牒蕃與，則下令，自守到任前二年訟者，置勿問。豈囹圄冤與，則下令出郡邑囚者若干人。豈方春禽獸殺傷過多與，則下令禁屠酤。豈催科勤與，則下令自京料完者，姑停征，乃竟不雨。豈守之罪有出於此數者外，而守不省歟。若然，罪在守者，民又何辜。城隍與守，朔望相臨，苟可禱，守何必厲民，豈城隍所司者又不專在雨澤與。訪之父老，僉言潮境神司雨露，自昔韓公有禱輒應，守敬遣官告之於神，守以一身之罪，付之城隍，而以萬民之命，請之太湖。守之望不逮韓公，而為潮守，一也；神之靈赫於有唐，而視今潮民，一也。若澤於唐，靳於今，守即自分不足格神，民亦憾神不足澤物，豈曰守罪，亦神之羞。神亟圖之。

劉輔農夫禱

農夫某謹達精誠于明神，吁嗟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薦饑，人為餓殍，田無耕夫，桑無蠶婦，瘟疫

蒼痍。一方猶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毆荒餘
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羣
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蠲其
租。今之收合餘燼。人有其力。幸大成於秋。誠慮旱
而不雨。既雨而潦。必可為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
而不實。又慮為螟蝗。又慮夫廐馬之奪其食。贓吏
之厚其歛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妾無厭羅紈者。
吾歛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矣。伏乞神明。無有
所忽。禱曰。無藉農人。以肥廐馬。無寒蠶婦。以暖妓

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
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
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駪。足食足衣。皇天皇天。
胡忍是為。苟不此為。民其嘻嘻。神其怡怡。

金孝章氏曰。諸文或自責。或責神。或與神交責。劉
輌之作。則借吾于農以諷天下之凡為吏者。禱法
亦略備矣。要其中各有無限哀惻警動之思。故鮮
長氏咸手錄而附焉。為吏者必先自責而後可以
責神。苟以神為有靈。知已與神之責均。必不敢徒

要言不煩
跡耐人思
雖然亦務
弘二君之
肯同其志
耳大約害
相脫佳則
助使亦自
得人所以
擇術端光
足矣

飾諸詞而矯誣紛雜以覬幸冀能聽。夫吏既自盡
平日之精心。既足格天。是宜雨豈雨。不雨而不請
命神將。愧之世豈有察其所愧而不懼然汗下覆
蓋起者乎。不然吾恐文字雖佳。其中實假。下筆時
已未能無愧也

韓思彥以御史巡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
決。思彥敕廚宰飲以乳。既而寤。乃相泣曰。吾乃
夷獠。不識禮義。丞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金孝章氏曰。夷獠不知禮義。幾於禽獸矣。猶可以

情動。天下尚安有不可感之人邪。乃知至性人人
有之。彼謂不足化誨置之者。待人亦太薄矣。

王旦秉鈞日。薛奎為江淮運使。辭旦。旦無它語。但云
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言曰。真宰相言也。張士遜為
江西轉運使。辭旦。且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
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遜每事以人。人有謗之者。
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亦必辯白。

潘鍇長氏曰。相公此言。真關治亂。今日臨岐囑贈。
寧無要語。但恐戒多則說。不如文正之言簡意深。

而就職隨民反覆乘風有疑失初意者是在當事
力持之耳至文正引咎不辭又能為人辯白其過
失于人主盛怒之際豈又得止謗莫若自修之意
杜衍知乾興有惠政後知鳳翔並州民相爭于境上
曰此我公也我欲得專之曰今我公也汝何與焉
潘驎長氏曰民愛而爭留有貴鄉長魏公宋則
杜公果擇何術而致爾也今之歷民有聞遷而唯恐
其之不速者甚有赴官訟其短者豈仁政之有異
同耶抑亦將民之道有不可假耶語云入境當思

出境時真有味乎其言哉
鍾離瑾宰德化縣政仕愛與隣縣許令結婚女將出
買婢從嫁問其婢氏祖父婢泣曰幼時
我父於此縣為縣尉身歿於湖北辯曰汝父何人
曰我父即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
令曰嗟貰婢得前令之女痛悲之義不可以辱當
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婿其后年嫁為善女奮以
歸君子可乎許答曰遽有玉璧獨為君子君何自專
仁義耶願即以前令女先嫁吾將以次長擇婿之

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邑人感之卒無以婚聘訟
者
潘驎長氏曰鍾君買婢而得前令之女悲之謂義
不可以辱且必輟己女之奩資先為擇婿斯真千
古義士矣許君亦必得前令之女為己子配且復
鍾書有何自專仁義之語斯固有感於鍾君之義
然要知義不可辱許君亦自不能已矣嗟嗟今之
分屬敝舊義切同堂者尚坐視其子女之顛沛而
不救觀鍾君不當愧死無地耶余每見世人求親

擇配不論世德止論門楣不祈女範端莊止祈粧
奩豐厚于是富貴之家今夕分娩而詰朝已說親
矣倘或事出意外如前令之家忽爾蕭條如前令
之女若斯流落其懊恨不可勝言豈有輟己女之
資而先為擇婿者乎豈有舍現在邑宰之女不娶
而娶一淪落故宰之女者乎鍾許兩君固不可及
觀此則是女又得為義令之媳亦是徵前令為善
之報矣
金孝章氏曰人嘗以他人境遇設身自處則胸懷

自寬必無已甚不情之事前令身死家破如此此人之所以爲大不祥而讀不顧聞者也然焉知我之不即爲前令乎大學論絜矩必以上下前後左右爲衡而以惡概之眞萬世平情之方也

米芾知無爲軍會歲大旱蝗甚急有鄰邑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芾即取來牒大書其尾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繇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敢煩貴縣發來是歲蝗入無爲不傷禾民甚德之

潘鱗長氏曰鄰邑移文相咎自是不明理之人若必認眞與之論辨徒增其恚元章牒尾批詞似諧實達彼褊衷伎倆者亦可以一笑自寬矣

蔡洸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積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䄍我不奪蔡公是賴

潘鱗長氏曰大都獲罪百姓者固出於敢亦先繇於忍忍斯敢敢斯安之矣夫能忍於獲罪百姓者

必有所大不忍于他焉者也忍與不忍之間生殺禍福之所倚伏亦歌詠怨謗之所轉移可弗鑒諸

袁韶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年近五十無子其妻出貲往臨安買妾見妾以麻束髮而飾以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貧不能歸計鬻妾以歸葬耳即遣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歸貲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亦不敢索原聘且傾囊助歸及旋家妻問以妾故曰吾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婦乃育哉妻大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後生韶官制西制置使大有惠政贈太師越國公此德報也

金孝章氏曰今之置妾者往往有子後爲之大都爲漁色計耳即以無子故置妾然或慰其妻不啻寇讎致弃嫡庶之分或在富室則閉房別院怨妒萌生夫和氣致祥若此者祥則何繇降乎且其設心又未必眞欲有子者也果其以心爲田麗之蓑之猶或滅裂而報吾未見其人也袁韶對妻語最爲透切

汪綱提點浙東刑獄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以救民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大熟

張寛令武陟禾將熟有蝗自東來寛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黒鷹飛啄食之

潘驥長氏曰蝗蝻之生大都感於虐政天意以爲虐政之蠹民與蝗蝻之食苗無異故與其留以濟虐毋若損之俾有所感悟也今之釀災者不于此挽回天意而徒嚴驅捕之令此策之最下者矣試觀張寛一仰天呼祝之間俄羣鷹爲之啄食誰謂天道不可恃乎人亦可以憣然思耳

金孝章氏曰汪公志惟救民識何正也張公寧殺受禍情何惻也繇汪之言旣能感雨亦足懾物之疑惑繇張之言不獨禳災且可動天之仁愛矣

康濟譜卷之七

康濟譜賦役卷之八

松滋　潘游龍　輯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旣敷旣奠，聲教旁訖。好義修事，四方以無拂。時惟仁人，敬茲所出。沐浴詠歌，必民之式。第八賦役

潘鱗長氏曰：田供賦，戶出役，所從來矣。然必於平時預譜其品等不謬，則法行而奸弊絕。不然，則登斂高下悉出吏胥手矣，民安得不厲哉。于是用輯古今賦役戶口之大略，以備司牧者考鏡焉。

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治田也。畿內之地為天子治田，謂之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已上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註曰：內百里為最近，故併禾本總賦之（禾并本藁而取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米以食人，藁以飼馬，無非為國用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粗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也。

商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又冢宰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牛三，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魏文侯時，租稅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

不加，而租稅歲倍，此繇課多也。譬如彼治，治大則薄，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無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按秦開阡陌之後，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已無所稽考以為賦斂之厚薄。後遂舍地而稅人，其謬尤甚。是年始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由是民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十分以五輸田主），而民始不聊生矣。

漢高祖定天下，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

祿奪官用以賦於民

按當時賈誼勸帝毆人歸農始開籍躬耕以勸百姓晁錯亦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重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請帝募民入粟拜爵夫幾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能盡蠲田之租蓋當時務末者多農賤賈貴一誘以務本則盡驅而之南畝所謂爲之衆則財常足雖帝恭儉所致亦勸勵之有方也

文帝詔賜天下民租之半云除民田租

昭帝即位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毋令民出田租

按漢世大率以寬租爲急若夫田租之外至有稾稅又有計百物之緡而桓靈之世稅畝斂錢則其末季之獘政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以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定法以人丁爲本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觔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爲絹三尺謂之庸

按唐與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與周制多不合而其獘則起於使民得自賣其田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不得不變而爲兩說矣

○總敘

馬端臨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廢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于是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皆是度用而稅之而時亦有稅人之法然授田限田之法不行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計所減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初平袁紹乃令田

每畝輸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緜二斤則戶口之
賦始重矣晉武又增爲絹三疋緜二斤其賦益重
然晉男女各占田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
之人宜其重于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至元魏
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
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但
其時皆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而
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田租庸調田則出粟
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帛綾絁諸物爲庸調然口

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
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
葉以後法制漸弛田畝之在人也官不能禁其變
易而官受田之法盡廢則向之輸庸調者多無田
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與豪富兼并者一例
出賦可乎况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
有空文豈堪按以爲額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
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田稅之
法雖非經國遠猷乃救弊之良法也必欲復租庸

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
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良
法也

憲宗分天下之賦爲三一上供二送使三留後
馬氏端臨曰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宋承平百
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旣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
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藩亂而難致則雖按
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爲不可然且猶存上供
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爲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

縣椿管蓋有深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
不虞之警急二則寬于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
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
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擾務之輩則郡計
優裕之餘亦不致刻薄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
也嗚呼仁哉

宋制歲賦之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
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
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雜變之

賦牛革蒭絲食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曰
丁口之賦計丁輸米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
不足則以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
而一時所須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
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蚕暮而寬爲之期夏有至十
月秋有至明年二月所以紓民力也初宋祖承五代
之亂王師所至首務去民疾苦無名苛細之斂剗革
幾盡尺縑斗粟無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
閣殆無虛歲倚閣者後或因赦獨之而天田制不

立畎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者未嘗考案治平
以後開墾歲增稅額未定故賦入之利視古爲薄或
二十稅一者三十稅一

○本朝田賦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
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
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
畝一斗二升七年詔蘇松嘉湖等府如每畝起科七
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詔河南陝西山東北平布政
司及鳳陽淮安楊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盡力開
墾有司毋得起科二十年令本部覈實天下土地其
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徭役詭計田產遣監生往丈
量畫圖編號悉書主名爲魚鱗冊以備查考山谷新
開田土原係應禁山場者俱與開豁稅糧成化七年
之令也府州入官田土撥附近無田小民耕種弘治
六年之令也

祖宗仁厚之意大率類此

兒寬爲左內史治民勸農畢體下士務在于得人心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
表奏開六輔渠定水利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
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復有軍發在內史以負
租殿課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
租繦屬不絕課更最上繇此愈奇寬

潘龢長民曰惟不求名聲則事事務實故能眞得
人心然非卑體推情擇用仁厚之士易克寔意下
究乎可見居官者獨任實難左右尤要也

金孝章氏曰殿課得最此與邴原事略同力貧而

精心好學亦與原同然史稱寬爲人溫良有廉知
自將懦于武斯又其致力乎内者乎當羣才競長
之日不矜能不近名一意勸農惠下與民假貸以
寬其力民則何恐負之宜其治之卒見奇于上也
王永當太宗時爲右補闕渓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
雜稅先是兩浙田稅畝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
責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
旣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太宗從之凡畝稅一
斗者自王永始

金孝章氏曰旣曰均稅自當以損上益下爲心使
出始不爲民厲耳後世法雜密焉無之而不稅也
無之而弗加也額愈多稅愈重夫獨非王民歟司
世者何以綏之
韓休爲虢州刺史虢于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嘗
稅廐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
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曰此以便民豈徼惠乎執論
不置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
豈爲政哉苟以利民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民

甚便之
潘鏻長氏曰得罪宰相罷官止耳得罪于民何止
罷官而已哉夫誠内不自負其心雖在至苦之地
必有其所甚甘者也不然忠臣孝子何以九死而
靡悔乎鄙哉張說之度韓也智出其下數等小吏
不足論矣
楊炎相德宗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
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
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
均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
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所斂錢粟足供
内外天下便之

此法最爲均平無偏輕重之弊

公可倣而行者

按炎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旣而
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
民愈困此度支有虛估之給州縣有剝價之納而
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顧率配曰和市
以巧避徵文且間架借商除陌之征復不一蓋比
大曆之數不知幾倍則民大困矣自建中以來朱

兩悉隱情具得本末輕重多寡

陸贄之論若持此以平審其間誠足勸農抑賈不致以隱避役而殺利重困矣行之既久雖有良法不能無弊是貴神明其意而變通之丘文莊此論甚時而不救法乃違務之識也

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國用不給已詔增稅錢而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惟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故貞元中陸贄疏論其害略曰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財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于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塲圃囷倉直輕而重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收其嬴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筭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役敎本業不遷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奸毆

之避役也且舊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麻布令效筭緡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兩稅之弊大略如此丘文莊亦言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田簡覈爲易兩稅以貲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許兩稅之外不許分外科索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于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

韋皐爲陝西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皐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其期而賦罷

潘鏻長氏曰嗟乎徵租于未熟之前已爲厲政乃督稅于未種之日民何以堪時勢相迫惟賴仁民君子寬一分刻則民受一分之惠耳賣絲糶穀剜肉醫瘡眞有味其言之者乎

陽城爲道州刺史賦稅不時觀察使數加誚責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

官督賦至州旌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自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

李慶雲氏曰吾讀諍臣論而笑昌黎之張虛說也陽城有道士也而譏彈橫出宜陽城見之不屑意乎千鈞之弩不爲奚鼠發端彼誠欲重用之耳昌黎責以不急進言誤矣夫言不投機而第取以塞

責則事君數者所以見諸于尼父也觀其申救陸贄與廷論延齡忠肝義膽震動朝野而又慟哭于廷欲壞以白麻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始與二弟及賓客痛飲人莫能窺其際非十世之豪吾恐朝膺豸冠夕呈霜簡論列譏嘗躁不能需而不知有道者正不如是歿爲道州刺史勞心撫字使按之者中道逸去自囚于獄會觀察使窮吏臣稱其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勉諸生以友愛處弟妹遺愛碑文彷彿猶有生氣韓節隆山斗之

望亦當仰而心折諍臣之論或不盡實乎惟不盡實而平淮西之碑所以見仆于石勇士云

范仲淹知青州會河朔艱食青之賦輿置博州納場青民苦之仲淹戒民納價每斗三鏝納鈔與之移書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齎巨楬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質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

潘鱗長氏曰輿賦遙致本欲以濟河朔而青民病矣于此納價于彼擢發塵免輸餽之資轉得衍餘之給豈非兩地均便者乎故良吏之于民事也當不憚煩不憚煩而其既也逸有餘矣俗吏則憚煩憚煩而其既也勞有餘矣非視民事如身家之事以亦安能處之無憾如范公者哉

程顥爲上元主簿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料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顥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二三民稅皆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民之

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先是民憚差役患朋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顥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及知扶溝朝廷遣使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如私田民乃服顥以爲不可使至謂顥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稅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使已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

潘鏻長氏曰觀程子之謂停蘄劑委曲周至悉自學問中來非徒才法之所能及也惜神宗未竟厥用致使其澤不得大被于天下深可慨巳

鄭驤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驤患逃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之以法驤曰著令約三稅爲寬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不辦使者不能屈卒聽之

金孝章氏曰饑荒餘黎得不即塡溝壑幸矣去籍或尚有還定之時督逋則逃亡畢遣之望若猶不少貸者無乃甚于刺劉手與鄭驤之于民匪以爲惠也曰是則有人心者所當爲耳

范應鈴爲永新尉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議既而復權以檢核之數應鈴力諍不從卽詣郡力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徐容曰某非徒爲八鄉貧民乃深爲州家耳貧民迫逆恐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變未易弭也帥色動訖如所請

按旂叟後官至祕閣又見首言今者公論不出于君子而來以逢君之欲試觀不正于朝廷而牽于弄權之閹寺聞者側目徐鹿卿嘗曰范旂叟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行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眞確論也

劉摯爲冀州南宮令其俗淵敝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每兩折錢三十餘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夾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于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匹錢錢至一百綿兩十有六民歡呼至泣曰劉長官惜我也

潘鏻長氏曰爲令者雖權富助民困日深而上不見德朝廷雖有美意何由下達而民之疾隱何自而上聞耶令避怒民何辨與本免劾民破產矣明知怒且劾也而固請焉非忧忘爲賢之君子其孰能之

馬人望爲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被松山民至有徹室竄竄以避重役不者必至捐軀蕩業人望哀之爲請於中京留守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則皆王民皆王民則皆王役豈有澤州運炭獨役松山耶留守

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遡人望不屈留守喜曰馬
君爲民知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會詔檢括天下
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
若括之無遺他日必起人主之侈心長厚歛之終矣
大率十得六七足矣同知留守謝曰我公慮遠吾眞
不能及也
潘鱗長民曰馬令爲民請役至不恤以其身逢留
守發忿怒羅織吏繫而鞫不屈所持狗斷斷也留守
幾卒爲斂容而推謝若豈非臣職之必見諒乎若

其深懷遠慮眞有大臣之風抑非俗吏所敢者矣
郭諮淳化中監通利軍攝肥鄉令時田賦不平歲久
不治諮到職念曰賦稅不均則富戶獨免貧民受困
隱占益多逃亡愈甚公家之課將益虧矣是令罪也
乃閉閤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
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餘家藏逋賦
八十萬流民皆復
潘鱗長民曰丈量之法未始不可行須得如諮者
除其無地之租則不致賠累正其無租之地則不

不爲諸色人所中則把柄在我吏曰無以制之尚安得有他弊之生乎

足識之言作官者

致隱占無貧富不致交困而逃亡得以復業矣誰
謂其擾民乎
蘇頌知江寧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鬮籍無稽每發
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
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
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劃剔夙蠹成賦一
邑簡而易行諸邑法之至率其民拜廷下以謝
馬伸爲成都郫縣丞到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
守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伸曰弊之

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旣知其
弊何辭伸至場中諸色人果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
凡可以蠱誘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
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伸乃逐一嚴察吏卒不
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滯時倉使孫傒按部早行
見負擔者道傍假寐旌問之皆曰今好受納官某等
至無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嘆息不
已抵郡郎將吏書牒薦之卽日改秩伸嘗語人曰人
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千人也

惜此未能有以自立

鮮于侁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除其半神宗是之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廉按詰侁不散之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凡居吏部九年治所去閭中近姻戚窮乏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潘鑄長民曰東坡氏稱侁三難諒哉言矣乃余觀侁別有最難云安石有重名侁獨早識其壞亂天

下與呂誨同見機先一難也蘇軾自潮州赴獄親知皆絕獨侁往見或勸莫往來書云恐獲罪侁願以忠義分譴二難也當時學者溺安石新義以干進侁獨刻意古經術著書傳易斷爲范鎭孫甫推許而孫復與論春秋亦謂今學者不如三難也元祐中在朝之臣如侁者有幾顧使久居東西京拜議諫遂以疾求去矣惜哉

○戶口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按寬疾以上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養之也乃富而有財者又因其所有餘而養之何耶先王蓋深有意于其間也李覯曰田皆可耕桑皆可蠶材皆

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使天下皆貧則爲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强爲事意富者乃盜耶彼按理而誅者果何人也丘氏亦言富家巨室小民之所賴周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爲能失周官之意矣二公之言可謂公而正與

周禮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

其可任與其可施舍者掌其政令禁戒司民掌登萬
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
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
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
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
王治
周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
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
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

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
也于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獲
亦于籍獮于既烝（秋）狩于畢時（冬）是皆習民數者也
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
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
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及幽
王乃廢滅
杜氏通典云古之為理也在于周知人數乃均其
事役則庶工以興國家富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

矣然則戶口之於[illegible]者甚微最又曰版
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與[illegible]而稽以之乏國以之
貧矣

○兩漢戶口

西漢至孝平元始閒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
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為極
盛矣蓋自高祖以來休養生息
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
而傅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其稅之而且役之

并古也然額輕于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
令流民還歸者勿算故其時膠東相王成遂增上
流民占八萬餘口以蒙爵賞則以流徙者算數既
除州郡無逋負之責而可容也以元始之衰而
戶口乃極盛焉豈非寬之故與

隋唐戶口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
大業二年并[illegible]不用[illegible]人[illegible]八百九十萬
杜佑曰西魏周齊賦重役繁人不堪命多依豪室

高熲覩流宂之弊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強宗收大半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皆投報口數故隋資儲遍于天下人俗康阜熲之力也

唐開元八百九十一萬戸天寶九百六萬七千戸元和時僅二百四十七萬三千較天寶初失其三

按胡寅論隋氏戸口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于程异皇甫鎛之聚斂嗚呼私意行于宮禁而災禍延于閭閻小人用于廟堂而毒害及于黎庶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讒遠色賤貨而一于貴德也哉

宋戸口

宋祖開寶中天下主客戸三百九萬五百四至仁宗嘉祐間主客戸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

按宋開寶至嘉祐閒未及百年而戸口已益四倍豈無由哉則以太宗以來之休養也眞宗朝三司使丁謂言編復諸路租賦除免百筭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眞宗曰國家所務正爲澤及下民但就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仁宗朝大辟擬者皆令讞上而所活歲以千計非使請加兵高麗仁宗曰加兵未必能勝且屠戮百姓卒發兵京師疲出通天犀以救百姓其數之蕃盛宜哉

○本朝戸口

大明會典載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人戸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戸人口總計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三十一口然南極珠崖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洮河地極廣而民未蕃何耶故游民商賈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合族正統十八年禁之矣豈流移脫漏而刑獄賦歛有以驅之與

諸司職掌凡各處戸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州州報府府總報布政司布政司類總呈達戸部立案以憑稽考仍每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戸以憑點差若有逃移者所在官

必須窮究所逃去處務文勾取問罪仍令復業

事例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益其重也

按唐李翱有言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不知輕賦之得財愈多丁且逃耕重則狀務隱漏以避役欲人增戶口者惟輕徭可也馬端臨有言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是公旬翁通知本之論矣

賦役法

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其舍者國中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皆舍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凶札則無力征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新甿新來徙者貸其種食免其征役所謂聽之也）

王制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按三代役法莫詳于周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愛此鄉役也然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夫家之老幼以起役存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起役故其事力也相稱而其爲役也適平而又軫念國中之民與夫貴賢能勞老疾之人及其新甿則無征役凶札則無力政而族師之職又聯其比伍族閭使之相保相愛此皆先王行役民之義而存仁民之心者也嗚呼今民之生于斯時者亦幸矣（參考索　衍義補）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

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

職役總論

馬氏端臨曰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王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

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曰鄙長皆中士也曰縣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逆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

由爲光尊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于張敞朱博龔遂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嘗見于爲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擧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亦未聞有以狂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處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遂廢不置然

胥徭至此正意爲然矣上下之相與惟恃上不恐以爲狐免不放此于戎者之心爲耳此之不存他復何望

一朝廷以日官此

日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畀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太中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擧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至于破家蕩産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禰戾不至此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

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總之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兎視其民睥睨朶頤惟恐墮穽之計不早爲民者以戎寇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爲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于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爲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餼禀稱事無俾有多藏之

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役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思愛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擾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覺曰催曰義之紛紛哉

○本朝戸役

高皇帝重里老每都立申明亭凡民間爭訟事理皆四十以下悉令聽理決斷有不聽處徑赴縣告者比越訴論又詔老人赴縣官朝覲得陳民間疾苦及縣官不法事老人得以入仕糧長或以授官深得古意今此法不行老人亦有輪充者里長或有僉僧戸者老人必推齒德而不得以戸名應里長雖論糧多而不得以賤甲濫充則人自不以役爲苦亦何必爲鄉約添註也

明制凡各屬有司十年一造黃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戸仍開軍民匠竈等籍挨年里長依次充當外其小大雜泛差徭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戸點差萬曆初大學士張居正申明優免之例京官一品免三十石三十丁二品免二十四石二十四丁三品免二十石二十丁四品免十六石十六丁五品免十四石十四丁六品免十二石十二丁七品免十石十丁八品免八石八丁九品免六石六丁外官半之致仕者免十之七閑住免其半教官舉監生員免二石二丁雜職省祭吏皆免一石一丁今爲令者多抑武秩非令甲矣

康濟譜農桑卷之九[illegible]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姬氏啓籙寔肇有邰彼民之弗勤孰阜其財爰歌豳風風斯永哉次農桑第九[illegible]

潘游龍氏曰自其棠之風微長人者率以舍郊課農桑爲末務日惟高居綏帯務堂署以爲體固宜然而不知非所以親民也况農桑爲王業之本而可緩乎哉彼苗輯重農桑編留心農務者垂爲養民勤而種植之要覼縷卷中之誠重之也

○昔黃帝畫井分疆依神農耒耜之教導生民之利稼穡爲寶所從來矣堯謹授時禹勤溝洫稷播嘉種弘配天之烈而豳風陳詩終耜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業基焉周官體國經野安擾邦國辨以土宜分爲井牧有徑畛涂道以正其疆界有溝洫澮川以宣其水澤安甿以田里利甿以興鋤勸甿以時耦任甿以疆宇而帝王所爲因天覲地率育羣生之良法于是乎大備秦開阡陌而井制廢漢去古未遠文帝有其時而不爲唐太宗銳意復古而爲而無其臣新莽非其人周世宗非其時而王道卒不可復矣三代以後善法古而師其意唯是

皇祖二百七十年來藉餘烈以休養庶幾登平上理矣而邇乃財殫民窮誰獨無根本之慮夫士穀不修謾重五材農食弗先奚貴八政書不云乎法祖攸行[illegible]

皇祖宵旰民依垂憲萬世芳躅固班班可述也

烈祖鼎武恤民亦各有勤政謹用揚勵綴以諸臣末

議備考鏡焉緊我[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憫元政之昏虐目擊羣雄無救民者親提一劍[illegible]元于水火諸艱困疾阨之苦業身嘗于田間復與衆英賢深究民生利病故注意于農事者爲獨詳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于重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託又以茂才所屯田積穀獨先拯而

德州不及申令各衛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
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
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罰謂中
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
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時宜令有司
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穫多寡立
爲勸懲吳元年冬祀圜丘 世子從 上命左右
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飯食器用還謂之曰汝
亦嘗知[illegible]民之勞苦抵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

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粗衣糲飯其
以供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嘗念農
勞取用有節使不至于飢寒也比登 大寶洪武
元年即詔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
經理以實聞毋竣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 上
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于南郊又命 皇
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供 郊 廟衣服如儀自
是歲爲常是歲五月 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
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

見田者冒烈暑而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于
此夫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
者豈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被兵田多荒蕪
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夏久不雨
乃擇六月朔四鼓 帝素服草履徒步諸山川壇
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于日夜臥于地 皇太子
捧榼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四年興廣
西水利修漑興安縣馬援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陡
水可漑田萬頃已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

給[illegible]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
之類違者罰閩士卒有饋運渡鯨海溺死者終夕
不寐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四年 上
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紗絹布商賈
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
不許穿紬絹著大誥言古田井于官驗丁給民士
農工各有專務商出于農隙朕思治窮源與民約
告凡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絕不許有遊夫二
十年 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

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百出有司至莫可詰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冊上之而經界于是乎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于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主不聽者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為永業毋起科二十四年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狹鄉民遷於寬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恆業也河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鮮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 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于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于農農必敝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紓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處附

田仍為蠲賦給鈔諭戶部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為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魯王學門亭堂周垣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為壟毋論民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違者謫戍邊又以湖廣辰遠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于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遣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潴蓄備旱熯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忽毋得妄與工役疲害吾民廿八年 言下戶尚書言百戶為里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

麻游散之民人人饑餓每月旦召　京師父老舁
諭以力田敦行恒若飢寒之迫吾民
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即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
而方孝孺志恢王道謂井田爲必可行雖當羽檄
旁午一時君若臣猶然不忘保民之思焉
文皇帝入纘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
衛兵處徵耕牛于朝鮮送至萬頭每頭酬以絹一
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嘗謂戶尚書
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盡

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亟遣人督勸毋忽首
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
已又從工尚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
牛具鏵犂例諭令夏冬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
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
城高二丈闢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輜
重糧草于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
入保待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
軍給牛耕種閑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

田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
番夷入貢方物請用民力搬運　上曰爲君務養
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且假令自春至秋
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大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
畢乃令搬運聞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憂形於
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　詔中外軍民
子弟自剃髮冒爲僧者并其父兄發五臺山輸作
畢日就北京爲種民田迨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
民田穀餵馬者厲責之曰農終歲胼胝以供國用

汝獨不念邪斬以徇
昭皇帝監國時台州啟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愼
用民力而議不時聽令農隙修築督趕　召過鄒
縣道逢飢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
結突釜傾仆歎曰民窮不上聞至此乎召老父問
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
若此動念否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飢且死尚
及徵租邪速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懼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及　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

郎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覆實除豁
召別佃中官田聽招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
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
法工給事中郭永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
老百姓以時闢田園脩陂堰種桑棗從之　上嘗
促詔賑淮徐山東飢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
緩其重民命如此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　廟
號曰仁允矣哉
章皇帝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事天下
務農所貴有實心耳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徭勸
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之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
下栽桑棗令砍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栽致民無
所資　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重布　祖宗養民意
甚重其申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嘗
謁　陵途中憫秉耒者爲賜鈔因　御製耕夫詎
譏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
守令因出

御製憫農詩二章示之而喜雨則有詩織婦則有詩
豳風圖則又有長詩令揭便殿資警廟又令北直
隸地方招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
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蓄嘗反
覆　章皇帝愛養懿政而洊有味乎其言也曰朕
祗奉　祖宗成憲諸司事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
兢民事斯固其法祖大端云　明興七十載于茲
高皇帝深仁厚澤業奠不拔之基而農業艱辛載在
皇陵碑記且務本之訓傳自　文皇鋤禾日當午

之詩爰及　仁廟休養生息堂構相承天下方脫
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而久任肅法字下役
簡賦薄安堵蓄富號稱治平比　英廟冲齡嗣位
臨以　太皇太后猶襲餘庥無忘民瘼楊士奇等
上言曰　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
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京廉
幹者往督有司平糴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即用以
殿最有司得　旨令亟行之盖　本朝　高　章
一創一守先禹湯而邁成康其傳家經國惟是重

農爲啓佑而億萬載無疆惟休厥有年矣景泰間
商學士輅陳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高
腴先經在京勛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
鎮守總叅等官占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
所司查議由成迄弘蓄積寖寡而盜寖繁乃下令
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制括鍰金糴粟及勸借
里戶以備旱澇已又招民輸粟補官暨贖罪而督
有司積粟視州邑大小有差法具備乃貴戚內臣
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倣宋季公田租課典

以中官所侵奪鄰近民家業甚橫頼
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歛手不敢
肆云當弘治初　上允戶尚書請令禮部耕籍儀
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嘗服執農器引見
行禮乃令終畝人賜布一疋又允撫臣言疏治河
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
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部郎濬吳淞白
茅港以泄積水當是時　上方銳意圖治農桑不
擾蠲恤頻行十八年培植滋固延至正德之季猶

能摯無缺之金甌以付　肅皇夫亦　孝廟之不
忘國恤所貽者遠也　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
蠹耗之後　御宇三十年以前軫念民事尤切允
給事中底蘊言改皇莊爲官田禁諸勳戚家不許
朦朧陳乞一掃中葉來幾甸民之攖害又下　詔
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
帶農田銜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
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其殿最其土
田爲水衝沙塞江海坍淤者飭有蠲除所司不能

究宣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灘泒包賠細民滋
困其擇驗節宮勘覆蠲除之九年建先蠶壇于北
郊十年行祈穀禮于大祀殿已而　召翟學士鑾
等偕往西苑視收穫　帝御豳風亭諭諸臣曰農
之勞若親見爲眞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
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
粒辛苦也又建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于其壁題
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歛倉曰恒裕刻　興獻秀虔
製農家忙律于殿壁　御爲文記之意念遠矣誠

所爲垂意尤於蔀屋潤澤於窮𡵆盖猶有恭儉
之思焉至　穆皇帝以及
今上重農仁政容愼輯之然細觀
列聖之重農如此司牧者可不知所省乎
召信臣長上蔡俗輕剽寡積姦商販不田作歲中仰
糴他縣少遇饑荒爭糴殺傷者亡算信臣憂之乃設
爲科禁抑商賈重畊農令民保伍率畊春至躬行田
畝省民勤怠勤者勞之怠者罰婦女有不事耕織
者乃萃其父老切責之親督制田蠶織具令各種桑

以蠶種麻以績吏民殷富厚更增倍向之商販皆樂
趣田畝去之日蔡民感泣其治南陽一如上蔡所在
稱召父
潘鱗長民曰仰糴他縣則饑荒之數十嘗八九抑
末趣本則聲百殷富而家給有餘其勸勤罰怠切
理勿爾寧登本於蔓之二念稱之曰父眞父也哉○
孝章帝申部書勸督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以文翁
九江以召父應部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奉祀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史稱所居民富所

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者非耶彼專任刑罰
或抵罪誅若嚴延年之屬世之爲吏者可以知所
法鑒矣
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其處
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
潘鱗長民曰按趙過爲代田之制大都倣后稷之
遺又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齊牛者教以太耕之
法命率於宮壖教民于邊郡其後邊城河東弘農

三輔太常民皆便之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
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蓄積然則務本之政可
緩哉○按武帝元狩初董仲舒上言春秋它穀不
書至麥禾不成則書之蓋重之也請詔大司農使
關中民益種宿麥毋令後時從之又言古井田法
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兼幷之路然後可善治
也竟不能用至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
秋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故以趙

遍爲捜栗都尉也

龔遂治渤海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楡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殷實獄訟息爲民皆樂業以誦習爲事

潘鱗長民曰民亦隨所驅耳上好强勇則民習刀劍上務本實則民親耒耜從違與革之間相去

豈不遠哉

任延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童恢令不其小民有犯法違禁者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餚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民歸化徙居二萬餘戶皆務農桑

潘鱗長民曰爲政者欲境內清靜獄無滯囚則莫如查地方之荒蕪廢以開墾之法其法曰當入境之時即查稽鄉約保甲某鄉荒地若干頃失業若干人要使人懷其生地盡其利當隨鄉俗立墾田之法而往往行之難久者有三病焉荒地崎嶇盤結久不行犁一旦驟之開墾民將若於無牛具病一貧民枵腹胼胝日不聊生一旦强之耕佃民將若於無種病二不得已而開矣耕矣居無何編入冊籍民將苦於起科病三爲今之計務必下鄉騷擾不若由衆論亦不必刑驅威迫惟在聽斷

之間自當開墾爲焉凡小民與訟者理屈詞窮罪分三等律有明條曰有力曰稍有力曰無力其在有力者家業數足令出牛具開荒田一頃免納贖鍰其稍有力者家業頗足令出牛具開荒田五十畝免納贖鍰其在無力者家業雖不足而力販夫身有餘以身得罪即以身贖之亦分爲三等應杖六十者令鋤開荒田十畝應杖七十者令鋤開荒田二十畝應杖八十者令鋤開荒田三十畝家有兄弟妻子者助之免其的決此立即以

用耦耕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多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時民始知牛耕用力少而得穀多俗皆便之宣帝時龔遂守渤海有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之語遂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趨田畝至是而牛耕之利始流布矣逮夫建武永平之世天下郡邑尚未遍知其利故任延王景之爲守以是教其郡邑之民自東漢以降牛之用於耕殖爲最迄今賴之

崔寔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

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此免寒苦是歲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民得以守土寔稱邊最

潘鱗長氏曰民所病者不務農所尤病者欲務農而不得是在上之休養而加之教導耳

全孝章氏曰大抵邊遠之地最爲寒苦而又數有虜患曾無寧居古今同然此其可憐憫者中上之人民安生樂業享其福而不知究將如何消受若士人吏邊方而不軫念窮民曲爲存庇吾亦不知其何以爲心矣

廉范守蜀郡其俗尚文辯好求持短長范每厲以仁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例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焚燒日多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潘鱗長氏曰天下立一事必有一弊其初意非不美而其後或反以爲病如禁夜作而燒轉多者是

也廉公第嚴使儲水而民受襦袴之益此不必家賜戶給而其惠已敷考丘民以爲便遂相與樂而歌之然則民所怨謗者豈盡不爲民之人而民所謳訟者豈真分財以與之哉可以思矣

秦彭守山陽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

全孝章氏曰於稻田頃畝親行相度等其高下簿而藏之則姦吏真無所容其私然土田之勢今昔

民不知蠶織其苦乃至如此可慨哉

異宜亦無一定之肥瘠是又在守令者隨時勘核不致日久弊生耳良法尚矣尤貴能變通哉

茨充守桂陽俗不事蠶織民多徒跣十二月盛寒時股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濃潰甚苦充到惻焉迺敎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履民甚利之

鄭渾令邵陵時遭李郭之亂天下未定邑民疲於奔走壯者或聚爲盜弱者不能自立人咸不念產殖農桑盡廢境內蕭然渾到嚴立條約驅民之農開稻田招撫流移計人給畝命植桑麻以蘭絲怠惰不理者定有常罰時遣吏人存問耆老或賜以束帛其年禾穀大登民咸安業

郭禹爲荊南留後禹勵精爲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晩年增及萬戶時藩鎭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金孝章氏爲之讚曰荊南郭禹集民萬戶華州韓建軍民富贍北韓南郭爲時矩矱南郭北韓亦可以觀

植樹藝爲招集流亡之急務而蠲租省刑又爲勸樹藝之本不然民仍在驚鳥散耳

張全義尹河南時東都爲經盜寇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給之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繇是民歸之者如市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繇是比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潘鏻長民因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雒邑成汭之在江陵楊行密之在淮南數年之後戶口倍增其事皆目前易爲者夫人能爲之而三人獨能成其功則有異矣使當時必其戶口之增田賦之蠲租稅之入衆遣官司分領軍屯一切科歛皆不得免如承平時則雖十八縣皆以全義爲令長沒世而無功也惟無是六者爲民害民所以歸之如市矣至見佳麥良繭而笑即有無數暖衣

天子臨遣丁寧其用意爲何如勤農者惜是不致遺意務令此意之下達而已

惻然動人然李約祈雨詩云桑條無葉土生烟簫鼓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就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何也謂彼膏粱子紈袴兒不聞稼穡之艱難不視胼胝之勞苦恣睢暴殄終身葬理於肥甘輕煖之中而不知農事之當恤此李約所以深致其慨而余亦不能不屬望於長人者也又陸務觀守嚴

嚴二州勸農文長人者[illegible]焉

其文曰仰惟天子臨遣牧守以務農勸課之指丁寧勤懇雖遐邑如在輦轂洵推擢豈敢忍不登一夫之失職也矧中之郡褒爲大其於奉明詔以倡屬郡尉齊民者尤不敢不勉繼自今不擬梏堲不長囂訟不傷爾力不奪爾時爾父兄子弟其亦恭承天地惠澤毋爲惰遊毋怠東作毋失收斂毋褻蓋藏勤以殖產儉以足用有司與民交致其愛使公私之蓄日以富饒無貽朝廷宵旰之憂豈不韙哉

其在嚴州勸農有曰蓋農爲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常當有儲蓄吾民生逢盛世百穀順

月夕此心上下交勸[illegible]胡足非分外事也

成仰事俯育各遂其性太守幸得以禮遜相與從事於此故延見高年勞問勤課致誠意以感衆心非特應法令爲文具而已今茲土膏方動東作維時汝其與若子若孫無事末作無好爭訟深[illegible]廬耜力耕疾耘安豐年而憂歉歲太守亦當寬期會簡追胥戒興作節遊燕與吾民其享無事之樂而爲後日之備豈不美哉

至孝章氏曰憫農詩規諷寓悲聲中有深言之無罪者此也爲上者不可不爲民存此心勸農文告戒以誠從有喜怖有懼惻之必勸者此也爲上者不可不與民同此意夫惟憂民之憂而後得以樂民之樂賤子望之望之視民如傷之君子乎

虞集爲江淮使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官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爲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狀[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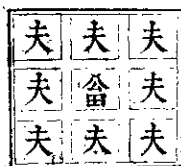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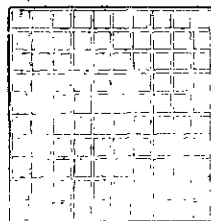
外史氏曰虞集爲元泰定中祭酒講畢因進言曰

京師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誠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力[illegible]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今倘能推此法而授官之法於江淮邊境之地督[illegible]真足國富民之道也。

附王禎農書圖譜

井田圖

夫	夫	夫
夫	公	夫
夫	夫	夫

萬田圖

按古制井田九夫所治之田也鄉田同井井九百畝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積萬井九萬夫之田也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所以通水於井也遂人盡井其地歲出稅有差等以治溝洫世謂井田溝洫去古已遠不可復覩今按圖譜猶得彷彿但後世沿革不能復古古賦曰井九百畝在方里中八家百畝其中為公公田共畢私事方從通終井萬總名曰同遂人掌役田水何容溝洫畝澮距川而東盡力於此嘗稱禹功秦人一變阡陌橫縱迨漢

而降王伯兼崇戶有增耗世有汚隆各受永業彼疆
此封穿引萬永足救災凶使民奠居賦歛時豊田雖
不井猶有遺風
今井制堙廢久矣關中東登萊猶存畝澮而東虜
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塍夏月
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以斯知廣畝濬川
所以興利厚農亦以設險守國且世計口授田俾
有恆產庶人咸樂本業而無爲廢民節有豪條難
以卒亂蘇氏學有言流俗謂井田難可行哉以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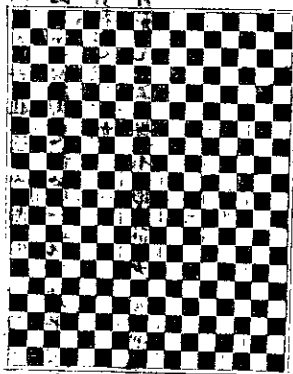
越言之古漢險絕而人民稠密夫山溪之地雖成
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强欲覆畢夷高以盡井哉
但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
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至江淮以北平壤千里畫而
井之甚易爲力也嗚呼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
印行而貧富益遠唐李翱宋林勲做古井田意分
不甥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子厚有
通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爲不刑
於二人而可復時皆不售淳熙中朱子知漳州欲行

經界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
田均田之難亦竟爲豪家猾吏所排沮所以深致
慨於井田之未易復也惟我
高皇帝體井田遺意而於
御製大誥續編惓惓以田不授井爲憾諸所爲農計
至深遠者無不酌古準今爲萬世法程也當其時三
尺新懸有司奉行惟謹未嘗特爲農事設專官人
盡農官也以農桑責之郡縣以屯種責之衛所非
農事修舉不得溺於姦讒容冗職原以爲民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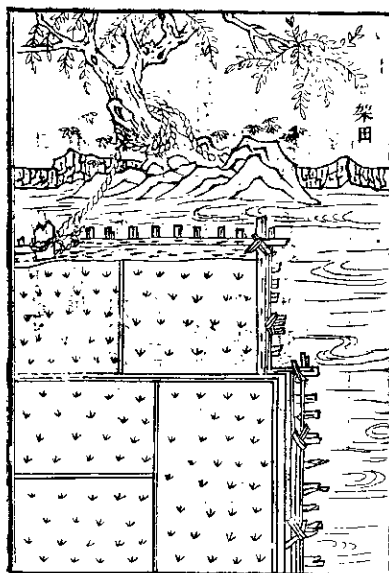
日富之盡耳制田里教樹畜舍此更何事事哉嗣
後不察而暫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屯田水利臬
臣又或特遣重臣諸民牧之長其賢者亦或體
上愛養至意不然者耳見以爲業有專官而已可弛
肩擔也先輩吳世忠有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
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
湖堰壞塞如故爲豪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
塘寬廿百餘畝無勺水貯召里老咨問云
朝廷重農而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爲急其餘塘堰

冊報類非覈實豪强占墺又置不問雖奉勸令行覗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陂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
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訟獄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竊查憲綱一款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提調官嘗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料絲棉等項分豁舊管新收數目開報先華霍韜發憤言此乃巡按御史

急務也今則徒爲文具而已其旌舉守令也何曾稱某守某令興過若干水利勸過若干農桑矣嗚呼可勝道哉夫守令分符而治儼然古封建侯伯之尊乃民事不以關心而一任蒿萊之彌望謂諸法何且民亦非異於古也誠爲飭　皇祖之法慎守牧之選因封疆之宜修隟濕之備以勞來安集莫流移以寶農勸穡驅游惰以雞豚畜牧廣孕字以開荒鑿渠普利頼入治其山林川澤而接壤成可耕之地人沐其飛詭兼并而通都無敗羣之

奸人閑其禮樂教化而比屋倡任恤之風人楚其保伍卒乘而合野壯無形之險有司以此上監司監司以此上巡按御史部院一覈以爲考成務久其任而實行之俾一如
高皇帝養育元元之意豈不稱盛世之鴻烈也哉

按舊說區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
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
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
相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于所種
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
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
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
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
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
六十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考氾勝之書及
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
種負水澆稼雖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爲之
其區當于閑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
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
豌豆節次爲之不可貪多夫豐儉不常天之道也
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向者壬辰戊戌饑歉
之際依此法種者皆免飢饉此已試之效也竊謂
古人區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

歲歲如此種執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
不必牛犁但鍬钁墾斸又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
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
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勤若糞
治得法沃灌以時人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
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
期可必實救貧之捷徑備荒之要務也

圖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藪澤或瀕水不時淹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隄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地役佃諸將屯戍因令兵衆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民異屬復有圩田謂疊爲圩岸扞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贍及鄰郡實近古之上法將來之永利富國足民無越於此

叉曰葑者葑猶茂也亦名葑田集韻云葑菰根也葑亦作葑江東有葑田又淮東二廣皆有之東坡乞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以木縛爲田坵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周禮所謂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也芒種有二義鄭玄謂有芒之種若今黃穋穀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蓋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穋穀種之于湖田然則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穋種自初種以至收刈不過六十七日亦以避水溢之患竊謂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治田之活法也水鄉無地者宜效之

梯田者謂梯山爲田也夫山多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自攢麓上至絕顛一體之間裁作重磴即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殖之際人則傴僂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躡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名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秔秫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至雨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田至此未免艱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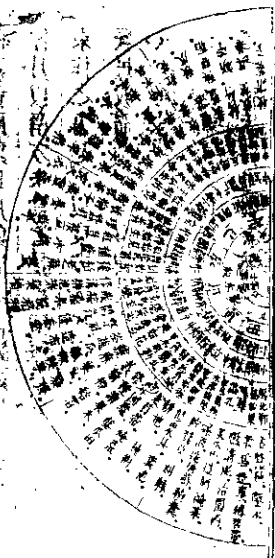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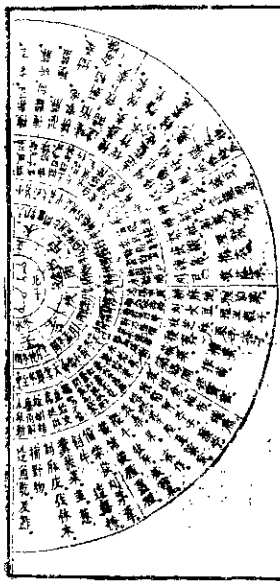
塗田

書云淮海惟揚州厥田惟塗泥大抵水種皆須塗泥然瀕海之地復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泛沙泥積于島嶼或墊溺盤曲其頂多少不等上有鹹草叢生候有潮水漸惹塗泥初種水稗斥鹵既盡可為稼田所謂瀉斥鹵兮生稻粱沿邊海岸築壁或樹立椿橛以抵潮泛田邊開溝以注雨潦旱則灌溉謂之甜水溝其稼收比常田可數倍民多以為永業又中土大河之側及淮灣水匯之地與所在陂澤之曲凡潢汙洄互壅積泥滓退皆成淤灘亦可種藝秋後泥乾地裂布掃麥種于上其所收比淤田之效也夫塗田淤田各因潮漲而成以地法觀之雖若不同其收穫之利則無異矣

沙田

沙田者，乃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濵大江，或
峙中洲，四圍蘆葦駢密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
保豐熟，普爲塍埂，可種稻秫，間爲聚落，可藝桑麻。
或中貫潮溝，旱則平溉，或傍繞大港，澇則洩水，所
以無水旱之憂，故勝他田也。舊所謂坍江之田，廢
復不常，故亦無常數，稅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
年間，近習梁俊彥請稅沙田，以助軍餉，既施行矣，
時相葉顒奏曰：沙田者，乃江濵出沒之地，水激于
東，則沙漲于西，水激于西，則沙漲于東，百姓隨沙
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比年兵興，
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其事遂寢。
時論是之。今國家平定江南，以江淮爲舊用兵
之地，最加優恤，租稅甚輕，至于沙
田，聽民耕墾自便，今爲樂土云。

沙田圖

○授時圖

授時圖示民耕桑時候之圖也。授時之說，始於堯
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
命羲和曆象日月象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
仲月，以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
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七星之中，正仲夏，則
厥民殷而南訛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
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
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曆象
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

康濟譜種植卷之十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暨農不易，恪恭震動，順時覛土，協茲功用，守則有財，征則有威，厥施優優，厥理亦徵，國無玩農，玩農則饑，是究是圖，灌灌匪迂，次種植第十。

王盤曰：凡墾闢荒地，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萊深者，至春燒荒，趁地氣通暢，草牙發，根荄柔脆，易為開墾。）夏曰稀青，（夏月草茂時開，謂之稀青，可當草糞，但根鬚壯盛，須藉強牛，乃可盡翻，若春為上。）秋曰芟夷，（其次秋暮草木叢密時，先用鐮刀徧地芟倒，暴乾放火，至春而開墾，乃省力。）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說者云陳根可拔，急菑強土黑壚之田，二月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三月杏花盛，可菑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地如泊下蘆葦地內，必用鄭刀引之，犁鏡隨耕，起撥特易，牛乃省力。沿山或老荒地內科木多者，必須用䦆斸去，餘有不盡根科，（俗謂之埋頭根也）當使熟鐵鍛成鑱尖，（套於退舊生鐵鑱上）縱遇根株，不至擘缺，妨誤工力。或地段廣闊，不可徧斸，則就斫枝莖覆

於本根上，候乾焚之，其根即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曳䃺碡或輥子之所斫根查上，和泥碾之，乾則擇死一二歲後，皆可耕種。其林大木者，則劉殺之，（謂剝斷樹皮，其樹立死）葉死不扇，便任種蒔，三歲後根株莖朽，以火燒之，則通為熟田矣。周禮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剝陰木而水之。註云：刊剝，謂斫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蓋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麄細淺則務盡草根，深則不至墾撥，麄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唯得中則可耕。荒畢，以鐵齒鎇鏤遍漫種黍稷，或脂麻綠豆，耙勞再偏，明年乃種為穀田。今漢沔淮潁上，率多剗開荒地，當年多種脂麻等種，有痛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內開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拔，緣新開地內草根既死，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淨，別無稗莠，數年之

間可無荒蕪所收嘗倍於熟田蓋曠閑既久地力有餘苗稼堅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后稷之裔孫叔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爲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犁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犁梢梢一而已然

則犁之爲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音塔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略也天地有陰陽寒煖之異地勢有高下濕燥之別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爲佳若水旱不調寧燥無濕燥耕雖塊一經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垎數年不佳諺曰濕耕澤鋤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損濕耕者白背速鑈榛之亦無傷否則大惡也秋耕欲深夏耕欲淺秋耕稀青爲上比至冬月青草復生其美與茹同初耕欲深轉耕欲淺耕不深則土不熟轉不淺

則動生土菅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七月耕之則死氾勝之曰凡耕之本在於趨時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韓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秋耕宜早者乘天氣未寒時將陽和之氣掩在地中其苗易榮過秋天氣寒冷有霜時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氣在內令地薄

不收子粒春耕宜遲者亦待春氣和暖日高時耕此所謂順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穫刈纔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

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爲其藁秸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爲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犂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以一犂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言力不及而貪多務得殊覓苟簡

之弊故莊子曰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此言苟簡之害也農書云古者分田之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其地有肥磽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耕之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爲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爲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當稔今農夫既不如古往往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材力之相稱而無鹵莽滅裂之患則農穰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之樂可必矣今備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兼高原下田地勢之宜自北自南習俗不通曰墾曰耕作事亦異通變謂道無泥一方則田功脩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矣

凡治田之法犂耕既畢則有耙勞耙有渠疏之義勞有蓋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撥去芟平土壤也桓寬鹽鐵

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耙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粟難矣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犂一耢六今人只知犂深爲功不知耢熟爲全功耢功不到土麄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生根在麄土根土不相著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死諸病耢功到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又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先以鐵齒耢縱橫然後插犁細耕隨耕隨勞至地大白背時更耢兩徧至來者地氣透時待

日高復耙四五徧其地爽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然無雨至便可下種齊民要術云耕荒畢以鐵齒鏃再徧耙之蓋鐵齒鏂鏃巳爲之先再用耙鏂鏃而後勞之也今人但耕地畢破其塊墢而後用勞平磨乃爲得也齊民要術云耕地淺細不得趁多看乾濕隨時蓋磨待一段總轉了橫蓋一徧每耕一徧蓋兩徧最後蓋三徧還縱橫蓋之種麥地以五月耕三徧種麻地耕五六徧倍蓋之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乾不至全損緣蓋磨數多故

也又云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背勞（蓋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虛燥秋田濕濕速勞恐致地堅）又曰耕欲廉勞欲再凡已耕耙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之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耙勞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壠每一遇雨白背時蓋以鐵齒鏂鏃縱橫耙而勞之耙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其草草塞齒則傷苗如此令地熟軟易勞省力此用於種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畢則耙耙畢則抄故不用勞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耙之欲其土細再犁再耙後用勞乃無遺功也北方又有所謂撻者與勞相類齊民要術曰春種欲淺宜曳重撻（春氣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雖生夏氣熱而速曳撻遇雨必致堅垎春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撻者須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也又用曳打場圖極爲平實今人凡下種耬種後惟用砘車碾之然執耬種者亦須腰繫輕撻曳之使壠上覆種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

虛浮者亦宜撻之打令土實也今當耕種用之故附於耙勞之末然南人未嘗識此蓋南北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撻之功至於北方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耙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耙亦有不知用撻者今並載之使南北通知隨宜而用無使偏廢然後治田之法可得論其全功也

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穜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按農書九穀之種黍稷秫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漚

欝則不生生亦尋死種雜者禾生早晚不均春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揀選嘗歲別收好穗純色者劁刈懸之又有粒而或簞或窖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燥種之氾勝之日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虸蚄等蟲也種或傷濕浥欝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攪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

布數攪令乾明日復溲陰雨則勿溲六七溲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使種之耐旱也麥種宜與剉碎蒼耳或艾暑日曝乾熱收藏以瓦器類時種之無不生茂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

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荊農書云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枲三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荳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萊菔菘芥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雨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

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與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爲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秈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糯二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栗無秕不

雜穀子曬乾蔀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盎別貯浸之三日漉出納草篙中晴則暴暖浥以水日三次遇陰寒則浥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漫撒稀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日高下皆遍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隨遂一曲而田者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種耬種瓠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穀盛種挾左腋間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

三步許即再料取務要布種均勻則苗生稀稠得所秦晉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漫種北方多用耬種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要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躡隴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砘車隨耬種子後循隴碾過使根土相著功力甚速而當瓠種者竅瓠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犁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撻撻暑夏最為耐旱且便於撮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

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糞種水澆備旱災也

說文云鋤者助也以助苗也故字從金從助凡穀須鋤乃可滋茂諺云鋤頭自有三寸澤也按齊民要術云苗生如馬耳則鏃鋤（滋田欲得穀馬耳鏃）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之為良（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大勝大鋤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收功反少）苗出隴則深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穀多糠薄米息鋤得十遍便得八米也）春鋤起地夏為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

已後雖濕亦無嫌（春苗既淺陰土覆地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見日故雖濕亦無害矣管子曰為國者使民寒耕而熱芸除草也）又云候黍粟苗未與隴齊即鋤一徧經五七日更報鋤第二徧候未蠶老畢報鋤第三徧無力則止如有餘力秀後鋤第四徧脂麻大豆並鋤兩徧止亦不厭早鋤穀第一徧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兩壠頭空務欲深細第一徧鋤未可全深第二徧惟深是求第三徧較淺於第二徧第四徧又淺於第三徧蓋穀科大則根浮故也第一次撮苗

曰鏃第二次平壠曰耨第三次培根曰擁第四次
添功曰復一次不至則稂莠之害秕稗之雜入之
矣諺云穀鋤八徧餓殺狗爲無糠也其穀畝得十
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凡芸苗之法亦有可
鋤不可鋤者早耕塊撥苗蕟同孔出不可鋤治此
耕者之大難責鋤也曾氏農書芸稻篇謂禮記有
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蓋耘除之草和泥漉漉埋於苗根下漚罨既久
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大抵耘治水

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瀦水勿致走
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芸之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
手排漉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荊楊厥土
塗泥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爲木杖加拐子兩
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撥泥土苗叢擁之苗根之
下則泥沃而苗興亦各從其便也今剗有一器曰
耘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慕文曰養苗之道鋤不
如耨耨今小鋤也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爲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此失耨之道也鋤後復

有耨耘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稂莠荑稗雜
其稼出蓋鋤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其
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爲鋤社以十家爲率先鋤一
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
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趨功無有偷惰間有病
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
後豚蹄盂酒遞相犒勞名爲鋤社甚可效也
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爲急糞壤者
所以變薄田爲良田化磽土爲肥土也古者分田

之制上地家百畝歲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
耕其半下地家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
中夏之地瘠薄磽确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
後世井田之法變強弱多寡不均所有之田歲歲
種之土敝氣衰生物不遂爲農者必儲糞朽以糞
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
糞上農夫食九人也踏糞之法凡人家於秋收場
上所有穰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之腳下
三寸厚經宿牛以踐踏便溺成糞平旦收聚除置

院內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至夏月之間即載糞糞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六畝勻攤耕蓋即地肥沃兼可堆糞再行又有苗糞草糞火糞泥糞之類苗糞者按齊民要術云美田之法綠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穊種七八月犁掩殺之爲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此皆謂之苗用爲嘗法草糞者於草木茂盛時芟倒就地內掩罨腐爛也記禮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今農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棄置他處殊不知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而土肥美也江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常盛農書云夏秋必先治田積腐藁敗葉剗薙枯朽根荄遍鋪而燒之即土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耙而以窖罨之肥壅之麻枯穀殼皆可以火糞窖罨雜殼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泥盪平田面乃可撒種其火糞積土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熟冷定用碌軸碾細用

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種麥種蔬尤佳又凡退下一切禽獸毛羽新肌之物最爲肥澤積之爲糞勝於草木下田水冷亦有用石灰爲糞治則土暖而苗易發然糞田之法得其中則可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燒殺物反爲害矣大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家嘗於田頭置塼檻窖熟而後用之其田甚美北方農家亦宜倣此利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掀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同大糞和用比嘗糞得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立見損壞不可不知農書糞壤篇云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埆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磽埆之土信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栗土壤雖異治得其宜皆可種植今田家謂之糞藥言用糞猶用藥也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爲簷楹以避風雨飄浸屋中必鑿深地甃以磚甓凡掃除之土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藁落葉積而

焚之沃以肥液積久乃多凡欲播種篩去瓦石取
其細者和勻種子疎把撮之待其苗長又撒以壅
之何物不收爲圃之家於厨棧下深闊鑿一池細
甃使不滲洩每舂米則聚礱簸穀殼及腐草敗葉
漚漬其中以收滌器肥水與滲漉泔淀漚久自腐
爛一歲三四次出以糞苧因以肥桑愈久愈茂而
無荒廢枯摧之患矣又有一法凡農圃之家欲要
計置糞壤須用一人一牛或驢駕雙輪小車一輛
於諸處搬運積糞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種藝

稼穡倍收桑果愈茂歲有增羨此肥稼之計也夫
掃除之猥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爲膏
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
爲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
區宇之間善於稼者相其各各地里所宜而用之
庶得乎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俾業擅上
農矣
南方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爲
溪堨(音謁)水蕩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

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堨上置水閘以備啓閉若塘
堰之水必置涵(音函)竇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
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
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爲槽架連
筒陰溝浚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若
下灌及平澆之田爲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
車三車之田又爲次也其高田旱稻自種至收不
過五六月其間或旱不過澆灌四五次此可力致
其常稔也傅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

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之制由人人力苟修則
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
灌溉之利也凡農家所種宿麥熟最宜早收故韓
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
若候齊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抛費每日至
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搬
載不及即於地內苫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
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碾一遍起稭下
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

檿之剔之其檿其桑桑桑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甸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魯可蠶青州厥篚檿絲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檿其桑則齊可蠶荊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則梁可蠶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循之蠶夫之於五穀非能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蠶也今天下蠶事疎闊矣東南之機杼吳越閩最夥取給於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於閬繭予道湖閬女桑𢑱桑參差墻下未嘗不美也郡女紅之廢而病四遠之情也夫一女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乎半天下女不織也豈第五十之老帛無所出不織則逸逸則淫淫則男子為所蠱惑而風俗自以頹壞今天下門內之德不甚質貞每歲春贖姦淫十五毋亦蠶致不興使然與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

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彼大夫之家而主猶績柰何令天下女習於逸以趨於淫乎國家蠶桑載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大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為差特廢不舉耳故月令躬蠶之禮詹母績愆之辟與令甲桑麻之數此三者不可講迂而不講也桑名[illegible]

[illegible]桑[illegible]

[illegible]曰桑種甚多[illegible]所名者荊與魯也

荊桑多椹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荊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荊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去聲紗羅用禹貢稱 篚檿絲注曰檿山桑[illegible]荊之[illegible]魯桑之類宜飼

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椹之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葢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雞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堅強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輕秕不寔者曬令水脉才乾種乃易生

凡桑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螟子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宜用宿條向陽者庶氣壯而茂嫩條陰翳而難成根株各從其類然荆桑亦可接魯桑梅可接杏栨可接李接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脊

利刃小刃一枚要當心手凝穩又必趁時以春分前後十日為宜或取其條纔青為期然必待時暄可接蓋欲藉陽和之氣也一經接博二氣交通以惡為美以彼易此其利有不可勝言者夫接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此用細鋸截去元樹枝莖作盤砧高可及肩以利刃小刃際其盤之兩旁微啓小罅深可寸半先用竹籤測其深淺以所接條約五寸長一頭削作小篦子先含口中假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罅中皮肉相對揷之既用樹皮封以紫寬緊得所用牛糞和泥斟酌封裹之勿令透風外仍上留二眼以泄其氣二曰根接鋸截斷元樹身去地五寸許以所接條削篦揷之一如身接法就以土培封之以糞園護之三曰皮接用小利刃刀子於元樹身八字斜劄之以小竹籤測其深淺以所接之枝條皮肉相向揷之封護如前法候接枝發茂以漸去其元樹枝莖使其枝茂四曰枝接如皮接之法而差近之五曰壓於切攝接小樹為宜先於元樹橫枝上截了留二尺許於所取接條樹上一眼外方方半寸刀尖刻斷皮肉至骨併帶凝揭皮肉一方片須帶芽心揭下已篤少時取出印濕痕於橫枝上以刀尖依痕刻斷元樹壓處大小如之以接接之上下兩頭以桑皮封繫緊慢得所仍用牛糞塗護之隨樹大小酌量多少移之六曰搭接將已種出芽條去地三寸許上削作馬耳將所接條併削馬耳相接之封繫糞壅如前法今夫種植之功其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瘠為嘉禾易碔砆而為美玉世之欲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去蠹法桑葉不無蟲蠹宜務去之其法用鐵線作鉤取之一法用硫黃及雌黃作煙熏之能死或用桐油燃傷樹

勿用夫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矣復剔其蟊蠹柳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所當覩傚也夫民為國本本斯立矣既興其利而復除其害為治之道無以外是苟審行之不惟得勸課之法抑亦知教政之本歟

蠶繅

王盤曰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葢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夫育蠶之法始於擇種收種藏種取繭之中向陽明學厚實者蛾出第一

日者名茵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鋪連於搥箔雄雌相配。至暮拋去。雄蛾將母蛾於連上勻布所生子。環堆者皆不用。生子數足。更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子。冬節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水極凍。浸三日。取出復掛。年節後甕內豎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日高時一出。每陰雨止。即便晒暴。蠶子變色。要在遲速由己。勿致損傷自變。桑葉已生。自辰巳間。將甕內取出舒卷提撥。亦無度數。但要

第一日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却用紙密糊封了。還甕內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蠶生宜高廣牕戶。虛明易辨眠起。仍上於行槌各置帘牕。每臨早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竇。令可啟閉。以除濕鬱。若新泥濕壁。用熟火薰乾。牕上用淨綿紙新糊門窗各掛葦簾草薦下蟻之時。勿用雞翎等物掃拂。惟在詳款稀勻。不至驚傷稠疊生疥。取葉著懷中令煖。用利刀切極細蓐於器內。蓐紙上勻薄。將連合於葉上。蟻聞葉香

自下。或過時不下。連及緣上連背者並棄。養蠶蟻時。先辟東間一間。四角挫壘空龕。狀如三暑。以均火候。謂屋小則易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撤去。擇日安槌。每槌上下間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鋪砌碎稈草於上中箔。以備分擡。用細切搯軟稈草勻鋪為蓐。又採淨紙粘成一片鋪蓐上安蠶。初生黑色。漸漸加食。蠶母後漸變白。則向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復變白。則慢食。宜少減。變黃則短食。宜愈減。純黃則停食。謂之正眠。眠起

自黃而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而黃。又一眠也。每眠例如此。候之以加減食。凡葉不可帶雨露及風日所乾。或浥臭者。食之令生諸病。嘗收三日葉以備霖雨則蠶嘗不食濕葉。且不失飢。採葉歸必疎爽於室中。待熟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大槩亦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雖有熟火。各斟量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溫煖。蠶母須著單衣以為體測。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熟火。自身覺熱。蠶亦必

熱酌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巳午之間。時
暫揭起窗間簾薦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窗。北風
則捲南窗。放入倒溜風氣。則不傷蠶。大眠起後。飼
罷三頓。剪開窗紙透風日。必不頓驚生病。大眠之
後。捲簾薦去窗紙。天氣炎熱。門口置瓮。旋添新水
以生涼氣。如遇風雨夜涼。當將簾薦放下。其間
自小至老蠶滋長則分之。沙燠厚則擡之。失分則
稠疊。失擡則蒸濕。蠶柔輭（而充切）之物。不禁揉觸。小
而分擡失於愛護。太而分擡。或懶倦而不知顧惜

久堆亂積。竈撇高拋。損傷生疾。多由於此。蠶自大
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繭多少。全在此際。北蠶多
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日見有老者。量分數減飼。
候十蠶九老。方可入簇。值雨則壞繭。南方例皆屋
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蠶少易辦。多
則不任。北方蠶多露簇。率多損壓壅閼（音遏）。南北簇
法。俱未得中。今有善蠶者。一說南北之間。蠶少疎
開窗戶屋簇之則可。蠶多選於院內構長春草厦
內制蠶簇。適以本桑平鋪蒿稍。布蠶於上。用蓆泊

圍護。自無簇病。實良策也。又有夏蠶秋蠶。夏蠶自
蟻至老。俱宜涼。惟忌蠅蟲。秋蠶初宜涼。漸漸宜暖。
亦因天時漸涼故也。簇與繰絲法同春蠶。南方夏
蠶不中繰絲。惟堪絲纊而巳。周禮忌原蠶歲再登。
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
最不宜多育。務本新書云。凡繭宜併手忙擇涼處
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繰相逼。恐有不及則有蛾
浥籠烝之法。士農必用云。繰絲之訣。惟在細圓勻
緊。使無褊慢節核麄惡不勻也。繰絲有熱釜冷盆

之異。然皆必有繰車絲軖。然後可用。熱釜要大。至
於釜上接一盔甑。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
板欄斷。可容二人對繰也。水須常熱。旋旋下繭。多
下則繰不及。鬻損。此可繰麄絲單繳者。雙繳者亦
可。但不如冷盆所繰潔淨光瑩也。冷盆要大。先泥
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溫煖長勻。無令乍寒
乍熱。可繰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繰雙繳。比熱釜者
有精神。而又堅韌也。南北蠶繰之事。摘其精妙。筆
之於書。以爲必效之法。業蠶者取其要訣。歲歲必

得廣上以廣府庫之貲資下以備生民之繡帛開
利之源莫此爲大

一都御史鍾化民種桑法

種桑在正二月至八月亦可種根要理直泥要挨
緊當以水糞澆灌方有生意

桑有二種一種有桑椹即以桑椹植地一二月即
出一種將桑樹柔條攀至於地以泥壓於其上每
一桑眼即發一枝待至二三尺長其桑有根用剪
剪下移種於地上即成桑樹如今年壓明年起明
年又壓後年又起生生不窮

一養蠶法

每年清明後四五日將上年所收蠶子以衣服包
之臥於身下取其煖氣十餘日即出出後三日將
鵝毛收下置紙糊小筐中一二日曬蠶日出之時先
搭一棚以布圍之將蠶微曬不可過熱一二日火蠶
用溫溫微火置於缸內將蠶烘上稍取火氣亦不
可過熱當此之時蠶體甚爲細微只宜以桑葉細
細切之及時餵養致於七日謂之頭眠眠則不食
葉矣及兩週時又食葉又五日謂之二眠眠則又
不食葉矣越兩週時又食葉又五日謂之三眠其
名出火出火分筐以秤稱之每一觔四兩爲一筐
越五日謂之大眠大眠後五日或六七日蠶身黃
亮口中吐絲則熟矣蠶熟先以麥柴作山搭於空
中將蠶漸放麥柴山上其下生火烘之越五日而
繭成羣衆人而采繭將繭粗者另收一處只作紬
絲細者另收一處乃作細絲滾潭中取清水漸入
一鍋內[illegible]以石[illegible]抽絲

一繭[illegible]

一[illegible]

康濟譜救荒卷之十一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荒有人事亦有天災救雖無奇策略可推人事苟修天災或回次救荒第十一

潘鱗長氏曰周官荒政十有二不以歲穰弛備乃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為先之者矣故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德政之不修一旦有急賑而圖之庸有及乎爰考古今諸君子救荒之法非不犂然悉具而終不為奇策者若曰有之而不足恃焉耳伏覩

祖訓有曰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嘗在心則民安物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噫此我

高皇帝致治之本即古帝王無逸之心也列

聖相承靡不注念至

今上祗德格天亦惟日惓惓以救焚拯溺為生民慮於以奉而行之宣德達情是在有俯君子凡百君子念之念之民欲嘗飽歲不嘗豐綢繆計跡風雨憂大稽諸往迹參以時宜斟酌而圖其安全庶幾無忝厥位而祿養之出亦不匱焉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禮文眚減征減省）八曰殺哀（謂喪凶之節亦減省而專理荒政）九曰蕃樂十曰多昏（殺禮多昏使男女及時得以相保）十有一曰索鬼神（修求廢祀以底民厭）十有二曰除賊盜（嚴民飼便劉竊故嚴刑以除之）遺人掌邦之委積

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謂一月之食）人四鬴（六斗四升曰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真文莊曰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平時收諸委積以待

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凶豐以爲斟酌移就之法也。此可見先王之時，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素車，食無樂。

李悝相魏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日一，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

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潘鱗長氏曰：往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下罪犯自流徒以下，許其以穀贖罪。余謂罪穀備賑，此荒政遺意也。乃有司者易粟以鏹，囊橐其間。經國者懲其冒也，或收之以濟邊。誠宜歸贖鍰于有司，以備積貯。仍勅自今凡罪贖一切輸穀，毋聽折納，而又嚴侵漁之禁，積久而稽，則做李悝平糴法行之，斯乃藏富郡國之策。即有飢歲，民無捐瘠，亦可以省朝廷竭濟之費矣。于財計又豈無補乎。宋蘇轍曰：天下之患，生于太怯，而成于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是以天下之事舉無可爲者。蓋興事之難，自古嘆之矣。噫，安得如李悝其人而與之論財計也哉。

按朱文公有言，自古國家傾覆之繇，何嘗不起於

盜賊盜賊竊發之患何嘗不起于饑餓時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是以先王于民也備之于未荒之前
救之于方荒之際而又養之于巳荒之餘誠以禮
義生於富足一旦飢餓切身吾民無所倚賴或遂
至于犯禮越分非獨慮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
之或以蕩也是以太平無事之時恒爲亂離反側
之慮豐登有餘之日恒爲荒歉不足之憂是以古
昔盛時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十
十年通計之則餘十年之食矣今不能盡如古制

凡藩府州縣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
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其
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
此斂民以爲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嘗年則依例挨
陳以支荒歲則別行關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贏
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隨處通融
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巳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
大抵備荒之政不過二端曰斂曰散而巳有以斂
之而積久不散則米粒浥腐而不可食有以散之
而一切不斂則倉廩空虛而無以繼富者有破産
之患貧者無償官之資有司苟且具文追責往往
未荒而先散及有荒歉所儲巳空飢民有慮後患
者寧流移而死亡不敢領受甚至官吏憑爲奸利
給散之際饑者不必予予者不必饑收斂之時償
者非所受受者不必償其弊非止一端必欲有利
而無弊莫若盡捐予民不責其償之爲善若或土
地之隅隘人民之衆多遇有凶災難于取具賑饑
之後豐年取償可分民爲三等上戶償如其數中

戶取其半下戶盡予之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
以後百穀收成之後藩府州縣將民間所種有無
成熟分數通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鄉無收
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若干戶須賑饑者幾家
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
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爲備或招商賈以之市
或請於　朝廷有所蠲貸或申于上司有所干請
凡百可以爲賑濟之備者皆于未荒之前而爲先
事之慮歲歲而襲其嘗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

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
耿壽昌爲大司農當漢宣帝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奏言宜糴三輔弘農等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丘文莊嘗言壽昌初立法請行于邊郡恐內地行之不能無弊然司馬溫公以爲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

官取其利法之善者莫過于此則豈獨邊郡可行哉所慮者不得奉行之人耳
顧光裹氏曰壽昌一言而爲萬世利其爵關內侯固其宜哉但後世習行愈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違則追感鞭撻甚于稅賦名爲和糴其實害民又至救荒之時慳吝不發卽發亦多衙門有力者包之不能遍及鄉村若用常平錢于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而鄉村下戶卽以錢賑之亦可又此法原無歲不糴無歲不糶上熟糴三而

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卽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此無歲不糶也夫然故不患積久成埃塵亦不患侵用徒文具耳
全孝章氏曰無歲不糴則遺秉滯穗皆成崇墉而不虛其有餘無歲不糶則紅腐既免菜色且瘳而不病其不足而復酌于時之豐嗇以準其出入之衡上與下相緩急而民與農不相爲厲斯無失常平之意乎顧弃眞情實意出而圖吾民者何以幾焉

伏湛守平原四方兵起歲復大侵湛謂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百姓皆饑奈何獨飽悉捐俸以賑老弱郡賴保全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起拜司空行大司徒事
潘鱗長氏曰伏忠公保全江淮以循良見稱一時之公論也且斬督謀爲其起兵教子隆死于張步而光武以蘇武方之是殆所謂循良之臣也恐所惜者自徵爲尚書令行司徒事典定舊制宜斟酌

三代典章爲漢家立不刋之制而乃因陋就簡略不可否損益于其閒是豈以道事君者哉然則惠公之才直可爲守令而不旬以宰相也

迂菴子曰財散則民聚此天下萬世治平之論也今天下民力竭矣所以一富歲侵使守令非其人鄉紳非其人積猾豪右萊從而禁糴遏糴以肘掣之民未有不嗷而爲盜相率以圖此旦夕之飢寒者試觀新城溧陽銅梁等縣矣非有以激之而百姓聚亂柰乎今有法于此惟令推誠勸誡鄉紳

大戶富歲侵時毋乘米貴翔糶務圍戶分設一米舖于門首使小民糴糶之價照時估不得過爲增減而爲鄉紳大戶者尤當時時覘稽其米之美惡升之大小毋令僕人有攙糠粃和攙濫稻如舖家之弊則此吳衙一巷某村一鎭之民俱有生地且先無舖家攙糠之害并斗大小之害攙糠拌水攪濫稻之苦四苦既無則人無轉徙之志矣就中鄉紳大戶每對數圖戶量減壹只或以賑此窮民則此一街一巷某村某鎭之民盡免吾除隔之者焉一

變出於不測而此輩平昔不能忘念無所覬望且爲我之干城竭力效捍其寇耳不則惟恐其不亂之人先覬我之所有而又加豪奪歟愁於乎昔于是乘機而先爲之報復新城溧陽等非明驗歟吾乃知明炳幾先之君子決不爲此賊身之道也有地方之責者愼勿以爲迂而忽之憶余崇禎丙子秋已截漕撥於我惠未幾復奉旨今己卯春夏之交江南蝗蝻而米價騰貴每斗計白錢念八文雖當事講求救荒有禁擅價非將米糶然價終若干難

乎者緣先年庚貨旱稍蓄居積糧收故耳隅鄉紳徐九如陳雅甫唐濟問等令升諸君子爲之倡而一時鄉紳殷家大戶無不出米於門首糶小民不府囊羅每升定價廿八文小民咸感激稱便中如徐陵兩先生募捐糶米門首稽查米鉞之出入與余從前所謂攙糠拌水摻錢升斗小大之四苦無矣迨諸鄉紳儲糶將盡而撫臺張玉笥先生按臺任文孫先生各市米並不若至矣歟此兩縣米價少平今庚辰辛巳各縣米斗錢五百餘文

使非大中丞黃又生先生日率郡守陳懋菴先生司李倪伯屛先生長吳葉牛兩令君鄕紳王玄珠沈因仲項水心陸子玉李如穀申青門趙彥琢諸君子等講求荒政多方設賑蘇幾無民矣可見救荒無奇策只在當事先生與諸鄕紳一副眞實爲民精神全注於地方而小民無不受惠者耳

第五訪令新鄭政成化行三年之間隣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守張掖歲飢粟石錢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須上報是棄民也大守

願以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之順帝璽書嘉美擧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盜賊

潘鱗長氏曰賑濟之法惟不泥申報庶其有濟如訪之用心眞卓哉仸民之君子也又我　朝王端毅公巡撫江北諸郡時淮徐大侵民死者相枕藉公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京儲賑之近者日飼之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用米二百六十萬餘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者四十人密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于至誠人人爲之盡力初淮上大飢　帝於樓橋上聞璽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公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矣觀此則世之聽左右而泥于申報者豈直戕帝王如傷之仁而實違上天好生之心也

陳登令東陽歲大侵百姓流離轉徙者相半登乃籍

廬舍度隴畝爲之設[illegible]得舍宇一千三百有奇招諭流民使復舊業其有羸病[illegible]者貰其姻屬使負歸之不贍年斷民之流散者歲聚稍其廩餘以給病瘠其强壯者則令日供官作以就食爲州牧閭謙表爲典農校尉去之日居民號泣爲之罷市

潘鱗長氏曰觀陳登救荒東陽與王端毅賑飢淮北當是古今同心可見法無難易只在仁民者力行之何如耳〇又我　朝何景明與藩司論救荒書頃者　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背稅命守臣存

撫賑貸此主上惻念元元之意甚渥也今郊
壓鄉鄙之民損室廬去田疇訣兄弟叛父母而出
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爲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
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以待斃有快于速
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詘往事
已可鑒矣此亟執事者所宜究竭知慮紓避獻布
隆惠以寬民生承會盡意之所以然利害之實不
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節而外無應務之
策甚非所以謹塗崗之夫龠歆宣 聖上之實澤者

也竊爲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
役之勤盜竊之憂此爲三害其所利于民者獨發
倉廩一事耳夫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
舍一啓豪強驕集里胥鄉老權貸佑富公家之積
秖以飽市井游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藏
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升斗鄉民有入
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貸餅餌自啖而卒不得與
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等死耳閱目覩可爲
痛惋夫欲有所與必先爲去其所奪養馴兔者不
畜獵犬植茂樹者不尋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
不抽其薪徒酌水泡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
而封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與一利
以救民之凶也何以異此是書不減鄭一拂流民
圖疏其剴切更過之司牧者熟體而善味之未必
無補於荒政云爾

韓韶爲嬴縣長嬴被寇久廢耕桑其流入者多求索
衣糧韶憫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活萬餘戶主者爭
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嗣後守慕義賢竟無所坐

任昉守義興歲荒民散以巳俸治粥活飢者甚衆民
有産子不舉者昉嚴其禁如殺人之罪有孕者輒助
其資斧全活者千餘室所得公田俸秩悉分贍貧窶
兒妾惟食麥而已民有訟者隨路決之

潘鱗長氏曰昉可謂仁者也捐廩餼以活飢民割
公秩以贍貧窶而又施資助孕禁俗以不舉子之
罪此仁民一念凡爲民牧者之急務也而卒不聞
有力行之者何也無他飽見妻之念重斯時有所

不暇耳。

楊遜刺光州。時歲歉。遜欲出粟賑。所司懼不敢。遜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賑。然後申表。進帝聞而嘉之。

潘鏻長氏曰。周禮荒政十有二。備也。非救也。所云薄征緩刑弛力。卽當歲荒。亦不可廢。所云索鬼神。乃倉卒鬭祈禳之舉。至云除盜。則又在平時爲政矣。遭亡國之荒者。備易而救難。遭天下之荒者。備難而救易。民情不透者。備與救皆爲民害。士宜不

講者。又輒以西北之所樂。爲東南之所若。故必謀于賢士大夫。而權衡斟酌焉。始不至于偏枯。而民乃有濟。猶不可諉諸左右以益其荒也。至于左右循申報之格。然後出賑。更宜獨斷。不可泥也。

長孫平領度支。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簡較。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致堂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飢凶。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升斗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倣隋氏爲法。而擇長民之官。鄉落有社。社各有長。設勸農之法。稍以救荒之政。參乘其數。民之飢也。庶有瘳乎。

潘鏻長氏曰。隋法雖善。莫若遵我

太祖高皇帝之定制。洪武初。令天下郡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防守。以便荒年賑貸。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又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後有司雜務日繁。于凡便民之事。率無暇及。戶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民無所賴。官無所措。況今天下官廩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不存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

建宇禮僧且至愚之人也修設請速賑殺煩[illegible]此乃不仁大智之所爲舊爲君子可

不得其人則百弊與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搦年來因循亦不之及此事雖若可緩其實關係甚切此段乃節錫公士奇預備疏也呂東萊氏有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其次也咸無焉設糜粥下也愚謂設糜固下然猶勝于仰屋竊嘆坐視其死而不救者也

迂菴子曰往蔡雲怡李杭時劝復社義倉亦云長

孫之法甚善顧令富民耗于侈靡貧民疲于征求自贍不給誰復肯出一粒以備荒者然亦未有以作典之耳杭俗崇佛每建宇餚刹禮僧放生爭捐鏹金立成勝果如鄉約講畢申諭之曰爾輩同里同甲生斯育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等情誼倘遇荒歉目擊餓莩寧忍秦越相視夫建宇修刹何如每里修厫積粟禮僧放生何如同里賑貸助乏其每里推賢士大夫爲倡或有司稍捐羨餘以興起之令各富戶隨力捐資修建社倉漸次積貯乃于里中擇一家殷行篤者爲主置一簿開于有司而平時出入則聽民間通融權貸出陳易新如遇凶荒或煮粥或賑米總之還周一里之急此蓋借彼習尚施吾轉移維風厚俗之意誠推而至于天下萬世亦無不可行也故特錄此以備有心世道者採擇焉

附張公朝端常平倉議伏覩

大明會典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爲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責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

理蓋次災則賑糶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曰賑濟則賑糶在其中矣賑糶則常平法也奈何歲久法湮各州縣僅存城內預備一倉其餘鄉社盡亡之矣看得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則救荒之政誠當亟講顧既荒而賑救之也難未荒而預備之也易今之談荒政者不越二端曰義倉社倉此預備而斂散者也曰平糴曰常平此預備而糶糴者也昔魏李悝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漢耿壽昌令邊郡築倉以穀

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
利民名曰常平倉英雄豪傑先後所見略同萬世
理荒之上策在是矣今欲爲生成長久之計則常
平倉斷乎當復者玆欲令各屬縣備查四鄉有倉
者因之有而廢者修之無者各於東西南北適中
水陸通達人烟輳集高阜去處官爲各立寬大堅
固常平倉一所每歲將道府州縣所理罪犯紙贖
實將一半糴穀入倉或查有廢寺田産及無礙官
銀聽其隨宜糴買又或民願納穀者一如

祖宗已行之法一千五百石請勑獎爲義民三百
石以上勒石題名或如近日救荒之令二百石以
上給與冠帶五十石以上給與旌扁大約每鄉一
倉上縣糴穀五千石中縣糴穀四千石下縣糴穀
三千石各實之但不許逼抑科擾平民各擇近倉
殷富篤實居民二名掌管免其雜差准其開耗每
收穀一百石待後發糴之時每名准與平糶三石
二名共糶六石以酬其勞糶完即換掌管勿使重
役城中預備倉照常造送查盤四鄉常平倉免送

查盤止於年終各倉經管居民將舊管新收開除
實在總撒數目用竹紙小冊開報該縣縣將四倉
類冊申送各院并布政司及道府查考凡收糶俱
該縣掌印官或委賢能佐貳官監督不許濫委滋
弊穀到用該縣原發較勘平准斛斗收量明白暫
貯別所積至百石以上方許稟官一收如有臨收
留難及春收虛出倉收既收侵盜私用冒借虧欠
等弊查追完足各縣徑自從輕發落其有侵冒至
百石通詳定奪每歲秋冬之交或道府掌印官單

車閱巡視以防縣正官之治名而不治實者每
除無飢小飢之年不糶外或值中飢大飢四鄉管
倉人役稟官監糶另委富民數名用官較平等收
銀其放糶一齊當與四鄉保甲之法並行如該鄉
穀多即糶穀一日保甲遞穀少則糶穀分爲二
三日或四五日保甲一遍務使該鄉積貯之穀數
可待飢民冬春之糶數方善四鄉不能盡同各宜
審量行之大率賑糶與賑濟不同不必每甲壽賞
民而審別之以多寡其穀數如一甲應糶五斗或

一石或二石則甲甲皆同惟以穀攤人不因人增穀攙銀每甲一封亦可庶乎易簡不擾或甲中十家紛糴則每日每甲糴不過二人每人糴不過一斗此荒年賑糶之大較也每鄉除無災都保不開外先期將有災保甲派定次序分定日月某日糶某保某甲某日糶某保某甲明日出令保正副公擧貧民至期令其持價糴買如富者混買連坐保甲仍行宋張詠賑蜀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坐不得糴中飢糶倉穀之半大飢糶倉穀之全俱照原

糶價銀出糶不可加增寧減之大約減荒年市價三分之一方可壓下穀價不至騰踊武倉穀糶盡而民飢未已則愼選員役持所糶之穀本赴有收去處循環糴糶源源而來民自無飢救荒有功員役分別獎賞此蓄儲用社倉之法而糶用常平之意者也四鄉糶完即將穀價送官聽掌印於秋成之日就近冬選殷實人戶領銀盡數照時價糴穀雜牙脚等費曬揚等耗與造册紙張工食等項俱准開銷其穀曬揚乾潔官監上倉如法安置仍總

計糴穀正銀并牙脚折耗等費每石約共銀若干報官貯册以爲日後出糶張本官不得將銀貯庫過冬致高穀價難買如穀賤不糴責有所歸是倉不設于空僻去處恐荒年盜起是齎之糧也穀不隷于臺使查盤者恐委盤問罪是遺之害也行平糶之政而不用稱貸取息之法者恐出納追呼路青苗法之擾民也蓋社倉之法立則以時斂散富者不得取重息而貧民霑惠于六歲之中常平之法立則減價糶賣富者不得騰高價而貧民受賜

于數十年後大飢之日昔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飢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條將常平斛斗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已試之法信不我欺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也

宙刺永州方災歉乃斥官家什用所以供刺史者

每見一官長出行于迯則從之從者百人總計其役則縣凡千人此千人者豈非千虎而翼者耶

以加爲減妙用不變

妙用

得九十萬錢爲市糧餉州貧蹟轉險每飢人輒殍死
亩始築營平倉收羨餘以待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
潘鱗長氏曰韋公所供具什物及罷冗役二事此
最今日養民之急務昔宋熠云欲寬民力必汰冗
員蓋冗員多則冗役更繁而民必至于不堪其命
矣惜乎朱熠之疏不報于理宗之時而韋宙之政
今亦罕覯矣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時江淮旱或有請抑穀價者坦
曰所部地狹若直賤則穀不至矣因量加其直四方

聞之爭相輻輳價遂日減
潘鱗長氏曰當歲侵而妄抑米價此最不達時務
之人也蓋商賈徵貴徵賤趨時如鷙鳥之發別無
法可以招之惟不抑價所以爭趨恐後而價自減
矣盧公量加云者蓋善于用因也不可不知
劉晏爲轉運使時兵火之餘百費皆倚辦於晏晏有
精神多機智通有無曲盡其妙嘗以厚直募善走者
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食
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入賤出貴國家獲利而四
方無甚貴甚賤之病
潘鱗長氏曰晏以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
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則蠲收之諸道各置知院
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荒歉有端則計
官取羸先蠲免救助所須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
待其困弊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繇是民得安其
居業戶口蕃息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
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至危憊善救災
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

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多僥倖吏擧
爲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
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他產尚在賤以出之
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于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
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
能詣市轉相沿逯自免阻飢以爲二勝則晏之二
害二勝亦不可不知矣又按唐書劉晏傳州縣荒
歉有端則計官所羸先令日獨其物貸其戶民未
及困而奏報已行此正所謂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為民之時術籌光甚

范仲淹領浙西使吳中大饑殍殣枕路仲淹發粟及
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縱
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
遊是歲民多疫公欲興傭役以勞之使民得食其力
又氣血還動而疾病不生召諸佛寺主者諭之曰饑
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又新敖倉吏舍日
役千夫監司奏劾仲淹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
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者

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傭工技傭力之人皆得
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
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仲淹之力也

潘鑄長氏曰遇荒儉而興土木之工既可以免饑
寒又可以杜邪念真救荒弭盜之良法矣

程珦令進賢值縣大水稻麥盡亡民病食瀕死而郡
謫租甚薄珦歎曰民將流亡無以恤之而復因以誅
求吾弗忍也乃自于府令獨免明年民稍蘇親巡隴
陌勸督耕種撫慰甚勤疲羸幼稚者賑給之俾復其
所民産壞于水者並弛山林藪澤民恣取為房屋於是
饑者食勞者息鰥寡孤弱咸有賴焉境內有婦人傭
身以養其姑其子為人牧牛乞褁飯以餉祖母珦廉
得之為紀其事給以錢粟

潘鑄長氏曰士君子為政但能為其所欲為不傍
古人格式不顧眼前毀譽不較目後利害惟求慊
于心而民未有不蒙其澤也觀程君之治進賢則
深有味乎此矣

曾鞏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

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前期喻
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
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
價為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
官農事賴以不乏又知洪州會歲歉大疫自州至縣
鎮亭傳舍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自養者以官舍
舍之資其飲食衣衾之具責醫候視記其所全以為
殿最人賴以生市里不知也

杜衍知乾州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

調度有法並覺詳畧

井井皆可立爲世式

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令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益人皆便之

潘鱗長氏曰禁糴則買者不至平價則賣者不出不至不出則粟紅貫朽何益饑荒之民惟黙運平價之意于增損之中數商大賈亦自無權也

韓琦知益州路時歲饑流民轉徙他郡公至蠲其租稅募人入粟以濟饑民招募壯者等第列爲廂禁軍

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徼劒門關民流移欲東者勿禁撫活流亡百九十萬蜀人喜曰公之來更生我也慶曆三年陝西饑詔公安撫之公到部以便宜寬其征徭免田租給復一年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員七百六十人時河中同華等州饑民相率東徙公選官發倉廩賑之蒲華同所活百五十餘萬口他州稱最

潘鱗長氏曰今招撫之法莫良于選任賢良有司如韓魏公之寬征徭免租稅以安其心更加富賑

二公之安置廬舍田種牛具使之開墾以附其籍其州縣之遠者更置廉明仁愛之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其生理而絕其非爲之心卽流民且化而爲良民矣是在有心世道者行之

趙抃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通衢禁增米價抃獨榜通衢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殍

按熙寧八年吳越大旱公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

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貸廩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于籍乃録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

以去其家者勿給討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諸州皆榜禁增米價公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自解金帶置庭下命糴米蘇是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與民爲糶米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者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

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宜者公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多輒行蚤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多出己錢是時旱疫吳越民死者殆半公所撫循無失所纖悉具備殆可爲後世法○從古救荒夫豈乏人未有細心經理委曲周詳如清獻公者至立病坊以處疾疫則又慮超格外矣每見病餓路旁赤日淋雨任其暴侵曾不得一隙之地以就死

[illegible]棄猶不　[illegible]而一無　人[illegible]于如　[illegible]雖人以　下[illegible]不如　[illegible]　[illegible]收荒　無[illegible]正　欽[illegible]荒有　[illegible]政[illegible]　日荒政不　論于其年　救民不論　子得[illegible]　豐得之矣

則是病坊之全活可勝計哉○又按曾南豐作越州救菑記有云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有所紀者皆先事而爲計者也及考其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具備跡其科條富鄭公猶有加焉故南豐氏至贊之曰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于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嗚呼真知言哉

富弼知青州會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弼擇

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若干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有待缺寄居者皆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疾者廩之官吏皆書其勞約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爲之盡力又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取之凡活五十餘萬人而募爲兵者又萬餘人流民死者爲大塚葬之題曰叢塚自爲文祭之其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

職敢受賞乎。或有曰此非弭謗乃彌自全之計也。彌曰能全活數萬入不勝三十四考中書令哉彌行之愈力忌者亦無能難之。

潘鱗長氏曰富鄭公救荒青州百姓賴以全活者五十餘萬募為兵者亦以萬計今觀其法不過處以廬舍給以醫藥葬其病疫死者而開山林陂澤之利此皆世之有司所嘗試而為之者也然富鄭公行之獨効何哉蓋法生于心者也富公有良心而後得以行良法彼心之則無雖有良法其何以

行之哉。○丘文莊謂富鄭公立法簡便周盡可以為式然法之最善則在散處其人而委之待缺寄居之官吏故易集。愚謂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粟是也今之救荒者盡折衷其法或散粟或給粥以為式如此則庶乎吏胥不乘機而恣其侵尅饑民得沾實惠而不致于死亡矣。

杜紘為末年令歲荒民將他徙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飢若留能使汝無饑皆曰善聽命乃官給印券稱貸于大家約歲豐為督償于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民甚德之。

潘鱗長氏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二語婉妙朴潛轉多撫循所以父老聽之卒為沁心而留也凡眞語到絕無掩飾處自能動人詭托者祇見拙耳

滕元發知鄆州比歲旱甚百姓艱食元發到鄆為設方畧以為備荒之計次年大稔百姓安之會淮南京東大飢鄰郡赤地千里獨鄆州豐熟元發慮流民奄至恐蒸為癘疫乃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州民勸富

戶助財小民助力廣屋二千五百餘間井竈器用具備又勸倡義富族計田百畝出穀十石籍州得米二萬有奇遂為饘粥以濟其病弱者皆令醫治力强可任工役者使修宮舍學宮所全活者五萬餘人四方聞風歸之如市其流民感恩願為鄆民者十有六七比年增戶七百增口二千有奇鄆州遂成殷實

迂庵子曰慮周民隱者亦當有先事之防然孰能措置敏捷成功于旦夕如滕公乎此不但具仁心更饒神筭矣。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于滕公

誦之。

金孝章氏曰使飢民營學宮官舍更勝于修佛寺百倍雖同一權宜其中猶有正與不正之別大抵作事期于無弊庶務後人可覆也。

程顥知扶溝會大旱麥苗且枯顥令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有數畝闔境賴之嘗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水災民飢顥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顥曰盍亦自陳顥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濟

饑者司農視貸籍所賦不均亦怒檄縣杖主吏顥言濟饑當以口不以所賦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也乃得止。

潘游長氏曰余嘗請救荒之術無過於導溝廣修陂塘於無塘堰者當如程伯淳之掘井灌溉亦可然井又不如池塘以百畝爲約擇可池堰處將十畝開之深以丈許瀦其蓄洩中或蓄魚或菱芡以償此十畝之租縱遇大旱灌溉有餘矣今有司惟匆攝詞訟是急其餘池塘雖奉勘合行視祇

增里老一番科索務何嘗一至郊野見所謂塘堰如伯淳先生之治扶溝者哉及亢旱無收懇旨蠲免則已先期徵入且復科征于額外以自爲考成之圖此訟獄所以日繁而盜賊蔓滋也嗚呼可勝言哉。

鄭剛中判溫州歲饑流民載道勸守發倉賑之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業有措置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餓者給一錢戒曰勿拭押字次早憑錢給米饑者無遺守嘆服之

金孝章氏曰守意矜慎判才捷給總是實勘惠及于民然同官同心相與有成者最爲難得吾于此尤服鄭公之遇

范純仁知慶州餓殍載路官無穀以賑公欲發常平封貯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獲罪不赦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皆曰須奏請得旨可也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豈能待乎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耳或謗其所活不實詔遣使按時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晝

夜輸納，常平迄接使至，已無所負矣。

或問范忠宣之擢支常平爲救荒也，衆何故乃爲不可濟？鮮于長氏曰：無他，保官之情重，故坐視其死而不救，非有所憎惡於環慶之生靈也。觀忠宣獨任其罪，而不欲衆預之念，眞刀鋸鼎鑊之是甘，有非此無以活環慶之生靈者。此故衆議之不可而忠宣獨可之也。卒之民不公累，而輸納之無逋，夫非忠宣違衆不可之念，眞不忍坐視之情切，又何能感孚之速耶？人奚不爲忠宣之爲哉，悲夫。

范純禮知襄城，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商，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於佛寺中，後闕食，吾爲汝主糶，決不汝虧。衆賈從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至數十萬，鄰縣皆飢，獨襄民不知也。

金孝章氏曰：大凡作地方官者，先須以其身爲遠近之所信，則民且有心咸托，有令必從。如范公之諭衆賈曰：吾爲汝主糶，決不汝虧，而衆遂從命。當緣信之有素耳。至歲飢，而襄民不知，眞廣厦萬間之庇矣。

吳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遣人航海糴米以備之，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糴官米。至冬大雪，乃以原估易薪芻與民。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日與飯食；訪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卒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歲凶。

凡事預防，則患至始無張皇之悲，若臨渴掘井，纔得水而渴則甚矣。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飢，熹即日就道，至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又剏立社

倉法，豐歲俾民各量其力以入之，歲歉則出而散之民，民賴以無飢。乃日鈞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日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又知南康，值歲不雨，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取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歉年，

民不鈌食熹乃上其法於朝詔下諸路行之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鈌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願與否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米二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貧不能償者置籍以貸之其以惡濕不實還者有罰社倉之法昉于此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平當豐田嘗熟其利可久苟非嘗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斂

來歲秋時鈌本乃無以賑之莫如兼制平糴一倉豐時糴之則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糶之以摧富民封稟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寔爲長便也

潘黼長氏曰林駉論宋常平義倉語極剴切至當乃節其畧少參已意以附于此其論曰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糴之法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罷于元帝復于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置場置倉熙寧以來而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繇常平之始置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糴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復戾之時民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萊色之日民乏于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糴本而爲青苗之錢竊廣倉以求二分之息伐桑易鏹官爵厚矣如民貧何竊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政壞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于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此其始矣厥後弛于永徽壞于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制至於義朝罷復不常至于今日

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然義倉之所設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于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爲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民益相遠而爲軍國之資官知其斂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壞矣中興以來講明荒政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

於場以活其已饑之莩哉足有之與無其理一也
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嘗平出于官義倉出於民出
于官者官自斂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
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寔歛之其弊不但民
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嘗賦籮頭斛面
重斂取盈噫可嘆也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
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
之資于且徒啖以濟衆之稱雖藏不爲善藏之地
凶年始思啖饑之民何益哉嚮願爲不聚實緣之

尹鐸毋願爲繭制擅發之汲黯寧爲催科政拙之
陽城不願爲發粟賑饑之韓韶則隣民實政隱于
常平義倉之外邵雍有言諸賢能究一分則民受
一分之賜有官守者曷諸
潘曦長氏曰朱子社倉之制真救荒之良法也倘
能師其意而行之無不纍然可見者在蔡雲怡李
杭時力建此法大有成効其法妙在附約保而行
意謂每鄉有約每約有倉以本里之蓄濟本里之
饑權豐歉之廉救歛秋之乏緩急相通不出同井

守望相生總利吾儕所以人樂從之也然尤妙在
做朱子之法勸賢主夫爲之倡凡輪穀樂助者與
孝子悌弟一體載紀善簿其犯罪應記懲釘扁而
知悔改者願輸穀若干石姑免載懲惡簿再犯不
悛然後載簿釘扁于門此亦本鄉中隨方設法鼓
舞流通之意也至建倉或約所或寬敞寺觀即于
叢觀內擇堅固空房置間或且隨量里之蕃寡以
爲增減既亦因便以省營造之費者也愚謂不如
直益以蓄獸之廢寺觀庵而爲倉嚴更便也

眞德秀知潭州屬民數食熬罷榷酤除解麴米申免
和糴以甦其民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
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幼
倉及義阡指官田租爲收舉學月試諸軍射兄營中
病者死者未葬者孕嫁娶者贍給有差
高定子知夾江會水潦存饑貧民競擢無所糴定子
曰女毋憂者第持錢往嘗所糴家以俟迺發縣廩給
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而償須臾米溢于市明年
有秦責償其半至秋而輸足民免於饑而公帑不廢

濟人光景惻然涌出輪王佳話

人稱其上不病國下不病貧中不病富一舉而三利備焉

潘鱗長氏曰病國而有益于民猶可也病富而有益于貧猶可也正恐貧民未或霑而國與富者先詘予嘗嘆近世舉事利不歸上下歸中若高君之克備三利眞奇遘云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嘗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並請蠲貸租稅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者以萬計民有逋債苦于不償者軾呼至詢之

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不得售非故負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案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易一扇因得盡償所逋郡人稱歎至有泣下者嘗上徵逋積欠書于哲宗

金孝章氏曰官能發民雖筆墨細事亦有用處看到此寫字作畫皆爲政事矣

潘鱗長氏曰東坡上哲宗書其略曰以臣及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

讀至此不敢催欠吏少者幷吏也

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嘗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於民間百姓何繇安生朝廷仁政何繇得成乎○往見無名氏石刻云鈞山高極入穹蒼人道虎爲殃行人過此不曾傷咸陽宮闕在平地高鹿食人無數計吁嗟乎苛政猛于虎斯言垂萬古加意民牧者當三復斯言

黃震判廣德軍軍有社倉歲課民納息民困至有自經者震爲之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民納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知撫州二月饑集富民耆老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集分有方全活者甚衆

附黃震再諭上戶榜

照得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嘉惠小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井盛事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糶

者曲體富室之情也懇諒貧民之食也然于富者
貧者太守兩有愧色也于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
種德寘寘而徒徇其踊價繼富之私也于貧者何
愧愧無以使之感恩富室而反爲此慳悍獨畏高
明之舉也太守有人心者也事與心違而㴱布其
失于境內是內欺其心外欺其民愧益愧矣與言
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以雪此愧也必欲雪之小
民固不能來米亦不能而能逃者獨富室也富室
其何以雪老也米價價昂令權在富室也守何能

尊之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
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
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爲乃安坐而奄有此
粟靜言思之愧也乎時而奄有之已不免愧今勤
動而有之者反不得食此粟死矣我安坐而奄
有者猶忍靳此而不之發又何如其愧也蠶方浴
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人民徧育于天下而五穀
生五穀爲民設也民生幾死矣而五穀尚恐爲我
私是猶奪之桑而不以飼蠶奪之乳而不以哺兒

其有愧乎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于我者吾父吾
兄行也生吾鄉而幼于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雖犬
相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乎居詡
詡笑語一家均也一旦艱食不思分已以與之而
反騰價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
有愧于人何如也自古治日嘗少亂日嘗多生于
亂者性命之不保爲何富之可安自我藝祖以仁
立國吾儕小人世世得生長于春風和氣中已未
之變亦幾岌岌賴我先皇及元老大臣再安宇宙

我亦遂得再土此土宅此宅田此田日積月累以
有此富是我性命朝廷所生也土田朝廷所保也
而富亦拜朝廷賜也生殺予奪皆在朝廷雖貧我
粟賦我財試甚而奪我富其何不可今朝廷遣官
厚以待我而我猶恐于自私其有愧于朝廷又何
如也愧于天愧于人愧于朝廷富室而與言及此
恐亦涕泗交橫如太守之愧發于中心而不能自
已也然則富室而必欲爲太守雪此愧不過自出
仁心自抑米價以惠鄉井財可愧者立變而爲可

風之盛事也官雖勸糶而我自勸分也富室而果有能此者糶二千石以上太守自旌賞糶萬石以上太守申朝廷補官也官者躐擢此太守所以報德而雪此愧也

此法甚妙不煩禁此弊無棄孩矣

劉彝知虔州會歲歉民多棄子于道彝揭牓通衢召人收養日給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看視推行縣鎮小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無夭閼者

葉夢得在武昌歲値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

路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凡全活二千八百人

丘文莊公曰按饑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東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之當時和歲豐之時雖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頸受刃而不肯與者一遇凶荒口腹不繼惟恐鬻之而人不售故雖十餘歲之兒僅易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偕亡而無益也然當此困餓之餘疫癘易至相染遇者或不之顧縱有售者亦以飲食失調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餓莩盈途死屍塞路有不忍言者矣臣謂唐太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之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莫若遇飢饉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爲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爲率量與所賣之人

以爲養贍之計用其所餘之資以爲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新名傳送邊郡編爲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外者不許勾丁如此既得以全其性命又得以濟其父母內郡不耗邊城充實是于救荒之中而有實邊之效或者若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存惟令江南之人有謫戍西北二邊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預備官錢買之待後于江南民戶有隷戍伍于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

其尺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隷近衞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抵數還官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武曰因飢募兵古有其事與日富弼在青州因饑民募軍萬計史可考也

許份知鄧州政尚寬簡務爲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荅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鄰路飢流死載道鄧州賴份獨安詔份賑濟份置場利室異器用異旗物鳴鼓給食三日一諭問飢飽而勞苦其病羸凡十

月全活饑民三萬六千九百有奇

潘鱗長氏曰往南直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席文襄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就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時饑莩塞途人至相食盜賊莫可制公被　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衆盜賊漸解適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稍甦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人沾實惠救饑如文襄與許鄧州又豈可日設糜爲下者乎總之惠當其阨設糜亦上策也不則給散銀米實滋弊端文襄之妙妙在先令州縣十里爲一局俟粥食兩月然後議給銀米所以人沾實惠而豪强不得爲奸也○又昔賢論救荒無奇策而以施粥爲下然施粥在荒歲最爲切要蓋有米四合可作粥四碗一人逐日得此儘可

度活以百人計之每日用米四斗每月該米十二石每米一石計銀一兩用銀十二兩可備一月貲粥以供百人以三月爲率是用三百六十兩即可全活千人也可見以銀糴穀分散者有限不如施粥之道易而得濟者多也豫是而推之正印官捐濟萬人佐貳等朋濟千人鄉紳大戶量其田畝之多寡或千人或百人則是一縣之中十數萬之飢民可不勞而濟矣是在長人者推誠以勸誠之可也

附賑饑保甲法 [illegible]定爲妙

招得弭盜救荒莫妥行保甲。三者相須並行方克成功。雖經院道節次申嚴未見郡邑着實舉行有在城行保甲。而在鄉不行者。有在鄉僅報保甲長而花戶不報者有僅報花戶數名而十室九漏者編排不公巡緝不嚴猶無保甲之效。胡可得邪。然是保甲雖爲緝盜而設是最治之之編之也民情莫不偷安故其蠲總雖爲賑飢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總也民情莫不畏擾故其成也易然要在

上之人嚴督掌印官擇廉能佐領官一員專董其事俱候秋收畢日審編先將城內以治所爲中央餘分爲東南西北四坊如東坊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爲號每保統甲十設保正副各一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其次南西北坊亦如之東坊自北編起南坊自東編起西坊自南編起北坊自西編起至東北而合務求河渠爲界不可亂大約如後天八卦流行之序自東坊之震起歷巽南方之離西方之兌北方之坎至東北之艮止次將境內

以城郭爲中央餘分鄉村亦分東南西北四方各量山川道里即令在城四坊保正副分方下鄉會同該鄉保正副量村莊爲界編之其編亦如在城法大村分爲數保中村自爲一保小村合鄰近數處共爲一保一保十甲聽自增減甲數因民居也一甲十戶不可增減戶數便官查也或餘剩二三戶總附一保之後名曰畸零此皆不分土著流寓而一體編之也其在鄉四坊保正俱以在城保正副分坊統之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幾保在城東

二保統東鄉幾保以至南與西北莫不皆然是保甲者舊法也分東南西北四坊而以在城統在鄉者本道之管見也蓋計坊分統內外相維久之周知其地里熟察其人民凡在鄉戶口眞僞盜賊有無饑饉輕重在城皆得與聞或有在鄉保長抗令者即添差人役協在城保正等治之此法行則不煩青衣下鄉而公事自辦矣有司唯就近隨事覺察在城保長使不爲鄉鄙害耳此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身使臂臂使指之意亦待衰世之微權也

而于弭盜賑飢尤爲切要編完以在城四坊保數及所統在鄉保數要見在城某坊一保統某鄉幾保某保坐落何地名及各甲數并保正副長百姓名俱要開寫眞正書名不許洞造排行類冊一本申送本道并本府及總捕官察考其保甲及花戶姓名造冊存縣庶幾有濟

○一示審法

夫賑恤所以不需實惠者止因官炤里甲排年編造而里中細戶散住各鄉不在一處故里老得任

意詭造花名借甲當乙無繇察核既住居不一則其勢不得不畢擡入城赴縣候審喧集躭延今本道與兩府吏民約報饑民不炤里排止炤保甲州縣官先畫分界小縣分爲十四五方大縣二三十方大約每方二十里每方內一義官一殷實戶領之如此方內若干村某村若干保某保災民若干名先令保正副造冊義官殷實戶覈完送縣仍依冊用一小票粘各人自已門首縣官親到逐保令饑民跪伏門首按冊覈察排門沿戶舉目瞭然貧

者既無遺漏富者又難詭名且不致聚集縣縣之民赴縣淹待它日散粟散粥亦俱炤方舉號挈領提綱官民兩便如此方內無殷實戶則附城市之民就有田莊在于此處多者僉之義官亦然義官若與保長殷實戶竭力尚義舉行有效者州縣官揭報上司用牌額花紅嘉獎

○一別等第

夫賑多詭冒良不如散粥便茅生儒之輩門楣之家有寧饑死不食嗟來者則賑尤不可後也所慮

賑粟散粥兩相影射重支則倉粟不及各保正副報冊之時即確察次貧願領賑災民某人極貧願食粥災民某人其次貧願賑者又分若干等某係正次應災賑若干某係極次應多賑若干庶無冒破

○一省冗費

比行審饑必以官就民若徒樹威飾貌不借民艱騶從滿途騷擾爲甚反不若就縣之便也凡諸長吏宜單車就道止用藍旗二竿執板皂隸四名行

李一損差遣書快馬走稱是中火止蔬肉二器如
正官遍歷不完分遣佐貳武教官陰醫巡驛等官
亦無不可但須單騎稱役自齋飯食可也

〇一定賑期

賑之不需實惠者非獨詭名冒領即賑矣里甲一
召四鄉雲集縣其居錯犬牙一動百動故也及至
城市動淹旬日得不償失遂棄而歸此殺皆爲里
長欲家窮耳今既編保甲可以隨方定期如初三
日開倉則初一日出示勸諭賑東方災民仰天

字號地字號若干方保甲帶領應賑人赴縣餘方
不許預動初四日賑西方亦如之南北亦然如東
方至者又視其遠近以爲次第庶無積月空回之
弊

〇一立賑法

臨賑無法則强壯先得孱弱空手甚至病瘠者且
踐踏而死矣當令各村保饑民隨地遠近各定立
某處聚齊弗混先后每一村保用藍旗一竿先引
次用大牌一面即紹冊書各姓名于上要以軍法

巡行保正副領各編戶執門首原票無貫從左而
入交票于官驗畢發二斗三升字樣于票執之向
廠口領穀一村保畢堂上鳴鑼一聲仍執旗牌從
右引出聽鑼聲則左者復入庶無混亂出者仍令
原人押送關外貧民不許在街停留富民不許邀
截討債再差探馬于近城二三十里外不時察訪
違者即枷號遊示以警其餘

〇一分食界

令貴踏者多止于城門則仍爲强梃所得啜而遠

者病者殘軀體者猶然溝中瘠也故莫若分界而
多置爨所令既每方二十里則以當中一村爲爨
所州縣出示此方東至某村西至某村南至某村
北至某村但在此方之內居住饑民已報名者方
得每日至中村就食令保甲察之不在此方內者
令還本方不得預此方之食庶乎方內之民極遠
者不過行十里而近者或一二里人縱饑餓然
午得一飽緩步而歸明日再至決不至隕命而一
方之內人皆每日得一飽矣

〇一立食法

夫煑粥之難難在分散待哺既衆彼我相擠隨手授之不得人人均其多寡當令饑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者下但坐下者即不許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街可容走動坐者令直其雙足不許蹲踞盤礴轉身附耳入頭竊亂察數爲難有起便手者畢則仍回本處坐至正午官擊梆一聲唱給出次食即令兩人擡粥桶兩人擡瓢杓令飢民各

持碗坐給之其有速食先畢者亦不得再與再與則亂生須將頭碗散遍然後擊二梆高唱給二次食從頭分散亦如之又遍然後擊三梆高唱給三次食從頭分散亦如之三食已畢縱能食者不得過多但冢免死而已然後再察簿中誰係有父母妻子饑病在家不得自行者以其所執瓶確再給一人之食與之携歸如是處分俱訖方令飢民起行其有流民欲去東西南北從此方過者亦照此坐食但食畢即分派保甲數人欲東者押過東方欲西者押過西方送出境訖明日不得預此方之一食恐其衆爲亂階也

〇一備爨具

煑粥之穀必發官倉不勸借富民但必須殷實戶領之所領之穀亦不必定將原穀以夫車絡繹于道但令伊將已穀舂用不失官數則已其所領倉穀任從殷實戶附城自糴在官胥徒不得指以糴官穀勒措之至于領穀之後殷實戶與保甲擇中村寬濶處所置竈十餘座或公館或寺院無則空

地搭蓋籬箔須可隱風毋令飢者凍死又當多置缸桶瓢杓其碗筯則令飢民自備柴亦取給于官穀若取于保甲又必指此以科派細戶矣不則令保甲編戶挑之煑粥之人借用殷實戶家丁應官與結算穀石之時不得指他人影射爲奸人飢必成疫須多置蒼朮雄硫薰燒以逐瘟氣其粥成之後又須嚴禁將生水攙稀致久飢者食後暴死

〇一發曆日

照覈官署一曆簿送州縣鈐印如今日初一起分

為二大款一本處饑民照其坐伍從頭登寫花名趙天錢地孫玄李黃有父母妻子病在家下不能來者公同保甲督的即註于本人下父係何名妻係何姓不得冒支前件以上若干人二外處流民又分作東西南北四小款一某處人某人係欲過東者一某係欲走西走南走北者其下即註本月保甲某人送出境訖違者連坐保甲前件亦結以上共若干人至初二日又分作三大款一本處舊營饑民即昨日給過粥者官則先照昨日舊名盡數填此項下來者分付先盡舊人照昨日坐定點名如有不到者紅筆抹去前件總結共若干人二本處新收饑民其有新來者令坐舊人之下以便令點亦結共若干人三外處流移若流民則每日皆新來者其昨日給過舊人除病老不能動移外再與給食餘者不得存留亦照前記若干人至初三日以後即與初二日同但初二新收者亦作初三舊管登如初三無新收即于本款下註無字如此不惟人數有所稽察有一人即有一人之食合勺米數無絲毫破

○一禁亂民

如此賑粟如此賣粥則邑無不遍之村人無不得之食病而死者有之餓而死者無矣即各處流來饑民在郡邑雖他人家之赤子在大造亦生成中之一物也縱不得賑亦得同食庶幾人已一視矣各災民但當安心守法聽候賑期本州縣窮民不許三三五五強行勒借富戶噪呼嚷亂致生事端其外州縣流民亦當散處乞食不許百十為群搶奪市集驚動鄉村令土人掩扉躲避卷察奉旨朝廷止憫窮民不恤亂民違者以亂民論打一百棍枷縛游示三日處以強盜之律如有富民能尚義輸粟者照賞格優待

迂菴子曰向見其云夫歲菑而民病者無備故也酌泉府而寡儲蓄者無政故也古人盡授田耕三餘一遺人掌委積以待施惠廩人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卒有方千里之水旱民不捐瘠今官無儲積野鮮蓋藏無論三年九年即一歲褒殃小民能不假貸足乎戶口繁盛之地即大有秋能不轉他

郡邑穀粟以飼乎。訐不登而更何以支。故曰無備也。義社預備等倉。棋布境內。乃折乾以備上官迎逆之費。而猾胥復陰陽乾沒之穀化爲金錢。而耗耗于雀鼠矣。按而詰者誰。故汲黯郭仲默之開倉。人雖效慕。每咋舌而阻。故曰無政也。上官報荅必須簡嚴。文移往覆。每致後時。幸不後時。而課額難敷。調停曲處。惟存留。或折。存留之法。無異養狙朝三暮四。沾惠無幾。或折又非舊額。每加價以斂。夫折納充數。民已不堪。准估價銀。因苗角利。所得甚

少。其傷實多。散貸賑饑。尤重厚德。然饑民散處郊垌。報名於閭右之豪。出入於奸胥之手。曠日持久。得失不警。竊謂四民之苦。惟農稱最。豐僅半菽。凶先溝瘠。歲荀饑饉。當先農。若將賑銀計畝均給。實授秉耒者。而用主冒領。必罰。或以賑銀抵充賦額。停糧不徵。而責佃主出粟轉貸佃戶。小民庶沾實惠耳。蓋三老凍餒。而公聚朽蠹。嬰以知齊之衰。道殣相望。女富溢尤。肸以卜晉之敗。荒貶之條。始於天子。宗廟鬼神。禱而不祀。平決獄囚。停止造作。

汰浮靡之費。放無用之獸。此救荒嘗法。奈何不一舉行。以見憂於百姓乎。救寒者雖有猾措累千。不如洪鈞一轉。廟堂略加撙節。勝有司補苴多矣。儲蓄之法。不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鍰。責其實。而郡邑令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誰使者布臬所積尤多。若行之十年。足備二年之賑矣。夫民饑得粟數斗卽活。今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生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囊數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

眞可痛哭流涕

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脩備。其在親民賢令乎。語最眞切痛快。錄之。

憂勞至此何神不格

錢佃守婺州。時婺大旱。佃至禱雨髮爲白。勸民出粟活七十餘萬口。政甲一路。時朱晦菴遺陳同甫書云。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其救荒之政爲諸郡最。

洪皓爲秀州司錄。宣和六年。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殍塞路。倉府空虛。無贍救策。洪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糴於城之四

腸每升損市直錢五緡米肆揭價於青白旗上延行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責糴不能自食者爲主之立屋於東南廢寺十八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頁變撫汲有職民有侵牟闘囂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然畏伏借用所掌叅運民錢會淛東綱嘗平粜四萬斛過城下皓遣吏錄漕糴諭守使截留守禁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亦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雖勿殺寧以一身易十萬人並留之居亡何廉訪使

此守如山不以御筆而輕民命與干城之倚也

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即延皓同往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制抵罪得爲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皓曰免戾幸矣安所賞但倉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數請而得至麥秋民相携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每伺皓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爲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鄉村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後使金流遞冷山還見帝求歸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以歸養耶卒以忤檜謫死

張養浩令堂邑毀淫祠三十餘後拜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浩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遇餓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壇祉大雨如注鈔昏即不可得米浩以銀創換之乃簡庫中未毀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印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米商即出糶詣庫驗數以

易鈔又率富民出粟爲奏補官四月未嘗居家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賑饑無怠容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病卒關中民哀之如失父母

真切爲民一至于此

潘鱗長氏曰元史養浩傳首稱幼有行義勤學業則其功名之盡美胎本之行義實之學業乎按養浩遺帑追還之事是其行義也能讀書不輟是其學業也然余最喜浩一聞命便散家之有以賑鄉里之貧乏又能隨路賑濟即此一念故宜雨禱輒至而民哀之如父母也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征取於正厲焉則橫苛濫而竭並下交病敢告司譏無曰苛誅之非藏而予爲聖次征榷第十二

潘鱗長氏曰財生於天地原上與下共之者也然往往什一在上什九在下非下之能獨多其多也乃其所爲托上于下耳古入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彼其用意豈出後世之制遠下乎哉或減或增或緩或急或用之術不得已或取之維日不足倘亦治亂得失之所基此而分者耶略陳事迹參以成周及歷代之制審時知變之君子當不至于河漢云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太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王制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注曰布者泉也絘布列肆之稅也總讀如租總之總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諸貨邸舍之稅也泉府者以其流通如泉故曰泉府）

司門掌譏出入不物者正（征）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者之老與孤（貪利而生莫若犯禁先王以義治之殉義而死莫若死政者先王以利養之刑賞當矣）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之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在國曰門在境曰關節璽節謂印章也司關掌察其貨之多寡與其節之給否以聯門市辨其合征合廛者而關白焉以征之也貨不出關者必爲飾之物司關沒其貨又加之撻罰焉凡宮道行之貨則以傳節出之傳書其數節驗其物也）

迂巷子曰聖王之政雖敦本抑末然稅其物必不復征其廛既征其廛必不復稅其物二者通融而行所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是也至司門所譏則司市僞飾之禁也司關所掌亦其犯僞飾之禁而不敢從關出入者也豈於商賈之常貨既征之于市廛又征之于門關乎戰國時不明此義徒見周人有市廛門關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並行之而商賈于是重困矣其後如劉歆之輔王莽開五均設六斡長安雒陽邯鄲臨甾宛成大都諸皆六

五均賖貸錢府官糴肆里區謁舍皆有征其下騷然受敝若王介甫借周禮變而爲新法其害尤甚紋布變而坊郭錢壓布變而自地錢質布變而搭罰錢總布變而爲保行錢又如鄭俠奏議所謂負水給薪擔粥提茶皆有免行錢故一壓人之法而遺害乃如此且市易置務而以呂嘉問爲市易官掊尅細民聚歛滋甚內帑出銀爲本遣人于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商旅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唐人置疾足同意耳豈周官司市之法哉嗚呼先王立

關以限出入立市以通有無固不廣後世之罔利而失其意一至此也然則待商之政庶兩利之哉

漢興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唐肅宗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籍江淮富商右族什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宋太祖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改更增損及

哲宗元祐中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權罷之先是蘇軾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大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通湊以壓大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廢切爲聖世病之

按法不稅五穀者豈獨如蘇氏說哉蓋五穀非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類原無征算故商賈貨

於關市者官可稅也若五穀則官旣入其租而關市又征其稅是一物而再賦之也豈王政乎哲宗蠲之是也然曰權則亦豈久蠲也哉

明朝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局設官凡商儈屠市田宅契券各有輸諸凡商賈欲齎貨賄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券是卽周禮節傳之遺意也至于五穀及書籍紙札則不許稅眞王者之政仁人之心哉

○山澤津渡

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
材凡畜聚之物（後世疏果竹木柴炭有税其原皆出於此）
後漢和帝永光中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
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税又詔山林饒利陂池
魚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税
按古言後漢賢君者稱光武明章而論和帝者亦
以誅竇憲一事爲剛明雄斷未盡然也跡其錄囚
徒舉寃獄罷鹽鐵之禁無非主于愛民及勅大官
勿受南海之獻而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

皆抑而不宣其節省謙降皆漢世之君所不常有
者至以離宮之園上林之囿假貧民而山林陂池
與民共之此澤梁無禁之後僅僅一見而已
宋太宗詔自今一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
如經市貨賣乃收税
明朝于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
興販竹木柴炭等物諸有河泊之處皆立官以考
魚課至元時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細至蓋藥麋
不有税我

太祖一切削去十存一二耳
劉晏爲江淮節度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爲
官多則民擾故于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煮之
鹽但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
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絶鹽貴則
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因輯附古今榷鹽之類以備參考

○榷鹽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鹽著於經始此）洪範初一曰五

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
按此乃鹽之根源也潤下之性無所不在如出於
海出於井出於池三種之外又有出於地者出於
木石者惟其無處不有故其爲利也博惟其無日
可少故其爲用也廣利博而用廣故後世有國者
于常賦外首以此爲富國之資焉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
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
世子亦如之

劉氏彝曰鹽之所產不同有掘於地而得者有風
其水而成者有蒸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爲者
有積于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
取其成于自然與夫玄酒明水奚異也蒸波之鹽
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散以奉先爲賓客共
形鹽爲虎形以共食羞宗廟饗也又副之散鹽
者致遠物以懷諸懷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于
土中其味特甘
丘氏濬曰周時設官掌鹽之政令亦惟以供祭祀

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主之所生產
民之所乘用商賈之所貿易上之人固未嘗立官
以禁之設法以斂之也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爲國管仲曰海王之國 海王者言其負
海之利而王其業 謹正 征 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
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菹薪
煮海水爲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 功也 而煮鹽
馬氏端臨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
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乎征榷取財也至夷吾

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
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針一刀所用皆欲計
之苛碎甚矣
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
按漢高祖省賦鹽鐵無禁故貨殖傳所載烏氏之
徒皆以鹽鐵起家富埒王者至如吳王濞煮東海
爲鹽而國用饒足遂至逆亂故班固贊云古者諸
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昭帝元始與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

者皆對願罷鹽鐵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御史大
夫桑弘羊自反復析辯故桓寬撰述鹽鐵論
按西漢食貨志則當時鹽榷實未嘗罷雖元帝時
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自此之後即鹽法寬急
不同而其禁其榷卒與古今相爲終始嗟夫管氏
功利之說其入人也深哉
東漢明帝時官自鬻鹽從尚書張林之言也議者以
爲失體
北魏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權稅利孝明即位甄琛

表稱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宜弛禁與民共之元
總以爲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
稅以助什一之儲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也
宜如舊卒從琛議

胡氏致堂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
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
日用而發室有近寶之害琛總之言皆未得爲中
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
害息矣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
鹽每斗十錢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變法盡榷天下
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及兵興劉
晏爲鹽鐵使

五代唐晉時諸州府俵散蠶鹽食鹽徵錢

馬氏端臨曰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后之爲國
者權利日至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賣之甚
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
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
於商稅於是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
戶而俵散抑配之此皇平叔之故智也

按唐書食貨志穆宗時張平叔請官自糶鹽韓愈
上言城郭之外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
或賒貸徐還用此兩濟今令人吏坐鋪自糶恐失
官利非得見錢必不敢售貧者無從得鹽若令人
吏家至戶到而糶必索百姓供應騷擾尤甚故韋
處厚議曰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
犯事必不得事遂寢處厚此議眞古今名言也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鬻私鹽以自給捕獲販者
數百人悉寬遣之官屬請治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
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
秋成當仍舊法

元絳知靜海時江淮制置使建言民有私販鹽滿二
十斤者皆坐徙止伍其黨民大駭皆相聚爲寇各持
兵先聲以讋制使爲名富民惶懼絳遂出令諭衆曰
海濱之民恃鹽以生非四方羣商逐利興販者比俱
令安集以擒其家凡犯者止笞而遣之繇是私販各

艘安堵如故。

潘鎡長民曰法制私鹽之禁秖防出境無使商鹽
壅滯以虧國課至于肩挑背負之者初未嘗禁
于境內興販也蓋以境內民間之食私鹽勢所必
至若捕鹽厲禁適爲捕夫戳猾徒激民變耳每見
捕夫與販徒黨而爲貿賄其囊賂錢任其藏運符
竈之弭獲者則剝商賽過鄉村山谷布散邀攔甚
至假搜捕爲名肆虐於羅網其有而且逮其
妻及至宗鄰無辜牽訴悉以私鹽抵罪矣若元靜
海斯得其體者哉。

宋初鹽策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
司操其羨以佐一路之費自雍熙後太宗以用兵之
饋餉令商人輸芻米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以穎
末（穎北鹽末淮鹽）鹽三種端拱中太倉置折中倉聽商人輸
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丘氏濬曰此後世召商中納之始蓋折中糧草以
贍邊兵也納金銀以實官庫兼之備丁夫之役無
月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
不激食是實邊足用之良法也。

宋初鹽鈔未行時于建安軍置鹽倉（在眞州）乃令眞州
發運將李沆爲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回船空皆載
鹽散于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
宋朝轉搬之法也丘文莊以爲可行于今日信乎其
可行也。

林氏駉曰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
船運米而入眞州回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
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利

宋朝天下末鹽之所出者于三路爲池二監十
場二十二井八百三十三歲入之多自兩稅之外莫
大于鹽利而海鹽解鹽最資國用。

○國朝鹽法

明朝于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
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凡遇關中鹽
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
召商中納不煩轉運而邊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
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

行之既久習以為常初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
賤計所入為有贏利未為不可後來糧料不足價
亦騰貴遂煩轉糴邊用索矣大都利弊悉于霍文
敏之議故全錄之

○霍文敏淮鹽利弊議

洪武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征至薄商獲
利厚故鹽價平賤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
五升商獲糴加邊糧仰足時淮鹽開中歲無定額
永樂以後歲七十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

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
場候支當年鹽也猶有守數十年或老死而不得
支者矣令兄弟妻子代支老令可考也曰存積者
存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搭價開中越次放支此
居貨罔利非國法正體也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
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商若
無見鹽許本場買補此即開餘鹽私買之禁也故
姦商借名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以贏利州
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

遂大壞今兩淮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
正德間或奸權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賣
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有未
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積堆所在名曰所鹽皆
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
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越奏華所鹽秤掣餘
鹽每二百斤作為小引稅銀六兩則取之過重自
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
中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奏精勞買高復取利銀

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業商人的身三路
支鹽勞費殆不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
益以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
鹽愈行正鹽愈滯亦其所也進商人中納利弊也
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
中策區猶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
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定鈔
一貫值錢千文額鹽餘鹽每引各給灶丁三本鈔
二貫五百文使得為實利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

抜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也其輸粟或折銀則或如永樂如成化如洪武之例蓋私鹽行繇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行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若干引許帶餘鹽若干引正鹽納邊糧若干餘鹽納邊糧若干聽與竈戶價賣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灶戶不辨驗官引輙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

引限三百五斤餘鹽一引亦如之革近年大包之弊勸借米麥之弊鹽場積年輸害各商之弊三邊提督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勿得又淹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令運司凡商人支鹽亦勿得又淹漕運鹽課提督邊儲互相開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休戚然後足以集事矜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兵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姓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灶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資灶丁者甚厚歲課七十萬引所以收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灶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灶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灶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爲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灶丁窮矣轉而逃適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手且握其喉一朝與之食

可聊生乎故無賑徒勸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七錢而尤重矣買窩賣窩利取三錢邊上料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三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愈利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過况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闢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

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旗而拒之在楊子江及各海濱者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設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官廳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于場之民十五以上俱集武勇氣復頑狠死刑不忌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耐鹽徒要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縣邑官兵不敢誰何矣禍釁所

極遂有不可言者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淮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洫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盗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成底績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益邊地不闢不收

久大之効者未之有也此兩淮利弊槩兩淮即天下可知矣

許氏國曰國家鹽政本以濟邊非利其歲課之入爲利也其行之之要在于恤灶通商故不專爲私販之禁而在于處置餘鹽也今奏討占窩二弊已革而引得搬通買捕則守支之苦亦甦又修復舊額量權本色則折納之弊亦云譎矣但大商中鹽一引原納銀入分永樂時輸粟二斗五升成化間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嘉靖時納銀七錢其

後減爲五錢不啻數倍矣既費引以來宜取償於官而今買補餘鹽既自買之又令納價於官如正鹽之數又有割沒之鹽有違限之罰有賑濟之例其費數倍則商病矣灶辦課鹽原給米一石弘治後止給賑濟銀五分而又侵漁于官吏剝削于總催灘場爲海潮衝沒草場爲豪強併兼而灶病矣至餘鹽六節正統開將充糧未收買此以官收之也今無羨米矣弘治間令守支商收買以補官引此以商收之也今又恐其影射爲奸矣夫淮鹽七

廿二萬引餘鹽至五百萬餘引官不能收商不能買必歸之於私販矣故明今各商正鹽一引附餘鹽三引票駕掣放不必盡納正鹽包中再溢數者方以私鹽論則餘鹽有所消而商灶並利矣或增引以歸其利於邊亦爲一說第增引則利在邊附鹽則利歸部存土本則歲滯三十萬引引賤而內商困至于邊之開中則兩淮兩浙又配搭以山東長蘆使邊商一身並支給萬里轉搬而內商分擬者得以此邀其賤鬻則邊商益困矣

馮應京曰邊商業病積引勢在速掣內商慣居積樣了守又利在少掣邊商開中艱難矣又苦守支內商乘其急抑勒減直利歸豪家而邊商日益困矣　又曰閩廣井池長蘆山東之鹽價廉而課尤惟淮鹽困於守支而浙鹽盛於私販利多故弊多無足異者富灶營爲總催以害灶丁富商挾帶餘鹽每包輒至八九百斤以妨衆商蠹縣富灶之結場官而富商之結所官互爲緩也故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貧灶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嵎多招貧民故鹽禁愈嚴而富室之利愈飫廢農聚徒挾兵負拏抗官劫掠必貽大患非止沮撓鹽法而已

解鹽與雜浙齊閩海鹽不侔

山西有解鹽稱海眼不假人作名曰盬鹽與淮浙齊閩殊而復精事益精事憂旱而池利旱且利南風恆雨則結者融恆北風則升者下鹽丁散處諸邑既難遽集稍不及春夏欲結之候而爲之則患其解矣此解鹽與它所鹽之不同也然當

祖宗法制定之時公私俱足而商人轉輸於全晉關洛梁鄭之間種者不稱難食者不病苦自隆慶辛未雨決池防池水四溢鹽遂不結當事者謂國計不可缺始爲澆灑之術蓋以人力勝天時也然而硝與鹽滷不能並一而析之也姦商則乘間營私沙礫雜和故色愈變味愈惡是以民視商若贅疣視解鹽爲棄物無不利於食私販矣自是淮蘆花馬之鹽紛至莫禁於是商人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目所在長吏督發寄代之斂散以取其直

此不獨酤困而民亦困矣論者謂宜採取及期則
所獲不可勝用又採擇必精無雜砂石則壅滯者
自行流弊者自廢矣
王仲舒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他州十之
八民間私釀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
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
簿書脫械不問
迂菴子曰按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中以廪食方
屈乃禁京城酤酒德宗建中初罷酒稅三年禁人

酤酒官自置店收酤利以助軍費憲宗元和間罷
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揚州等八
道州縣置榷麴務又按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
之禁自錢氏始京師禁自太平興國二年閩廣無
禁眞宗詔曰榷酒之法素有定規自今中外不得
復議增課諸郡有醋坊紹聖中翟思請諸郡醋坊
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故丘文莊曰穀麥一類
農耕以爲食官既稅之買糴於農以爲酒官又稅
之至於麴醋亦米與麥之所爲官又取之是一物

而三四稅也嗚呼此皆末世事耳惟我
朝不立酒麴務攤其課於稅務之中而醋則自來無
禁凡唐宋以來苛政酷斂一切革之其取於民也
可謂寬矣余感仲舒罷酒酤事故括其事於此
孔戣爲嶺南節度使南海淡菜蚶蛤有歲貢戣入奏
罷之時節度缺憲宗問裴度嘗論罷淡菜者誰度以
戣對即拜戣南下車奏免黃金稅八百兩嶺南守宰
俸薄又不以時給吏得藉口爲貪暴戣乃倍其俸而
料俸外取索者悉以法繩之南方鬻人口爲奴婢者

禁絕之始蕃舶泊步有下碇稅閱貨稅所餉皆珠犀
珍異戣絕不受海商有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
子詣請則沒官戣乃謂海道往復當以歲計有左驗
不爲限悉推與之歷十年交廣晏然召還垂橐如故
迂菴子曰嗟乎使在上者果無自利之心則隨事
皆可便民又何必引例援規耶至若倍俸以勸廉
餉珍異而不受且復深體下情可謂恩法兼馭者
矣
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至無所進

上使索之歲自擁其盡短若以價不知何者可貢遂
罷州人感賴以湯名子

金孝章氏曰州產殊儒此是誰風之陋有何珍異
而亦貢諸朝乎不知始自何人然此事獨開遂爲成
例仲尼惡所以惡作俑也然蕭作俑從甚則較有
取義矣

羅錄參崇陽民以茶爲業蘇軾爲剝厚官將榷之矣
不如早自異也命民拔茶以種桑民始以爲苦其後
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爲絹百萬匹民

甚賴之蘇轍榷茶之弊于後舜備參考

唐德宗建中初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時軍用
廣所稅亦隨盡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
亟罷之貞元中從張滂請復稅茶凡出茶州縣若山
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以所得稅錢別
貯若諸州水旱賦稅不辦以此錢代之然稅無虛歲
遭水旱者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胡氏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
王鉷劉晏之輩皆置而不征猶爲忠厚夫天地生
物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且
言利者殊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稅
茶錢拯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額厥後寖奇踰從
而增廣其稅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宋制諸州所買茶折稅受租同山場悉送六榷務鬻
之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而建劍茶名有龍鳳等以
充歲貢及邦國之用給本路食茶諸州片茶有二十
六名散茶則皆色名而茶皆有名惟川陝廣聽民
尚賣不得出境

明朝產茶之地江南最多皆無榷法獨於四川置茶
馬司與陝西置茶馬司四關於關津要害置數批
驗茶引所而已又每年遣行人齎榜於行茶地方
俾民知禁又於西番入貢爲之禁限每人許其順
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爲私奉爲市馬故也夫以
中國無用之茶而易夷人有用之馬雖曰取茶於
民然因是可以得馬以爲民衛其視山東河南養
馬之役固已輕矣然宋呂陶嘗言之川蜀茶園乃
百姓恆物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也下本路體量

更改嗟乎陶之言豈獨可爲宋告哉

張詠鎭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十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皆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守蜀乞廢交子會瑊去而薛田代之詔曰與張若谷度其利害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按東萊言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爲託之於官所以可行則張詠所設法乃民所自願亦行之於用鐵錢之蜀姑以爲一時救弊之權耳今官自置務其後錢不足處皆行之而遂以充行使之弊勢必至於邊糴有妨鹽礬不售甚者酷吏假稱提以科斂抑配而入若之若丘文莊所謂以無用易有用與夫更換之際新舊相交上下相關不免勞擾者又其小者也因是輯錢法於後以備參考

神農列廛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禹鑄歷山之金以救水災湯鑄莊山之金以救旱荒

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四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後世錢形外圓內方始于此但未有文耳註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圜法自圜法旣通行世民寶貨之故泉與刀俱廢

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泉府掌邦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按泉府一官尤爲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賖貸與之皆以利民非謀利也後世借泉府國服爲息之說行青苗以誤天下而常平之法亦轉而爲和糴不以濟民而以儲用嗚呼殆矣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

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郭（内郭為好外郭為肉）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

丘氏濬曰單穆公此言乃後世論錢貨母子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以其貴輕者以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焉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持操縱之權相其權而行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而亦不廢重者子可廢而母不可廢故也

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

錢周郭甚質令不得摩鋝元狩中議造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金三品龍直三千馬直五百龜直三百于是天下皆鑄金錢公卿請令京師鑄所以赤銅為郭曰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于是專令上林三官鑄錢諸郡國所鑄錢皆廢其銅輸三官而民之鑄益少

按今談古錢者漢稱五銖唐稱開元然開元重二銖半以上曰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矣先儒論開元錢最得其平則加重幾半者未爲得其平也而於五銖之法終不可易又以二銖錢列於太輕者古今之銖法不同抑或未之深考與

南宋沈慶之啓通私鑄繇是錢貨亂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斗米錢一萬商旅不行

南齊高帝時孔顗上書言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于難用而難用爲無弊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繇上鑄錢惜銅愛工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

餘年制度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

古錢法莫妙於此

唐高祖武德中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玄宗開元中宰相張九齡建議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從民鑄秘書監崔沔以爲若許私鑄人必競爲漸忘本業今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傭則私錢無利而自息矣時劉秩亦請禁銅曰穀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爲國者穀多則作法收之使

錢重則作法布之使輕於是詔禁惡錢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憲宗時復建銅器

按鑄錢以年號爲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易錢文故每帝各有數種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改年號者九而鑄錢十種若太宗淳化元寶乃手親書作眞行草三體則視錢一事亦鄭重矣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

宋祖時取當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于諸州便換熙寧中王安石爲相始罷銅禁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處皆山積時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窮蹙謂之錢荒

丘文莊曰宋朝鑄錢北宋時爲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歲課至五十四千九萬貫大抵國計仰給於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爲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雖禁嚴致銅多銅多則賤賤則易致鼓鑄雖煩而民不至甚困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爲政者可輕變法哉

○附楮類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按載天下之成法曰成傳別謂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皆以傳別之書聽之也書契謂官貨於民者官之所與民之所取其責償也以書契聽之丘文莊謂此與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

不同而以空文質實貨則原兆於是矣

唐憲宗時以錢少復禁用銅器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此委錢而合券以取錢與券猶是二物然楮法實自此起矣）

宋神宗時改交子務爲錢引務呂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以爲本亦不能以文空行

丘文莊曰宋朝交子後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也夫唐之飛錢合

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恭執券以取錢飛
非以券爲錢也宋自眞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
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眞以紙爲錢矣

○國朝錢鈔

國朝設寶源局以鑄錢設寶鈔提擧司以造鈔徂兼
前代布之民間帑僞造之律嚴不售之法而又論
功行賞據以爲準暨世宗新鑄嘉靖通寶增局
須兼行鈔之議亦往往行于奏牘顧其法未盡布
梁冀吳越之境錢幣猶行大江以西二者盡格此

豈無故哉公府不尤則富者積而無施市肆不售
則貧民得之無用即用之亦不過市易家用之小
費折俸收贖之虛文而已夫安得不滯今惟鑄錢
之合式定鈔之所値昭然號於天下如布縷粟米
之征藏在正供者鈔不可用他如匯劑之典犒賞
之費關市之征鍰金之罰兼行並用而一以銀爲
準且令市肆相灌輸如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
則出錢以收鈔如是則利之興也自上導老法之
行也自止驅之民生其有不利賴者哉然此亦就

[illegible]業未高等也蓋[illegible]不足始資於錢錢幣不足繼
資于鈔則錢鈔者特一時權宜之計而五穀者乃
民生衣食之源也斯民猶可終歲無錢鈔而不可
一日無五穀司牧者導其源可也

[illegible]州朝廷詔發軍器有督椿解之類海
[illegible]民苦之以漆膠充折伯純曰椿解其知
非[illegible]時新須耳若以土產代之恐沒歲歲
無已時也乃止

馬伸丞奉符縣令時發獄議行茶引伸曰民方救死

不暇豈可重困之守怒曰朝命安可抗伸曰伸爲令
誠不忍見民轉溝壑耳守曰先須劾爾事乃可行民
聞伸被劾爭赴[illegible]或徑達臺省事遂解

潘[illegible]長民曰欲奉上者則曰我爲守豈容朝命委
草莽欲恤下者則曰我爲令何忍遺民轉溝壑具
此二念則仁不仁分途矣夫抗命寬民民存猶或
可以益上而急[illegible]命命峻[illegible]必至於亡下計國
司牧者宜何處焉

能究如[illegible]急寬曰寧吾獲罪不忍困民

子駿一路 福星

部使者歎曰曩知予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表施
之
金孝章氏曰文墨易和然虛而無益於物循吏難
托然質而有及于民彼韙于其上　有之矣若
俯首民務日惟卵翼而留全之寧以其身逢上之
怒而不求乎知遇吾未數數見其人也
鮮于侁復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
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
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

康濟譜　卷十二　征權

旣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
民大悅
陸九淵知荊門軍荊門兩縣置壘歲困送迎藏庫空
竭謫度已辦商稅先是有差使臣及小吏伺商人于
門簡貨給引然後至務所務權據引入稅出門又覆
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更多禁止　以通行商賈
半繇避路務又日縮九淵罷去之揭示俾徑至務有
匿商已至避途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于岐捕之
九淵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匿商遂泣自是歲收增倍

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乃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後令
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輸之耶盡罷之
潛鱗長氏曰大凡事體一經衙門即爲胥吏作奸
耳官雖清而吏不肯廉官雖省事　又不能無事
地之極清淡者無如廣文職之極卑微者無如倉
巡驛庫莫不如此而況於稅務之煩穢乎愼擇官
而少補吏斯亦塞源澄流之要也○凡事須令其
人自得徑達一爲審視即與了當則官閑而民不
困通商之道亦如此而已矣

康濟譜　卷十二　征權

虞允文知太平府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
萬民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人口衰絕允文憫然
憐之爲措置蘆荻稅錢對補添丁錢民鼓舞盛賜生
子並舉丁口自增先是允文無子自茲子孫蕃衍
汪養子曰戶口多則邑自富爲政而禁民溺子猶
藏財于府儲粟于庫也至感子孫　此又天道
福善之理也
張九成守永嘉民有橘實每霜後郡例科採遺權貴
地方苦之九成罷其稅且勒石以諷來者

潘鏻長氏曰南唐關司稅重皆苦之會歲旬亢旱
烈祖問曰外郡皆雨京城獨無何也申漸高曰雨
懼抽稅不敢入城烈祖笑而除之又宇茂貞榷油
以助軍費因禁松明張廷範曰并禁明月茂
貞因而弛禁語云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信矣至桓
玄篡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恐蘇聖德深厚地不
能載又南燕冬月乖冰燕主慕之李超曰艮蘇寖
邇帝京隸近日月尋嗟嗟心乎爲國者隨事獻忠
意在匡君者百計貢諫知此可以想九成韶石詠

來者之意焉
眞德秀知泉州先是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後
聞德秀下車番舶驟增至三十六艘聽訟惟揭示姓
名人自詣納無敢後者久之囹圄一空
潘鏻長氏曰番舶互市之法自漢初通南越始歷
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也知于宗焉蓋
前此互市並通西北至此始專于航海也元因宋
制每歲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貨物又次年回帆
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仍禁金銀銅鐵不許濫
泄出我　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
惟于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者
蓋用以懷柔遠人無所利其入也司國計者鑒之
張敎判同州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以鵰膺羽
爲之其價翔踊難得敎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老
使曰當須省報敎曰州距京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
有責下官身任其咎竟減價數倍竟如所請
一　韋孝章民[illegible]發變民生出身之
稍替有所不暇顧矣太覺濁得官輕自然[illegible]得民

一　重彼頻苛其民以逃命要津者只是做官公勝耳
飽刻之以奉上又因以濟其私嗟此彫瘵何時甦
息耶誦民勞之詩爲之三歎

康濟譜征榷卷之十二終

康濟譜崇敎卷之十七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百爾饑寒責在有位既謀其豐又恤其匱苟佚而嬉厥生罔遂彝訓用敷以警驕縱次崇敎第二十

潘鱗長氏曰子游宰武城以禮樂爲敎而弦歌之聲不絕後世稱賢令者必首及之漢承秦弊網密矣惟文翁于此殆庶幾焉若君子小人求所以學道恐未也宋則名儒輩出敎化大行如周程張朱

諸先正莫不惓惓以崇禮明倫辨義利變氣質爲訓而子靜講皇極代醮一事其從俗變化之道即子游宰武城爲蘧哉嗟乎天生斯民使先覺覺後覺有斯民之責者誠雅志覺民其必先自覺哉

公孫僑爲政立學較定章服正溝洫什伍井廬大人之忠信者與之泰侈者斃之三年民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稱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司馬遷曰子產爲政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路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桃李垂於街者莫之敢援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棄我死乎民將安歸孔子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潘鱗長氏曰子產之治全以義行其惠蓋處族大寵多之日不得不然然其民始謗繼誦而終歸于化夫子所以稱曰惠人又歎爲古之遺愛契賞者

深矣若子輿氏之論特就其一事爲言非定評也後人未能幾其萬一而徒效矮人觀場則陋矣

觀文翁誘掖與勸之法至爲詳備使人惟

文翁守蜀廉平仁愛好敎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翁欲誘進之于是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畝立學乃選郡小吏開敏有才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與起學宮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

看他委曲勸導費盡

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繇是人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潘鱗長氏曰讀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一章可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之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均此人也秦漢以來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士方

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禮樂詩書之舊習而從乎簿書期會之新規故為吏者皆以政學自其以政學則偽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繇而見先王之治哉噫有吾黨之任者當以文翁為法毋使士值文明之日而與世不古若之歎焉可也

韓延壽守潁川先是趙廣漢為守患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聰明為治繇是多怨讎延壽欲變其俗教以禮讓恐民不從乃歷召郡守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問民疾苦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令文學校官皮弁執俎豆為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潁川大治

潘鱗長氏曰先師不云乎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如廣漢之搆會告訐俗多怨讎是不教而殺也欲民之率于禮讓而不親咨疾苦先為導接是不戒視成也雖欲大治其道無繇若延壽

者庶幾免此二惡矣

黃霸守潁川時上銳意于治數下恩澤詔書吏多不奉宣霸因選良吏分部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于民閒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恤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然霸方行教化務在成就全安咸稱神明

以天下之大三百餘年之久循吏僅得十二人而潁川又爲之首難矣

潘鑄長氏曰吾觀古今良吏使人有神明父母之稱者只是其精神念慮無時不在民爲之盡耳曰推行曰尋繹曰區處曰成就皆本于而以議事之聰明運之夫同一聰明也令吏民相告訐則俗多怨讐班行條教勸善防奸則民以神而俗大治潁趙韓黃四人之治潁川觀之其失亦較然可知矣

金孝章氏曰上有恩詔而下不奉宣是忍于負其君以負民也國何賴焉覇令分布民閒使知祠

德意可謂人臣矣至潁以爲善防奸尤得其大者

衛颯守桂陽郡與交阯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閒邦俗從化

循吏遍天下郡國三百餘年僅得十二人而颯其首稱也

秦彭守山陽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敢欺犯

張湛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籍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迂菴子曰近世士人俱以老成爲迂濶脫畧爲時行不知士一失禮而人禽莫辨矣其亂也寧蹈時乎故主持世界全賴有端方堅毅如湛者爲西江一柱愼勿譏其不諧衆也

鮑德修志節有名稱爲南陽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

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又郡學久廢德乃起黌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享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互相勉勵

任延守武威北當匈奴南接種羌延隨宜處置各得其方又造立較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士

劉寬守南陽每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宫置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迂菴子曰學不勉以孝弟是爲無本之學見民而
不慰以農里之言抑末也本末廢則我寔爲士
民倡而攘利干進之流至矣劉南陽執經對講則
感德興行居高者順風之呼可不慎哉
劉梁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
庚桑瑣隸風移畏壘吾雖小宰猶有社稷之任苟赴
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
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
潘鱗長氏曰士雖自期待厚者期待民亦不薄請

吾雖小宰數語梁之自待待民何如也曰赴期會
理文墨非本志則固有所爲本志者矣宰民之與
爲學一也可不先務乎立志哉
陳寔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
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歸本境司官行部吏慮
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
竟無訟者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
曉譬大義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
陳君所短

范史論陳仲弓據於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離
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
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譽發于上而風俗清乎下
矣旨哉其言乎
虞溥晉太康時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
書屬縣具爲條制于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告以
獎論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
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
淡而寡味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

彌多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
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
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
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
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者不患材不及而患
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
倫
迂菴子曰虞溥喻染妙論更出學記之表不獨可

蠻夷惡之心非人也善教者不過動其良知而已

釆以興人志趣抑亦可以引人思理乃知文字之妙最能移情矣

范甯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釋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後歷守豫章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堂功用彌廣

梁彥光剌相州深慮俗弊獨立鄉較以巳秩俸延名師大儒非六經不得敎授每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祭其勤業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廡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下設以草具進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攺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爲善士吏民感悅

薛愼刺湖州界雖蠻夷惟以刼掠爲務愼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納首領每月一會公庭每見愼必殷勤勸誡及賜以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夷相謂曰今日始知眞賢令也自是繈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別居愼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子娶妻與父母離析非惟前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愼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謙禮讓之理並遣守令各諭所部有數戶蠻夷別居數年遠還侍養愼以爲從善之速具狀以聞有詔襃其

賦役于是風化大行人知禮教有同華俗

金孝章氏曰上之求下不以其實則下亦以虛名應之雖日崇厲其文而奸僞滋起至于選舉陵遲俗以大壞于是有思婦病毋者矣有舉孝廉父別居者矣播之風謠見之紀載貽譏後世非細故也今夫親百姓廣敎化莫守令爲甚苟非其人安在其能親率而躬誘之哉視郡邑如家視百姓如其子弟雖蠻夷亦能從化若視民如蠻夷則其于蠻

人不親延皆易忽過每恨已遲苟能猛省有不愛日者非人矣父母俱存與厚福也

童推亦歎戀至此此豈有一毫造作勉强

予可見爲人具此天性第患無以感之者耳

問富與教以教係富序既不紊理亦環生

夷將何如也。民之視之。又何如也。嗟乎。安得良有司而與之一晤語乎。

韋景駿爲貴鄉令。民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及。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是。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涕泣嗚咽。仍取孝經付其子。令歸習讀。于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遷趙州長史。道經肥鄉。吏民驚喜。競來犒餞。留連經日。有童稚數人。亦在中。景駿謂曰。計吾爲此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殷勤之甚。童稚曰。此間耆老相傳。縣中廨宇庠塾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何幸今得親覩。故不覺欣戀倍常也。其爲人所思如此。

柳渾令永豐。其治務威奸暴而惠鰥嫠。毆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宰制聽斷。爭訟自息。既富而教。庠塾興焉。表拜袁州刺史。酌古良牧之政。可宜于今者。即施行之。人有疏陳。並見採納。導利致富。教之禮則。優裕和慈。周普不匱。

范仲淹判河中郡。士子執經問難無虛日。見有貧者。

此數件是一串事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欲挽今之美之當于此務

輒割俸與之。諸生至易衣而出。晏如也。次知睦州。大興學較。建子陵祠。風起士習。及知饒州。一日書生獻詩。仲淹憐其貧困。欲摹薦福碑千本贈之。紙墨已具。一旦雷忽擊其碑。東坡詩。雷轟薦福碑。指此也。

潘鱗長氏曰。割俸資貧。興學風士。乃至憐才念切。曲謀贈貽。何其用心之委至無已也。仰其教澤。愛敬感激者。盡人人至今。以亦何可自私自利。不爲好人哉。

程珦令進賢氏以莊重蒞令。簡而信。抑强扶

弱。導以恩義。暇則賓禮賢士。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陳說詩書。質疑問難。無間晝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祀典不謁。隱德潛修。無間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邑人化之。

金孝章氏曰。人人具有才能。正而用之。人人可以爲程公之所爲。獨何一差。遂相去不啻千里耳。公私義利之間。可不析之精且審乎。彼謂古人不可學者。則是看古人太難。謂已不能學者。待已亦太卑矣。明明我即古人。而使人歎我不及古。可惜。

也可痛也

周敦頤僉合州事以禮教民郡中化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下之人亦弗從也後知邵州率諸生釋菜先聖講明理學誘掖諸生以教化爲急不踰月大治其司理南安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爲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于程頤未悟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月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自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學者稱濂溪先生

潘鱗長氏曰史謂神宗偏信金陵不得大用先生之學則當世君相舉賢之咎亦無所逃矣而余謂不然使先生以教侯師聖者教荊公其學未必不大用于神宗之世無乃門庭太峻至荊公無所容耳觀其臣請見而三辭之後荊公始恚曰吾獨不可歸而求之六經乎則是荊公之罪又可原也仲尼不爲已甚吾又不能不爲後之濂溪者戒矣

程顥令晉城正已率物教民以禮義民有以事至邑者必教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奸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途者疾病皆有養因立鄉校凡[illegible]餘所暇時親至[illegible]父老而與之語以咨訪民瘼其兒童所讀書皆親爲句讀教之者不善則爲易置在晉三年服儒者數百人邑幾萬室故民愛之如父母[illegible]

潘鱗長氏曰先生晉城之化更極善之至所云帝爲安石所信致不得大用等語殊覺不然當時之爲安石阻者不獨一明道也若以明道不得用爲安石罪是小之乎窺明道耳何也先王道在萬世當時即大其用不過一執政耳或者進退人才畧覺世異要之天不[illegible]帝不安石信亦未如之何也已[illegible]先生不當罪安石也

張載令雲巖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年高者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嘗患文檄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

如此愛養士類人孰有不感激思奮者乎

往告其閭里鄰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過于道必問其時命某告以某事聞否聞則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其教人在正已以格物人未之信則反躬自治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教者丁寧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感動

潘鱗長氏曰爲吏者必聞道之人則教本善俗可幾大化不然終未盡其學必聖人而後已則

是政治亦必聖人之化而後爲成也教之偏全俗之純駁豈不視其人乎夫子所謂言子之言自愛者可以深思矣

王獵爲藍田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數責以爲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請曰此特年少不率教耳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上類壽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益敬後爲諸王侍講英宗在邸尊禮之即位拜天章閣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侍講厚亦持此說耶對曰臣荷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于王所以報王也帝悟自是不復議

金孝章氏曰世人于感恩圖報嘗至踰分失禮此不獨自壞兼足壞人亦明哲者所必不受也若王獵之于濮王可謂以德報德不愆于則者矣君子之自愛愛人豈曰無其術焉

謝良佐宰應城興學教士一遵以禮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後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

按顯道嘗言爲教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于不寬便不是作人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手操縱予奪總不係人儘寬不妨讀此則知所以宰應城矣

張戩令蒲城蒲劇邑民桀不畏法鬬訟寇盜倍他邑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戩悉寬條禁有訟至

詳熟親切

欲之濟而彼之難遇其智力爲惜哉夫王于竭其智力而有不濟者寡矣

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于縣庭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訟獄日衰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戩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皆有禮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以濟而後已

胡瑗教授湖州先經術而後詞章受業者雲集慶曆初興太學詔倣其法造士世稱安定先生爲吳郡博士率其教者不問而知爲胡公弟子

按瑗教授湖州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高第及爲政多適于世用良繇講習有素也

朱熹知南康軍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首下教

言教者以身教化敬人下不知不乎朱子得之矣

三條一以役煩賦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選士人之篤厚及鄉老之有德行者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悉遣詣學身自教之約聖賢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居官俸餘輒發以修葺之遠方士至者數十百人風化大行

陳襄令仙居地僻陋民不知教襄于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篇使門人講讀于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耆老翕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輿趨邑人胥是有所矜式有與建爲民利者皆樂助焉及去民攀不忍舍徙知河陽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一見即禮之襄留意教化進子弟于學或譏之于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或勸毁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己蓋講說不少懈弼更奇之知常州郡庠卑隘不足以容師生襄爲拓之其規模遂爲諸庠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案無留牘一時絃誦可比鄒魯

潘鏘長氏曰按富鄭公當國日引述古爲上客述

題永之地多不知教所以孝弟力田古有同科農之秀者不隨耕什相以也

告進于鄭公者皆仁義之言有不悅鄭公者造爲五鬼之號述古其一也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鄭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爲人作鬼乎至述古人品政績且勿論觀其易簀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力起索紙筆書先聖先賢四字以付其子而絕則其人之梗概可知室所歷郡邑拳拳以造士爲教斯亦不負先聖先賢遺學者矣余但闕錄其幽云

楊備簿富陽會陸允鉊遺經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

爲弟子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備興學養士文風益振後遷秉于縣學宮遍祠備撤新之首登講席邑士大夫咸集講之曰國家設學較欲教養俱賢使進于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自處學較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于高科也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又言良心人人自有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薰灼簡切懇之其言坦易明白諸弟子聞其言有泣下者

究心乎本職斯正所以事上官若若以酒食貨賄爲敦郎其上其可知矣

金孝章氏曰問答有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古人虛心服善如此若夫至性之言最能感人至聞而泣下其相感也深矣

劉清之判鄂州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送使俱莫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郡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每因月講具酒饌以燕諸生相與輪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徐示先後本末之序來者益衆聽增舍居之爲圖武揚凡禁軍隱

避者悉按軍籍俾詣訓練作朱陵道院祠先代節義名臣因集儒雅士日與籌論參佐諫議亦在焉高安李好古與族人訟家財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三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而揮易以歸卒爲善士先是郡餉辭傳以事常平刑獄使者月一會集至致拆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貨賄爲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于民足矣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

陸九淵知荊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爲變故事上元節

此極難得極透快之論凡在五倫中人[illegible]當熟玩[illegible]勉行之[illegible]門藏[illegible]見後來[illegible]已往[illegible]明

來存設寫康自爲民祈福先生思有以革之乃會吏
民講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以代醮事
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古
先聖王大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
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
氣嘉生薰爲太平錫用五福是遍錫也皇建其有極
即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
彝明理無悖於天道建其極而遠是訓於帝其訓

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今來流宣化即是承
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有君臣
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所降之衷天
予所錫之福也身敬求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
實富縱有禍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
亦爲考終命若論其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
不是福若其心邪無不是禍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
事惡是謂凶服也凡神皆聖賢惡謂辟君師之教天

砂若矣
知此則[illegible]笑徵待之心可以不[illegible]
其情過不平之氣亦可以自消

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
身滅絕其本心也縱使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
囹圄糞穢中也何福之有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
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
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
祖不辱此身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
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
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請

畢人人歎服多感化者至民有訟無蚤暮皆得造庭
片言立解洞若觀火亦多所勸釋其有事涉人倫者
使自毀其詞以厚風俗唯恬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
詳其文狀以防反覆久之訟無

潘鱗長氏曰予靜講皇極代醮一事最得從俗變
化之道每讀未竟不覺離席起敬者再宜荊門士
民感化之衆也然其妙處在不露變革之迹而默
寓移易之方眞有學人作用孔子隨曾獵較必先
正祭器亦此道也至今毀其涉人倫之辭而詳其

終不可誨之案更得止訟之秘長人者不可不知

劉珙知潭州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辯告至或深自咎聞者皆失所爭而去大修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屬張栻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爲己之學謂程顥嘗官建康屬邑爲之立祠學宮刻陳瓘責沈文書于壁以示學者珙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威不可犯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會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珙奏以

爲使中國以殘民困于遠夷之貢獸豈仁聖之爲哉屬革之日軍民罷市巷哭相與祠之

潘鏻長民曰史論珙以忠義世其家余因考之珙蓋忠顯公韐之孫待制子羽之長子也韐死于道君蒙塵汴失守之日而子羽慷慨自許亦每有捐身狥國之念珙之薰染于家庭者非一日矣故當金虜犯邊王師北向詔檄之出其手者詞氣激烈聞者泣下至屬纊之際手書訣朱子張南軒其言皆以未能爲國報雪讐耻爲恨綽有祖父之風

理義悅心芻豢之適口聞之而不析然有得者是豈人之情性乎

爲吏民忠言信誓虛矣然其止還曾覩戒厲丑珙如陳俊卿所推肯任怨者雖祖父或不逮云

張栻知嚴州以教化爲先問民疾苦暇日召諸生爲講性理之學郡中不肅而化後守袁州日進諸生講以濂洛之緒人各析然有得民獄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其爲教餘以諄諭之斥異端毀淫祠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使民知所趨向大抵栻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精明務竭兩端而後已

潘鏻長民曰栻之學以正禮俗明倫紀爲民先故

所至人化且立心平易不能矜飾非俗吏可能也者周靜軒謂栻得道學之正傳眞知言哉

趙方爲蒲圻尉多決疑獄擢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誨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

潘鏻長民曰先儒云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從之以寛則民便即撫字矣刑罰而當其罪使民不可犯是其教化矣

至意懇惻詩之感通人之情有不油然自生者非夫矣

嗟乎令之印談撫字而實務催科身任教化而實務刑罰讀方之言當何如耶

眞德秀守長沙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秀士嘗集十二邑宰于湘江議事以詩勗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汝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盃酒便頒散作十分春長沙人爲立生祠前守泉州簽判方舉鳴謂緘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耳好爲之而今而後惟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德秀擊節歎賞舉鳴亦循吏也

魏了翁知漢州以化民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改知眉州俗習法令爭訟乃尊禮耆老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誘掖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敎化諸利弊興革殆盡士論大服風俗一變

蔡襄知泉州爲政精明知其風俗善訓導之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除其苛密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以賦應科時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等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皆折節下之其子弟有不率敎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敎諭之風敎大振

王十朋知饒州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此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歟知泉州會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初饒久旱入境雨即至後湖州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獲其應

使起齋學問人

朱子張栻雅敬之

張洽司理袁州會提舉常平袁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書是先師之遺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究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于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洽自少用力于敬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遇義則勇不可奪居閑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初至袁有兄弟爭財訟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祇爲吏胥之地且

冒法以求勝雖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

聞之無不感化者

趙景緯知台州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民更相告諭期莫失墜約束官吏援民生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諧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泣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厲其俗乎重刑懲譁訐治豪横大興學校

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沖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illegible]

康濟譜卷[illegible]

康濟譜正俗卷之十四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民心得矣謹彼則傚美則將之惡寧菲貌救敝補俗隆理斯醮次正俗第十四

潘鱗長氏曰習俗之移人也雖賢者或不免況愚氓哉不有君子修慝反經復之乎正其流弊尚安所底止乎詩三百篇每多陳古風今之作夫人居平俯仰述往事則思來者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雅化陵夷風尚日弊然獨不曰斯民也猶是三代之遺哉倘曰遂不可以儆括豈前之人皆誣誕可疑者也爰採西門豹以下三十八人為之論次俗之所繇得失亦大略可睹云

言河伯娶婦又不得

西門豹令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錢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餘錢與巫祝共分家有好女者多挾而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豹曰如為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之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河上視之顧謂三老巫祝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投嫗於河中又三投弟子趣之又謂弟子不能白事復投三老河中鄴吏大驚恐自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溉民田自從鄴民皆得水利家以富足史言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時以為賢大夫

潘鱗長氏曰為河伯娶婦鄴之患所從來遠矣巫

不拔則妖不止豹可謂神武之政哉史氏顧乃列之于滑稽而二泉邵氏亦謂其術而未仁不知便宜行事以杜民患不可謂滑稽即不若陳子亢之止殉葬為行仁之巧然其仁鄴之民者大于不殺巫矣乃其投巫後即鑿十二渠若事亦相關蓋徒沉巫不渡水害後有河患即娶婦之事復起則是役也除害破惑兼之矣論者以此為西門豹政本而賴濱氏亦以豹為循吏蓋先得我心耳

宋均為辰陽長其俗不知學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

男爲山公
女爲山嫗
猶尸祝也

禁淫祀

禁絕淫祠人皆安之守九江時屬縣有唐後二山民
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爲公嫗歲歲改易
旣而不敢嫁娶前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
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
潘鱗長氏曰讀均娶巫家二語最得政體所謂不
動聲色而亂卒以黜息斯眞善于化民者歟
金孝章氏曰人之心必皆有所敬畏亦必有所攝
之而敬畏歸焉其必皆有者天也必有所攝之而
後歸焉者教也不于正則于邪不兩存之勢也俗

不知學斯信巫覡爲之苟學教則攝者正矣故淫
祠禁絕而人皆安之安其天而已矣
周舉刺并州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
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故士民每冬中
輙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至乃
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
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于是衆惑稍解
潘鱗長氏曰按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
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禁其山推遂不出
而焚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
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故煖之者甚衆舉乃作書弔之以破其惑而民始
得火食不煖舉之功大矣哉
任延守九眞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
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男年
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令各以年齒相配其
貧無禮聘者令長吏各省俸祿賑助之同時相娶者
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價豐給其產子者始知

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潘鱗長氏曰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存焉天地之
性也因其性情而爲之節文聖人之教也教非以
逆且困之也夫乃以達之而相安焉耳民無沴節
則陰陽以正風雨以時氣相感也省俸賑之此所
謂損上益下損有餘補不足皆天道也任君能順
天矣致年豐而民殖宜哉

代出口

鄭產爲白土鄉嗇夫時民家產子一歲輙出口錢鮮
有舉子者產勸百姓勿殺子其口錢皆爲代出郡縣

其間錢免。因改白土爲更生。鄉風俗大化。

張奐守武威、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正。百姓德之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于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不數年、人養子者以千數、僉曰此賈父所生、遂以賈名。

潘鱗長氏曰、按延禧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彪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不納、人望之而多怨、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至偉節先按母子相殘之罪、而後案劫殺之盜、斯又得風化之先耳。

陳蕃守樂安、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宣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塚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俗、莫此爲甚、遂致之罪

潘鱗長氏曰、今世亦有親歿而廬墓者、然飲酒食肉、男女徵逐如故、而强竊孝子之名、世亦因而孝之、信耳爲目、殊可笑也、然又有二種士大夫、燕會不撤色、不坐椅、一切朱器不近、獨衰絰大轎高坐賓館、侈說公事、此種行事、假使陳樂安見之、當何如耶、習俗之偷、可勝言哉

金孝章氏曰、士大夫者、庶民之表也、愚民不讀書、昧禮義、每事輒以士大夫爲口實、曰如某某業已行之矣、而所謂某某者、又身相倡導無已時、何怪乎俗之日媮乎、夫弊極于下、害歸于國、誰司其責、顧不蹙肰深維也、古者三年之喪不樂不弔、懼分其哀也、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

弔死而問疾顔色戚容必有以異于人也是以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有其辭容而恥無其德行故夫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然則哀與瘠猶非至者矧不及于哀瘠乎又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夫奪人與奪于人且不可况自奪乎古之喪者不御内不飲酒食肉或耆老則寬之不幸有疾則寬之今則人人老矣居然嫁娶矣親在殯醉而不勝荅拜矣挾妓登山矣艤首建白蓋船中角骰角紙牌矣嗟乎鳥獸之喪其群匹亦必

有踟躕躑躅之情焉啁噍翔廻之頃焉而况于人乎血氣之尤貴者乎朝死而夕忘之則是不若禽獸之知也吁嗟悲乎哉二十五月而畢真若駟之過隙也然不能遂之于無窮而必抑情而從禮先王制之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苟於此而猶忍諸又何望其他乎昔陳壽史才也以婢丸藥之微嫌久坐淪廢阮步兵負才任誕論者以爲晉廢禮教之孫然當時何曾猶能面斥阮于帝前引據嚴切帝雖愛籍不罪一時之人莫不敬憚今之爲阮籍者紛紛而曾無一人規切之如穎孝之徒者也豈先王之教爲迂濶而不足遵歟抑今人之行別有所受之歟將非是不足明其曠達歟抑世俗不容相襲且身既通顯不爲之設歟蓋嘗思之甚久而未得其解也則仍痛心疾首蚤夜而祈曰君子而欲自夷于民也則已君子而不欲自夷于民也將有志導民而移風易俗亦務自愛自敬各無薄其身可哉

王濬守巴郡地方苦役生男多不舉濬嚴其科條寬

其徭課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全育者皆堪荷戟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勉之無愛死也

顧憲之爲衡陽内史先是郡遭疫歲死者大半多棄之道傍憲之命屬縣悉令埋葬又俗有病者妄云先亡爲禍即發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大傷風化廼諭而止之時刺史王奐至衡陽獨無訟事乃嘆曰顧衡陽之化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潘麟長氏曰發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此亦祟耳俗之惡薄而入于怪竟至是乎顧衡陽能止

之亦足稱澤及者矣
金孝章氏曰當今信風水者日謀善地乃暴骸不葬動至數十年或已葬安好矣聽形家秕議重發遷之此與剖棺洗骨者何異夫親之骸魄安斯子孫安何有以久暴屢遷之為安者耶惜徒僕僕未有論之止者

蕭琛為吳興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廟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牀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

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潘驊長氏曰大凡邪不勝正所爭不過一理理直氣壯絀則氣奪耳項羽喑啞叱咤千人自廢方其會鴻門時樊將軍慷慨數語便為塞默理有以折之氣自不能相益也生前且然況身後乎況所謂憤王者又未知何鬼之所冒托乎第恐前後二千石其人不足稱耳夫輒牛充祭避居他室則二千石之氣魄大都可知矣夫如是則狄梁公之檄告西楚霸王文又不可不一讀以壯其膽也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于後七廟墮圮萬姓屠原烏思靜于飛塵魚豈安于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真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

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係于人事焉有屬于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帷盡銷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　余往游烏江相傳項廟原立江心州

楫上下必祭不則波浪忽作一士人過此舟子風以祭且暢言禍福士人隨口占祝云君不君今臣不臣因何立廟在江心三分天下猶嫌少一陌黃錢值幾文祝畢風波頓發士人又云尊德不須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是夜廟忽徙而江上之祭少息觀此則將軍之勇士人之氣皆可傳也惜遺記士人姓字因附梁公之後有云士人即東坡又云解大紳考其集中皆不載此事烏江即重瞳自刎之地和州所轄也

廣愿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女之貲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潘麟長氏曰此與狄梁公諫造大像疏周世宗毀像鑄錢同一意是用附於後以告持世君子

其諫造大像疏云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像生善非謂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筏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托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勅膏

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與工役力所不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聲

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猶未備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采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故今雇作皆以利趍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所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潘麟長氏曰先儒楊與云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

于道絕又曰異端蟠結于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則蕭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不疑嗟嗟今之爲佛老主持者名士大夫當不減唐宋吾安得楊公輩起而喚醒之無已則述虞愿之諫明帝梁公之諫造大像疏望有心世道者以主持佛老之心爲國家幹辦天下事子孫未有不食報于無疆矣

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乃勅鑄監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因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有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肢體不惜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恤也此可謂剛明之主矣

外史氏曰世宗之毀佛像也其言正而切非但足國并可醒迷乃近日之佞佛甚矣範銅不已重以塗金愚者方侈以爲功德一旦議毀勢必挑激緇流而爲議者咎嗟嗟佛豈尊于孔子哉千年遺像

張永嘉毀之而易以木主遂成 一代鉅典然永嘉倡議時徐華亭爭之甚力而永嘉絕不爲動得君之力也今有 君矣豈無永嘉其人爲之救正乎余不能不爲之憮然矣

梁毗剛謇有學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惟多金者爲豪傑以故遞相凌辱每尋干戈略無寧歲毗患之忽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乃置金坐側對之痛哭謂曰此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殺我耶一無所受悉還之諸酋

錢神宜曰一云錢從戈義訓以小兩知世人眼孔竟爲此孔錮入放開不復能大

皆感悟遂不相攻其俗大化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

潘麟長氏曰古人詠錢詩有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淸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嘗熟其形模金旁着兩戈眞殺人之物也究而論之誠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何天下之人盡被其籠絡而不悟也可嘆哉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如汝何也然以我之無求一聽汝之去來而不繫汝縱能殺人然亦無如我何也

朱令古氏曰梁毗嘆得妙麟長訓得妙然金一耳而戈則二是金且不能勝之而况人乎金所在而二戈隨焉可畏也已

金孝章氏曰吾鄕陸酒民先生廉介士也有故交爲達官遣使遠迎先生不得已乃一往旣至卽思歸故交厚遺之金恐其不受私授使者秘諸囊且戒曰而無白而主卽白當俟至而家使者不能忍中道遽以告先生大駭頓足哭曰此害人者奈何擕之立命投之河及歸仍一空橐耳鄕里至今譚其事若先生者其識錢字者哉其不以梁公爲迂闊者哉

辛公儀刺岷州俗甚畏疾一人有疾闔室避之卽父子夫妻亦不相顧公儀欲變其俗凡有病者悉舁置廳事親自撫摩昕夕對之理事所得俸秩盡市藥醫療躬視其飮食于是悉瘥乃召其親戚子弟而曉之曰死生有命脫若相染吾死之久矣汝等勿復疑之諸病家皆感泣慚謝而去合境呼爲慈母

潘麟長氏曰辛公化民精神全在親自撫摩指俸市藥躬市飮食一段到得悉瘥然後召而曉之百姓先已感悟一半矣凡欲感人使人信我之眞者未有不繇于身先之者也

金孝章氏曰俗之惡薄非一日之積遽欲革之未必從也無以導之而徒辭費亦未必信也務自盡而徐以開其悟所謂有而後求君子忠恕之道也

傅奕爲唐太史令有西域僧能咒人立死復咒卽生太宗試之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

高識傳不可不讀

使兕臣必不能行。僧咒奕、奕不覺。僧僵仆而死。奕每戒子勿學佛書、集晉魏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以行于世。又有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觀者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其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陸履長氏曰、世間有識見人、自然不崇邪信佛。今天下愚夫愚婦、誰不受其惑溺、即有讀吾儒之書者、猶然不悟、總歸于愚而已矣。安得傅公高識傳使之家諭而戶曉也。傅公在高祖朝、曾有疏請除

佛法、其略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起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繇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繇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

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高祖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高祖皆如奕言、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嗚呼、三代以下、如唐高祖者、人主可不法哉。我願學者時誦讀退之佛骨表、永叔本論、及程朱諸先儒論

議、以此治家、治國、以此事君事親、庶幾可以繼傅公高識傳也

潘鱗長氏曰、今欲端本以釐弊、要在良有司身先禮義、日與齊民講明　聖祖六諭、使其曉然知君親之重、彼自不入于邪也。如曰佛氏盤踞中國已久、一旦起而驅之、恐挑緇禿之議、是茸爲傅公之罪人、而與蕭瑀同其族也。

狄仁傑刺寧州、持節江南巡撫、吳俗多淫祀、仁傑立毀一千七百餘所、惟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檍戊寅年棗陽任文永先生巡吳消夕禁此會余已卯庚辰三年內街毬毬之遊人無鬼拳之狀斯亦無覩于缺公者記此以俟後之君子相解

而已〇又帝辇汾陽宮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
女祠言盛服過者致風雨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
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耶
遂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
或問禹與太伯祠之當矣彼一千七百餘所獨無
賢於伍員者乎而得與禹班狄公何意哉曰公留
四祠蓋以諷武氏也夏禹與子者也太伯季札讓
國者也伍員復讐者也其意若曰文皇與子而奪
之及今而讓猶足為賢不然將有復讐者起矣公

豈苟然而已哉
外史氏曰吳俗賢聖會作俑者不知何人每當夏
月日與藝街遊與各廟行往拜禮其執事扈從旌
旗夫馬等與撫按出巡同其帖用寅弟寅侍生單
侍生通家侍生者止無年弟年家之稱其封條用
察院都察院會飲用戲其餚品供具極水陸之珍
無不具焉其茶酒皆從神口入隨從神大小竅出
人爭接食以為壓災至請酒舉箸兩神雖假左右
手口為之酧酢然亦不勝其提掇之苦矣如此往

任公禁革此會一示甚是正大惜余遠出未得躬入覩一缺陷事也

返幾兩月然而發神惑俗莫此為甚坐間一神髻
上簪茉莉花一神髻無其從急覓花至髻又無孔
乃以錐鑽之未及半而頂裂乃用帕束神之首諺
語曰老爺傷風急乘煖轎而歸其狎戲如此可笑
也而戲者無恙則神之不能為禍福亦明矣俗何
惑之終不解耶余感狄公毀淫祠事乃述其大概
以告扶世君子　又有府城隍會每歲三出虎丘
雖緣祭無祀而設費亦不貲是日男女樓船簫鼓
無萬數計最可恨者有種愚民自械桎梏并受刑

杖以為免罪長人者何不乘此機會摘其隱罪如
其杖而懲之亦未始非神道設教之意　又七月
三十或三十九開元寺點肉燈會其狀甚慘是日
男女混雜亦不可言喻誠采而釐正之眞扶世之
大化也若曰俗弊難革應撫張玉笥先生首禁吳
民火葬不其明驗歟且夫火葬一事其狀甚慘我
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安曰古有
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毋于胡俗或
焚之而投骨于水中于心何恐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民貧無力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埊之敢有狥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律吁

聖恩之博厚如此願仁民君子推廣

聖恩而坐以焚棄之律勿使中國之游魂仍蹈胡人之條習陰隲莫大焉

韓愈刺袁州俗以男女爲隷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天下著爲令

柳宗元刺柳州不鄙夷其民惟務德化先是州以男女質錢約子母相當則沒爲奴婢宗元與民設法悉令贖歸衡湘以南士皆北面稱弟子禮

潘鱗長氏曰天下莫大者父子之親質而不贖而聽其爲奴婢是忍絕其親親之恩而成之以辱人賤行也豈仁者如傷之心乎且夫人之爲此亦大不得已耳諒其不得已之心曲爲設法以全其不忍之愛父兄也師也韓柳二公兼之矣後之人徒以文章求二公者不幾失二公從政之實效矣乎

志堅送妻司必往借不得見之

顔眞卿爲內史有貧士楊志堅清苦力學妻忽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因持詩詣官請牒眞卿以其敗壞風俗決杖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賜絹及米署爲軍官令遠近知悉于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潘鱗長氏曰杖妻贈夫力挽風俗則政本已端他務不足理矣

金孝章氏曰能留心風俗又能加意憐才此必非俗吏所及魯公政事如此宜其流譽至今也

馬璘少孤年二十讀馬援傳至馬革裹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墮地乎歷遷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矣遂殺之又天旱閭巷素爲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繇政不修卽命撤之明日大雨是歲大穫

潘鱗長氏曰不知璘者疑其果于殺知璘者當服其不爲姑息正廼深于弭盜也天下弊政之成往往繇于美意可不愼其始乎至于修政禱旱是誠

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其在寧州刑爲軍亭推官時也正氣烈烈如此眞不愧聖人之裔歟
如此正氣方不愧此物

善于禱雨者董子繁露所傳吾嘗以爲非要觀此之言益信矣

張詠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群捕日訪市肆中有人向爲鄕里害者必大言其事卽立收以來果得之詠遂戮于市卽日帖然夜市如故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眞名言哉

潘鱗長氏曰白頭翁者卽後陳希亮所禁緋衣老人之流耶彼以此聳言愚民易惑畏其禍及將必

紛紛徒避遂乘之以爲姦止之于方萌卽頃刻可定是所貴于識斷也非識則亦不能斷矣

孔道輔在寧州時天慶觀道士塑眞武像有蛇穴其前數出迎人人疑其神或以爲龍刺史日兩至其庭朝焉擧州人內外遠近無不駿奔於門以觀無敢怠者州將欲上其事率官屬往奠拜之而蛇果出道輔至怒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往前以手板擊其首斃之則蛇無異焉郡吏曁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莫不歎服繇

是知名

按石介有擊蛇笏銘其序略云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于物或鍾于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晉爲孔子誅少正卯又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誅孔法

擧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隆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風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妖蛇而已哉軒陛之下有枉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遠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

公方爲朝之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
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
受笏之爲物純剛至正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
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
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程珦知龔州時宜濟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
言當爲我南海立祠遂迎其神往至龔州珦使詰之
曰北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
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而去其妄乃息徙漢州

宴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騰踐不可
禁珦安坐不動曰如再放可取來看頃之遂定
潘鱗長氏曰妖怪之興多緣聽者任惑易動轉相
扶捏以耳爲目飾之以口遂成極盛若只看得平
常了無奇特我既堅定有主任其譸張則不求破
彼彼將自息矣
孫子秀爲吳江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
人稱水仙太保郡守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
往至則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于太湖曰實汝水仙

之名矣妖遂絕
潘鱗長氏曰士君子爲政必有一段踐心勇氣方
不爲俗惑又須義理透徹乃能見定而有主郎若
孫君一吳江簿耳以太守莫敢治之妖仙而毅然立
治之是豈可以簿目之哉語云官無崇卑以能辦
天下事者爲上吾于孫君信之〇又楚永州接壤
粵西值旱魃爲祟忽傳粵西活佛出世自稱神農
帝主五穀眞仙能現身言語或附體憑人謂敬之
則蟲不害稼否則立致人災楚粵愚氓晝夜迎賽

奉之若狂于是巫覡乘機煽惑科斂愈熾永守劉
振賢封公諱國柱者聞而嘆曰豈可令開天粒食
之聖淪於妖妄矣乎遂援古西門豹之投巫韓昌
黎之闢異狄梁公之焚祠上書當事曉示嚴戢力
爲止之永士民稱公此舉功被榆枌是誠不誣也
已余謂此種擔當直與孫君治妖仙同一識力何
也夫毀淫祠非獨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驅妖妄
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如孫劉二公斯無愧
其爲古今之端人正士而已

張乖崖所云止衛之妙貴于識斷不在厭得先生其得之矣

程顥爲鄠主簿寺僧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競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顥戒寺僧曰俟後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又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顥見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旁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矣府境時多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潘鱗長氏曰先儒有言學者須是學到通得鬼神處方爲寔學如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禹黃龍負舟須臾俯首而逝上矣至如程子云俟佛光現吾不能往當取首就觀其光遂滅此皆是通得鬼神處有非然者皆不可以言愼獨之學也又當時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傳言有光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曰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何足異也上從之卽此一言非但理足以感人主其恤民財而正國俗功當與日月爭光矣

金孝章氏曰先生十歲時賦酌貪泉詩云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則其器識早已絕人矣豈區區誕異所足惑哉又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當其改簽書鎭寧軍判官時曹村埽決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人或難之先生躬走激諭士卒晝夜不息數月而塞與安石論事不合後安石逐不附已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

然則先生之不爲物動感人而集事者誠與明之間而已矣

斧識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火起居民憂恐有巫楊媼因而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繇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卽斬媼于市火遂息

潘鱗長氏曰巫卽爲火錢公可謂洞燭其原矣假使稍爲所惑燎原之勢可勝道哉此與張魏公燒白頭翁同一識力

夫長氏之一道也假使一殿塑像以發福四望僧十以免災出是僧足亦以不死民殿可以不設也當其寺長者有食者終之生理也此理甚明良議上無孫公其人開導之又從而身先之耳

孫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覺、覺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求福耳、覺曰、佛殿未甚壞、佛亦未露坐、若爲獄囚償官逋、釋此數百人桎梏之苦、即佛亦應含笑垂慈、得福不更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囹圄一空、而福俗佞佛之風遂止。

潘鱗長氏曰、當此民力疲憊、盜寇充斥之秋、長人者宜法孫福州之治、嚴禁飦僧講經之會、造像葺殿之舉。不惟民心不惑于虛無、亦且民室少免其

懸磬至往者印募薄而勸施給硃示以鼓化者、更當猛省易轍。不則何異奪民口中食、而驅之乞市矣。悲夫。　愚生又有請焉、今世俗僧每每串地棍倣臺戲爲葺殿之舉。此不過倚佛爲名、爲誘良賭博之蠹耳。長人者恬不知禁、且樂給硃示、爲之勸歛、藏奸構訟、爲害非小。佛受暴歛之虛名、民罹剝膚之實禍、地方叵測之憂、當有不期而至者也。今不特戲會宜禁、即茶坊酒肆、簫鼓樓船、能一槩痛革之、不惟地方受福無窮。長人者亦絕慮于叵測矣。

孫覺知福州、閩俗厚于婚喪、尤酷信風水、男女有垂老而不能婚者、喪有相繼而不能葬者、覺乃曉以禮儀、裁以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甫出而婚娶者數百家、葬埋者費減十之五、民甚便之。

潘鱗長氏曰、婚喪之侈、今世尤甚、不獨一古福州也。因輯文中子與司馬溫公婚喪之說于後、以告持世之君子裁焉。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婚姻者、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有立契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給其契約者、是乃驛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繇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于是質其女以責貨于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爲

仇讐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
其女者職是故也然則議婚姻而有及于財勿與
為婚可也又近世迎粧者惟鋪設衣飾炫耀街衢
更覺陋惡可厭予願長人者一遵
國朝定婚禮式而化導之風俗無有不妙者也其式
自品官至士庶各有等級一品至四品彩段不過
八疋五品至九品四疋二疋而已財禮之說未之
前聞或慮女家有費姑以相資何如遵禮而省之
為得也

司馬溫公葬之說曰古者天子七月大夫三月士
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
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
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于此而其
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
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
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
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
于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抇深

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
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
溫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
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歛手足形
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
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
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悶親之未有
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遊食稻衣錦不知
其何以為心哉世又有遊宦沒于遠方子孫火焚

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歛而藏
之殘毀他人之屍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
其始蓋出于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
為嘗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
齊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
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于焚之者哉
是正編曰近世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于風水之
說及欲備禮以徇俗尚者親喪多有留至三五七
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使

勒巫爲農檢得政本老人語亦妙真

歿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于城郭之
中留伏屍于室家之內數年之中其家豈無婚姻
吉慶之事親歿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
此爲甚乞　明爲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律以
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官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
方許踰限仍行禮官申明　舊制凡民間殯葬之
具皆爲品節禮不可爲(如散帛設席之類)分不得爲(如幢幡綵亭之類)者一切禁絕之違者問以違制之罪
陳希亮知鄠縣俗多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
會不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
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
七十餘家及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恐緋衣
老人復出矣
潘鱗長氏曰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
止海上一富翁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
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
言有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
巫前所教也聞于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

淫祀及巫覡皆錄此始嗟乎巫欲神其術遂陰遣
匠作以欺嚇愚民往往如此而其俗寧不悟也悲
夫鄠父老云公去我恐緋衣老人復出則是緋衣
老人果有之乎卽有之又果可信耶
陳升之知漢陽其俗好藏交親尺牘値訟則投公庭
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不可長也請嚴其禁
識者快之
潘鱗長氏曰每讀邸報見有執私牘而訟之
朝且推詰不已誠可寒心昔明道先生爲御史時神
宗召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
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又
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夫爲臣者
誠思盡忠補過方各自救之不暇又何暇攻擊他
人哉且掇鄙褻瑣細之辭瀆　天聽恐非事君
之禮也嗚呼上之人且如此矣烏能禁齊民不掇
拾鄰紳短長長吏細過搆釁以鬥閭閻哉則是輕
朝廷而長齊民之奸挾者夫非上之人有所授之歟
如陳升之者可謂識微之君子矣

韓彥古知平江。初到。有士人持吏短長者狀。錯
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為。必有吏人為首。其人錯愕。即以實告。于是捕吏杖之。一郡以為神明。

潘鱗長氏曰。凡為政。固不在初彼老吏積猾。方于此窺上意旨。而試其奸。一為所惑。即墮其術中。以播弄我有餘矣。譬之于早而杜其漸。此智者事也。人將化之而不敢為奸。是抑仁術也。無智者之事。則無以始。無仁者之事。則無其終。以智而成其仁。亦為上者當如是耳。而人未免以為神明。神明也乎哉。

王佐知平江。政聲第一。尤長于聽訟。時嚴酒禁。有鄭氏以母病須酒飲藥。民告其藏酒。逮捕。佐曰。此必鄰家人漏言。驗之。果然。得姦狀而杖之。

金孝章氏曰。物有因此而得彼者。事遂有輕此而重彼者。其相形動相徵召之間。至微渺不可捉測也。而又不可謂之冥無其端。禁酒矣。民乃有以飲病母者。逮藏酒耳。而得其作姦之家人。使處之苟執一寡通。何以窮其變。而不失輕重彼此之情乎。

聽訟如王君。斯可與語此焉爾。

胡霆桂為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醸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

潘鱗長氏曰。民犯禁令。斯其罪也。而乃出于婦訴其姑。若因而從之。此與證父攘羊者何異。父子相隱。夫子謂直在其中。夫其中者仁也。子證父。婦訴姑。此天地間最不情之事。即最不仁之人。聽婦訴則不順者無以訓。以姑故宥則廢法。今自婦發其端。即受其責而仍被之以孝名。此等作用最妙。問汝事姑孝乎。曰孝。此其仁之終不泯也。世雖極不孝之人。亦決不肯自處于不孝者也。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亦治之以未泯之仁而已矣。意義深微。感悟無限。政化能不大行乎。

李孝壽為開封尹。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憮然曰。所判甚合我

若因僕告而便爲所挾不惜無以懲奇貪上之人反爲所弄矣十二公宜求此心者

意如數與僕杖而謝皁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高之

宋庠知河南有一僕告皁子行槖漏稅庠曰皁子裝執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僕罪而遣之

潘鱗長氏曰往屠石梓先生諱義英者爲浙中督學持法最嚴按湖時群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隸與保甲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闢將效與生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佯爲不見聞者理文書

自如保甲膝行潛前離兩鼻頗遠屠瞬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門役喻其意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娼則逐去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之曲全士也自是刁風頓息夫禁諸生宿娼法也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也效尹書判及漏稅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再見挽回風化只在上之人畧一加意而下受無窮之福也至如考試一節今天下奔競成風牢不可破尤須二三主持世道者默而化之庶幾士習可挽弊俗可革如陳默菴先生蒞蘇試士意抑倖實則專拔寒微欲羅真才則刻意較閱甚至督撫旁午方且徵文如故寧甘遲緩之罰決不忍以草率負生童故一案出而素暱者不致慨于錢神懷才者不見遺于珠海自公蒞吳數年來營求之風覘曩時十消五六矣夫非先生用意之微而能然乎哉余感屠石梓培士意因識其一端於此

陳堯叟爲廣西轉運使嶺外地氣烝暑偏爲置樹道旁鑿井置亭舍民免暍死其俗病者惟禱祀不知醫堯叟集驗方刻石州邑自是民知醫藥

潘鱗長氏曰吾觀天地間有一物害必有一物制是害者甚矣天之仁愛斯人而多爲之備也人自不求耳暍則蔭疾則藥豈非自然之利濟惠而不費者乎仁人君子苟不置民瘼外則無論地之險夷官之小大必將皇皇焉悉心而爲之圖謂之寒毋斯不作焉

楊簡知溫州首移文罷妓籍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義明宗族相恤之禮冬至行鄉紀效周官書孝敏任恤之數書善不書惡風漸淳厚

潘鱗長氏曰古禮何嘗便不可行只未有實心[illegible]之躬行率之者耳若慈湖明道晦庵諸公安見[illegible]學之儒無弘益于人國哉書善不書惡用意最爲深厚舉皐伊而天下化已見于前事矣

蔡襄知福州俗重凶事喜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不然則深自愧恨爲鄉里所羞而奸民遊手

無賴子貪飲食利錢財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哀破產辦具然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賤買田宅貧者立券舉債至終身不能償襄曰弊有大于此耶下令禁止其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俗大化

潘鱗長氏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情雖無窮禮則有制又不徒曰稱家之有無而已福州有此惡俗豈非禮義不明在上者無以教之之故歟君謨能變之斯眞以禮義化民者矣

死即盡耳何須多事或曰修來生耳豈知人生于世明日事今日尚難預定[illegible]來生[illegible]來生[illegible]安[illegible]之從[illegible]之乎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眞千古至言也

金孝章氏曰今日之俗莫弊于喪事用浮屠以從所費不貲了無益于死者何如自盡其心于附身附棺之間乎釋氏之教則薦死者生西方而道家又欲超之仙界今二者竝用將令死者于彼乎于此乎又曰經懺所以消罪業勿爲陰譴也且勿論地獄有無人之爲惡天之報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豈經懺所能解免乎使親賢而爲之是誣其生前而陷之于惡也使親果不賢而爲之後者不思爲幹蠱蓋愆之計徒以誦經修齋塞責謂親罪已消則必復爲惡以繼之是自誣而重其戮也若曰罪孽憑經懺可釋則是桀紂亦可生天而殺人之盜跖終作佛子也早上屠人肝晚間却修誦不害其令名考終也有是理乎則天道何爲福善禍淫而朝廷又何必賞善罰惡乎善乎子與氏之言也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民不繇禮義是下亂也治民無政事以示之是上亂也財用安得足乎亦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而已矣

潘鱗長氏曰世俗惑于浮屠而用追薦之說吾友

孝章氏已言之詳矣然余按追薦一事惟浮屠氏有此說而近世黃冠之流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甚易故亦効而尤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爲此者蓋以禮教不明于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以爲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爲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饑寒患難尚有所不䘏況其旣死又安肯捐其財

超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夫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爲之耳若夫所謂士大夫及仕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爲者恐他人議已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議已之吝財費也是亦不得已而用之夫飲酒食肉處內種種大不孝之事恬然罔忌而獨于追薦一節人言是恤烏在其爲知本哉則是溫公之訓歐陽公之本論又不可不讀也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除喪飯僧設道塲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塔建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諸快樂否則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其苦況于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于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吹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

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如福俗必傾家敗產而後已嗟乎與其如此曷若蚤買田營墓而葬之乎

歐陽公本論其畧曰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

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

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

人惟禍福之念勝故妖術得以乘之亦惟

惑乎人鬼之念堅不可破故邪術得以入之子曰智者不惑又曰敬鬼神而遠之亦古名言也

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於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陸起令滇陽濱桂陽郡通夷俗信鬼神家有妖祀人有欲爲義者輒相恐曰神將祟汝矣至長吏有疑亦

因巫決風俗大壞村巫用銀甕貯蛇以爲龍挾言禍福民皆惑之觀者如堵起召巫詣廳事取其蛇斬之按巫以詛俗之罪遠近駭服

潘鱗長氏曰民所觀以率從者長吏耳乃至有疑亦因巫決尚安用長吏爲哉向非陸君出此辣手視此蛇蜿甕中者村巫倚之坐作威福豈惟戕民命且從而制長吏之命矣

包恢知建寧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

乎何尊畏之卽毀其祠

潘鏻長氏曰斷天下之疑惟理足以勝之彼非大
家數語何等痛快直捷

胡穎提舉湖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
作夾論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
必瞑目坐此室絕無影響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也
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爲廣東經
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守皆信
奉之穎聞其事檄潮州僧舁蛇至其大如柱而黑色

載以關檻穎令之曰爾有神當三日見變過三日
則汝無神矣及期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
以誑俗惑衆之條在浙西管王府十二人行劫頗悉
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折獄否穎曰
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默然

不卽殺而必待三日者蓋以解愚民之惑而服寺僧之心耳

金華章氏曰徇人則失己徇情則廢法失己之弊
一身受之廢法之害其流及于天下彼市法以爲
用情者特未深思其終耳夫天下濫觴作偏之事
是誠有之豈可使人謂其出于我乎

朱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免七百萬以俗
未知禮教因釆古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
傳訓其子弟拆毀淫祠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者悉
嚴禁而俗革

潘鏻長氏曰凡民無所遵守則邪說易以惑而眩
之此縣司教者之失道非其民之罪也譬諸飲食
旣見粱肉可飽豈有反甘惡草者耶第其初說降
嘉種教之烹飪不可無其入耳文公其善爲調人者哉

王嗣宗知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群狐處

焉妖巫挾言禍福民甚信畏前此長吏皆先謁之然
後視事嗣宗至毀其廟燻其穴得狐類盡殺之

潘鏻長氏曰傳云物之所聚則有神言人共奬成
之耳使前此長吏不先謁之而後視事民亦未必
甚信畏惟長吏如此所以一倡百和舉而奉之信
若眞有神焉可以禍福之矣藉非王公除之早邠
人氏幾爲狐種矣大都妖巫惑人擾害地方凡銳
心治理者能立拆毀其淫祠最爲除奸第一善政

黃震知廣德州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

懸示天下郡縣各倣此意立碑縣燒毀去思多矣

十萬姓皆用牛鄙惡步挾兵刃舞粧迎神爲賞爭鬪
以致犯法其俗又有埋藏會爲坎于庭深廣皆五尺
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錮一夕
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
諸司立禁絕之

潘鏻長氏曰張南軒論祀祠山岳廟當築一大壇
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
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溪謂泰山封帝
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爲夫婦近

代無錫謝子蘭輿嘗藉獒擭盛毗書論出土地夫
人其亦南軒北溪之遺意也又曹州同知張浩滄
州人深惡異端之說凡境內庵院拆毀殆盡他處
僧尼俱遣出境外土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城
隍廟載于祀典不可廢舊有夫人像命掘一坑埋
之乃立三大碑于州前一載我
太祖皇帝祭五岳四瀆止用山川之名革去名號以明
聖斷高出于前代一載傳奕以來闢異端文一自爲
文以示禁戒斯亦可稱卓然拔世之君子矣嗟乎

近日妖會所多無論男女貴賤皆入焉當事者厲爲禁緝則害猶可止不然甚難圖也

舉世昏昏怵於禍福即智慧之士亦將趨之習尚
移人堅不可破吾安得南軒諸公其人爲政一洗
而新之也噫

陳天祥讀書緱氏山因號緱山先生授山東西道廉
訪使平陽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爲
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
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
張角晉孫恩之所爲必成大害遂捕而杖于市自此
神怪屏息

潘鏻長氏曰自古反側子必先以妖術惑衆然後
乘機倡亂陳緱山妙用正在乘其輔翼之未附而
捕杖于市使天下曉然知妖不能爲禍福也此最
得除妖破惑之大體若必待其斬關屠邑逆我顏
行反形既成捕何及矣

韓鏞授饒州路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
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謹鏞到撤其廟宇沉土偶人
于江並毀其淫祠與祀典不合者人皆驚服

迂庵子曰今天下有司肯力遵　祖制凡境內一

一切祠宇查與祀典不合者盡行拆毀土木偶人火者火沉者沉僧道年老耋者聽之其中年者盡行勒令歸農寺院舊者聽其傾圮不許修葺敢有街巷剏建菴堂者律以靡費民財誑惑之罪其古寺新菴之木植大而堅者罰修橋梁小者拆樹悲田院至有誦經寄庫禮懺薦亡者律以不孝之罪佛若有靈當亦爲之首肯矣又我 朝魏莊渠督學粵東時凡一切淫祠與佛寺院不在祀典者盡行拆毀改建社學或祠先儒明道考亭及古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僧道幼者勒令還俗一應僧寺田庄謂出愚民施捨要福豈可令無父無君之人不耕而食乎郎嚴守令造册入官改爲社田學田以給生童之貧者於是士民翕然知有聖學可崇而一歸於正至今德之此可見逐邪歸正之風只在上之人一指點焉耳

○附張九功正祀典疏

弘治元年四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正則人心正今

聖明御極修明祀典然而朝廷常祀之外尚有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玉闕眞君元君神父神母之祭諸宮觀中又有水官星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於天下也乞勅禮部稽之祀典盡爲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事通爲禁止

上是其言命禮部會官考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于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與否明白具奏於是尚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所加嶽鎭海瀆封號郡縣城隍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號稱之凡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禁所以正風俗聴人心者至矣伏望以

祖宗爲法敬事天地孝事

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此外凡有齋醮禱祀之類通行能免不惟絕異端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仍勅中外凡宮觀祠廟非有功德於民不合祀典者俱令革去間有累朝勅建難于輒廢者亦宜釐正名號減殺禮

儀廢盡以禮事神之心謹按世俗所謂釋迦牟尼文
佛三淸三境天尊者蓋西域有國曰中天竺乃釋迦
所生之地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敎者
遂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幷其眞身而
爲三其實本一身耳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百姓
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自有佛法以來亂亡相繼
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捨身施佛
餓死臺城繇此觀之佛不足事明矣至於道家以老
子爲師宋儒朱熹有曰玉淸元始天尊旣非老子之

法身上淸太一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
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淸太上老君蓋倣
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老聃亦人鬼耳豈可僭
居昊天上帝之上乎如宋徽宗躬親祠醮傾心崇奉
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可爲明戒佛老之徒妄誕
稱述惑世誣民莫之能廢不合祀典莫此爲甚伏望
自今以始凡遇
萬壽千秋等節不令修建吉祥齋醮或遇喪禮不令
脩建薦揚齋醮俱不先期遣官祭告釋迦牟尼文佛

於大興隆寺及三淸三境天尊於朝天宮則祀典正
矣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蓋北極五星在
紫微垣中其北第五星名曰天樞是爲天文之中正
又曰紫微大帝之座乃朝廷宮殿之像正統初建紫
微殿於大德觀東設大帝之像每節令亦遣官祭告
夫幽崇祭星古禮也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
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
祀典誠無所據其祭告乞罷免所謂九天應元雷聲

普化天尊者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不得出則奮擊
而爲雷霆今道家妄以爲玉霄眞府總司五雷雷部
諸神皆其所主而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
之日故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夫風雲
雷雨每歲南郊已有合祭之禮而山川壇復有秋報
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今乃
以六月二十四日爲示現日於義何取設像稱名禮
亦何所據哉其祭告亦乞罷免又有所謂祖師三天
扶敎輔玄大法司眞君者傳記云漢張道陵光武時

人害以符治病至桓帝永壽元年百二十歲而沒入
傳白日上昇唐天寶宋熙寧天觀間累號正一靖應
眞君子孫亦有封號國朝乃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封
秩視二品然宋邵伯溫聞見錄云漢建安二十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父衡以符法相授受自號
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
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鎭夷中蓋陵本非異人而道
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之稱而云耳今歲以正
月十五日爲陵生辰遣官詣顯靈宮祭告夫生辰自

應使其子孫祭於家而乃遣官祭告尤非祀典亦乞
罷免所謂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昔有僧名盧自江南
來寓居今京師西山一日有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
之供奉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請限雨期
即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曰感
應禪師建寺設像又別設二青龍祠於龍潭之上宣
德中勅建大圓通寺加二青龍以封號今春秋祭之
夫妖緣人興久自衰息況今連年亢旱所禱二龍杳
無應驗則怪誕不足崇奉明矣又有所謂梓童帝君

者記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
梓潼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僖宗宋
咸平中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上帝命梓潼掌文昌
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
有立廟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
二月二日爲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潼顯靈於
蜀則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祀之京師何也況文昌六
星爲天之六府殊與梓童無干乃合而爲一是誕附
會不經乞併與大小青龍之祭俱勅罷免其梓童祠

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庶足以解人心之惑又道
家有所謂北極佑聖眞君者蓋眞武乃北極玄武七
宿後人乃以玄武爲眞聖而作龜蛇於其下宋眞宗
避諱乃改玄武爲眞武靖康初加號曰佑聖助順顯
靈眞君及考圖志乃云眞武爲靜樂王太子得道術
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奉上帝命往鎭北方被髮跣
足建皁纛玄旗攝玄武位此則道家附會誕妄之說
再考 國朝 御製碑謂
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陰祐爲多嘗建廟南京載

在祀典及
太宗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艮隅并武
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
山又專官督視祀事至我
憲宗嘗範金為神像屢遣內官陳喜安奉于武當山
葢亦承
列聖崇奉之意以祈神休而已乃援引左道鄧常恩
輩熒惑 聖聽虐害生民奏請重脩京城廟宇改號
靈明顯佑宮日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盜賊之

場今常恩輩已伏其罪而其所貽蠹國害民之事尚
未止息如頻年齋送神像及多給武當道士衣布鹽
貲香蠟之類是也請止炤洪武間例每年以三月三
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寺官致祭其餘祭祀悉
皆停免繼後神像再不齋送凡府縣應辦給衣布并
香蠟諸費之勞民者俱量為裁省庶幾國用稍節而
於累朝崇奉之禮亦未嘗廢也所謂崇恩真君隆恩
真君者道家相傳以崇恩真君姓薩名堅西蜀人宋
徽宗時嘗從王侍宸林靈素輩學法有驗而隆恩真

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靈官是也又嘗從薩真君傳
符法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官法乃于禁城
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
真君成化初改觀曰顯靈宮每年換袍服三年一小
焚十年一大焚復易以新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節
候歲時皆遣官致祭夫薩真君之法因王靈官而行
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又皆林
靈素輩所附會況近年祈禱皆無應驗今若以累朝
創建之故難於廢毀其祭告之禮宜令罷免四時袍

服更換宜令收貯勿毀此後不必再焚亦不必再製
如此則妄費可省而邪術可破矣所謂金闕上帝玉
闕上帝者誌云福建閩縣舊有洪恩靈濟宮卽祀今
之金玉闕二真人者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
曰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人德之圖像以祀
宋賜今額又考國朝御製碑謂
太宗嘗不豫藥罔效禱神輒應因大新閩地廟宇今
春秋致祭易衣給戶洒掃又立廟祀於京師加封知
證金闕真君知諤玉闕真君正統成化年累加號為

上帝每朔望節令俱遣官祀及時薦新食四時致反
弁冠紅金雲龍朝服近又加平天冠用黃錫綺服其
黃服五年一換焚紅服十年一換焚夫祠之年代世
系事蹟本非有甚異也而兄弟並稱上帝本處既有
春秋祀而京師復二年數祀袍服在京換焚費已不
貲闕之袍服又數勞人齋送其僭號既宜革正而妄
費亦宜節省請仍存闕之廟祀廢京師之諸祀革其
帝號與服飾止稱眞君服舊服其衣服更換俱令本
宮收貯蓋毋再焚每歲亦不得再製若在闕而敝者

令府縣量為修補不必齋送如此則於禮庶不為瀆
而報功之典亦未為不存也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
君又金玉闕元君者即二徐之父母及其配也宋封
父齊王為忠武眞人母田為仁壽仙妃配皆為仙妃
國朝永樂至成化間屢封其父為聖帝母及二配皆
以為元君每歲時節令俱遣官祀而金玉闕元君又
有誕辰之祭僭瀆一至于此載考徐溫乃五代時吳
國專權弒主之賊殊無功德可錄但緣二徐為子有
亡時禱應之功故濫恩至此伏乞削去上帝元君之

號一切濫祀俱宜罷免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泰山
為五嶽之首在山東泰安州山下唐宋元皆加號曰
王或曰帝若祀人鬼然者我
太祖正祀典止稱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
事則遣官祭告每歲南郊并二八月山川壇俱有合
祭之禮蓋以山川靈氣有發生之功故也今朝陽門
外有前元東嶽舊廟國朝因而不廢其後歲以三月
二十八日及
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既專祭於封內又合祭於郊

壇則此廟之祭實為煩瀆亦乞罷免所謂京師都城
隍之神者蓋建國者必設高城浚隍以保其人民其
制自黃帝始今天下府州縣各有城隍廟在京師者
謂之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俗以五月十一日
為神誕辰故是日及節令皆遣官祀夫城隍之神非
人鬼也安有所謂誕辰者況南郊秋祀俱有合祭之
禮則誕辰并節令之祀亦宜罷免議既上
上曰卿等言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眞武城
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二徐眞君并其父母妻宜

革去帝號止仍舊封號原冠袍等物搬回焚毀今後禱建冠袍每六年一齋送餘如所議行之

潘鏻長氏曰聖王之世絕地天通今乃多諸報祀已非古矣何况附會僭濫致靡國用乎此疏奏罷種種具見卓識邇來 國家多事供億日繁雖大典嘗頷槪從裁省恐物力非復往時淫祀決巳停止但愚民無知易惑難曉而射利者復以禍福之說乘之遂使禱祀紛紛營建不一疾病則事巫而廢醫生則以爲神之功死則以爲求之未至齋僧

過於父母施捨昧其力量是 上雖持正而下猶然競於邪也天之生財有數上節之而下耗之終歸病國矧節者在旣耗之餘節亦有限而耗者復不稍爲節之計後將何所耗乎嗟此貧民賦斂去其三官吏搢紳鬼神僧道去其六而餘此一者則父母妻子朋友族黨取足于其中噫盡矣夫稅斂不薄則田疇雖易無益也然時實使然亦付之無可柰何若夫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此在小民可得自主者庶幾藉此少延殘喘特無人爲之敎勸極

力點醒焉耳有牧民之責者宜何如也

康濟譜正俗卷十四終

康濟譜軍政卷之十五上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文治武備道貴相資中國同矣曷慮邊陲次軍政第十五

潘鱗長氏曰晉朱伺以勇聞楊珉問曰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伺曰兩軍對敵惟忍爲難我能忍是以多勝又有以武行難者以鬬爲戲藝之場勝負可先決者對用先動者後退者勝夫以力相競勇者先奮怯者猶豫奮者事貴趨而負後猶輕發無功妄動多敗故君子以實待虛以靜待動神完氣定望之真似木雞自然無敵不勝無敵不摧通乎此可以知軍政之故矣

廉范守雲中北匈奴大入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援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迫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千級虜自相轔籍死者千餘人自此不敢復向雲中

潘鱗長氏曰四夷之爲中國患莫甚於匈奴漢唐之時固嘗傾天下之力禦之卒不能使之循服可謂猶得難制矣雲中之地僻近戎境前有魏尚後有廉范以一郡之力禦難制之虜且能使之遠遁不敢侵凌抑何易哉蓋緣此郡逼近匈奴之難制也實禦之不得其術耳誠令當邊將吏盡知古人守中國豈復有北顧之憂哉叔度據雲中而破匈奴之衝遂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謠亦猶其當業耳至平生慤行人所難及者尤在[illegible]而不受父故吏之賻持父柩而溺僅免者一也爲鄧融之功曹爲變姓名爲獄卒侍融至死不言且葬融以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事誅人莫敢視而范獨斂之觸顯宗之怒而辯得免三也噫范之孝義真無愧於天壤間矣獨依竇憲一節君子不能不爲范惜哉

虞詡守武都見羌衆我少詡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

只斗而馬 些田單之 餘智

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我寡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竈日增必懼郡兵來迎勝示不弱吾示强勢不同故也時詡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潘鱗長氏曰虞升卿增竈最得以弱擊强之法蓋秉師律者無遺之算能於所忽不測之患起於所忽勿以我之强而輕彼之弱亦勿以我之弱而畏彼之强與勝負變化迭移在我矣精令羌能約其所强之兵又誰與敵哉兵不厭詐亦不厭算升卿得之哉

金孝章氏曰凡兵用强用多此自在節制耳至于用寡且弱以敵人之勁衆其難實甚虞詡之增竈廣演惑羌耳目須興雲布霧手也

楊璇遷守零陵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用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肅清

潘鱗長氏曰此亦弱制强之一法凡用兵制勝往往奇者得之柱下所稱眞兵家四字訣也然奇非廢法也以合法之兵攻無紀之賊其不獲志者鮮矣後世賊漸知兵而禦賊者猶置法不講無怪乎師之嘗挫而賊日多也

張遼屯長社荊州未定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

遼將親兵中陣而立少頃得首謀者誅之

昔周亞夫將兵討七國軍中嘗夜驚亞夫堅臥不起頃之自定吳漢爲大司馬嘗有寇夜攻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可見事當忽變須鎮定則不周張若隨衆倉皇則擾亂多矣如遼若斯眞得以靜制動之術耳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守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

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嘗輕
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祜歸
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
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
言每會衆江沔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
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吳人大悅陸抗乃告
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
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祜疾篤舉杜預以代及卒晉
主哭之哀南州民爲之罷市巷哭聲接吳境將士亦
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于遊憩之所
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潘鱗長氏曰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
植厥樹思其人者及其遺自古然矣羊叔子墮淚
之碑固人情哉乃其荊州民盡爲祜諱名屋室皆
以門爲稱而朝廷亦改戶曹爲辭曹此又不但愛
其遺懷其人抑且比隆君親而諱其名矣是孫何
德哉彼史臣所稱垂大信于南服傾吳人于漢渚
者意者其然乎觀此則世之欲一切以撻伐從事
者鑑矣鑑矣

杜預以羊祜薦拜鎭南將軍代吳大克曰勢如破竹
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矣預自指授羣帥
方畧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既還鎭襄陽以
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申嚴戍守又修召
信臣遺跡激滍清諸水以浸原田諸所興造必考度
始終鮮有敗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
諸將莫及朝野稱美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楚
人德之號曰杜父在鎭數餽遺當路或問其故預曰
吾但恐其見忌耳非求益者也

謝安總中書事義存輔導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安
每鎭以和靖御以長算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而
謂文雅過之方苻堅大舉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
及兄子玄應機征討所在克捷而淝水之勝尤奇絕
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然以父子皆著大
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乃以三桓據三州
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此安雖受朝寄
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鎭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

之裴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卒

潘鏻長氏曰按史臣言安石激繁會于朞服之喪敦一歡於百金之費以爲廢禮崇侈扇頹風而淪雅道嗟嗟此豈足病安石哉當符堅之來以蕞吳江桓溫之將移晉鼎也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安能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羣寇公輔之望斯已足酬又遑計其細也且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以晉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非誠與才合能如是乎

劉穆之少好書傳博覽多通宋武帝克京城時須一羣吏甚急及穆之見卽于坐受署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諮焉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繇是入輔穆之外所聞見大小畢白雖塗陌細事親暱短長悉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叛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耳目手口其所應酬不相參漏皆悉贍舉

潘鏻長氏曰道和起自布衣協佐義始其忠規遠畫潛慮密謨誠莫窺其際者至于尊主卑臣之義定于馬棰之間出征入輔之勳銘于鼎彝之上史氏謂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爲一代宗臣豈虛言哉

裴度爲彰義節度使入蔡州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于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

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鬭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乎

柳公綽爲太原尹是歲北虜遣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以禮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于外懼其襲太原故事出兵迓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騎勞問待以修好之意

暢感義出滑徐驅道中不妄馳騁

郭振爲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勒欵塞願和振仰其牙帳計事會大雨雪烏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振計殺其父謀勒兵未襲振勸振夜遁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不意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遂至其帳俯弔臨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娑葛感悅使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馬數十萬

金孝章氏曰昔人云至人無必死地非必不必死也可以不至于必死耳蓋心苟無欺人情不遠處變只如安常正不必手忙腳亂也若元振因一夷酋之死宵遁則舉動不光示之醜弱或整兵相待則釁成禍結是踏其疑而自即于戮也乃營中堅卧蓋不待明日素服之往已知其胸中之閑定矣

顏眞卿守平原逆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紓其疑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眞卿將兵防河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上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繇是諸郡多應者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萬抗郭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于城西門慷慨泣下衆咸感勵饒陽守盧全誠濟南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理李暐鄴郡守王燾各以衆歸饒晁某卿爲常山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池內十七郡共推眞卿爲盟主統兵二十萬扼絕燕趙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外史氏曰初魯公以忤楊國忠斥外當祿山反孛嗟無前獨以區區平原攖其鋒功雖不成然四方聞者爭赳而唐卒以振者魯公爲之倡也在肅宗朝數正言以忤相不悅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朝元載壅蔽爲姦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而斥之猶不滿意遂爲所擠見頴賊手其英

烈言論辯嚴霜烈日眞可畏而仰也曾子固嘗言之唐之朝臣見忤于世且起且仆至于七八竟死而不自悔者魯公一人而已今何以易斯言哉又

國朝伍文定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爲吉安守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郡邑義勇爲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芻旬日間諸具諸路官兵響應濠

旣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砲火燎其鬚不動潛爲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烟焰蔽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監建加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而不能與時爲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爲志士所深惜也公不但倡義與眞卿同其節烈貞介無往而不與眞卿同也故錄此以見忠義之氣無分于古今也

雖忠義之心發乎天性然如此卓動蓋非只在言大學問人所及

張巡令眞源守雍丘賊將令狐潮攻城巡數敗之巡一夕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藁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裨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見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

雎陽不獨可與行軍且亦可與講學

如天道何巡應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遁後守睢陽賊將尹子奇復徵兵數萬來攻巡乃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內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竿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鐶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鐵汁灌之賊又以土囊柴爲磴道欲登

城巡潛以明松投之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
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潘鏻長氏曰均是人也夫何以有亂臣賊子斯皆
不明乎人倫天道者也巡惟于此四字持之愈力
明之益貞故當天道晦蒙之日雖刀鋸鼎鑊之不
易而卒成其為討賊之義士為報國之忠臣為敦
倫明道之完人而決不與亂臣賊子同其俯仰矣
嗟嗟人倫天道可不于平昔一講究乎〇又按巡
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

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
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
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
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
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諭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
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役之而往
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
兵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脩每戰將士或
退散巡立于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
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
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
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
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賊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
日出浴河渚以示其多弼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
其駒于城內俟賊馬出浴盡驅之出馬嘶不已賊馬
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兵河渚絕弼
糧道弼軍野水渡備之弼謂諸將曰賊將高廷暉李

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
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
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
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
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
請降希顥與同見光弼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
聞之亦降或問弼降二將何易也弼曰思明每恨不
得野戰聞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必不敢
歸廷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以寵任必思奪之

將士不能
蓄擊只為
身家念重

矣朏弼屯中潬登城望曰賊衆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以短兵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刎不令諸君獨死也率諸將失死擊之賊大潰思明乃遁

李晟除河中同絳節度使受命拜哭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時李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强寇

之間內無糧外無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軍中凡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泚間立斬之是時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六月李晟大陳兵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衆大潰遂屯兵于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

五日內
不得通家
信一言死
敵誰不克
若天生李
晟以安社
稷信非虛
矣

迂菴子曰晟以孤軍處二寇之間於斯時也危亦極矣而猶能以忠義感激將士卒之克復宗廟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與之敵哉

李抱眞爲澤路節度使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廢廩給府庫實遂

雄視山東繇是天下稱澤路兵爲諸道最

迂菴子曰按漢制材官騎士皆家人子起于田中者爲之猶有用農爲兵之意抱眞能師之此其所以稱最於澤路也至李德裕守西川率戶二丁取一緩則農急則戰名曰雄邊子弟而南詔不敢犯邊悉怛謀亦降他若晉齊王之武定軍宋慶曆之保毅軍宣毅軍景德之廣銳軍治平之義勇軍皆兵之出於民而隸之州縣者也轉餉既易桑梓情殷有父兄室家之念祖宗丘壠之思心固與客蠢

與矣今日之土兵曰保甲為守鄉也有討伺平從
充張導耳曰弓兵為防險也追呼走鄉聚遂竊
耳曰機兵為城守也守令閲視環中為戲耳噫嘻
能如李抱眞之賞罰必信兵豈有不精者乎
裴行儉大軍次單于北幕已立營塹濠既周儉更命
徙營高崗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比夜風雨暴至
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儉笑曰
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也
迂菴子曰按孫子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故儉不

告士卒以徙營之繇然非不告也正使人神其不
測而愈傾向之此亦行兵之一法耳
王式為安南都護時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王式討
平之式擒裘甫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
今幸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之始至軍食
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
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
倉庫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
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

亂耳再問使儒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
卒操利兵遇敵且至勇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
皆拜曰非所及也
外史氏曰先時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
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至是卒成其功然甫雖破而
龐勛芝巢之徒接踵而起唐遂不支嗚呼唐室其
自此亡哉
張齊賢知代州時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下齊賢先
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

使至云師出并州柏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
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夜發
兵三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
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
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破之
潘鱗長氏曰齊賢以微弱之兵能抗方張之虜在
太宗可謂任用得人而齊賢亦為不負所托也至
列幟束芻又與虞詡增竈同一應變之智矣
張詠知成都平李順之亂西川都巡檢使為部卒劉

始傷錄功不以首級已重成軍之可服而既倖且賞者沮矣

旴所逐詠遣兵誅之兵囘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陣之時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卯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先用命摧賊者皆中傷殘體生帥令付營將理詠悉命昇以來先錄其功凡帶首級者次之于是軍中悉服

潘鱗長氏曰我　朝洪承閫倒每戰以當先破的為奇功生擒斬首者次之而何栢齋與楊遂菴論兵曰兩軍相接兵刃交鋒縱有殺傷豈暇斬取首級縱賊衆大敗我軍若務斬取首級其奸惡必從容逃去斬首雖多亂終不息況揮刀雖在於一人成勝實繇於衆力今有首級者方論功無者不錄亦非所以使之并力齊心也且中隱微機使賊知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繇於此是尤不可不慮今宜別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而次第其賞將領作奇等先登陷陣作一等衆人作一等其有顯立奇功衆所共見者另賞不拘賞格則接戰之機勸功之道兩不悖矣此亦張乖崖之遺意故錄之以見古今人同此識也後狄青一議更詳○又接戰後論功先弔死而後問傷傷痍優於俘斬刀傷優於箭傷重傷優於輕傷而傷在前者迎敵傷在後者避敵因而第其賞罰此激勸之大端也至如唐杜伏威用兵選敢死士與均甘苦厚遇之每攻戰罷驗創在背者盡殺之故人人思奮戰無堅敵夫如是自無虛功冒賞之士也

曹瑋知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挠問李迪邊將誰可代者迪曰曹瑋知嗃厮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羨兵赴瑋未幾吐蕃結連入寇瑋大破之自是嗃厮囉退保積中不出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能綏懷邊人故羌戎畏懷之

潘鱗長氏曰曹瑋之敗吐蕃謝玄之䘏苻堅也一則以叔安之薦一則以父彬所稱嗚呼若二子者可謂不負所舉而謝曹二公誠所謂公於舉人者哉

狄青為荊湖宣撫使行之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曰從青之主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

嚴駿軍法而又能通其下情非大有學問人不能

斬一陳曙而智高亡

不旋踵狄廣青可謂知兵矣

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卽奏君
矣於是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及行日不過一驛輒
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旅人
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青每止郵驛四
面嚴兵無一人敢妄出入其求見青者無不卽時得
通其野宿皆成營柵爲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
州次賓州青以張忠將借皆輕敵戒諸將毋得妄與
賊鬭陳曙惡青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
於崑崙關青董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以

敗軍之罪并軍士千五人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
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時智高還守邕州青乃按
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
張燈燭宴集將佐大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
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入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
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散
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
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旣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
爲也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丘執五

智高平矣而又有金龍衣可証狄公獨不以疑尸斷朝廷如此

赤忠眞有古大臣之風世之被洛以邀賞者睹此可愧哉

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變爲三旋而擊
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衆不
知所爲屏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劄青加東軍
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
大敗智高焚城遁去青入邕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
分戲下賊所得勝皆懲遣之斂積尸爲京觀於城北
尸有衣金龍衣者衆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
死當亟奏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
以貪功也捷至加其功爲樞密使○按是舉張玉爲

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旣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
者斬及節搏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
軍疾趨山巔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
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番落騎兵出賊後遂大
潰逵乃詣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
罪之有○又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
虜忽壅遏山嵎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
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涉深淵將左悔不擊
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

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
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
外史氏曰宋至仁宗時承平已久武夫鷙士遺時
致位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郭逵
之外狄青一人而已而逵似不及也青在邊境凡
二十五戰如破金湯略宥州多虜功城橋子築豐
林大郎諸砦堡皆扼賊要害最後崑崙一舉頗著
奇儁至嘉推功將佐經制餘事悉委孫沔爲所嘆
服猶不顯亟密夜披講自請征智高臨行上言

[illegible]譜　卷十五　軍政上　三十三

謂古者師還以訊馘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
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
謂之首級然生事啓倖莫此爲甚故軍士爭首級
者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
戰之人并所以勸賴一切請罷如師有功則差次
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
上下一心決勝之道也智哉狄公此其所以成功
矣至今日疆埸之事則樞臣爲政旗鼓之間則登
壇者主之一報捷而鏹帛之賚波於諸臣金吾之

叙濫及羅猱則敝在冒功藉寇賚糧而虎冠加故
喪師辱國而鵲印猶懸即有神羊獨之復有社鼠
獲之則敝在蔽罪斯又張乖崖狄漢臣之罪人也
韓琦從定州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驕不可使琦
至即以兵律裁之察其橫不可教者捽首斬之士死
攻圍轉其家恤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
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教習之自是定州
兵皆精勁可用冠於河朔後爲四路經略使駐延安
琦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

[illegible]譜　卷十五　軍政上　三十四

威不敢輒犯邊境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
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爲韓范所
歷大藩皆有遺愛戎狄每南來涉其界即戒其下曰
此韓侍中境勿多索也爲虜所畏服如此
范仲淹知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
爲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
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藏等大族皆
去賊爲中國用公之所在賊不敢犯其城大順也一
日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

築城至此可見用人神

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諸將皆服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出戰而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故賊尽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

恩不必自己出尊朝廷而大國體非此權臣不能也

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此其所以成功也

務持重二語邊將不可不知

潘耒長氏曰先是范雍守延州節制無狀故韓琦力言召仲淹代之且云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設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上乃從之觀此則韓琦知人之哲料敵之心皆可見矣○楊少司馬衛湘疏云古之詔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以爵二語極切時弊夫臨陣則卑者居先叙功又卑者居後是直以性命衛人耳仲淹分將遣出之議固當余謂論功則尤當專叙汗馬而毋輕冒濫一概廢功名之士知所奮矣

李允則守雄州一日出軍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屠即時飛謗至京師眞宗遣中使密諭之則謂中使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南北講和罷兵斥堠尤則不欲顯爲之備故也其在河北二十餘年境內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村耶又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游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

按允則當南北講和之日而委曲防備如此所以虜不敢南牧朝廷無西顧之憂良將哉今世居邊閫者賊至尚不及偵探烏得起望樓于息烽罷戰之時乎可慨已

猶知所以不能然矣

馬知節監博州兵馬時劉廷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知節方料丁壯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以其生事也既而契丹兵至度不可攻乃去後知延州羌以兵覘邊會上元節令闢門張燈示以無爲而

苦為別有
防禦非竟
以張虛勢
欲也

羌卒不能爲寇

金孝章氏曰治兵者入閑我乖則入忙我閑矣入閑我忙適中有寇也入忙我閑自中無寇也若知節者猶有名將之風流焉

何承矩守滄州瓦橋關北與遼爲鄰素無關河之阻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度恐其謀泄乃築愛景臺植蓼花日會僚佐泛舟置酒作蓼花吟數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刻石傳至京師人謂何宅使愛蓼花不知其經始塘濼也自此廣瀦塘洲沱枯海口幾八百里悉爲瀦潦倚爲藩籬

此與顏真卿託霖雨修浚城濠李允則假岳祠以修舊甕城同一機也

孟珙知江陵既至言江陵所恃三海而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復修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海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渠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爲江陵天險

如此數習
則人人可
將矣推而
行之凡守
令官每年
從宜民自
衣中查其
有勇力智
謀者與以
義勇名色
日給米一
石無事則
令其捕盜
有事則令
其殺賊有
功則官之
如此激拔
何患乎無
將才出也

种世衡知青澗城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繇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繇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忽世衡入內慕恩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繇是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澗河北有虜寨虜嘗辨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兼嘗勞士卒也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使通其貨或先貸其本速其流轉歲時聞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帛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再計一一請自給

种世衡知環州番部奴訛者素倔强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乃郊迎世衡約明日造帳慰勞部落是夕風雹大作平地雪深三尺左右皆曰地險不可往且

奴訛凶詐難信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詎可失期遂冒雪緣險而入奴訛尙寢世衡令蹴之起奴訛訝曰吾世居此山素號險峻漢官無人敢至者明公冒雪單騎至此固亦不我疑耶舉部羅拜皆感激心服置酒具世衡飽啖佯醉臥奴訛帳中奴訛率妻與衆衛之不敢輒離左右世衡醒謂奴訛曰我醉臥此爾何不就殺我耶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耳繇是緣邊諸族獨環不增兵不益糧而武力自振

潘鱗長氏曰世衡才智膽略迥出人表故多成功觀其城青澗示重賞以鼓鑿泉之卒教習射則使僧道婦女皆募的賞而技精服奴訛則險歷雪徑示以誠信而爲環之保障斯皆以膽略行其才智者也至不罪蘇慕恩之戲侍姬竟遺之以釋其媿而卒有以結其歡心此又唐李晟所不能割者而世衡能之故慕恩卒爲世衡用乃能克服諸部而無李晟與張延賞之隙矣嗟嗟色亦能成敗人也如斯夫

張方平知益州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襲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懼請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於道詔促公行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安得爲智高寇此必妄也道遇戍卒輒遣歸入境下令邛部川[illegible]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斬之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西南夷犬戎[illegible]徙知秦州諜告夏人將犯境[illegible]甲而出[illegible]馬鼓勇寇聞之宵遁

潘鱗長氏曰按史云方平慷慨有氣節當少時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及兩策制科爲仁宗所識晚復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方平疑然不少[illegible]以[illegible]一時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illegible]言之且曰臣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其[illegible]應副決疑之捷豈在張乖崖之下哉

司馬光知永興軍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

寧號勇士募市井惡少爲騎兵謫造乾糧糗悉修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興若乏臣當任其咎於是獨得免

楊簡知温州有私鑄錢者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偃仗易事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爲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吹悔罪意良久得釋因奏罷分司云

沈括知延州時种諤次五原値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兵符因斬以狥

迂菴子曰按括在延州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

設施井井皆有次第

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遠人感激執弓傳矢皆恐不得進越歲得按距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大震眞有用之才也嗟乎近日聞警便議練鄉兵然捐錢費酒自起慰勞者誰乎兵以氣勝口談鼓舞當不能得死士耳至括斬歸仁一事經濟吏卓然矣

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地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業業不自安有卒史服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後乃見此禮云

潘韓長氏曰從來號令賞罰之不行其弊皆坐於不識上下之分故公命舉舊典此最得軍務大體

者宜定人稱嘆爲韓魏公後僅見也

劉子羽守興元金人犯境有言徙治變者子羽叱曰孺子可斬也乃築壁壘於潭毒山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於壘石諸將泣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吾今日當死此以禦寇敵尋以餽餉不繼遁去羽卽出師掩擊其後墜谿澗死者不可計興元賴保全

潘鱗長氏曰按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指身徇國之願方張浚之退保興州金人之大攻饒

慶滄譜　卷七十五　軍政上

風也諸將巳多散亡吳玠且邀與俱去子羽單騎之出壘口之據此猶父子眞定之故守乎故金人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論者以爲是役也浚雖衄師而卒全蜀子羽之功居多然高宗偏信檜議且退而渡江退而航海卽兩河亦置度外安問蜀哉又何怪乎白州之置也

虞允文奉命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時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以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非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麾數百艘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戰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衆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

慶滄譜　卷七十五　軍政上

外史氏曰按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可則人望之而知其爲任重器早以文學致身遭際時艱遂克奮勇方金亮之將渡江也王權首棄廬州劉錡亦以疾不克進師盡失兩淮矣允文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鼎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室轉危爲安實係于此其罷相鎭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孝宗嘗謂之曰丙午之敗當與丞相共雪之嗚呼使允文不卽死必不至以軍需未備虛寄詔之趣也雖有志

不就其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趙方値襄陽圍急與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决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時金人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而來若擣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扈再興及許國孟宗政陳辭等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復申飭諸將當過于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復拒之于城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等務整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與徐挪金人逐

之宗政與陳辭爲兩翼夾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堡空其資糧而已

史論是時襄陽之危奚啻焚溺趙方分將救之不赴襄陽而攻唐鄧此吳子救蔡之義春秋所以爲善救也

孟宗政權知棗陽軍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

不先籌民以求全具

發倉廩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閒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爲一時名將循吏云

按襄陽之勝宗政竭力于內再興合兵于外二將之功偉矣但此後二將不久皆卒豈宋金未運天將兩促其亡耶

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言于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

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民大悅

按珙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服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絶滋味尤邃于易學自號無菴居士觀珙立身行已如此故宜其屢建奇功而士卒樂其[illegible]者多也

吳輔司理道州會蠻獠騷動邵傣欲毀其橋梁以便

如是仁慈即益王嘗不爲害可見今之棄城失者哉鳳民以自衛者耳

城守輔曰自錡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
全耶聞者壯其言而施卒不至

陳規守順昌豐城壁招流亡立保伍以爲備虜計會
劉錡引兵渡規出迎錡金兵鬼至即告錡有米數萬
斛勉同爲效奇計乃夠撥甲浦相與登城區畫諸將
謂東京已陷敵欲還江南錡曰東京雖陷吾全軍在
此且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置家寺中
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于是軍士
皆奮毁舟釜示不歸兵甫萬衆數將城錡以破敵弓翼

授御膂等射斫之後以步兵邀擊之溺河死者不可
勝計虜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
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復募
百人折竹爲哨如兒戲具持以爲號直入乘電奮擊
聞哨聲即聚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于是終夜督
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帥十萬衆
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勢全軍而
歸規曰朝廷養兵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
稍振規已分計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死錡

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邇兀朮
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
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爲誤國之罪衆皆
感動思奮迨兀朮至城下錡謂兀朮必不敢濟河乃
具浮橋五所於潁河上敵繇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
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時大暑規謂
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且敵遠來疲弊
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吾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
辰按兵不動待未申間敵力疲氣索方出接戰以銳

斧犯之敵大敗走自是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强者十
損七八矣錡奏規功詔褒諭之

迂菴子曰陳規之佐劉錡奏功于順昌也大類張
巡之有許遠雖以錡忠蓋之志非規始終力贊亦
未免紛于衆議矣規豈獨有功于宋乎及讀規傳
而將才吏績無不卓然可稱其守德安屢退羣寇
且區畫地營皆一時名賢所不及南渡之初良吏
名將規殆兼而有焉余特惜其以文士終而不能
大竟所蘊耳

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揭旗曰山東魏
勝金人望見卽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解弛恒如敵
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飮
食示以不疑周其貧寠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
附者日衆

魏勝乘時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復海州可
謂致命遂志者矣非明于君臣之大義曷克臻此
哉○按當時以義兵崛起者甯遷魏勝高平王友
直皆負大義以宣朝廷之德意而成此恢復之志

也勝嘗諭金兵自謂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友直
有曰權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夫古之名將
知仁義知權變者寡矣惜當否運各無成功友直
幸而令終勝則不幸而戰歿雖然勝不幸而戰歿
賢於紹興貪生無恥者多矣

李綱兼御營使時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綱言
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强
敵而鎭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
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

于是詔陜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
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
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戰之制頒于京東西
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其車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
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
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陣止
則連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
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旁每

陣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
八十乘卽布方陣則四面合二十乘而輜重處中
又用團結之法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甲百人爲
隊五百人爲部二千五百人爲軍伍長甲正隊將
部軍統制官各以牌書所轄姓名各招置新軍御
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山東山西諸路帥臣並
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進

東濟譜軍政上卷十五 終

康濟譜軍政卷之十五下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潘鱗長氏曰孟氏有言矣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夫善爲戰陳猶以爲罪況不教民而用之者乎有軍旅之任者陣法亦何可不講也

周禮大司馬四時之教仲春振旅仲夏茇舍仲秋治兵仲冬大閱

按仲春振旅者執鼓鐸鐲鐃以教坐作進退徐疾疏數之節仲秋治兵者所載旗物若太常旗䡅旐旟之屬仲冬大閱者所以立表陳車徒坐作馳行此三時之教皆所以習爲行陳之法也若仲夏之茇（茇猶言草舍）則所以選車徒讀書契辨號名而凡縣鄙之名百官之事莫不辨之又敎以止營之法也

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書青雀于旌上）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虎威猛兵象之）前有摯獸則載貔貅（以上因卒伍行枚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遍故舉類示之使爲防也）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北斗第七星）在上急繕其怒（隨四方之色繪四方之宿而各寫其所象而標北斗于其上以見奉天伐暴之義此正氏引先儒言急猶堅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局部分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也

吳起敎戰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趣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將

北征錄曰見危授命古人亘節殺身成仁君子不恤是以忠臣義士每以所欠一死爲恨苟無愧於忠義則死奚足靳哉至於將帥則不然操兩國之生死司三軍之性命吾之安危係社稷之存亡吾之憂樂係生靈之休戚渺將遠征恐敗於無援漢武所以戒李廣孤軍深入慮有危困後世所以議鄧艾龐涓趙括不恤一俘遂至身殞國辱爲萬世笑今之爲將者每存委命不曰死節則曰死敵不曰以一死答國家則

日以一死報君父吁有死之榮無死之辱兵家固有
貴死賤生之說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將帥也奮死則
生倖生則死兵家亦有好死惡生之說矣然論士卒
而不論將帥也嘗聞士卒用命矣未聞將帥用命也
嘗聞士卒不愛死矣未聞將帥不愛死也以是觀之
忘命輕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愛死者將帥之事也
印今宜令將帥毋輕生而淺入毋易敵而挑戰以沉
厚不撓爲法以玩愒輕衆爲戒庶乎得將帥之體歟
雖然死一也有愛焉者有畏焉者懶與將軍決死戰

此愛死也危將摩其衆來降此畏死也愛死者足以
死人畏死者卒以死身郭倬不死於符離而死於市
朝之戮皇甫斌不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囹圄是
皆不死其所當死而死其所不當死抑又可爲將帥
倖生者之戒

按宋李綱曰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
秘有戰則有敗不戰則無敗非兵果不事於戰也
言戰則勝負勢均兵伐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
伐兵之策皆爲次下故齊人之得舒不曰戰而曰
取魯人之於蔡不曰戰而曰入齊人之於紀不曰
戰而曰如韓信之於安邑不曰戰而曰襲曹公之
於江陵不曰戰而曰下洪邀正正之旗擊堂堂之
陣者戰也士卒之事也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
之敗者不戰也將帥之事也今之將帥所以動輒
敗衄者皆專學戰而未得夫不戰之妙也司馬法
論國雖大好戰必亡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爲
善之善吾聞頗爲將帥者招致謀臣策士講求不
戰之法故決士

〇士

北征錄曰孫子論間篇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
之興也呂牙在殷夫殷周之王固天命所攸歸何伊
呂之能爲興亡哉蓋天命之去留係豪傑之去就羅
其英雄則敵國自下秦實無人始爲可圖季梁猶在
則腹心之憂未去故用間之法不以人材之未附爲
國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爲國家之大患五就湯
五就桀者所以爲造邦之臣宮虞而虞亡之秦而秦
伯者所以爲霸者之佐韓信不用於楚而用於漢此

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於南唐而官於宋此藝祖之所以得江南蕃豪傑之才用之於朝廷則可以爲忠臣爲義士棄之於山林則可以爲亂臣爲賊子所以古之聖賢務繫英雄之心如黃石之著三略近攬英雄如鄧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樂爲我用之心吐哺握髮以啟其歸嚮我之意斯爲善耳夏雖未亡而挈去則在周雖未興而堅至則與豈非可畏哉自今宜廣行招致募諸將帥精加延攬使無遺於草萊使無逐於郊野取之不拘勢分用之不

嫌細故將見襄淮之翹楚江湖之豪放荊楚劍客烟波釣徒風鬧露集臂奮鬣鼓求備吾之採擇矣

李筌曰勇怯者性強弱者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詐越人澆薄海岱人壯淮泗人懦崆峒人武燕趙人銳涼隴人勇韓趙人厚地氣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第勇怯在謀彊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嶢關社洪之將北於濺水則秦何得而稱勁既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長晉於潰池則吳何得而稱怯既蜀人懦諸葛亮擬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僵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何得而稱懦既楚人輕項羽破強秦虜王離殺蘇角威加四海諸侯俯伏莫敢仰視則楚何得而稱輕既齊人詐田横藏五百義士東奔海島及横死同日伏劍則齊何得而稱詐既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之衆凡九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何得而稱澆薄既燕趙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濬縛於薊丘公孫戮於上谷則燕趙之人

何得而稱銳既涼隴之人苻堅擁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定偃江水懾其勇也及淮泗之敗草行露宿夜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至則涼隴之人何得而稱勇可見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勇勇人使之以賞則衰能移人之怯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於人何有哉

大都世之危亂民棄其業與夫兵之潰敗者多聚而爲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且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

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强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陣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光武用綠林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內亦多招徠羣盜而用之然非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讋其氣則用盜賊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悆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窒其貪婪之意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畀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

爲患五難也惟善馭者恩威並用寬猛兼施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殺敵如殺人取敵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畀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不幾乎光武太宗曹操之妙術也乎哉

選兵

齊有內政匡合成楚有荆尸鄭教霸秦行銳卒六王幷魏有武卒大梁强趙爲胡服拓地千里吳孩車戰主盟中國此兵以選而精也有孫武而宮人可陣有韓信而市人可鬭有李抱眞而隴畝皆兵郭子儀領朔方而一軍皆忠義岳家軍難於撼山此兵得將而練也

戚繼光曰方今承平日久編民忘戰卒然選兵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切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行動輕利者是也最宜用鄉野老實之人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畏官府法度易於訓伏今專取豐偉或取力大或取武藝或取伶俐不思苟無膽氣豐偉不便疾趨武藝或至倉皇伶

俐或至規避惟膽氣之藴蓄必有精神透露而相法尤忌炎肉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法矣

又曰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則新集鄉民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投兵之思則一時懵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福倏生畏悔之念使又要回家渠此時既未受約束未食錢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選日更無日可定矣

又曰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相貌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刺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者無分辨一槩給之則如藤牌宜於少壯便健狼筅長牌宜於健大雄偉長鎗短兵宜於精緻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才力為授習苟一槩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龜息以蔽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横於鋒鏑間耶若狼筅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徤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太執重

老老成成效於前行以為三軍之領袖翼蔽也

又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於場肆雖閒居坐睡嬉戲亦操也蓋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而不至於懽譁散野或勉而充之或勞而息之又必須收其放心欲使之秉畏兢業而不至於懈若不振故夫為將之道使人樂效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有生道存乎其間令人悉知而不至於效也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為恩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為威兵之勝負者氣也氣無常盈勝則洩而敗則餒能治氣則常勝矣

迂菴子曰古謂兵練者愈強愈戢兵不練者愈弱愈驕練而戢如人家子弟稟父兄之訓肅肅雍雍東西南北惟命不則為驕子而已矣夫驕子未有不敗家者也今日之事棘矣兵以戢為選將以倉為練不至無兵不已試言急着則舍土著而訓練之似無別策夫練土著則人皆可用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聚散之間兩有歸着此李抱真种世衡所以稱雄於唐宋耶今有能如李种二公籍土著而懸賞教射天下無不精之兵矣

○八陣圖說

嘗觀握機經馬隆贊卽魚腹圖八陣畫隊陣地軸十二居中天衡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衡四隊居右地前衡六隊次之天後衡四隊居左地後衡六隊次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此天地風雲四陣為四正也天地前衡為虎翼居右天地後衡為飛龍居左又風變為蛇蟠雲變為鳥翔此龍虎鳥蛇四

陣爲四奇也然八陣中有握機之數寓於地軸其爲九陣即九夫爲井之制也八陣外有遊軍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遮敵人或夜擊敵營或尾擊敵後或軍行未止營舍未定行列未正必先巡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衝突皆臨時別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即井田有溝洫爲之經緯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然其敎則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之爲六十四總之八十八其部隊

則有戰前隊迎敵有正隊更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衛有殿隊爲駐隊之後拒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要之隊間容隊陣間容陣隅落勾連曲部相對四而八向隨感而應嘗以逸而致勞以實而擊虛其法可謂密矣近年諸將併與陣法而失之乃謂古與今異戰則戰耳奚以陣爲曷不思陣法果何從而起乎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於是隊伍之法生焉苟謂陣法無以用之則三軍之衆若何而布列是以士卒

自占其地而布列無法也使士卒自占其地則隊伍必然紛亂而不整布列無法則勢如風痱左右不能相顧首尾不能相應豈是奇正生生之妙行陣無奇正隊伍不整治皆必敗之道也項羽二十八騎猶有陣法分爲四隊四面馳下期山東爲一處況兵計十萬豈可無陣法自黃帝迄　本朝皆用陣法豈今一旦獨不可用乎

汪蕃子曰歷考兵戰用陣法而勝者多不用陣法而勝者少凡不用陣法而勝者皆出於彼此浪戰

均無法制其間有以勇而遇弱以衆而遇寡以治而遇亂以和睦而遇怨離耳烏可執一廢百指其倖者以爲嘗哉丘文莊有曰時勢不同而勢不一地之險易卒之多寡敵之强弱知愚勇怯多不同陣法未必一一可用但用之雖在乎應機習之則在乎有數譬之學奕然局面雖不可預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預知也

凡軍行止布宿皆以方正爲體其法用三十五隊合爲一陣以十五爲戰隊十爲駐隊四爲電擊三爲中

軍三爲殿後及左右蹕中軍居中電擊居四隅戰隊居前駐隊次之殿及左右蹕又次之其形勢如[illegible][illegible]足互爲羽翼故能相救而無孤守之患也

凡兩軍相迎在百步外戰隊整肅電擊先出乘敵未定攻弱擣虛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倏忽往來迅速如電利則大軍繼進不利則還居四隅有電擊破敵有戰隊應敵又有駐隊代[illegible]則我軍常逸而彼軍常勞我士常飽而彼士常饑我氣常足彼氣常乏此已足以破賊而又置殿後與左右蹕何也

蓋防敵人分兵躡我後也若敵二而已一則敵必分兵襲戰若分兵當前而來則以戰隊爲正兵電擊爲奇兵若分兵自後而來則以駐隊爲正兵殿後與左右蹕迭爲奇兵若分兵自左脇而來則戰隊左脇引而向上駐隊右臂引而向下合以圍之中軍三隊便爲正兵從中出奇以破之若分兵自右脇而來其戰如前法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也八陣戰法大部如此每一陣中各有奇正奇正之外又有餘奇餘奇兵或用爲伏或用爲襲或用爲躍或用爲疑或用[illegible]鬪敗皆非正隊數俱藏於中軍大將觀敵變動臨時分遣其法蓋存於分數此乃武侯秘而不傳者黃帝所謂餘奇爲握奇是也

凡布大陣當以十分之三爲奇伏設有萬人則以一千五百人爲兩奇一千五百人爲兩伏正陣如身奇伏如足三者一體迭相救援八陣則風雲在兩旁即兩奇遊軍在陣後即兩伏也裴子野有揚奇備伏四軍皆奇兵分而爲八逐便而居大約揚以設疑奇以續戰備以補缺伏以設覆然亦不出奇伏二軍也

大都先王之兵不過平列行陣以教聲容號令而已不敎以分合變化之節也其防微杜漸如此李唐之初番漢雜處塞內李靖兼領其將卒不得不姑設爲詭道以愚其耳目乃創而爲六花陣一以爲營五以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教閱一陣各五變凡二十五陣而止雖教之分合變化之節特爲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時相視地形或丘陵林谷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衆生支掛之不同而因以制夫步騎多寡疏密輕

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眞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黃帝之陣前後左右中五軍分五方而布之號爲五行者乃俗人不知其理而加之名耳黃帝未嘗有形也

○武侯八陣圖附後

武侯瞿塘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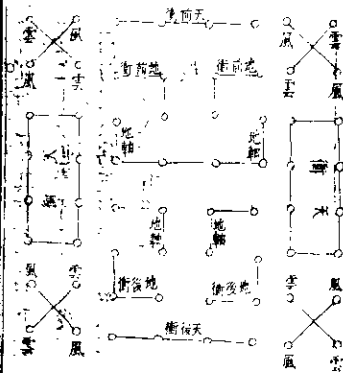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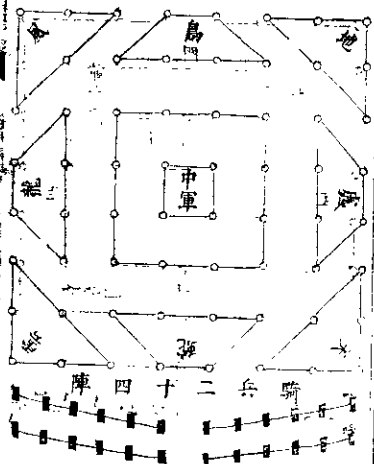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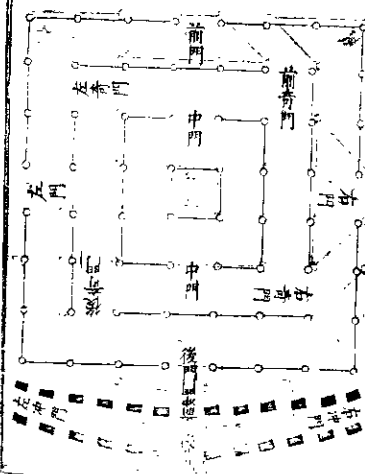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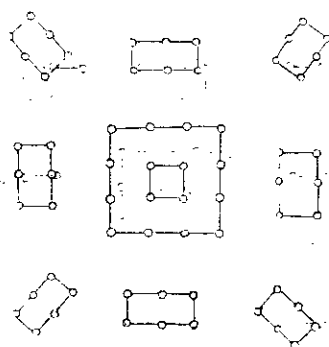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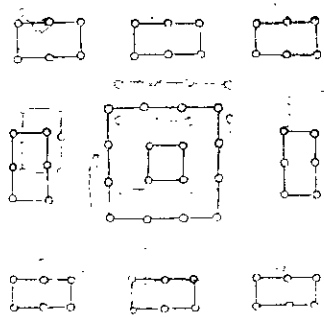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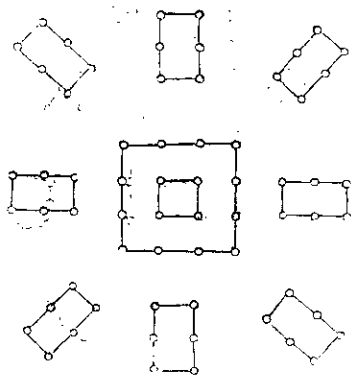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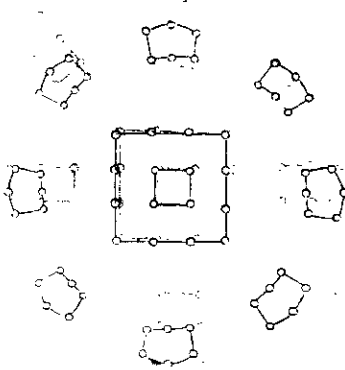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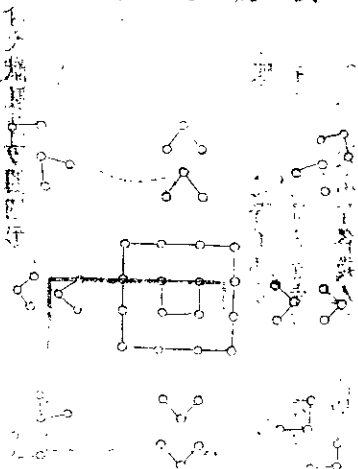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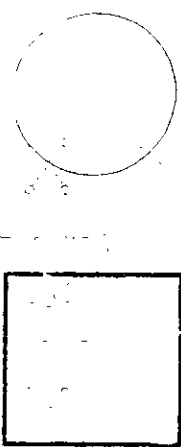
武侯方陣圖

武侯曲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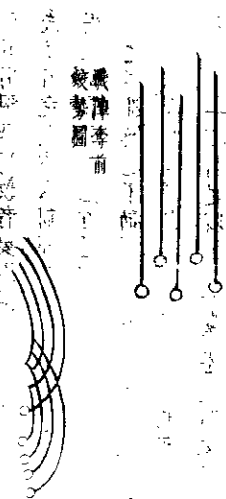
武侯圓陣圖

武侯直陣圖

武侯銳陣圖

○俞大猷駐陣方圓圖形

此爲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使爲曲爲直爲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疊次第多寡幾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

衆寡之數隨時演布而各加隊名號安得以一圖爲隊二畫爲行先輩之紙鉅耶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圈點爲數者要以活心活法堅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接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別衡之不亂撼之不動而已學者益隨機應變因時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若穿鑿附會強執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恐徒讀父書以誤人國事者衆不獨趙括一人而已

俞大猷戰陣三疊勢圖

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時於駐陣之中發其精銳以接戰者其發敵在五百步或一千

步之外則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後隊之兵行
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
焉是也及敵至五十步或一百步之間則鼓聲摺
急踴躍前衝各以後隊之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
書謂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先合爲正
後衝爲奇奇復爲正正復爲奇如環之循而不可
窮如圓石之轉千仞之山而不可禦地窄只用一
伍寬則用十伍百伍千伍亦奇也地窄只用戰隊
寬則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

退重進易退難鳴金而退乎如進法各以前隊之
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番止齊盡如迎戰之勢乃
可也噫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皆
得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以制之千古兵法盡在
茲乎

○附練兵

嘉靖之季海上中倭溯時戚繼光立功台紹間捌
爲陣法有鴛鴦陣屢用屢捷其式詳紀效新書
其法曰平時用破格之號令施極重之賞罰嚴加

此段微精之論可見特時貴用制氣

霜雪以立威信或以教場中行臨陣事或以談笑
間陳刀斧威其所以佐威信之必行而無他虞者
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以供跋涉雖士
卒一尺之器亦親經較驗而身先習之爲諸士倡
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無時刻少息
雖累勝之卒而馭之更百倍於未勝之先也夫方
寸之微出入無鄉方少恃其舊氣便着障根以漸
變去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未嘗無百戰百勝之
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及於用兵臨敵則

去戰期至三日之前先以増報約之重期厚賞退
隨賊之動靜圖報賊之地利凡賊一舉動必有報
凡踰一時辰必有報又至舉戰一日之前則所部
親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四布賊之左
右及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
往進兵路徑巢皆洞然方以其所得情形或以泥
塑爲山谷巢穴狀或以硃墨筆圖別分布使各頭
目了然如素履然後尅期分路如所議給信票口
令以進於敵所未陣而恐其遷及陣而恐其報文

必知此始
無不依之
功無不治
信罪而賞
信罰必既
令嚴明矣

勿之朔士
無所藉口

亦得以資
其效用

陣而恐其誘既勝而恐其驕精神心意舉無不流
動於士卒敵人之間而凱收之餘又復如解衣以
收亡骸出斧以恤孤嫠重其鋒鏑之賞而明其連
坐之誅雖大敗中亦有巡賞乏旺大勝中不無行
刑之人器械行伍計戰歸如敵所不更再戰之後
雖全師如敵然士卒輕傷亦多器械損折亦多必
屋夜擇其中軍宗哨或頭目有事故者佐下之人
分投補足收中軍所蓄器械即將貨之務使戰營
編伍皆無缺士器不悉整從長爲再出堅舉八

陣所謂游兵二十四隊防備設疑補缺之用正謂
此也是以各營時時有常足之額人人有常盈之
氣今吾之中軍者即八陣之游兵也此在主將決
當營備數百人親養練於中軍臨時方得如此設
施若平日無備一時豈能呼召用之出征異地尤
爲緊要此固多術亦爲局方至因敵轉化因變用
權因人異施用情措法消息之以神妙不測又非
筆舌所能告也

其辨方位曰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

守之用兵
自分設此
以諸節制
之節也乃
至物矣王
營雖此又
法行自近
之道故師

黑旗俱要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看但見
舉青旗俱要往左看但見舉白旗俱要向右看但
見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舉
點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
舉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
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心背乎
嗚呼此教戰之指南也

其原東伍曰夫營陣之法全在編派伍什隊哨之
際計籌畫定若無預派營陣雖係伍隊哨之法則

臨所欲用
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

武爲八陣爲九軍七軍十二辰右人各色陣法皆
在於編伍時已定一加旌旗立表則雖畝畝之夫
十萬之衆一鼓而就列者人見其教成之易而知
其功出於編伍者鮮矣故營陣以伍法隊哨爲首
乃以束伍貫諸篇使知次第今法長牌一面籐牌
二面狼筅二把長鎗四枝短兵三件火兵一名爲
一隊方而爲九直之爲三伍分而爲三才爲五花
四隊爲一哨虛其中哨長居之四哨爲一官虛其
中鳥銃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後左右四哨爲一總

此說甚核

把總居之設與五方旗一付高招一付巡視旗四件掌號一名金鼓十二名初謂銃手自裝自點放不惟倉卒遲延且火繩熠管不及每將火藥燒發嘗致營中自亂且一手托銃一手點火點畢且托之即不中矣命砲手自聚爲伍四人給砲四管或專一人擎一人點放二人專管裝藥抽換其點火十人兼傳遞庶無他失可以成功但此法只可施於城守若臨陣不無人路錯亂引軍奪氣邊銃可用此法爲銃還是單人自放爲便

其調發說曰平時操練既不能惜光陰於閒暇且教者或非其所用一旦有事又復立名選鋒每哨隊內抽其愿者强者湊合而發但知兵無選鋒之慮獨忘臨敵易將之危人心或便所屬行伍分離上下易置已難責成至於功不能成實明授以藉口之柄此後各官所部兵馬但遇調發不分强弱止將所部官職名書牌調發彼既任敎練之責於手時而臨陣失律必無辭以他諉且知其終於自任亦必殫心敎練期以所部自見况選鋒之說蓋

此等淺快之語精當之論且共文明白可以過般小卒也

如何竟要退往水火裏去如何任使肯去思之思之

選於無警之日非選於對壘之秋一營之內未嘗盡强而無弱兵家亦未嘗棄弱而不用也

其號令說曰凡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使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

擂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其對敵說曰兵所以敗有三素無節制一也未見敵而先走二也既無營壁可恃人膽先怯卒皆野戰即使勝之不足以當賊更番終於敗潰不勝亦無所奔依故奔北長往所謂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三也今熠前營已定如賊來衝或二三

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息鼓器械俱偃肅不動待彼衝到六七步內亦不動賊必退去漸益前來如加至百十以上砲手照依對敵次第俱隨牌立於濠塹高土之上如令打放空者復裝飽者續放放者復裝裝者又發如此則雖終日放砲必無放盡不續之失弩射手坐於塹土之下亦如令聞名准射射者後續亦不歇竭比至十步之內長牌聽鼓堵墻而進鎗刀短棍夾牌而入大營相應金鼓火煩此節制陣戰也驍悶旁擊以分其力游伏以疑

其事出奇以乘其衆更番迭處俱在臨時制變將所自出

又天下夜營說曰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圍戰夜則又饑奔二三十里外或入人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曉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預設奇伏轉移流突我兵及明尋覔賊所行疲氣息又有未戰而已遇其賊者有之卽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伏多中爲今之計夜營計熟復有炊竈宿飽於野遇敵卽與晝夜相持

不肯顧敵　不敢續更　凌卷

遇倦以奇邀之遇暗以死士乘之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守具不得與我戰炊竈無所饑寒必矣犄角上策無出乎此後開旗土壘籠布單者夜操之具也布城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杴钁等者治營之器也

陳繹曰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勝范蠡之於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於廉頗也王翦之於李牧也韋孝寬之於斛律光也主有任有不任也諸葛孔明之於司馬懿皆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

吳起之戰利用智羌胡之戰利用勇智在相機勇在養氣相機者務使鬼神不可知養氣者務使身家不肯顧此百勝之道也○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重生易於爲亂不輕生不能戡亂皆至言也

○令

按唐李靖有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

妙不兩立

今必如此乃始盡一何守

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盡忠及時輕利重節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捨游辭巧說飾僞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贊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衆勸功之要術昔馬謖軍敗諸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泣而後斬馬逕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留黃蓋詰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愛勝其威雖多必散蓋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

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其憤乃終而前獲首而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地可謂不濫矣

許洞曰大將既授命總專征之柄禡師於野畢而下令焉

一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

一呼名不應召之不到往返愆期動違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

一夜傳刁斗怠而不振更籌乖度聲號不明此謂怠軍如是者斬

一多出怨言怨其不賞主將所用屈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

一揚聲笑語若無主將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

一所學器械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澁鏽旗纛

凋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

一妖言詭詞撰造鬼神假憑夢寐以流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

一奸舌利嘴鬬是攅非構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

一所到之地凌侮良民逼勒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

一竊人財貨以為己利奪人首級以為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

一將軍聚謀逼帳竊聽事情此謂探軍如是者斬

一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

一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面有難色此謂狠軍如是者斬

一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喧譁不遵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

一託傷詐病以避艱難甚或佯死因而遂遯此謂

詐軍如是者斬

一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

一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

一營壁之間既非犒勞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

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大將諭諸將曰某罪當斬推出斬之隨傳告諸吏士曰某犯某罪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斬訖汝等宜觀此爲戒是大將以禮行罰士卒無冤衆心知懼矣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穰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遵法令後收功名者也可見軍法無貴賤之差要在賞罰當而號令明故士多樂於勇敢雖殺之亦不怨也

○料敵

宋李綱有曰善用兵者以料敵爲巧非第料其強弱虛實而已能料敵之情而勢必至於此斯爲巧矣

孫子曰勇怯勢也臏因其輕齊而藏竈示怯是也

孫臏爲齊救趙引兵以趨大梁知魏數輕齊也故減竈以誘之魏將龐涓果棄大軍與輕銳倍日並行逐臏又能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萬弩夾道期見火俱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涓

先軍水上致將士之死戰也後趙追而[illegible]幟者以包入之[illegible]也

韓信擊趙引軍東下井陘知趙軍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戰也故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棄旗鼓趨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爭漢旗鼓逐信又能度其空壁逐利先出奇兵馳入趙壁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泜水上

寇偷之降高峻、李光弼逐史思明、已載才識卷中、玆不復贅、若料敵若四君、可謂巧矣、惟料敵之巧如此、故足以立奇功、若兩軍相持、不能料其强弱虛實、而欲能制勝者、未之聞也、

○探揬

北征錄云、兵家之有探揬、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則爲廢人、探揬不設則爲廢軍、故杜預設絳白之旗、而見敵有辨、馬成設烟火之隊、而事皆預知、趙充國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之襲關羽、得縛屯堠之計、渾越之討義武、因邊備不設、故突入賊境而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堠吏不知、故直入賊營而擒元濟、彼有賊至帳中、軍吏未覺、賊至帳內、箭鼓未絶者、皆繇探揬不明也、今廟堂惡聞邊備、將帥不買間諜、無事而修邊防、則謂之引惹邊事、有事而論形勢、則謂之漏泄兵機、所謂夾山之張、合肥之魏、磨盤之王、正陽之邊、塗山之石、花靨之解、安豐之倪、小王衝之張、蘆塘之朱、桐木之周、九里關之胡、石門之王、桐柏之吳、界山之江、故家遺俗、世相傳襲、其所爲子弟、非遏淮盜馬、則越漢運鹽、其所謂牙爪、非私販銅鐵、則私通淮貨、淮河之地、如其室家、商販之間、卽其堂閫、紹興年間、如張劉諸臣、皆廣行招致、以備緩急、近年以來、諸將例皆庸駑不材之士、上自宣召三司帥臣、下而江上諸軍將帥、未聞有一人能搜訪間諜、收拾遺逸、以資聽聞者、甚至邊堠不嚴、邊鋪不設、無賞賚以維人心、無金帛以壯士氣、得事者無功、誤事者無罪、士不出境、堠不入賊、肝胎山陽之於漣海、安豐花靨之於壽春、桐柏唐城之於襄信、招信濠梁之於汴泗、相隔一水、相望一舍、烟火相接、而莫知屯兵之多寡、雖大相閧而不知、敵國之虛實、賊將之姓名、賊技之能否、賊勢之進退、賊情之勇怯、殆若異世、此無怪其敗衄也、惟置鋪法、召募間諜、遠明斥堠、則屯邊無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矣、

○覘敵

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匿山原、竊其聲聯、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

傾耳以遠聽竦目以深視專志以度事機注心而俟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寇來之遲速故烟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我必有其備敵之去就我必測其微又必須先覘敵國道遠近涉山川谿谷險阨城邑大小溝渠深淺畜積多少豪桀姓名審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按許洞云敵使來目數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剌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卑辭厚幣者驕我也

使雖頻來而爲寇不止者傷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搆我密謀也使來言語便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屈强者欺我也敵有此七者宜審詳之將爲剌者拒之謀者反其謀驕者反其驕備者凌之搆者示之掩其不備者復之欺者誅之間使者不可久久則知我徹不如殺之觀此則覘敵爲兵之本也

相地

武經曰詳諸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北至於右北平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冀之間地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圓自取其便惟溝渠高壘大車爲固今西北銀夏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蜀南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原大隴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披大山或臨深澗就其地形坡坂遞互相掩人馬咫尺不相見可以登高視之遠見人馬易爲設備今二廣之地自荊湖之南桂嶺至邕廣之地山水重複雖有平原盡爲水田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

可以固守近者儂智高亦使丁壯沿山穿道中夜斫亂營寨潰散人馬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昔諸葛書云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澗有底莫測其原昔武侯屯兵舊迹亦隨岩穴礀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營陣之法但求其地形穩便臨時相度人馬多寡有無出入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岡大隴視下之勢者可置營寨亦不離九地之法也意欲揚威示人則虛列廣張旗幟勢弱減竈臥旗伏戈詳在主將目視心生隨四方山川水陸形勢應時之變也

許洞曰古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土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强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我可以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關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絕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

無所利當此只得死戰也此八者古人用八地之法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協於用則反之反之謂何若敵衆深入吾境城壁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退示以必夾擒獲示以必賞立令告諸吏士將軍之際後顧者斬之臨敵而身不定目數移者斬之有憂色者偃蹇者相示而動目者遺器械者金鼓不應節者皆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

入敵地尚淺險則據而挑夷則守慮士卒心不嘗固擇左右前後皆險絕無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欲自戰如是則有輕地之用矣

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控搤我勢我當屯師爲大營廣陣務攻具露其氣機狀如不密俾敵見之欲敵備在前陰出精銳敢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擣絕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巖岸峭壁之地則爲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淵絕澗則爲木桶甖缶渡之敵覺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

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

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佯北俟逐北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佯北之師以應有交地之用矣

頓泊之地逕達四面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衢地之用矣

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時安之否則夷之資食所獲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恃豈直深

或而不勝則自退誤

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用掠非止重地之用矣
大兵將動先料其强弱觀其雲氣察地勢順逆偕
入心向背而後擧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
於未勝愼失於未失者善也有亟地之圍始謀於
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達先知必
無圍地之患矣
高山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谿逕斷無可生逝此乃
知士用謀之利也當出其不意以衝寇敵而後擊

之出奇奔衝或利用燧馬燧牛如田單揚班之類
是也或候夜昏詐爲號直犇衝敵師混服飾軍伍
使不辨認之類是也如此亟戰以爲期苟敵兵益
壯我後不繼李陵有攻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斃
當自隕陷謀智用謀萬變不極則無亟地之憂矣
孫子有曰兵貴設變備臨敵不能以變用兵雖得
利無益也
北正錄曰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
得渡則利在漢而不在楚兩軍相遇不據地利以抗

二據皆得勢之說也勢不可失

之詎能扼於倉卒哉此探地之利有三不可不知
一曰據山謂三軍遇敵旣無城邑又無溝壘近便
有山不拘高低急遽以爲險靜以待敵登高望遠
可見虛實而施吾破賊之謀發石斷木可避鋒銳
而扼其逼我之勢
二曰據水謂三軍遇敵進無可依退無可保近便
有水不拘淺深急據以爲險靜以待敵敵渡則伺
其半涉而擊其濟薄之師亂過則誓衆以亟而擊
其背水者勝

三曰據林謂三軍遇敵旣無山阜可依復無川澤
可據近有林木掩映急遽以待敵敵將而愚則依
林設伏而敵不及備敵將而智則緣林發矢而敵
不可入林燥則畏焚而敵兵不敢搜林密則畏絆
而敵騎不敢逼然後張翼僞退而反擊之是謂之
急遽也
○賞
兵法曰以賞爲表以法爲裏又曰令之以文齊之
以武是謂必取統軍領衆賞不明則士卒不盡功

罰不嚴則士卒不整齊。故曰賞爲陽。罰爲陰。賞罰
乎。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寒暑不差。寒暑不差則萬
物得時。軍貴在上下和。上下和則三軍如一。三軍
如一。遇戰齊心。齊心則必勝。故孫武穰苴賞罰明
則成。加敵國也。至我
朝陞賞功次。軍職官有功。查勘明白。造冊到部。當陞
賞者各照立功他方則例。具奏陞賞。其論功以剿
殺北虜爲首。遼東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
內地反賊又次之。其捕盜并緝獲妖言亦有陞賞

之例。附見於後。
洪武十九年。令從征官沒於陣所者。子孫襲職陞一
等。　二十九年。令各衛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艘
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伍拾兩。鈔五拾錠。在船軍士
生擒殺獲倭賊一人者。賞銀五拾兩。陸地交戰生
擒殺獲一人者。賞銀貳拾兩。　三十五年。令官軍
對敵之際。能立奇功者。陞二級。頭功陞一級。次功
不陞。
永樂四年。令家陣亡二次者陞二級。

宣德九年。定南方殺蠻賊例。凡斬賊首三顆以上。及
斬獲首賊者。俱陞一級。斬首二顆。停獲二人。斬從
賊首一顆以上。及目兵兵款有功者。俱加賞不陞
景泰元年。令馬邑等處當先殺賊者。百戶所鎮撫以
上。陞署職一級。總旗以下。陞實授一級。不賞。軍職
舍人有冠帶者。陞實授百戶。無者陞所鎮撫。文職
舍人。陞試所鎮撫。義男餘丁人等不分有無冠帶。
俱陞小旗。有不願加陞。給賞。其南方金沙江等處
頭功四次三次。及衝鋒破敵亡者。陞一級。陣亡者

陞二級。又三年。令遼東官軍二次當先斬獲賊首
馬匹者陞一級。加賞被傷及戰亡者陞一級。陣
亡陞二級。俱給賞。一次斬獲者陞一級不賞。
三年。令貴州香爐山等處獲功九次至十七次者
陞一級。內百戶所鎮撫以上殺獲三名顆者陞實
授。不及數者陞署職。　四年。令父在而子孫隨軍
陣亡。別無應繼者。陞其父二級。　五年。令自己獲
功該陞而同籍親人有陣亡無嗣者。許併其功於
見存之人。通論陞賞。　六年。令浙江福建殺賊官

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陞一級不賞民快人等冠
帶本身陣亡者與其子冠帶仍給賞一次至四次
給賞不陞
天順元年奏陝西殺虜領軍官幷敵退刼營達賊當
先敗及擒斬賊級爲首幷陣亡者俱陞一級給賞
其力向前幷生擒斬獲爲從者給賞不陞其南方
誘獲苗蠻僞王侯殺賊三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
首三顆擒賊首一二名及陣亡者陞一級給賞十
五次至二十九次斬首二顆者陞一級不賞殺賊二

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不及數及陣亡土官人
等俱加賞不陞凡土官有功無陞例　六年令擒
斬達賊一名顆爲首陞一級不賞爲從及傷故者
給賞不陞　七年令六次先登致敗達賊者陞一
級加賞三次及陣亡者陞二級給賞齊力策應者
次給賞不陞
成化二年奏官軍妄報功次冒受陞賞者事發革去
仍降原職役二級調衛差操　四年令四川平山
都掌官軍擒斬八名顆以上及俘獲男女者陞二

等去馬尸
亦要查驗
不然則有
詐騙之弊

級加賞七名顆以下有俘獲及陣亡者陞一級量
賞五名顆以下有俘獲陞一級不賞三名顆以下
及土官擒斬四名顆以上與陣亡土兵俱加賞不
陞　六年令夜不收出境哨探被賊殺死者陞賞
依陣亡例奪去馬疋免追
十四年申明陞賞功次
一甘肅寧夏陝西延綏偏頭關大同宣府山海關
一帶虜賊一人擒斬六名顆陞一級至三名顆陞
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署職爲從及

四名顆以上俱給賞
一遼東女直一人擒斬二名顆陞一級至六名顆
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自七名顆以
上幷不及數者俱給賞不陞
二陝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廣兩廣猺賊苗蠻一人
擒斬三名顆陞一級至九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
與實授幼男婦女自十名顆以上幷不及數者俱
給賞
三內地反賊一人擒斬六名顆陞一級至十八名

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自十九名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其功次須驗不係一日一處者方如前例若係一日一處之數止擬一級其餘給賞陣亡官軍與哨探被殺夜不收人等俱陞一級

一陣前刀箭重傷者陞署職一級當前次數多者分別等第加賞無傷而當先數多者止給賞有輕傷者亦加賞

一俘獲賊屬人口奪獲頭畜器械并齊力助陣者量賞人口就給俘獲原主

一把總領軍官所部五百人擒斬達賊五名顆陞一級每五名加一級所部一千人者十名顆陞一級每十名加一級俱至三級而止二級實授一級署職若係都指揮使以上止陞署職二級其餘加賞別種賊寇推類而行已陞之外功次不及數者給賞

一陣前當先毀後斬將搴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

一土官功次各照前項地方則例陞散官至三級而止其餘功次與土人俱厚賞不陞不報捷官舍人等以擒斬虜賊多寡爲等第七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九十五名顆以上賞鈔一千貫陞一級一百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二套陞試所鎮撫別種賊寇遞加女直三倍土賊苗蠻六倍番賊十倍

一軍人有功陞二級至小旗舍人陞一級至冠帶小旗小旗陞一級至總旗冠帶小旗陞二級至冠帶總旗總旗陞二級至試百戶冠帶總旗陞一級至實授百戶試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所鎮撫實

授所鎮撫陞一級至實百戶百戶陞副千戶副千戶陞正千戶正千戶陞指揮僉事僉事陞指揮同知同知陞指揮使該陞都指揮都督者類推而行其軍人舍人至小旗小旗至總旗舍人至試所鎮撫總旗至試百戶俱無署職惟百戶以上聽以次署陞其署職至實授亦作一級有緣事該降節以此爲則遞降

一官軍人等爭奪擒斬功次者不許紀錄

一許冐功次者勘問降一級功次不准
一出師監督總兵等官幷鎭守總兵巡撫紀功供給等官班師之日　部將功次冊具奏陞賞凡遠年功次不許奏擾
弘治元年令領兵守　不得自報功次所部旗軍斬獲不及五名顆者領軍官不准陞賞　十三年奏准跟隨內臣將官頭目不分有無職役者非奏帶不許報功果係奏帶獲功該陞職役只合註於本管衙門不許希求註於錦衣衛違者該陞職役

但革罷扶同勘報者叅究治罪
一凡臨陣報有斬獲賊級者紀功官從公審驗若用錢買者賣者俱問罪係官旗就在本衛係軍發邊衛民幷軍丁人等發附近俱充軍若虜寇犯邊官兵明知被虜人口遺棄在彼因而妄殺冐作賊級者與殺平人者一體論斷
一凡擅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頭目失於鈐束者問罪量其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衛重則罷職充軍俱奏請

一將士得功主將卽時對定明具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丞隊親識移換有功人姓名致抑壓先鋒遠探及臨陣効命之人如士卒勘有功狀爲人移易抑壓者許經隨處官司自言
一申得功將士使臣及奪到軍資器械幷戰時月日戰處去州縣遠近仍具部頭預等姓名聞奏亦須文字簡速不得淹滯
一定將士戰傷內臨陣者如背後傷中不在賞例若深入殺賊斫營陷陣雖傷中在背後不緣退怯

亦與賞
一應隨軍賞賜錢帛袍帶等約數將署備軍前合要卽時支給外若將士得功應賜者並主將先給印紙開坐色件付身其印紙不得臨陣對壘給散別致喧擾軍回日所在州軍疾速申請若有違約束者斬

○罰

夫三軍之衆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此賞罰之所以設也明將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曉衆

信賞必罰以勸功及對陣交和咸見斧鉞爵祿之
具在則士卒雖欲勿戰亦不可得也故使披者勇
懦者決進無倖生退有必殺焉昔戰國時秦人兵
力最雄蓋能敎畜銳士令之以慶賞齊之以刑罰
凡民欲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繇其有軍功者各以
律受上五甲首而隷伍家以此爲賞民無不勉也
若軍大戰而大將亦吏自五百名巳上不能亦敵
皆當斬大將左右吏卒在軍者皆斬士卒有軍功
者奪無軍功者戍三歲罷戍爲伍五十人爲行戰

而亡其伍同五人奪功無功者亦戍三歲以此爲
罰民無不恐也所以四世有勝衡擊六國六國莫
敢抗之非幸也有術數然也是以善用兵者誅大
以爲威賞小以爲明刑上極而不避貴重賞下通
而不遺厮賤誅戮士卒而萬衆畏勸者用此道也
永樂十二年冬凡行營之時遇有徵馬衣服器械不
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鬪問答號不同者皆即擒
之來降虜賊所獲人口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即時
擧報[illegible]

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
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拘
凡對敵之際一隊遊看一隊有不齊力進前者戰
勝之後許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
罪同
凡管軍頭目須愛惜軍士軍士聽令不許怠慢如
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
報知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在逃者斬
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

凡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插入隊
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
者若自巳有馬臨陣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
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戰馬臨敵許騎
無事騎者治罪各管馬驢須愛惜馱載該管時常
點閘有故違及將軍器抛失或盜賣者俱重罪
凡軍士行糧該管官旗時行點閘有過用及遺棄
者失該管頭目皆斬
凡軍行及下營之時須入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離

入別營別隊違者并該管頭目俱重罪

凡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銅角笛聲爲號不許聲音相同答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諠譁者卽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

凡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或五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簡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實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驢馬騾垜者卽送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役哨官軍收獲者收者治以重罪

凡軍中有病者管隊官軍卽令醫療掌藥料官及醫士當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

正統十四年令每隊伍中立公正掌令官二人務令頭目軍士死生相顧臨陣有進無退若頭目不顧軍士先自退怯者掌令官卽斬其首別選頭目代之若軍士不顧頭目先自退怯者許後隊斬前隊准賞功陞賞軍士不勇不進致頭目失陷者斬其全隊頭目不勇不進致軍士失陷十人者斬首至二十人者斬首不與承襲至三十人及全隊斬首籍沒其家凡軍士頭目應斬而有奇功者量與贖免其總兵官申令不明不嚴致十隊退怯者罰俸一年至三十隊者降二級至五十隊以上罷職全軍退怯者斬但降敵者全家斬首籍沒財産行軍之際有敢搶擄民財至十貫以上者斬首示衆頭目縱容軍士搶掠至十人者罷職充軍二十人以上至全隊梟首營門軍士並皆處死軍中及新募來之人不知軍法敢有造言惑亂人心阻撓號令致壞事機者凌遲處死籍沒其家臨陣在逃及不聽總兵號令者斬

成化元年令總兵官出師臨敵軍中有違犯號令者聽以軍法從事

凡各營有失火者卽是與賊遞送消息并該管頭目俱重罪其每日行營不許在途炊飯違者并本

（眉批）[illegible]
（眉批）極[illegible]
（眉批）此處尤宜盡心庶效可見也

（眉批）遇有以後斬前者亦須核該隊同斃乃可論賞不然恐有挾私報怨者
（眉批）大易枉以毛遂卽不得前驅入意欲特嚴

管頭目皆斬下管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弃
占藏自用
一臨陣井主將命輒離隊先入者斬
一賊軍去陣尚遠謂射力不及之地弓弩亂射者
斬
一臨陣聞鼓聲合發弓弩而不發或雖發而箭不
盡及拋棄餘箭者斬
一臨陣弓弩已注箭而回顧者斬
一將帥士卒臨陣詐稱病者斬在邊鎮詐有所規
免者絞或副或署以上許病者奏裁
一臨陣或在賊境非應得傳言而輒高聲者斬非
臨陣在賊境者杖一百
一下營訖井正門輒出入者斬
一覘候謬說事宜更相托及漏泄者斬
一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以相報復者斬
一臨陣失馬者斬或戰馬被傷殺者不坐即軍員
將弱馬換軍士壯馬者亦斬鈐轄已下除名決配
副都署已上並約取奏裁

一合戰爭他人所獲首級者斬若衆力殺獲不辨
主名輒取首級者亦斬
一逐賊將帥指定遠近處所而輒過者斬或不及
指定處所者亦斬
一不戰而降賊者或背國歸賊者父子年十六以
上皆絞仍沒其家沒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母女
妻祖孫兄弟姊妹資財田宅並沒官餘凡沒官准
此
一戰陣失主將者親兵並斬臨陣擅離主將左右
者並科違制之罪
一漏泄軍情或散號漏泄者斬
一尅日會戰或討會軍事後期者斬討會軍事如
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
一軍中非大將令副將下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
軍號者斬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大將如
事當機速不及先申其改易實便者不坐即呼呼
或吹物涉爲號者亦斬
一排陣已定都監使臣軍員以下輒抽一人一騎

者斬。

一會戰或臨賊下寨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鼓不鳴主者及所犯者皆斬教陣而違者杖一百。

一下營誤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賊庭者斬。

一背軍走者斬非出軍臨陣日依諸禁軍勅罰。

一邊塞有警急及捉得賊中事機不取主將節度而擅發兵者斬若賊已臨境卽時須兵馬策應關報主將不及者勿坐。

若不候捕符木契與兵鈴合文牒相勘合而輒發兵者斬得符契不發及不卽發謂出軍臨陣之時若尋常抽發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雖得符契不依次第及無宣命文牒相關而報發者亦斬。

一臨陣先退者斬。

一逐隊部被攻危急前後及左右隊部當救不救因至陷者全隊部皆斬。

一失旌鼓旗幟者全隊斬或爲賊所取者亦全隊斬。

一陣定後輒進退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列之將聽便斬。

一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發前將先合後將卽赴進退應接乖者斬。

一令遠探卓望不覺賊來者斬。

一賊來可出軍而不出者斬。

一差探賊軍及入賊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回不以實者斬。

一有警急不舉烽及見前烽已舉後烽不應者斬或無警而誤舉烽致驚擾城寨及衆烽多少不如法致誤事者亦斬承誤而應者不坐。

一守城不固者本地分及主者皆斬或鬪賊城不固亦斬。

一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處者斬。

一行軍不赴隊伍犯闌後馬者斬。

一器仗不預修整致臨陣不堪施用或給受之際不卽言上致臨陣敗事者斬。

一部署鈐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卽時裁遣違者以違制論若所執顯涉頗曲者除名

一部署鈐轄等每有行下宣勅文字並具承受日時疾速奏報遲者以違制論

一出軍在道及緣邊城寨支請受典級敢減剋糧食草料衣資賞賜者不論多少皆斬

一吏卒與賊私交通或言語書疏者斬沒其家

一主吏役使不平者斬

一不伏差遣者斬

一自相竊盜者不計物多少並斬非出軍臨陣自從當法

一巧詐以避征役者斬

一避役自相殘者斬

一將吏受賊枉法及論功定罪故不以實者斬失者委主帥量罪斷遣妄張賊數至僥奏陣獲者亦斬

一隱欺破賊收獲及亡殁兵士資財者斬

一以強凌弱忿爭酗酒喧悖惡罵或搒撻恐嚇軍伍及犯階級於理不順者斬

一戲賭錢物者斬非出軍臨陣自依當法

一失去衣甲器械者斬主將見而不收者違制之罪及故毀棄軍裝或盜賣器械軍裝而詐稱失去者亦斬

一大軍在路遺落器械衣物皆須移在道傍令後人收候下營處召主分付如他人妄認及隱匿者斬如後來人不收者杖一百

一軍中無故走馬者斬自指揮使以下並須步入營寨違者杖一百營寨謂主帥所在

一貪爭財物資畜而不赴殺賊者斬

一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以動衆心者斬

一無故警軍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夜呼驚衆者並斬卽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亦斬

一軍中有卒驚恐及失火所在軍人輒叫呼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斬之若在城守圍中亦斬

一故火者斬仍沒其家或遺火燒屋宇軍幕及財物積聚通計錢二貫定已上者斬

一軍中失火除救火人外餘人皆嚴備若輒離本

矣掠行旅
軍士最易
犯者宜痛
懲之

職掌部隊等處者斬。

一入賊境軍士擅發冢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女踐禾稼伐樹木者斬如主將有命令蹂踐賊地禾稼伐樹木或焚蕩廬舍者不坐

一軍士雖破敵有功擅掘冢燒舍掠取貨財者斬。

一姦犯居人婦女及將婦女入營者斬

一賊使人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斬若擒獲敵人及來降者並須見主帥不得詢問敵中事宜若違因而漏泄者斬

一行營吏卒私議軍中事宜者斬。

一行營吏卒受他人財賄情涉交通者斬親戚供饋者不坐。

一得賊射書吏卒即時封送大將輒開讀者斬如士卒有親故贈遺書信者須赴主將驗認給付違者杖一百

一賊軍棄仗來降而輒殺者斬

一破賊先虜掠或入賊境擅虜掠者斬

一破賊後因爭俘虜相傷者斬

一戰罷抽軍須徐緩而行輒走者斬。

一違主將一時之令者斬

一軍行下營亂行失伍及樵牧汲飲出表外者杖一百

一凡見奇禽異獸怪物入營壘及捕獲者當時報主將不告而輒傳道者杖一百

康濟譜兵制卷之十六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國之大事惟兵與農農有成法而兵多變通故運用之妙不可窮也施設之方所可束也次兵制第十六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

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潘鱗長氏曰按兵制至周而大備矣鄉遂之民以四起數一家出一人爲兵都鄙之民以七起數十家出一人爲兵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軍師兵農無彼此也諸侯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遂六遂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鄉內外無輕重也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因時隙而簡兵也克商以庸蜀平淮以江漢征徐以魯公追貊以韓侯啓地便而出兵也亦以王畿根本之地兵役不數發也至晉惠公作州兵而一鄉一軍之法壞矣魯成公作丘甲而一甸一乘之法壞矣管仲欲速强齊乃參其國而伍其鄙作內政以寄軍令國內無農國外無兵而兵農始分矣無一家不供軍不聽甲而民力始竭矣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丘文莊公曰成周之世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宗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

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老子弟無招募之繁而數充自耕自給無糜餉之費而食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擁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制軍之道無以踰此矣

潘鱗長氏曰按小司徒之會萬民設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名考其制伍即一比也兩即一閭也卒即一族也旅即一黨也師即[illegible]鄉也此皆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恩足相恤義足相救也而又均地以起之則人無貧乏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既定遇有征伐則起之爲軍旅嘗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有盜賊則比之使相追捕及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爲之副或隨缺而隨補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數無不足也且大司農之制軍將皆命卿而師旅卒兩莫非統之以大夫上中士蓋皆平日鄉州黨族所孚信服從之人也利害之際固足以相救而不

至於相棄矣此所以爲萬世無弊之軍政與

〇兩漢內外兵始末

按高帝將南北軍相制故太尉誅諸呂入北軍而不得南軍猶不敢發兩軍俱不收出征有事以羽檄召郡國之兵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事已則罷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以中尉材官出擊南粵于是分北軍爲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恐其權太重故於南軍增羽林期門之軍以相制然八校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於是有養兵之費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謫徒伍符不整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昭宣以來發軍益邊則南北軍從此出矣及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國有征伐終籍京兵至永初開募入錢穀得羽林虎賁緹騎營士而京兵又衰永建間令郡五人教習戰射又募爲陷陣爲積射爲羽從大抵非召兵良法矣至光武之罷都試因西漢韓延壽試士僭擬以不道誅而翟義之討莽李通之劫漢皆乘秋試日起兵故也外兵既弱故安帝刻

營。順帝置鴻總爲無救。桓帝滅羽林虎賁不任軍者半祿。而京兵愈弱矣。至於與充祿之邊卒。擊匈奴。
林萬里之寇。李固亦瞽力爭之矣。陳寶欲誅宦官。
北軍不助大臣而助宦官。復助之殺何進。後來藉
外兵誅內寇。而卓患已成。義兵四起。羣牧爭政。漢
遂三分矣。

○唐兵始末

唐高祖起與。開大將軍府。以三子領之。及得兵二十萬。始置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

皆置府。三年更以遂爲軍。以車騎統之。天下既定。遂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初。更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六百三十四府。兵數多寡不同。置折衝都尉各一。左右果毅各一。皆有名號。而關內三百六十一。皆隷京中十六衛。鴻所謂府兵也。
　　濟鱗長氏曰。按府兵之制。始於西魏。以於周隋。而大備於唐。唐之府兵共六百三十四所。而關中三百六十二所。是居重而馭輕也。農隙而教閱。則折

衝掌共節度。有事而調發。則郡府驗其符契。行兵則甲冑自備。裝糧自備。無養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於朝。兵散於府。無擁兵之患也。故李泌所謂經畫得宜。杜牧所謂法術最長是也。奈何開元而後。府兵之籍缺而不備。折衝之將久而不遷。一變而爲彍騎。始於張說。則關內有營屯之兵。而番上之制盡廢。再變而爲方鎮。始於李林甫。則邊塞有長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始廢。彍騎廢而有禁軍方鎮強而劫天子。終唐之世。遂至不振。君子不能不恨於張說矣。

　　汪巷于曰。唐之敗人以爲藩鎮太重。其實主帥制於偏裨。偏裨制於士卒。凡矯命雄行。以抗天子者。皆挾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是唐之兵爲最驕。晉魏以前無有也。又唐時兵變能定之。凡四。李吝之亂。韓滉以兵入其境。籍爲惡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是急而定之也。田希鑒之亂。建年李晟不問。僞出兵援涇州。與之酋轡行結歡。置舊供帳三日。伏甲而執之。一軍股慄不敢動。是緩

而定之也楊弁之亂朝廷議赦馬元贄爲游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稹無舍弁也卒擒弁而殲其黨此用甲伸威而定之也陝虢之亂李泌請勿授節而領轉運使以行府佐請屏人言事盡不聽刑一人械五人反側以安是不用甲不伸威而定之也然能定一軍而不能定天下無救其失也

○宋兵制

宋太祖懲累世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其分營於外者曰就養本京師兵而使廩食於外者也邊防要郡之屯守亦遣自京師諸鎮兵亦皆戍更其額有四曰禁兵天子衛兵也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節征討曰廂兵諸州之鎮兵也壯勇者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在城戍更然罕於教閱充給使而已曰鄉兵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曰番兵塞下內屬諸郡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京兵多既苦供億至太宗時契丹橫甚不可制而召募日廣仁宗時招刺復多將驕卒情徒耗國用故王安石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不除

食而不悟籍兵之不必多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民既有養正兵之費又自充保甲之兵益復困踣元祐乃議罷之未幾復行徽宗時保甲兵數至六七十萬不能披甲荷戈女直挾兵僅萬餘長驅潰汴而以勤王至者散爲大盜矣蓋兵多而不精何益於用南渡後募召游手充數而已而復盡民爲兵實不能戰樓船載國以沉於海嗚呼彼謂宋都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者眞誤宋也哉

○本朝兵制

丘文莊公曰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疾蓋元起沙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我

太祖得國之初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之南軍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爲親軍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事已則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即唐府兵之遺意

也外設都指揮司列於各省幷要害之處凡十六
司而爲行都司者四後又設湖廣行都司每衛約
計軍五千六百名每千戶所計軍一千一百十二
名每百戶所計軍一百十二名衛分軍數間有多
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大一百名內總旗二名小
旗十人管領鈐束以成隊伍督府握兵籍而不與
調發兵部得調而不治兵事此亦宋人收兵權之
意也今府領積多軍伍存絕或納身免役徒存其
名或饑寒逃身徒存其形兵部清勾而伍虛戶部

會計而食耗弊亦甚矣
太祖制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名曰五軍蓄兵戰之
精兵也然五軍之制有六善焉一軍有變四軍足
制一也統御既寡訓練易施二也人自爲將各愛
士卒三也彼此相形必爭策厲四也分散畫一行
伍不亂五也彼此互援聲勢相倚六也今五軍統
而爲一不免偏重矣然而三營亦可以犁劄團營
亦可以反駕何哉
○京營兵制考

按嘉靖二十一年上命兵部尚書毛伯溫提督
團營軍務伯溫因言振舉戎政必先精擇將領撫
綏士卒兵將相恤故法令得行邇問將官往往剝
取軍需以遺賄賂士窮且欲驅以禦敵宜其敗矣
請勅各邊撫按諸臣嚴行總副叅遊守備等官洗
心滌慮無蹈前弊一切軍需悉以給軍將官絕營
求之路則政本清軍士裕衣食之資則士氣倍戎
政急務莫先於此 從之
又按是年十二月給事蘇旻言京營軍士尚缺二

萬乞蘇充補下兵部議尚書毛伯溫言今日之事
不在足兵在選兵不在生財而在節財若所募匪
人不特無益營伍且虛費糧餉臣謂募兵之議暫
宜停罷第令見在時加訓練汰其老弱冐替使在
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爲可耳 從之
又京營御史沈越疏言夫國衛于兵兵資于食京
營之兵所賴以振揚武威控內馭外故轉天下之
粟以供之嚴輸力輓重費而不辭者所倚甚重故
也訓練精密則兵威自壯糧費不虛若老弱冐濫

之徒雜處行伍虛糜無益豈國家養兵儲用之初意哉但令邊地有事團營居重馭輕不可無通融作興之道

萊臺山氏曰兵政之設易壞難修其盛也南剿北伐威加方外而其弊也至尺籍空虛大司馬四顧張皇計無所設至廑廟堂宵旰之懷則豈非因循耗蠹之大驗哉蓋　明興制兵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爲團營團營又變而戎政府之名立矣其沿革之繇盛衰之故大槩

有可考焉五軍營者　高皇帝所定也藉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腋有右腋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肄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　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朝騎立三千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　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部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休京

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狃士嬉日以廢壞至於正統懈怙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己巳之變所繇與焉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淬惟良策廼於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纖微委曲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　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强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蠹人

久則玩以[illegible]二祖之盡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　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餘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朞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台

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法
失其初供役於私門揞魁於主帥上下相蒙苟歲
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
虜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烽燧
燭天　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
虜之略諸臣迺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
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
時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
其蠹弊之端又有甚於曩日者當　文皇帝建三

大營時挑選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爲
十萬再損而幾於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
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掛名投
閑買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
況在今日而欲求抗旌揭竿射石飲羽之夫爲國
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於兵若
家人父子之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
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
也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爲之請託者

耳夫彼既輸財於此不得不取償於彼故有索月
錢需嘗禮恣意誅求若以爲當然而不可易者國
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兵而兵歲出月
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饑甚有典衣鬻兒
而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
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
京營將士敎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
下操也目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
趨走納贓若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

挾無弦之弓插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
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若此耳又甚者於下操之日
責追贖鍰漫無統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冒名
冒支經費按牘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
不消營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
文皇帝集班操之兵蓋强本深根之大慮非以入
聚飾觀爲也嘉靖間率供土木之役畚鍤是勞未
嘗操戈執銳以從事於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
備伍迄於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涵營

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千里裹糧赴命流汗浹
踵而不得休廼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壹
爲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亦安能昂
首伸眉度功絜藝乎此病在班操之失制也　先
皇帝時蓋亦洞燭其弊上下咨嗟太息永爲經遠
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爲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
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於倉卒胡以支之誠使欲
改絃調瑟桑土綢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
者猷壁著者歷深者乃充其選而統轄之夫勿

使之建旗鼓而坐於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
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
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
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上番休至者毋苦
以他役使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家所
以勤勞訓諭之意而忘其跋履之艱　有緩急亦
得其死力而後可也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
而　二祖之威靈亦可復振矣

○叙兵弊

馬氏端臨曰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
驕悍而不爲用今日則兼有其弊矣議者謂　朝
廷法綱嚴密於朝堂而恩威濶略於邊境欲求諸
邊之激勸不可得也故主帥法令廢弛徒爲玩愒
偷安之計撫臣因循待遷初無久安長治之策此
兵務之所以日衆軍威之所以不振士卒之所以
無禁外患之所以歲有也當事者宜蚤圖之哉

○禁兵

成周宿衛之制居則有宮正宮伯之衛行則有虎賁

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隸之衛掌於司隸宮正
宮伯統於太宰虎賁掌於司馬司隸掌於司寇而皆
聽命於太宰焉當是時也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
僕從盡是正人思深哉漢之南軍衛尉主之景帝時
之袁盎武帝時之東方朔皆以儒生而爲郎官掖後
乃多用宦者將禁兵矣唐用宦官觀軍容於外何況
宮衛故南司日輕北司日重而橫不可制宋太祖當
危迫之秋尚不欲親兵力戰而抑宦官致不得宣徽
使以死後童貫出掌六師宦官肆橫然而親兵反弱

宿衛日少矣。國朝錦衣十二衛皆以世卒凡五千之
任也驍衛皆以功臣子孫腹心之托也
○畿兵
周之畿兵止於六軍兵則民也無坐食之費無營屯
之勞制至善也漢之畿兵始於番上猶不勞也變爲
營屯爲遠征兵益疲矣是以京師單弱藉州師以除
閹宦矣唐之畿兵初近周制厥後府兵變爲長從長
從變爲禁軍是以神策强盛閹宦弄權終藉藩鎮之
兵以誅之而晉梁成篡唐不祚矣宋之畿兵惟取其

多而不知簡練民疲於養兵矣後以强者備周廬弱
者代諸路京師之兵亦復困頓虎翼與龍衛皆不能
戰而祚不守矣 國朝畿兵左府所屬者留守等八
衛右府所屬者虎賁等五衛前府所屬者天策等六
衛後府所屬者橫海等六衛中府所屬者神策等六
衛蓋極盛矣邇年或調外兵以衛內則紛遊戍之
或調內兵以防邊則失居重之體皆非計也謂宜仿
周家寓兵於農之意厚撫三輔之民選其丁壯籍
於官身耕於野農隙則訓練之以數戶而養一兵

不知困而兵不告病隱然有金湯之勢焉
○民兵
以民爲兵古之嘗法也而在今則爲權宜周有鄉遂
之兵以備禁衛有丘甸之兵以備征役鄉遂役重而
賦輕丘甸役輕而賦重皆寓農於兵也漢人調兵之
法起田中者爲吏卒爲衛侍者業農桑唐人府兵之
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亦皆民兵宋
初以京兵隸州縣京兵不足則以民兵足之振武保
捷宣義毅勇皆兵出於民而隸之州縣者也是故禁

旅不若土兵陳貫言之京兵不若土兵田況言之慶
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
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
之誠以爲藉民爲兵財省而足用也乃熙寧大臣用
趙子幾之言行團練保甲之法爲法密而爲教酷甚
至王師驕惰奴視民兵有敵則驅以前行有功則掠
爲已有而主帥又多庇營軍故民兵益困矣
○郡兵屯兵民兵客兵總論
國朝以郡邑治編民以衛所統軍伍世以田給之者

爲屯兵月以餉給之者爲戰兵簡土兵之壯者曰虞而備之曰民兵募他方之桀者緩急而用之曰客兵夫田爲豪侵則屯廢矣兵爲私役則籍虛矣游手無藝則糜廩矣然猶不若客兵之患爲尤劇也饑食逆途患一思亂幸禍患二儌倖爲姦患三眠食無爲患四思家易潰恃健易動患五故議者與其糜他省之民不若糜土著之衆且豈客兵獨矯健而土兵獨孱弱邪顧教鬪者有善不善耳苟監司嚴簡閱之令守令日親團練之務則廉頗趙卒李牧冀兵不在北而在南矣

按世廟時倭蹂東南當事者以發兵爲華亭公徐階咨階乃復疏云法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今將士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儼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死而守令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爲民者百奈何以戰守并責將士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巽則揆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

迂菴子曰漢法之善民卽兵守令卽將故郡國往能制寇唐之府兵猶有井田之遺法自張說變而爲彍騎而兵農始分流爲藩鎭有將士而無守令矣迄宋以來無事則專責守令而將士不講韜鈐之術有事則專責將士而守令不參帷幄之籌是戰與守兩俱虛也徐公此議極盡季世塌冗之弊

○擇將

晁錯上言兵事曰兵法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按錯所謂擇良將亦未易也欲識而拔之必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讐而疏不以罪而廢故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發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疎賤孫武之屍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吃軍平蜀李勣用於罪累收於降附其類固不一也然則擇將者可以形貌閥閱較量哉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

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始終要領悉術經綸於是
觀其計謨覈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則當退之于初
不宜貽累于其後若謂方略可施則當要之于終不
宜掣肘于其間故勞神於選材端拱于委任付受之
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諸軍諸班必有智勇之人多被
管軍臣僚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致衰老伏乞專督
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
將校長行試以武藝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

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賜賞舉主或累敗軍事
亦當連坐

歐陽脩曰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
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
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
得之以為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
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
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
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

折衝服人特在精神亦堅此論更細諸家所未及

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于
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又曰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
但云當今之無將願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之
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
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
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富弼曰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
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
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

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閣下量與選擢
隨其品位任于邊帥重難之地使其磨勵且以觀其
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
而命命而不果覺相遠矣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守邊取將未必專以攻戰
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故在趙則强秦不敢加兵
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皆戰之功其間堅精
神有以服人者也然必素養乃可至此天之降才地
之生物其純粹括精備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

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數有備之實故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蘇軾曰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以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于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蒍賈

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岳飛以馬喻將對高宗曰臣有二馬日啖蒭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食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才也

○任將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實在將軍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眾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身獨而違眾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眾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

聞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繇將出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君于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血刃而敵服戰勝於外功名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悦將無咎殃

陸贄言於德宗曰自頃邊軍去就多出宸衷選置戎

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分闔責成之意廢死綏任咎之志衰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所意乎平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强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士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

議極痛快兵家幾事可謂瞭於指掌矣

逗留之間寇已薄逼託於救援未至率皆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畜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虚聲應援互相瞻顧莫肯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繇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遲制矣

九言幸飾以欺朝廷此古今通獘最可恨者

王鏊論重將權嚴法令曰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軍者

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楡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于多威奪于位欲望成功難矣乞倣　祖宗時用王翺馬昻故事設立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阻撓大同有警宣府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又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

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其同戰鬭之際死生在前不有死以驅之於後孰肯向前而趣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亡退則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退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少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之明驗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日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狥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矣

〇御將

蘇洵衡論御將篇略曰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衛霍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彦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衣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有小大傑然于庶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于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馭之術以稱其志

〇武舉

劉大夏議武舉疏略曰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其用武臣也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才近歲有保舉將才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任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且天之賦人以才純于文藝或優于武如穰苴生於微寒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羅于輿臺衛青辱于奴去病育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寧無斯人者在于側陋之間夫貴以用將爲先亦猶夫以求相爲先昔唐知求將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朝求將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削元昊之背叛破志高之猖獗

與人傑士感奮而興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
迂菴子曰周之時庠序之教有射賓客之事有射
祭祀以射而擇士賓興以射而興賢弓矢與禮樂
之藝同列於學干戈與羽籥之舞並隸於敎是時
得人之盛如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矯矯虎臣在泮
獻馘文武之途未有分也秦以前之將皆六卿也
不待選也漢之時武帝以良家立選成帝以知兵
召募平帝則有勇武明法之詔安帝則有堪任將
帥之詔[illegible]武猛謀謨則明帝詔之舉能知戰陣則
靈帝詔之是時得[illegible]之盛如[illegible]延壽伸威外國趙充國
坐困西羌李廣以良家進馬隆以應募進亦未顯
然以文武岐也唐武舉始於武氏之世其制有長
垜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
已而增置武舉親進士科開元則有謨謀宏遠之
科天寶則有明習孫吳之科遂與文選判而爲二
途矣文選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于禮部武舉則
州縣以鄉飲禮送之于兵部武科遂得裴[illegible]
子儀靖安史之難成再造之功于唐宋詳定武

舉親制科設武學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illegible]
儁士仁宗始親試焉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
下遂得狄青令狐挺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
獗而有聲於宋乃今何如也武舉一科略與宋同
而上輕其典下亦不務自重弓矢聊取充數論策
徒勦陳言竟何益于用哉可歎已
金孝章氏曰論兵制則貴簡練豫敎乎誠達愛而
臂指使逆攻實不以名法無尚周官者今雖不能
復古第[illegible]本朝兵制[illegible]微加變通猶
爲不失其遺意耳論將則無踰於陸宣公王文恪
諸議之詳矣神而明之是誠在人又非楮上之談
所得竟也苟能[illegible]君相一心勵精求治則文武兵
農上下內外之間其講求必精其經畫必備其振
刷而挽回之者必勤必力未見今之必遜於古人
存政舉不信然哉
㊀附兵食
漢食貨志及紀傳所載高祖從叛文景禦侮以守
國之民足中國是其十五稅一司農諸食布在[illegible]

國算賦大半卒更平價亦在郡國也即武帝輸管四夷亦惟算榷作幣以贍用賣爵贖罪以入粟朔方六郡廣開田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稅實未嘗加多也蓋漢兵出於民而其往來繇戍者猶未嘗於縣官及調兵遠征則食其所在郡國之粟此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三國六朝兵食

漢末交兵爭霸惟藉屯田以足食然三國六朝北伐有乏糧而還者如諸葛亮攻魏糟礶而還祖逖攻劉

獨囊土爲米檀道濟取河南唱籌量沙王鎮惡取給義租朱脩之至食薰鼠劉宋元嘉中或借富民僧尼之貲或減內外官司之俸元魏永泰初亦減冗官之祿或獻親王之給誠以用兵固難而養兵尤不易也嘗觀隋食貨志歷叙東晉至于梁陳皆收賨賧物珠玶之利州郡任土之賦王公佃戶之稅編民租調之入以供軍用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嘗褊不復有如吳蜀晉宋行屯之策矣

○唐及五代兵食

唐初授人以戶分世業而取之以租庸調故其養兵以府衛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不濫而易以祿及開元天寶世業租調府兵三者俱廢冗官濫而兩稅之外有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借商稅間架進奉獻助無所不至乃知官民兵有常職故費約而兼足繇口分世業爲之本也官民兵無常職故食冗而俱貧繇口分世業之不存也然世業府兵之法雖壞而猶有軍府屯田以扞要衝以助兵食開元玄宗元和德宗太和穆宗之間皆賴其利至于五代易

置天子皆以兵於是不聞有屯田者天下安得不以養兵而困哉此五季有犯礬茶食鹽之禁者悉有常刑皆爲養兵故也

○宋兵食

按宋初之制兵也收强悍之民以爲兵賦淳良之民以給兵而宋祖嘗言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爲百代之利然其獘有二一曰冗兵二曰兵驕神宗時張方平上疏曰慶曆禁軍之數比景德以前增四十餘萬人又太祖置莊城廂軍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歲增衣糧

天下安得不困此冗兵之驗也又章俊卿云宋朝之
兵自童貫高俅領之而勸阻之法壞驕惰之習成出
伐則亡遇敵則潰至於平居小則荷戈以逞大則殺
將攻城此兵驕之驗也論者謂太祖規模遠過漢高
而羣臣無奉春之策惜哉

○本朝兵食

國初九邊歲額一百餘萬有屯田本色中鹽輸粟成
洪間二百萬嘉靖時增至三百萬今則四百餘萬矣
前則兵多而食足且循祖之詔屢下後則兵少而食

之且歲歲增餉而未有已也又歲歲發內帑而未
有已也

按　國初洪武官二萬八千有奇成化而後業十
一餘萬不啻四五倍之有鎮則有官有官則有軍
是占役之窟而冒餉之藪也初制領兵之官帶親
兵不越五名今至四百名此四百名者練不及焉
官之曲庇也冒濫在焉官之兼併也宜下令各營
衛武止許親兵十名多亦不越五十名餘者歸之
營操如三管軍之官止清出親兵五十名則一萬
管軍之官可清兵五十萬昔不得其用而今用之
謂之增兵五十萬可也每軍月糧一石昔聽乾沒
於官而今實給之軍士則就五十萬之衆即謂之
月增餉五十萬石可也況累積而通計之自不止
此也

兵食之弊總之曰冒兵冒則濫濫則弱食冒則侵
侵則餒救冒之弊在于覈之而已覈之者非槩汰
之也當營之冒在卒邊營之冒在將冒在卒者法
在分隸諸營而覈之分則鈐轄各司簿核若瞭斷

使不得踪籍覈者不得竄虜身甲而爲乞籍存而
人亡者不得詭法矣冒在將者法在合隸大將而
覈之合則擁衆不齊屯悉力奏功勁銳不得匿爲私
隸萎疲不得驅以乘障蕭隊以入肅隊以出而什
伍盈虛不得侍增而僞滅矣覈食者非槩裁之也
京餉之冒常盈邊餉之冒常縮冒在盈者其數實
而利有所散也法在覈其實而虛之陽具其數而
陰收其名者黜私匿其力而公籍其資者退一切
狙獪之奸統於之胥不得攀而窟穴其中而蠹者

有所散也弊在縮者其數虛而利有所聚也法在
聚而虛而實之實則饑寒勞苦若燭照然著頭盧
兒不得買閒而輸月錢壯丁銳士不得擁旂而守
空橐一切首功之賞冬夏之賚不得踞而漁獵其
中而縮者無所聚矣
又嘉靖時給事中鄧棟奉詔查理薊鎮軍營盡得
官吏侵尅兵馬虛實之數以巨萬計及還乃言邊
餉日虧皆原任總督許倫調度失宜管糧郎中闘
光濟劉劭出納不明之罪有才太常虛填籍伍濫
收家丁偵報不實調遣不時主兵式待客兵出戰
客兵或代主兵入守門皂官承盡食軍門之餉商
民將領胥成影射之風其他無名冗役無益濫費
不可勝數皆當革報聞
三年九月上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
省減納之數幾何戶部尚書劉體乾言防守上
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後
兵不可守增以募兵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遂
衆合用芻糧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

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鹽
糧鹽糧不足加以京運饋餉溢於常額而橫費者
日甚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各省歲發兵餉及本
鎮屯糧之數備造進覽
又五年御史劉㔁言臣頃見延綏下班軍士顛連
憔悴泣而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
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
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
猜不通以至困斃者一遲於倉攢之答例而支放
愆期再滯於將領之使用而扣尅無度三伍於家
丁之抑勒而額外取贏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分
擺於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督責
以緊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跋履於
暑雨冱寒之月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鍤故困踣
至此推之他鎮以及天下無不皆然還者取之官
而搜括已盡取之民而科派已極吾願當事仰體
朝廷優養之意勿使窮軍遭此毒苦則禦寇有人矣

康濟譜兵制卷之十六終

康濟譜兵制攻卷之十七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唯敵備我攻斯乘之孰堅孰瑕莫先自知善攻攻心則無形之師次攻第十七

按兵法云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用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在

乎審彼之強弱量我之衆寡或攻而不鬪或圍而不攻知此之道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拔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強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鬪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爲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也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之趨其所邑謂攻其軍主之所在絶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

去城三百步外則矢不及姦僞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則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汚井竈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鼓聲未絶不許散掠俘虜俘虜須限以時及時擊鼓三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有婦女者三日外不許留置在營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鎭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糧儲薪芻中備之物所以免轉輸之勞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故攻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兵精矣、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兵也、夾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備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漢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城、

破張柴、疾馳五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縣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此三者、社稷安危所繫。可不知乎哉。

許洞曰、逐寇於城隍壘壁通而固者、騎數旬不變、非克敵之備、圍中士馬精壯、糧儲堅利、器械豐溢、外有援兵者、宜樹土山、濬濠池、若圍百里、廣為間道。築壁備之、人數不可多。壘地宜小、用之益其遊兵、分部往來捷舉。遇急則救應之。圍中寇敵窮匱、慮以死守。復生奸詐。則伏精兵於敵路以待。本圍三面兵士嚴為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奔、則伏兵發戰、圍中必散、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圍寇之道、不可以堅壁為事。

按兵書曰、攻城者、迅驚烈勢、有若雷霆、使壯士不及擐甲、李靖曰、兵貴神速、經久變生、三略曰、拔而

地道

高七尺五寸，廣八尺，凡頭車抵城，鑿地道，開尺餘便施橫地栿，立排沙柱，架蓋，探防城土下，推鑿之漸深，隨益設之。運木皆自頭車諸棚內外來往。穴城欲透，留三五尺，積薪於內，縱火焚之，則城自摧也。

距堙

即土山也。凡頭車穴城，城取土堆阜，非穴城者亦可鑿土為之，使人乘城而上，亦謂之壘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四面蔽之，以避矢石。

排搭豬棚

內係排沙柱

豬棚

蓋笆

垂笆

戗車

頭車

屏風笆

泥漿桶

麻搭

雁翅板

拐子木

廸版

康濟譜　卷十　兵制攻　十三

不掛搭緒

棚接猪頭車架木爲棚
故曰緒棚其高下如
頭車棚上及兩旁皆
設皮笆以禦矢石若
頭車進則益設之隨
其遠近若敵人以火
焚車及棚則施設泥
漿麻搭渾脫水袋以
救之

掛搭緒棚

內係排沙柱

緒棚

緒棚益笆

緒棚

垂笆

找車

千斤麻索二條

鴈翅笆
鴈翅笆
康濟譜
卷十七
兵制攻
砲樓

行砲車
康濟譜
卷十七
兵制攻
行砲車

壕橋

摺疊橋

兵壕以壕為準下施兩巴輪首貫兩小輪推進入壕輪陷則橋平可渡若壕闊則用摺疊橋其制以兩壕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

躡頭飛梯如飛梯之制為兩層上層用獨竿竿首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以大木爲牀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爲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故曰雲梯

虎鈐經　卷十六　兵制攻

凡攻城暫遣積薪葦松明麻稭蒿於地道中加以膏油發火焚城穴之令不蹶用施四物以備用燒之三日其城自摧

火叉　火鐮　火鈎　鐵貓

火車

以兩輪車中爲爐上施鑊滿盛以油爐炭火燒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權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懈權可燔也

虎鈐經　卷十六　兵制攻

轒轀車

下屋上尖如斧刃其車橫徑勿施栈板中可容人薪地推車載以四車輪其盖以獨絕爲脊以生牛皮蒙之中可蔽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攻城

木女牆

行女牆

揚塵車

其卤與煙同發待烟氣熾卽推車逼城隨其塵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同避聚向一邊則攻城人可緣上用石灰最佳

填壕車

搭車

搭天車

臨衝呂公車

拒馬鎗

厚竹圓篷

牛戴船

○車戰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作牧誓。註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也革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乘車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按晉馬隆擊鮮卑有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爲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刃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陿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嶺南海北地所造有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糧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隨逢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寨之擾其車之式具於衍義補小註倘能依式造製其於行軍不爲無助焉

丘文莊公曰按魏勝所製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五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車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爲一制用數人推之樹牌垂氈列鎗駕砲每兩必須蔽數十人略如勝所製者每邊城製三五百兩歲遇農作之時運貧田所障蔽官軍俾得耕穫戰以爲陣居以爲營收穫以爲載不爲無益

戰爲積善爲營此中之營耳隊計載穫爲益爲客且耕且戰不足懸矣

迂菴子曰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善不知古者車冐以革而琯用木故車見焚古者駕以駟而琯用牛故譟則觳觫古者射御必精而琯用劉秩等皆書生故一敗塗地然則

若不用車則人原有衛非不用人則旁侍不盡在車之人矣以也

晉人之克。非什車之利。用什之利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兵之罪也。總之行師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軍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可以車可以人。或兼人車而用之。精於兵者。當自有衡矣。

通說令曰。凡戰卒不如騎。與其淩踐也。騎不如車。與其衝突也。此皆其勢然也。古者百人爲卒。大車兵車各一乘。車士五乘爲偏。九乘爲小偏。二十五乘爲大偏。二偏爲卒。卒亦曰廣。五偏五伍。將大車者。三十五

人。炊家子十人。樵汲五人。固守衣裝五人。兵車之上三人。中爲百夫長。詩所謂中軍作好是也。左持弓。右持兵。左傳左射以菆。周禮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於司右是也。七十五人。先後於兵車。一爲前拒。一爲右角。一爲左角。戰則卒車相參。居則以車爲營。故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三千年未有易者。戰騎出自戎狄。所謂控弦引弓也。管子載騎寇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番兵惟勁馬奔衝。則兼西北之勢。中國用騎。始自燕趙。以其邊胡。秦漢時乃專用步騎。

衛青言武剛車。李陵言大車。皆主自環爲營。曹操始爲戰騎陷騎遊騎。操且云車徒嘗教以正。騎隊嘗教以奇。武侯入陣在四角。戰則居陣旁翼。蓋亦寄奇之意。惟馬隆言地廣則爲鹿角車營。地狹則施木屋於車。且戰且前。衛公七軍騎分布各軍。戰則居陣後爲繼。其十二辰陣。一法騎居四角。一法騎布各軍。是後不復用車矣。愚以謂後世之兵車步騎三者咸不可缺。蓋苟失古人前拒左右角之制。去步卒而專用車。則馬易傷而車易仆。盡如兀朮拐子馬。爲武穆所破。

此房琯所以用車大敗也。無卒而專用騎。下馬則不能行。此亦戎狄所短。故步騎相兼。乃中國之長技也。無車而專用卒。則爲戎馬之所馳突。此後世所以畏戎狄如虎也。奈何車法一廢不復。殆有其故。蓋小車五乘。人所不便一也。駕乘勞重。不如肩輿馬騎之輕捷二也。車制久廢。用失其道。或以取敗。遂爲口實三也。夫一車駕四馬。一馬被傷。全車遂頓。此所謂用失其道也。若如古者。一車有前拒左角右角之七十五人。爲之先後出入。以相應援。人以車爲依。車以人爲

輔又何有車仆馬斃之患唯夫肩輿馬騎用之既久
而立乘果非今人所便耳然天下事豈有古能之而
今不能者哉世人亦毎言之顧言之者不任其事任
之者不知其術非有心計雄略之士安能爲之無樊
用之轍放乎莫要召諸色人巧思者摧魏勝如意車
之意而爲㓂造成演習務輕捷便利上施利兵火器
以長竿在後用人爲御專用馭馳敵衝陣截勝敵之
一奇止則與大車相參爲營行則與大車共載兵甲
戰則別爲偏伍乘便驟發與步騎相表裏或事急不

及成造即民小車上施木板以炭爲障亦可備緩急
之用廢乎人心有所依不懼胡馬之凌突也
按考索曰戰國以來乃用騎與車猶有間見者漢
亂錯以輕車突騎爲中國長技衛青與匈奴戰
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李陵征單于亦以大車爲營
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
牛上作數檐置於塞上以拒匈奴靈帝之時楊璇
爲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於東都
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

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晉馬隆征羌八陣
圖用扁廂車地廣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
於車上此車之用於魏晉者也劉裕伐南燕亦以
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朱超石戰河上以車百乘抱
河爲却月營魏大武北伐蠕蠕用車十五萬輛隋
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
此車之用於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
曰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
而出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則

唐固嘗用車矣唐裴行儉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行
儉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虜果掠車車中
士突出殺獲幾盡初李光弼在太原乃徵民屋爲
糧車二百人挽之矢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
二初馬燧爲戰車行則以載止則爲陣討田悅燧
乃推大車焚悅將陽朝先柵破之宋咸平四年吳
淑請復古車戰之法夫匈奴所長者騎兵苟非選
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爲便其
制取嘗用車援其衛施駕以牛車上置槍以爲外

向列士卒于車外賊至則之賊退乃出奇兵

此制虜要術也

總制劉天和奏曰、歷攷前代名將、如漢衞青之破匈奴、出塞數千里、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唐李靖之擒突厥、自謂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車騎相兼之制、晉馬隆作偏箱車、以三千五百人、轉戰千餘里、破樹機能數萬之衆、李平京州、其餘以車戰勝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輕車將軍之官、況臣今用車、非突入廣沙絕漠數千里之地、亦惟用之延寧邊花馬池一帶、套

虜頻年大舉、深入要害之地、靖虜等處、臨河渡口、虜嘗踏氷入寇之地。及他處虜嘗出沒。有險可據之地爾及訪寧夏先年總兵官仇鉞曾用屯田車、以解寧化寨之圍。近年總兵官王効、曾用攬柴空車、以遏與武營套虜之入固歷有成效矣。非臣創爲也查今各邊、亦有國初以來、歷年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甘肅見存一千一百五十九輛、寧夏見存千輛、其餘邊堡、亦多收有兵車、但皆雙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挽之其行甚遲、少遇溝澗輙阻、卽不能越、以是

不適于用惟弘治年間前任總制尚書秦紘造隻輪小車、以樣車上請、　孝宗皇帝重嘉獎、命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數輛、略備規制、臣因再加損益、其制輪高三尺六寸、輪轅長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釘以圓鐵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止安熟鐵佛郎機八流星炮、六窩蜂砲、各一、上馬架、用安銅鐵神鎗一、及近年所造品字鐵銃一、飛火搶旁于箱左兩角插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二、斬馬刀、鐵鐝、各一、併火藥鉛彈、撒黎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

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狻猊之象。及旁各樹虎頭挨牌。戰則張之以蔽矢。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宜二人推之挽之、二人翼之。戰則隨地形環布爲陣。軍馬居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強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鉤刃。短兵出戰。敵敗則馬軍出追。遇夜則用火箭。虜騎闖靴、則火器弓弩、四面各發。勢如火城。虜不敢逼。進退所向無前。虜不敢遮。其火器安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苗頭高下、以高五六尺爲準。所中非人卽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

中者大不侔矣。蓋馬步兼用長技並使戰守皆宜誠
可萬全取勝止則環列為營飭施鹿角連以鐵絙臣
復制為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恤愛。是雖不
能追奔逐北。犁牝霆擊然擺列邊墻。以遏虜入據扼
險要以邀虜歸占據水頭。以拒虜馬誠可化弱為强。
以寡敵衆修邊耕穫俱可用以防衛而車製輕便。前
遏阻陷沙。可以拄壘而過久之精熟將直衝虜陣徑
攻虜營較之以樁釘地以純繫樁自保不暇者誠萬
萬不侔矣兵家謂輕車為中國長技此也且每輛止

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僅當馬軍人千名一月之費
耳。　本朝丘濬、李賢、馬文昇、余子俊、許進、傅順、及副
使陳大綱、胡松諸公。業已歷歷言車而竟未身試查
會典、洪武四年、令造獨轅車永樂十三年、宣德十四
年申明其制而倍益之至天順八年、成化二年、弘治
十七等年、以及嘉靖隆慶萬曆初年、俱各有造。然皆
徒造而未發各邊有發各邊。而未試戰者。有試戰而
造未得法竟以[illegible]大敗論動稱不便者故逡逡虜入
至便蹂躪千里皆以敗所忍不可言或謂車便曠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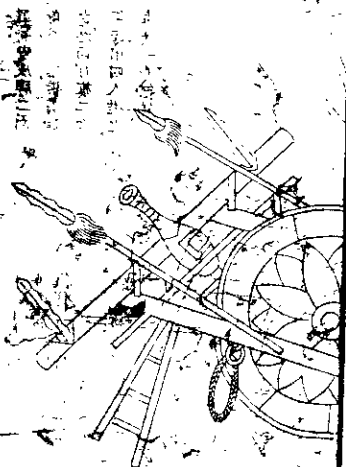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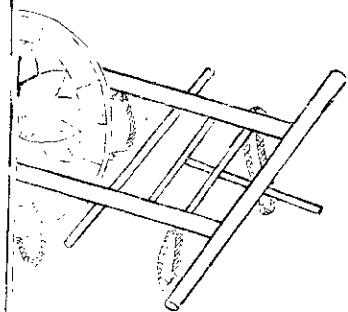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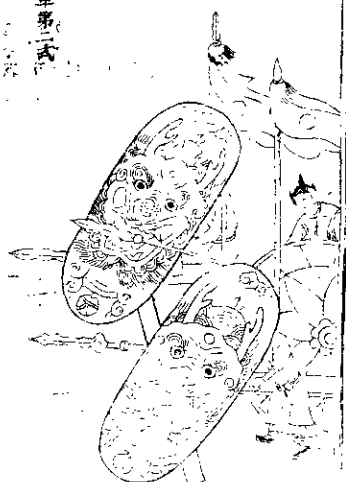
不便險隘奈何、愚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可
車馬特其法少異耳或又疑車與火焚、卽如唐房琯、
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
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殲亡、奈何、愚則曰夫舟
豈不畏溺也。而世未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何如
耳。今九邊要害皆同。姑無詳及試舉大同一鎭言之
其地川原平衍。可以橫布馳驟。藏亦利焉。故歲多大
擧賊纔出套便涉偏關入老營堡平虜城威遠城皆
稱要害若虜犯則應援諸城。必蹤急地也東走則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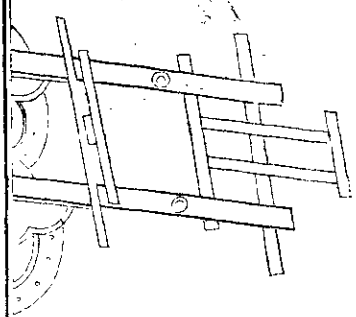
和諸城。獨當其衝順聖懷來之莫遏。
皇都震矣。故宣府為
皇都之後輔獨石馬營、葛谷、萬全、張家口、新河口、洗
馬林、為宣府之後衛所宜申飭車陣之法。教演將卒
以鞏固　皇都者也。大同為　皇都之右臂。偏
關、老營堡、為大同之咽喉。紅門、水泉、小營兒、八柳樹
寺塢等夾三墻、適兩徑之險隘。乃虜騎天阱天牢天
羅之地。多設塹伏以殺之則無不中者。我
國家設大同左右衛暨威平等城實為偏關之內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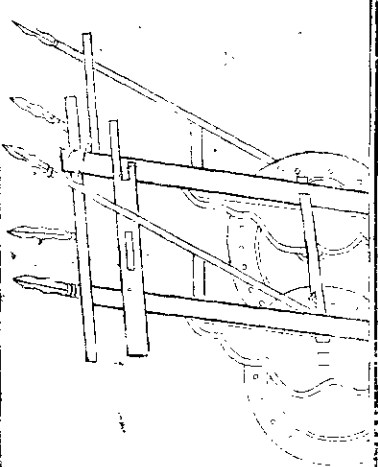
其永興鎮西等爲偏關之外援。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入寇第一門頭。機在防禦、今防禦之兵、果能按地如車陣法、建一營城、移大同等處遊擊將軍、偏關守備、分灰溝、五花、得馬、河曲、保德等兵、更多召土著者住劄留屯於此、與老營堡遊擊相爲表裏策應、沿河塹築爲高堤、錯綜樹以數十萬柳、以折胡馬、毋賊一出、乘其未渉將渉而擊之、誠萬全之策耳。孰謂車戰之功可少忽哉

附車式

車第一式

車前裝大鎗頭四件、大佛郎機一件、小佛郎機二件。

車第二式

續製雙輪戰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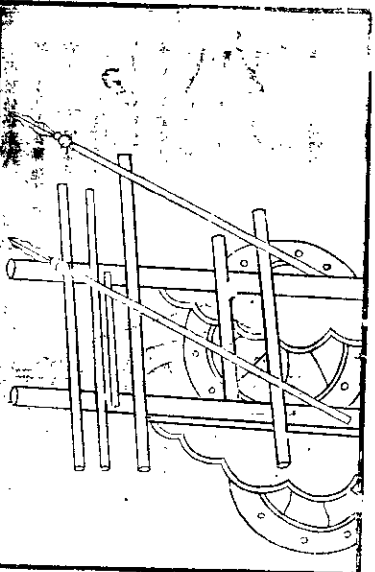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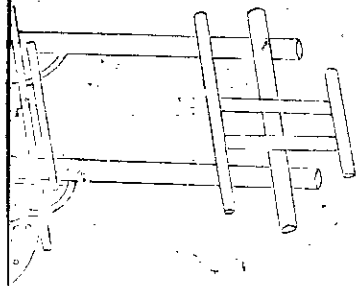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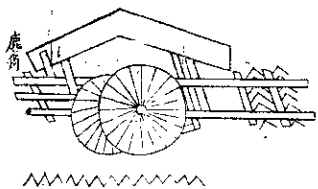
雙輪戰車，身兩股俱長一丈一尺，闊內横寬二尺六寸。推竿并車頭横木各長六寸。推竿兩頭各用一人，中間亦用一人，二竿共用六人推之。舵用雙水一人主之。兩輪各大二尺八寸，輪心軸亦長六尺。其餘俱與車輪式同也。

車第三式

每傍推車四人，執大旗二人，執挨牌二人，一執虎叉一人，執鈎鐮刀一人，執神鎗二人，執鳥銃二人，車後把鞋一人，馬兵十人。

續製雙輪獨車式

獨車身兩股長各八
尺自車心軸至車頭
横木二尺二寸至後
横木五尺六寸其餘
與雙輪車式同也

馬隆扁箱車式

晉失羌和河西斷絶晉帝
有西顧憂馬隆請募勇士
三千率之鼓行西度温水
羌虜樹機能糾衆萬計或
乘險以遏前或設伏以截
後隆依八陣圖作扁箱車
地廣則爲鹿角車營地狹
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以撤
矢石且戰且前斬樹機能
殺傷千數涼州遂平

○弓

武經總要曰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嘗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射者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術成矣或升於高山或置的於深谷或曳或擲使其的縱橫前却不失所嚮乃可射禽與敵凡弓惡左傾箭惡右儒顧惡旁引頭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竦為猛虎方騰額前臨為封兕欲鬭出弓為懷中吐月平箭為弦上懸衝此皆有容儀之善也

按治心調攝古法曰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蓋心一不治則射無中理凡射有十不可他想不可他憂不可奔走而至不可醉不可飽不可怒不可不欲射不可射多而好不可止不可爭奪不可戒此十者則不徒射矣射中勿喜自矜心易而反跌射不中勿憂憂則心惑而無主手執其弓弦安其箭日注其的心可運之平居暇日更當調其氣息節其飲食避其爽忿持其喜怒戒其嗜欲此射之至要

○馬射

大抵馬射比步射稍易但要存嘗調息馬耳平日先慢行次緊行務使人得馬之性馬勝人之任然後馳之調度蹤躍聽令進止觸物不驚馳道不側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傳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矣故馬者人之命胡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嘗調度之功也

大凡對敵射箭只是箇膽大力定勢險節短則無不中人亦無人能避矣

○附弓馬圖式

當心搓射式

此法弓滿則肱之曲心對下肘平如衡而弓須乘入分平彀

馬箭分鬃式

馬箭對蹬式

馬箭抹鞦式

腰絆上弩弦式

一人坐地上，用絆索安在腰間，兩頭圈套入弩指梢，兩脚內，用兩脚蹬在弩托上，兩手扶弩梢往前慢慢撑弩，如弩彎來，令一人將弦拔入抑內。

脚蹁上弩式

弩力强者，用脚索端上，此即蹶張也。將右脚橫立，脚尖略向左，使右大腿向外，弩置腿上，兩手攀弦，緊挨弩牙，屈得低頭看機，將右脚[illegible]踏住，將身往後一挣，其機自起。此法可上三百觔力之弩。

膝上上弩式

弩力弱者，用絆右膝，斜套膝上，左足立地，兩手攀弦，緊挨弩身，如兩手離弩身開闊，其力不及，又毋得低頭看機，右膝往下一跪，身軀往後一挣，將用力弦至機口，其機自起。

挤弩式

左手持弩頭，將弩槽抵在左乳下，右手取箭搭入箭槽中心，或用絲，或竹篾削一絲，長七八寸，如線粗，兩頭插入緊弩搪繩夾之中，横壓箭上，則射高低而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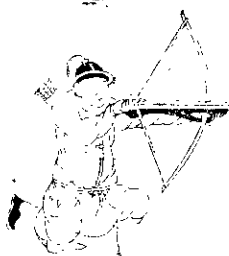
發弩式

輪流發弩式

輪流進弩式

輪流上弩式

先百人發弩退後次百人進弩變為發弩後百人上弩變為進弩先百人發完退後變為上弩如此輪流則弩不致竭矣

○鎗

紀効新書曰鎗法之傳始於楊氏謂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妙在乎熟熟則心能忘手手能忘鎗圓神而不滯又莫貴於靜靜則心不妄動而處之裕如變化莫測神化無窮後世鮮有得其奧者甚有之矣哉秘焉而不傳傳之而失其真者卒皆沙家馬家之法沙家竿爲竿而長短異其用惟楊家之法乎且有虛實有奇正有虛虛實

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不日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行陣則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簡立以解亂分糾非疏無以舞挪進退左兵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舒其氣展其而不至於敗其首法以世多曉此故不復錄

○旗幟

按虎鈐經旗幟篇曰旗幟者軍中之標表也以門旗爲首竿上置金銅珠大纛次紅八幅樹大將牙

一帳前鼓坐旗下五方旗各按方面將有事於戰陣
大將齋戒潔心淨服俟天清星皎中夜立壇率諸
將較宜祝文隨方面祭之大將之行先以五色旗
導引之衝向方位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紅旗戊己
日黃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五方旗所向在
後或前後林藪險隘下斧钁斫伐開
有山峽高峰深谷無避賊寇處使風
兵衆逐風燒草以避賊擧紅旗前遇敵列
列輜重引兵列陣擇高勝地守隘以拒賊

前値山川地濕卑濕溪澗不平擧皂旗前
澤無他患害擧黃旗五色牙幟 隨天氣
色擧之見青雲擧青旗餘倣此壓十 以青
以皂旗壓金以紅旗壓水以黃旗壓
旗之上文以熊虎者取其猛也文以鷙雞者取其
鬪非欲不止也文以日月星辰者法天文也文以
鬼神雲氣者以其變也坐罪人於白旗之下殺之
於黑纛之下初得敵人刳其心以祭旗釁其血以
釁鼓爲我之號旌隨我所止焉故春秋傳曰晝施

旌旗以威其目夜施大鼓以威其心是故旗幟之用大將之本也

○金鼓

按金鼓篇曰周禮六鼓樂人掌教六鼓以節樂和
軍旅一曰銅鼓二曰鐃鼓亦在軍中金之制有四
司馬法曰卒長執鐃兩司馬長執鐸進軍鳴鐸退
軍鳴鐃大戰之時擊鼓以進擊金以退
禮曰以金錞和鼓四曰鐲以節鼓節
軍行鳴之以節鼓也五曰鐸周禮
鐸鈴也斗黃帝大傳曰奥
六曰鐃樂志曰形如手鐸以和樂節制進者進節退止

○蠡角

蠡角篇曰黃帝戰蚩尤吹角長六
豕鹿之敵帝問曰所吹何物蚩尤曰
風霧俱集後以三尺曰角五尺曰蠡近世陣列令
鼓之外餘無他聲號或陣形長爲山所掩映處不
能照宣於陣兩稍爲蠡角隨大小牌增値敵攻稍
則吹之爲號中軍吹而應焉

康濟譜軍鼓下卷之十七 終

康濟譜兵制守卷之十八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將欲攻人務先自守趨趨輕動或掣其肘翁張進
退於守則有次守第十八

按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者敵不知
所攻非獨城高池深兵强糧足而已必在乎
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

而我擊或多方以誤彼師或屢出以疲彼
來鬭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也
人所以坐而役敵國之道也

武經總要曰凡守之道敵未逼城潛默以待無輒出
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若遇主將自慶其便
利以强弩叢射飛石併擊之則軍聲阻喪其勢必
逗若得敵人稱降求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
詐我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爲疲師可躡而襲之
必審此又在明哲見利而行不可拘以常法也

許洞曰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
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池城完固民
人富實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
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
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
謂必守盡我力焉援兵不到即俟敵懈出奇以戰如
光武昆陽水上鼓譟而出如田單即墨火牛之類是
也何謂即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再被圍
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

數里者謀也示以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
西謹備其東敵示以閒暇者此必緩我而欲乘懈除
將衝突也夫被圍者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一清西野

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爽
宿草撤屋塡井有水泉皆投毒藥木石磚瓦芟芻
餱糧畜牧與居民一切私財什器盡徙入城徙不
逮者火之

○一重閉整

凡賊寇吶喊攻城靜待勿動俟到五步內以弩箭
火箭鳥銃藥弩擂石快鎗應之切不可亂放鎗砲
矢石自相驚慌此守城第一大戒也

〇一據險要

凡聞賊警須擇各城外要害處依山險阻水泉林
木而為之固謹守關津賊知堵截自然宵遁賊至
精騎併擊賊可就擒矣

〇一廣儲積

凡遇寇亂平時須嚴飭鄉長預集芻糧為寨兵守

城之用併令在城人戶進城鄉民只許催積城中
不許搬運城外或有遺棄在鄉者卽令互相負運
勿致貽資盜糧敢有以牛酒財米送寇者軍法從
事

〇一嚴保甲

保甲統制壓民壓民擁護城池人心不固城誰與
守當再三申令保甲各出精壯團兵上城宿守毋
得聞警逃避

〇一緝奸細

城守之策急防姦細此輩多粧為客人僧道及算
卦儺工皮匠裁縫賣菜販菓僧腳篦頭之類假寓
城中窺探道路採訪虛實甚者包攬皂快營求守
門及至圍城或舉火內應或揚言惑衆為害不淺
急宜謹防沿門挨逐若客隱混留者登時打殺

〇一立主營

三軍之衆在於一人須擇城內高埠四望處設為
主營旗竿一根高五丈懸黃旗一面下立厰鋪營
將主之備兵輔之并應旗幟火藥器械無所不備

晚懸燈籠瞭望天明吹滅換兵下城將晡吹打催
兵上城更闌吹會筒三通放銃三聲號令嚴明是
為一城之壁

〇一借鄉紳

城內鄉紳士夫舉監生員省祭與衛所等官誰無
君臣之義誰無身家之情請赴城上各就家之便
着分地併守大姓如此小民方肯同心以守

〇一分信地

街有專令地宜分守掌印官提督中軍號令佐二

官各分城謹守武擇指揮千百戶中智勇兼全者
委以險要重地其餘各照分派一心專守無敢擅
二

○一編垛夫

每垛派用一二三人大書姓名垛牆以便查點各簡
號衣手執長柄刀鎗斧錘牛口五垛設一廠擇一
勇敢之人立爲垛長務要輪流兵人敲梆瞭望不
許偷安貪睡遇有奸細隨執器械吶喊擊打仍委
官巡點以便賞罰不許派及老弱病若之人派有

剩丁加於扼險垛口

○一委巡警

守城官兵勤惰相半擇職官數員以司巡邏分管
四門夜則交領更籌同心守巡再各設巡邏兵數
各各給一巡邏令旗睡者呼醒不到者記名報知
巡官次早彙報中軍治以軍法不許生事擅行喝
打

○一屯外拒

戰不圖當寇賊猝至所宜電擊勿致滋蔓

去城四五里許設伏待之賊兵遠來新至行列未
定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從
敵人必走

○一增磚石

守城之具磚石之利博不但放騎易得無窮卽
放去賊亦必傷殺每垛石塊二斤以及三四斤者
各令堆積二三十斤以至四五十斤亦令積數塊
但發之不宜太早須待賊至城下擊之方中辛康
宗以賊去城遠止兵勿放箭石此善言也

○一儲器械

兵器不廣無以濟變然造之公府恐不足用更宜
嚴令大家小戶各備鋒利鎗刀大斧弓箭鳥銃之
類令各習熟市嚴保甲設立隊長糾兵因時
團練其各認器械卽註之烟冊書之城垛實爲兵
於農戰守之第一助也

○一設梆鑼

城上晝宜旌旗夜需梆鑼故每垛設一梆每百垛
設一鑼一鼓無事敲梆以守有事鳴鑼鼓聚

不可輕易虛驚大心

○一招各匠

軍中器具多臨機造用。凡各匠須廣招集以便宜用。如銅鐵木石弓矢諸匠及藝能之人無不宜預備。又當先訪奇謀勇力機捷跅弛精伎口辯之士。如雞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防用。再有曉星氣數術人。悉收隸官府。更禁論異說以惑衆心

○一運油薪

油蠟柴薪燈籠炭燭等件昏暮所需。絕不可缺少。

而燈籠又爲城內之嚮導。望杆上必徹夜高張。然物小而用大。須令在官在民各早屯積

○一藏硝磺

兵家長物硝磺爲最。極宜廣積。遇警之時。凡城內硝磺鉛鐵等物。盡數查收。依值給價。若城外舖行發賣者。必須嚴令搬運進城。不惟自多其用。切不可以予賊。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一煑人黃

每五垛口挖一大坑。多積人黃。用鍋煑滾。待賊近城。或唧筒或礶杓盛以撥之。爛痛至死

○一浚井泉

水以救火。亦以濟渴。關係至大。凡將閉關時。穿井無數。以便汲飲。但無近城。再城門之下。當置數大水缸。城牆之上。每五垛當置一水缸。或大小水桶俱備滿注。以俟不時之需。慎勿臨渴掘井。致煩耿恭之拜也。

◎一積灰柴

守城日久。風雨晦明。無不畢慮。故風起賊至。撒灰迷目。亦其一事。石灰重。雖能傷人。而不能遠飛。柴灰雖能遠到。不能傷人。當以石灰黃砂和拌柴灰。爲功較大。

○一用標鉤

守城之策無窮。敵或帶扁筏而攻。與乘高車而攻。及用巨木以撞垛牆。是攻城之策亦無窮也。如遇扁筏。急用丈長木柄鐵標。掛鐵鏢頭。或鎔化熟鐵澆下。極力鑿破。車攻木撞。急以鐵鉤挽彼鑿木之繩。利刀割斷。其木自墜。

○一備濕沙

賊若以火具猛攻宜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或罕麻搭以潤護之倘以火車燒門切勿以水加之水加則油焰愈熾急下濕沙自滅息矣如從烟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面於上其烟自不犯身目

○一建柵欄

通衢小巷遍地建立柵欄該地保甲輪撥烟民執械守鎖嚴詰奸細更令每十家共造陷板大小隨地板上釘密長大鐵釘遇晚即布地上再用樹木磚石塡街塞巷以防內變地方豪右阻撓不遵重以軍法故曰城門以內迂廻曲折便是賊的陷穽

○一垂簾戶

垛口不垂簾戶遮避其前賊弩齊發城上何能站立懸簾則以氈毯棉被臨用水濕懸戶則用木門扇繪以虎頭亦須開小孔瞭望懸設最要得法恐防外挑更不宜高張恐防旁箭簾與戶當各立架架脚豎立城上樞機懸出垛口以補不及施放

處皆雷將軍面中六矢正少此也

○一築馬牆

若有城無池則牛馬牆勢不可無當於城外濠內處離城約一二丈許或石或磚或三和土築牛馬牆高可一丈厚可五尺每橫一丈處就地開一孔止可用大將軍銃一位漸高至三尺處平開二孔僅可容一小銃及佛郎機此孔之上各開直孔高不過三寸橫不過二寸便於瞭望再高至六尺又間開孔一層尺寸同前牆脊要豎刃斧磚石使不容立遇賊勢衆急用下大將軍銃擊之中用小銃佛郎機上用手銃或賊將登馬牆大城上軍兵急用矢石刃斧擊落是馬牆倚城兵爲救援本城又倚馬牆爲衞護倘有城外避難人至暫容馬牆內查明來歷如婦人則不俟查問用弔車上城以全民命如事勢緊迫即造鹿角棒亦可故曰牛馬牆比大牆雖甚低薄其桿禦堅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

○一增敵臺

城上雖設垜口然正面對賊難避鋒矢須設敵臺其制當於城身傍城築臺宜高過城三五尺長出城一丈五尺橫過一丈敵臺止垜墻正面不開垜口高五尺處正開小孔瞭望脚下開將軍銃眼左右垜墻須於平腰處各開一垜口皆一尺五寸以便發擊其脚下仍開銃眼使賊正面不能施力我可以左右制敵若磚石不便不及造此卽以木門板扇架爲柵亦蓋其上使垜口兵得避寒暑風雨昔王襄敏公守原破粘罕恃有此也

〇一懸毡木

備禦之策最慮夜襲故火毬之與奈何木以及浮籬皆防於昏夜所以警城兵之情而備敵之乘也加鐵火毬用鐵油松脂藏其垂至城半火先下徹不能上招惹我可見賊而賊不能見我且燃以松枝非若油爛之費但恐斜風猛雨各預種火以防滅息奈何木鬪身釘以鐵刺用草繩三四尺長一頭繫石一頭繫劳掛于奈何木之上劳石垂于垜城之外賊攀奈何木之下繫閣浮籬浮籬之上又置以亂石賊或觸犯奈何木與浮籬皆墜下擊賊且警醒城兵隨加矢石敵自敗亡

〇一布浮橋

城內城外暗伏機穽何地不宜故浮橋吊橋式如兩扇門以鐵索橫懸坑之上坑深丈餘內廣釘鋒利錐頭釘板之類賊踏浮橋賊衆落穽自相踐殺我兵驅擊不戰而勝然宜暗伏不可使細作覘破且令我兵各迴避

〇一備吊車

遊軍上下皆從吊車每敵臺須設吊車三五架以便急用救避難人民登城亦可同守

〇一具火攻

守城之利火器爲最如西瓜炮佛郎機如鳥嘴銃鷹爪銃一窠銃皆極利害但舊頒有大將軍雖稱美器然日久鏽傷多有隙孔未免滲洩用之宜愼

〇一安郎機

郎機位置最宜得所城樓之上與背外城背險要之處每一垛要置一座須選精悍之兵司之裝

備火藥用桶收貯臨用裝藥相機點放又多備火器及銛利器械協力拒敵

○一製弩箭

強箭勁弩最爲利器如白頭箭劉竹爲之亦須鹽水浸過淬以毒藥鐵鏃箭則有岢金鑿破甲雖斡用圓小竹爲之裹以毒藥人雖拔其箭而鏃與藥凹入骨而不出當之者死

○一禁閑雜

城上各設柵門歡重不許閑人潛出亦不容衆兵

私下止放飯輪班懸旗靜瞭望城內可以聽外之聲息城外不能測內之虛實軍民更得靜存神氣並不許輕聽訛言擅自傳布

○一休士衆

士卒夜息賊便乘怠而入若令若守神必疲倦惟夜不許貪睡白晝可令輪班休息遇警易覺

○一募勇敢

兵有强弱在簡練得人須選壯健捷疾馳騎彀射者時加訓練更懸賞格鼓舞其心自肯用命

○一置塘報

兵家緩急恃有塘報音耗不通何以應變宼若攻城不下自去來不定急設健足塘報數十員晝夜窺探或宼從某處來或宼於某處去以便相機戢守

○一備救火

裏應外合舉火爲號城內奸細杜絕不盡則陰謀放火騷衆乘閒攻擊爲害最大故宜預設一枝兵擇人統領專管救火本境保長烟民協力救

護守城兵不許一卒下城即城兵本家被火亦不許離次一應救火器具嚴令預備如各積水缸水桶火鉤鋸斧麻搭之類官兵救火無功及保甲乘機搶劫均重以軍法

○一多夜鼓

爇火夜鼓可奪軍氣將心城內當多設不時嘗擂敵必疑我進兵抖擻准備終夜不睡我軍實知安寢無恐此不戰而示之以戰敵或識破不爲准備我亦可以攻其不備

〇一破雲梯

敵造雲梯來襲我城敵必先遣人運土填塚俱留准備衝擊或選勇敢多備油薪以防焚燒不可怠緩時刻

〇一設疑兵

擇精壯勇敢之兵裝成敵人哨兵一樣號衣器械遇風雨晦朦之夜乘敵困倦二更時放出城外潛入敵營亂斫順風將帶去火藥縱火焚燒不許貪取一物亂則與敵同亂睡則與敵同睡約五更鐘

鳴入城暗遣計號以便識認亦須防敵覷破恐將計就計進城之時撤去機橋舉兵近入不可輕放

〇一防襲攻

敵人攻襲每出不意如三更半夜欺我兵疲困五更黎明乘我兵散班故每至日暮則夜巡呼醒天明吹打方許散班

〇一恤貧困

兵馬荒亂之時各愛性命富貴之家須平日憐惜貧苦之人遇警則相聚保護若素無恩愛何以聯

之頃刻其臨用器械必須代備遇乏亦須分糧未有肯枵腹從事者主將之遇士卒亦然

〇一明賞罰

將能立威惟在賞罰然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必先賞不論時則士卒用命故凡守城出陣須委一官將銀包叁錢伍錢叁兩伍兩至叁伍十兩及花紅之類遇奮夫擊賊退賊或報賊消息者量功賞之人方鼓舞

〇一設伏樸

查城外四面要口共有幾處每處擬五人每人支一更每日午時須領起火六枝手銃四口各熠派定信地守伏如遇賊特即放銃三箇起火三枝本晚平安次日午時候人交代方許回家

〇一火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爲火池多添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走

〇一別男女

城內老少婦女除當城食外皆令應役於城上分

爲八隊使識文字者點簡習旂與八部披掛搠立
切不可與少男婦女相雜恐生姦邪
○一要膽壯
凡守城要膽壯賊之膽略與我一般賊之性命與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不皆巧我不皆拙但彼以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得死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只見賊扒城便是膽戰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驚走舉城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

箇箇殺死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死鬭賊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一人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死示衆
杞人氏曰守城之法斯稱備矣其責任固在將領然喫緊實在守令使守令聞賊震驚之日不先發家眷而嚴富貴家逃竄之令城何得潰也故昔人云得一賢令可當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可當勁兵三萬則是城之存亡實關乎守令之賢否也
○附守城圖式

空心墩

高二丈五尺，墩下開小門，週圍竪柱，上搠板木二層，一丈二尺，四面各開小門，旁開方口，以出放銃箭，板蓋小房一間，晝夜瞭望，[illegible]之上也。

懸燈製

以生牛皮條編江竹為之，高八尺，濶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窗，可以射外。

皮竹笆

木馬子

一橫木下立三足，各三尺，長六尺。

倚射木

植二柱於女墻內，相去五尺，準墻為高下，柱上施觸鈎樹。

見風笆

木馬子

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鞔以生牛皮，裹以鐵葉，兩旁施鐵環，貫鐵索。凡大城門，去門闊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寇至，即以絞車自城樓上抽所貫鐵索，下插版於槽中，外實以土，防火攻，內栿以柱，防傾折。

暗門

鑿門為數十孔，敵逼城門，則出矛戟以擬，弩射之，謂之鑿扇。暗門，更分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為門，外存尺許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制高七尺，闊六尺，內施排沙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門門，臨時候敵開出。

陷馬坑

陷馬坑

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槍竹籤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其坑排如十字或解槍爲之覆以弱草或上種草苗務令敵人不覺凡敵來路及城門內外皆設之

以逆鬚釘布版上版厚三寸長濶約三二尺

鹿角木

解堅木如鹿角形者斷之長數尺埋入地深尺餘以陷馬足

鐵蒺藜

並以置敵來要路使人馬不得騁古所謂渠荅也

拐蹄

關四木爲方形徑七寸中橫施鐵逆鬚釘其上亦插馬路之要

水蒺藜

以三角皆木爲之如鐵蒺藜布水中刺人馬足

木女牆

形制如女墻以板爲之高六尺闊五尺下施兩輪輞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推壞女牆則以此木女代之

護城遮箭架

每垜口如式造木架一副如賊攻城上拴濕氊被褥將架垜口守軍得以擲石滾木亦防下矢不能傷上之人也

楗牌

量其城門高下闊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外用鐵葉摸釘裝累城上將門洞之中挖一尺闊長渠將此牌預爲懸穿城上兩邊裝豎木二根槽架圓木一根中安二滑車用繩繫以防焚門之患

木幔

以薄板爲框如屏裝以生牛皮施精棉絮以四輪低昂以繩挽之凡敵人攀附攻城則以幔禦當面矢石也

康濟譜 卷十八 兵制守

兩竿閘簾

閘簾墜竿

浮簾

磚櫑

加櫑形燒磚為之長三尺五寸徑六寸。

泥櫑

車脚櫑

用緊慢土調泥入猪馬毛搗熟捍成長三尺徑五寸。

以繩繫兩輪絞車上下。

狼牙拍

絞車

合大木為床，前建二叉手柱，上為絞車，下施四輪，可挽二千斤。凡飛梯木幔逼城，用善鉤索者透拋鉤掛，併力挽前，縱之入城，穴下木石擊之。

弔樓

兼類桔槔，用大杉木二條，一横一豎，繫以大索，前用鐵索貫石或鐵猫兒出城二三丈，後用大繩長丈餘，數人扛挺，可以拒攻車。

○附夷

十國戎夷五方之民俗皆有性不可推移剛柔輕齊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故朔陲積陰之野食肉飲酪其人密理故耐寒百粵多陽之地其人疎理故耐暑是其天性然也古之名將受命伐國必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長短嘗以我之長擊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誘之因其所惡而攻之則勝算在我矣

大抵北方之狄與西方之戎其性相類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寬肭隨畜田獵食獸爲生急則習戰攻以

便伐爲事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其擊之法利爲伏兵相其險阻隱匿之地或叢林蒼翳之處擇精兵利器千人爲奇各伏其要以猛而不堅者從其弱卒佯爲不利以數百千人委之必貪其獲候其競進發伏以擊之必克若與之平原廣埜度長絜大爭一切之利則非我所長又彼之能在弓矢我當以强弩邀之故春秋時戰法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此已試之效也其俗亦好爲誘兵羸師以致我宜謹視之故漢高帝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漢悉兵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萬圍之白登七日此已然之驗也近世戎狄奇策亦不過是此名將之所察而愚將之所陷也

然其技藝與中國異匈奴之長技五中國之長技五前史稱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今雖頗得漢巧猶三而當一是中國之利器居多且其人善騎而不善步中

國步兵有彊弩利刃之銳足以抗之然中國之不敵奴者人性習安不若其耐勞苦於霜雪沙磧不毛之地又其性不善攻攻不久爲利衝擊故前世名將必以奇制之而不與爭馳騁逐也

南方夷蠻其性剽悍很怒聚爲盜賊而勢不能堅惟用標鎗旁牌飛刀環刀木弩以爲兵器善爲藥箭中者大呌信宿輒殺依山阻水恃其險急則竄伏緩則抄掠泛船渡水道多絕陸行則險阻不進非中國之所能擊也惟利於要地以奇略誘其人隱伏精

兵竊發而會之誘之術多縱反間出奇言詭招致使來則入吾計中大凡中國之民星宿火食衣被絲纊北方殺氣早降手足皸瘃不能渡漠南方暑濕谿谷毒癘不能踰嶺以中國之人戍守則十不當一故古者以蠻夷攻蠻夷則强弱相當是以濱家之民召募爲用闢曠土以食之厚賞格以激之馳射格鬬是其素所畜積省縣官之費減轉餉之勞多縱間諜以重賂誘其酋豪大姓使之攻擊北用華人其利十倍

遼記曰每契丹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三十里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散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即競乘之所以新覊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所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金記云其用兵則戈爲前行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刃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輙不可出人攜不滿百隊伍之法十五百皆有長五長擊柝十長執旗伯長挾鼓千長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戰死五長皆斬百長戰死十長皆斬負鬬戰之師以歸者則得其家貲之半凡爲將自執敵人祇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人不聞聲其密如此將行軍大會而飲使人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爲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有功高下賞之以金若干舉以示衆或以爲薄復增之初叛之時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記小大牌子繫馬上爲號每五十人分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棍槍後三十人輕甲操戈毋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去先覘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內弓矢齊發中者常多勝則整隊而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自

穰戰則勝

紲罕二太子優劣雖殊皆無將兵皆紀律嚴密誠下

皆用命項在殿前見御寶批除到全人三生陣同命

隊法令桃友仲已下各隊所見以聞兆敵人遇我師

必布圓圍陣當鋒次張兩陣左右夾攻故謂之三生

陣每隊一十五人以一人為旗頭四人為角三人為從

四人為副五人為徼旗頭疾從不得生還還者并斬

得勝受賞亦然謂之鼠狼隊諸將亦皆畫陣圖詣殿

前帥前獻欲以方陣進於次兩陣夾攻其左右敵兵

原重復用兩廂陣掩其兼此五行陣法也或欲分為

衆陣擊首則尾應擊左則右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此

衆陣法也僕笑而進曰古陣必相其地之利便敵

衆之多寡或據山或背水或設伏料敵應變在臨時

豈可預為之若使敵不知我之情則布他陣將何以

禦姚友仲以為然復問用命隊法奈何僕曰國家保

伍連法行之舊矣且如五人為伍積五十人為隊押

隊引於前擁隊驅於後全伍勝擁押隊有賞全伍負

有誅如此則自然用命夷狄之法不足道也姚公友

仲深為默然

黑韃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强弱

百騎環繞可裹萬衆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摧堅陷陣

全藉前鋒衽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

五不分斷不簇聚為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

敵分亦分敵合亦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

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

兵撒星其合而分視馬箠之所向其聚而合聽笳詵

之聲以自為號眥邏而遠俄頃千里其夜則堅燎烟

而知其所戰其極寒無雪則磨石而禱天其破敵則

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交鋒之

始每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衆寡長驅

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

撞再不能入則後隊繼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

刻為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主者一

聲笳詵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

臂圓牌下馬步射一部中臂則兩旁俱潰潰則必亂

從亂疾入敵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隊馳敵迎

擊敵或堅壁。旨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鞭生馬以擾
敵陣。未有不敗。敵或森戟外列。拒馬絕其奔突。則覓
騎諜哨。時發一矢。使敵勢動。相持稍久。敵必絕食或
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遽
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或其兵寡。則先以土撒。次以
木拋。使塵衝天。敵疑兵衆。每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
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乘敵力竭。擊以精銳。或縱
交刀。佯北而走。詭棄輜重。故擲黃金。餌敵或謂是誠敗。
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其敗而巧計取

勝。只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勝
跟尾敵襲殺。不容遁逃。其敗則疎散遊走。追之不反。

一倭賊本無長技。但聞官兵進剿。輒將賊黨或十名。
或四五十名。預於土堆溝旁叢林茂草人家僧寺等
處。凡可隱藏身者。各先行潛躲。謂之伏兵。一遇官兵。
則伏兵四起。或自後邊圍遶。以致官兵眩惑紛錯。務
先遣嚮導。并精銳馬兵。四望瓜探搜捕。行陣對敵。嚴
加防備。毋墮計中。

一倭賊臨陣。先以數十人前來衝突。官兵進勦。仍佯
敗。即回使我兵輕視遠追。入其套中。賊復擁衆來攻。
謂之誘兵。宜相度地勢。審察機宜。可追則追。可止則
止。毋得輕率。致有違失。

一倭賊防我官兵進勦。先將錫塊假為銀錠。及將粗
惡衣服。雜于蒿草。累為大包。遇與戰賊勢不支之時。
即將錫錠衣服包拋擲在地。使兵不察其偽。群去搶
奪。賊將乘兵淆雜。肆其兇殘。謂之餌兵。如遇賊拋棄
物件。在地不許爭取。敢有違者。統兵官即于陣前將
本犯斬首。若獲功取勝之後。所遺財物。監督官查給

軍士。並不入官。

一倭賊詭詐多端。每遣奸細。探知我兵號色衣裝。輒
照號衣色様。臨陣混入。及至陣中。方去偽衣。露出本
色衣號。謂之詭兵。凡我發去號衣。俱臨進兵之期。方
行縫綴。自相認識。不得先期呈露。為賊規探。以售其
姦。大抵制北狄者。先制其馬。制東夷者。先制其船。制
南蠻者。先制其標牌耳。

○附金鎗諸方

許洞曰。人為兵器所傷出血者。必甚渴。即不可與水

飲所食之物旋毛在吻須乾食食肥味之物無所妨害貴解渴而已不可過多飲粥則血沸出人必死矣所忌者有八一曰嗔怒二曰喜笑三曰大言四曰勞力五曰妄想六曰熱羹粥七曰飲酒八曰酸鹹犯此八者鮮有生矣夫金瘡不可治者有九曰傷腦曰傷天倉曰傷臂中跳脉曰傷大腸小腸曰傷五臟此九者皆死處又有不可治者四曰腦髓出曰腦破而咽喉中沸聲兩目直視曰痛不在傷處此謂傷經曰出血不止前赤後黑或自肌肉腐臭寒冷堅實其瘡難

愈此四者皆不可療矣除此之外復論其脉脉虛細者生數實者死沉小者生浮大者死其所傷在陽處失血過度而脉微緩忽疾者死矣

按金鎗乃刀斧劍刃之所傷其色喜淡紅色者良萬不失一所惡者紫紅色百無一生金鎗屬金主與肺患金瘡者則忌咳嗽嘔噦翻胃肺之症亦宜避風爲要蓋風入瘡口則至瘡口浮腫潰瘍穢爛而成破傷風則變生餘症多致不救雖有治法宜辯瘡口淺深脉之虛實吉凶見矣所喜者胃氣充旺胃氣旺則元氣壯氣血生最宜戒怒遠色怒則瘡迸裂變生㿉肉慾則瘡口腐爛以損新肌凡治金瘡用敷口藥當以乳香沒藥血竭天靈蓋乳石之類爲主可保無虞凡服湯藥必助胃補血爲主金瘡雖有變易各有治法若邊陲爲刀箭所傷非得此聖藥安能治之塞垣軍旅之間罹於毒者若非秘方必至危殆者多矣醫者宜細觀之

○金瘡乳香方

乳香一兩 沒藥一兩三錢 天靈蓋五錢 血竭一錢 黃

連二錢爲末 花蕊石二錢要淡墨微黃者 珠末二兩 金箔五片 黃丹一錢 右方用好眞降香節松脂加舊毡帽簷燒存性加五倍末用之

○治金瘡至重者

天花粉三兩 姜黃一兩 赤石脂二兩 白芷一兩

右爲末凡筋斷脉絕血盡人危須用繩索及絹帶扎住血路然後用此藥以茶清調敷用軟絹縛之其血立止其腫頓消若金瘡着水番花者可用韮汁調敷瘡口兩傍以火微炙之或用稻稈煙熏之

瘡口水出卽愈。

○治金瘡初傷者用避風止痛方

當歸五錢剉微炒 川椒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出汗五錢 澤瀉五錢 芎藭一兩 附子一兩生去皮臍 右擣為末，溫酒調一錢，日三服。

○治金瘡疼痛不可忍者

防風 天南星湯泡等分 擣為飲片，每服五錢，水酒各一盞，生薑三片，煎八分，食遠溫服，三服有效。

○治金瘡血出不止[illegible]

龍骨一兩剉微炒 芎藭一兩 熟地黃一兩 烏樟根三兩

突厥白一兩 鹿茸一兩去毛炙微黃色 共為末，傅瘡上，血卽止，如服以溫酒調下二錢，日三服。

○治金瘡去血過多昏暈等症

川芎五錢 當歸一兩 共為片，水煎，臨服入童便、酒各二大杯，熱下。

○治金瘡內爛生蛆方

用皂礬飛過為末，乾糝其蛆卽死。

○治金瘡腐肉未去方

土丹一兩微炒水飛淨 天一石一兩火煅紅取置地上出火毒

共為末，用磁瓶收貯，傅瘡上，待腐肉化為黃水去盡，肉肌淡紅色，方換斂口生肌散。

○斂口生肌散

花蕊石一兩 乳香一兩為末 沒藥一兩為末 其花蕊石放炭火中煅紅，於二末內蘸，令烟再煅再蘸，以末盡為度，置地出火毒。

○治破傷風積瘧疼痛體發寒熱方

天南星一兩 防風一兩 共為末，傅於瘡口，又以香油潤之，後以溫酒調一錢服。

○治破傷風牙關緊急如角弓反張者

卽用前方藥二錢，以老酒入童便少許，嚾服立效。不愈再一服有驗。

○治破傷風痓口不語者

赤箭一兩 桂心一兩 防風三分 巴豆二分去皮心研極爛用紙裹去油盡投入水中以油盡為度 附子三分去皮臍炮製之 吳茱萸五錢湯浸七次焙乾微炒 朱砂一兩水飛 乾蝎五錢生用 天南星三分泡令白再用刷子五錢泡製 右擣羅為末，用釅醋三升，熬膏，丸如梧桐子大，每不拘時服三丸，以熱葱酒下，服後汗出效。

令人尿溺於臍中又取路上熱土并大蒜同研爛水調去滓灌下切不可用冷水灌沃及以冷物逼外得冷即死。

○治中寒厥冷僵仆者

即以繩束葱二斤切去兩頭如餅式火上燒熱安臍下上用火熨之即甦無葱則以湯濕布蓋臍下上用帶火熱灰熨之

○皸瘃

凡士卒涉水踏冰蒙犯霜雪寒風所切凌凍所苦或失於飲食肌體虛弱故頭耳手足皸瘃血出也其治方以豬脂洗之立止

○治皸瘃已成瘡方

用羊髓熬成膏油入飛過黃丹攪勻令凝塗三五日即愈○治手足指節皸裂欲墮者 用萊州青石作器物者以刀刮細末如指節尚有柱紋纔微連即以末厚覆其上以帛纏之止痛十日即安矣

松滋　潘濟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熚爆神矣厭毒亦然是兩說焉孰能有存如不得已此意勿誤次火攻第十九

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燎也無有今世所謂火藥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或用毬以燒之然猶未有藥者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爲之硝石之名始於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始用爲劑則唐以來醫家藥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本圖經衍義等註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硫黃自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至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發之使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惟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乃以火燒竹有聲如竹爆然今礮之制用銅或鐵爲其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

之所攻者無間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監如其法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臨監神機鎗蓋愼之也歷考史冊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於何時昉於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烟火者同至中國歟

天誘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益兵而加以三五之術而形其玄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庥族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誠能可放得人藥器如式敵即縱多智巧亦無所避藏矣

○審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爲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風生風火相搏斯能取勝故爲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度準之月行於箕（在天十一度）壁（在天九度）軫（在天十七度）張（在天十八度）翼（在天十九度）四星則不出三日必有大風數日方止仰

觀星宿光搖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日終而止黑雲夜蔽斗戶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雲飛塞天河大風數日(雲如豬形者名黑豬渡河)月暈而青色數圍必風無雨(青主風黑主雨)四發黑雲相接來朝風作風來十里揚塵動葉風來百里吹沙飄瓦風來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拔木知風之時而善用之斯萬戰而萬勝矣

○應地利

火攻之法順天時而應地利曠野平川遠擊者勝(用遠器擊之以挫其鋒)叢林隘道夾擊者勝(用近器順逆而擊之)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猛火以壓之(如由上城上等地)以下擊上其勢逆用銃器烈火以噴之(如山下城下等地勢為重)(以風勢為重)彼此皆有火器卒然而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用遠器先擊者勝(彼此俱用火攻陣成如彼此俱傷故用遠器)(先擊必勝)彼此皆札營壘欲劫輜糧先觀伏路其勢易疑用號器四擊者勝據中擊外(不知)內寇攻其堅城外擊內寇攻其艱水戰必先上風用器類於烟障(先用毒火)火剩藥樟塞江蓬帆必以藥制使不沾染風煙此

應戰之策也苟不辨地利而用之不得其宜未有不捨器而走徒資寇敵也

○辨器宜

火攻之法有戰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種種不同用之合宜無有不勝其戰器利於輕捷則兵不疲力而銳氣嘗充其攻器利於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甚便其埋器利於爆擊易碎火烈而烟猛(用火砂水銀麻子油和神火藥藏於砲中則爆如豆粉擊傷甚眾)其守器利於遠擊并飛火長而氣毒(用巴豆赤砒霜砒砂和藥)其陸器利於遠近長短相間分番疊出(火藥藏砲中發之)分為陣號(如某陣某將聞某號而出某陣某將聞某號而入則兵力不疲于戰)火砲火箭火銃火彈此遠器長器也則與長鎗大刀相間(以鎗刀用)火鎗火刀火牌火棍此近器短器也則與強弓硬弩相間(以弓弩用以拒敵)選以精兵練以陣法器貴利而不貴雜兵貴精而不貴多將貴謀而不貴勇良將一員火兵三千足抵強兵十萬可以無敵於天下矣若水戰之其與陸戰不同衝鋒則主於迎頭直擊(如發熕狼機是也)掩襲則主於截中夾擊(如噴筒火)

鎗是也亂陣則主於燒染蓬帆如火箭火弩是也殿後則主於多設矢石如火砲神弩是也將得其人而隨機應變則無不勝者矣

○布陣

凡布陣如前營三千八百二十步外酌用大小威遠砲靚遠近打放令賊不得安營百步外用地雷連砲週布大營四面先令哨馬四十匹遠哨如賊從北來哨馬馳至即向北布器見賊打放用迅雷砲佐之賊來未有不披靡者若近營用銃棍劍鎗火鎗三捷五雷分番疊打以威遠連砲為正以銃棍劍鎗為奇稍且遠則有威遠連砲急且近則用銃棍劍剗火鎗三捷五雷奇正相資攻守俱利

○用火

凡用火須用發竿遠近務要定準其火內藏鐵銃發去可傷人可阻衝陣其火從地而起使賊不能伏地隨用火龍車開則排成陣勢合則作為一城衝打一陣之後衆兵俱入城內觀賊聚散如何復再衝打至夜覘賊團結何所用火箭射入賊巢內觀其虛實我兵暗伏三面多用火器發入巢內我兵暗處埋伏望火明處急發弓弩火器使賊自亂我兵各帶小燈用青布為罩不露火光焰行各散埋暗處見賊散走急急衝殺此決勝之策以逸待勞也

○兵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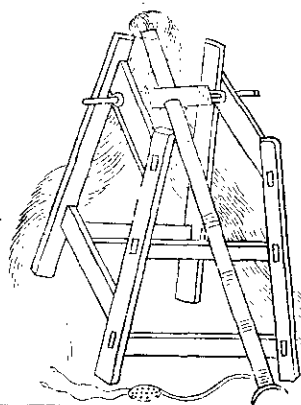
火攻之法用無不勝勢莫能當固不可輕用亦不可妄用也且兵家之要上順天時下得地利中應人和三者兼備而爲將者又能知彼知己以仁

爲心法以義爲軍聲以明爲賞罰以信爲紀律因時而制宜設奇而料敵凡遇古先王陵寢聖賢祠宇都邑郡居里巷輻輳用火攻之則非崇道之意仁民之心戒之一也前阻茂林進無可據後背水澤退無奔路逼已營寨軍陣未列凡遇此地用火攻之恐連焚及已戒之二也風候未定地利未得及風烈滅火禍莫大焉火攻之法先據地險次候風信戒之三也彼兵軍欲歸降未得其間竟乘風縱火玉石俱焚戒之四也內有驍騎之將圖為已

用必設計以生擒戒之五也彼兵已降必疑其叛從而坑之以失士心如白起坑秦卒不仁莫甚焉戒之六也喪敗之賊掠擄吾民以張其勢必思奇策拔脫民命不脫其民而遽用火攻之謂之不智不仁戒之七也萌甲方長鱗垂始蟄赤地焚燒傷生甚衆以損仁德戒之八也遵此八者而雲飛鳥集鬼神莫測其機電掣雷轟造化莫窺其妙矣至火藥要方水戰俱附載圖後

宋火車

宋人用旋風單稍虎蹲等砲。所謂火砲者。但以其車放毬綿槍等諸火器耳。此爲砲之祖

銅發熕

每座約重五百斤。用鉛子一百箇。每個約重四斤。此攻城之利器也。大敵數萬相聚。亦用此以攻之。其石彈如小斗大。石之所擊。糜爛。雖能搖移。故欲放發熕。須掘土坑。令司火者藏身。後燃藥線。火本與滾俱向上行。可以免。然仍須擇頭得令人行之。護可。且防敵人搶發熕之患。若非攻堅禦門。不必用此也

佛狼機式

此亦起春鈐鉛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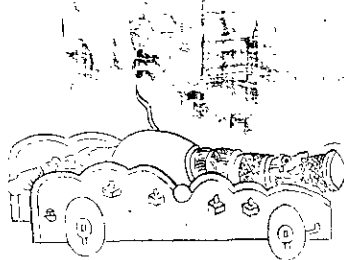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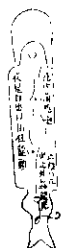
倒立裏面見樣形

木架内機見勾通則右手五名指頭堅乱開此見之頭根入皮內龍頭落而火發

倒立外形

此訣與鳥銃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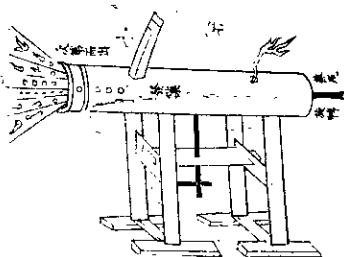
此處出之見壓住龍頭用右手無名指向後撥動見頭則此見自入龍頭落火發

架佛狼機式

其銃以鐵爲之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個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鐵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個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一彈則船板碎漏此海戰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戰則無用矣

威遠砲

高二尺八寸底中火門高五寸火門至膛高二寸二分前口徑過二寸二分重百二十斤火門上有活蓋以防塵雨

百子連珠

用精銅鎔鑄約長四尺中藏法藥一升五合藥從口弥旁鈴一嘴長一尺有餘約藏鉛彈百枚堅木爲架八面旋轉循於架上豎起則彈落砲發大約發出以擊賊兵使不得衝我營寨砲一架足抵强兵五十人

虎蹲砲

長二尺重三十六斤大釘每根長一尺二寸重三斤半鐵絆每根長一尺二寸重三斤火繩每根長二丈五尺重四兩鐵錘每把重三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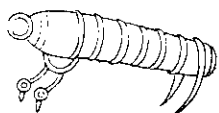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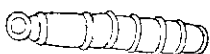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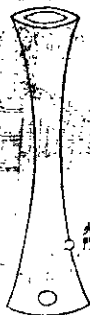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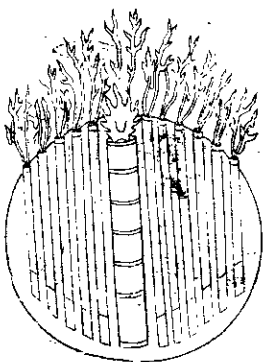
分式

壓濟譜 卷十九 火攻 二十

迅雷砲

每位重十餘斤如一管三千人用之百位每位用砲手名人仍備鳥銃根二根其製大約與迅雷連砲同

砲底對火門高二寸五分火門下寸許竪一大眼用鐵橛釘定使不後坐亦可仔連砲

猛火無擱砲

捲紙爲筒中藏神火二三十種或各不同或飛或走或跳或躍隨風四散焚燒驚馬勢不可遏

飛雲砲

用生鐵鎔鑄其大如碗其圓如毬中容神火半斤以母砲發出飛入賊兵營寨雲起一聲火光迸起若連發十砲則滿營皆火賊必自亂中藏法藥隨宜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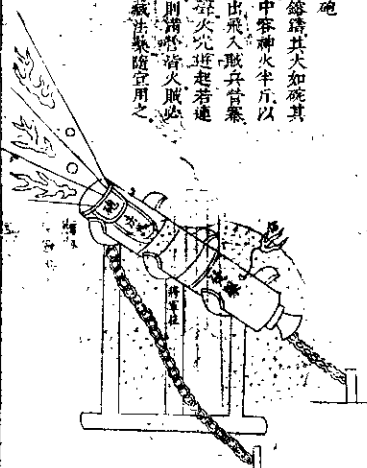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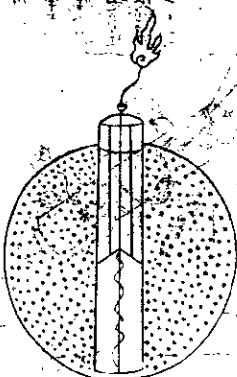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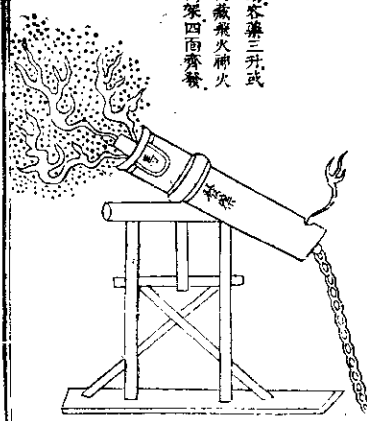
中藏鐵子
神砂

火油神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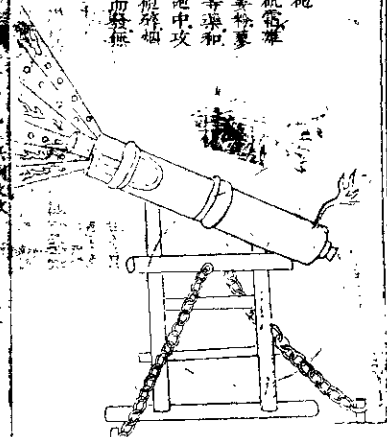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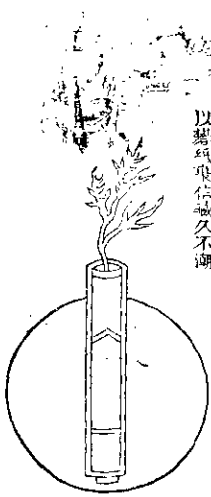
用桐油銀銹硇砂金汁蒜汁炒製砒磁粉將生鐵鑄子砲發去一聲粉碎肌骨腐爛

飛砂神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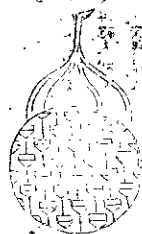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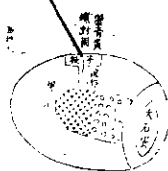
用燒酒炒製諸藥磁於磁罐暗藏發藥擲於城下火發罐破烟飛霧障繼以弓弩擊之

猛火砲

用生鐵鎔鑄容藥三升或二升一升內藏飛火神火烈火搭木爲架四面齊發可以攻城

毒霧神烟砲

用狼糞艾腕砒霜礬黃石黃皂末毒粉蔓椒沙巴油等藥和合如法裝於砲中攻打上城火發砲碎烟霧四塞飛蟻而斃無有不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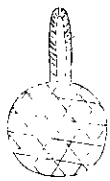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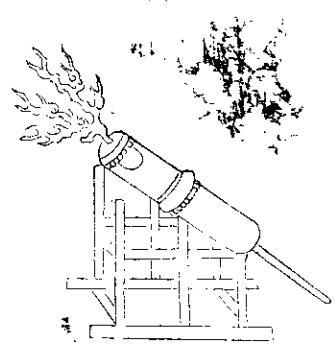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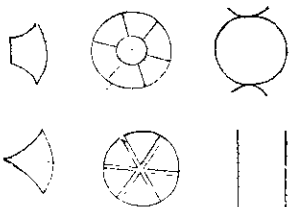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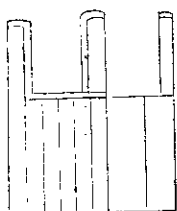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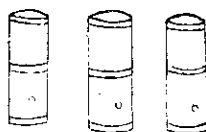
鑽風流星砲

生鐵鎔鑄狀圓如毬中藏神烟砂毒飛汁爛等火藥堅木爲馬兩旁各兩孔分四信引於外中留空藏一信盤曲於中以鵝翎隔信藏久不潮

威遠石砲

每砲裝藥二斤。小石彈一百。大石彈一箇。用壓實鐵貫藥火門。安走線。一發炸打。橫直數里。人馬盡成虀粉。此不費分銖。不勞兵力。在在頑石可造。處處堪常設。

滾環砲

重二十斤。身長二尺二寸。有尾。柄長二尺九寸。用木兩片。中刻槽。將尾入槽。箍繚繩定。用藥二斤。四兩鉛子一枚。六錢鉛子三十。放時將圓棍一條。下有鐵錐入地。上有木拐。中用鐵葉裹。用大鐵環一個。棍斜插于地。左膊夾木拐。右手燃火繩。將砲頭穿環內。看定炤星苗頭發之。無不命中。

群蜂砲

篾編圓籃。以紙糊五十層。晒乾。再糊油紙十五層。開一竅。入火藥三斤。蒺藜半斤。飛燕毒火梃火各十餘。納中。其威甚大。燒船毀帆。水潑不滅。

八面轉雷砲

用生鐵鑄。中藏神烟法藥。用母砲送入賊陣。火發砲鐵碎飛。勁如鉛彈。人馬俱傷。

以堅木六條做成內尖外濶炤圖合凷體長三尺內自上口至腹深二尺底下實木內有肩長一尺子銃一門厚五分徑五寸高五寸僅裝滿藥而已用過聽其炸損木銃內口徑六寸要口再大任意必以鐵箍大小爲準口上外木厚三寸口底實木自外至尖厚六寸石子用堅石合口軍中有匠隨時採用若倉廥用先將木做完蒸合爲體用箍炤圖箍緊另將子銃先安藥線用藥築實銃外線眼處用藥一兩包線下入木銃內留線眼稍大用粗

二分藥線撚入不必透子銃只對包藥所縛處燃外線入藥包藥包自燃又快又不致失候下合口石子一九可以碎堵墻用必攻堅營擊城寨乃設發時遠亦不可過半里百步外更妙大遠則力柔少中水用以木爲小船將銃縛在上另用三板船或八漿哨馬之類以繩二丈繫銃船一面預用粗火繩燃繫長竿杪點發擊賊舟此器任其沉水發時遠不過三十步近至五步內尤妙緣水中舟盪風帆旋轉將遠則發後舟發但差一尺不可望中

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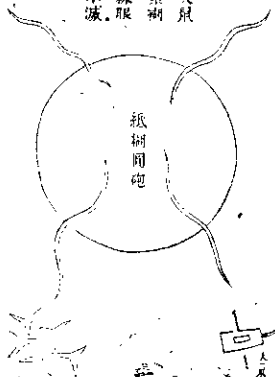
竹身

木柄

無敵竹將軍

荔枝砲

用細泥打爛做成如鵝卵大厚一寸腹空容藥二合留小指大一孔需內烘過將硝一斤黃四兩杉木灰四兩爲極細末慢慢裝入砲內約九分滿以小竹一節釘入中孔處入藥信紙糊定曰每軍帶十數個臨敵燃之遠拋則毒砂亂飛人馬無措

風塵砲 用竹簍

將竹篾爲簍形如西瓜外用紙糊止留一大眼將好石灰風化又用人糞晒乾照前研爲細末分兩不拘共爲一處將大鍋燒紅炒要墨色爲度裝入簍中內放小砲一個仍封固其口穿眼裝上藥線臨陣帶二三個如對敵遇順風將砲一放乘火遠拋奮力逆殺爲全勝之器也

風塵砲

石灰羅過粲柴火炒用小口瓶於瓶底鑽一眼入紙砲一個信從底透出石灰內裝十分封口敗下風燃之絕妙

天墜砲

其大如斗用黑夜用法升至半天際於賊巢震響如雷內有火塊數十能燒賊之營寨必不能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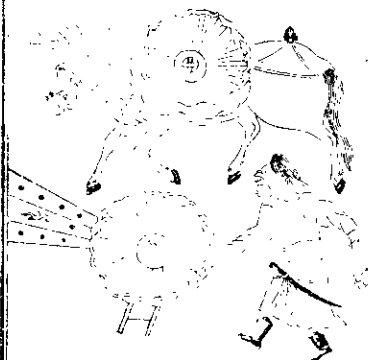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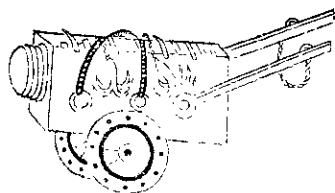
轟雷砲

用膽沙瓶曬乾紙糊百層。開一小管。內裝半筒藥。半火藥。并地鼠小紙砲。頭拴毒綫蒺藜鈎釘。包紮麻布實。固封大口。雖入尖溺。此水陸宜用之器。

車輪砲

每輪輻條十八根。長一尺四寸。左右傍鏡。每重斤半。長一尺。每輻三十六枝。前用鐵絆。后鉤輪頭。跣裝藥筩。一騾馱二輪。架鋌鐵杠。以皮條裹同乘子。三催附之。臨敵將架置地。隨勢攻打。可抵七十二人之器。

攻戎砲

捨桂木作槽。嵌將筩在內。鐵叩五道。下安二輪。上帶四鐵貓。縋敵以口向前。車轅向後。鐵備縋地。看賊打去。最妙。

千子雷砲

用銅鑄。長一尺八寸。徑五寸。裝綵六分。作寶。次入研土二分。微杵。進藥鐵子二三升。砲用鐵箍。箍於四輪車上。前安橋板。使敵不覺。臨放則去橋板。勢如摧枯。

鳥嘴銃全製

重六斤五斤七 …… 三兩火藥 …… 長一丈重三兩

絲轉左轉則入右轉則出

夜敵竹銃

以堅厚竹小者佳外用生牛皮傅緊緊晒乾銃火眼引線入用火藥二十四個緊實火藥用木板鏁口若寇入搶乘夜多遣徒卒秘至賊營或一更或二更分燃筒竹火光耀群寇驚疑心亂重勢駐兵以屈敵

康濟譜 卷十九 兵制 火攻

七星銃

純鐵打造七銃居中一大銃圍旋六銃如快鎗樣長一尺三寸各銃底總合一處外以厚鐵包裹鐵箍三道底鑽一線眼上安木柄長五尺下二輪徑一尺五寸中軸鋌鐵橛將木柄安上杵入火藥多裝炊餅子從心隨底點火對打其勢猛烈

獨眼神銃

用熟鐵團打工精短者二三尺長者四尺止于底鑽眼後安木柄撥前用鐵鉤扶住招準對打

神鏢

用閩鐵十斤，煉熟，打成三斤餘，形如丸，長一尺。要打鋸中，兩邊一樣，先將二埋，以合封固，求蘇通入爐再煉，通身打合，務要光瑩，口上鋼鋒，用火銲丁底，錯入門，使不後坐，底後打成尖釘，裝木柄，如前鏡法打放，止用細鉛作鐵，如豆大，草烏砒霜浸之，待乾，以松香末拌放，臨打裝二十粒，入馬逢之，盡皆顛仆。

火箭

俱用小竹杆，長四尺二寸，鐵鏃六口寸五分，上塗毒藥，有捏明火者，翎後釘鐵嘴，長四分，前紅紙，捻起火油箍滿，放時有守龍形架，或裝竹木桶，或架名火箱，取其便也。

九龍箭

筒藏九矢而發，故名。

九矢鑽心砲

精銅鍊鑄，長二尺八寸，中藏九矢，鉄藥完藥一送，九矢齊飛，發時下米一撮，則箭不搖動，此砲最利害。

嚕密鳥銃

連牀重八斤長五六尺機用銅藏於牀內。

此銃較鳥銃更遠更毒。其牀內璣之關前後[illegible]用銅片作笔覆之尤為精絕。

拐子銃

用熟鐵團造長一尺二寸。徑二寸二分。後筒三寸。安木柄。腹兩上叠一隙。從前進小砲二個各長三寸。徑一寸七分。上安拐釘穴隙不滾藥線。小也裝藥八分。入二錢鉛子二個。遇敵夾打。

毒藥噴筒式

用新竹筒徑二寸長二尺底留節
用古尺不可先下砲藥次下毒藥次
下砲藥如是重疊裝藥填實緊不
可太鬆其用時點火粗細仿大
小竹之分加減

硝黃 硫磺 松香 雄黃
砒霜 各分兩法製成餅

滿天噴筒

中竹二節膠布重纏用硝黃砒霜斑毛紅
子砒砂膽礬皂角銅綠川椒半夏斑蝥
紫石灰斗藺草烏水膠大蒜分兩製碾
砂玉因沙炒黑綁矮架上燃火守城

此牌闊一尺七寸外有生牛皮包裹頂上用鐵修釘護可御槍及皮畫獸形挖二孔為眼橫設鐵及轉活關閉木牌旁邊上下鑿二方眼長六寸闊二寸嵌以小匣匣藏神機箭二枝一牌有匣共箭八枝牌後釘上木牙四條將小匣拘住木牙上使其活動遇敵扯出上銷匣向後落箭鐵外向發遠三百餘步箭完亦可再裝牌上鑿一圓孔透出神鎗一根旁若稍近扯出神鎗打放為提此器甚可對敵夜可安營行可遮止可豎處騎衝突最難攔當先將此牌擺定後將鳥銃三眼神鎗等器打放

既可[illegible]

翼虎銃

用五寸圍竹一根長一丈五尺離稍一尺五寸安鎗尖如人手五股倒鬚長四寸鎗安木翎三面將大竹筒去節存三寸長一尺裝火藥入鐵鉛彈栓住木翎上藥線總合點火勢又借力也

火磚

內用紙卷地鼠共起火砲兩頭注竹釘各安火線每磚作三節擺疊發筒用竹篾箍東浮撒火藥用紙包裹成磚樣外用夾紙包糊中間錐口入火繩盤外臨用點擲燒營焚寨

火磚

用地鼠紙筒砲各安藥線每個排為一層上下三節各二層薄竹篾橫束合滿火藥松香[illegible]用粗紙包裹成磚形外用綿紙包糊以油塗密另[illegible]竹筒[illegible]

火牛

縛木作架四面插利刃鎗砲牛項肚尾拴步火盤仕上覆紅布之使臨敵燃火妙不可言。

火龍捲地飛車

車設雙輪上置猛獸形腹藏火器藥信以法盤曲兩旁設飛翅牌留望眼便覩前裝利器壯士四人輪番推轉信發火起萬將莫當。

火櫃攻敵車

轅長一丈輪高二尺五寸櫃濶二尺八寸高[illegible]尺下架鎗五杆上穿火箭百枝擂盆砲倒防賊雨牛驟稱[illegible]兵隨精燃火進攻衝敵尾接也。

衝虜藏輪車

轅長七尺屏高五尺前轅二層架鎗刀八杆箱中放火箭櫃通於外面內裝火箭四十枝用軍二名輪流推行衝攻。

萬全車

屏風車

車輔便可以遮蔽外則屏遮內則裝載火器糧粮每輛用軍士二名輪流推行戰則屏眼發火器攻敵守則擺列營外為屏風墻也。

此車四輪轅長一丈五尺橫闊八尺一層如墻高三尺中藏折疊望樓旗杆滑動八人頂竅內出神器八柱高七尺橫梁上鋪板射八人於內女墻高三尺五寸八柱上橫井字其頂高七尺中藏弩牀二張神器長鎗上帶一小窩蜂飛砂鐵彈火弩女墻開竅安神器分建旗杆上行用五馬攻戰以鐵騎九匹馳驟若逢行衛中敵人固守我於高埠處撤去望樓以竹索牽之防風上女墻仍用布搭開竅以索牽繫其頂上須斷水漏恐濕神器須週迴立小旗二十四面前後踐騰。

萬勝火屏風車

堅木製高与城等下設八輪障以牛革內藏神器法藥壯士守之賊近火爆人馬遇之便成虀粉守城第一器也。

架火戰車全式

架火器式

長蛇箭匣

百虎箭匣

鉄轄架百子銃二門，神機箭三百枝，帶藥發放，可擊陳長槍也。

破敵火風輿

形類方櫃，高三尺有奇，闊一尺五寸，蓋上做戰槽，下設兩輪，中藏銃箭，前列利器，後設一架，壯士二人推挽，點火砲衝鋒進，利害百倍。

炸砲

製以生鐵鑄大如碗空腹上留指粗一口容藥木杵填實入小竹筒穿火線於內外長線穿火槽擇寇必經之路掘坑連埋數十埋於坑中藥槽通接鋼輪上掩使賊不知踏動發機地雷從下震起火焰冲天鐵塊如飛

無敵地雷砲

鐵鑄極圓中藏法藥以堅木爲法馬分引三信合通火線埋賊過地舉號發火勢如轟雷

石炸砲

用石鑿圓形大小不等設中鑿空入炸藥滿築實九分入小竹筒一節入引線用紙隔藥上少覆乾土土上用紙筋泥泥平盤藥線於上待城設伏地雷用此炸砲火發砲碎且爲久埋妙器

伏地衝天雷

[illegible]

鋼輪伏火櫃全式

鐵機管

石砲式

生鐵砲式

此櫃身俱埋入土坑內。惟留鐵機管出地。

藥線

鐵砲

石砲

藥線

地坑埋伏石砲生鐵砲引藥線竹式

裝石種上鋼輪閘板式

分形

石蓋

擋面

石蓋須留孔以便看鐵管入機

鐵管

鋼輪

鐵桿

上木閘

下木閘

藥線

石種

生鐵熬盡模子鑄成放入作藥裝上藥線將文長木刳深槽兩旁穿眼數十槽中放發藥盡好將砲湊在礟眼藥線引入槽內發藥中木槽頭湊成鋼輪一箇如法埋之旁比盡成莖粉此埋伏最利之器

○附火藥

一提硝法　每鍋用硝十斤煮沸二三次同蘿白或雞子二個煮次用河水或泉水膠三兩煎水六七碗入鍋內同煮用單笠打去水上汚物分散五鉢內上將竹播蓋著二三日即生硝牙傾去水不用取牙晒乾不生牙者照此煑之取牙爲度不用井水又曰提硝用瓦烏盆濾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藥線用熬熟老桐油粘紙作藥線衣過水入地無礙

一提硫黃法　每鍋用水五六碗燒滾然後下淨黃三四十斤煎開出磁盆內澄一日去黃底坐用黃稍聽用

○製火藥方

每料用硝五斤黃二斤茄稈灰一斤共七斤分作三槽定要碾五千八百遭方許出槽每藥三斤用好燒酒一斤成泥仍下槽內再碾百遭出槽拌成一粒如黃米大或菉豆大須入手心燃之不覺熱方可尋甞藥用一斤此藥止用半斤因藥力大迅不

可多用如無茄灰柿條亦可去皮去節南方如無
柳茄杉槁俱可
製火線藥
淨硝一斤 黃三兩六錢 柳灰四兩 茄灰五錢 白砒五錢 銅腦三錢
如前合試止用前藥走線扁線皆用之但不作粒
若作椊槌藥方硝黃如前柳茄灰五錢加白砒五
錢銅腦藥錢好燒酒和勻曬乾若作起火黃減去
一兩三錢硝灰白砒銅腦如前再加毛匠三錢爲極細
末重羅過處用好燒酒拌濕晒乾再碾六次仍

用燒酒拌潤晒乾研羅即起火若作箭藥黃減十
一兩一錢柳灰四兩硝白砒銅腦如前茄灰五錢

○神火藥歌
神火燒營第一方石黃一味最難當燒酒浸來麻
油炒足用三斤性太剛加止雌黃雄黃並黑信砒
蘆花艾鮪拌松香豆末攪和銀杏漿更加乾糞與
巴霜松香一斤餘四兩三七均分火藥强飛雲炮
裏深藏貯落地喧天發火光吐霧噴烟紅滿寨
賊兵盡著傷破陣衝鋒能利害又燒來申及輜

糧再加硝火硫黃箬灰柳灰

○毒火藥歌
黑砒先搗巴霜浸毒氣冲人嘔見心乾漆晒和乾
糞炒松香艾鮪更均停雄黃一味爲君主透徹光
明用一斤石黃諸味川烏 草烏 南星 半夏 狼毒 蛇毽 草 蠍 嘗 草 牙 皂 鐵 腳 砒 銀 硝 金汁 石 硝 火 硫 黃 杉 灰 柳 灰 斑 毛 豚 腸 草 姜 汁 烟 膏 蝦 蟆 油 骨 灰各四兩四六火
藥配分明裝入砲中攻打去破敵衝鋒更殺人

○烈火藥歌
銀杏松香各一斤至二斤硫火要均停石黃雌信各

三兩提過明硝要七斤每斤四兩灰箬灰樟灰和灰加斑毛
肭爲使劫寨傷營最有名

○飛火藥歌
蘆花合用桐油拌蜜室攤乾仔細藏一毫風日不
可見見了之時放火光此物十斤不可少更配松
香與豆黃銀杏細羅乾糞配更加皂未要相當松
香三火硝六硫火箬火加樟灰柳灰斑毛石黃各半斤一一分明不
可忘却用火藥三七配霹靂臨風烈燄揚燒人人
甲鎖人眼雄賊百萬一陣亡

法火藥歌

薑（乾薑）足十斤　二椒（胡椒）二蓼
黑蔘赤蔘細雜成白砒須用巴油拌礦灰燒酒製須精
六味各加半斤足烏梅淨末一斤勻諸味攢成合
一處便將紙砲巧裝成周圍都把松香蘸霹靂小
砲在中心砲響一聲如吐霧迷人鼻竅瞎人睛眩
暈昏花無可奈何噴嚏連天不絕聲一物不見不能
走滿營撩亂自縱橫指揮一擁俱遏去個個生擒
與活擒

○烟火藥歌
鐵子磁鋒荳豆粒礞砂銀銹入中汁連浸三朝火
焙乾再入桐油炒爆烈取背虎藥輕輕滾一砲不
過二三合假使賊兵十萬餘此砲只須三四十般
雲打人賊兵中頃刻尸橫妙無敵
○逆風火藥歌
狼毒多收幷艾䓘須教加入江豬骨骨煅爲灰肉
煉油油拌硝硫灰 性烈酒焙極乾加症毛
逆風無勒真奇絕還當一八配分明火攻師裏神

仙訣
○三火合一藥
拱火毒火神火合一每火一斤硝火一斤硫火六兩箬
灰荷灰椰杉灰（各四兩）入硃砂三錢水銀三錢研不見星
○火種
不木灰一斤鐵末三兩炭末三兩麩皮三兩紅棗肉六兩略拌
米泔爲餅每兩管一月
○鉛銃火藥
提淨明硝四十兩硫六兩椰灰或茄灰或茄楷灰六兩八錢

各另研極細末焙前分兩配合用水一盞拌濕搗
千遍取起曬乾如此三次爲細末每銃用藥一錢
五分打遠加五分鉛子大小焙藥輕重用加
○裝砲罐法
先以人清磚襯內盛煉擺靜曬乾打碎用篩羅細
盛在甕內每人清一斤用狼毒半斤草烏頭半斤
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黃半斤斑毛四
兩石灰一斤菜油半斤入海瓦罐客一斤半者以
草塞口砲內放以擊攻城人可以近城中放毒者

仍以烏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五里霧

木屑將桐油炒過、其和一處、加硝百斤黃百斤炭五十斤

木屑十五斤松香二十斤鷄糞一斤狼糞二斤頭髮燒灰五斤砒五斤

人糞一斤艾肉百斤共研極細、用布袋盛之、臨敵、人各

量帶、如遇順風、先預于地、詐退百餘步、用走線點

火、結成霾霧、五里人馬、聞氣涕流不絕、互相戰殺、

然後以火鎗火箭鳥銃精兵追擊、無不勝矣、

○神煙噴霧

薑汁一斤 食鹽二兩 烏梅肉四兩 釅醋十斤

硇砂 膽礬各一兩 白礬 細鐵末各五錢 右共為末、

和前膏丸指頂大、揚塵為衣、每遇賊人、將一丸入

口嚼爛、迎面而噴之、兩目立腫、

○水箭法

川烏 草烏 狼毒 南星 麻茹 硇砂

半夏 皂角 紅砒 膽礬各一斤 巴豆二斤 藤黃

人椒 斑猫 右咀片入布袋中煮之、

用好礬 桶聽用、先將藥袋同入

大壜內、却將石灰水鍋內燒滾、傾入壜內、速將泥

頭封固、過十數日、將藥袋取起、分作三四壜封固、

臨時取用、以噴筒噴之、最妙、

○神烟

火硝一斤 硫四兩用小便煮過 樟腦一兩 輕粉一錢 陽起

石一兩 石黃一斤 砒四兩 右為細末、緊緊築于竹

筒內、發之可迷百步、良久不散、

○神火

烟硫三斤 硇砂一兩 硝半斤 鉛砂四兩

硫黃四兩 炭二兩 右共研極細、緊緊築銃筒內、臨

敵發之、可燒賊人也、

○附解毒聖藥

明雄半斤 好箭頭砂二兩 右將白鴨取血拌浸、九浸

九晒、又菉豆漿三浸三晒、又白蘿蔔汁三浸三晒、

又藍根煎汁三浸三晒、又合春木煎汁三浸三晒、

研極細末、用烏梅肉四兩、甘草半斤、熬膏為丸、圓

眼大、凡製藥裝藥放藥者、含一丸、仍用真阿魏末

塞耳鼻竅、

○火藥製法

硝一兩黃一錢四分柳灰一錢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黃五兩六錢柳灰七兩二錢用水二鍾舂得絕細爲妙秘法先將硝黃灰各研爲末照數兌合二處用水二碗下在木桕木杵舂之不用石舂者恐有火也每一宗舂可萬杵若舂乾加水二碗又舂以細爲度舂半乾取出日曬打碎成豆粒大塊乾藥之妙只多舂數萬杵也好清水舂擠出硝中鹹氣至盡決如製好墨法相類若

添水舂至十數次者則將一分堆于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不敢入銃矣只將入手心擎藥一錢燃之而手心不熱即可入銃但燃過有黑心白點與手心中燒熱者即不佳又當添水舂之如式而止

○水攻

按水攻者乃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故汾水灌平陽濟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沂水灌頴川韓信夾濰水決沙囊而斬龍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得用水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功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

水平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爲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

俱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岡溝澗水之高下淺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我城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墻壁，壅諸門及低處，更于城內促圍周匝，視水高下而濶築墻，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于墻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伏守，不得離也。如有洩水之處，則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外洩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募解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三十人，自開暗穴，卻夜而出，衒營蔽覺，卻登于城上，鼓噪決其堤堰，以精銳急出助之。

濟水

武經總要曰：渡泛溢及入山谷，逢水暴漲，止則無舍，濟則無舟。太公對周武王以飛橋轆轤越溝塹，飛江天艎濟大水，而不斷制度，無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克無患。或有急難，以齊持故。韓信以木罌渡河，而虜魏王豹。鄧訓以縫革置筏而繫胡，此又臨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附之于後。

凡軍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須待其定，測水不漲則渡，蓋慮半渡水漲，或敵人壅遏上流，欲絕吾軍也。

凡殊方異域，水勢有泥沃險惡者，及蛟龍水害之焉，兵師濟渡，須皆先得鄉導，問狀預為防慮。

凡將渡，先牙岸，江兩面陣列，仍令乘高遠望，以候騎探之，防寇之掩襲，後分隊旋濟。

凡濟，必先戰隊既出，岸勒為方陣，令人乘高遠望，如前法。

凡筏，皆以竹木及有屋宇處，可以毀拆為筏浮渡，并束草，芻亦可用之。

凡遇溝瀆小水，可伐木芻、葦、荻、柯、槁，以藤蔓纏索，推置水中，使前後積聚相接，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濟，流澌未合，以巨繩橫絕水面，約澌洄薄流澌，則合可以濟兵。

凡軍行遇溪阪，未得濟者，則度水濶狹，以軍中車用鐵索相維，橫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勢，水稍淺則諸軍可渡。

蒲筏，以蒲束九大圍，顛倒為十道，縛如束槍狀，量長短為之，無蒲用葦，再以浮渡。

浮甖，募善遊水士或使人挾浮，水擊繩于腰，先浮

渡水次引大絙于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絙使人挾
絙浮水而過器械載于首加大軍可作數十道渡
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空束于腰下人
浮以渡近用猪豚胞亦妙
皮船以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之浮
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
竿繫木助之可十餘返
木罌縛甕缶以為筏甕缶受二石力乘一人甕間
容五寸下以繩勾聯編槍其上形長而方前置筏

或作板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槍筏以槍十條為束一束力乘一人且以五千條
為率為一筏槍去鐏刃鱗次而排縱橫縛之可渡
五百人或左右各以浮囊三十先令水工至前岸
立大柱緊二大絙屬之兩岸以夾筏絙上以木絙
環貫之施繩聯著于筏筏首繫繩令岸上牽挽之
以絙為約免漂溺之患
旱船過水用布周方各四尺雙層十字縫柱四方
每方用猪胞四個各收口捆緊放于水上如站立
過水用皮做裩連襪當中各放食物用搭包一條
以布做四小袋乘猪胞四個繫放腰間過水

○禁涉

甘征錄曰江湖禁涉之法不一而足懼其淺而步騎
可涉也吾則曲鐵為鉤曳之以索謂之聚鉤所觸無
不殺傷直鐵為針透之以木謂之涉針所過無不蹶
滅編竹為索紐蒺為刺謂之水毛蝟所以篩涉者之
脛膚斷木為輪釘鐵為維謂之水蒺藜所以刺水兵
之脛股煉竹為簽植之泥濘謂之踢簽所以傷人之

脚面埋栝為距置之沙淺謂之雞距所以碎人之脚
板凡此六者雖有離磧賊安能涉我境哉懼其深而
舟楫可航也吾則綴鐵鉤于浮筒之上謂之浮鉤遇
賊船則底板可沉繫索網于江流之中謂之拒檣遇
賊船則槳棹可得揉棉穰揉禾稭以累賊船之栢舵
而杆檣難搖劉纏蘆割藤蔓以礙賊船之划水而車
版難踏水勢湍急則立刀口木而使賊船之底不鑿
自破水勢浩渺則立曲膝錐而使賊船之板不錐自
透置撓索于水底使賊船遇之而尺寸不移兵家謂

之神弩卓倒懸于水濶便賊船挨之而旋轉千眼兵家謂之鬼鎖兆北十者雖有舟楫賊安能及我岸哉懼賊兵浮罌浮環以襲我之津岸也吾則造木竹造鋸木千瓣積而賊不可用懼其駕飛艘搭浮橋以跨我塹河道也吾則造鈥鏟造擅筏于急流而賊不可進懼其組蘆束葦以濟也吾則斷木為查手木穿木為甚角木置之中渡之處而使其觸之不可行懼其斷積結捍以濟也吾則橫木鐵鍊連木為截河置鐵於未渡之時而使其舟與之不可過懼吾步岸之易發

也吾則立我弩安馬使賊人之船近岸不得以下卸懼吾壕塹之易通也吾則釘暗樁使賊人之船曳塹而可以順流擺賊船之乘風而前也吾則有撈風樁水以絕其艇之不可使躍賊舫之被縴而至也吾則有設埒虛水以阻其縴索之不可通上流高而下流低吾則占據上流立堰蓄水以灌其軍彼勢濁而我勢臨高則因其勢堆沙囊以毀其營賊迎岸則立四索番車以鉤鎖搬賊卒上岸則立獨轆猾棒以擒其卒此其為利甚大雖然勝在乎敵人之不及知事敗于吾軍之不能秘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以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拒岑彭述為浮橋攢鈎以拒彭之船縱其術妙矣未幾彭乃預知縱火焚橋鈎而速兵以敗韋昭達征嶺南賊為竹籠盛沙石以拒招達之舟樵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招達得以預知使士卒持刀砍籠而賊兵以潰吳人之禦晉可謂得策然鐵鎖截船之術一泄而不能免王濬持大筏火炬之燒焚是皆敗于輕泄而貴于善秘也

舟譜卷二十九終

康濟譜弭盜卷之二十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嚴重閭愼擊柝局制之源清濁次弭盜第二十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鄉合者鄉所合也）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立文莊公曰先儒謂聯比其居什五其人鄉士之事也而士師掌之比追逐僻伺盜賊之事可見成

周盛時雖稱極治而聖人爲民防患之心無所不及故鄉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閭合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捕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僻伺之廢事者則士師施之以刑罰有功者則士師施之以慶賞後世于里巷設爲火鋪更夫使之互相覺察以防盜賊其原蓋兆于此

士師掌邦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按八者而謂之成成者國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爲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謂之邦者以見此乃國家之大事所以係安危治亂者非但鄉黨州閭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汋邦諜是交通外國泄事犯令撟令是于犯王法之事邦盜

不過竊取國寶而已其間最是爲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爲邦誣者訛言以惑衆爲邦賊者構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徵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所以杜其幾微遏其萌蘖者豈不預哉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立文莊公曰司厲一官專主追徵賊贓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賊物也入于司

兵若今時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也
買而揭之定其所直之價而識之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
宿息之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
相翔者誅之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
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

國中者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譏
按周官士師掌追胥之比司屬掌器貨之辨野廬
掌畿內之守修閭掌城內之禁古昔盛時所以防
盜者無所不至非但以示國威之嚴肅實因以防
非常之猝變蓋天下事孰有不起于細微哉盜賊
之患人類以爲不足惜而不知禍嘗起于不足恤
而馴至于不可救然而其致之也靡不有因或起
于征役之窮苦如秦之勝廣漢武之群盜隋之王
薄輩宋之方臘元之方國珍是也或起于妖術之
惑衆如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宋之王則元之韓山
童是也或起于才能之遺落如唐之黃巢宋之張
元吳昊黃師宓徐伯祥是也其治盜之能莫如龔
遂之教化張敞張綱之名望賈琮之淸平不煩刑
而自定他若虞詡之三科李崇之樓鼓呂元膺之
誠信竇儼之義營張詠之恩威皆足稱焉苟過于
嚴則爲漢之范昆而沈命之法起過于寬則爲宋
之王繼恩而縱敵之弊生蔑有濟矣若夫置州郡
之兵選捕盜之官明賞罰之法去冗官用良吏以

撫疲民四事則歐陽修之策也廣修遺逸之路則
富弼蘇軾之策也而其本則不出於范祖禹所謂
開衣食之源立敎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禮
抑抑遊惰正風俗寵取其豪傑而不窮治其黨與
如秦觀所云則嘯聚之風庶其可息矣有斯民之
責者當三復之而勿忽焉
端木賜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
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
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不肖伐

陽其術以愚之王公勝算全握於此夫邦汋邦盜
禁在周官業以先示保甲之意王公而建劇公寺
迂手週來虜寇得以横行而無忌者良繇内應合
之倘保甲之法不以空文相冒而設等至虜寇盈
民間民爲虜寇用相胥而化爲賊乎夫民舍桑梓
墳墓之戀而共必虜寇則守土之不能安可知也
丘文莊公曰弭禍亂者必消其萌國家無事之時
齊民無故皆興禍亂要必合衆力以攻之過
絶其萌使勿滋于蔓衍寒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蓋

一不得已而用焉必當揭告之曰除首惡其一名
不赦外其餘嘗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
罪量加以賞使之世之人咸知朝廷嚴首亂之誅
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源塞矣○嘉靖間胡世寧
疏有曰盜賊之興當撲滅于微若其既久而多則
不得不撫撫兼行蓋以情則脅從以勢則延蔓難
概誅也故招撫武商雖非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
矣如龔遂當漢宣彌盛之時下令渤海許持田器
者爲良民求皆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至如宋

金元之季自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明
其解弛而遂行誘殺見其疲倦復事姑息是以威
信兩失紀綱大壞皇後衰微耳
郭伋守潁川先時潁陽權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
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
消散後移頴州帝特徵拜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
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也卿雖精
於追捕而山道險阨盜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
夏趙宏等數百人皆束手歸降悉遣歸農後宏等黨

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
絶十一年調并州牧過京師見帝帝即引見并招皇
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賜車馬衣服慰勞之
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
要鑑節錄於後以爲殷鑑其言曰弭盜賊與權衰
亂之術異倘則衆懼散處身甲馬郵雲矢石如雨牛
羊孽畜聽轉不絶乘便獵而整其器具利而材
故窮其根蠹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
阻是憑彷徨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

相糜敗則獸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盜非速戰以折其氣則幾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

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致其命夷狄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

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奪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繇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繇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禍莫深于窮治且王者所以畏服天下

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無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與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也

皇甫嵩領冀州牧初鉅鹿張角以妖術惑衆聚徒數十萬皆着黃巾爲標幟兄弟三人稱天地人三公將

軍旬日之間天下響應嵩與中郎將朱儁合兵進討
斬首數千級爵等悉擒嵩奏請冀郡一年田租以贍
饑者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毋不保子兮妻
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潘鏻長氏曰每聞殘破之地諸當事望　上軫恤
之疏不減鄭俠流民圖雖　明詔頻頒然未審奉
行之者果能不以虛文克廣　朝廷德惠否夫民
生之安危肥瘠係于守令之賢否守令于民最親
宜上達下誠無忘乎此者孰謂今之留心民瘼倘

無皇甫嵩其人乎予竊有厚望焉又按丘氏濬曰
盜賊之竊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
聖祖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
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
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
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民人爲首
者絞爲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其慮一何遠也然
欲禁絕其源當自京師首善地始宜　勅巡按御
史及兵馬司官凡京城內外有假鬼神降神書符

益爲誠如人物亦不有所知矣

以救病執事爲名者即令街坊火甲具名報官究
治驅遣之其當禁治而不禁治與容而爲之者並
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興書者皆許
赴官受首半月之後不首者他人首發重罪之是
亦治朝遏亂之一術也亟不愼諸

寇恂爲河內守時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鄧禹禹
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禦衆之才非此人莫可使
也乃拜河內守恂至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竹
爲矢百萬餘養馬二千匹收稅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及破朱鮪將蘇茂軍恂檄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
翼可任也又斬賈彊於雒陽降衆一萬有奇後入爲
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
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焉念獨卿能之
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
狡得以乘間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
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
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
留恂長社安撫吏民受納餘降初隗囂將高峻旣降

蠲事無欲明行之在秋豪有生允議一此均是也

屬大司馬吳漢、及漢軍退亡歸、助蜀拒隴戍、及賈丞
峻據高平、至是帝議使降之、恂奉璽書以至第一城、
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
惶恐出降、諸將問故、恂曰、文乃峻之腹心、其所取者
計也、今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
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潘鏡長氏曰、問之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矣、而
易者實多也、故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惟君子
能之、乃子翼之奉璽書于隴、本欲降峻也、而幾其

使皇甫文胥役不屈部將、不知謝過而欲刃子胥
罪在彼也、領待以禮而遣其鋒、庶幾所謂有關石
折者乎、范史以夷齊不念舊惡稱之、非篤美矣

張敞守山陽、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治
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
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繇是盜賊解
散、轉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居頃之、詔守京兆
尹、自趙廣漢誅後、守尹皆不稱職、長安市偷盜尤多、
百姓苦之、上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

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
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
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
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
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先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者悉
收縛之、一日捕數百人、窮治之、繇是枹鼓稀鳴、市無
偷盜、天子嘉之、

潘鏡長氏曰、賞格既信、人自樂趨、且吏有功、輒得
調補縣令、其不畜力希進者少矣、至其治京兆府、

尤妙在以盜治盜、不費力、所以自信其可禁也
○按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
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廣漢之跡、方略耳
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
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
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耳、觀敞始終、則知廣漢之
專厲嚴猛、蠹氣見鋒、風生而卒坐法、雖曰有命、亦
未可盡謂之不幸也

廣漢爲朝歌長、時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以殺長吏、

屯聚數年，州郡不能禁，詡受命往，故舊皆弔，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守馬稜，曰：兵不厭權，願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閡而已。稜許之。詡乃設令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刼者為上，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繇是駭散，咸稱神明。

潘鱗長氏曰：詡設三科，以當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寬其策轡，使無拘閡，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薦李郃、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于詡，愕而知其善，果不易耶。○按詡謂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也，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知其無能為也。夫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刼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然亦不厭權也，故足破之。嗟嗟，若使詡至今日，縱能行此議以討賊，吾恐蕩平之後，腐儒又未免以忌功失賢耳，悲夫。

度尚刺荊州，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討之不克。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賞募雜種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渠帥卜陽等

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欲窮追，而士卒所獲資寶甚多，因懷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等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輕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潛焚其營，珍積俱盡，獵還莫不涕泣。尚即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徐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卜陽等自以為深固，不復設備，兵

升顯爵不幸早卒朕甚惻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
百萬
潘鐸長氏曰秦少游嘗言任法不如任吏爲弊至
多而于盜賊尤甚若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吏將惶
恐救過之不暇何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
信哉余觀文紀之於張嬰并所謂縱反者耶綜其
實則須宣德信降集劇賊以寧南州較之龔遂之
治渤海又有加焉彼雜衆少年惡子一旦收捕虎
穴中與其耳目具知主名坐譚未訖捕吏已至若

尹賞趙廣漢之治盜視文紀斯其下矣
按文紀者留侯七世孫而司空皓之子也皓任安
順間皆著忠直聲文紀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
觀其嚴于冀而寬于嬰兩者並極險危何以言之
威焰如冀嚴之者靡而文紀所條上冀十五罪至
京師爲之震竦不知何以得免廣陵遺盜既殺刺
史二千石嬰倘得單車造壘置酒爲樂耶決南張
綱爲東郡太守見長吏有殺盜徒者綱輒案之以
爲令長受贓罪不至死盜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
治此與文紀弭盜前二千石意略同所謂安問狐
貍者耶是知弭盜之要當以招徠爲消解而俗吏
專務驅之使聚豈惟受贓不死日者傳云此夫窒
盜不操矛弧者也
羊續守廬江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
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老弱者悉使負水灌
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平後郡界有賊戴
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生獲渠帥其
餘黨輒爲平民卽與佃器使就農業郡乃安

潘鐸長氏曰觀羊興祖破賊雖稱萬餘益不習戰
陣二十以上之男子也列又雜以灌火負水之老
弱何以使之擊黃巾而破擊戴風而破且能斬級
三千生獲渠帥不猶愈于素訓練者乎是不然矣
賊智小而烏合之衆斯皆迫脅而從者耳廬兵雖
則新集而銳氣方盛與祖又能乘其銳以用之故
不勞餘力而破賊必矣觀其誅渠帥後卽驅餘黨
而之農不復窮治斯眞老成人長顧却慮之上策
也

是寇賊者當以此爲戒

賈琮爲交趾刺史到部訊賊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流移蠲其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晩使我先反今見淸平更不敢飛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潘鏻長氏曰某此四事固賈之郎不復願爲民安撫之又惟蠲其不得爲賊者其害在進于誅戮者也其良心爲嘗不期然在乎○按宋秦觀有曰自古盜賊之所以興皆繇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于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所可慮者其間有豪傑耳然則銷亡大盜之術要在龍取乎天下之豪傑矣○漢靈帝時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策也儁見甚

韓盜中必有能從者聽言先罪助黨罹者

卓錄之以爲納降賊之戒

韓韶爲嬴縣長時泰山賊公孫舉僭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韶至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其境

潘鏻長氏曰唐李涉遇盜盜慕其詩名也因乞詩涉貽絕句末云相逢不必相迴避世上而今半是君盜大喜是盜亦知愛才也巫德剛大盜趙鏻剽掠河南郡縣至禹州戒其曹曰馬尚書家此州不可犯也欽兵他往至信陽索故大學士焦芳芳預逃匿賊怒焚其居發其篋中衣冠束芻像芳加衣冠而寸裂之曰恨不爲天下磔此賊是盜猶知有賢有奸也夫唐重詩而習氣流于盜盜喜涉詩固也今天下不必辨賢奸而能爲別白者乃在盜是盜亦有道也觀此益信盜之公然屠城者太半聞其不賢而有以致之耶長人者可不賢乎哉

柳慶遠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刼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

自出矣然莫妙于先別劉首之盜

不如是何以用之

藏之妙

共刼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
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廣乃復施免罪之膀居二
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

金孝章氏曰此尚是鉤致法未見弭盜之本然而
盜畏之矣夫能得人情者不過能用人之情耳盜
亦人耳何獨無其情乎

韓褒刺北雍州州多盜賊褒至密訪之皆州中豪右
也褒陽不知並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
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爲鄉

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即以
故縱論于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皆某
等爲之所有夥聚姓名及逃亡隱匿者悉列簿所在
呈褒褒藏之牓示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
除其罪否則顯戮其身籍沒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旬
日間諸賊咸自首褒取簿勘之無異並原其罪以自
新縣是弭盜屏息

潘鏻長氏曰昔坡公代淮南李琮言于神宗曰楊
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
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于
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
御得其道則向之豪猾盡是忠良臣切爲朝廷計
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若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
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繡
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
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也其黨固不盡也
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上可
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

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
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
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
願陛下精選清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
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
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
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
籍其姓名以聞于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
真盜大奸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刼盜即累其人

數尉以示賞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
能擒捕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而何之遺才皆爲
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從矣坡公此疏專主
求豪猾告捕自効亦韓雍之遺意也
丘文莊公曰蓋盜賊竊發古今代有彼其紛紛擾
擾之徒爲人所劫制者心無定志爲利而動既可
以誘脅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
粗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其智足以
設謀其縱橫詭秘機略變幻尤易以惑世而欺民

此等之人苟非平時有以收拾之使其有所顧籍
而不肯爲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則彼在中國則爲
盜賊主謀出外境則爲夷狄効力其爲禍害有非
旦夕可已者仰惟　祖宗用人于科目歲貢之外
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脩諸科下至言
戸老人亦在使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才有能
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之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
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顓顓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又

勅有司凡士子有素習舉業者有從才能藝術可
以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如其大江以
北人才朴魯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其言而手不
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勞苦技能過人
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爲郡司幕職或言或許任
或添註或于武職中試其才能出衆者不有所效
則不次用之以爲將帥以爲方面與其爲
國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賴其用也夫然則天
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　國家之所

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
榮必不爲所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
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帥宓必不主儂氏之謀
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此亦坡老之遺
李崇制兗州兗土舊多劫盜崇乃置一樓樓懸一鼓
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
三俄頃之間聲聞百里其中險要悉有守伏賊是盜
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潘鑄長民曰崇置樓之法亦善往者湖廣湖亂說

據于吳越之要路皆扼此也余謂大江以南沿岸
停泊處及略可以泊處俱宜總制設樓式而各定
其一不惟可以蔽矢石炮以禦敵且防要之士
卒亦可以免露宿風餐之苦矣○袁了凡先生有
曰昔李宣令武昌鄉置一樓盜發伐鼓亦烽燧互
通可以見事與李崇合覘世弭盜之法莫良于此蓋
宋翁子爵知吳江太守公孫傑令每堡置一鼓樓
設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于諸堡
[illegible]爭自此始矣是亦一見也大抵相機設法

[illegible]人方器何如推測刑薄賦蘇民爲弭盜之本
然此亦皆弭盜之一法也須村村得一有心之人爲
[illegible]所管轄者須袖之庶不假事後考明則盜日定
[illegible]閩用耗羨預備六年租調備不足議及賦庸[illegible]
姓悠然郎中辛華上疏謂夷夏之人相聚爲盜者
無德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惟
陳辛華一疏知盜源矣○又問世宗時令牧上疏
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者之半賞之若
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illegible]

盜不能失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
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夜盜累其一村每有盜發
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安[illegible]者錄是
隣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
之一術也
王敬則守吳興郡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見親屬
于前鞭之數十使之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
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illegible]長民者見最怕人識令每每禁錮之誅師

難恐人不識令每每標號之不幾倒施矣乎王敬
則令偷掃地深得之矣
劉潼累遷禮部郎中大中初討黨項羌軍食乏宰相
欲以潼爲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隅議遣使
潼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爲供軍使歷京兆少尹
山南有劇賊依山爲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
此陛下赤子迫于饑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也請遣
使諭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
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

按唐末盜亂至黃巢而甚矣。初與王仙芝相應[illegible]行山東。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已而黃巢陷東都。尋自潼關入長安。逐天子。稱齊帝。改元金統。此從古未有之盜也。按巢少與仙芝以販私鹽爲業。巢任俠善騎射。粗涉經史。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范祖禹曰、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業者衆也。丘文莊公曰、明聖之君。必多方以取士。不盡利以遺民。又曰、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權。無一有也。不知平日舉朝臣寮分曹坐

局者所營何事。舟車之日輦月輸者。其物何在。範云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六七年矣。帝雖不之省悟。乃文武羣臣曾無一人言及之何也。于是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師不爲討。諸衙不爲身家計乎。盍思曰、寇若入關。今日禁兵皆市井小人。安能禦寇。縱有人。倘于何索乎。潼關無備。寇必長驅入京師。天子必出走。我一人臨行。家屬置何所乎。文莊此論。可謂至凱切矣。

金孝章氏曰、今日之賊。不能撫亦不能剿。若大部

怯也。疑也。全不講貫也。任事者少。而持其短長者多也。我怯則彼將益强。先自疑則又疑從而信。全不講貫則費講貫。任事者少而持短長者多。此天下事所以無成。而卒歸于決裂而不可言也。諒哉。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蘄多盜。嘗錄囚。或曰、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下。元膺憫然。悉縱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誠信待人。人豈違我耶。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潘鐸長民曰、古人之爲此。皆實有以自信。非僥倖

于萬一者也。第未盡得元膺其人耳。不然。則誠能動物之言。亦爲虛設。而有恥且格之風。必不能再見于今日矣。豈其然乎。

馮贊知梓州。纔數月。會僞蜀軍將上官進嘯亡命三千餘衆。劫掠村民。夜攻州城。贊曰、賊乘夜掩至。此烏合之衆。以簞楚相擊耳。可持重以鎭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皆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于市。餘盡不根治。郡內以安。

潘鏻長氏曰孫臏減竈虞詡增之段秀實延更漏
贊促之事雖相反而成功則一此皆臨時相機
之妙用豈腐儒所能乎
張詠守蜀值王小波作亂尋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
妻弟李順爲亂寇掠州縣僭王號詔張詠知益州至
激諸將深入蕩平之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諭
以恩信令各歸田里且曰李順脅民爲賊我今化賊
爲民不亦可乎此亦治渤海之道也
曾鞏知齊州務去民疾苦急奸强而寬貧弱曰爲民

康濟譜 卷二十 弭盜

害者不去吾民不寧有章丘人聚黨村落間號霸王
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易爲保伍使
稽察其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
相援設方畧明購賞急追捕且令自首忽有葛友名
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假以飮食冠裳及騎從遣所
購金帛誇視四境盜聞多出首送
潘鏻長氏曰子固假冠裳侍賜金帛誇視之意此
不過所示章顯而實以携貳其徒衆令其不能復
合耳子固洵有心人哉○往俺答孫巴漢那吉與

其奶公阿力哥率千餘萬騎來降督撫尚未聞奏
江陵巳先知之貽書王總督察其的否往復答
曰此事關係甚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頃據報俺
酋臨邊索要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
怨于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第戒勵將士堅壁淸
埜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彼卑辭效款或斬我
叛逆趙全等之首誓以數年不犯吾塞乃可奏聞
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酋臨邊不搶又不明言索
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敎之誘吾邊將而抆之以爲

康濟譜 卷二十 弭盜

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惟當幷保堅守勿輕
與戰即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
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
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續據宣
撫方金湖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其言未必
皆實然老酋舐犢之情似亦近眞其不以諸逆易
其孫恭恥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驚駒
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
宣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

人眞盜也儒生伊唔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罔
經濟皇輿惠澤黎庶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攫取
大利父師所以敎友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
公車隣里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
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
官祿利出政以賄成原郊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
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濠
里中矣閭左賤氓罰贖貧苦被髮斷膚室盧不保
鬻及妻孥趍海塡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

康濟譜 卷二十 弭盜 三七

天官輿大地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
塞房眞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窗竊人一
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
失官奈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閭乞兒小偷乎于
是聞官立釋此盜盜亦黠獪矣哉借盜諷貪其說
最爲激快未審世之爲令者亦能禦此盜否

査道知果州有劇寇何彦忠集徒二百餘詔諭未下
咸請發兵討之道曰彼愚人也迫于饑寒欲延命須
臾耳其黨豈無詿誤耶遂微服單騎數僕不持尺刃

趣賊所踞胡牀而坐諭以召意或識之曰郡首也嘗
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卽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
歸農○按道侍母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
市之不獲道乃泣禱於河鑿氷取之得鱖尺許以饋
又于僧寺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又嘗出按
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卽計直掛錢于樹而
去官終右司郞

潘鱗長氏曰經濟事業必從至性中出者方有根
據由格天神明諭百物皆是道也人惟仁有所不

康濟譜 卷二十 弭盜 三八

足于中則猜殘之理先在我矣又安望其爲人信
爲人托處耶今夫天未嘗無雷霆霜雪而人卒不
以此疑其不仁者良繇本無害物之心也于何辨
之辨之于公私之間而已矣

宗澤知開封府時敵騎屯留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威望素
著旣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
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澤單騎至其營
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

有敵患乎今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河北侵掠爲患澤悉招降之

楊邦乂攝宰溧陽訓民爲兵五里一堠號令期會明信而肅枹鼓一鳴遠近畢集未幾府兵叛公率民兵首集士整而奮觀者偉之已而郡兇授首傾邑請留於太守尋命爲貳○時有私販擒仙趙明坐縣獄公引坐至庭欲誅之因謂曰爾儕罷所與甚衆且悉

里中豪從讞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赦爾罪當上爾功畀爾官明即取所與偕往公飲之酒縱使自去衆皆危之公曰第視吾殄賊勿恐也越翌日明果得衆若干報公當葅賊給而執之于是諭富民出財以須給賞賊就擒公悉斬于市留其首二人上府以正刑部刺史議奏功公悉推遜僚佐曰殺人而利賞非吾志也邑人德公肖像祠之其後卒以身殉國諡忠襄

張受先氏曰獄因簡訟貴心詳閱以備應變古人作令如此

牛德昌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群盜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乃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嘉靖之季浙苦倭又苦內盜時胡宗憲爲開府有趙汝新者設言軍門其略曰養亂致寇皆長民者之咎也其始也驅民而爲賊其終也縱賊以殃民何謂驅民而爲賊也天災流行一切軍興諸費皆

出額外饑民既困于供億貪汚官吏不從繭絲中存保障而科派百端權里苦之貧富不均差役苦之又長刁獎訟無詞不准一紙株連或至十數人輒借積穀爲名多坐罪贖納贖例加火耗其重等于納糧無敢抗者每見持牒追呼之符接踵張牙咆哮閭里雞犬一空兒女盡鬻猶無以償公私之逋負其能甘心餓死者惟良民耳悍夫不勝其忿遂至生心亦知爲盜猶與假息于旦夕間也此之謂驅民而爲賊何謂縱賊以殃民也盜捕兵快以

大盜爲衣食勢必不捐棄衣食以兩之求寃訴之名而耦至公庭者大抵亦與交通之雜盜耳賊列庭下雖若帯匪取之徐徐然亦足以正賊之辜矣。乃不務立決而因之老囚或是老盜累以扳扯嚇詐衙門丁外。于是乎畏事之富民從其取數而盼、不脫是以囹圄爲劫盜也。久之官或遷去前任官爲胥有代填疑獄者得負死爲出者往往有之大人盜以賣使爲窩戶既不受捕雖盜又以大盜爲前矛不甘受捕實繫狩徒。逞志無忌其禍不知所底。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按權與快厚克役之毒而恣其吞噬。牛羊何罪。人牧何名。此之謂縱賊以殃民。蓋趙孜新之言。其略如此。然而識政流傳今猶昔也。安得窒盜源者。與之論吏治乎哉。

余荐卓氏曰。以民視寇則寇亦可憐。以寇視民則民亦可殺。縱寇不義殺民不仁。善撫民者只是使之不能爲寇耳。夫寇可轉而爲民。役甚或乃驅民而爲寇亦獨何哉。

潘鏻長氏曰。當其民俯首字下耳一人制之有餘。及其成寇居然樹一敵國雖御以百萬之師而不足。留心司牧者何以策之。

○保甲

弭盜止有兩法。不令盜無以生。則令盜無所容。法莫善於保甲。是以

朝廷不皆爲功令。并家插一牌。戶設一架。點集名數。如今之所謂保甲也。要在發奸剔伏。一坐連十一家。舉動十家覺察。有犯即首。使人安生理。戶絕非

爲。與鄉約聚善輔惡同意。雖是內盜不生。外盜不容。地方自然安枕矣。誠能更如王陽明之滿稽其偏而救其弊。賦役可均。警其薄而勸其厚。風俗可淳。導以義而訓以禮。禮樂可與而擧。其要在修擧其實。然而修擧非他也。在于省事端擇長正而已。苟長正任跳呼號叫之徒。小甲率罔法行私之輩。欲以懲惡。而所用皆非類之夫。嗚呼。雖有良法。亦末如之何已矣。

保甲之利有八。群起救援。禦其衝。邀其歸。盜將安避

一息則朔望聽德而講誦與其進生活履是一日所
望耗其兩日之資也今不得已欲藉其守望亦須
喻以富家失盜則鄰里終亦不寧之意而仍惠結
其心曲加體恤庶乎行之可久耳
一立柵門乃禦盜賊之長策也凡街衢首尾橋巷左
右宜多設立晨啓宵閉務要堅固牢實非奉差往
勿令擅開每日定更時分於近倉庫處嚴巡捕官
封鎖開閉于倉庫較遠者嚴保甲長啓閉不得失
時以致不測柵門內人家宜多藏堅利器械矢石

以便遇警截堵仍令輪巡火夫平時只用梆遇警
則鳴鑼使各甲執器齊救如此嚴防豈直外盜風
聞不敢潛入即監舖推逞之徒亦知有禁而不敢
萌斬關之念矣其輪巡火夫每更令高聲大誦若
凡我甲戶欽奉　明文謹守律法嚴禁盜賭有犯
連坐如是者三復大聲誦
聖諭六言一遍仍大書欽奉明文十六字于柵門之
上以示衆
一嚴勸諭夫盜賊大半生於貧惰保甲嚴則人安生

理矣其各保甲宜置舍舊自新簿一本將貧惰不
理本業之人逐一開名報官用印鈐記甲保互結許
令自新申戶亦時加點名省諭逐日令保甲長督
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或佃或傭悉聽以方
自食猜役不許借此作圖大力之家正宜收用經
管資其衣食或量給借本以安其生理仍同甲保
糾衆聚公所將
聖諭六言講解一遍汝自今改行爲始本甲地方凡
有竊發皆汝等引爾其改悔爲此良民勿遺伊戚

如再犯即送官加等懲治決不爾留如我甲保中
敢有容隱不舉者事發亦送官加等懲治夫如是
體恤周至人豈有不改行自新甘爲非類者乎至
甲中果有孝德節義者許甲保長核實報縣即行
嘉獎其有貧不能自存者本甲中當協力扶助資
其謀生正印官亦稍給銀米資之仍令甲保中每
朔望講解
聖諭時當以是人表彰爲一甲之倡此亦風一警百
化齊返淳之大道也

一賭賻乃盜賊之門其中有有家而以賭爲業者宜

一無家而以賭爲生者宜令保甲長勿論權勢豪族等逐名開報到官嚴加懲誡將有家好賭之人名下諒罰銀兩以給貧不能治生而賭者爲資生之計庶不致呼朋引類敗此有家樂賭之人是亦行保甲之實際也

一甲中有精壯勇夫委置無用故或爲躬販或爲打行或爲天罡或爲百補甚且變爲盜賊令有司奉旨訓練民壯簡汰老弱宜令保甲長開名報官如法

叢書　卷二十　弭盜

訓練用以防守城池協拿大盜誠四舉而兩得即不然就其資力所近部入兵籍時加較試漸次升選此亦寓兵于農之意也至甲中有豪家恃勢喇棍發賴明明窩盜窩賭窩販畏不敢舉者埃保甲長遍結之時開誠論鬪彼縱不敢明舉取禍未始不敢容吐以除害實則督捕立擒此亦善行保甲之一也

一連坐之法非責小民以擾盜鋒也謂甲中之人爲耳目甚親㩁或遊手好閑花酒賭博或假援鹽或假販鮮以致假捕假勢械船外出攜資回家因而浪費無度者即密察行徑細詰來歷公同密首添捕立拿真實者賞否則反坐如或明知不舉不問受賄畏禍定行連坐强盜强窩連坐十家夫如是人孰不自爲計也

一行保甲切不許優免夫保甲之設恭所以保全富貴之家也若富貴之家一槩優免安居而責貧賤人守望救助不惟情理不通恐亦非善于處富貴之道也

康濟譜　卷二十　弭盜

按保甲之名始于熙豐而實不自熙豐始也周也而比閭什伍矣齊也而軌里連鄉矣秦也而牧司連坐矣但周主于輯睦其民故民生和同而周以永寧齊主于寄軍令故民守相固戰相强而齊以霸秦主于使民告姦其民比居而有相伺之心故雖盜竊而秦卒以亡安石之用保甲務以弭盜民未稱厲已而勒令肄習武事而民始稱困蓋安石徒知寓兵于農而不知古未嘗令民輸兵費宋則賦民蒐兵又令自爲兵是再役也焉得不困乎且

周止一時[illegible][illegible]安石改十日番休周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安石以十丁取一周族師黨正以至兩司馬皆簡賢能而安石置巡簡指揮使多為奸利其法亦大異矣為今之計莫若重守令擇長正一遵太祖之功令槩約講而實行之庶不失周官輔睦民生之至意耳否則非所以望于長人者也

康齋譜卷之二十 終

康濟譜矜恤卷之二十一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父毋於子不廢教笞慈至折獄亦留其慈得情勿喜反省懼思鑒此嘉師次矜恤第二十一

潘鱗長氏曰聖人懼民之有爭也則立法設教動緣民情然威實輔德刑以助教自禮教既衰用法一切嚴削至于網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其有識者乃參酌古刑悉蠲文致細密之法使刑可

畏而禁易避亦深有意焉故書之甫刑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又曰受王嘉師監於茲祥刑且夫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者民受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于罪非本然也失其教也仁人視之則皆嘉者也刑本不祥器也而謂之祥刑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乃所以為祥也夫誠嘉視乎民祥視乎刑而有不慎重矜恤者乎苟知所慎重而矜恤焉則庶乎肺石無冤顙棓延無夜號矣

易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賁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豐象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丘文莊公曰易卦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明之象而噬嗑豐則兼取艮蓋獄以明炤為主必先得其情實則刑不濫然非震以動之則無以威斷非艮以止之則輕于用刑惟中孚一卦則有取于巽兌先儒謂中孚全

體似離體有震艮蓋用獄必明以炤之使人無隱情震以威之使人有懼志而又當刑而刑當止而止不過于用其明而忿其威也夫然後兌以議之巽以緩之原情定罪至再至三詳之以十議原之以三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士師旬而職聽之三月而上之議而又議緩而又緩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死之本乎至誠孚信之心存乎至仁惻怛之意而在人者

[illegible]遺獄案

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謹按丘文莊存愼眚災之赦議其畧曰赦之爲言釋其罪之謂也後世之赦乃以爲通負舉隱逆蔭子孫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皆于赦令行焉失古人眚肆赦赦過宥罪之意也嗣凡赦文之初作條件之初擬也必須會集執政大臣各擬所司合行條貫從公討議必于律例無碍必于事體無違必于人情不拂斷然必可行的然必無弊始爲通也其

物必可除後決不至于復追如寬征也其事必可已後決不至于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兩通其前後必不至自相矛盾既處置其事宜復講解其義理明白切當然後著于赦文行于天下則上之所謂須者無虛文下之所沾者皆實惠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等象刑當宥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謨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於中時

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商湯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歌舞無常若巫覡然）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過而無度日淫）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悖理日亂）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

蒙士（欲其入官而知正諫）

周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汙習未易正姑用柔道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習俗已成宜用正直）三曰刑亂國用重典（頑民暴悖宜以剛克）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謹按劉蘂言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豈聖人所樂哉蓋民力不懋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亂不除則民不

安而民散國離矣孝不盡則悲不絕而家破國微矣職不舉則治不成而政衰俗薄矣禮不行則中不建而君弱臣强矣此野軍鄉官國刑之不可已也然則刑之爲刑雖屬於秋官而五官不得不治焉先王所以化成天下而保其終不怠而久不廢者職此之故矣

以圜土聚敎罷民（不畏作勞有似於罷）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斷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

士師之職掌國五禁以左右刑罰以五戒先後刑罰掌邦之五成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各掌其鄉遂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按五禁以禁其勿爲施於未然之前五戒以勑其勿怠施於事爲之際二則使無進而麗於罰一則使無退而麗於刑所謂左右先後刑罰者也士師

○所掌者又止亂之成法也使其知有犯於此者必誅刑之而無赦亦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道也先王之不輕刑人也如此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其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書君陳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以和殷民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刑而可叙止殺於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犯此三者雖小罪不赦以所關者大也）

書呂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按朝律令

太祖初克金陵除殘暴欽令中書詳定律令責在簡當使人易曉吏不得舞緣爲姦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毋連坐又論羣臣刑本生入非求殺人惟欽恤二字爲本洪武元年頒行大明令以爲令敎於先律齊於後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悉其曲折故明示以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旣以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於所設刑官有大理寺詳讞都察院糾察之要之以刑部爲本雖嘗令

錦衣衛鎭撫司推鞫重囚旋用其虐悉焚刑具罪囚官送刑部後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各法司曰貫城象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而貫珠璣成象若中虛無尾星則刑官無私政平訟理獄無囚若尾星處實爲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貴人無罪爲獄者蓋爲法司官法天建置之意俾以身心法天道知貫索中虛則獄淸而無事心靜而神安矣都哉聖祖合天下爲一體以禮爲粱肉而餘章次刑爲藥石而律平之以貫城爲賢所

而刑官砭劑之要以全其體而已嘗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嘗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後濟議法巧密

上惡之以枉殺獄吏誅徽請重犯法之刑不許又請誅再犯罪軍人命杖釋之徽不悛亦誅擢周湞爲大理卿諭以推情定法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當時法司咫尺天威誰敢不飭又諭按察司入朝諸臣曰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遣

御史林愿等分案各道罪囚重者械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期於律應天理法當人心而止

敖英論曰我

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贓証者法也罪可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恤之者仁之至也我

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

○慎刑

高皇於民矜之切故亟諭乎臣諭之懇故廣設乎喻為之喻鑄曰鑄草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苗繼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為之論瀚曰民之為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之瀚濯則可以復潔為之喻射曰臺憲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府操弓矢以學射者也於臺憲乎取法為之喻田漁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

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為之喻索魚曰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為之喻陷曰愚民犯法如陷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濟

太祖訓羣臣者大畧如此

成祖諭執法諸臣有曰司理之職重民命為本輔君之道務存寬為務有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常欽恤後世以治刑為能事則必流於刻有曰匹夫[illegible]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有曰

不濫誅人所及知也不幸冤人不及知也有幸免即有濫誅者矣

謂之欽恤者欲其敬慎惻怛使有罪者不倖免無罪者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後已

成祖之諭憲臣者大畧如此又

成祖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察之果尚有冤即奏白豈乎使天下之為人牧者能以文皇之心諦讞則何冤不理矣

世宗登極內二款凡問囚犯今後一依大誥書明律斷不許深文妄引參語濫及無辜後因司牧者不慎聽讞書使小民寬額乃推慮天下大矜無辜

勅論憲臣曰司民牧者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或律法不通或任情以作威或深文以鍛鍊其或貪賄聽囑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又曰有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讞民以不冤嗚呼公慎二字誠用刑之要旨矣

高柴仕衛為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難子

此刖者亦護賢哉爲可見公活脫人

一密字中無窮妙趣

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羔曰
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羔曰君子不遂又曰於此有
室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
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
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
柰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
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
知之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
君也孔子聞之曰義在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

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鍾離意令堂邑邑人房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
廣哭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殯丞掾皆爭不可意
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殯母訖果還獄意
密以狀聞遂減死後令股兵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
意屏人問狀建叩頭伏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
聞之爲建設酒語曰吾聞無道之世以刃殘人有道
之世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潘鱗長氏曰觀鍾子阿自爲小吏加封過府記衣
痛徒遣檀建聽房廣歸殯大抵皆爲人所不敢爲
及其晉尚書而後陳般樂事止北宮作土變異疏
亦多言人所不敢言乃其委珠璣一事余獨爲之
嗟異方交趾之坐贓伏法也詔班賜資物於羣臣
子阿得珠璣悉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之對曰臣
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門
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臣以是不拜也帝歎曰清
乎尚書之言嗚呼此真可以愧世之貪夫矣遷史
不美其大而獨以羈衣就梏者稱乃特表之

虞延令細陽事以德懷下每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
各歸家吏執案爭不可延曰彼豈無人心者邪倘不
盡歸咎在令爾等奚與焉並皆感泣應期而還有囚
於家忽病自載詣獄旣至而死延率吏掾殯於門
外境內强暴無不感激泣下
潘鱗長氏曰史傳所載如鍾離意虞延等釋囚辦
期之事最多余謂君子之所爲必先有以仰法於
古必繼可以垂法於後稽之于古無所取法垂之
于後不可以爲法皆不可爲也孔子嘗爲魯司寇

知其賢母

京兆尹吏得一師矣

矣必也使無訟而已皐陶嘗爲士師矣蓋用不犯于有司而已易開以放因兇期爲美事乎唐君之命以治民貴乎持君之法以衞民而已有過則施之刑旣刑則捨之所謂法也其過未麗於法者無故而釋之又冀其至而復刑之豈法之所在哉吾不解諸君操何術而使罪人應期如此倘不得其術而强行之反爲强暴者關之極也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邪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飮

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平反母怒爲之廢食故不疑爲吏引經斷獄嚴而務恕

潘麟長氏曰吏之視民猶母之視子也赤子蒲伏入井豈其罪哉彼民無知而觸法何以異是子民者能以雋母爲心保抱攜持惟恐無辜之濫及此眞謂慈民父母矣

路溫舒善律令少爲獄吏縣中疑獄皆問舒乃得其平及守行縣奇之署決曹史受春秋通大義斷以春秋大義遷爲舒廉順意篤卒罷於刑戮子孫亦多

居官者不明律法則吏胥得以因緣爲奸其且意出入亦有不可勝言者矣

顯擢遂爲世家蓋用刑正大之報云

潘麟長氏曰近世儒者於法律之學謂爲獄吏之事不甚留意雖科擧選士試以判語皆掇拾浮言茫昧本意及出而臨民果能辭順意篤如路溫舒者乎齊王作律書頒行有司卽是廷尉孔稚圭言于上曰古之名流多通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竊恐此書永淪吏胥之手矣宜設博士一員專掌其事有能熟讀精通者策試擢用我朝大明律損益予奪

聖祖之世詞嚴義正直配春秋誠倣齊王立法以敎諸生豈非一治世之良術乎特附此以告治世之大君子

史弼相平原時詔書下擧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株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曰靑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善良淫刑濫法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從事怒奏弼匿隱會

分出俗吏一種最挟心之論山谷所云惟俗不可醫者

黨禁中解以倖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性
捶抑深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

潘鱗長氏曰青州六郡五郡有黨夫此五郡長吏
何人哉而平原相之獨遂幸吉豈天下酷吏之多
邪良縣俗吏殺人媚人自營巧脫耳寒朗所云心
知其寃而仰屋竊歎者皆俗吏爲之嘗恨俗吏之
殺機甚于酷吏爲酷吏者深文自快至併殺其身
不顧而俗吏殺人乃專媚人取巧自脫是俗吏之
殺人更多於酷吏也嗚呼可勝數哉

朱令古氏曰黨禁之多濫及時非不知特以承上
意旨而希合之即寃濫有弗顧耳史平原乃至死
不撓丰骨挺然眞宰相也

袁安守楚郡丞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所
逮繫者數千人大吏按之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
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
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合安曰如有
覺自當坐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
得出者四百餘家

只此一擧其造福幾人千百事

潘鱗長氏曰自楚王英逆謀事覺死徙而寃誣者
以巳數千矣逮繫者尚數千人被禁錮者五百餘人是
時天子震怒獄吏惶懼殆非袁安誠能悟主案理
而條出之則斯四百餘家豈能更生于人世乎按
楚王事佛誰謹然竟不能逃其身之死或者佛亦
罪其殄滅彝倫非速其禍無以警天下崇事之虛
乎夫王以許人而延及無辜佛若有知恐亦當惶
愧懺悔之不暇也佞佛者鑒之

陳臨守蒼梧徑厚時民有遺腹子爲父報怨繫獄
律應死然因父報怨死而無後情猶可憫乃令其妻
入獄遂生一子民感其仁爲之歌曰蒼梧陳君恩廣
大能令死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其後子孫繁
庶並登榮要果如所祝

喬智朗爲潞廣二縣令二縣民愛之號爲神君部人
張兗爲父報仇母老單身無子智愍之停其獄歲餘
令兗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兗逃者兗曰有君
如此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後子
獄產一子會赦得免

金孝章氏曰張先既能爲父報仇豈肯自逃偷生以負令長但母老身單無子不得不動念哀之矜哀耳使之有子雖就死且甘心況赦而得免乎

潘鱗長氏曰子復父仇天理常經人心之通義也而俗吏往往據法而不肯原情與免抑無告之心相刺謬乎因按唐元和中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要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

配流循州當時韓愈退之獻復仇議又按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父仇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而旌其閭當時韙其言後柳子厚有復仇駁議夫柳之闢陳以爲可旌則不必誅可誅則不必旌是矣然以爲服孝死義而誅以爲戮宜著於令是將使天下交相戮戮往來報復無已時也若韓之言謂宜復父仇以其狀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奏聞酌宜得之然論者猶以爲不能明先王之微蓋欲從皆許人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不許則

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故先王建官并設調人士師之職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弗仇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於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可見先王治世必情法兩得仁義并行故人知讐之必報而不知相殺害以全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輒專殺以犯于法則人世無不報之仇地下無枉死之鬼矣余因是折衷退之子厚之議而又一之以丘文莊焉

丘文莊公曰按復讐之義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

自然之理何則人稟五行以相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所生者必報其所縣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敢相戕殺非但畏公法亦畏私議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無我也我何以生爲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

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弟不爲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爲報我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爲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不仁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若兄若弟若交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

告方伯赴愬於有司聲寃於鼓石也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寃亦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爲人子爲人兄弟有父母兄弟之讐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爲之伸理焉苟愬於公而公不爲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奮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載天不反兵不同國蓋謂爲人子爲人兄若弟爲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諸心殺

吾父者吾報之以不共戴天殺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國甚言必殺之以報所讐不但已也解禮者乃專以爲私報所讐狹矣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建而公道明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獨無不報之讐而亦無讐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爲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

之常以懲敎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己之親交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容隱以忘其死此古者盛時所以太無寃聲天無戾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此義不明矣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矣

謝方明相南郡每歲終悉放獄囚歸家使過正三日綱紀以下皆疑懼然囚之父兄莫不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囚一人醉不能歸違三日乃反

盡不當戮沒其壁耳設身處其地丹然躑切

囚十日不來遂照據覺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
解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

迂菴子曰放歸度歲此囚之所不敢望者也如期
自到亦吏之所不敢必者也夫能與人以所不敢
望之事而遂致人所不敢必之期又豈一朝夕之
故乎噫此中關捩殆未可與俗吏言也

金孝章氏曰能放囚還家期之自來必非無故而
漫然者古來此等事多有之大都能放之去者必
能使之來雖未可以爲常然未可輕議其得失矣

陳太素爲大理評議官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
不變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

辛公儀刺岐州下車先至獄所親斷十餘日囹圄一
空訟有應禁者公儀即外宿人問其故公儀曰吾不
能使民無訟豈忍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
之咸感激泣下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此小事也何
忍虧勞使君多爾讓而止

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
十餘人詣京師時制并枷鎖傳送伽悯之呼參等語
曰爾輩既犯國刑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其
卒爾等獨不愧於心乎吾與汝等脫去械領行至京
師總集能不違期否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參等
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
稱善久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秉性咸知好惡
若臨以至誠則俗必從化而伽誠心宣導參等感悟
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敎良是官人不加意
示曉致令罪陷無繇自新嗟乎若使官盡王伽之儔
人豈無李參輩者哉

狄仁傑刺豫州招撫戎翟得其歡心豫人勒石以頌
後越王兵敗支黨二千餘人坐死仁傑釋其械密具
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
恤意然此皆非本意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出寧
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
三日乃去

潘鱗長氏曰相與哭碑下何其哀也齋三日乃去
何其誠也此一片石遂存之至今嗟乎感恩銜怨
日歷刻不渝磨顧之龜猶通靈于鑄印況二千人之

權厚待人乃能如此用意精密然而吾見亦罕矣

生命乎是故君子必愼所以加人者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具案踰年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詈之矣其何能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廢

金孝章氏曰杖一人耳而念及所杖之父母與妻似此用刑眞有如不得已者哉抑可謂善處人舅姑夫婦之閒矣

仁人孝子千載何憾

歐陽觀爲泗州司理歲時祭祀必泣曰祭而豐豈若養而厚嘗秉燭理刑案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

獄我求其生而不得耳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無憾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固常求其死何也時歐陽修方三歲乳者抱立在旁觀曰術者謂我在戌將死使其言驗則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吾言告之後修亦多惠政

愴然可爲孝慈之道警矣

潘鱗長氏曰我　朝夏公元吉天性寛平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余嘗謂居官理案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體察致使殺之而不怨縱之而不背有能如歐夏兩公詳讞又何寃不理哉

孫覺知徐州徐多盜嘗有五盜殺人而乙僅縢衣訊之云遇甲於途中以四尺挺授我半夜持我棗使候諸門他不與知也覺問吏法當何如曰死無疑覺惻然曰請誅其首如乙者宥之遂爲令

金孝章氏曰凡鞫者與以法掩情寧以情通法以情通法所謂失不經者也以法掩情必至于殺

不辜若孫覺因甲坐乙便爾加誅寃魂冥冥能無號痛于淒風苦雨之夜乎惻然一念倘亦鬼神之式憑而來告耳

用者當念此之于冬猶于守虛不用之地若又用於應行之能不犯過物之不祥乎

王質判蘇州與守黃宗旦數爭事旦曰少年乃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吾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告居一夕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旦矍然大驚曰公眞君子也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

潘麟長氏曰以術鉤人固非仁者寘之死而又喜
豈仁者知傷之意乎假使且不受善非直不能緩
其獄亦將以質為遁已矣吾故曰且亦賢者也
馬默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
者三百人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既
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令後溢額乞選
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以彰朝廷不殺之
德神宗深然之即著為制自是多全活者
潘麟長氏曰一言而全活甚衆真仁人也夫數秦

明[illegible]自然從驗獄主司與理悟而肅臣[illegible]者不
敢[illegible]言[illegible]氏於腹外抑非忠愛其[illegible]之道
矣
趙抃知成都茂州番部鹿鳴王等蜂聚境上[illegible]
劫抃亟遣部將師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illegible]以
盟抃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illegible]
引弓將射心取血關抃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
又判宜州有卒誤殺人法當死方繫獄病沮未潰抃
使醫療之得不死亭遇赦得出一郡稱為慈母

潘麟長氏曰趙清獻醫病卒事與葉南巖先生剃
蒲時親搗藥以醫訴者同一仁心惜遺[illegible]字畢其
時有羣鬨者訴一人流血被面將殺裂公見之惻
然因入衙自搗刀瘡藥令舁至幕廳委謹厚廳子
及幕官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
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傀家於獄而釋其餘友
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鬭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
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證
連繫不止一[illegible]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鬭毆罪耳且人

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為吾所以不令其家人
相近也未幾人愈訟息保全者甚衆讀此數語可
謂曲盡人情世弊為吏者不可不知
歐陽修知保州時叛兵既降其從二千餘人分隷河
北諸州富弼為宣撫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
之會修過鄆密以告修修曰禍莫大于殺降昨保州
叛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又戮之矣且無朝旨若諸
郡不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為亂也且修
至鎮州亦必不從命弼悟而止

[illegible]醫騎長[illegible]危待叛亂之人正須推心置腹至誠相與或可感其感悟即不悟而其爲害亦輕若纍以智數術斯下矣必其萬全無失乃可設或變生不測厥禍繼裂斯時何及乎歐陽公之言眞可爲古今待降叛者之鑒不獨籌此保州一事裨益于富公而已

許將知鄆州因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敢犯法者囹圄皆空[illegible]老獄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

耳按將字沖元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賦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

金孝章氏曰許沖元似王沂公而及第之文辭氣亦似王公何耶噫微矣歐陽公獨有神遇其故亦微矣

楊簡爲富陽簿幷獄必躬臨端嚜以聽使自吐露獄吏謹行文案莫敢舞越有府吏觸帥怒送獄勸之簡白無罪帥令勸乎日簡曰吏過誰能免若必摘往事置之法簡不敢奉命帥怒甚簡歎曰是尚可爲耶歸

耿告身納之爭愈力越[illegible]歸每謂人曰事上官必從容陳述不可暴怒有不諧即退而靜思當堅守無所撓或不見聽則決去而已

蘇頌知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凱之未愈無簿鄧元孚謂頌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婦人所給但諭醫疏法察之明矣須知萬事付公議何客心焉若言語輕重則幾隙觀望必有不得其死者悔將何及既而豪婦果病死元孚愧曰我輩小人豈測矣君子之用心哉

范純仁知齊州有西司理院囚繫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何不保使輸納耶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特以疾斃獄中是民害非官害也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法也耶盡呼庭下訓使自新釋去期歲盜減太半

羅進菴序曰罪入於死猶有恕獄也殺人以法已所不忍言況任情而藐其淹繫待斃則又毒於挺刃矣范公釋放自新眞得化頑從善之道也

金孝章氏曰欲令民之從善惟恃此不忍刑之之

哉一念有以感之死者尚當爲之求生況法不至死

一耶律有故誤二條如淹繫以斃民者是則故而已

矣

范純禮令永安中古鞫村民誅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戴于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知若定以叛逆則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人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耳上從之

長齋詩

沈畸値蔡京當國時會吳門盗鑄獄起京欲陷劉逵婦兄章綖董遣私人鞫之株至千餘命畸爲御史往勘畸至吳即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歎曰畸爲天子耳目豈可以權要之喜怒殺此無辜而苟富貴乎

迂菴子曰沈公侃然不阿至今誦其言猶覺生氣凜凜嗟乎人可不自立乎哉

康濟譜矜恤卷之二十一終

[illegible]

松溪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獄吏尊矣罪人賤多苟云法然豈其綱羅仁者獨幽乃癸天和次理寃第二十二

潘鱗長氏曰昔人謂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神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

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求其寃之不滯者少矣故余謂君子之理獄也須平心靜氣務曲盡其下情乃可以言平反之道不然直謂之忍人也于斯民何賴焉

崔篆爲新建尹篆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之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入于阱斯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此二千人蓋所願也

潘鱗長氏曰崔公眞仁人也以三年疾不視事之官一旦強起致脫三千人獄犴之苦使公不稱疾則三年之內其平反者當不知幾千人矣

朱暉守臨淮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寃以義犯者悉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吏人畏而愛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illegible]

孟嘗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養姑以鴆其母訟之縣郡守不加察遂擬罪孟嘗備言枉狀於守守不爲理孟嘗泣於外因謝病去婦以寃灰自是郡大旱者二年禱請無應後守殷丹到官訪問婦故孟嘗乃詣丹具陳其實因進語於丹曰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澍立降今宜戮訟女以謝寃魂庶幽枉可申時雨有期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其寃婦之墓天忽雨注歲大稔

潘鱗長氏曰孟嘗以不能爲孝婦白冤至於飲泣去職懐之二年必俟後守白之何其誠也徇郡守之敝可以早達小吏之誠乃以而誠者固足動天彼蔽著而爲民災不大慚乎哉然則高官亦何榮小吏安足辱榮辱之間在人不在職矣

盛吉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斬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與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世稱平恕

難得此作倜

潘鱗長氏曰按囚有罪斷之當矣乃至夫妻相對垂泣者是誠何心哉良以死不復生斷不復續填若痌瘝之在身卽大禹下車泣囚之心也

王忳爲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未可宿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宿夜半聞女子冤聲忳叱曰有枉何不前來求理鬼女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利其財貨殺妾十餘口埋樓下忳問亭長姓名曰卽今門下游徼是也忳曰汝何數殺過客曰圖往求訴客自驚死耳忳曰今爲汝理冤勿復再訴過客忽無聲寂明召游徼詰問具服其罪卽收繫所同謀之十餘人悉伏辜忳乃掘其尸而棺之遣吏送葬於鄉里亭遂寧靜

正氣不懼異物自能爲之理冤伏辜被戮驚死者特原非其人耳

〇按忳嘗遊學京師遇一生病困語忳曰橐中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殯我忳卽解一斤營其殯餘悉置棺下後署大度亭長忽風飄一繡被墮忳前頃之有馬突入忳怪自念卽以歸忳馬主訪至忳所得其狀歎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因告書生事驚曰是吾子也遂與其迎喪餘金封識如故衆皆義之

孝亦有

潘鱗長氏曰觀忳節槩如此宜乎不炊斄亭女鬼之手而且爲之申冤矣不然女鬼之殺過客終無已時耳人可不以節義自勵乎〇傾蓋周恤氣誼更高且見金不取植節於不見不聞之中又非要譽買名者所可彷彿止馬飄被上天巧彰陰德自不爽耳

曹攄令臨淄有寡婦事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堅守不移姑憫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婦恐刑不過乃自誣服罪當決而攄至辨得其情立白攄毋於歲夕縱囚歸家掾吏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

一片白雪無去來然亦亦無斜千古

死獨吾死亡諸可恥既千古爲小人者

豈不我負果尅期而還獄無一人逆者稱爲聖君

潘鱗長氏曰姑之惆孀至于自殺情亦極可憐矣若反以此陷婦卽姑之靈能獨晏然已乎德之辨得其情也有二善焉不獨明婦之冤且以見姑之愛不肯負人者所以不見負于人耳

狄仁傑爲汴州刺史有誣訴閻立本者召訊異其才而歎曰若可謂滄海遺珠矣宼立白後咒令彭澤奏赦大辟三百餘人邑人德之立墅雲亭以禮

徐弘敏初爲蒲州司法迄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

酷吏所誣者弘敏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受以出反因免俄起官天下鬪者洒然相賀轉秋官郎中理竇孝諶妻龐氏冤薛季昶劾其黨逆當棄市令史泣以告弘敏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邪安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對曰失出臣之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後起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坐事下獄弘敏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世稱弘敏仁恕過漢于張千載未見其比又弘敏嘗謂所親曰天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弘敏斷獄獨持平恕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所全活甚衆酷吏爲之少衰然疾之如讐矣

比斷祥確可與論世

潘鱗長氏曰按當時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然釋之當漢文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來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死者數矣

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于張盧若虛曰有功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而史氏亦贊曰有功不以唐周二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雷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余三說觀之而有功之過于張諸矣

金孝章氏曰以小過余大德則過亦可若不以私忿害公法則忿亦可釋斯好惡無作而蕩平正直之途不遠矣

崔仁師於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遣仁師治獄，詔仁師按之，仁師至，悉去杻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平反者多，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誤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至勅使閱訊，皆曰，崔公平恕無枉

唐臨初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作臨謂令可暫出囚，更就耕畝，令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眾如期還，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服，獨臨所訊無一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帝歎曰，為獄者固當如是，乃自從其考，著曰，形如死灰，心如鐵石云

潘辭長氏曰，形如死灰，則其動無妄，心如鐵石，則不惑於是非利害之間，二語可為唐卿傳神，亦凡為獄者所當有也

李日知歷司刑丞，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及為刑部尚書，乞骸骨，詐之，初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

金孝章氏曰，觀李公之不謀妻子，辭榮遽歸，其識論高達如此，此等人司刑，安得有刻薄不平事乎

善哉昔人之談麟趾也，曰趾者，麟之餘也，麟以仁為性，至趾而不得忍禽獸，且然，而況於人，是以人之不可以不仁也

顏眞卿開元中御史，行部伍原，時有冤獄，久不決，旱甚，眞卿立辯其冤，雨即至，郡人呼為御史雨

潘辭長氏曰，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言陰陽和而致然也，冤獄積滯，不和孰甚，一為清決而雨應之，山川出雲，清明在躬，天人和感，眞呼吸間事耳，誰謂上下之懸絕乎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不知父母訴于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得，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拷掠，不勝其苦

自誣服具上州官審獲亦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獄不決錄事詬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一夕若水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州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否曰安有不識因從簾中出示父母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偵家貲飯僧爲若水

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初心正欲按冤非敢希賞萬一竄奏在某固好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益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擢

潘麟長氏曰觀錢詹成訪女奴事錄事詬訾上下疑怪方是時一有避嫌之心則富民立登鬼籙矣乃忻然以談笑處之卒獲女奴出富民罪又不欲論功以病錄事何其見定而處心厚也陳圖南謂神氣清爽可以學道倘亦異人耶

錢卽爲睦州判官會有大獄久不決部使者以宿怨傲卽往挾薦牘動之意在羅織也卽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殺人媚人以博一薦乎獄皆平反

林積判循州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使者初欲薦積問是巳之積曰失一薦剡而活五十餘人所得孰多吾復何憾焉

潘麟長氏曰嗟乎獄之難平也如此一挾薦剡而動其羅織一止薦剡而怒多平反夫上之人旣乏審克之能而徒織誣服之罪抑何喪其良心乃爾

耶苟如此存心而冀下官之承奉意旨吾恐好還之天道縱遲爾身以時刻之報亦必殃及於爾之子孫矣

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村求宿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夜有盜於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到官因亡去忽墮眢井而婦人巳爲盜殺棄井中矣明日主人搜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辯自誣服與此婦姦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贓不獲致疑密使吏出

訪吏食村店店嫗聞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紿曰已詐服矣嫗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議決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蓋彼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并得贓案問具服僧遂得出

潘鱗長氏曰前代明審之官其成事往往得吏力蓋吏出自公舉故多可用之才而吏亦借此以結知上官今吏皆出錢所納是吏以吏爲市耳使之訪獄便鬻獄矣况官之心亦猶吏也民安得不冤

矣乎嗟乎藉非斂中推誠屬吏周訪則陛井之僭久已膏斧鑕矣

張逸知益州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令受賕獄既具乃使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呼以爲神

余孝章氏曰是蓋有得於五聽之道者雖然亦以其無私耳彼縣令之智豈真不若州守與

周敦頤爲分寧主簿旋獄久不決敦頤一訊立辨邑人驚詑曰老吏不若也後調南康司理大姓黠吏皆斂跡百姓舉相慶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曹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爲憂實以汚善政爲恥也獄有囚法不當死部使者欲深治之顧立爭之不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使者王逵感悟囚遂得生

趙抃爲武安節度推官人有赦前造僞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議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

潘鱗長氏曰按印頒於朝廷僞造者死法也乃造在赦前而其時未用用在赦後而造非其時於法皆得不死此雖法外之仁而其論斷精確豈俗吏可及耶○又清獻公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疾濕蒸冬有癱瘓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死就亡獄卒因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弔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寡定有司之賢

否行之期年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者。邵堯夫每稱公蓋仁於存心而善化酷吏者。信夫

程琳知開封。會禁中失火。延燒兩宮。宦者治獄。得裁縫火斗。已誣服。乃命琳具獄。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蓋宮人多而居隘。其炊多近板壁。歲久板燥而焚。曰此豈一日之火哉。乃建言此天災也。不宜罪人。仁宗爲緩其獄。卒無死者。

蔡高爲長谿縣尉。有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讐。告縣捕賊。高難之曰。海有風波。焉知其不爲水

死乎。高謂媼色有冤。不爲理。乃陰察讐家。得其跡。與媼約曰。吾與若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七日。潮浮二屍而出。詳驗之。皆殺也。乃捕讐家伏法。後擢太康主簿。時開封尹吳遵路素以廉擇名。下吏鮮當意者。獨重君山。未幾卒於官。邑人醵錢二百千爲賻。妻程氏知之。不受曰。吾家以廉[illegible]。惡可以此汙死者於地下乎。所著有書行世。

朱壽隆知九隴縣。吏告民二家火。死七人。壽隆曰。豈有合室盡焚而無一脫者。殆必有奸。逾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者也。

潘鱗長氏曰。合室被焚而委其毒於火。火神有靈。其肯受此惡名耶。然非朱公之明識。則亦無以察其冤矣。

范純禮爲永安令。適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旦夕俟誅。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密使償之。吏遂全。

潘鱗長氏曰。既釋民疑。又宥吏責。非明理之人兼其大度者不能也。

李從輝。元世祖命從輝錄囚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

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來云爲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從輝察其冤。知其有愛妾。疑必妾所爲。將構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爲妾以死。

潘鱗長氏曰。治獄不當徒克責。能爲民辨冤耳。蘇獄詞之頃。不過一度。一此之間。有受誣者即有僥倖者。何以避惡而伸善。類使兩服其心。無憾乎刑官。尙武高大其門。欽哉欽哉。

張詠所尙郵尹門無私謁。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

小婦所謂虐斃其鬼恐亡[illegible]女詣縣[illegible]邪[illegible]道
瘞某處獄卒吏卒詣其所[illegible]得尸於[illegible]姑
勒之皆伏辜人以為神明

金孝章氏曰世不乏冤死者矣何不盡憑小兒女
而縣尹訴自邪蓋所謂縣尹者未必人人如此也
夫必門無私謁而後為之民者生死賴之不然請
之父母亦莫我有我躬不閱遑恤其後

蔣黼長氏曰往見日纂有云人命關天推証翦一
節最極慘酷下帶侍此放刁至奴僕脇主人頑佃
執詐

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攫財
稱神因而磨牙撿家私辱婦女縛尸游汁以來諸
時則有于激死甘妻氣殺者情多冤為賴死之根
指富家為甘脆之貸則有傷衛硯奴婢衣冠族乞
丐喚施賜設朝怒夕喜鄉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
貪婪對袖手旁觀當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木勝建
述世之官長獨謂厥塢一撿足以[illegible]
知無廉肉爛餘吞虎噬已至此也[illegible]
啟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為利[illegible]

[illegible]手刃無異今見難聚置不理但嚴諭
如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乞
開知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為圖賴之本者勘明重
處有乘亂索詐胃認拔打者嚴究贓各人親戚無
利死之心風哉無救捨之害其條全不既多乎余
喜其說誣賴情弊詳盡逼真故錄此

康濟譜理冤卷二十二 終

康濟譜執法卷之二十三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爲國存法實㸔國靈屛私塈阿執是常經不然而犯貸冥冥感于物時生彼蟥螟次執法第二十三

潘鱗長氏曰三尺法人臣所守以詰奸慝者也深文巧詆者固近于刻而依阿典恐無所執持者又廢法而長亂胥失之矣善哉陳處父之言曰宅心不可不寬執法不可不嚴盍深有味乎此也彼黃

宜强項于禮案婦李元禮獨持風裁虞子大貴戚歛手蘇張之不私故人與夫誅舞文殺胡雞杖衛士斬猾吏拔鵝頭咸是類矣至若子文之不私其族叔向之不隱于弟石奢代父以自刑斯又孔子所稱遺直者更可風焉

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釋之子文讓之曰禮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而亂是吾不公著于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行死而已請立以刑治于是廷理懼子文而刑之

潘鱗長氏曰人既身都貴顯縱不愛名亦思固位敢于干法者原不數數見也惟是貴者之族有不及知不及禁耳一人進士則族皆進士矣一人要津則族盡要津矣或不賢者不知斂戒而又護其短焉使司法者屛氣瞋膺未得一伸其直稍事詰問而斥怒隨之寧復有若子文之用心者哉然吾願賢士大夫之厚愛其族也不敢望有子文之事庶幾存子文之心亦可也

叔向爲羊舌大夫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時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朝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義[illegible]

潘鱗長氏曰叔向習于禮而勇于義以直聞于諸

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叔向區畫其間彌縫其闕救敝而已其才不盡用也乎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刑備乃得之此足以觀其槪云

孫叔敖相楚虞丘子之族犯法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莊王曰臣言叔敖賢果任政矣王曰何以見其賢也對曰以臣之族尚不以臣私其法不賢而能之乎

黃蘊生氏曰舉賢所以爲國也以舉主之故而撓法以庇其私人是負國也于舉主之心何當焉使舉主而不賢耶固不宜與之比周使舉主而賢耶必將覵我如涕唾矣趙奢謂平原君曰今縱君家而不奉法則法削法削則國弱此又可以告世之爲執政而敢于行私者

金孝章氏曰若薦出于其人耶敢不自愛以負薦者抑旣稱其賢耶自當報之以其所賢之意夫眞能自愛與其能報人者必不私其法以狥人彼所見者固在國家之大而人與我俱無與也

石奢相楚昭王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奢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自刎而死

潘鏻長氏曰余讀石奢縱父自繫之事而有感焉夫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非實有也有則遂執之乎曰非然也夫殺人者死法固宜然而非所以論天子父也尊尊親親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以天子之父臣得而執之而其子弗禁是以亂教天下也竊負海濱是以逃教天下也若法而可以逃免則亦何取于執之也恐皐陶不若是其疎也然則若之何曰已殺者吾且柰之何哉第自殺人而後舜當幾諫皐陶當面諍制其左右防其起居斯亦可矣至若石奢之不奉赦自刎無復覥然人世斯誠無媿于人臣之節者史以奉職術

理稱之是真能奉職循理之人矣

李離爲晉文公理官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自伏劍而死

潘鱗長氏曰李離過殺而伏劍以正國法離可謂良吏[illegible]

[illegible]者不以法自奸者也嗟嗟今世賦逐枉[illegible]辭以文其過諉上以固其治豈有上能[illegible]之罪而反辭令不受竟伏劍而死乎[illegible]若吾于離見之矣

[illegible]守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illegible]有記籍吏民小解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illegible]自新東海大慾鄰許仲孫以猾亂吏治[illegible]之欲捕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治翁[illegible]於市一郡震怖莫敢犯禁東海大治

潘鱗長氏曰按翁歸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所治多名譽守東海日過辭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以邑人之子見託語竟日終未敢及翁歸別去定國乃向邑子曰此賢而任事人也不可以私干嗟乎請託客庇任官之通病也翁歸持己以公而不可干定國諒人以公而不敢干君子益兩難之

王[illegible]安定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illegible]

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吏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敕掾功曹各自砥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亦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次貫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數日死盡得其黨治之威震郡中

郅都守濟南時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治郅下車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路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郅都如大府都爲人勇于義而公且廉嘗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迂菴于曰班史敘酷吏有曰雖以酷烈爲聲然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廉者足以儀表汚者足以爲戒皆彬彬質有其文焉尹子竊云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尚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一坐軟弱不

勝任免終身廢棄其辱甚于貪汚坐贓觀其言雖非雅馴合道然意尚在立功名稗益國家後世之酷者則不然唯知一味墨爾若令郅都見之必羞與之同堂矣嗟乎百姓苦吏遇而俗吏尚嚴酷以爲能已不勝其殘況復因之爲墨乎至讀郅君奉職死節數語與令人有今古之感焉

趙廣漢爲京兆尹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豪[illegible]發奸擿伏如神治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匈奴中皆羈廣漢名及坐[illegible]

且勿相試語甚妙

丞相夫人殺侍婢決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曰臣等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

潘韡長氏曰按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于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賢才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漢于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

寡恩若丞相消平忿心爲漢家惜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爲士伍或免爲庶人或容其亡印綬亡命而去會赦乃解有詔起家既懲其從又不廢其能獎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至論者以鉤距爲廣漢病此固得爲政要在渾厚之意夫政貴知變又豈未可槩論于廣漢之時也

周紆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戮縣之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再遷召陵侯

獲書加笞可杜請託之門左右天子猶不得庇之信陽侯不足論矣

相廷掾憚紂嚴明欲損其威乃髡取众人斷手足立寺門紂鬪便往至尸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者對曰惟有廷掾耳又問外有疑與众人語者否對曰廷掾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人後人莫敢欺者其後令雒陽下車先大姓主名是問吏以閭里豪强對紂乃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欲知此賣菜傭乎

潘鏻長氏曰按紂廉潔無資嘗築壍以自給雖則任刑畧過以余觀處廷掾之事實廷掾自取之矣夫掾既知憚紂嚴明盍躬自修省而乃斷众者之手足欲損其威乎其慘更甚于生殺人者矣文仲子曰見有禮于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紂斯得之矣

虞延令雒陽時陰氏有客爲旅者嘗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寃枉帝乃臨御道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居東無理者居西成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

帝亦知其不私豈有不私者而枉人哉

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薰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避之

任延拜武威守帝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將兵長吏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吏民大悅

潘鏻長氏曰嫺上博譽此居官之蹈行奉公履直乃人臣之大節若上下雷同此晉人所謂以水濟水者也其流至于寡廉鮮恥唯諾成風諂諛之計日精忠諫之途並塞國至此亦何幸乎故欲知大臣觀于其所選任者欲知小臣觀于其所仰承者而事上之道何爲眞善何爲眞不善尤當辨焉

董宣令雒陽時寧平公主孔母子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驛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卽馳

車入宮泣訴於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當聖世而縱奴殺人何以理天下臣請自殺即以頭擊柱帝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兩手據地堅不肯俯帝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旌之

潘鏻長氏曰董宣剛正吏也嘗格殺湖陽公主蒼頭非不畏彊禦者能之乎及其歿也詔使臨視妻子對哭家無餘財光武稱之曰董宣廉潔歿乃知之范曄乃列之酷吏傳於戲冤矣夫當時貴戚椒房之家無不倚恩勢干犯吏禁使非郅董諸君直

迺不顧于主討姦不知世界當作何景乃恐斯人而與酷吏伍乎特爲闡之以表其操而訟其枉云

李膺爲河南尹時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乃逃匿讓宅藏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省時朝廷紀綱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

列鸞鏕者二十一人此篇紀事贊武餘者紀史氏論成黨禍者而爲之分壓也董香之議必亦不免爾

門云

潘鏻長氏曰鉤黨之禍史氏以爲始于甘陵汝南而成于李膺張儉豈不謂破柱戮朔案殺張成舉劾侯覽激而爲已甚之亂哉余以爲不然夫桓靈之世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庶政悻直之風斯已行矣矯枉過正卒成黨禍所必至也獨膺儉之激云乎哉乃其生則荀爽喜得爲御死則景毅自表免歸至于捐城

委爵破族屠身而爭爲之主若非兩人莊賢而曷臻茲也

蘇章刺冀州有故人爲清河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請守爲設酒餚陳平生之好甚歡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正其罪州境肅然

潘鏻長氏曰君子之處世事無重輕當以義裁之如友朋平交不簡則規諭之以成其德至于任君

之職義又重于法矣蘇張刺史一州當以執法爲
義向使故人小過未形或可以矜全而不失其故
今則姦贓之罪已昭章卽欲屈法以全交義將安
自改得乎觀章亦不忍遽案尚從容于杯酒間夫
何二天之言若有所使而畢露其情也者章能止
之乎嗟嗟守法奉公雖于交誼少全而章亦可取
矣

張鎭周都督舒州鎭周以舒本其鄕里到卽就故宅
多市酒餚召親戚與之酣飲散髮箕踞如爲布衣時
凡旬日旣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鎭周猶
得與故人歡飮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
隔不得復爲交游自是親戚故人犯法者一無所縱
境內肅然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遣宦者採怪竹于江南將
上苑所過縱暴至荊州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詔
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僧懷義于朝
義恃勢偃蹇不爲禮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
聞之戒曰第向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之

迂菴子曰宦官貴戚誰敢攖其鋒者而良嗣乃囚
採竹之天使擊恃勢之淫僧持守旣正又何所顧
忌哉如此風裁眞卓爾不群者矣

楊德幹令萬安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恣不避人禾
稼德幹杖之悉拔去鵝頭宦者涕泣和有以訴于帝
帝曰情知此漢德幹何故犯他百姓

潘鱗長氏曰能如此執法守正無論恃寵怙勢者
末如之何卽尊如天子猶不能奪如太宗之畏魏
徵而佳鷂匿死懷中欲幸南山而爲之中輟皆此
類也國家信不可無嚴憚之臣哉

許孟容爲京兆尹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年
不肯歸孟容遣使捕詰與之期曰不如期且死一
軍盡驚訴于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不聽
奏曰不奉詔臣罪當誅然臣司輦轂爲陛下抑豪強
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
震

金幷臣氏曰國家執法之臣能爲天子引繩切墨
其所禁戢當復不少夫惟不畏彊禦斯不侮矜寡

存官體所以尊朝廷尊朝廷人所知也印击在空雲入仰末必云也

厥外剛方切直厥中必仁彼其所謂守正要以爲百姓耳雖天子且不敢阿況下是乎於以懲貪冒窒蹊競若冰炭之于寒熱有不待戸告矣

柳公綽爲京兆尹有神策小軍乘馬不避卽杖殺之次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軍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後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

文二人同獄縣令以柳公素持廉必殺貪者公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竟誅舞文者咸服其明斷

潘鏻長氏曰柳公綽據理陳奏絕不阿旨遂使天子折服不能曲護侍衛此眞有膽有識之人可爲依違取容者鑒至誅舞文云犯法壞法法存法亡其剖斷精析更徵識確

嚴安之爲河南丞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安之執法甚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斬于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潘鏻長氏曰安之手板畫地遂至三日無敢踰者良繇執法之正所以人指畫而相戒也國有此臣上足以僵權貴下足以鎮紛囂一手板威于金吾白挺多矣然自開元之初大酺合樂左拾遺嚴挺之切諫玄宗降勅厚賞美其忠直一時政事頗有可觀迨姚宋諸君子相繼罷去而聰明日損嬖幸日隆矣國之安危豈不信繇人哉

崔隱甫令雒陽有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乞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嗟之

潘鏻長氏曰玄宗謂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而乃更置坊院選樂工女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子弟是直以天子而典倡優也樂工之重或以是哉隱甫一旦殺之不顧梨園體面可謂勇于持正者也

薛存誠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倚宦豎爲姦關通賂遺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于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卒抵鑒虛死

潘鏻長氏曰大抵姦邪之竊禍也必先有所攀附使其根蔓固援援捷於是從而肆志焉涓涓不絕遂成江河狐鼠之憑古今所以同傷也薛公不貸姦僧必抵法乃已是又剪蔓孤根之道卒行其意

天子無以奪豈非丈夫快也當　憲廟時妖僧鑑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蒙殊眷而言官往往被譴則未若薛公之遇矣

賈郁令仙游邑人餽新蕈郁曰此獨非民間物耶不納臨代去一吏酒酗郁怒曰吾再任必懲之吏揚言公若再至猶鐵船渡海後郁果復任適吏盜庫錢坐法郁批曰竊銅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

潘鏻長氏曰每每吏當令代時意常怠忽郁之惡吏酗于酒也固宜然欲再任必懲度斯隘矣至于事有適然而吏復盜錢坐法此自不能不問亦非必因宿怒也郁之處此稍似有心夫身既不受民間一物則自持之正可知贓吏見治豈曰爐錘之過乎觀鐵船渡海之詞此吏必豪猾之尤者矣

張詠令崇陽一吏自庫中出鬢旁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也爾能斬我乎詠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堦斬之申臺府自劾

潘鏻長氏曰張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先示判語使人凜然不敢擅辨者此類是也又公每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嘗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于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留心民隱者此又不可不知

張詠知益州時李順構亂詠以言激上官正決計淺入大致克捷又移文以朝廷恩信諭民務從者令歸

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李順黨有殺牛避罪逃者公許其首拘母十日不出釋之拘妻一宿而出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身首猶懷顧望就市斬之

迂菴子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與劉旰之徒方乎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蜀民勇悍又狃于僭僞迺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詠也平劉旰之黨者亦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叛守可非其人乎哉張詠使蜀者再眞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皆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胡順之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嘗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

李孝章萇曰余觀豪強末富之民積其貲勢往往固延抗官蔑然而法之廢者多矣夫以豪強爲右法不行則是作紲之失當也與其執法以病人孰寧撓人以從法蓋撓人從法法之存也亦人之福也執法病人人將與法俱耗也巳于産水火之說與惠人語可深思云

李承之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巳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入權三司使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又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是矣

潘鱗長氏曰不借不濫若衡之平如秤斯直是所貴于法者豈意所得而轉移輕重之乎李承之之言可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義迨後世有司謹知不得罪于巨室不速謗于上官焉耳撓之者孰紛而觸之者亦將種種吁豈特一王姬之可畏哉

范純仁令襄邑邑有牧地每衛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之縣令莫敢誰何純仁下車恩威著于上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

杖之衛士較長申殿前司殿前司申樞密院有旨批
公公申中書省曰豈不知衛士非隷之小官所案
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稍失於馬而役食
民田則稅何從出身爲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不恤
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匀收自[illegible]
仁始
潘鱗長氏曰按忠宣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試
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殊有父風其在朝廷專
務獎進人才故天下善類親欲用命以爲消長其

論議不爲己甚余嘗慨熙豐變法太[illegible]凡[illegible]
以運爲太急籍令公之言行于熙豐間必不至[illegible]
更之盡申于元祐中則紹聖雖欲復之勢亦不至[illegible]
是頼也古所稱大臣謀國甚遠者公其人歟
襄邑恩威並著百姓知公可賴故疾害得恕
不然徒疾苦結舌耳且即言之安知不重罪耶
讀公申中書省語不但據理特衛可謂洞恤民隱
之至者矣
程元鳳在政府一契交子求遷令元鳳不許乃以寬

世敎言元鳳曰先公嘗昔相薦者以元鳳拙知論遠
故也今子所求願大豈先大夫意哉刻以國家官爵
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遇元鳳論列者其後更爲拔
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
也
潘鱗長氏曰有其才不盡其用則人可惜非其人
輒任其官則官可惜善用人者寧使人浮于官無
使官浮其人人浮于官則無弗勝之任無弗舉之
事官浮其人則人將有非分之覬而起越位之思

人但知擢用所以盡才不知彈劾亦所以成才鄭
揚進退間真有無限苦心妙用非真爲國家愛
惜人才者未易深談也
呂公綽知成都其治尚寬人疑少威嚴有營卒犯法
當杖捍不受曰寧以劍死綽曰杖者國法劍汝自[illegible]
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潘鱗長氏曰呂公以寬爲治然觀其杖斬營卒事
又何屹然難犯也乃知古來以寬服人者原不是
一味弛縱而武酷繩下亦豈立威之道乎

陳希亮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后家與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徙知鄠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為善吏知房州民懼盜稟禀欲亡去者咸賴以安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於房飢寒且死希亮密以聞言此皆疏屬無罪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畫像祠焉皇祐初為滑州會河溢希亮悉

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臥決水之上住吏民滿流更牒希亮堅守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六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懼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亮死還京東轉運使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亮言其狀卒廢去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飢希亮發二十萬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

潘鱗長氏曰按仁宗之世知州郡者多以在朝大臣遂自覩為罷出鮮有盡心於民事者其真領州郡者又率所奏績稍得寸則如趙尚寬王蘇使作詩美之可見當時循吏絕少乃希亮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然政嚴而不殘如委房州民釋張元族廬臥決水不去用虎翼軍不疑貸倉粟二十萬活飢民欲以身任擅發之罪總歸於仁恕可不謂

循吏乎而作史者徵列入酷傳何也希亮嘗語執政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夫誠自效郎可以不負天子彼仕者可薄州郡亟冀內徙哉

郭附知新建俗健訟好持吏短長附至問民疾苦皆以強獸暴橫為言乃檄旁縣尉併力仍厚啖壯士累得強獸數十尸諸庭號於衆曰有悍不率教如此獸者皆殺之無一人敢犯令

劉永年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輦載俱歸

于路前守不敢遏永年遣人焚之一夕而盡契丹移
檄捕繫大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
爲契丹凜然不敢復言上其事帝稱善

潘鱗長氏曰我不侵彼彼亦不得犯我御外夷法
不過此耳後世往往先撩虎鬚致以中國之玉帛
子女供其婪毒而不暇顧利不盈背而害已溢爲
江河夷夏之防安在哉言及邊事眞可爲之痛心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詰盜爲本曰爲人害者不
去則吾民不寧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横縱賊

害良民州縣吏莫敢詰鞏寘于法州人大安

潘鱗長氏曰按子固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臨
四弟九妹于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
其行誼可謂至矣及判越知齊福等州所至威惠
並著政事殊絕人遠甚然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
其倨謇不偶史言呂公著嘗告神宗曰鞏爲人行
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入用則申公
之於子固猶溫公之視安道皆余所不可曉也故
余于子固姑識其所不滿乎申公者於此其文章
政績乃子固之餘事亦當世無兩云

陳處父知南豐絕私謁若公廉條綱整飭四野肅清
嘗曰爲治者宅心不可不寬持法不可不嚴視民如
傷吾嘗有愧先民然苟犯三尺吾弗敢貸邑有慣習
文法援害平民者其辭支蔓不可辨詰往令莫能制
處父發其夙姦抵以重辟稱爲神君

金孝章氏曰寬嚴並濟則威惠兩行神明父母之
號于是胥歸焉彼噢咻者或以養奸精察者又嘗
寡德蓋兼善若斯之難也若處父所言信爲治之

良規哉

徐兢攝雍丘民服其化移攝原武有挾其弟貴勢者
威震郡邑檄邑治市炭後至輿慢令者兢嘆曰令不
能庇民其忍至此極耶乃疏其害聞諸朝願以身贖
無辜鄭燕公謂同列曰使縣令皆如徐兢天下其有
不治者耶

潘鱗長氏曰天下郡邑之長衆矣其間有志更化
者固不乏人而同道相成者實不易得欲以一人
孤忠而廣之于天下是猶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耳

眠句亦工
儼然繪一
清廉太守

安得如徐旎其人布滿州縣此行而彼效近什而遠感慤恭震動各摩厲其惻隱羞惡之心乎雖然天之愛民實甚必能生此好人不絕于世此則吾之所信者也

上觀知蘇州發奸摘伏一云郡肅然民歌其政有云吏從水上立人在鏡中行

胡朝穎判嘉興時鄭清之家奴暴橫朝穎寘諸法遺書于鄭云以天子之命撻宰相之家臣罪當避位清之以書歸王上喜曰得士佳士矣

潘鱗長氏曰觀此則世之諛宰相家奴者不第負天子之命當亦見鄙于執政耳嫉曰宰相不盡鄭清之槩難執法此胡判官之罪人也

廖德明令莆田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時會倚權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遷廣東提點刑獄歲當薦士朝貴爰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鄰大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吞微言以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于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

潘鱗長氏曰能為天子愛上地自能為國家惜名器作縣官不媚鄉紳自然不畏朝貴彼以土地名器狗人者非借以自濟其私則必懼人之制其私耳起倒繇人動多牽掣安往而得獨行其意耶至追還薦章一事略覺過當實薄侈奉一念有以致之矣于德明無慊焉

康濟譜執法卷二十三終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公劉館豳流泉是相文依在京陵池表壯旣樹國險亦溝氏旣次水利第三十四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

註曰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五溝即遂溝洫澮川五涂即徑畛涂道路也

周禮遂人治野匠人爲溝洫各言五溝之制

潘鱗長氏曰按遂之廣深各二尺而溝則倍于遂洫之廣深倍于溝而澮則又倍于洫川則又倍于澮其制大略如此然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畎陳傅良曰畎者播種之地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畎從則遂橫遂橫則溝從由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從橫亦如之說者又以溝澮爲通水而設然溝洫之于田也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憂于以時決塞豈特通水而已哉

周禮匠人云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淫讀作廞謂水淤泥土而留著所助之厚也

王昭禹釋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塞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爲溝者必因水勢之曲折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爲溝者水必漱齧

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爲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故也嗟乎言水利者明此兩語而又盡心力爲之旱潦可無患矣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按鄭玄釋曰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瀦畜水者積之以陂池以禦旱也以防止水者增其隄堰以防溢也以溝蕩水者使水通行而灌注也以遂均水者以夫間之遂均布溝水也以列舍水者

塍其町畦堅不決也以澮瀉水者會通諸水達之川也夫遂人匠人旣詳溝洫之制而稻人又教民以作田與水之法如此則雖天時之旱溢不害而地利之潴瀉有節矣

○溝洫總論

迂菴子曰昔人謂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不通則四體非復有矣故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畎澮其疏導不可使一息壅閼則一也故成周溝洫之制與井田並行匠人之職方井之地

廣深各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城廣浚四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深二仭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于二尋之澮其損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凡幾也小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謂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而五千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于一同萬夫之衆其損賦稅之入以治溝洫者凡幾也成周之君豈不愛高腴之田賦稅之入而棄以爲無用之溝洫哉誠以二者小而所利者大也至所以得溝洫之利者治之非一官領之非一人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浚導之功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俾專儲蓄之利夫旣有以浚之又有以積之此所以旱潦均無患也自經界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無可考至于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遂遺無窮之害矣其間雖有才智之士如漑鄭涇引渭穴洛築鑿渠疏雷陂閘皆是以裁天施長地力衣食

元元而足公家之費然總趣時務功而用其私智以經營之其利澤之傳未及古人徧利天下之意也故論者謂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泥陳迹十二如古制耳宜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各隨地勢爲大溝廣一丈以上者達于大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達于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達于小溝其大溝則官爲之小溝令業田者爲之細溝則人各自爲于其田每歲

具此深情處處宜與釜舖肝前皆比諸篤對父老語

後來斷然驗深一也

正月後官遣役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不惟霖雨不能為害而亢旱亦得引以灌溉矣如是而又遣專官疏通大河使無壅滯則水之患可嘗弭而田之利可嘗豐矣雖然余更有說焉從政者儻能懋德格天使雨暘時若無旱魃淫潦之苦則所以利民者不更大于蓄洩者乎

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漳水溉田當其時衆謂煩苦不欲也豹曰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有是渠成而民賴其利乎令父老子弟雖苦然百歲

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也後果然

白公為趙中大夫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甚言兩渠之饒也

李冰守蜀行部至瀚山見水勢漲溢乃曰岷山導江為四瀆之首而水或為患蓋以未得疏瀹擇洩之方也乃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五石犀以壓水精鑿離堆山避沫水之害分以灌溉且無溺沒之苦百姓饗其利號為陸海蜀人德之家立冰像歲得粒食則薦之于祠

召信臣守南陽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時行視水泉開通溝渠于穰縣南造鉗盧陂累石為陂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增加多至三萬頃因作均水約束刻石于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奢靡務于儉約按其不法以觀好惡其化大行百

姓歸之戶口增倍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

作郡縣者苟能如此二語天下何患不治

杜詩守南陽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于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屋殷足時人方之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不安求欲降避願受小職帝惜其能不許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劉統董崇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視事七年政化大洽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堙廢大鼎

稱名似俚
實趣

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民歌之曰新河通舟楫利直
達滄海魚鹽至昔人徒行今聘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時與冀州刺史賈敦頤瀛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
河北稱爲鐺脚刺史

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
流湍悍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
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江船達揚州
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
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至萬餘斛無升斗沉覆

者又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
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晏始以
官主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戶口蕃息民困
大蘇

金孝章氏曰晏嘗言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
理財嘗以養民爲先可謂知本之論其去桑孔遠
矣王荊公但知理財而實無術以理之自負養民
而反多方以害之是上不能爲劉晏而下且不逮
桑孔也明道云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豈不信然歟

潘鐸長氏曰海運之法始于元之張瑄朱清蓋昔
之而效者也嘉靖辛丑壬寅黃河變遷餉道臣忌
羣臣建言謂 國家漕運由江絕淮至于山東復
下天津遡于御河而直抵通州蓋道路紆延歷數
千里其自濟寧而北地多高仰假河源不通泉源
暫涸往往停閣動經旬日將士暴露無時休息及
兌運而回多在嚴冬雨雪之候沿途遇水船復損
漏計其次倉每米一石值銀三兩尤爲糜費莫如

講求元時故道修復海運爲便當是時也倭夷效
順江洋無警士大夫一聞是論相與駭嘆目爲迂
濶事即報罷矧今虜寇交訌亦斷斷有難行者或
曰然則漕運奈何曰 國初行搬運之法故淮徐
臨德之閒皆置厫設官其後變爲長運二者皆良
法也故天下無事則行長運之法有事則搬運而
已或曰吾聞江淮者運道之咽喉也故瓜州儀真
有壩以引江潮高郵召伯有堤以蓄湖水彼有不
達之徒倡爲拆堤斷壩之說將奈何余曰今日之

此一篇息與前數令相去多少

寇不起乎江淮而起乎海上海上猶門戶也江淮猶堂奥也若不能禦寇于門戶之外而制之堂奥之間其可得乎雖然三代而上治亂懸諸人三代而下治亂懸諸天司馬光有言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直是謂也茲者聖人在上功德無疆蠢爾小醜行將殄滅又何慮焉不則吾不知其何如也此因劉變有餘水置奈轉相受給之說故言長運撥運孟浩乎後以備採擇焉爾

何易于今趙呂縣本漢昏地屬豫章匯岷江瀦彭澤

故冬水患民食上毒循事汙聚歷數令亦以爲意易于到職歎曰所貴乎令者布宣德澤以利下也吾民貧如是吾寧忍食茲土乃相視地形築隄防水又引旁水以灌高田于是舄鹵之地悉爲膏腴平原間疇素棄棄莽者亦皆墾治歲大稔百姓歌之曰我有父兮翔易浮務無儲兮今有餘

陳堯佐治滑州河決爲造木籠以殺水怒又築長隄人呼爲陳公隄徙幷州爭汾水暴漲川民輒爲擾堯佐爲築隄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開月

鑑山云耕其同心處是不倒錯只債了人

謂治煩之術倍威以擊發盡察以防奸譬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爲本

程顥爲上元主簿江南俗種稻韶塘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府禀之監司然後計工調役顥曰比如是則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大熟後知扶溝以仁愛爲本嘗于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毋日有媿于此臨民用刑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按扶溝地形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

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乃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內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以繼之者矣先生亦嘗曰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于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于扶溝興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而去豈非命與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觀此段委曲苦心誠哉其視民如

傷矣

附岸塍說

南地形低凹既雜受抗嘉毘陵諸路之水又經潮汐往來塘浦每多壅塞故雨略過時輒馮是上雖障捍之無法實水務之疏濶也至于岸塍多令業田者修築然人情恒憚煩時小費不顧異日大害惟多應故事夫岸善崩平時風浪衝激侵蝕既多迨經霖雨則路皆盡圮而稱爽束手矣余謂當事之善務固在經理縣河港大且要者其次則

疏支渠築圍埂愚竊宜檄郡縣相機宜授方略親率陸準事物計田長役助以公費其爲岸必高與廣等然當闊而易潰者則斷木爲樁纍石爲址必期堅固而後已如是而又歲歲修之俾勿壞則水潦有備沮洳之區可並沃壤矣苟徒理河道而于岸塍漫不加意則雖得之于河而終失之乎堤要必疏浚諸塘浦而後水患不致劇病也是岸塍又水利之最切者也

陳襄知常州運渠横遏震澤積水不得入江爲蘇常數邑民田害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北流民害頓除旱且有溉歲多豐穰

趙尚寬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寬曰土曠可益開墾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頃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牛教種比及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萬餘仁宗下

詔褒之留唐五年民像以祠之

李若谷知壽春有安豐芍陂縣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苦旱多侵耕其門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若谷乃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令近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汪菴守蘄從決陂之人以築陂既不擾民又足示以警不勤焉適而頑氓帖然攝志莫與草妙運乎也

趙昌言治滑大河民有時獨茭者將圖厚利誘一奸大使完其隄防歲備決溢昌言廉知之一日隄潰吏

告戒曷言下令徑取豪家倉廩以給用自是無敢爲
奸利者

廷舉予詔近日東南漕務孔亟每冬築壩開河勞
費無算丹陽一路尤甚若依李趙二公之策竭一
年之勞費深加開濬曉示居民後有壅淤卽責成
彼處自行撈掘民無不被其澤者也

○附漕運

隋開皇中詔于蒲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
于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

給京師又鑿廣濟渠大業中煬帝開通濟渠又開永
濟渠

廷鑑采曰按隋漕粟凡經歷之道則募丁夫運之
要害之處則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當
時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亟轉而不
妄運所漕粟亦得以隨宜發留可謂得漕法矣至
其開廣濟渠則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
餘里開通濟渠則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
書引河達于淮海開永濟渠則引沁水達于北河自
是天下利于轉輸而百世之後亦賴以通濟矣世
咸以隋無道亡不足深論若漕法者可少隋哉

○國朝漕運

丘文莊論漕卒長運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
惟今聖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
今 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
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南湖北直達
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
宋人漕法便易而回船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其

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
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
澁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索上倉爲官攢之
阻滯及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
矣漕卒艱苦如此食此糧者其知所自哉

梁材論糧運輕齎曰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
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腳價也若腳
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
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于官是

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阮鶚量河渠以備規則疏畧曰臣惟天津河一帶河道近年以來中多淺阻在經紀則利于起剝在民船則苦于拘擾在運官則狃于冒破在軍士則減其羨餘詔宜乘春時疏導以齊河洪之分則漕舟不阻而起剝者鮮矣船之輕重係于水之淺深而脚價之多寡因之詔宜標水則以測水勢之淺深而或剝或否或多或寡可坐而定而破冒無所用其計矣軍船起剝借用民船拘留日久則

費用出矣詔宜量灘淺以議脚價之多寡則工力食用不缺而拘留者不擾矣水次兌運之期不獨嚴于運官尤當嚴于有司詔宜置長單以稽有司之遲速庶完糧不違其期而經年住俵之罰不得偏累運官矣至于勤交盤以限官攢之失留均驗給以普實鈔之恩懲部運以難白糧之困和糴齎以免借貸之苦預給散以免阻候之艱厲掣斛以省毀斛嚴清軍伍以杜規避之奸皆有便于軍民經國可行者悉載議疏便覽考

○漕河總論

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塞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達淮而渡至清口經徐呂二洪泝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閘者即元史所謂會元閘也與洸泝諸水會于此而分流于南

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泝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京師漕河之水有自兗郡來者有自瑯琊來之泝逆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逕轉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閘天井居其

而臨清總其會居其中若如人身之有腰膂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膂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為命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引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脈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 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

○黃河運河總論

黃河發源于星宿海遶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為運道會泗沂之水暨蜿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于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自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苕霅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澁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俱繇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繇清口至鎮江閘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繇鎮口閘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繇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繇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繇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畧也若江南湖廣運艘俱繇長

江入儀真閘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澁之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

○論運河隄牐

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嘗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其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于湖邊東而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

水患郎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木牐我　朝洪武
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甎永樂十九年加以甎之
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樁實以甎土以備風浪溺
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隄行人以牽百丈方其
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然一隅西風驟起波
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楫傾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
計者往往欲于舊隄之外湖滸之旁別爲長隄一帶
約去舊隄二三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
樁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甎包砌一如

舊隄其中鐵市減水牐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
湖水于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勢
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迅烈之變人則有持
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淪亡其爲利益實
非小矣

○治河要畧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云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
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
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

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
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
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潴慮夫壅生潰潴生湮也河
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
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
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
一也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
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
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捲牽制薶掛之

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
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
舊嘗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
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派也曰折者用
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
也

按疏濬塞三法歐陽玄之說備矣疏支河以分水
勢治河要法顧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因其
勢而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可限其趨皮

寨口之開冀少殺東流不數年而全河從此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曹單魚臺之患于睢歸矣不可不審也開河而宜廣俾伏秋水漲有所容底宜深而狹覩面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冬春水落流迅可免淤塞近來率爲平底而淺兩失之矣濬河求入鐵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用惟先計濬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及夫役之數而約計然後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船四旁各施樁橛插繫水中用新製長柄鐵爬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即移船少退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功畧同若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濬十不及一矣（同運河）方舟之製非特便于濬河且免役夫入水恤愛之意寓焉疏濬河泥必遠置河岸數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用隄者即以之成隄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洗仍歸河內矣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商決無常治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illegible]

後爲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說得于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歧其塞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其議于是倍增其隄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周用疏云今黃河每歲冬春之時自西北演邐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于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于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益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俾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于淮其不至于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潞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然黃河所以有徙決

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
為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
已故自溝洫至于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
大于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
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
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
平天下之大患矣
余毅中全河說云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
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

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盡塞諸決則水力合
矣寬築堤防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堤固矣并
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
矣堤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侵矣修寶應之隄濬揚
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身益深
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
併力以推蕩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
當秋漲而涯畛屹然淮當夏盛而消耗甚速貢賦舳
艫若履枕席轉徙承遺寖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

益較然顯白矣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
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
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
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
知者河南以隄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埽治是
摩頂擁踵者也其失策均也◎築隄有三禁毋掘房
基毋挖古塚毋割青腴
沿漕有八因因河之未泛而北運因河之未東而南

還因風之南北為運期因河之順流為運道因河安
則脩隄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冬春則沿
隄以修因夏秋則據隄以守是謂八因有三策四月
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上策也運艘入
閘 國計無虞黃水暴隄隨缺隨補中策也夏秋水
發運艘度濟漕既愆期河無全算斯無策矣是謂三
策
黃河大挑有五不便有五便舊以正月興工三月竣
事則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慮風濤復稽程限一不

便夫役年終循役更換舊役留補新役未來不便
春事方興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不安三不便未
拔青黃宜如懸磬頭會箕斂工食艱窘四不便堅冰
初解時尚嚴凝驅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之功五不
便若改期九月興工十月竣事則田野空已盡築堤挑
流疏濬亦無冰封凍春融凍解河即有待是新運
之便也舊夫未更按冊可集正役者不勞于再籍催
役者無事再更張是催夫之便也秋事告成農多暇
日既無私擾自完公家是民力之便也新秋豐稔民

多蓋藏闘閙利以供輸夫役易于徵斂是工食之便
也天高秋高氣候清爽河涸沮洳鐵鍤易施是工用
之便也

黃河北河南銅瓦廂陶家店蘭陽城口判官村望泥河
榮花樹劉獸醫口若山東武家壩瓦堽口徐州曲頭
集皆要害也以頭年所埽為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爲
兩年之用綢桑土早備陰雨無虞矣慎之哉

黃河四隄今治水者務重遥直而輕偃曲不知遥者
利于守隄而不利于深河偃者利于深河而不利于
守隄曲者多費而束河則便直者省費而束河則不
便故太遥則水漫流而河身必墊太直則水溢流而
河身必淤四者之用有權存焉變而通之存乎人也

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旁村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
梁以巨舟數十障于決口風濤遽靜亦奇事然河隄
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
下風隄岸則以秫秸粟藁及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綑
把偏付下風之岸而繫以繩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
擊捆把且以柔物堅濤遇之足殺其勢隄且晏然于

內拼擊弗及丁夫隸于隄外幫工此風防之要訣也
綑把仍可貯為捲埽之需蓋有所備而無所費云

河決口之患二如上有所決下無所洩者曰臨決不
必關水搶築俟漲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
者曰過決此不可少需搶築可也否則流衝勢洩恐
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余于房村以搶築法施
之正河即安　按以上各條俱采南昌萬恭治水筌蹄餘詳集中

附龍尾車記

龍尾車者河濱挈水之器也治田之法旱則挈江河

之水入焉潦則挈田間之水出焉治水之法淺淵則
挈水而入方舟焉疏瀹則挈水而出畚鍤焉不有水
之器不得水之用三代而上僅有桔槔東漢以來盛
資龍骨龍骨之制日灌水田二三十畝以四人之力旱
歲倍焉高地倍焉駕馬牛則功倍費亦倍焉溪澗長
流而用水大澤平曠而用風此不勞人力自轉矣枝
節一壞全車悉敗焉然而南土水田支分櫛比國計
民生于焉是賴卽茲器所在不為無功已獨其人終
歲勤動尚憂衣食乃至非地旱災赤地千里欲拯斯

患宜有進焉今作龍尾車物省而不煩用力少而得
水多其大者一器所出若決渠焉累接而上可使在
山是不憂高田築為堤塍而出之計日可盡是不憂
潦歲與下田去大川數十里鑿渠引之無論水稻若
諸亦生之種可以必濟卽黍稷菽麥木棉蔬菜之屬
悉可灌溉是不憂旱濬治之功出水當五分之一今
省十九焉是不憂疏鑿龍蟠之斗旱熯之年上源枯
竭穿渠剏引多用此器下流之水可令復上是不憂
滑也益水車之屬其費力也以重水車之重也以障

水以帆風以運旋本身龍尾若入水不啻水出水不
帆風其本身無銖兩之重且交纏相發可以一力轉
二輪遞互連機可與二力轉數輪故用一人之力當
得數人之功又向所言風與水能敗龍尾之車也在
鶴膝斗板龍尾者無鶴膝無斗板器車水中環轉而
已湍水疾風彌增其利故用風水之力而嘗得人之
功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竊計人力可以半省天災
可以半免歲入可以倍多財計可以倍足方于龍骨
之類大畧勝之然而千慮之一以當起予可也智士

用之曲盡其變不盡方來或者無煩覼縷焉

按龍尾者水象也象水之宛委而上升也龍尾之
物有六一曰軸軸者轉之主也水所繇以下而為
上也二曰牆牆者所以束水也水所繇上也三曰
圍圍者外體也所以固抱也四曰樞樞者所以為
利轉也五曰輪輪者所以受轉也六曰架架者所
以制高下也承樞而轉輪也六物具斯成器矣或
人焉或水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

○玉衡車記

玉衡車者。井泉挈水之器也。既遠江河。必資井養。井汲之法。多從綆缶。甚覺其煩。所見高源之處。用井灌畦。或加轆轤。或藉桔槔。似爲便矣。乃俛仰盡日。潤不終畝。閭三晝晷勤。汲井灌田。旱暵之歲。人口之力。晝夜勤動。數畝而止。他劳習惰。既見其難。不復問井灌之法。歲旱之苗。立視其稿。饑成已後。非荐則流。可憫矣。今爲此器。不施綆缶。非藉轆轤。無事桔槔。一人用之。可當數人。若功灌畦。約省夫力五分之四。高地種穀。家有一井。縱令大旱。能救一夫之田。

數家共井。亦可無饑餓流亡之患。若資飲食。則童幼一人足供百家之聚矣。且不須俛仰。無煩提挈。畧加斡運。其捷如抽。故煙火會聚之地。一井之上。尚可活一郡民也。王禎農書

按玉衡者。以衡挈柱。其平如衡。一升一降。井水上出如趵突焉。玉衡之物有六。一曰雙筩。雙筩者。水所繇代入也。二曰雙提。雙提者。水所繇代升也。三曰壺。壺者。水之總也。水所繇續而不絕也。四曰中筩。中筩者。壺水所繇上也。五曰盤。盤者。中筩之水所繇出也。六曰衡軸。衡軸者。所以挈雙提下上之也。七曰架。架者。所以居庶物也。七物者備。斯成器矣。更爲之機輪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

○水庫記

水庫者。積水之處也。澤國下地。水之所都。平原易野。厥田中中。引河鑿井。斯足用焉。若乃重山複嶺。涉澗逝流。乘水之懸激而負上。廢人用器。厥利尤大矣。別有天府金城。居高乘險。江河溪澗。境絕路殊。鑿井百尋。盈車載綆。時逢亢旱。涓滴如珠。或乃絕徼孤懸。恒

須遠汲。長圍久困。人馬乏絕。若斯之類。世多有之。臨渴爲謀。豈有及哉。計莫如恒儲雨雪之水。可以御窮。而人情狃近。未或先慮。及其已至。坐稿而已。亦有依山掘地。造作塘池。以爲旱備。而彌旬不雨。已成龜坼。徒傷挹注之易窮。不悟滲漏之實多矣。西方諸國因山爲城者。其人積水。有如積穀。防紅腐。亦防漏泄。其爲計慮。亦畧同之。以故作爲水庫。率令家有三年之蓄。雖遭大旱。遇強敵。莫我難焉。又上方之水。比于地中陳久之水。方于新汲。其蠲煩去疾。益人利物。什

性勝之彼齒城之人遇江河井泉之水猶鄙不肯嘗
也今以所聞造作法著於篇
按水庫者水池也曰庫者固之其下使無受滲也
冪之其上使無受損也四行之性土爲至乾甚於
火矣水居地中風過損焉日過損焉夏之日大旱
金石流土山焦而水獨存乎故固之故冪之水庫
之事有九一曰具具者庀其物也二曰齊齊所以
爲之和也三曰鑿鑿所以爲之容也四曰築築所
以爲之地也五曰塗塗所以爲之固也六曰蓋蓋

所以爲之冪覆也七曰注注所以爲之積也八曰
挹挹所以受其用也九曰修修所以爲之彌縫其
闕也

○水磨

農書曰凡欲置水磨必當選擇用水地所先儘並岸
擗水激轉或別引溝渠掘地棧木棧上置磨以軸轉
磨中下徹棧底就作臥輪以水激之磨隨輪轉比之
陸磨功力數倍此臥輪磨也又有引水置闌㮣爲峻
槽槽上兩傍植木架以承水激輪軸軸要別作豎輪
用擊在上臥輪一磨其軸末一輪傍撥周圍木齒一
磨既引水注槽激動水輪則上傍二磨隨輪俱轉此
水機巧異又勝獨磨此立輪連二磨也復有兩船相
傍上立四楹以茅竹爲屋各置一磨用索纜於水急
中流船頭仍斜簰板木湊水抛以鐵爪使不横斜水
激立輪其輪軸通長旁發二磨或遇泛漲則遷之近
岸可許移借比之他所又爲活法磨也興利者度而
用之
按水轉連磨其制與陸轉連磨不同此磨須用急

流大水以湊水輪其輪高闊輪軸圍至合抱長則
隨宜中列三輪各打大磨一盤磨之周匝俱列木
齒磨在軸上閣以板木磨傍留一狹空透出輪輻
以打上磨木齒此磨既轉其齒復傍打帶齒二磨
則三輪之功互撥九磨其軸首一輪既上打磨齒
復下打碓軸可兼數碓或遇天旱旋於大輪一週
列置水筒晝夜溉田數頃此一水輪可供數事其
利甚博嘗至江西等處見此制度俱係茶磨間有
溪港大水做此輪磨或作碓碾亦得穀食可給千

康濟譜屯田卷二十五上

松滋潘游龍 輯著

吳縣金俊明 參評

屯法不修兵農以濟感撫前事次屯田第二十五

潘鱗長氏曰昔人謂井通力也合之而無不合勢也屯分力也分之而無不分亦勢也營壘相屬部曲相保猶之井邑也農月營耕暇日講武猶之振茇治閱也什七在田什三乘塞猶之鄉師司右之制也今京師諸郡縣古燕趙地議求元人渾淡滹沱之遺跡築隄瀦澤而用虞集水耕之議募民田之倘亦有充國重華者出而在其事則士馬芻粟可無煩倚辦于吳越而成周寓農之規可復見矣

漢文帝從晁錯言募民相徙以實塞下此後世言屯耕邊塞之始

按晁錯募民徙塞其略曰臣聞古人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一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擇其邑之賢材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以和輯其心而勿侵刻猶亡功也

諸葛亮繇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省木牛流馬之運爲久駐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畜穀爲滅吳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破黃巾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今淮北屯

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得五百萬斛以為
軍資六七年間可供十萬之眾五年之食以此乘吳
無往不克懿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
以西盡沘淮揚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
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
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
興眾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
之儲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然其政在減戍邏之
數厚牛種之給平吳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
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
賴之

○附屯營田論

按漢之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如張掖之屯[illegible]
羌之屯許下之屯陳蔡之屯其屯皆以兵也如東
晉用三吳之流人墾江西之曠土後魏籍州郡戶
十之一以為屯唐李絳請營田於張武王起營田
於靈武商侑以流民營田於襄昌其屯皆以民也
然屯田之法非內外得人則不可行趙充國屯田
魏相實主之韓重華屯田李絳實主之此內得人
以讚其議者也[illegible]德屯田[illegible]躬衣被務以率
先士卒郭子儀屯田河中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
差諸葛亮屯田渭濱使兵雜於居民之間百姓安
堵無私此外得人以督其事者也誠能如此則無
有不可屯之田矣

孟珙為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珙至鎮招集散
民為寧武[illegible][illegible]政之樂為條須議郡縣且曰不擇
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
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乃大興屯田調
夫築堰募農給種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
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
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厲兵而出珙下其法於
所部行之及建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蜀四川流
寓之士後蒙古也可那延攻瀘溯珙遣王李轉各屯
兵備之且申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
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繇是諸

將策命惟謹

潘麟長氏曰史稱珙說禮樂敦詩書而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真知人哉至屯田之舉乃北之趙充國諸葛孔明何以過之亦確論也

○本朝屯田

太祖初命諸將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仞乃下令申諭諸將曰興國之本在於强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繇此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民則力重困故命爾將士且耕且戰數年以來未見功緒惟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以給軍餉尚餘七千以此較北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有所賴

洪武七年正月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傾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令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按屯田之設其利有三一曰固守禦之備二曰省輸轉之勞三曰足國家之用然自古屯營之地或用兵或用民皆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衛所閑曠之地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七分守城三分屯耕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餘丁所受所納則降殺於正軍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佃糧仔粒則司於戶部及各道設風憲官以提督之誠重其事矣然總之始傷於嚴而卒壞於寬因循之故已非一日蓋自富豪乾沒而告訐橫行自祖父侵冒而子孫認為世業者比比也且番休之法不行兵久駐屯依憑威靈兵實病民田屯相遠形禁勢格兵不得田民亦病兵當事徒見其相戕或謂屯田可罷清查可已不知天

下無不變之法而神會通變又宜早為之籌劃年以久近定限屯與遠近為遷見存之田履畝而正界限嚴之兵關歲籍代更亦限乎其可矣其次則新屯之增置如商之所自兆選荒地凡可墾者隨地勢疆分田且杜擾田之害如范國所謂乘塞列隧處不能為害者不然科制不早定將與見存之田而俱失新屯不增置則棄可行之利而不見擾田之害不杜田安得成即成亦為寇資若夫將吏優游撫綏不為經制之巡行監司憑信簿書不核名實之虛實此又今日之通患不可不痛加振飭者也

丘文莊公曰我朝沿邊關隘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邊謫中以實邊積聚固難而輸將亦不易夫自古善謀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繇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取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籍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常用之餘國家之利溥矣

永樂二年正月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以警眾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遂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食祿若復欲厲民以贍惰卒則民愈困兵益惰甚為害以衛民豈以兵而困民汝等其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耕穫不前論罪如法無赦矣 五月 上因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用人之道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元年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屯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之險夷以定守備之多寡險則留什之四夷則什之三薊州什之二餘悉令屯種耕守以為定制

二十二年十一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

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
徭擾之既違農時遂解收獲以致儲蓄不充未免
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
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罪
按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國家歲用糧儲浩
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難通
少有阻隔則糧餉不足實非長久之計今在京官
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皆悉令於北京八
府空閑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

轉運之費此國家經久之策於是撥京軍三萬就
近地與屯
按景泰三年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
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
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
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已業軍士無近便田
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
皆嘗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
屯種之法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

之力恭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
議行　又言各邊操守官軍寡弱艱難夫寡弱則
不能戰艱難則不能守衣食不給則壯氣沮喪安
望其能守也乞　命戸部選能幹官分往大同宣
府懷來永寧等會同都御史等官將田地盡數撥
與軍士令其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收成
之後脩力備禦如此則轉輸之費可省又豈有寡
弱艱難之慮哉部覆請勑督撫諸臣覈實舉行敢
有阻壞者奏聞區處

按成化初戸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李秉嘗上言
邊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
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
買馬騎操遂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
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
議但稱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
燹人畜蕩盡去而　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
種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復先年原
買官牛餘數又以餘糧積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

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此皆官田官牛之效驗然立
法非難守法為難乞申勅守臣恪守俾久而不廢
廢邊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永遵行
按成化十八年閏八月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
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　上曰國家倣古屯田之
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
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
粒不歸于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
勞者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汝等宜加究治自後兵

部凡軍官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
按嘉靖十年五月陝西巡按御史陳世輔言足食
强兵莫善屯田濠塹堡寨烽燧又屯田要務本鎮
沿邊一帶宜行鎮巡官同守巡官遍歷邊地逐一
閱視城塹墩堡宜修設者置圖冊立功程扣日月
以時興舉堡寨修始議耕種量其土宜設立大小
屯堡大者百人立屯長屯副小者五十人立屯長
令督責耕種缺種者官給秋還舊納糧者收稅不
納糧者三年後起科近屯設小教場暇則屯丁習

射其間砌築墩臺遇儆舉火收斂人畜將今所
京運曆年所量分給奏討發銀數萬解軍門委官
買馬分各堡輸養專備追賊將前項工程約三年
為率不及一分者罰不及二分者住俸全無修舉
者別議留心報完者一體犒賞　詔准行
按隆慶初年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條上甘肅
屯田事宜其一清撥補言屯丁有力者多趨美田
自便而棄磽瘠者以苦貧弱宜將近題號紙事例
分別荒熟酌量丁力因人授地因地徵糧庶無偏

累其一給牛種言河西一鎮惟肅州衛有牛種之資
故所墾田獨多宜倣其法動支民運折銀以業貧
民責以至年還官而徵收其息以後願得牛種者
即以所收息給之其一廣屯種言邊徼閒田宜責令
將官督軍開種因租為餉其餘人戶願受田者召
為土軍免其賦役止令防守其一興水利言屯田可
通水泉者宜委官修治溝渠以時蓄洩因循沮廢
者重罪之其一豁虛糧言往者清理屯糧多增虛數而
莊浪西寧之間尤甚宜悉查豁以固人心一權本

折言西寧穀賤軍士利於得銀莊浪穀貴軍士利
於得穀宜將莊浪年例銀解西寧市以西寧糧運
莊浪此有無相資兩利之便計也其輸輓之費令
彼此會通毋互生嫌異上從徵科言極邊荒田力
能遠耕者聽爲世業毋得科糧部覆權本折一事
宜下撫按議狀餘如尚鵬言　詔允行之
按尚鵬又條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言屯田之
廢棄土地磽薄人力不齊招集無方科求太急也
宜將力不足者官給牛種未成業者寬其租賦而

信召徠之令後役使之勞宜通省之規定畫一之
等則流移日復而荒蕪漸開矣二清理侵占言屯
地膏腴者盡爲官豪所據宜嚴清查重告奸之賞
免自首之罪而占佃不吐者處以重刑三查復原
額言余屯田冊籍各存實在盡踈爭從戶絕地主
屢更承佃既久遂稱世業宜查照原冊沿坵履畝
窮究其審問地隣參考契券務足原額二追徵
子粒言屯田積欠雖係屯田官有侵欺不納之弊
亦緣以本衛之官徵本衛之糧法難行而人心易

玩也宜令各衛所屯糧俱赴州縣完納折色嚴限
解府本色收貯官倉聽府委官給散府管屯官不
得利求而屯軍不得私免即遇查盤逋負侵欺者
舉無所逃罪矣　詔如議
潘鱗長氏曰余輯屯田諸法可稱詳備至錢糧侵
蠧之弊獨詳劉振賢爲屯馬御史時疏中其疏略
曰屯爲蘧遊亦屬瑣務必廉勤能服衆必勤始能
集事必蠲館穀始不據公以潤私迺向來衛弁

視徵屯爲奇貨習鑽刺爲慣局一遇缺出紛紛營
幹然推慎以遴委自無斯弊至於屯官之去留定
以錢糧之完欠決不以情面輕徇二人凡有屯缺
着令該衛印官及經歷官公同保舉方行准補倘
有別調亦必移會屯馬衙門查明經手錢糧方准
另用如此不惟可絕鑽刺之弊新舊相承自無首
尾不明互爲推諉之弊矣
○葉向高屯政考
屯政者自
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行於九邊自

立法未有不善者惟奉行之非其人遂以綜失可不慎乎

（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時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并城操之軍其區畫何甚詳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且令各荒屯曠土能自開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穀獨多下璽書褒諭其激揚何其至也 列聖相承遵而不廢宣德中屯法未行頻歲豐登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戶部灌輸貿糴多致二

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脩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其博也蓋國家所以强本實邊禦虜安民酌成閑寓農之規鑒近代養兵之弊法至善也其後奉行不善遂致廢格然愚嘗考其廢敝之繇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一

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於

可見鹽政與屯田相爲表裏如此宜今日之交病也

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爲振舉者一也 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各視其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廬而移磽瘠於軍士低昂寬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爲振舉者二也 祖宗時武備脩飭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爲禦故人皆自完而不虞虜其後邊險稍失城堡多湮胡騎縱橫出沒擾我耕稼即欲力耕厚積徒爲虜外府耳此可爲振舉

者三也 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偷竊管屯之官皆覈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復倉庾之實雖弊蘖偷恬不知怪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爲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又有大於是者蓋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蓄積盛於戈承徹塞帑於亭障軍民錯居守堅相助屯田之興

此策雖補全之計亦其勢不得不出於此然久廢之後但得有興行之人便當設法變借寬其成格終之交餉而後可徐議畫制耳

業於斯為鹽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既散歸也亦大廢矣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本本原原其說當矣顧愚以為守法易復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旦暮粟於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緡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衿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驟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邊重鎮國家根本強胡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掫天下之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歎是不亦可寒心哉今鹽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舉令沿邊之人隨宜占墾毋問所從來但使荒蕪日闢穀價不騰不必紛紛請勘以滋厲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慶徵輿王撫租舊章需之歲月遠收其利此皆今日之所當亟講者也

東游諸馬政卷三十五

潘游龍 輯著

金俊明 參評

因屯寓牧馴政事寔稟心塞淵思馬斯臧感魯衛富國之所繇故又次馬政纂之兼備焉

周制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六馬種也戎也齊也道也田也駑也

按六者之馬皆謂之物先儒謂其毛其足其力皆[illegible]謂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類而相從可為育種者為[illegible]戎事者為[illegible]毛足齊一者為一類善于馳走者為一類校人因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辨之各為一類而共有六焉況所掌者王馬之政謂之政則非但分類以駕車一事可知也六馬之用以種馬為先夫用以乘惟取其質之良色之純而疑足以任者耳又何兆牡之拘哉然馬之性牡者多有不馴而兆則多馴焉故用之以駕天子之輅慮其或有奔逸而致傾軼耳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壯馬也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註曰馬祖天駟也房為龍馬執駒無令近母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恐傷之也先牧謂始養馬者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故騬之馬社始乘馬者臧僕謂簡擇馭者令皆善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以為六等也掌駕說之頒駕之行說之節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庌所處之宜治謂教駒攻特之屬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仲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潘鱗長氏曰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益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兼利故也昔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脩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種穀牧于坰野豈不以農政既修則馬政自舉乎故我國初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有水草處以為草場

近日盡爲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立爲厲禁政令畢日欲行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之耳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按古人養馬必順其四時冬寒則藉以蓐春煖則除以去又恐其所居之廐積糞穢之久或致疾故殺牲以血塗之而後以居焉又冬寒則獻之以廐夏炎則庌之以廡其養馬也殆無異於人其馬安得而不蕃盛哉㊣又洪武年例凡馬宜如法牧放春草發生時月馬或十疋二十疋三十疋隨若不草便利去處晝夜牧放如遇炎暑蚊虫水發時月務趁高阜無蚊虫水潦去處收放辰時飲水一次午時飲水一次至晚飲水一次每月二十日或半月一次將鹽餵啖亦不許與牢拴一處至餵料豆熟務要晾凉多用料水與草拌勻方可餵馬不許熱料餵養飲水畢後條牽行迴轉約五七里然後拴在潔淨處勿使地上潮濕任意睡臥不許槽邊拴繫一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按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周官設官以掌王馬之政不惟有政又有教有養政以正之教以導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生息多而壯健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質校人掌其政者也趣馬巫馬牧師圉師圉人則以養之而庾人則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陳澔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於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考多寡也

潛鱗長氏曰按先儒謂遊牝則牝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慾不制則雖有龍壯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氣性若壯則連之以羈靮編之以皁棧亦豈可少哉於此可見先王于牛馬固欲遂其生育之性亦不使之縱其欲而損其真氣如此則牝者生育多

而不失其時壯者氣力全而咸得其用是亦至誠
聖人盡物之性之一事也
仲夏之月遊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陳澔曰季春遊牝於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
羣拘縶騰躍之駒者止其踶齧也班布馬政養馬
之政也
按月令仲夏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為主季秋
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養之欲得其蕃息
御之欲得其調息各因其時而班其令之宜焉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
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即夏楚也北面誓之
孔穎達曰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
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既班馬政乃令
戎僕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授此
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于軍門屏
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陣
潘鱗長氏曰按馬政載在周禮者甚詳余惟略紀
數條以備參攷夫成周之世籍國馬以行軍資公

馬以稱賦然其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
則民供調發所以法善而人可守也至調養趨弱
之法又莫精於兵起之對及武經總要二篇詳附
卷末以備畜戰馬者觀焉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又車
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
華五監長丞
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
專命以司馬政則始於漢焉○漢初鑄莢錢馬匹

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漢初民出算賦以備車馬在官則京有六廄在民則
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邊塞縱民畜牧
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
千匹于時內郡之盛則眾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
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乏
令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而內郡民馬盡
矣令邊民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馬戶
苦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

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𦗟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駝負擔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于民而用于官之制也

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有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詶一遊擊將軍已而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蕃息至四十三萬匹後

又市馬于突厥馬雜胡種于益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馬。則馬之畜反以資敵耳後代宗括民馬爲團練馬元和間又以絹市馬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無復初之盛矣

林氏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衛折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以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或皆給於官民無與焉○按監牧之制始于唐初監牧有使始于儀鳳中李思文以官爵易馬始于開元初

按五代舊史記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歎曰太宗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戰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可抵五十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夫明

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此今蓄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騎士爲無所施則宋祁對仁宗步騎之說是亦一勝策也其言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鬬然聚忽然散雲奔飆馳鈔後掠前此馬之良也強弩巨挺長鎗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繼大呼薄戰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

奚臣請損馬而益騎故馬少則騎稍步多則闘徒兼惟用步所長虜馬雖多將無所用之矣

按夏公良勝曰大抵馬上從軍非邊徼素習適爲敗奔所恃況經行調度芻馬之費可備三卒且自邊軍外其餘調用軍士不必給與馬匹非惟奪其逃生之具亦且堅其必死之心合三說觀之則步之勝騎明矣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等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三其官司之規則太祖

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廄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置估馬司凡馬市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按宋朝馬政畜于監牧者曰官馬散于編戶者曰民馬市于邊郡者曰戎馬其牧馬之制大抵始則牧之官而後則害及民也夫養之官者典守怠而侵牟起則病國牧之民者責以多而賠償困則病民然病國病民之害莫甚于保馬此識者所以重慨於熙寧也

丘文莊公曰按宋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丁而斟其願與否也觀其免役徵輸如故況

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徵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三役既爲人而差役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況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

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俟而嗣歲
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
已民何以爲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
其甚亦猶是矣司牧者鑒之哉
宋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冀北所生廣
西亦有此馬則是馬之良者不必西北也因論春秋
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
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
於產馬之地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如是則閱傳李

覺之對太宗又似乎得馬政生息之源矣
覺之言曰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
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唱戎
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
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
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於中國
縶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
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昔田賦出馬馬皆生於
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不下

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
而賤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
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
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
半亦可歲獲萬匹況駒牝又生駒乎
按余懋衡疏略曰我國家嘗無馬也每歲有河州
茶易有平涼監牧有民間孳產有以市馬者易馬
亦足相當何必借騎於胡示儼以弱哉夫虜馬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至捷也即當風雨罷勞饑渴不

困至健也取彼長技克我騎操陰令匱耗明收實
效此老成籌邊至慮終不可罷惟外修市欵之規
內蓄攻襲之略可收則納之不可收則謝之毋狥
虜欲毋長虜驕勿疑其能惟我運用庶虜不得窺
我而市亦不至忘備則亦可也
丘氏濬曰 [illegible]
國朝馬政約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則有御馬監掌
天子乘御而馬政其牧養之地則有鄉村草場其
飼秣之所則有騰驤等四衛 [illegible] 初都金陵設太僕

寺於滁州其後　成祖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
京師乃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
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又每府縣添設佐貳官
一員專管馬政所轄之地或計丁而使之牧或進
駒而備用或點驗而俵散其在外則設行太僕於
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
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或設苑
監而牧之於官或以茶糴而市之于夷總之內地
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北郎宋伊）外地則官牧以
給邊方之用（北郎唐監 牧之制）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
五以茶而易番馬亦為邊用也

國初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一馬以丁多
之家為馬頭餘令津貼以備倒補每二歲納一駒
又將馬戶另籍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一若馬
草場歲免其半民得養馬之利而馬常蕃從備馬
之家許令輸銀是為折色又徵草場子粒駒不用
而使之買俵責馬之半因欲買種馬遂使冀北向
稱馬多之地盡棄其息矣

按舊例凡群頭管領騍馬六百匹為一群每年孳
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為中制每騍
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
欠缺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
即以駒足其數本廄生牝多許他廄閒官以牡來
易每廄兼畜驢騾以馬為準牝馬二十畜牡驢一
牝騾四所生或騾或驢具數報官官為造車遇有
搬運官物許於各廄起倩無事之日本廄馬戶借
用者聽按日計庸收以為秣飼之用每季本縣管

馬官一行巡視府官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
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
房序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
走有不如式皆為修葺處置違者治以罪是就民
養之中而微寓官牧之意
洪熙元年正月諭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
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即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
閭巷有馬千百為羣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馬自蕃
息　先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可急於官馬孳息

故民不暇於其私今宜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
可以及私從容寬假之久庶幾可望民安物阜今後
民間畜官馬者令三歲納駒一匹著爲令
天順二年正月三營三大將石亨曹欽等言太僕寺
忽徵諸衞馬非便請隸兵部太僕卿程信言太僕職
專馬政 高廟有旨數不許人知今隸兵部使馬之
登耗太僕不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孰任其責兵部
俱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
嘉靖六年四月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所屬論

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所屬論戶派種
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蠲頃有司怠玩不
簡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於細民或丁多逃移而
種馬至於漸耗馬政之費實繇於此宜令順天府屬
覈地應天府屬覈種有地亡馬存者即以其馬責佃
主其種馬昔有今止者俟秋成以漸買補則數年之
後馬可蕃息矣 詔如議行
三十三年右僉都御史徐坤疏陳馬政言寄養馬匹本
以填備京操故歲收二萬而用有餘乃令各邊奏討
頻仍外則空虛專憑內廐然則苑馬太僕寺設於外
者豈皆虛設乎請自京師之外至宣大極邊遇有奏
討宜量給之餘則勿許各邊苑寺廢弛者亟行撫臣
整理先補種額以裕孳生之源次查草場以清芻牧
之地又專任守巡二道時加稽察則廐牧充於塞上
而內圉不至空虛 詔如議行
隆慶三年五月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
生備用今備用馬既以折買則種馬可遂省且種馬有
編審之害有雜役之害有交兌之害有歲例之害有
交兌之害有輸養之害有賠償之害重之以官吏之

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勞瘁至今滋弊尤甚乞
命兵部驗記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
若干俱照原數買馬按季查解如備用馬已足二萬
則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輸太僕寺遇各邊缺馬分發
領買一馬折價可買戰馬二匹不必加賦而馬數自
倍宜令各府州縣取前所養無用之種馬盡賣以輸
兵部都察院定價其額則直隸河南山東十三府可
得銀百五十萬其草料令各府州縣每馬折銀二兩

討又得銀二十四萬夫戰馬之數解俵之丁不及舊制而邊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足國裕民無踰於此疏下兵部議於是御史謝廷傑言孳生種馬乃祖宗舊制軍機所係但當修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萬一有警無可調發咎將誰歸今議非是兵部主廷傑議亦言金議不可行上獨可金奏謂備用馬久已買俵種馬徒存虛名百姓乃受實害姑革其半以甦民困令行事宜兵部覆議以聞已而兵部言明旨賣種馬之半其半尚存猶資民牧養馬者費多折徵者費少恐有不均之歎宜下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兩京太僕寺令變賣其半每馬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如金言其存留之馬戶爲正頭幫價之馬戶爲幫頭養馬則輪流折徵則攤派庶惠澤均而法可久上從之

王守溪氏曰國初馬有餘剩地未盡闢故可圖蕃息今弊患漸生民有編審之害有二役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烙之害有賠償之害至其所生之駒又皆小弱羸瘦無一可用往往計丁出錢每馬一匹費數十金而後可免于太僕之簡退養馬之弊竟爲無益此一切折色之說所繇起也

派重其事不得不慎其官妙選科目若非選也

嘗見經世格要曰宋熙寧保馬法以馬給民聽其所願而又復其身給其芻秣今不問其願否矣飼養芻牧之費所餘無幾而他費日益甚矣宋之保馬不供他役今如故矣又且監正圉長臨之羣長小甲統之而朘削無厭矣且馬生有報駒之令馬損有責償之條不至流徙不止矣蓋周官趣巫牧圉之職皆以德行道藝之士爲之而今之苑太二鄉監正圉長皆自以爲散地以故掣肘之虞生展布之念阻則北苑太以京師之重處正長以科目之途如楊文襄之議可行也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幾萬里多饒水草便牧馬者而鄉涇寧州與汧渭之境又多閒田不耕監坊可錯置也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爲俵散如丘文莊之議可行也洪武中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易馬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僞每三年一差召各番合符納馬給茶自金牌制廢而私茶易行商茶多僞

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並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嘗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畜戰馬者所宜用心觀馬

武經總要曰馬格凡五等有善走駐坡驀澗者名曰跳蕩馬聚為一等可衝突敵陣追逐賊寇撲報人馬遊奕捉生用之有精神惺惺又善馳驟者名曰哨腳馬聚為一等可充奇兵隊陣翼衛主將應急使用有群馬動而不嘶鳴馴良者為一等敵營相近可使夜去營寨使截賊寇兩路亂營用也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遠走者為一等可使作駐隊遮擁步兵使弓弩相射賊衆有不與上數等齊諸色額者與聚馬共為一等臨時備諸雜役并各等馬匹看足步遲疾一般者分為五等差定主吏專攻守幹若遇緩急不誤馳使

武經總要曰馬雖平安亦可每日騎習使之慣熟諳會金鼓旗幟進止廻軍轉陣遇敵之法若遇緩急不悞驅使將欲出戰預於一月之內不住令人披帶全副衣甲器械習逐務要演其觔力慣熟馬有病雖輕不可強令之行恐枉有死損且留在營中撻聚將息臨陣出戰馬纔行且緩行看敵近遠臨時趨驟不致枉損也馬有斃古法合令窖埋今多開剝觔肉食用如軍在彼剝割死馬喫用之時毋令生馬見之轉生疾病雖是畜類亦與人性不殊不可不慎昔苻堅兵敗墜澗其馬垂韁跪授堅得免難是其驗也馬[illegible]時如平安行路未可上馬牽行五三里方[illegible]之如喂飽牽下多時即不拘也嘗令[illegible]斟酌馬緣行路出數不拘緊後前後合雜一二馬稀稠放令自在見路而行遇軍轉陣不致衝撞也險路逢賊亦易為廻護馬盛走驟之時欲住者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當自約度不致嗆損也

康濟譜馬政卷二十五下 終